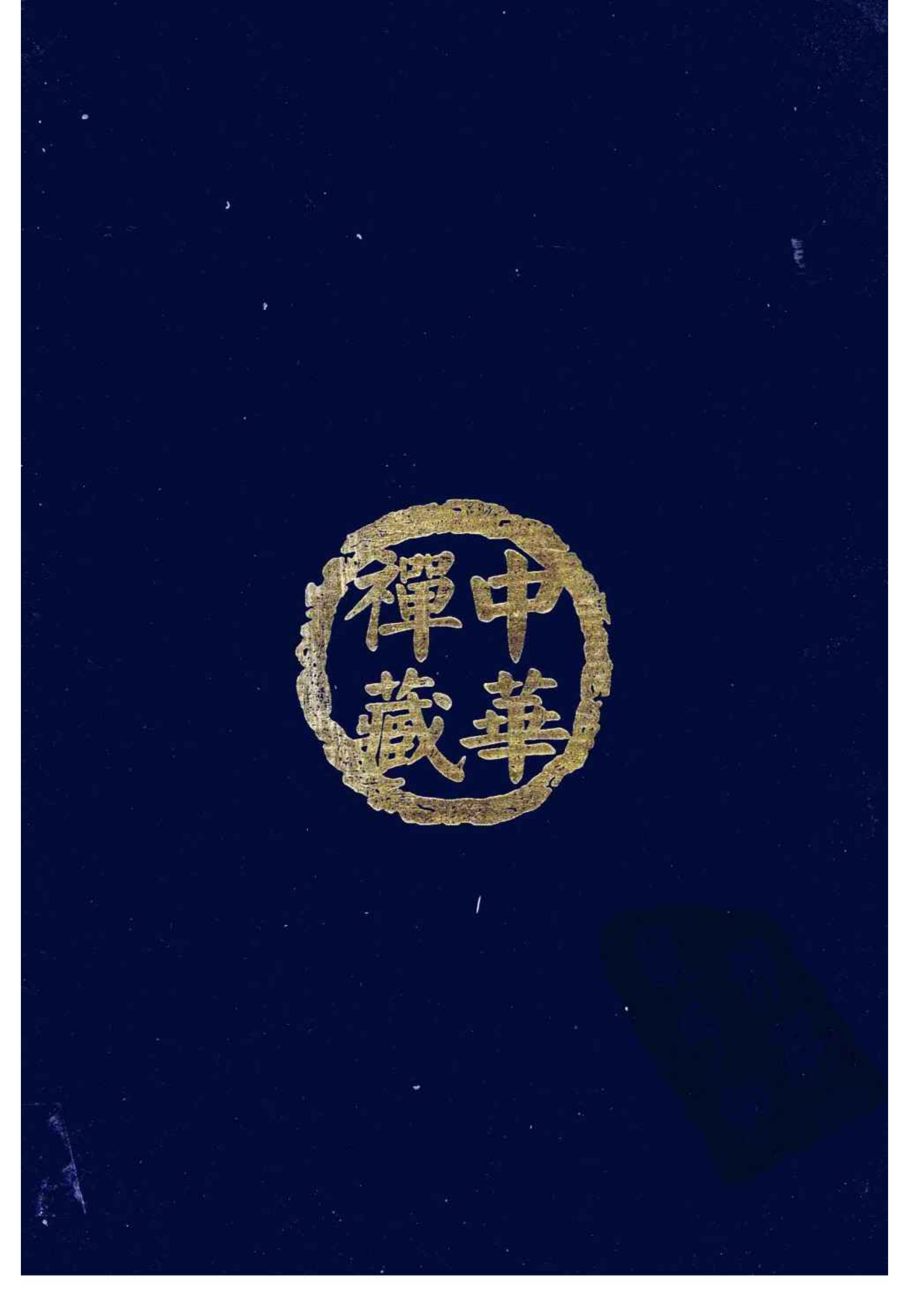

禪宗全書


中華禪藏

禪宗全書

# 史傳部十五

(15)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禪宗全書／藍吉富主编.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4.12
ISBN 7－5013－2602－9

Ⅰ.禪…　Ⅱ.藍…　Ⅲ.禪宗－文獻－匯编　Ⅳ.B946.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03681 號

責任編輯：王冠　于浩
封面設計：許冬麗




本書原名爲《禪宗全書》，藍吉富主编，經北京版權代理有限責任公司代理，授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獨家出版發行。

**書名**　禪宗全書（全 101 册）
**著者**　藍吉富 主编

---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發行**　010－66139745，66175620，66126153，66174391（傳真），
66126156（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河北三河燕郊古籍印裝廠
**開本**　880 × 1230 毫米　1/16
**印張**　4414
**版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書號**　ISBN 7－5013－2602－9/B · 108
**定價**　18000 圓

# 解　題

## 一、佛祖綱目

編譯組

全書四十一卷。明・朱時恩(心空居士)編。作者主要在仿照孔子作「春秋」的方式,從釋尊示現受生起,到明・萬峯時蔚入滅爲止,將西天東土佛祖的行業及其宗教綱目,依歷代年號編纂成書。自萬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至崇禎四年,前後費時二十一年始告完成。

本書可以說是編年體的列傳集或禪宗史。除正文外,卷首有作者的自述願文、原疏、凡例;董其昌的序文;黃廷鵠、澹志甫的緣引;宋濂的「傳法正宗記序」、「釋氏護教編後記」;七佛偈。卷末附有作者的跋文。

## 二、皇明名僧輯略

編譯組

全書一卷。明・雲棲袾宏編。主要輯錄明代禪僧楚石琦、毒峯善、空谷隆、天琦瑞、傑峯英、楚山琦、性原明、雪庭、笑巖寶、古音琴等十人的行實及語錄。卷末輯錄了「宋景濂學士集」中古鼎銘、雪窗光等九位禪師的碑銘。另附〈高麗普濟禪師答李相國書〉一文。本書的特色是各篇

末尾均附有作者的評語。

## 三、正宗心印後續聯芳

編譯組

全書一卷。明．善燦和尚編。主要輯錄福建福州府當代緇素（果字系、正字系）七十二人的本貫姓氏及機緣語要。

## 四、先覺宗乘

編譯組

全書五卷。明．語風圓信校定，郭凝之彙編。本書是依陶明潛的「先覺集」二卷改編而成，收錄一百八十四名居士的機緣語要，期使先覺居士的道業流傳後世，以為學人之規範。

所收一百八十四名居士中，師承明確者一百一十一人，無名者七十三人。卷首轉載了「先覺集」的三篇序文（道安靜、拙庵智朴及圓教解三洪撰）。此書與明．朱時恩的「居士分燈錄」、清．彭際清的「居士傳」、民國．劉大心的「居士參禪蘭錄」等，同屬居士研究的必備資料。

# 目次

# 佛祖綱目

明・朱時恩 編



◎法藏鑒要　◎智常念◎現流本作通載

# 佛祖綱目序

余不佞浮沉史局垂五十年而知古今事無更難於史者無論正史難即偏記小錄亦難無論稗史難即瑑語雜篹亦難若更進而史天史地又進而史仙史佛自非以山河爲法身以人天爲手眼者未有能撮其要而薈其成者也心空居士以三十年精力彙爲佛祖綱目一書於是梵網有總持法門有紀載宗教有源流廢興有考覈而合之則曰此七佛以來一部大史也宋元徽中王儉爲七志僅以佛書附圖譜之末梁初命任昉等於文德殿列藏衆書於華林園另集釋典其後阮孝緒博采經籍獨尊佛錄於七錄之外然亦不過資博覽示瑰異而已唐宋以來宗學熾盛枝葉各分自景德傳燈錄出續之者至合爲五燈於是曹溪之後思讓再分馬祖以來五宗各顯至宋僧法榮別立教宗以法華爲經天台爲統止觀爲門此佛祖統記所繇作也迨元僧智常復作統載名依統記而立例則殊始用史家編年之法其意以宗爲主以教爲輔凡淨行神足性相義觀無所不備而識者摘其譌誤至不可覶辨蓋史之難如此居士宿身了了自謂明教嵩再來故於定祖正宗大義凜凜亘綱細目標識精詳至其略化跡而重機緣合宗乘而歸淨土則又善誘曲導無非融和水乳吹亮薪傳俾見性成佛之旨人人開卷直下領會將居士願化報恩之願於是爲畢矣何至如小師評士橫分正閏妄劃南北始以病史而究爲宗教戈矛哉嗟乎韋昭仗正書落窨坑崔浩觸諱族寃駢覆至使貞臣節士獸標張儼之文私存孫盛之本木天金馬穽闢盈途豈如旃檀林邊可以逍遙撰述大圓海畔從無意外風波人鬼天龍俱供筆削閻城鹿苑倚作直廬如居士之肩史責誰謂極樂國中珥毫簪筆無其位無其人也

皇明崇禎歲在甲戌仲秋吉旦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　實錄副總裁董其昌撰

# 佛祖綱目序

余輯是書竊有深願經云自未得度先度人者菩薩發心自覺已圓能覺他者如來應世曰發心正以求其自覺曰應世正以滿其初心心之未形杳杳冥冥不見一物無佛無祖無綱無目者此性之纖塵不立也心之已形浩浩蕩蕩不遺一物有佛有祖有綱有目者此性之萬法朗然也故曰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離四句絕百非如空裏栽花如波心踏月無汝湊泊處無汝擬議處畢竟如何以佛祖還佛祖以綱目奪綱目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是書草創於萬曆三十八年之庚戌卒業於崇禎四年之辛未嘔心枯髮者歷二十有一年遂成佛祖綱目四十一卷一時蓮社行人相與謀付剞劂作人天眼目余乃歡喜踴躍而說偈言

偈曰

我述此書　不爲名聞　事理俱備　權實雙行
庶幾覩者　了如鏡明　開卷展讀　發無上心
不願佛子　執著句味　但願反求　直下便是
剪葛藤根　伐無明樹　不願佛子　管生知解
但願窮源　掃開奇怪　赤手歸家　塵塵出礙
不願佛子　貢高我慢　但願知非　靈光顯現
佛不奈何　魔軍自散　不願佛子　輕忽毗尼
但願性戒　無犯無持　赤肉團上　出摩尼珠
不願佛子　沉空枯坐　但願明心　了無退墮
管甚蒲團　破與不破　不願佛子　虛度光陰
但願精進　拳拳服膺　萬年一念　大地平沉
不願佛子　儱侗顢頇　但願悟徹　鑿碎疑團
竿頭進步　桶底踢穿　不願佛子　浮飾外護
但願實心　圓修六度　法海無邊　剎那涉過
我作此偈　諸佛證明　滄海可竭　須彌可崩
而此願力　與佛長存

## 附刻原疏

伏念時恩博地凡夫渺無福慧四十餘載虛度光陰幼承父母教育竊佩孔聖遺言既而母氏先亡遂慕佛門教典當其步趨乎儒也幾欲效顰而攻乎佛及

其歸依乎佛也。又因當鼎而薄乎儒。皆緣不滙大聖之淵源。遂致下同流俗之軌轍。往歲萬曆丁未。正當四十四歲。發無上心。勤求妙道。晨夕參叩。不敢怠遑。夢寐之間。默蒙印可。始信千古法道。匪從人得。河沙妙用。總在心源。度生爲急。僧俗何拘。愚者自迷。妄分儒釋。原夫　世尊說十二部經。而人天瞻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苟可開世間眼目。豈復愛一已愛膚。今恩竊不自揣。思報佛恩。照依歷代年號。編輯佛祖綱目。意倣乎孔子。名同乎紫陽。須以十年。或可卒業。顧孔子聖人也。春秋猶世諦也。當時且冒罪我之嫌。況恩何人斯。所編年而載者。皆天中天聖中聖。非古佛現身。卽菩薩救世。上自天魔外道。下至拘儒曲士。能無惱亂。或多謗毀。用是投誠懇求　三世諸佛十方諸大菩薩天龍八部護法善神。彼無量之神力。多方護持。假莫大之靈通。曲垂方便。苦心思索。智慧脉脉自流。殫力搜訾。精神奕奕長旺。或奇書古帙。或斷簡殘編。奚所求而弗獲。或助以刻貲。或臝以知識。將善士之必逢。數年彙集。無異刹那。千葉詞章。如出一氣。帙成而鷲嶺芳規。儼若未散。展畢而龍華勝會。預綴目前。無論後有作者。相續不斷。化爲無盡之燈。卽今有志禪那。一覽無遺。觸目菩提之路。　明主收入藏中。流通並天長地久。鬼神不忘。遺編呵護。同玉策金函。天魔外道。拱手歸降。曲士拘儒。同心嚮道。自非大慈大力。何以成始成終。謹當發心纂集之初。不勝祈禱欵誠之至。時萬曆庚戌四月八日。弟子朱時恩謹疏

時恩既於如來像前。發弘願。已屢薦瑞夢。不一而足。或夢三教後聖人。私感之。私服之。或夢明教嵩禪師再來。後聖者。以是書所載。乃先聖化跡。讀是書而興起者。皆三教後聖人也。私者。非佛非祖。以一俗士而編輯佛祖綱目。卽孔子所謂其義則丘竊取之者。雖公而亦私也。感之者。因是書而明心見性。自應銘感之不忘也。服之者。因是書而悉斷執空。自應佩服之無斁也。明教再來者。昔以比丘而著傳法正宗記。今以居士而著佛祖綱目。前後若出一人也。自是而知佛祖加被我矣。雖蒐羅未

盡而千聖不傳之奧旨超出語言文字之外者已
若含若吐於是書古德云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
名為報佛恩

佛祖綱目凡例

一佛祖　福慧兩足正覺無上故名為佛明佛心宗
行解相應故名為祖現在賢劫第四尊佛號曰釋
迦王此五濁大千世界釋迦傳迦葉二十八傳至
達磨是謂西天二十八祖達磨傳慧可六傳至惠
能是謂東土六祖嗣後五宗繼興法法相傳無忝
祖位　教門則有瑜伽宗南山宗天台宗慈恩宗
賢首宗

一綱目　綱者大綱目者細目倣書綱目為世間法
善惡俱陳以備法戒故有褒有貶佛祖綱目為出
世間法專為託彼已成之佛祖顯我自性之佛祖
故無褒無貶

一卷帙　如來示生印度大教漸被支那則此方著
述斷以釋迦為主今不論篇數多寡以一甲子週
為一卷起周康王二年甲子止洪武十六年癸亥
總計四十一甲子成四十一卷仍編字號以便查
考

一年號　西土東土不同世法道法亦異今每卷綱
目前先將此土年號注入甲子內然後專書佛祖
機緣化跡庶不混雜

一五時　如來示現有五時一降生二出家三成道
四說法五涅槃如來說法亦有五時一華嚴二鹿
苑三方等四般若五法華

一機緣　教外別傳纔出母胎便已漏逗何待拈花
綱目於涅槃後純錄機緣者良有深意上流之士
若於此處覷得破時一千七百則公案不消一揑

一化跡　神通變化雖佛祖亦時藉以折伏魔外實
則正法不係乎此如溈山雲門道滿天下未聞以
三世國王失通之故而少貶其宗風故綱目雖不
削化跡亦不滯化跡

一宗教　教是佛語宗是佛心但愁心不作佛不愁
佛不解語然通宗不通教開口便亂道故是書以

傳法正宗爲主而教尤不可不看

一淨土　佛開淨土一門實救世之良方亦參禪之捷徑達磨未來遠公始創蓮社教人一心念佛要其歸極與直指單傳毫髮無異近世雲棲宏師古佛再來儼然德山臨濟而不用棒喝單提念佛話頭可謂善學柳下惠不師其跡讀綱目者直須識得此意

一宗派　謂字號第三十一卷馬祖石頭會下有二道悟不可不辨一道悟嗣石頭東陽張氏子初參國一後謁石頭頓悟住荊州城東天皇寺弟子三人一慧眞一文賁一幽閑協律郎符載撰碑一道悟嗣馬祖渚宮崔氏子初謁石頭不契次謁忠國師後謁馬祖言下大悟授記返荊門節使以天王嗔責造天王寺於府西供師弟子一人龍潭崇信荊南節度使丘玄素撰碑據此則龍潭嗣天王天王嗣馬祖無疑傳燈乃誤列於石頭法派而宋景濂護法後記亦因之何也況唐聞人歸登南嶽碑圭峰答裴相國宗趣權德輿馬祖塔銘皆以天王嗣法馬祖而佛國白達觀潁呂夏卿張無盡亦皆著辨證傳燈之誤綱目查明一一改正

一辨訛　騰字號第三十四卷乾祐庚戌吳越王以誕辰飯僧王問永明今有眞僧降否曰長耳和尚乃定光佛應身也王趨駕參禮稱爲定光出世長耳但云永明饒舌遂跏趺而化令參號永明與長耳同嗣雪峰初住翠巖天福丁酉王請住龍册即所問之永明也顯德甲寅王始建永明寺請道潛居之宋建隆辛酉道潛化王乃請延壽住永明自辛酉遡至庚戌凡十有一年此時壽未出世永明寺亦未建安得謂王所問之永明乃延壽之永明哉佛書中如此類者頗多而遺漏處亦不少姑俟博雅詳訂再續

一序文　綱目卷首除自述願文及原疏外止錄宋景濂序傳法正宗記及護教編後記二首更不敢乞文名公以相粉飾

此書業已鐫成於癸酉乃甲戌秋思翁予告南還一見欣然願序洪傳典要遂爲此書冠冕

佛祖綱目凡例終

# 佛祖綱目總次

全部綱目內所載雖西方聖人爲大千教主實遵東土帝王花甲編年紀號自序文起至末卷助貲姓氏止分列四十一卷共成十二策開後



佛祖綱目總次終

# 佛祖綱目緣引

刻分燈錄既竣則諸善信夙生種子已蘇蘇發動矣然心空氏弘願深慈增進無已且其一生精力注之佛祖綱目一書蓋蒐輯全藏纂要鉤玄而用編年法詮次焉以迦文爲教主以西竺東土諸祖一花五葉爲正宗以經教義觀淨行補足爲旁翼洎宰官長者諸善知識靡不該攝雖倣通載之例而盡刊七誤之短採摭參訂功彙旁倍洵可謂貝笈之巨筏法印之金鏡令學人薰習其中不待遍閱三乘十二分教而心知眼孔一時洞開如渴飲天漿如饑餐王膳又如東海狂且忽游衆香之國負茲孱子扶筇百藥之肆其踴躍歡喜又詎可量哉卷凡四十而彙爲十二策將託重十二大法力人流通演化業有獨任之者不佞則謂末法陵夷盡大地人迷却向上一著與其獨爲君子寧若善與人同於是廼有分募之脫悉照徑山規式各刻姓名卷後庶幾財法二施一雨普潤即半滿功德不且平等無二乎莫道心空居士特特漫天頓網打鳳羅龍也

崇禎五年壬申四月　佛示生日黃廷鵠澹志甫題

## 傳法正宗記序

宋濂

表大法之翼傳起群生之正信宜莫如書然而眞丹身毒相去絕遠梵言華言重譯或殊況屢遭滅斥之禍生乎其後者必蒐羅墜逸徧觀會通然後能定是非之眞謏聞之士苟蠡窺其一偏遂執爲確然之論斯亦過矣嗚呼闢邪說之膠固伸正議於千載之下不有先覺學者將何所從哉昔者濂讀涅槃經及智度論頗知釋迦文佛以正法授迦葉世世相傳具有明證故自前魏支彊梁樓至洛邑譯續法傳自七佛至二十五祖婆舍斯多而止東晉佛䭾跋陀羅至廬山所譯禪經自迦葉至二十八祖達摩多羅而止逮夫後魏之時崇道屛釋而沙門曇曜蒼黃逃竄單錄諸祖之名匿巖穴間僅及二十四祖師子尊者而止佛運重啓曇曜進爲僧統吉迦夜等遂因之爲付法藏傳其去前魏已一百九十餘年東晉亦六十二年矣東魏那連耶舍至鄴復備譯西域諸所傳授事跡其次第與禪經不差毫髮則全闕之分有不待辨而自明矣唐興曹溪大弘達磨之道傳布益盛義學者忌之而神清爲甚乃據法藏傳所列謂師子遭難絕嗣不傳猶以爲未足誣迦葉爲小智不足承佛心印指禪經實後來傳會難以取徵而好議論之徒紛紛而起矣宋明教大師契嵩讀而病之博采出三藏記洎諸家紀載釋迦爲表三十三祖爲傳持法一千三百四人爲分家略傳而旁出宗證繼焉名曰傳法正宗記復畫佛祖相承之像明其世系名曰定祖圖申述禪經及西域諸師爲證以闢義學者之妄名曰正宗論共十二卷其衛道之嚴凜凜乎不可犯也濂竊聞之太平眞君之七年魏太武用崔浩言宣告征鎭佛像胡書皆擊破焚燒當是時諸種經論多煨燼之末屋壁之深藏蓋至於久而後出以此觀之曇曜之流固未必能見禪經至於諸師之論義學者亦未必能盡聞之顧執一時單錄不全之文而相爲詬病猶將十指而掩日月之光一口而吸滄溟之水多見其不知量也大師之辨析夫豈得已者哉甬東祖杲禪

師以誠篤契道汲汲焉惟恐法輪不運合衆緣重刻以傳嗚呼書不流通與無書等大師固有功於宗乘而杲公之爲則又有功於大師者也旹不可以不記因追序其作者之意於首簡云

## 釋氏護教編後記

宋濂

西方聖人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自從鹿野苑中直至於䟦提河演說苦空無我無量妙義隨機鈍利分爲頓漸無小無大盡皆攝入薩婆若海既滅度後其弟子阿難陀多聞總持有大智慧結集爲修多羅藏而諸尊者或後或先各闡化源優波離集四部律謂之毗尼金剛薩埵於毗盧遮那前親受瑜伽五部謂之秘密章句無著天親頻升知足天宮咨參慈氏相與造論發明大乘謂之唯識宗旨西竺龍勝以所得毗羅之法弘其經要謂之中觀論燉煌杜法順深入華嚴不思議境大宣玄旨謂之華嚴法界觀毗尼之法魏嘉平初曇柯羅始持僧祇戒本至洛陽而曇無德曇諦等繼之立羯磨法唐南山澄照律師道宣作疏明之四分律遂大行是爲行事防非止惡之宗

薩埵以瑜伽授龍猛猛授龍智智授金剛智唐開元中智始來中國大建曼荼羅法事大智道氤大慧一行及不空三藏咸師尊之是爲瑜伽微妙秘密之宗唐貞觀三年三藏玄奘往西域諸國會戒賢於那蘭陀寺因受唯識宗旨以歸授慈恩窺基基乃網羅舊說廣制疏論是爲三乘法相顯理之宗梁陳之間北齊惠聞因讀中觀論悟旨遂遙禮龍勝爲師開空假中三觀止觀法門以法華宗旨授慧思思授天台國師智顗顗授灌頂頂授智威智威授惠威惠威授玄朗朗授湛然是爲四教法性觀行之宗隋末順以法界觀授智儼儼授賢首法藏至清涼大統國師澄觀追宗其學著華嚴疏論數百萬言圭峰宗密繼之而其化廣被西方是爲一念圓融具德之宗瑜伽久亡南山亦僅存其盛行於今者唯天台慈恩賢首而已此則世之所謂教者也世尊大法自迦葉二十八傳至菩提達摩達摩悲學佛者纏蔽於竹帛間乃弘教外別傳之旨不立文字而見性成佛達摩傳慧可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曹溪大鑑禪師惠

能而其法特盛。能之二弟子。懷讓。行思。皆深入其閫奧。讓傳道一。一之學。江西宗之。其傳爲懷海。海傳希運。運傳臨濟慧照大師義玄。玄立三玄門。策厲學徒。是爲臨濟之宗。海之旁出爲潙山大圓禪師靈祐。祐傳仰山智通大師慧寂。父唱子和。微妙玄機。不可湊泊。是爲潙仰之宗。思傳希遷。遷之學。湖南宗之。其傳爲道悟。悟傳崇信。信傳宣鑑。鑑傳義存。存傳雲門匡眞大師文偃。偃之氣宇如王。三句之設。如青天震雷。聞者掩耳。是爲雲門之宗。玄沙師備。偃之同門友也。其傳爲桂琛。琛傳法眼大師文益。益雖依華嚴六相唱明宗旨。迥然獨立。不涉凡情。是爲法眼之宗。遷之旁出爲藥山惟儼。儼以寶鏡三昧五位顯三種滲漏傳曇晟。晟傳洞山悟本大師良价。价傳曹山元證大師本寂。而復大震。是爲曹洞之宗。法眼再傳至延壽流入高句驪。仰山三傳之芭蕉徹。當石晉開運中遂亡。弗繼。雲門曹洞僅不絕如綫。唯臨濟一宗。大用大機。震盪無際。若聖若凡。靡不宗仰。此則世之所謂禪者也。嗚呼。教之與禪。本無二門。依教修行。蓋不出於六度。梵行而禪定特居其一。緣衆生根有不齊。故先佛示化。亦不免其異耳。柰何後世各建門庭。互相盾矛。教則譏禪滯乎空寂。禪則譏教泥乎名相。藉藉紛紛。莫克有定。是果何爲者耶。此則教禪異途。猶可說也。自禪一宗言之。佛大勝多與達摩同學禪觀。達摩則遠契眞宗。勝多所見一差。遂分爲有相無相定慧戒行無得寂靜六門。非達摩闢之。安能至今廓如也。慧能與神秀同受法於弘忍。能則爲頓宗。秀則別爲漸宗。荊吳秦洛。各行其教。道一神會。又同出於能者也。道一則密受心印。神會則復流於知解。一去弗返而其末流若大珠明教。慈受輩尙何以議爲哉。自教一宗言之。慈恩立三教。天台則分四教。賢首則又分五教。麁妙各見。漸圓互指。終不能歸之一致。可勝嘆哉。此雖通名爲教。各自立宗。猶可說也。自夫本教之內言之。律學均以南山爲宗。眞悟智圓律師允堪著會正記等文。識者謂其超出六十家釋義之外。何不可者。至大智律師元照。復別以法華開顯圓意。作資持記。又與會正之師殊指矣。不特此也。四明法智尊

者知禮孤山法慧大師智圓同祖天台同學心觀眞妄之異觀三諦之異說既已抵牾之甚雪川仁岳以禮之弟子又操戈入室略不相容諫書辨謗之作逮今猶使人凜然也其他尚可以一二數之哉嗚呼毗盧華藏圓滿廣大徧河沙界無欠無餘非相而相非緣而緣非同而同非別而別苟涉思惟即非聖諦又何在分教與禪之異哉又何在互相盾矛業擅專門哉又何在操戈相攻違背其師說哉雖然適長安者南北異塗東西殊轍及其所至未嘗不同要在善學者愼夫所趨而已比丘永壽嘗以閩僧一源所著護教編示予自大迦葉至於近代諸師皆有傳贊文辭簡古誠奇作也壽獨惜其不著教禪承傳同異之詳請予爲記以補其闕略予因以所聞疏之如右文繁而不殺者欲其事之著明蓋不得不然也

王忠文公禕叢錄中載佛學一篇與此文同末一段云佛之爲道本無二門自去聖既遠源遠而流益分於是師異指殊各建戶庭互相矛盾禪則譏教爲滯於名相教則譏禪爲溺於空寂若律之爲用雖禪教所共持而取舍各不同至於爲教禪之學者又各立異以取勝一彼一此不相出入自教宗言之慈恩立三教天台則分四教賢首則又爲五教自禪宗言之慧能與神秀同受法於弘忍能則爲頓宗秀則爲漸宗道一神會同出於能道一則密契心印神會則復流於知解其不同如此至若天台教宗之一也而四明知禮孤山智圓性善性惡之說如氷炭之不相投臨濟禪宗之一也而或以棒或以喝至橫川珙則復以聲偈其示入之要如枘鑿之不相合支派乖錯論說紛紜殆不得而悉數也忠文與文憲同里同門故其問學之相合如此

敘七佛

傳燈錄云古佛應世綿歷無窮難以悉數現在賢劫有千如來暨於釋迦但紀七佛案長阿含經云七佛精進力放光滅暗冥各各坐樹下於中成正覺又曼殊室利爲七佛祖師金華善慧大士登松山嶺行道

敍七佛引前維摩接後今之撰述斷自七佛而下

毗婆尸佛過去莊嚴劫第九百九十八尊

長阿含云人壽八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刹利姓拘利若父盤頭母盤頭婆提居盤頭婆提城坐波波羅樹下說法三會度三十四萬八千人神足二一騫茶二提舍侍者無憂子方膺　偈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像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

尸棄佛莊嚴劫第九百九十九尊

長阿含云人壽七萬歲時出世種刹利姓拘利若父明相母光耀居光相城坐芬陀利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二十五萬神足二一阿毗浮二一婆婆侍者忍行子無量　偈曰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根無實性

毗舍浮佛莊嚴劫第一千尊

長阿含云人壽□萬歲時出世種刹利姓拘利若父善燈母稱戒居無喻城坐婆羅樹下說法二會度人一十三萬神足二一扶遊二一鬱多摩侍者寂滅子妙覺　偈曰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

拘留孫佛現在賢劫第一尊

長阿含云人壽四萬歲時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禮得母善枝居安和城坐尸利沙樹下說法一會度人四萬神足二一薩尼二一毗樓侍者善覺子上勝　偈曰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

拘那含牟尼佛賢劫第二尊

長阿含云人壽三萬歲時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大德母善勝居清淨城坐烏暫婆羅門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三萬神足二一舒槃那二一鬱多樓侍者安和子導師　偈曰佛不見身知是佛若實有知別無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於生死

迦葉佛賢劫第三尊

長阿含云人壽二萬歲時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梵德母財主居波羅奈城坐尼拘律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二萬神足二一提舍二一婆羅婆侍者善

友子集軍　偈曰一切衆生性清淨從本無生無可滅卽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

釋迦牟尼佛 賢劫第四尊

長阿含云人壽一百歲時出世本在一萬歲時爲觀衆生無機可度至百歲劫末苦逼故出乎世種剎利姓瞿曇父淨飯母大清淨居舍衛城坐菩提樹下說法一會度人無數神足二一舍利弗二目犍連侍者阿難子羅睺羅　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

幻寄居士瞿汝稷曰始予錄指月錄七佛第書其偈阿含化跡皆刪焉既見世之人僅聞卽心卽佛者率多撥無報化乃悟昔人載此之妙密蓋偈闡法身之極致阿含示化跡之大略可謂斷常俱遣事理兩融者矣傳燈成於道原而裁定於楊大年其旨不苟也因具錄之此錄稍錄神通亦以此

佛祖綱目叙七佛卷終

佛祖綱目卷第一天字號

甲子（周康王二年起） 己丑（周昭王元年） 癸亥（周昭王三十五年止）

周姬姓。起武王己卯。止赧王乙巳。三十七主。合八百六十七年。世尊乃第四主昭王二十六年示生。故今斷自昭王甲寅起　世尊生時。此方江河泛漲。泉井溢出。大地震動。有五色光。貫太微宮。王問群臣。是何祥瑞。太史蘇繇奏曰。西方有聖人生。王曰。於此何如。繇曰。此時無他。一千年後。聲教被及。王令刻石。埋於南郊誌之云

甲寅 釋迦牟尼佛示現受生

釋迦牟尼佛。賢劫第四佛也。然燈佛所。為善慧仙人。嘗買蓮花供佛。又見地濕。脫衣布地。解髮覆之。佛記善慧。汝過阿僧祇劫。於五濁惡世。當得成佛。號釋迦牟尼○賢劫第三尊迦葉佛時。為護明菩薩。命終往生兜率陀天。為諸天主。說補處行。亦於十方國土。現種種身。為諸眾生。隨宜說法。乃至作佛期運將至。即觀今閻浮提諸眾生。皆我初發心來所成熟者。堪受妙法。餘國邊地。皆不應生。此世界迦毗羅國。最為處中。往古諸佛出興。皆生於此。諸族種姓。刹帝利第一。瞿曇苗裔。聖王之後。淨飯王過去因緣。具足清淨性行。夫妻真正。堪為父母。既作此觀。遂集諸天子。告言。我今不久。捨此天宮。生閻浮提。出家學道。成一切種智。設大法會。廣利人天。汝等亦當同受法食。諸天子歡喜踊躍。各心念言。菩薩不久當成正覺。時菩薩乘六牙白象。發兜率宮。降神母胎。淨飯王夫人摩耶。於寤寐間。見菩薩騰空來。從右脇入。影現於外。如處琉璃。顧見自身。如日月照。菩薩在胎。晨朝為色界諸天說法。日中為欲界諸天說法。晡時為諸鬼神說法。夜三時亦復如是。成熟無量眾生。甲寅四月八日。日初出時。摩耶手攀無憂樹枝。菩薩從右脇出。時樹下生七莖七寶蓮花。菩薩墮蓮花上。自行七步。舉其右手而言。天上天下。惟我獨尊。無量生死。於今盡矣。此生利益一切天人。說是言已。四天王接置寶几。龍王吐清淨水。灌太子身。王以太子生時諸瑞吉祥。遂名薩婆悉達。（此言頓吉）時香山有一梵仙。名阿私陀。具足五通。

能斷疑惑以神通力騰空而來相太子已忽然悲泣
王驚問故仙人答曰太子具三十二相年十九爲轉
輪聖王若出家者成一切種智然王太子決定成一
切種智轉無上法輪我今年已百二十不久命終生
無想天不覩佛興不聞經法故自悲耳太子生七日
摩耶命終生忉利天王囑姨母波闍波提養育　太
子初生口稱獨尊言已便默如諸嬰孩七歲王令學
書訪國中第一聰明婆羅門名曰選友爲太子師婆
羅門授以梵書佉留書太子問閻浮提中有幾種書
師默然又問阿字何義師又默然即從座起問曰太
子初生時自言天人之中最尊最勝此言不虛惟願
爲說閻浮提凡有幾種太子曰閻浮提中梵書佉留
書護衆書疾堅書龍鬼書揵沓和書阿須倫書鹿輪
書天腹書轉數書轉眼書觀空書攝取書具有天地
八部四洲鳥獸等音聲諸書有如是等六十四種又
阿字是梵音聲此字義是不可壞亦是無上眞正之
道義凡如此義無量無邊婆羅門白王太子是天人
第一之師云何欲令我教耶復令忍天教兵法太子
自能通達忍天反禮太子

佛祖綱目卷第一

## 佛祖綱目卷第二地字號

甲子（周昭王三十六年起）庚辰（周穆王元年）癸亥（周穆王四十四年止）

壬申 釋迦牟尼佛示現出家

佛年十七王娶婆羅門女耶輸陀羅爲太子妃復增
二妃一名瞿夷二名鹿野太子雖有三妃於靜夜中
但修禪觀一日白王游觀初出東門淨居天化作老
人頭白背傴拄杖羸步太子乃念日月流邁時變歲
移老至如電身安足恃我雖富貴豈獨免耶云何世
人而不怖畏復游南門淨居天化作病人兩人扶掖
在於路側太子又曰如此身者是大苦聚云何世人
不知覺悟王聞切責諸臣有婆羅門子名優陀夷聰
辯絕倫王令與太子友具說世間樂事令其心動太
子復出城西門淨居天必念先現老病舉衆皆見令

王嗔責。我今現死。惟令太子及優陀夷見耳。即化死人。四人舉之。室家大小號哭共送。太子與優陀夷二人。獨見太子。問此爲何人。優陀夷先受王敕。默然不答。如是三問。淨居天威神之力。不覺答言。是死人也。何謂爲死。答曰。死者刀風解形。神識去矣。四體諸根。無復所知。此人在世。貪著五欲。不識無常。一旦捨之而死。又爲父母親戚愛念。命終之後。恩情好惡不復相關。誠可哀也。問惟此人死。餘亦當然。答曰。一切世人。皆應如是。無有貴賤得免者。太子曰。世間乃復有此苦。云何於中而行放逸。又出北門。到彼園所。止息樹下。除去侍衛。端坐思惟。時淨居天化作比丘。法服持鉢。手執錫杖。視地徐行。太子前問。汝是何人。答曰沙門。何謂沙門。答曰。三界兮擾擾。六趣兮昏昏。識心達本源。故名爲沙門。又曰。一切皆無常。惟我所修聖道。永得無爲。到解脫岸。言訖。騰空而去。太子喜曰。天人之中。惟此爲勝。我當決定修學是道。太子年十九自知出家時至。詣王言曰。父王恩愛。集會必有別離。惟願聽我出家學道。一切衆生愛別離苦。皆使解脫。

王流淚曰。汝今宜息此意。國未有嗣。而便委我。曾不懷顧。太子遂還。時有相師白王。太子今不出家。過七日已。必得轉輪王位。王即往告太子。我聞阿私陀說汝必不樂處世。惟願爲我生一子。然後不復相違。太子答曰。如敕。即以左手指其妃腹。耶輸陀羅便覺有娠。二月七日。淨居天人白太子曰。無量劫來。修行今正成熟。太子曰。如汝等語。但內外嚴衛。欲去無從。諸天白言。我等自設方便。即以神力。悉令熟臥。至於後夜。諸天充滿虛空。同聲白言。今者正是出家時。太子往至車匿所。語之曰。汝爲我牽揵陟來。揵陟太子所乘馬名。車匿泣曰。後夜之中。欲何所之。太子曰。我今欲爲一切衆生。降伏煩惱。汝不應違我。車匿號哭。欲令王宮覺知。以天神力。昏臥如故。於是諸天捧馬四足。并接車匿。帝釋執蓋。從北門出。其門無聲自開。太子又曰。我若不斷八苦。終不還宮。我若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轉法輪。終不還與父王相見。我若不盡恩愛之情。終不還見波闍波提及耶輸陀羅。行至天曉。已三踰旬。諸天便沒不現。太子至閑靜林。即

便下馬撫犍陟背而言所難爲事汝作已畢又語車匿世人富貴競隨奉事我捨國來惟汝一人獨能隨我甚爲希有我今既至汝與犍陟俱可還宮車匿悲不自勝犍陟屈膝舐足淚落如雨太子卽就車匿取七寶劍自剃鬚髮而發願言願共一切斷除煩惱及諸習障淨居天又化獵師身服袈裟太子喜曰汝所著衣是寂靜服我今以此寶衣與汝貿易吾服此衣爲欲攝救一切衆生斷其煩惱答言善哉遂脫寶衣貿之太子前行車匿卽還太子入檀特山修道始於阿羅邏迦藍處三年復至鬱頭藍弗處三年又至象頭山於尼連河側靜坐思惟宜六年苦行以度衆生天獻麻米淨心守戒或日一食或七日一食不避風雨不起經行鵲巢糞汚亦不棄去

癸未 釋迦牟尼佛示現成道

佛示六年苦行自念非正解脫我當受食而後成佛卽沐浴於尼連河天爲偃樹挽之而出時彼林外有二牧牛女一名難陀二名波羅見地中生千葉蓮花上有乳糜取奉菩薩卽便受食復念過去諸佛以草爲座成無上道帝釋因化凡人執淨軟草菩薩問汝何名答名吉祥菩薩喜曰我破不吉以成吉祥卽便受草向菩提樹下而取正覺菩薩坐閻浮樹下四十八日觀察思惟眉間白毫光蔽魔宮魔王波旬恐懼召會諸魔及道未成當往亂之長子商主泣諫不聽乃率衆作難悉現可怖可欲諸境時菩薩身心寂然不動以指按地地大震魔聞怖懼還歸本宮乃於癸未二月七日之夕入正三昧二月八日明星出時廓然大悟成正等覺嘆曰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

○釋迦牟尼佛示現說法

佛自二月八日成道九日至二十九日爲寂場智入三世悉皆平等其身充滿一切世間其音普順十方國土有無量無邊法身大士普賢文殊觀音彌勒等及宿世根熟天龍八部一時圍繞如雲籠月爾時世尊現毗盧遮那身說大方廣佛華嚴經三七日滿二月三十日從菩提場座起詣波羅柰國行至阿闍波羅水側日暮止宿入定風雨大至有大龍王名目眞

降陀以其大身七重圍繞龍有七頭羅覆佛上以爲障蔽至三月六日四七日滿雨止出定龍王化作年少婆羅門稽首問訊受三歸五戒諸旁生中最先見佛三月七日受提謂長者食三月八日至鹿野苑初世尊成道觀樹思惟一切衆生處五濁世三毒所覆薄福鈍根無有智慧云何能解我所得法今我若轉法輪彼必不信生誹謗心當墮惡道受無量苦我寧不說入於涅槃時大梵天王心懷憂惱衆生長夜沉沒生死今當往請轉大法輪欲界六天亦同勸請世尊默然受之遂以五時設教第一華嚴時第二鹿苑時第三方等時第四般若時第五法華涅槃時〇世尊至鹿野苑度憍陳如摩訶那摩跋波阿捨婆闍跋陀羅闍五人見佛心大歡喜求佛出家佛爲說法成阿羅漢於是世間始有三寶如來是佛寶四諦是法寶阿羅漢是僧寶〇有長者子名曰耶舍中夜睡覺見諸妓女不淨生厭離心於不淨中生淨想忽見空中光明尋光而去趣鹿野苑佛爲說法成阿羅漢天明耶舍父爲尋子故跡至佛所佛受三歸爲最初優婆塞又耶舍朋類五十人共詣佛所俱成沙門〇迦毗羅國有婆羅門子名富樓那具解韋陀等論與佛同日生本性厭離世間見佛出家即與朋友三十人往雪山專心學道獲四禪五通以天眼遙見世尊在鹿野苑說法遂共三十人來到佛所求佛度脫說法入中最爲第一〇南天竺有婆羅門姓大迦旃延第二子名那羅陀其父令習韋陀諸論不久通解長兄忌之欲害其命父令往阿私陀仙人處洞解諸論得四禪五通仙人命終那羅陀貪世利養不信三寶有伊羅鉢龍王商佉龍王爲夜叉金齊言彼城先有一偈云在於何自在染著名爲染彼云何清淨云何得癡名癡人何故迷云何名智人何會別離已名曰盡因緣龍王至那羅陀仙所問此偈義不能解了那羅陀乃詣佛佛爲開解說種種法生大歡喜遂求出家因其種族本姓名大迦旃延論議第一〇摩竭提國有優樓頻螺迦葉兄弟三人學古仙道王臣歸信佛詣彼住處現諸神通種種調伏先度優樓頻螺迦葉及五百弟子又度那提迦葉迦闍迦葉各有二百五十

弟子俱證阿羅漢有一外甥螺髻梵志名優波斯那
在阿修羅山共二百五十弟子修學仙道亦投佛出
家成阿羅漢王舍城頻婆娑羅王見三迦葉爲佛弟
子嘆曰嗚呼如來有大神力智慧深遠不可思議乃
能伏如此之人以爲弟子佛爲說法得法眼淨王勅
諸臣於竹園起諸堂舍請佛及僧住彼竹園諸王見
佛頻婆娑羅爲首諸僧伽藍竹園爲始○王舍城有
二婆羅門具大智慧一名舍利弗一名目犍連各有
一百弟子往詣竹園佛爲說法成阿羅漢舍利弗智
慧第一目犍連神通第一○摩竭提國有婆羅門名
曰迦葉具大智慧誦四韋陀論日夜勤求無上道法
旋復出家修杜多行會空中有神告曰佛已出世請
往師之迦葉便趣竹園佛知其當來躬自往迎到多
子塔前相逢迦葉合掌言曰世尊實是一切種智實
是慈悲濟衆生實是一切所歸依即五體投地而白
佛言世尊是我大師我是弟子如是三說佛言如是
迦葉我是汝師汝我弟子若人實非一切種智而欲
受汝爲弟子者頭裂爲七分復爲說法成阿羅漢以
此迦葉有大威德天人所重故名大迦葉○淨飯王
聞佛得道已經六年思欲一見令梵志優陀夷請佛
還國優陀夷見佛爲諸天釋梵歸化亦願爲沙門佛
爲說法得羅漢道卽遣優陀夷先現神變發起道心
於是神足飛行經遊虛空往到本國現十八變報言
却後七日佛當來降王出四十里迎佛見佛大喜選
宗族五百人爲沙門侍佛左右斛飯王二子一名摩
訶男一名阿那律摩訶男言諸釋多出家而我一門
獨無當一人營家一人出家那律以家事煩碎遂與
釋種跋提各白其母懇求出家過七日釋子等八人
出迦毗羅城脫其寶衣象馬付所使優波離令還優
波離思惟人身難得佛法難値諸尊貴者皆棄世榮
我身卑賤何所貪樂卽以寶衣等懸著樹上遂便共
至佛所白言我父母已許願聽出家乞先度優波離
以除我等憍慢心故於是世尊先度優波離次度那
律等○世尊從弟阿難以成道日生故名阿難此云歡喜
舉國欣慶又名慶喜八歲出家弟子中多聞第一年
三十一佛命給侍左右阿難言願如來與我三願一

者不受如來故衣二者不隨如來受別請三者聽我出入無時佛言善哉具足智慧預見譏嫌何以故若有人言汝爲衣食奉給如來是故不受故衣不隨別請出入有時則不能廣利諸部故求出入無時我爲阿難開是三事○佛子羅睺羅年已九歲佛遣目連往迦毗羅城白父及耶輸陀羅放羅睺羅出家修習聖道目連受命到彼以種種方便曉輸耶輸不聽時佛起化人空中告言耶輸陀羅汝頗憶念往古世時誓願事不我當爾時爲菩薩道以五百銀錢從汝買得五莖蓮花上定光佛時汝求我世世所生共爲夫妻我不欲受卽語汝言我爲菩薩累劫行願一切布施不逆人意汝能爾者聽爲我妻汝立誓言世世所生國城妻子及與我身隨君施與誓無悔心而今何故愛惜羅睺不令出家學聖道也耶輸聞已霍然還識宿業因緣事事明了知昨所見愛子之情自然消歇時淨飯王卽集國中豪族各遣一子有五十人隨從出家佛使阿難剃頭舍利弗爲其和尙目連爲阿闍梨授十戒法便爲沙彌○舍衛國王波斯匿有一大臣名須達多家巨富賑貧乏時號孤給獨因欲爲兒娶婦躬往王舍城中大臣護彌家既到已見其家內大張供具須達多問故答言請佛及僧問云何名佛云何名僧護彌具告所以須達多聞之毛髮俱竦尋到佛所見佛相好過於護彌所說心大歡喜佛爲說法成須陀洹須達多願起精舍請佛降舍衛國度彼衆生佛許之辭佛還家佛命舍利弗與俱至舍衛國案行諸地惟王太子祇陀有園正得處所須達多乃白太子太子不肯須達多慇懃再三太子曰若能以黃金布地令無空者便當相與答曰諾乃使人象負黃金八十頃中須臾欲滿略欠少地太子念言佛必大德能使斯人輕寶乃爾遂令止勿更出金園地屬卿樹木屬我共立精舍須達多共舍利弗經地已竟起立精舍啓知國王請佛及僧佛言須達買園樹木祇陀所有可名祇樹給孤獨園○佛再還迦毗羅衛國王問云何修行當得諸佛之道佛言一切衆生皆卽是佛父王當念西方世界阿彌陀佛常勤精進當得佛道王言一切衆生云何是佛佛言一切法無

生無動搖搖取捨無相貌無自性王當於此佛法中安住其心勿信於他王與七萬釋種聞說是法信解歡喜悟無生忍○初佛還國姨母大愛道（即波闍波提）白佛出家三請不許及佛再還國如前重請佛亦不許佛既出國大愛道與諸老母等追佛頓止河上復求出家又亦不許退住門外歔欷而啼阿難自外回問故答曰我以女人故不得出家自悲傷耳阿難乃白佛大愛道以至心欲受法律願佛聽之佛言止止若聽女人出家者令正法不得久住阿難復曰過去諸佛具四部衆如來獨不具耶佛言若大愛道修八敬法盡壽行之可入法律阿難出告大愛道便受大戒爲比丘尼遂得應眞○樓至菩薩請立戒壇爲比丘結戒受戒於是創立三壇佛院門東名佛爲比丘結戒壇佛院門西佛爲比丘尼結戒壇外院東門南置僧爲比丘受戒壇戒壇從地而立三重爲相以表三空爲入佛法初門時天帝施以覆釜置於壇上大梵王施無價寶珠置覆釜上供養舍利是爲五重表立分法身壇時十方諸佛無量菩薩天龍八部悉皆雲集諸佛登之共議結戒輕重持犯等相及度尼滅正法相諸佛通議曰古有四部今何獨無初雖正法滅半今尼行八敬還住千年故比二壇惟佛所登共量佛事外院戒壇乃僧爲四衆受戒壇也

佛祖綱目卷第二

佛祖綱目卷第三玄字號

甲子（周穆王四十五年起）乙亥（共王元年）丁亥（懿王元年）壬子（孝王元年）癸亥（周孝王十二年止）

佛滅時此方暴風忽起損舍折樹地動木陰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貫連夜不滅穆王怪問群臣太史扈多對曰西方聖人入滅之相耳

辛未 釋迦牟尼佛傳法大迦葉

佛說法華經凡二處三會始在靈山次升虛空後復還靈山有大梵王以金色波羅花獻佛請佛說法世尊登座拈花示衆人天百萬悉皆罔措獨有迦葉破

顏微笑世尊曰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付囑與汝汝當護持流通毋令斷絕聽吾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說偈已復告迦葉吾將金縷僧伽黎衣傳付與汝轉授補處慈氏勿令朽壞并敕阿難副貳傳化迦葉禮足白佛言善哉善哉我當依勅恭順佛故

壬申 釋迦牟尼佛示現涅槃

辛未十一月既望佛念四衆懈怠不將侍者如屈伸臂頃獨至忉利天歡喜園三月安居佛告文殊汝詣母所道我在此摩耶既至佛言身所經歷與苦樂俱當修涅槃永離苦樂摩耶聞法得須陀洹果是時人間久不見佛優填王等至阿難所問佛所在阿難報曰我亦不知時優填王渴仰如來遂勅奇巧工匠作如來形像毗首羯磨天化身為匠不日而成三月將盡佛令鳩摩羅告閻浮提如來將下欲入涅槃於是佛化寶階從天而下優填王載像來迎為佛作禮佛三喚三應乃云無為真佛實在我身又語像言汝於來世大作佛事○佛姨母大愛道將欲滅度告衆曰吾不忍見世尊泥洹遂與五百比丘尼白佛佛默可之大愛道便還精舍各現神足同時滅度○舍利弗目犍連不忍見佛泥洹遂先入滅七萬阿羅漢亦同時入滅四衆惶亂佛以神力化二弟子在佛左右四衆稍定○壬申二月十五日佛在拘尸那城力士生地跋提河邊娑羅雙樹間臨涅槃時說涅槃經告大衆言我以甚深般若遍觀三界根本性離畢竟寂滅同虛空相一無所有法相如是其知是者名出世人是事不知名生死始時諸比丘勸請如來惟願久住不入涅槃佛言汝等不應作如是語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是迦葉者當為汝等作大依止猶如如來復告文殊阿難給侍我來二十餘年聞法受持如瀉水置器我今欲令受持是涅槃經為諸魔所惱汝可持是大陀羅尼救護阿難文殊受已至阿難所魔王聞呪即放阿難歸至佛所佛於是三入禪定三出三告乃云以是因緣我今安住常寂滅光名大涅槃乃於寶床右脇而臥於其中夜寂然無聲便般涅槃迦葉遠來奔訃金棺自開即現雙足出

於棺外衆證足已還自入棺爾時棺從座擧高七多羅樹往返空中化火三昧須臾灰生得舍利八斛四斗諸王爭取有婆羅門以石瓶塗蜜即共三分一分諸天一分龍王一分八國○天上四塔忉利城東照明園佛髮塔城南麤澁園佛衣塔城西歡喜園佛鉢塔城北駕御園佛牙塔人中四塔生處塔在迦毗羅衛國林微園中成道塔在摩竭提國元吉樹下轉法輪塔在波羅柰國鹿野苑中涅槃塔在拘夷那竭國力士生地秀林雙樹間

○阿難尊者結集三藏

佛滅度後諸天王等請迦葉言法城欲頹法幢欲到當以大悲建立佛法迦葉受請往須彌頂擊大犍椎諸聖弟子得神通者皆來集會迦葉告言佛法欲滅衆生可愍待結集竟隨汝入滅諸來聖衆受教而住畢鉢羅窟迦葉以天眼觀惟有阿難煩惱未盡遂於大衆中牽出阿難言汝結未盡不應住此阿難悲泣告迦葉言我能有力久可得道但爲侍佛以阿羅漢者不能給侍故留殘結不盡斷爾迦葉復告阿難汝有六種罪應於僧中悔過是時阿難長跪合掌依六種罪懺悔懺悔已迦葉牽阿難出語言汝漏盡可來言訖身閉窟門阿難涕淚悲泣求斷結惑竟不精誠至於後夜疲極偃息頭未至枕豁然得悟三明六通作大阿羅漢却至窟擊門曰我漏已盡迦葉言汝若漏盡可縱神通於戶鑰孔中入阿難騰身入來禮拜僧足迦葉手摩阿難頂而告之言我欲爲汝令汝得道汝勿嫌恨時大衆請阿難陞座結集法藏阿難既陞座已未發言間感得自身相好如佛是時大衆疑佛重起或疑他方佛來或疑阿難成佛及發聲唱言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某處與某衆俱三疑俱遣

○釋迦牟尼佛機緣

世尊初生時一手指天一手指他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世尊一日陞座大衆集定文殊白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世尊一日陞座默然而坐阿難白椎曰請世尊說法世尊云會中有二比丘犯律行故我不說法阿難以他心通觀是比丘遂乃遣出世尊還復默然阿

難又白適來爲二比丘犯律是二比丘已遣出世尊何不說法世尊云吾誓不爲二乘聲聞人說法便下座○世尊一日陞座迦葉白椎曰世尊說法竟便下座○世尊示隨色摩尼珠問五方天王此珠作何色時五方天王互說異色世尊藏珠復擡手曰此珠作何色天王曰佛手中無珠何處有色世尊曰汝何迷倒之甚吾將世珠示之便强說有青黃赤白色吾將眞珠示之便總不知時五方天王悉自悟道○世尊因黑氏梵志獻合歡梧桐花佛召仙人放下著梵志放下左手一株花佛又召仙人放下著梵志又放下右手一株花佛又召仙人放下著梵志曰吾今兩手俱空更教放下箇甚麼佛曰吾非教汝放捨其花汝當放捨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一時捨却無可捨處是汝放身命處梵志於言下悟無生忍○世尊因普眼菩薩欲見普賢不可得見乃至三度入定偏觀三千大千世界覓普賢不可得見而來白佛佛曰汝但靜三昧中起一念便見普賢於是普眼纔起一念便見普賢向空中乘六牙白象○五通仙人問世尊有

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佛召五通仙人仙人應諾佛曰那一通你問我○世尊一日勅阿難食時將至汝當入城持鉢阿難應諾世尊曰汝旣持鉢須依過去七佛儀式阿難便問如何是七佛儀式世尊召阿難阿難應諾世尊曰持鉢去○世尊因比丘問我於世尊法中見處卽有證處未是世尊當何所示世尊曰比丘某甲當何所示是汝此問○世尊因耆婆善別音響至一塚間見五髑髏乃敲一髑髏問耆婆此生何處曰此生人道又敲一曰此生何處曰此生天道又別敲一問耆婆此生何處耆婆罔知生處○世尊因七賢女遊尸陀林一女指屍曰尸在這裏人在甚處去一女曰作麼作麼諸姉諦觀各各契悟感帝釋散花曰惟願聖姉有何所須我當終身供給女曰我家四事七珍悉具足惟要三般物一要無根樹子一株二要無陰陽地一片三要叫不響山谷一所帝釋曰一切所須我悉有之若三般物我實無有女曰汝若無此爭解濟人帝釋罔措遂同往白佛佛曰憍尸迦我諸弟子大阿羅漢不解此義惟有諸大

菩薩乃解此義○世尊因地布髮掩泥獻花於然燈佛然燈見布髮處遂約退衆乃指地曰此一方地宜建一梵刹時衆中有一賢于長者持標於指處插曰建梵刹竟時諸天散花相讚○世尊嘗與阿難行次見一古佛塔世尊便作禮阿難曰此是甚麽人塔世尊曰過去諸佛塔阿難曰過去諸佛是甚麽人弟子世尊曰是吾弟子阿難曰應當如是○世尊因自恣日文殊三處過夏迦葉欲白椎擯出纔拈椎乃見百千萬億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椎不能擧世尊遂問迦葉汝擬擯那箇文殊迦葉無對○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迴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乃至十指掌中總皆是佛○世尊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値諸佛各還本處惟有一女人近於佛座而入三昧文殊乃白佛云何此人得近佛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繞女人三匝鳴指一下乃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人定須臾罔明大士從地湧出作禮世尊世尊勅罔明出罔明卻至女子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殃崛摩羅因持鉢至一長者門其家婦人正値産難長者曰瞿曇弟子汝爲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産難殃崛語長者曰我乍入道不知此法待我回問世尊卻來相報及返具事白佛佛告殃崛汝速去報言我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奉佛語疾往告之其婦得聞當時分娩○世尊一日因文殊在門外立乃曰文殊文殊何不入門來文殊曰我不見一法在門外何以教我入門○無邊身菩薩將竹杖量世尊頂丈六了又丈六量到梵天不見世尊頂乃擲下竹杖合掌說偈云虛空無有邊佛功德亦然若有能量者窮劫不可盡○世尊因乾闥婆王獻樂其時山河大地皆作琴聲迦葉起作舞王問迦葉豈不是阿羅漢諸漏已盡何更有餘習佛曰實無餘習莫謗法也王又撫琴三徧迦葉亦三度作舞王曰迦葉作舞豈不是習佛曰實不曾作舞王曰世尊何得妄語佛曰不妄語汝撫琴山河大地木

石蠹作琴聲豈不是王曰是佛曰迦葉亦復如是所以實不曾作舞王乃信受○世尊在第六天說大集經勅他方此土人間天上一切獰惡鬼神悉皆輯會受佛付囑擁護正法設有不赴者四天門王飛熱鐵輪追之令集既集會已無有不順佛勅者各發弘誓擁護正法惟有一魔王謂世尊曰瞿曇我待一切衆生成佛盡衆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世尊因調達謗佛生身入地獄遂令阿難問你在地獄中安否曰我雖在地獄如三禪天樂佛又令問你還求出否曰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曰佛是三界導師豈有入地獄分調達曰佛既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地獄分○世尊因文殊忽起法見佛見被世尊威神攝向二鐵圍山○世尊因靈山會上五千比丘得四禪定具五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殺父害母及諸重罪於自心內各各懷疑於甚深法不能證入於是文殊承佛神力遂手握利劍持逼如來世尊乃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逆勿得害吾吾必被害爲善被害文殊師利爾從本已來無有我人

但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我必被害卽名爲害於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夢如幻於夢幻中無有我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於是五百比丘同讚嘆曰文殊大智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劍持逼如來身如劍佛亦爾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何殺○世尊因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嘆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作禮而去阿難白佛外道得何道理稱讚而去世尊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世尊因波斯匿王問勝義諦中有世俗諦否若言無智不應二若言有智不應一一二之義其義云何佛言大王汝於過去龍光佛時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今無聽無說無聽是爲一義二義○世尊因外道問昨日說何法世尊曰說定法外道曰今日說何法曰不定法外道曰昨日說定法今日何說不定法世尊曰昨日定今日不定○世尊因有異學問諸法是常耶世尊不對又問諸法是無常耶世尊亦不對異學曰世尊具一切智何不對我世尊曰汝之所問皆爲戲論○世尊嘗在尼俱律樹下

坐次因二商人問世尊還見車過否曰不見還聞否
曰不聞莫禪定否曰不禪定莫睡眠否曰不睡眠商
人乃嘆曰善哉善哉世尊乃覺而不見○世尊因長
爪梵志索論義預約曰我義若墮當斬首以謝世尊
曰汝義以何為宗志曰我以一切不受為宗世尊曰
是見受否志拂袖而去行至中路有省乃嘆曰我義
兩處負墮是見若受負門處麤是見不受負門處細
一切人天二乘不知我義墮處惟有世尊諸大菩薩
知我義墮回至世尊前曰我義兩處負墮故當斬首
以謝世尊曰我法中無如是事汝當回心向道於是
同五百徒衆一時投佛出家證阿羅漢○世尊一日
坐次見二人舁猪過乃問這箇是甚麼曰佛具一切
智猪子也不識世尊曰也須問過○世尊臨入涅槃
文殊大士請佛再轉法輪世尊咄曰文殊吾四十九
年住世未曾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
輪耶○世尊於涅槃會上以手摩胸告衆曰汝等善
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謂吾滅
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世尊至

拘尸那城告諸大衆吾今背痛欲入涅槃即往娑羅
雙樹下泊然示寂復從棺起為母說法并說無常偈
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時諸弟
子即以香薪競荼毗之燼後金棺如故大衆即於佛
前以偈讚曰凡俗諸猛熾何能致火爇請尊三昧火
闍維金色身時金棺從座而舉高七多羅樹往返空
中化火三昧須臾灰生得舍利八斛四斗

○諸菩薩羅漢機緣

文殊菩薩一日令善財採藥曰不是藥者採將來善
財遍觀大地無不是藥却來白曰無不是藥者殊曰
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遂於地上拈一莖草度與文殊
殊接得示衆曰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文殊問
菴提遮女曰生以何為義女曰生以不生生為生義
曰如何是生以不生生為生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
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宜是為
生義曰死以何為義女曰死以不死死為死義曰如
何是死以不死死為死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
四緣未嘗自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所宜是為死義

○菴提遮女問文殊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何却被生死之所流轉殊曰其力未充○文殊嘗謂善住意天子曰汝今若能違背諸佛毀謗法僧吾卽將同汝如是梵行天子曰大士今何故復如是語殊曰天子如汝意者以何爲佛天子曰如如法界我言是佛殊曰天子於汝意云何如如法界可染著乎曰弗也殊曰以是義故我如是說汝今若能背毀佛法僧吾將同汝如是梵行○善住天子白文殊可共俱往如來之所咨受未聞亦同此時如法問難殊曰爾莫分別取著如來天子曰如來今在何所令我莫著殊曰祇在目前天子曰若如是者我何不見殊曰爾若一切不見是名眞見如來天子曰若見在前云何戒我莫取著如來殊曰爾今見前何有天子曰有虛空界殊曰如來者虛空界是故虛空界者卽是如來此中無有一物可分別者○維摩會上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文殊曰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爲菩薩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又問維摩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文殊讚曰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菩薩眞入不二法門○善財參五十三員善知識末後到彌勒閣前見樓閣門閉瞻仰讚歎見彌勒從別處來善財作禮曰願樓閣門開令我得入彌勒尋至善財前彈指一聲樓閣門開善財已入閣門卽閉見百千萬億樓閣一一樓閣有一彌勒領諸眷屬幷一善財而立其前○須菩提尊者在巖中宴坐諸天雨花讚歎者曰空中雨花讚歎復是何人云何讚歎天曰我是梵天敬重尊者善說般若者曰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云何讚歎天曰如是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眞說般若○須菩提一日說法次帝釋雨花提問此花從天得耶從地得耶從人得耶釋曰弗也提曰從何得耶釋乃舉手提曰如是如是○無厭足王入大寂定乃勅有情無情皆順於王若有一物不順於王卽入大寂定不得○舍利弗因入城遙見月上女出城舍利弗心口思惟此姊見佛否知得忍不得忍否我當問之纔近便問大姊往甚麼處去女曰如舍利弗與麼去弗曰我方入城汝方出城何言如我恁麼去女曰

諸佛弟子當依何住佛曰諸佛弟子依大涅槃而住女曰諸佛弟子既依大涅槃而住我亦如舍利弗與夢去○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覺時同異提曰此義深遠吾不能說會中有彌勒大士汝往彼問舍利弗問彌勒彌勒曰誰是彌勒誰名彌勒○舍利弗問天女曰何以不轉女身女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即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令如天女女自化身如舍利弗乃問言何以不轉女身舍利弗以天女像而答言我今不知云何轉面而變爲女身○鴦崛魔羅尊者未出家時外道受教爲憍尸迦欲登王位用千人拇指爲花冠已得九百九十九惟欠一指遂欲殺母取指時佛在靈山以天眼觀之乃作沙門在鴦崛前鴦崛遂釋母欲殺佛佛徐行鴦崛急行追之不及乃喚曰瞿曇住住佛告曰我住久矣是汝不住鴦崛聞之心忽開悟遂棄刃投佛出家○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金剛齊菩薩覓起處不得忽一日得見乃問曰汝當依何而住我一千年覓汝起處不得齊曰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然後現本身運大神力爲父母說法○廣額屠兒於涅槃會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自云是賢劫千佛一數

丙辰 初祖大迦葉傳法阿難

摩訶迦葉摩竭陀國人姓婆羅門父號飲澤母號香至過去世爲鍛金師善明金性使其柔伏嘗於久遠劫中毗婆尸佛入涅槃後四衆起塔塔中像面上金色有少缺壞時有貧女將金珠往金師所請飾佛面既而因共發願願我二人世世爲無姻夫妻緣是因緣九十一劫身皆金色及此世與紫金光尼復爲夫婦梵語迦葉波此云飲光勝尊蓋以金色爲號然夫婦皆清淨自居無世間想旋復出家冀度諸有佛於衆中稱嘆第一後因拈花因緣付法有外道問如何是我我迦葉曰覓我者是汝我外道曰這箇是我我師我何在迦葉曰汝問我覓一日踏泥次有一沙彌問尊者何得自爲迦葉曰我若不爲誰爲我爲佛涅槃時迦葉告衆曰佛已荼毗金剛舍利非吾等事宜

結集法藏無令斷絕結集既畢迦葉自念衰老宜入定於雞足山以待彌勒乃召阿難言我今不久世間今將正法付囑於汝汝當護持聽吾偈曰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偈已阿難作禮奉命迦葉念如來舍利皆在諸天龍宮遍至塔廟禮已而還復以夙約往辭阿闍世王遂杳然入雞足山席草而坐自念今我被糞掃服持僧伽黎必經五十七俱胝六十百千歲至於彌勒出世終不致壞乃語山曰若阿闍世王及阿難來汝當為開去已復合阿闍世王知迦葉已入雞足山乃請阿難同往山果為開見迦葉入定儼然王禮拜訖欲以香薪荼毗阿難曰未可燔也大迦葉方以禪定持身俟慈氏下生乃般涅槃王聞驚嘆與阿難禮辭山合如故當此土周孝王五年丙辰也

佛祖綱目卷第三

佛祖綱目卷第四 黃字號

甲子 周孝王十三年起 丁卯 周夷王元年 癸未 周厲王元年 庚申 周共和元年 癸亥 周共和四年止

癸巳 二祖阿難傳法商那和修

阿難王舍城人姓刹帝利父斛飯王實佛之從弟也多聞博達智慧無礙世尊以為總持第一嘗所讚歎加以宿世有大功德受持法藏如水傳器乃命為侍者一日白佛言今日入城見一奇特事佛曰見何奇特事阿難曰入城見一攢樂人作舞出城總見無常佛曰我昨日入城亦見一奇特事阿難曰未審見何奇特事佛曰我入城時見一攢樂人作舞出城時亦見樂人作舞阿難一日問迦葉曰師兄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箇甚麼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卻門前剎竿著阿難一日入竹林聞比丘誦偈曰若人生百歲不見水老鶴不如生一日而得覩見之阿難因為正之曰不然佛云若人生百歲不解諸佛機不如生一日而得解了之於是比丘以聞其師其

師曰阿難老昏矣吾語是也異日阿難復經竹林見比丘誦偈如前阿難詰知其故因念愚癡難化入三昧求尊聖爲之證於是地爲之動光明遠發我有一聖宿大士示現而爲之說偈曰彼耆念諷偈實非諸佛意今遇歡喜尊而可依了之彼師弟子竦敬尋得二果後阿闍世王自言如來迦葉尊勝二師皆已涅槃而我多故悉不能覩仁者般涅槃時願垂告別阿難許之後自念言我身危脆猶如聚沫況復衰老豈堪長久又念阿闍世王與吾有約乃詣王宮告之曰吾欲入涅槃故來辭耳門者曰王寢不可以聞阿難曰俟王覺時當爲我說時王夢中見一寶蓋七寶嚴飾千萬億衆圍繞瞻仰俄而風雨暴至吹折其柄珍寶瓔珞悉墜於地心甚驚異既寤門者具白上事王聞語已失聲號慟哀感天地即至毗舍離城見阿難在恒河中流跏趺而坐王乃作禮而說偈言稽首三界尊棄我而至此暫憑悲願力且莫般涅槃時毗舍離王亦在河側復說偈言尊者一何速而歸寂滅場願住須臾間而受於供養爾時阿難見二國王咸來

勸請乃說偈言二王善嚴住勿爲苦悲戀涅槃當我淨而無諸有故復念我若向一國而般涅槃諸國爭競無有是處應以平等度諸有情遂於恒河中流將入寂滅是時山河大地六種震動雪山中有五百仙人覩茲瑞應飛空而至禮阿難足胡跪白言我當於長老而證佛法願垂大慈度脫我等阿難默然受請即變殑伽河悉爲金地爲其仙衆說諸大法復念先所度脫弟子應當來集須臾五百羅漢從空而下爲諸仙人出家受具其仙衆中有二羅漢一名商那和修二名末田底迦阿難知是法器乃告之曰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迦葉入定而付於我我今將滅復付於汝汝受吾教當聽偈言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說偈已復以正法眼囑累商那和修而謂末田底迦曰昔佛記云佛滅度後後五百歲中汝當於罽賓國敷宣大法言已踊身虛空現十八變入風輪奮迅三昧而分身四分一分惠忉利天一分惠娑竭羅龍宮一分惠阿闍世王一分惠毗舍離王各造寶塔而供養之當此土周厲王十

二年癸巳也

佛祖綱目卷第四

佛祖綱目卷第五 字號

甲子 周共和五年起 甲戌 周宣王元年 庚申 周幽王元年 癸亥 周幽王四年止

乙未 三祖商那和修傳法優波毱多

商那和修摩突羅國人亦名舍那婆斯姓毗舍多父林勝母憍奢耶在胎六年而生西域有九枝秀草名商諾迦此云自然服出則聖人降生和修生而此草出昔如來行化至摩突羅國見一青林枝葉茂盛語阿難曰此林地名優留荼吾滅後一百年有比丘名商那和修於此轉妙法輪後百歲果誕和修出家證道受慶喜尊者法眼化導有情及至此林降二火龍龍受三歸遂施其地以建梵宮和修化緣既久思付正法尋於吒利國得優波毱多以爲給侍因問毱多曰汝年幾耶答曰我年十七和修曰汝身十七性十七耶

答曰師髮已白爲髮白耶心白耶和修曰我但髮白非心白耳毱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也和修知是法器後三載遂爲落髮受具告曰昔如來以無上正法眼藏付囑迦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付汝勿令斷絕汝受吾教聽吾偈曰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說偈已即隱於罽賓國南象白山中後於三昧中見毱多有五百徒衆常多懈慢乃往彼正之毱多見和修至頂禮次和修以右手上指即有香乳自空而注問毱多曰汝識之乎毱多不測遂入三昧觀察亦不能測乃請曰是果何三昧耶和修曰是謂龍奮迅三昧如是五百三昧汝皆未之知復曰如來三昧辟支不識辟支三昧阿羅漢不識吾師阿難三昧而我不識今我三昧汝豈識乎是三昧者心不生滅住大慈力遍相恭敬其至此者乃可識之於是毱多弟子皆伏而悔謝和修復爲說偈曰通達非彼此至聖無長短汝除輕慢意疾得阿羅漢五百比丘聞偈已依教奉行皆獲無漏和修乃現十八變化火光三昧用焚其身毱多收舍利建塔

於梵迦羅山當此土周宣王二十二年乙未歲也

○阿育王造塔緣起

巴連弗邑國王名頻頭婆羅生子阿育(此云無憂)身體麤澁不喜見之後值邊國叵叉尸羅反諸子中獨命阿育往伐僅給朽鈍甲兵數十人從者難之阿育曰我若應王自有來應之者作是語時忽然兵甲從地湧出即將往伐彼國俱聞空中宣示阿育王子當王此天下汝等勿興逆意於是諸國悉平至於海際適王臥病諸臣共扶阿育將至王所欲立為王王聞不樂即便命終阿育心念我若應王諸天自然水灌我頂素繒繫首言訖鐵輪飛降王閻浮提領一天下阿育王如法葬父王已即立阿㝹樓陀為大臣時諸臣自持策立功高心生輕慢王知其意乃勅諸臣伐花果之樹而植刺棘三勅不從即持利劍手殺諸臣阿㝹樓陀勸王宜立屠殺之人時有兇惡耆黎子自誇其能王便為起屋舍僅開一門中作種種治罪之法狀似地獄兇入啓王若入此中者不復得出王許之爾時有一商主之子厭世間苦出家學道遊行諸國次第乞食誤入屠舍遙見舍中火車爐炭等恐怖毛竪便欲出門兇主前來執捉比丘比丘心生悲悔涕淚滿目乞延一月不聽如是漸減至於七日乃聽比丘勇猛精進坐禪息心至第七日適王將一宮女送付兇主兇主取著臼中杵擣須臾便成碎末比丘見已極生厭惡我身不久亦當如是斷一切結成阿羅漢兇主語比丘言期限已盡比丘答曰我心得解脫斷除諸有盡今此身骸無復悋惜兇主即執比丘著鐵鑊油中使發燃火火不能熱及至自燃火即猛盛既開鑊蓋見彼比丘坐蓮華上生希有心即以啓王王便嚴駕率衆來看比丘身升虛空猶如鴈王示種種變化向王說偈曰我是佛弟子逮諸漏已盡生死大恐怖我今悉得脫阿育王聞已於佛法所生大敬信白比丘言佛未滅度時何所記說答曰佛記大王於我滅後過百歲時於巴連弗邑有三億家彼國有王名曰阿育當王此閻浮提為轉輪王正法治化又復宣布我舍利於閻浮提立八萬四千塔王今造此大地獄殺害無量宜應承佛所記如法修行阿育王合

掌作禮我得大罪惟願佛子受我懺悔勿復責我愚人此丘度阿育王已乘空而化時王欲出兖主留之王曰汝欲殺我耶答曰如是王曰誰先入此中答曰我是王曰若然者汝先應取死即勅左右將兖主著膠舍中以火燒之又勅壞此地獄施衆生無畏王乃至王舍城取佛塔中舍利作八萬四千金銀瑠璃頗梨篋又作八萬四千寶瓶勅諸鬼神造八萬四千塔耶舍尊者舒指放光八萬四千道令捷疾鬼於閻浮提城邑聚落滿一億家者各立一塔在震旦國者一十九所〇初世尊與諸比丘循邑而行時有二童子一名闍耶二名毗闍耶共在沙中嬉戲遥見世尊三十二相莊嚴其體闍耶心念我當以麥麨上佛仍手捧細沙著世尊鉢中毗闍耶亦合掌隨喜時童子發願言以惠施善根功德令得一天下一繖蓋王即於此處生得供養諸佛世尊微笑告阿難曰我滅度百年之後此童子於巴連弗邑統領一天下轉輪王姓孔雀名阿育正法治化又復廣布我舍利造八萬四千塔阿難汝可取此鉢中所施之沙捨著如來經行處阿難如教奉行

〇阿育王參禮優波毱多

時巴連弗邑有上座名耶舍阿育王深生禮敬立雞雀精舍請耶舍主之至是復詣雞雀白耶舍曰更有比丘佛所授記當作佛事否我當往詣供養恭敬耶舍答曰佛般涅槃時游行至摩偷羅國告阿難曰於我般涅槃百歲之後當有長者子名優波毱多出家學道號無相佛王曰今已出世不答曰已出世住在優留茶山中王聞已便欲詣彼令使者告報毱多恩惟若王來者無量侍從殺害微蟲答使者曰我當自詣王所毱多遂至王國王大歡喜至尊者前五體投地長跪合掌而言曰我今領此閻浮提受輪王位不以爲喜今覩尊者如覩於佛踴躍無量如來弟子乃能如是又曰尊者顔貌端正而我形體醜陋何也毱多說偈曰我行布施時淨心好財物不如王布施以沙施於佛王又白言願尊者示我佛所說法遊行處幷佛記諸大弟子塔所當禮拜供養毱多曰善哉善哉遂將王至彼所一一指示供養訖至示阿難塔曰

此人是佛侍者多聞第一撰集佛經王遂捨百億珍寶供養是塔告諸臣曰如來之體身法身性清淨彼悉能奉持是故供養勝法燈常存世滅此愚癡冥者繇從彼來是故供養勝○王復詣菩提樹下手持香爐向四方作禮願如來賢聖弟子在諸方者悉來集會時三萬大阿羅漢王見第一座無人問其故海意尊者曰此是賓頭盧位此人親見佛來王曰今在何處海意曰且待須臾言訖賓頭盧從空而下王請說座禮敬賓頭盧不顧王乃問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否賓頭盧以手策起眉曰會麼王曰不會曰阿耨達池龍王會請佛齋吾是時亦預其數

佛祖綱目卷第五

佛祖綱目卷第六宙字號

甲子周幽王五年起 辛未平王元年 壬戌桓王元年 癸亥周桓王二年止

庚子 四祖優波毱多傳法提多迦

優波毱多吒利國人一名優波崛多一名鄔波毱多姓首陀父善意十七出家二十證果隨方行化至摩突羅國得度者甚衆繇是魔宮震動波旬愁怖遂竭其魔力以害正法毱多即入三昧觀其所繇波旬復伺便密持瓔珞縻毱多頸及毱多出定取人狗蛇三屍化爲華鬘軟言諭波旬曰汝與我瓔珞甚是珍妙吾比華鬘以相酬奉波旬大喜引頸受之即變爲三種臭屍蟲蛆壞爛波旬厭惡大生憂惱盡其神力莫能移動乃升六欲天告諸天主又詣梵王求其解免彼各告言十力弟子所作神變我輩凡陋何能去之波旬曰然則奈何梵王曰汝可歸心尊者即能除斷乃爲說偈令其回向曰若因地倒還因地起離地求起終無其理波旬受教已即下天宮至毱多所禮足哀懺毱多曰汝自今去於如來正法更作嬈害否波旬曰我誓回向

佛道永斷不善毱多曰若然者汝可口自唱言皈依三寶波旬合掌三唱華鬘悉除乃歡喜踴躍而說偈曰稽首三界尊十力聖弟子我今願回向勿令有劣弱說是偈已作禮而去毱多一日因訪一老比丘尼纔入門便擲撒鉢盂比丘尼曰佛在日六群比丘甚是麤行數來我舍尚不如是尊者紹祖位人得與麼麤行毱多乃休去毱多在世化導證果最多每度一人以一籌置於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間最後有一長者子名曰香衆來禮毱多求出家毱多問曰汝身出家心出家答曰我來出家非爲身心毱多曰不爲身心復誰出家答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即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即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毱多曰汝當大悟心自通達宜依佛法僧紹隆聖種即爲剃髮授具足戒仍告之曰汝父嘗夢金日而生汝可名提多迦復謂曰如來以大法眼藏次第傳授以至於我今復付汝聽吾偈曰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付法已乃踴身虛空呈十八變却復本座跏趺而逝時號無相好佛提多迦以室內籌用焚其軀收舍利建塔當此土周平王三十年庚子歲也〇有著身見者求度於毱多毱多曰求度之法要信吾言不違吾教其人曰既來投師固當聞命毱多乃化一險崖山聳喬木令其上樹又於樹下化作大坑深廣千肘又令放脚其人受教即放二脚令放一手便放一手令復放手其人答言若復放手便墮坑死毱多曰先約受教云何違我是時其人身愛即滅放手而墮不見樹坑即證道果

佛祖綱目卷第六

# 佛祖綱目卷第七洪字號

甲子周桓王三年起 乙酉莊王元年 庚子釐王元年 乙巳惠王元年 癸亥周惠王十九年止

周莊王十年甲午夏五月五日恒星不現星殞如雨乃西方文殊菩薩於雪山化五百仙人而

歸本國光明掩於常星不現也

己丑 五祖提多迦傳法彌遮迦

提多迦（此云通真量）摩伽陀國人初名香衆生時父夢金日自屋而出照耀天地前有大山諸寶嚴飾山嶺泉湧滂沱四流後遇毱多尊者爲解之曰寶山者吾身也泉湧者法無盡也日從屋出者汝今入道之相也照耀天地者汝智慧超越也因爲更今名提多迦聞偈已踊躍述偈曰巍巍七寶山常出智慧泉回爲眞法味能度諸有緣毱多亦說偈曰我法傳於汝當現大智慧金日從屋出照耀於天地提多迦聞偈設禮奉持後至中印度彼國有八千大仙彌遮迦爲首聞提多迦至率衆瞻禮謂提多迦曰昔與師同生梵天我遇阿私陀仙授我仙法師逢十力弟子修習禪那自此報分殊途已經六劫提多迦曰支離累劫誠哉不虛今可捨邪歸正以入佛乘彌遮迦曰昔阿私陀仙人授我記云汝却後六劫當遇同學獲無漏果今也相遇非宿緣耶願師慈悲令我解脫提多迦即度出家命諸聖授戒其餘仙衆始生我慢提多迦示大神通於是俱發菩提心一時出家提多迦乃告彌遮迦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密付迦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付汝當護念之乃說偈曰通達本法心無法無非法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說偈已踊身虛空作十八變火光三昧自焚其軀彌遮迦與八千比丘同收舍利於班茶山中起塔供養當此土周莊王五年己丑歲也

佛祖綱目卷第七

佛祖綱目卷第八 荒字號

甲子（周惠王二十年起） 庚午（襄王元年） 癸卯（頃王元年） 己酉（匡王元年） 乙卯（定王元年） 癸亥（周定王九年止）

甲申 六祖彌遮迦傳法婆須蜜

彌遮迦中印度人既得法於提多迦已遊化至北天竺國見雉堞之上有金色祥雲嘆曰斯道人氣也必有大士爲吾法嗣乃入城於闤闠間有一人手持酒

器迎而問曰師何方而來欲往何所彌遮迦曰從自心來欲往無處彼曰識我手中物否彌遮迦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彼曰師識我否彌遮迦曰我卽不識識卽非我復謂之曰汝試自稱名氏吾當後示本因彼說偈答曰我從無量劫至於生此國本姓頗羅墮名字婆須蜜彌遮迦曰我師提多迦說世尊昔遊北印度語阿難言此國中吾滅度後三百年有一聖人姓頗羅墮名婆須蜜而於禪祖當獲第七世尊記汝汝應出家彼乃置器作禮側立而言曰我思往劫嘗作檀那獻一如來寶座彼佛記我曰汝於賢劫釋迦法中宣傳至教今符師說願加度脫彌遮迦卽與披剃復圓戒相乃告之曰正法眼藏今付於汝勿令斷絕乃說偈曰無心無可得說得不名法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彌遮迦說偈已入師子奮迅三昧踴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却復本座化火自焚婆須蜜收靈骨貯七寶函建浮圖寘於上級當此土周襄王十五年甲申歲也

丁巳　震旦國李耳示生

周定王三年九月十四日老子生於楚國陳郡苦縣賴鄉曲仁里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在母胎八十一年剖左脇而生生卽皓然故號老子生於李樹下故姓李黃色美眉長耳大目鼻有雙柱耳有三門釋迦會中老子爲迦葉菩薩經云迦葉應生震旦示號老子設無外之教以治國假神仙之術以治身佛滅至老子生凡三百四十六年

佛祖綱目卷第八

佛祖綱目卷第九　日字號

甲子周定王十年起　丙子簡王元年　庚寅靈王元年　丁巳景王元年　癸亥周景王七年止

辛未　七祖婆須蜜傳法佛陀難提

婆須蜜北天竺國人姓頗羅墮常服淨衣執酒器遊行里閈或吟或嘯人謂之狂及遇彌遮迦宣如來往誌自省前緣投器出家受法行化至迦摩羅國廣興

佛事於法座前忽有一智者自稱我名佛陀難提今與師論義婆須蜜曰仁者論即不義義即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難提知婆須蜜義勝心即欽服曰我願求道霑甘露味婆須蜜遂與剃度而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正法眼藏我今付汝汝當護持乃說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偈已婆須蜜即入慈心三昧時梵王帝釋及諸天衆俱來作禮而說偈言賢劫衆聖祖而當第七位尊者哀念我請爲宣佛地婆須蜜從三昧起示衆曰我所得法而非有故若識佛地離有無故語已還入三昧示涅槃相難提即於本座起七寶塔以葬全身當此土周定王十七年辛未歲也

庚戌 震旦國孔丘示生

商帝乙之子微子始封於宋十三世孔防叔徙居於魯國陬邑平鄉防叔子伯夏伯夏子叔梁紇先娶鄒氏女生子孟皮不才後娶顏氏女名徵在禱於尼丘山而生孔子遂名丘字仲尼誕之夕二龍遶室五老降庭顏氏之房聞鈞天之樂身長九尺六寸腰帶十圍垂手過膝月角日準河目海口龍顙方頦鳳頂燕頷[illegible]髭虎視眉有十二采目有六十四理時周靈王二十一年十一月四日魯襄公二十二年也釋迦會中孔子爲儒童菩薩顏回爲月光菩薩經云閻浮界內有震旦國我遣三聖在中化導人民慈哀禮義具足佛滅至孔子生凡四百年

佛祖綱目卷第九

佛祖綱目卷第十 月字號

甲子（周景王八年）起 壬午（敬王元年） 癸亥（周敬王四十一年）止

丙寅 八祖佛陀難提傳法伏䭾蜜多

佛陀難提迦摩羅國人姓瞿曇氏頂有肉髻辯捷無礙初遇婆須蜜傳佛心印既而領徒行化至提迦國毗舍羅家見舍上有白光上騰謂其徒曰此家有聖人口無言說眞大乘器不行四衢知觸穢耳言訖長者出致禮問何所須難提曰我求侍者長者曰我有

一子名伏馱蜜多年已五十口未曾言足未曾履難提曰如汝所說眞吾弟子伏馱蜜多聞之遽起禮拜而說偈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爲最道者佛陀難提乃以偈答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卽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伏馱蜜多聞偈已便行七步難提遂曰此子昔曾値佛悲願廣大慮父母愛情難捨故不言不履耳長者遂捨令出家難提尋授具戒復告之曰我今以如來正法眼藏付囑於汝勿令斷絕乃說偈曰虛空無內外心法亦如此若了虛空故是達眞如理伏馱蜜多承難陀付囑卽超身虛空散衆寶花以偈讚曰我師禪祖中當得爲第八法化衆無量悉獲阿羅漢爾時難陀忽起本座現大神變却復本座儼然寂滅衆卽其所興建寶塔闍其全身時當此土周景王十年丙寅歲也

壬午 震旦國李耳西入流沙

周簡王四年李耳仕周爲守藏吏十三年遷爲柱下史自是五十四年一職不遷時人目爲吏隱敬王元年耳年八十六以王室凌遲遂去周西入函谷關關令尹喜見紫雲西邁知有道人當度遂迎設禮耳乃爲著道德經五千言與尹喜遂西入流沙至罽賓國見浮屠自傷不及乃對像說偈云我生何以晚佛出一何蚤不見釋迦文心中常懊惱後莫知所終

甲寅 九祖伏馱蜜多傳法脇尊者

伏馱蜜多提伽國人姓毗舍羅旣受佛陀難提付囑後行化至中印度有長者香蓋攜一子而來瞻禮曰此子處胎六十歲因號難生復嘗會一仙謂此兒骨相非常當爲法器今遇尊者可捨令出家蜜多卽與落髮羯磨之際祥光燭座仍感舍利三七粒現前自此精進忘疲未幾蜜多告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汝護念之乃說偈曰眞理本無名因名顯眞理受得眞實法非眞亦非僞蜜多付法已卽入滅盡三昧而般涅槃衆以香油旃檀闍維收舍利建塔於那爛陀寺當此土周敬王三十三年甲寅歲也

壬戌 震旦國孔丘示寂

孔子年十七朝周問禮於老子訪樂於萇弘自周反

魯周敬王十九年爲魯中都宰定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一年而四方諸侯則焉魯定公曰以此法治魯何如曰雖天下可也二十一年爲魯司空立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二十二年魯定公與齊景公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人歸所侵之田以謝過孔子爲大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墮三都之城強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盛行三月大治鬻羔豚者弗飾價男女別於途道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定公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不致膰俎孔子遂行適衛二十三年孔子自衛適陳過匡匡人以孔子貌似陽貨圍之旣解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司馬桓魋欲害之拔其樹三十二年孔子至陳三十五年楚攻陳孔子在陳絕糧復去陳反衛三十六年孔子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繫周易作春秋七十子之疇會集孔子所言以爲論語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魯哀公西狩獲麟孔子傷麟之出非其時遂絕筆於春秋四十一年四月己丑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聞之曰夫子殆將病也趨而入孔子曰予疇昔之夜夢奠於兩楹之間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歿年七十二葬魯城北泗水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喪畢相訣而去惟子貢廬於冢六年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餘室因命曰孔里弟子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孔子生鯉字伯魚鯉生伋字子思伋學於曾子作中庸後有孟軻又受業於子思之門人總之冥合如來正法眼藏號曰儒宗初商太宰嚭問孔子曰夫子聖者歟曰丘博學強記非聖人也三王聖者歟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五帝聖者歟曰五帝善用仁信聖非丘所知三皇聖者歟曰三皇善用時政聖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人乎夫子動容有間對曰丘聞西方有大聖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

佛祖綱目卷第十

# 佛祖綱目卷第十一 盈字號

甲子周敬王四十三年起 丙寅元王元年 癸酉貞定王元年 辛丑考王元年
丙辰威烈王元年 癸亥周威烈王八年止

己亥 十祖脇尊者傳法富那夜奢

脇尊者中印度人本名難生處胎六十年將誕之夕母夢白象載一寶座座置一明珠從門而入既覺遂生生而祥光燭室體有奇香及長離穀食絕無穢滓後值伏馱蜜多執侍左右未嘗睡眠謂其脇不至席遂號脇尊者初至華氏國憩一樹下右手指地而告衆曰此地變金色當有聖人入會言訖即變金色時有長者子富那夜奢合掌前立脇問曰汝從何來答曰我心非往脇曰汝何處住答曰我心非止脇曰汝不定耶答曰諸佛亦然脇曰汝非諸佛答曰諸佛亦非脇因說偈曰此地變金色預知有聖至當坐菩提樹覺華而成已夜奢復說偈曰師坐金色地常說眞實義回光而照我今入三摩諦脇知其意即度出家復具戒品乃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汝護念之乃說偈曰眞體自然眞因眞說有理領得眞眞法無行亦無止脇付法已即現神變而入涅槃化火自焚舍利從空而下不可勝數四衆盛以衣裓隨處建塔供養當此土周貞定王二十七年己亥也○北天竺有無著弘闡宗教其弟天親初尚小乘造論五百部無著觀其根緣將熟乃假疾召還甫近一驛遣一弟子往迎夜同館宿弟子誦偈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天親聞之豁然開悟且悔昔誹斥罪過皆緣舌根即從臥起手執利刀欲截其舌無著遙知伸臂捉住諭之曰汝悟大乘蓋其時矣昔以舌毀宜以舌讚苟斷舌不言其利安在天親乃止戴星而行洎覲無著諮聽慈旨便造大乘論累五百部時號千部論師一日無著入法光定夜昇兜率請問彌勒菩薩金剛經義彌勒說八十頌無著約十八住處造論二卷天親約斷二十七疑造論三卷天親復爲衆講婆沙論以一日所講之義乃造一頌攝之且遍造諸國論師諸師不能解繇是自造長行釋頌即今俱舍論是 一日天親從彌勒內宮而下無

著問曰人間四百年彼天爲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也只說這箇法止是梵音清雅令人樂聞

佛祖綱目卷第十一

佛祖綱目卷第十二昃字號

甲子周威烈王九年起　庚辰安王元年　丙午烈王元年　癸丑顯王元年　癸亥周顯王十一年止

戊戌　十一祖富那夜奢傳法馬鳴

富那夜奢華氏國人姓瞿曇氏父寶身有子七人夜奢最少幼卽與諸兄異尙嘗曰若遇大士坐於道場我則詣彼親近隨喜及遇脇尊者遂授法夜奢教彼無量得果者且五百矣後至波羅柰國有一長者來趣其會夜奢謂衆曰汝等識此來者耶佛記聖者馬鳴紹吾法者也於是馬鳴致禮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卽是夜奢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馬鳴曰佛旣不識焉知是乎夜奢曰旣不識佛焉知不是馬鳴曰此是鋸義夜奢曰彼是木義乃問鋸義者何曰與師平出馬鳴却問木義者何曰汝被我解馬鳴豁然省悟遂求剃度夜奢謂衆曰此大士者昔爲毗舍利國王以其國有一類裸人如馬裸露王運神通分身爲蠶彼乃得衣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故號馬鳴如來懸記滅度後六百年馬鳴當於波羅柰國摧伏異道繼吾傳化今正是時遂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卽說偈曰迷悟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隱顯法非一亦非二付法已卽現神變湛然圓寂衆與寶塔以閟全身當此土周安王十九年戊戌歲也○宗鏡錄云西天韻陀山中有一羅漢名富樓那馬鳴往見端坐林中志氣渺然若不可測馬鳴語之曰沙門說之敢有所明要必屈汝我若不勝刎頸以謝羅漢默然容無負色亦無勝顏扣之數四曾無應情鳴退自思惟我負矣彼勝矣彼安無言故無可屈吾以言之誰如言有可屈自吾未免於言眞可媿矣遂投出家此說與傳燈不同幷識之

卷第十二

# 佛祖綱目卷第十三辰字號

甲子周顯王十二年起　辛丑慎靚王元年　丁未赧王元年　癸亥周赧王十七年止

## 甲午　十二祖馬鳴傳法迦毗摩羅

馬鳴大士波羅柰國人亦名功勝以有作無作諸功德最爲殊勝故名焉既受心印於夜奢說法度人摧諸異論有一外道來衆論義集國王大臣及四衆俱會論場馬鳴曰汝義以何爲宗曰凡有言說我皆能破馬鳴乃指國王曰當今國土康寧大王長壽請汝破之外道屈服後於華氏國轉妙法輪忽有老人座前仆地馬鳴謂衆曰此非庸流當有異相言訖不見俄從地湧出一金色人復化爲女子右手指馬鳴而說偈曰稽首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今於此地上宣通第一義說偈已瞥然不見馬鳴曰將有魔來與吾較力有頃風雨暴至天地晦冥馬鳴曰魔之來信矣吾當除之卽指空中現一大金龍奮發威神震動山岳馬鳴儼然於座魔事隨滅經七日有一小蟲大若蟭螟潛形座下馬鳴以手取之示衆曰斯乃魔之所變盜聽吾法耳乃放之令去魔不能動馬鳴告之曰汝但皈依三寶卽得神通遂復本形作禮懺悔馬鳴問曰汝名誰耶眷屬多少曰我名迦毗摩羅有三千眷屬馬鳴曰盡汝神力變化若何曰我化巨海極爲小事馬鳴曰汝化性海得否曰何謂性海我未嘗知馬鳴卽爲說性海曰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通繇玆發現迦毗摩羅聞言遂發信心與徒衆三千俱求剃度馬鳴乃召五百羅漢與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汝汝聽偈言隱顯卽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付囑已卽入龍奮迅三昧挺身空中如日輪相然後示滅四衆藏眞體於龍龕時周顯王四十七年甲午也馬鳴造甘蔗論十萬偈又造起信等論善能開誘度人無量

佛祖綱目卷第十三

# 佛祖綱目卷第十四宿字號

甲子周赧王十八年起 丙午秦昭襄王元年 壬子秦莊襄王元年 乙卯秦始皇元年 癸亥秦始皇九年止

秦嬴姓起昭襄王丙午止子嬰甲午共六主合四十九年

壬辰 十三祖迦毗摩羅傳法龍樹

迦毗摩羅華氏國人初爲外道有徒三千通諸異論後於馬鳴尊者得法領徒至西印度彼有太子名雲自在仰摩羅名請於宮中供養摩羅曰如來有教沙門不得親近國王大臣有勢之家雲自在曰今我國城之北有大山焉山中有一石窟師可禪寂於此否摩羅曰諾即入彼山行數里逢一大蟒摩羅直前不顧繞摩羅身摩羅因與授三皈依蟒聽訖而去摩羅將至石窟復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摩羅曰汝何所止答曰我昔嘗爲比丘多樂寂靜有初學比丘數來請益而我煩於應答起嗔恨想命終墮爲蟒身住是窟中今已千載適遇尊者獲聞戒法故來謝耳摩羅曰此山更有何人居止曰此去十里有大樹蔭覆五百大龍其樹王名龍樹嘗爲龍衆說法我亦聽受耳摩羅遂與徒衆詣彼龍樹出迎曰深山孤寂龍蟒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龍樹默念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眞乘否摩羅曰汝雖心語我已意知但辦出家何慮我之不聖龍樹聞已悔謝摩羅即與度脫及五百龍衆俱受具戒復告之曰今以如來大法眼藏付囑於汝諦聽偈言非隱非顯法說是眞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付法已即現神變化火焚身龍樹收五色舍利建塔焉當此土周赧王四十六年壬辰歲也○龍樹亦名龍勝南天竺人乳哺中聞諸梵志誦四韋馱凡四萬偈皆達句義長而善知衆藝天文地理星緯圖讖之屬無不綜練後因術罹禍遂悟慾爲苦本出家入石窟棲止龍樹爲龍衆所歸遇摩羅付法於九十日誦通閻浮所有經書復念世界佛經雖妙句義未盡我當更爲敷演開悟後學大龍菩薩便以神力接入龍宮開七寶函與諸方等經典九十日中通

解甚多龍曰汝今閱經爲徧未耶樹曰汝經無量不可得盡我今所讀足過閻浮十倍龍曰忉利天上諸經復過此中百千萬倍樹於龍宮修行深入無生龍送出宮是後大弘佛法造大無畏等論數十萬偈（中觀論是其一品。卽大智度論是）經云善逝涅槃後未來世當有南天竺比丘厥號爲龍樹能破有無宗顯我大乘法得初歡喜地往生安養國○樹入龍宮看藏見華嚴經有三本上本十三世界微塵數偈一四天下微塵數品中本四十九萬八千八百偈一千二百品下本十萬偈四十八品上本非佛不能知中本惟住地菩薩乃能知之遂記下本回歸西土西土傳至震旦八十卷經三十九品品分爲七處九會一會菩提場說六品十一卷普賢爲會主二會普光明殿說六品四卷文殊爲會主三會忉利天說六品三卷法慧爲會主四會夜摩天說四品三卷功德林爲會主五會兜率天說三品十二卷金剛幢爲會主六會他化天說一品金剛藏爲會主七重會普光明殿說十一品十三卷普賢與如來普賢品談平等因如來出現品談平等果八三會普光明殿說一品七卷亦普賢九會逝多林說一品二十一卷則如來與善友也此乃下本前分三萬六千偈尚有六萬四千偈九品在西土

佛祖綱目卷第十四

佛祖綱目卷第十五列字號

甲子（秦始皇十年起） 壬辰（秦二世元年） 乙未（漢高祖元年） 丁未（漢惠帝元年） 甲寅（呂太后元年） 壬戌（漢文帝元年） 癸亥（漢文帝二年止）

漢劉姓西漢起高祖元年乙未止東始二年甲申十四帝合二百十五年（王莽篡位十五年） 東漢起光武建武元年乙酉止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庚子十二帝合一百九十五年二漢合四百二十五年

己丑 十四祖龍樹傳法迦那提婆

龍樹既得法於摩羅已後至南印度彼國之人多信福業樹爲說法遍相謂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

佛性誰能覩之樹曰汝欲見佛性先須除我慢彼人曰佛性大小樹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彼聞理勝悉回初心樹復於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一切衆惟聞法音不覩樹相彼衆中有長者子名迦那提婆謂衆曰識此相否衆曰目所未覩安能辨識提婆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何以知之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訖輪相卽隱復居本座而說偈言身現圓月相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形用辨非聲色彼衆聞偈頓悟無生咸願出家以求解脫樹卽爲剃髮命諸聖授具時南印度有五千外道興大幻術王與國人靡然從之不知向佛樹爲感慨易其威儀白衣持幡每俟王出則趨其前或隱或顯如是者七載王一日忽異之問曰汝何者而前吾行追則不得縱之不去樹曰吾是智人知一切法王曰汝知諸天今何所爲樹曰天今與修羅方戰王曰何以明之樹曰須則徵矣俄有戈戟手足自空紛然而下王遂大敬信命諸外道皆歸禮樹樹悉化之令歸三寶後謂上首弟子迦那提婆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汝聽吾偈曰爲明隱顯法方說解脫理於法心不證無瞋亦無喜付法已入月輪三昧廣現神變復就本座凝然入寂及七日天雨舍利樹復於座指空語衆曰昔拘那含佛弟子摩訶迦尊者有三願一爲佛時凡有聖士化度則天樹雨及其身皆爲舍利二大地所生皆堪爲藥療衆生病三凡有智者皆得所知微妙以通宿命今雨舍利摩訶迦神力也言已復寂迦那提婆與衆建塔閟其全身當此土秦始皇三十五年己丑歲也

佛祖綱目卷第十五

佛祖綱目卷第十六　要字號

甲子漢文帝三年起　乙酉景帝元年　辛丑武帝建元元年年號自此始　丁未改元元光　癸丑改元元朔　己未改元元狩　癸亥漢武帝元狩五年止

庚辰　十五祖迦那提婆傳法羅睺羅多

迦那提婆南天竺人姓毗舍羅初求福業兼樂辯論

後謁龍樹。將及門。龍樹知是智人。先遣侍者以滿鉢水。置於座前。提婆覩之。卽以一鍼投之而進。欣然契會。龍樹卽爲說法。不起於座。現月輪相。提婆既得法已。名震五天。然嘗以人不信用其言爲憂。時天竺有大自在天人。身眞金色。高二丈。人有所求。皆如所願。提婆造廟見之。萬衆隨入。像果瞬視若怒。提婆曰。神則神矣。何其小哉。正當以威靈感人。智德化物。而假金爲軀。玻瓈爲目。以妖世。非所望也。卽梯其肩。鑿出目睛。觀者疑之。曰大自在天。乃爲一小婆羅門所折困耶。提婆曰。神明遠大。故以近事試我。我得其心。故敢爾也。於是辦供。是夜大自在天降。以受之曰。汝得我心。人得我形。汝以心供。人以寶饋。知而敬我者汝。畏而誣我者人。然汝供甚美。但乏我所欲。提婆曰。神須何物。大自在天人曰。我缺左目。能施我乎。提婆笑卽出自己目與之。愈出而愈不竭。自旦及暮。出目睛數萬。神讚曰。善哉摩納。眞上施也。欲何所求。提婆曰。我稟明於心。不假外也。後至迦毗羅國。彼有長者曰。梵摩淨德。一日園樹生耳。如菌。味甚美。惟長者與第二子羅睺羅多取而食之。取已隨長。盡而復生。自餘親屬皆不能見。提婆知其宿因。遂至其家。長者乃問其故。提婆曰。汝家昔嘗供養一比丘。然此比丘道眼未明。以虛沾信施。故報爲木菌。惟汝與子精勤供養。得以享之。餘則否矣。又問長者年多少。答曰七十有九。提婆乃說偈曰。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汝年八十一。此樹不生耳。長者聞偈。已深加嘆伏。且曰。弟子衰老。不能事師。願捨次子隨師出家。提婆曰。昔如來記此子。當第二五百年爲大教主。今之相遇。蓋符宿因。卽與剃髮。至巴連弗城。聞諸外道欲障佛法。計之既久。提婆乃執長旛入彼衆中。彼問曰。汝何不前。提婆曰。汝何不後。彼曰。汝似賤人。提婆曰。汝似良人。彼曰。汝解何法。提婆曰。汝百不解。彼曰。我欲得佛。提婆曰。我灼然得佛。彼曰。汝不合得。提婆曰。元道我得。汝實不得。彼曰。汝既不得。云何言得。提婆曰。汝有我。故所以不得。我無我。故我自當得。彼詞既屈。乃問提婆曰。汝名何等。曰我名迦那提婆。彼既夙聞提婆名。乃悔過致謝。時衆中猶互興問難。提婆折以無礙之辨。

繇是歸伏乃告上足羅睺羅多而付法眼偈曰本對傳法人爲說解脫理於法實無證無終亦無始說偈已入奮迅定身放八光而歸寂滅學衆輿塔供養當此土漢文帝十九年庚辰歲也○漢武帝元狩二年驃騎將軍霍去病討匈奴過居延擒休屠王獲其金人率長丈餘帝以爲大神列於甘泉宮不祭祀但燒香禮拜而已此佛道流通之漸也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云身毒國有浮屠之教云元狩三年京師掘昆明池得黑灰以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域胡道人及後永明中摩騰至有問之者騰曰此劫灰也

佛祖綱目卷第十六

佛祖綱目卷第十七　寒字號

甲子漢武帝元狩六年起　乙丑改元元鼎　辛未改元元封　丁丑改元太初　辛巳改元天漢　乙酉改元太始　己丑改元征和　癸巳改元後元　乙未昭帝始元元年　辛丑改元元鳳　丁未改元元平　戊申宣帝本始元年　壬子改元地節　丙辰改元元康　庚申改元神爵　癸亥漢宣帝神爵四年止

庚戌　十六祖羅睺羅多傳法僧伽難提

羅睺羅多迦毗羅國人行化至室羅筏城有河名曰金水其味殊美中流復現五佛影羅睺羅多告衆曰此河之源凡五百里有聖者僧伽難提居於彼處佛誌一千年後當紹聖位語已領諸學衆遡流而上至彼見僧伽難提安坐入定羅睺羅多與衆伺之經三七日方從定起羅睺羅多問曰汝身定耶心定耶難提曰身心俱定羅多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難提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金體常寂羅多曰若金在井若金出井金無動靜何物出入難提曰言金動靜何物出入言金出入金非動靜羅多曰若金在井出者何金若金出井在者何物難提曰金若出井在者非金金若在井出者非物羅多曰此義不然難提曰彼義非著羅多曰此義當墮難提曰此義不成羅多曰彼義不成我義成矣難提曰我義雖成法非我故羅多曰我義已成我無我故難提曰我無我故復成何義羅多曰我無我故故成汝義難提曰仁者

師誰得是無我羅多曰我師迦耶提婆證是無我難提以偈贊曰稽首提婆師而出於仁者仁者無我故我欲師仁者羅多答偈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難提心意豁然即求度脫羅多曰汝心自在非我所繫語已即以右手擎金鉢舉至梵宮取彼香飯將齋大衆大衆忽生厭惡之心羅多曰非我之咎汝等自業即命難提分座同食衆復訝之羅多曰汝不得食皆繇此故當知與吾分座者即過去娑羅樹王如來也愍物降跡汝輩亦莊嚴劫中已至三果而未證無漏者衆曰我師神力斯可信矣彼云過去佛者即竊疑焉難提知衆生慢乃曰世尊在日世界平正無有丘陵江河溝洫水悉甘美草木滋茂國土豐盈無八苦行十善自雙樹示滅八百餘年世界丘墟草木枯悴人無至信正念輕微不信眞如惟愛神力言訖以右手漸展入地至金剛輪際取甘露水以琉璃器持至會所大衆見之即時欽慕悔過作禮於是羅多命難提而付法眼偈曰於法實無證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相內外云何起難提聞命敬奉勤至復說偈贊曰善哉大聖者心明逾日月一光照世界暗魔無不拔羅睺羅多付法已安坐歸寂四衆建塔當此土漢武帝二十八年戊辰也

丁未 十七祖僧伽難提傳法伽耶舍多

僧伽難提室羅筏城人寶莊嚴王之子生而能言常讚佛事七歲即厭世樂以偈告其父母曰稽首大慈父和南骨血母我今欲出家幸願哀愍故父母固止之遂終日不食乃許其在家出家號僧伽難提復命沙門禪利多爲之師積十九載未嘗退倦每自念言身居王宮胡爲出家一夕天光下燭見一路坦平不覺徐行約十里許至大巖前有石窟焉乃燕寂於中父既失子即擯禪利多出國訪尋其子不知所在經十年僧伽難提遇羅睺羅多得法得記已行化至摩提國忽有涼風襲衆身心悅適非常而不知其然難提曰此道德之風也當有聖者出世嗣續祖燈乎言訖以神力攝諸大衆遊歷山谷食頃至一峯下謂衆曰此峯巔有紫雲如蓋聖人居此矣即與大衆徘徊久之見山舍一童子持圓鑑直造難提前難提問汝

幾歲耶曰百歲提曰汝年尚幼何言百歲童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難提曰汝善機耶童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不如生一日而得決了之難提曰汝手中者當何所表童曰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彼父母聞子語即捨令出家難提携至本處受具戒試名伽耶舍多他時聞風吹殿鈴聲難提問曰鈴鳴耶風鳴耶舍多曰非風鈴鳴我心鳴耳難提曰心復誰乎舍多曰俱寂靜故難提曰善哉善哉繼吾道者非子而誰即付法眼偈曰心地本無生因地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華果亦復爾僧伽難提既付法已右手攀樹而化大衆議曰尊者樹下歸寂其垂蔭後裔乎將奉全身於高原建塔衆力不能擧以諸象力挽之亦不動遂就樹下焚之身壽樹更蓊鬱當此土漢昭帝十三年丁未歲也

佛祖綱目卷第十七

# 佛祖綱目卷第十八 來字號

甲子(漢宣帝五鳳元年起) 戊辰(改元甘露) 壬申(改元黃龍) 癸酉(元帝初元元年) 戊寅(改元永光) 癸未(改元建昭) 戊子(改元竟寧) 己丑(成帝建始元年) 癸巳(改元河平) 丁酉(改元陽朔) 辛丑(改元鴻嘉) 乙巳(改元永始) 己酉(改元元延) 癸丑(改元綏和) 乙卯(哀帝建平元年) 己未(改元元壽) 辛酉(平帝元始元年) 癸亥(漢平帝元始三年止)

壬寅鴻嘉二年光祿大夫劉向撰神仙傳云黃帝以下迄今得仙道者百四十九人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又言博觀典籍往往見有佛經

己未元壽元年景憲使大月氏國還得浮圖經時莫有識者

戊申 十八祖伽耶舍多傳法鳩摩羅多

伽耶舍多摩提國人也姓鬱頭藍父天蓋母方聖嘗夢大神持鑑因而有娠凡七日而誕肌體瑩如琉璃未嘗洗沐自然香潔幼好閑靜語非常童持鑑出遊遇僧伽難提尊者付法後領徒至大月氏國見一婆羅門舍有異氣舍多將入彼舍舍主鳩摩羅多問曰

是何徒衆舍多曰是佛弟子彼聞佛號心神竦然即時閉戶舍多良久扣其門羅多曰此舍無人舍多曰答無者誰羅多聞語知是異人遽開門延接舍多指其舍簷之下犬宿之處謂羅多曰汝父埋金於此令爲犬以守之遂掘地果得金復謂羅多曰昔世尊記曰吾滅後一千年有大士出現於月氏國紹隆玄化今汝值吾應斯嘉運於是羅多發宿命智投誠出家舍多度之授具已付法眼偈曰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明於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伽耶舍多既付法已踴身虛空現十八變化火光三昧自焚其身衆以舍利建塔當此土漢成帝二十年戊申歲也

佛祖綱目卷第十八

# 佛祖綱目卷第十九 暑字號

甲子（漢平帝元始四年）起 丙寅（漢孺子嬰居攝元年）戊辰（改元初始）己巳（新莽建國元年）甲戌（新改天鳳）庚辰（新改地皇）癸未（漢更始元年）乙酉（東漢光武建武元年）丙辰（改元中元）戊午（明帝永平元年）癸亥（東漢明帝永平六年）

壬午 十九祖鳩摩羅多傳法闍夜多

鳩摩羅多大月氏國婆羅門之子昔爲自在天人（欲界六天）見菩薩瓔珞忽起愛心墮生忉利聞憍尸迦說般若波羅蜜多以法勝故升於梵天以根利故善說法要諸天尊爲導師以繼祖時至遂降月氏旣得法已後至中天竺國有大士名闍夜多問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常縈疾瘵凡所營作皆不如意而我鄰家久爲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鳩摩羅多曰何疑乎且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夭暴壽逆吉義凶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千萬劫亦不磨滅時闍夜多聞是語已頓釋所疑鳩摩羅多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依識有識依不覺不覺

汝心心本淸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爲無爲皆如夢幻闍夜多承言領旨卽發宿慧懇求出家鳩摩羅多曰汝何許人可白父母而後出家夜多曰我國北印度也去此三千里然吾有小術往返亦易遂行其術與羅多須臾達彼夜多旣聞其父母羅多遂與受具後告之曰吾今寂滅時至汝當紹行化跡乃付法眼偈曰性上本無生爲對求人說於法旣無得何懷決不決又云此是妙音如來見性淸淨之句汝宜傳布後學言訖卽於座上以指爪𠢐面如紅蓮開出大光明照耀四衆而入寂滅闍夜多建塔以奉全身當此土新莽十四年壬午也○漢永平四年明帝夜夢金人身長丈餘項佩日輪胸題卍字飛行殿庭光明照耀旦問群臣太史傅毅奏曰臣按周書異記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平旦之時異風忽起宮殿屋舍悉皆震動有五色光氣入貫太微徧於四方盡作靑紅色王問太史蘇繇是何祥瑞對曰西方有大聖人生王曰於此何如對曰此時無他一千年後聖教被及王使鐫石記之南郊天祠前以年計之至今辛酉一千一十年也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深信之遂遣中郞將蔡愔博士王遵秦景等十有八人至西域訪求其道○佛知此震旦國衆生緣熟將來教化梓潼帝君嘗言予受業報爲邛池龍羈於積水之下連年旱虐水復爲泥身旣廣大無穴可容烈日上臨內外熱惱諸鱗甲中各生小蟲唼囓困苦一日晨凉天光忽開五色雲氣浮光而過中有瑞相紺髮螺旋金容月瑩山靈河伯萬衆稽首讚歎歡萬聲動天地天香繚繞隨處生春予乃仰首哀號乞垂救度萬靈諸聖咸謂予曰此西方大聖正覺世尊釋迦文佛也今以教法流行東土隨教化身將往中國爾旣遭逢宿業可脫予乃身自踴躍入天光中具陳往昔報應之理世尊答言善哉帝子汝於向來孝家忠國又復憫世生護持心因果未周仇敵相爭以入我相肆興殘忍遷怒於物業債當償今復自悔欲求解脫汝於此時復有寃親之想與夫嗔恚愚癡念否予聞至理心地開明內外豁然如虛空住自顧

其身隨念消滅復爲男子得灌頂智予皈依焉

佛祖綱目卷第十九

# 佛祖綱目卷第二十 往字號

甲子（漢明帝永平七年起） 丙子（章帝建初元年） 甲申（改元和） 丁亥（改章和）
己丑（和帝永元元年） 乙巳（改元興） 丙午（殤帝延平元年） 丁未（安帝永初元年）
甲寅（改元初） 庚申（改永寧） 辛酉（改建光） 壬戌（改延光） 癸亥（漢安帝延光二年止）

## 漢明帝永平丁卯佛教始入震旦

丁卯 天竺沙門攝摩騰竺法蘭至洛陽

東土蔡愔等至天竺隣境月支國遇梵僧攝摩騰竺法蘭二僧欲奉經像來此震旦遂同東還永平十年至洛陽摩騰入闕獻經像帝大悅館於鴻臚寺蘭亦間行而後至○永平十四年己巳明帝詔於洛陽城西雍門外別立一寺使居之以白馬馱經而來遂名白馬寺帝幸其寺問摩騰曰佛出世後何以化不及此騰曰天竺迦毗羅衛國者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之中三世諸佛皆於此出天神龍鬼有願力者盡生彼中受化悟道餘處佛雖不往然光相及處千年五百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往化之帝大悅騰蘭進曰寺東何館帝曰昔有阜無因而起夷之復然夜有異光民呼爲聖塚因祀之疑洛陽神也騰曰按天竺金藏經所誌阿育王藏如來舍利於天下凡八萬四千所今震旦境中十有九處此其一也帝大驚卽駕幸拜之忽有圓光現塚上三身現光中侍衛呼萬歲帝喜曰不遇二大士安知上聖遺祐哉詔塔其上受制度於騰蘭塔成九層高二百尺明年光又現有金色手出塔頂尺許如琉璃中見天香郁然帝駕幸拜瞻光隨步武旋繞自午及申而滅○帝於佛法深相敬信永平十四年五嶽道士褚善信費叔才等忌之斥言佛法虛僞騰蘭白帝曰吾佛出世間法水火不能壞請與道士驗之帝勅善信等盡出所有奇經秘訣與沙門所持梵筴於正月十五日築壇火驗火作而道士諸經俱燼惟佛經像儼然善信等自愧而死

道士一衆稽首欽服法蘭於大衆中卽唱偈言狐非師子類燈非日月明池非江海納丘無山岳榮法雲垂世界善種得開萌顯通希有法處處化群生自是帝益驚異騰蘭習漢言久之譯四十二章經十地斷結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等五經永平十六年攝摩騰入寂竺法蘭自譯經五部十三卷

甲戌 二十祖闍夜多傳法婆修盤頭

闍夜多北天竺國人智慧淵冲化導無量後至羅閱城敷揚頓教彼有學衆惟尙辨論爲之首者名婆修盤頭此云遍行常一食不臥六時禮佛淸淨無欲爲衆所歸夜多將欲度之先問彼衆曰此遍行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衆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夜多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衆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夜多曰我不求道亦不顚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慾心無所希名之曰道時偏行聞已發無漏智歡喜讚歎夜多又語彼衆曰會吾語否吾所以然者爲其求道心切夫絃急卽斷故吾不贊令其住安樂地入諸佛智復告偏行曰吾適對衆挫抑仁者得無惱於衷乎偏行曰我憶念七劫前生常安樂國師於智者月淨記我非久當證斯陀含果時有大光明菩薩出世我以老故策杖禮謁師叱我曰重子輕父一何鄙哉時我自謂無過請師示之師曰汝禮大光明菩薩以杖倚壁畫佛面以此過慢遂失二果我責躬悔過以來聞諸惡言如風如響況今獲飮無上甘露而反生熱惱耶惟願大慈以妙道垂誨夜多曰汝久植德本當繼吾宗聽吾偈曰言下合無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理竟夜多旣付法已於其座上以首倒植象娑羅樹枝奄然而化衆欲闍維百千人擧之不能乃至諸羅漢以神力擧之亦不能動衆乃炷香祝之遂頹然委地闍維收舍利建塔當此土後漢明帝十七年甲戌也

○初月支國王聞夜多德風躬詣問法修敬已請開演夜多曰大王來時好道今去亦如來時王歎服

丁巳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傳法摩拏羅

婆修盤頭羅閱城人姓毗舍佉父光蓋母嚴一家富

而無子父母禱於佛塔而求嗣焉一夕母夢吞明暗二珠覺而有孕經七日有一羅漢名賢衆至其家光蓋設禮賢衆端坐受之嚴一出拜賢衆避席云回禮法身大士光蓋罔測其繇遂取一寶珠跪獻試其眞僞賢衆卽受之殊無遜謝光蓋不能忍問曰我是丈夫致禮不顧我妻何德尊者避之賢衆曰我受禮納珠貴福汝耳汝婦懷聖子生當爲世燈慧日故吾避之非重女人也賢衆又曰汝婦當一乳而生二子一名婆修盤頭則吾所尊者也二名芻尼(此云野鵲子) 昔如來雪山修道芻尼巢於頂上佛旣成道芻尼受報爲那提國王佛記云汝至第二五百年生羅閱城毗舍佉家與聖同胞今無爽矣後一月果誕二子尊者婆修盤頭年十五禮光度羅漢出家感毗婆訶菩薩與之授戒行化至那提國彼王名常自在有二子長名摩訶羅次名摩拏羅王問盤頭曰羅閱城土風與此何異答曰彼曾三佛出世今王國有二師化導王曰二師者誰答曰佛記第二五百年有二神力大士出家繼聖一卽王之次子摩拏羅吾雖德薄亦當其一

初那提國有惡象爲害拏羅生而象息至是三十年矣人尙不知其所以息王方同盤頭語忽使者報有象亘萬逼城王憂之盤頭曰拏羅出患解矣王試命拏羅出拏羅遂出城南向象撫腹大喝城爲震動群象顚仆頃皆馳散至是人始知三十年之安以拏羅也王大敬信命拏羅依盤頭出家盤頭卽與授具付法偈曰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付法已踴身高半繇旬屹然而住四衆告曰願尊者無爲神通我輩欲收舍利遂復座入寂闍維舍利建塔當此土後漢安帝十二年丁巳也

佛祖綱目卷[illegible]二十

佛祖綱目卷第二十一 秋字號

甲子(漢安帝延光三年起) 丙寅(順帝永建元年) 壬申(改陽嘉) 丙子(改永和)
壬午(改漢安) 甲申(改建康) 乙酉(冲帝永嘉元年) 丙戌(質帝本初元年) 丁亥(桓帝建和元年) 庚寅(改和平) 辛卯(改元嘉) 癸巳(改永興) 乙未(改永

戊戌改延熹 丁未改永康 戊申靈帝建寧元年 壬子改熹平 戊午改光和 癸亥漢靈帝光和六年止

戊子安息國沙門安清字世高至京譯經庚戌譯成九十五部凡一百一十五卷辛亥清至廬山有䢼亭廟神甚靈舍三十餘船奉牲請福神輒降語曰舟有沙門可與請來客請清至神復降語曰吾昔與子俱出家學道吾好施而多嗔今為廟神壽盡旦夕復恐墮地獄吾有縑千疋并雜寶物可為立法營塔使生善處清使出形神現大蟒悲淚如雨清取絹物辭別而去清至豫章為建大安寺因安得名乃江淮建塔之始也俄而神逝報云得生善處後人於山西澤中見死蟒頭尾數里今潯陽縣有大蛇村存焉

乙巳二十二祖摩拏羅傳法鶴勒那

摩拏羅姓剎帝利父常自在王年三十遇婆修盤頭遂出家傳法至西印度彼國王名得度瞿曇種族事佛精進一日於行道處忽現一塔高一尺四寸其色青立衆莫能舉王即大會梵行禪觀呪術三衆問塔所繇衆莫能知摩拏羅曰此塔阿育王所造佛舍利塔也四面示相前則尸毗王割股飼鷹救鴿後則慈力王刺身然燈左則薩埵太子投崖飼虎右則月光王捐捨寶首四面皆是釋迦世尊宿世修道之跡今王有緣故出現耳言已舉之王大悅遂請摩拏羅曰致問法要答曰佛法能具七事去三物乃可學王問三物七事為何答曰所去三物貪嗔癡所具七事大慈歡喜無我勇猛饒益降魔無證入所以明了不明了以此耳王聞已曰至聖難逢世樂非久即傳位太子出家七日而證四果拏羅深加慰誨曰汝居此國善自度人今異域有大法器吾當往化得度曰師應跡十方動念當至寧勞往耶拏羅於是焚香遙語月支國鶴勒那比丘曰汝教導鶴衆道果將證宜自知之時勒那為彼國王寶印說修多羅偈忽覩異香成穗王曰是何祥也曰西印土摩拏羅尊者將至此信香也王與勒那俱西嚮作禮拏羅亦以手東嚮三點於地答之即辭得度與其具通衆凌虛而往勒那與寶印迎拏羅至王宮供養異日勒那問曰我止林間

已經九白（印土以一年爲一白）有弟子龍子者幼而聰慧我於三世推窮莫知其本拏羅曰此子於第五劫中生妙喜國婆羅門家曾以旃檀施於佛宇作搥撞鐘受報聰敏爲衆欽仰又問我有何緣而感鶴衆拏羅曰汝第四劫中嘗爲比丘當赴會龍宮汝諸弟子咸欲隨從汝觀五百衆中無有一人堪任妙供時諸弟子曰師嘗說法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今既不然何聖之有汝即令赴會坐是蓋食報爲羽族師弟夙緣故今相隨勒那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拏羅曰吾有無上法寶汝當聽受化未來際說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鶴衆聞偈飛鳴而去拏羅即踴身空中呈十八變返座指地發一神泉復說偈曰心地清淨泉能潤於一切從地而湧出徧滿十方際偈已泊然寂滅勒那與寶印王建塔以奉全身當此土漢桓帝十九年乙巳也

佛祖綱目卷第二十一

# 佛祖綱目卷第二十二（收字號）

甲子（漢靈帝中平元年起）庚午（獻帝初平元年）甲戌（漢改興平）丙子（漢改建安）庚子（魏高祖黃初元年）辛丑（蜀漢昭烈章武元年）壬寅（吳太祖黃武元年）癸卯（漢後主建興元年）丁未（魏明帝太和元年）己酉（吳改黃龍）壬子（吳改嘉禾）癸丑（魏改青龍）丁巳（魏改景初）戊午（漢改延熙吳改赤烏）庚申（魏改正始）癸亥（漢後主延熙六年魏正始四年吳赤烏六年止）

魏　曹姓五主共四十五年

三國　蜀漢劉姓二主共四十三年

吳　孫姓四主共五十九年

漢初平年中有牟子未詳名字避世隱居銳志佛道著理惑三十七篇極其推崇梁僧祐律師收之弘明集○陳思王曹植字子建魏武帝操之中子十歲誦詩書十餘萬言善屬文邯鄲淳見而駭歎稱爲天人植每讀佛經留連嗟玩以爲至道之宗轉讀七聲升降曲折世皆則之遊漁山聞有聲特異清颺哀婉因倣之爲梵唄然不好黃老嘗著辨道論以見意

己丑二十三祖鶴勒那傳法師子比丘

鶴勒那（勒那卽梵語，鶴卽華言）月支國人，姓婆羅門，父千勝，母金光，以求子禱於七佛金幢，夢須彌頂有神童持金環云我來。及誕而天雨花。國王以其有神徵，乳於宮中，宮嬪育之，卽分身各爲其子，有千許。王曰：我無諸嗣，將育爾爲太子，今者千身，孰爲正子哉？言已，一子放光，忽皆不見，而見於其父母家，王莫能如何。七歲覩民間淫祠，惡其宰殺，入廟叱之，廟貌遂隳，鄉黨稱之爲聖子。至年二十二出家，棲一林間，九白誦大般若，感鶴衆相隨。三十得法，行化至中印度，爲其王無畏海說法，感日月天子禮拜其前。王目見之，乃問勒那：日月國土總有多少？勒那曰：千釋迦所化世界，各有百億迷盧日月，我若廣說，卽不能盡。王聞忻然。時勒那演無上道，度有緣衆。有上足龍子蚤夭，其兄師子博通强記，事婆羅門。將瘞龍子，而衆力舉其柩不能動。勒那謂師子曰：昔汝弟欲冥福汝，而塑一佛像，汝方信婆羅門，投於地。今汝弟雖謝世，猶欲感悟汝，故示斯異。汝亟供像，柩斯舉矣。師子奉命而柩舉。未幾婆羅門師死，師子乃歸依勒那，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勒那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勒那曰：汝若有用，卽非功德；汝若無作，卽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師子聞是語已，卽入佛慧。時勒那忽指東北問曰：是何氣象？師子曰：我見氣如白虹貫乎天地，復有黑氣五道橫亘其中。勒那曰：其兆云何？曰：莫可知矣。勒那曰：吾滅後五十年，北天竺國當有難起，嬰在汝身。吾將滅已，今以法眼付囑於汝，善自護持。乃說偈曰：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師子比丘聞偈欣愜，然未曉將罹何難。勒那乃密示之。言訖，現十八變而歸寂。闍維，各欲分舍利與塔。勒那復現形空中而說偈曰：一法一切法，一切一法攝，吾身非有無，何分一切塔。大衆聞偈，遂不復分，就馱都場而建塔。當此土後漢獻帝二十年己丑也。

辛丑三藏康僧會行化至吳

康居國大丞相之子，姓康，名僧會，棄俗歸緇，遊化至建康，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吳人以爲妖。吳主孫權聞

之曰是漢明帝所夢佛道之遺風耶詔至問狀會廣陳如來之化因曰如來化已千年然靈骨舍利神應無方昔育王奉爲八萬四千塔此遺化也權曰舍利可得當爲塔之苟其無驗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謂其屬曰佛法廢興在此一舉當加意懇求至期無驗乃展二七又無驗權曰趣烹之會默念我佛名眞慈必不違我更請展期又七日五鼓矣聞鏗然有聲起視瓶中五色錯發大呼曰果如吾願矣黎明進之權與公卿聚觀嘆曰希世之瑞也會言舍利威神一切世間無能壞者權使力士搥之砧碎而光明自若於是建塔立寺名其里曰佛陀寺曰建初江南塔寺自此而始權問太傅闞澤曰漢明何年佛教入中國何緣不及東方澤曰永平十一年佛法初至計今赤烏四年一百七十餘年矣永平十四年五嶽道士褚善信等與西僧鬪法善信負妄慚死凡中國人例不許出家無人流布加之亂離歲深方至本國權曰孔子制述典訓教化來葉老莊修身自玩放浪山林歸心澹泊何事佛爲澤曰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佛教諸天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優劣可見也

佛祖綱目卷第二十二

## 佛祖綱目卷第二十三　冬字號

甲子 漢後主延熙七年 魏正始五年 吳赤烏七年 起 己巳 魏嘉平 辛未 吳大元 壬申 吳建興 甲戌 魏正元 吳五鳳 丙子 魏甘露 吳太平 戊寅 漢景耀 吳永安 庚辰 魏景元 甲申 魏咸熙 吳元興 乙酉 晉武帝泰始元年 吳甘露 丙戌 吳寶鼎 己丑 吳建衡 壬辰 吳鳳凰 乙未 晉咸寧 吳天冊 丙申 吳天璽 丁酉 吳天紀 庚子 晉太康 庚戌 晉惠帝永熙元年 辛亥 改元康又改永平 庚申 改永康 辛酉 改永寧 壬戌 改大安 癸亥 晉惠帝大安二年止

晉司馬姓西晉起武帝乙酉止愍帝丙子四主共五十二年東晉起元帝丁丑止恭帝己未十二主共一百四年二晉共一百五十六年

丁卯 二十四祖師子比丘傳法婆舍斯多

師子比丘中印度人姓婆羅門得法遊方至罽賓國有沙門波利迦本習小乘禪觀其學徒有五曰禪定

曰知見曰執相曰捨相曰不語師子謂持不語者曰佛教勸衍般若孰爲不語而反佛說耶謂捨相者曰佛教威儀具足梵行淸白豈捨相耶謂執相者曰佛土淸淨自在無著何執相耶謂知見者曰諸佛知見無所得故此法微妙覺聞不及無爲無相何知見耶四衆皆服從惟禪定師達磨達者聞四衆義屈憤悱而來師子曰仁者習定何當來此既至於此胡云習定彼曰我雖來此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在處所師子曰仁者既來其習亦至既無處所豈在人習彼曰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當來此其定常習師子曰人非習定定習人故當自來時其定誰習彼曰如淨明珠內外無翳定若通達必當如此師子曰定若通達一似明珠今見仁者非珠之徒彼曰其珠明徹內外悉定我心不亂猶若此淨師子曰其珠無內外仁者何能定穢物非動搖此定不是淨達磨達聞已遂作禮曰我於學道盡虛勞耳尊者幸有以教我懇懃哀請師子曰諸佛禪定無有所得諸佛覺道無有所證無得無證是眞解脫醐因答果世之業報於此法中悉不如是達磨達蒙師子開悟心地朗然師子既攝五衆名聞遐邇方求法嗣遇一長者引其子來問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便拳左手年二十矣終未能舒願尊者示其宿因師子覩之即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童子遽開手奉珠衆皆驚異師子曰吾前報爲僧有童子名婆舍吾嘗赴西海齋受嚫珠付之今還我珠理固然矣長者遂令出家師子會衆聖與受具以前緣故名婆舍斯多師子即謂之曰吾師密有懸記罹難非久如來正法眼藏今當付汝汝應保護普潤來際偈曰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於今師子說偈已以僧伽黎密付斯多俾之他國隨機演化斯多受教直抵南天竺師子謂難不可以苟免獨留罽賓達磨達恨師子不令嗣祖一日渡谿見女子浣露其足念曰此脛乃爾白晳耶師子忽至曰今日之心可嗣祖乎

己卯二十四祖師子尊者示寂

師子住罽賓國時有外道二人一名摩目多二名都洛遮相與隱山學諸幻法欲共謀亂遂易其徒皆爲

僧形潛入王宮不效爲國所擒其王彌羅崛大怒曰我甚敬佛何以爲此大逆遂勅誅沙門毀佛寺王自秉劍詣師子前問曰師得蘊空否曰已得蘊空王曰離生死否曰已離生死王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曰身非我有何吝於頭王即揮刃斷師子首白乳湧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七日而終太子光首泣曰吾父何故自取其禍延衆懺悔時象白山有仙人深明因果言師子與羅崛往世皆爲白衣以嫉法勝故陰戕於崛乃今償焉衆遂以師子報體建塔於被害處當此土魏甘露四年已卯也

乙酉三藏僧會諫毀佛寺

吳主孫皓下令遍毀神祠波及梵宇群臣諫曰先帝感瑞創寺不可毀也皓遂召康僧會問曰佛言善惡報應可得聞乎會曰明主以孝慈治天下則赤烏翔而老人見以仁德育萬物則醴泉涌而嘉禾茁善既有應惡亦如之故爲惡於隱鬼得而誅之爲惡於顯人得而誅之易稱積善餘慶詩美求福不回雖儒典之格言實佛教之明訓皓曰然則周孔既明安用佛教會曰周孔不欲深言故略示其跡佛教不止淺言故詳示其要皆爲善也聖人惟恐善之不多陛下以爲嫌何也皓無以對遂罷毀寺之令○天竺耆域初來交廣多著靈異至洛陽見比丘衣服華麗乃曰大違戒律非佛意也見帝都宮室曰大略似忉利天宮然人天殊分疲民之力繕刻如此不亦侈乎大安元年知洛將亂辭歸天竺有僧乞一言爲識域令集衆陞座曰守口攝身意愼莫犯衆惡修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言訖便默於是數百人各請域中食域皆許往明日五百舍皆有一域分身受食

佛祖綱目卷第二十三

佛祖綱目卷第二十四　藏字號

甲子 晉惠帝永興元年　丙寅 改光熙　丁卯 懷帝永嘉元年　癸酉 愍帝建興元年　丁丑 東晉元帝建武元年　戊寅 改大興　壬午 改永昌　癸未 明帝太寧元年　丙戌 成帝咸和元年　乙未 改咸康　癸卯 康帝建元元年　乙巳 穆帝永和

（元年）丁巳（改昇平）壬戌（哀帝隆和元年）癸亥（晉哀帝興寧元年止）

（庚午）天竺佛圖澄至洛陽

佛圖澄天竺人姓帛氏晉永嘉四年至洛陽自云百有餘歲服氣自養積日不食善誦神呪役使鬼神腹旁有孔以綿塞之夜則拔綿出孔以自照每臨溪從孔出腸胃洗濯還納腹中欲於洛陽立寺以弘大法值劉曜寇亂遂不果時石勒屯葛陂多殘殺部下大將郭黑略素奉法澄即杖錫投略略受五戒後略從征伐輒預尅勝負勒疑而問略略曰有一沙門智術非常云將軍當略有區夏已應爲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賜也遂召澄問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止可以道術爲徵即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生青蓮花勒繇此信服澄因諫曰王者德化洽於宇內則四靈表瑞勒甚悅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乃避去使人覓之不得遂報勒勒驚曰吾有意向聖人聖人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

（乙酉）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傳法不如蜜多

婆舍斯多罽賓國人姓婆羅門父寂行母常安樂初母夢得神劍因而有孕既誕拳左手遇師子尊者顯發宿因密受心印後適南天至中印度彼國王名迦勝設禮供養時有外道號無我尊先亦爲王禮重嫉斯多至乃於王前論義謂斯多曰我解默論不假言說斯多曰孰知勝負彼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斯多曰汝以何爲義彼曰無心爲義斯多曰汝既無心豈得義乎彼曰我說無心當名非義斯多曰汝說無心當名非義我說非心當義非名彼曰當義非名誰能辨義斯多曰汝名非義此名何名彼曰爲辨非義是名無名斯多曰名既非名義亦非義辨者是誰當辨何物如是往返五十九番外道杜口信伏時王宮殿忽有異香斯多肅然面北合掌長吁曰我師師子尊者今日遇難斯可傷焉尋辭王王曰尊者少留容有所問此苑有泉熱不可探願爲決之斯多曰此爲湯泉有三緣所致其一神業其二鬼業其三熱石熱石者其色如金其性常炎故其出泉如湯鬼業者謂其

鬼方出罪所遊於人間以餘業力煎灼此泉以償其夙債神業者謂神不守其道妄作禍福以取饗祀惡業貫盈宜罰役之亦使煎灼此泉以償濫祭王曰幸尊者驗之三緣中此果何者所致斯多曰此神業所致也即命爇香臨水爲其懺悔須臾瀨水現一長人前禮斯多曰我有微祐得遇尊者即生人中故來辭謝耳已而遂隱後七日其水果清冷如常泉斯多辭王王躬羅御仗以送之至南印度潛隱山谷時彼國王名曰天德迎請供養王有二子長曰德勝凶暴而色力充盛次曰不如蜜多和柔而常嬰疾苦王以問斯多斯多爲陳因果王敬信受後六十載德勝嗣位信向外道因致難於斯多不如蜜多以進諫被囚王遽問斯多曰予國素絕妖訛師所傳者當是何宗斯多曰王國昔來實無邪法我所得者即是佛宗王曰佛滅已千二百年師從誰得耶斯多曰飲光大士親受佛印展轉至二十四世師子尊者我從彼得王曰予聞師子比丘不能免於刑戮何能傳法後人斯多曰我師難未起時密授我信衣法偈以顯師承王曰其衣何在斯多即於囊中出衣示王王命焚之五色相鮮薪盡如故王即追悔致禮師子眞嗣既明乃赦蜜多蜜多遂求出家斯多問曰汝欲出家當爲何事曰我若出家不爲其事斯多曰不爲何事曰不爲俗事斯多曰當爲何事曰當爲佛事斯多曰王子智慧天至必諸聖降跡即許出家六年侍奉後於王宮受具羯磨之際大地震動頗多靈異斯多乃命之曰吾已衰朽安可久留汝當善護正法眼藏普濟群有聽吾偈曰聖人說知見當境無是非我今悟本性無道亦無理蜜多受偈已問衣可傳乎曰此衣爲難故假以證明汝身無難何假其衣化被十方人自信嚮斯多乃現神變化三昧火自焚平地舍利可高一尺德勝王剏浮圖而秘之當此土晉明帝乙酉歲也

戊申 佛圖澄尊者入寂

石勒殂弟虎襲位尤傾心事佛圖澄澄謂虎曰帝王事佛在恭儉慈忍顯贊法道不爲暴虐不害無辜民有爲惡化之不悛者其可不罰乎但殺不可濫刑不可不愼耳永和四年十二月澄謂弟子曰石氏當滅

吾及其未亂失逝矣乃遣入辭虎虎驚曰大和尙遠棄我國有難乎卽至寺慰澄澄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修短分定無緣增損有可恨者國家存心佛法建寺度僧當蒙福祉而布政暴虐刑罰交濫特違聖典終無福祐能敷仁政祚或可延虎號慟悲咽知其必逝卽爲鑿壙營墳至八日安坐而逝壽一百七十歲入道一百九年酒不踰齒食不過中非戒不履立寺八百九十三所度弟子七千餘人凡澄所在國人無敢向其方涕唾便利者每相戒曰莫起惡心大和尙知汝自大教東來至澄而盛後有僧自雍州來見澄西入關以聞虎虎命發塚惟塊石存焉○竺佛調久師澄住常山寺積年或分身他處或經歲入山齎乾飯數斗歸常有餘有僧隨調山行値雪調入虎窟中宿虎還共臥後自剋亡日遠近皆至調曰人身無常能專心眞淨形數雖乖而必同契言訖端坐而逝弟子入山見調坐巖上衆禮曰和尙尙在耶調曰吾常在耳乃不見衆共開棺惟衣履存

佛祖綱目卷第二十四





佛祖綱目卷第二十五圍字號

甲子晉哀帝興寧二年起 丙寅帝奕太和元年 辛未簡文咸安元年 癸酉孝武寧康元年 丙子改太元 丁酉安帝隆安元年 壬寅改元興 乙巳改義熙 己未恭帝元熙元年 庚申宋高祖永初元年 癸亥宋文帝景平元年止

南北朝 宋劉姓八主共六十年魏拓拔姓十二主共一百四十九年分而爲東西魏

丁卯 支遁法師隱居剡山

支遁字道林壯歲出家興寧二年至都講道行般若經謝安王羲之殷浩郗超孫綽許詢何充王坦之等皆與結方外交太和二年歸隱剡山嘗著銘以勗衆有曰勤之勤之至道非彌茫茫三界渺渺長羈謹守明禁抗志無爲有遺以馬者畜之曰吾愛其神駿耳有遺以鶴者縱之曰沖天之物豈耳目玩哉晚移石城山木食澗飲復至山陰講維摩經許詢爲都講聽者欽服○慧永內江潘氏子與慧遠同師道安相期結屋羅浮及遠爲安所留永乃先至潯陽刺史陶範留憩廬山舍宅爲西林以居之峯頂別立茅室嘗有

一虎馴伏入其室者。輙聞異香。因號香谷

己卯 道安法師至長安

道安。常山衛氏子。世業儒。年十一出家。師事佛圖澄。讀書日記萬言。才辯無敵。性聰而貌醜。時人語曰。漆道人驚四隣。澄歿。率徒衆依陸渾山。寧康元年至襄陽。立檀溪寺。時有高士習鑿齒詣安。自稱曰四海習鑿齒。安應聲答曰。彌天釋道安。太元四年。秦主苻堅攻拔襄陽。得安而喜。謂左右曰。吾以十萬師取襄陽。才得一人半耳。左右問爲誰。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安至長安。大弘法化

丙戌 慧遠法師住廬山

慧遠。鴈門賈氏子。少好學。博綜六經。尤善莊老。宿儒先進。莫不服其深致。年二十一。與弟慧持造道安法席。聞出世法而悅之。嘆曰。儒道九流。特糠粃耳。遂出家。時門徒數千。遠居第一座。安嘗謂衆曰。使道流東國者。其在遠乎。及關中擾亂。安散其徒。各隨所往。靡不諄諄規誨。獨遠不聞一言。因恠問之。安曰。若汝者吾尙何言哉。遂自荊州將之羅浮。抵潯陽。見廬山。愛之乃立精舍。以去水猶遠。舉杖扣地曰。若此可居。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湧出。學侶漸衆。遠處居隘。非弘道之所。其夜山神忽見夢曰。此山足可棲神。願毋他往。一夕天大雷雨。詰旦林麓廣闢。素沙布地。楩柟文梓。充布地上。刺史大相感動。乃爲建刹。丙戌畢功。名其殿曰神運。號曰東林。先是陶侃刺廣州。漁人見海中有神光。網之。得金像。文殊。後商人於海東獲一圓光。持以就像。若彌縫然。侃以送武昌寒溪寺。及侃移督江州。迎像將還。至舟而溺。及寺成。遠至江上。虔禱。像忽浮出。遂迎至神運殿。造重閣以奉之

戊子 二十六祖不如蜜多傳法般若多羅

不如蜜多。姓刹帝利。南印度王之次子。既得法於婆舍斯多。後行化至東印度。彼王名堅固。奉外道師長爪梵志。暨蜜多將至。王與梵志同覩白氣貫於上下。王曰。斯何瑞也。梵志曰。此魔來之兆耳。何瑞之有。即鳩徒衆議曰。不如蜜多將入都城。誰能挫之。弟子曰。我等各有呪術。可以動天地入水火。何患哉。蜜多至。見宮墻有黑氣。乃曰。小難耳。直詣王所。王曰。師來何

為曰將度衆生王曰以何法度曰各以其類度之時梵志聞言不勝其忿即以幻法化一大山於蜜多頂上蜜多指之忽移化山還壓彼頭復以手按地地動五百外道皆不能立梵志怖懼懺禮蜜多蜜多復按地地靜指山山滅王異曰大治齋集諸外道懇蜜多預會蜜多初不欲行而知所會地將陷乃往王喜曰師肯來耶蜜多曰吾非應供來救死耳此地已為龍窟須臾當下陷王大恐與其衆俱如高原反顧其地已淵然成湫矣王益敬信蜜多乃為王演說法要俾趣眞乘且曰王國有聖人當繼我法先是東印有婆羅門子年二十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自言瓔珞人遂名曰瓔珞童子丐行閭里有問汝行何急即曰汝行何緩問何姓即曰與汝同姓人莫測之一日王與蜜多同車而出瓔珞稽首於前蜜多曰汝憶往事否答曰我憶往劫中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演甚深修多羅今日之事蓋契昔因蜜多謂王曰此大勢至菩薩也繼後出二人一人化南印度一人緣在震旦九年卻返此方遂以昔因名童子為般若多羅付正法眼藏偈曰眞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為智蜜多既付法已即辭王曰吾化緣已終當歸寂滅願王於最上乘無忘外護即還本座現形如日少須復呈十八變出三昧火自焚雨金色舍利王以金塔閟之當此土晉武帝戊子歲也

己丑 道安法師入寂

太元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道安見有異僧出入窓隙安以生處問之異僧手指西北即時雲開見樓閣如幻出曰彼兜率天也二月八日跏趺而逝安每疏經義必求聖證一日感龐眉尊者降安出所製似之尊者欽嘆以為嘉契佛心仍許以密助弘通安識其為賓頭盧因設日供門弟子通其業者數十人有法遇者傳教長沙徒衆數百中有一人私飲遇縱而不舉安兼知之即封荊以寄遇抱荊泣曰董衆無狀遠遺師憂於是俯伏受譴安左臂有一肉串隆起如印捋可上下而不出腕時號印手菩薩

庚寅 慧遠法師結蓮社

晉室式微天下奇才絕俗之士多隱居不仕來歸慧

遠遠曰諸君倘有心淨土之遊宜加勉勵於是率衆共結蓮社一心念佛期生淨土令劉程之著發願文而王喬之等復爲念佛三昧詩以見志遠序曰念佛三昧者何思專想寂之謂思專則志一不撓想寂則氣虛神朗氣虛則智恬其照神朗則無幽不徹斯二乃是自然之玄符會一而致用也是故靖恭閑宇而感物通靈御心惟正動而入微此假修以凝神積習以移性猶或若茲況夫尸居坐忘冥懷至極智落宇宙而暗蹈大方者哉請言其始菩薩初登道位甫窺玄門體寂無爲而無弗爲及其神變也則令修短革常度巨細互相違三光迴景以移照天地卷而入懷矣又諸三昧其名甚衆功高易進念佛爲先窮玄極微尊號如來神體合變應不以方故令入斯定者昧然忘知卽所緣以成鑒鑒明則內照交映而色像生焉非耳目之所暨而聞見行焉於是覩夫淵凝虛鏡之體則悟靈相湛一淸明自然察玄音之叩心聽則塵累每消滯情融朗非天下之至妙孰能與於此以茲而觀一覩之感乃發久習之深覆豁昏習之重迷若匹夫衆定之所緣故不得與其優劣居可知也是以奉誠諸賢咸思一揆之契感寸陰之頹景懼來儲之未積於是洗心法堂整衿淸向夜分忘寢夙宵惟勤庶夫貞詣之功以通三乘之志臨津濟物與九流而同往仰援超步拔茆之興俯引約進衆策其後以覽衆篇之揮翰豈徒文詠而已哉○釋慧巍山居禪定山鬼現種種形皆隨巍點化而隱時大雪有一女子姿容婉媚衣服鮮麗來白巍曰上人有德天遣我來以相慰諭因說種種欲言巍一心不動乃謂女曰吾心若死灰無以革囊見試女遂凌雲而去顧歎曰海水可竭須彌可傾彼上人者秉志堅貞

辛丑 鳩摩羅什法師至長安

鳩摩羅什（此翻童壽）中天竺人父名鳩摩羅炎家世相國棄榮出遊龜茲王以妹妻之生羅什什生而神靈七歲隨母入寺見鐵鉢試取加頂俄念此鉢甚重我何能舉卽不勝重遂悟萬法惟心博學强記人莫能及年二十什母辭王往天竺謂什曰方等深教不可思議傳之東土惟爾之力但於汝無利其可奈何什曰

必使大化流轉雖苦無恨母至天竺道成證阿那含
果符堅據秦攻襄陽得道安安因勸堅迎西域羅什
適太史奏德星現於西域分野當有大智人入輔中
國堅曰朕聞龜茲有羅什者得非此耶遣將呂光謂
曰朕非貪地用兵聞羅什深解法相爲後學宗若克
龜茲即宜馳驛送什及破龜茲送什以歸中道聞堅
已爲姚萇所害遂止不返什因不至秦後萇亦聞什
名要請而光不允萇亡子興復請亦不允因遣兵伐
光光敗降秦方得迎什十二月什至長安秦主命什
於西內逍遙園譯經什雅覽舊經多所紕繆不與梵
本相應乃集沙門僧䂮僧叡等重譯○僧肇自爲沙
門名震三輔什在姑臧肇往依之什與語驚曰法中
龍象也及歸關中助什詳定經論因出大品之後著
般若無知論什覽奇之傳其論至廬山慧遠深相讚
嘆○僧叡冀州人初遊學諸方後入關從羅什講成
實論什嘆曰子真精識傳譯有賞音吾何恨焉
○慧遠法師著法性等論
慧遠在廬山大弘法道聞鳩摩羅什入關遣書通好

什答書略曰經言末後東方當有護法菩薩勗哉仁
者善弘其事并遺偈一章曰既已捨染樂心得善攝
否若得不馳散深入實相否畢竟空相中其心無所
樂若悅禪智慧是法性無照虛誑等無實亦非停心
處仁者所得法幸願示其要遠復答以偈曰本端竟
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涉動境成此頹山勢惑想更
相乘獨理自生滯因緣雖無主開塗非一世時無悟
宗匠誰將握玄契來問尙悠悠相與期暮歲初震旦
未有涅槃常住之說但云壽命長遠遠曰佛是至極
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哉乃著法性論十四
篇略曰至極以不變爲性得性以體極爲宗羅什見
論歎曰邊方未見經便闇與理會豈不妙哉

丙午 天竺佛馱跋陀至關中

天竺佛馱跋陀此云覺賢得正法於佛大先佛大先與達
磨同參二十七祖跋陀既得法後遊罽賓國嘗積歲
宴坐時有秦沙門智嚴等西往罽賓迎陀入關鳩摩
羅什倒屣而迎恨相見之晚議論多所發藥秦太子
姚泓延至東宮對什論法什問法云何空陀曰衆微

成色色無自性故色卽空又問旣以極微破色空復云何破一微陀曰以一微故衆微空以衆微故一微空沙門寶雲不省其意咸謂跋陀所計微塵是常更申請之陀曰法不自生緣會故生緣一微故有衆微微無自性則是空矣寧當言不破一微乎時秦尙玄化沙門出入宮闕者數千跋陀隤然而已一日偶謂弟子曰昨見天竺五舶俱發應合至矣又其徒自言得那含果僧正道碧曰佛不許言自所得法五舶之論何所窮詰弟子輕言誑惑於律於違義不同處陀遂渡江入匡盧見慧遠論義遠高之乃請出禪數諸經稽考別傳之旨源流所自未幾而五舶俱至

丁未　天竺佛陀耶舍至關中

鳩摩羅什在秦嘗於草堂寺講經秦主姚興及朝臣沙門數千肅容觀聽一日興謂什曰大師聰明才辨海內無雙何可使法種不嗣哉遂以宮女十輩逼令受之什自是不住僧房別立廨舍諸僧中有欲效之者什乃聚鍼盈鉢謂諸僧曰若能見效食此者乃可畜室耳因舉匕進鍼如常膳諸僧媿服乃止天竺佛陀耶舍（此云覺明）至姑臧聞羅什受秦宮女歎曰什如好綿其可使入棘刺乎什聞耶舍爲已遠來勸秦主迎之使者至彼耶舍曰明旨遠降便當驛馳副檀越待士之勤脫如見禮羅什則貧道當在北山北矣使還興復敦請耶舍乃來秦主郊迎別創精舍處之設供如王者耶舍一無所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

○陶潛居士謁慧遠大師

慧遠住東林寺下有虎溪遠送客每以虎溪爲限義熙三年道士陸修靜偕陶潛入山見遠遠送之執手談話不覺過虎溪虎便哮吼三人相顧大笑世傳爲三笑圖時潛居柴桑近廬山常訪遠遠愛其曠達以書招入社潛性嗜酒謂許飮卽來遠許之乃造焉久之以無酒攢眉而去潛字元亮初名淵明嘗仕晉爲彭澤令晉滅改名潛時號靖節先生

庚戌　遺民居士劉程之示生淨土

劉程之字仲思彭城人少孤事母以孝聞初爲府參軍卽隱去桓玄劉裕等交薦不就乃之廬山依慧遠遠曰官祿巍巍何以不爲程之曰君臣相疑疣贅相

爵晉室無磐石之固物情有累卵之危吾何爲哉遠
然其說大相器厚朝廷知其志不可奪旌其號曰遺
民遠創蓮社俾程之撰誓文其略曰神者可以感涉
而不可以迹求必感之有物則幽路咫尺苟求之無
方則渺茫何津今幸以不謀而感僉心西境乃機象
通於寢夢欣懽百於子來可不克心克念重精疊思
以凝其慮哉然景續參差功福不一雖晨期云同而
夕歸攸隔卽我師友之眷良可悲矣是以慨然胥命
整衿法堂等施一心亭懷幽極誓茲同人俱遊絕域
其有警世絕倫首登神界則無獨善於雲嶠忘兼金
於幽谷先進後升勉思彙征之道然後妙觀大義啓
心眞照識以悟新形綠化革程之復著念佛三昧詩
以表專志始涉半歲卽於定中見佛光照地皆作金
色居十五年又見阿彌陀佛玉毫光照垂手慰接程
之懇曰安得如來爲我摩頂覆我以衣俄而佛爲摩
頂引袈裟被之翼日念佛又見身入寶池蓮花青白
其水湛然一人項有圓光胸出卍字指池水曰八功
德水汝可飲之程之飲水甘美及寤猶覺毛孔香發
乃告衆曰吾淨土之緣至矣對像焚香再拜祝曰我
以釋迦遺教故知有阿彌陀佛此香供養釋迦如來
次供阿彌陀佛及妙法華經願一切有情俱生淨土
言訖面西合掌而逝異香郁然七日而息時晉義熙
六年也 周續之字道祖鴈門人幼通五經五緯號
十經童子養志閒居公卿交辟皆不就事慧遠預蓮
社宋文帝踐祚召對辯析帝大悅或問身爲處士時
踐王廷可乎答曰心馳魏闕者以江湖爲桎梏情致
兩忘者市朝亦巖穴耳時稱通隱先生後居鍾山專
心念佛愈老愈篤一日向空云佛來迎我合掌而逝
 張野字莘民居潯陽兼通華梵尤善屬文擧茂才
屢徵散騎常侍俱不就入廬山蓮社修淨業義熙十
四年與家人別入室端坐而逝 張詮字秀碩野之
族子高逸好學耕勦閒帶經不釋屢徵弗就庾悅以
其貧擧爲潯陽令笑曰古人以容膝爲安屈志就祿
奚榮之有乃入廬山依蓮社研窮內典多有悟入宋
景平元年無疾安臥而逝 雷次宗字仲倫入廬山
蓮社立館東林之側及遠示寂與子侄書曰吾弱冠

入廬山事釋和尚於時師友淵源務宏聖道玩心佛理夜以繼日樂而忘憂二十餘載淵匠既傾良朋亦喪遂與汝曹歸耕隴畔山居十年齒逾知命及今耄末至昏尙可勵志成西歸之津梁自今以往家務大小一勿見關子平之言可以爲法○闕公則入廬山蓮社既卒友人於洛陽白馬寺夜中爲作忌祭忽一時林木殿宇皆成金色空中有聲曰我闕公則也祈生極樂今已得生言訖無所見

壬子 慧持法師入寂

慧持即慧遠之弟年十八與遠同事道安止廬山隆安二年辭遠入蜀遠留之曰人生愛聚汝獨樂離持曰滯情愛聚者本不應出家今既割欲求道正以西方爲期耳遂辭至成都大弘佛法升其堂者皆號登龍門晉義熙八年垂誡門徒訖即入定於龍龕榭

癸丑 鳩摩羅什法師示寂

鳩摩羅什雅好大乘志在敷演常嘆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識者既寡將何所論惟爲姚興著實相論二卷後秦弘始十五年四月示有疾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病覺危殆遂集衆曰因法相逢殊未盡心方復後世惻愴可言自以闇短謬充傳譯願傳之後世咸共流通今於衆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義契佛心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焦爛言訖而寂闍維薪滅形盡舌根不壞若紅蓮色壽七十初什嘗與母謁大月氏國北山尊者北山謂其母曰善護此沙彌年三十五毗尼無缺度人如優波毱多杯度在彭城聞什入關嘆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相見杳然未期遲於來世耳什自入關後弟子凡千餘人生肇融叡謂之什門四聖所譯經論三百九十餘卷○釋道生姓魏氏生而穎悟不喜塵囂落髮受戒初入廬山幽棲七年後遊關中從羅什受業關中僧衆欽服若神

甲寅 慧永法師往生淨土

慧永住西林三十年絕志塵囂一心安養鎮南將軍何無忌至虎溪慧遠從徒數百人高言華論舉止可觀而永衲衣半脛荷錫持鉢松下飄然而來神氣自若無忌嘆曰永公清散之風乃多於遠公也義熙十

年示微疾忽斂衣合掌求屣欲起如有所見衆咸驚問永曰佛來迎我言訖而化異香七日乃歇

丙辰 慧遠法師示生淨土

慧遠住廬山三十年影不出山剋志西方初十一年三覩聖相沉厚不言後十九年義熙丙辰七月晦夕於般若臺前方從定起見阿彌陀佛身滿虛空圓光之中有諸化佛觀音勢至左右侍立又見水流光明分十四支流注上下演說妙法佛告遠曰我以本願力故來安慰汝七日後當生我國又見佛陀耶舍慧持慧永劉遺民在佛之側前揖遠曰師志在先何來之晚耶遠乃謂弟子曰吾始居此三覩聖相今復再見吾生淨土必矣至八月六日遠乃端坐入寂壽八十四〇僧濟從慧遠游遠嘗曰紹隆大法其在爾乎後疾篤誠期淨土遠遺燭一枝曰汝可運心安養濟執燭憑几停想無亂又集衆諷淨土諸經五更濟以燭授弟子元弼令隨衆行道頃之覺自秉一燭乘空而行見阿彌陀佛接置於掌遍至十方欻然而覺且悲且慰自省四大了無疾苦明夕忽起立目逆虛空如有所見須臾還臥容色愉悅謂傍人曰吾行矣右脇而逝時方炎暑三日而體不變異香郁然〇道敬瑯琊人祖凝之刺江州因從慧遠出家博通經論篤志念佛宋永初元年謂衆曰先師見命吾其行矣端坐唱佛而化衆見光明滿室彌時方滅

佛祖綱目卷第二十五

佛祖綱目卷第二十六 餘字號

甲子宋文帝元嘉元年 起甲午孝武孝建元年 丁酉改大明元年 乙巳明帝泰始元年 壬子改泰豫元年 癸丑廢帝元徽元年 丁巳順帝昇明元年 己未齊太祖建元元年 癸亥齊武帝永明元年

齊蕭姓七主共二十四年

乙丑 曇順法師往生淨土

曇順黃龍人從鳩摩羅什講經什嘆曰此子奇器也後依慧遠修淨業宋元嘉二年別衆坐逝異香滿室

丙寅 杯渡尊者入寂

杯渡初示現冀州貌甚寒窶嘗乘木杯渡水神化莫測不修細行或扣氷而浴或著屐登山或跣足入市惟荷一蘆圌子更無餘物嘗至廣陵遇村舍李家方飯僧渡乃以蘆圌置於中庭直入齋堂而坐衆環目之渡自若時有數人見蘆圌礙道盡力移之不能動渡食畢便挈之而去笑曰四天王時李氏童子窺見圌中有四小兒皆長數寸眉目如畫於是李知其異請渡在家供養久之忽索袈裟李辦未至渡云暫出至暮不歸合境聞有異香跡之忽見渡在北巖下敷一敗袈裟於地晏然而寂頭前脚後皆生蓮花鮮香逼人一夕而萎既殯數日後有人從北來云見渡負蘆圌行向彭城乃啓棺僅存鞾履而已至彭城有黃欣者深信佛法見渡拜請還家家至貧但麥飯而已渡甘之如飴後東游吳郡見網師從乞魚網師怒不與渡乃拾兩小石投水中俄有兩牛鬭其網網碎不復見牛吳郡民朱靈期自高麗還風携至一洲見一寶寺寺僧設食乃拜其僧乞速還鄉其僧問曰識杯渡道人否曰識其僧因指北壁一囊掛錫杖及鉢曰此杯渡者今以鉢寄君并作書著函中復授青竹杖令置船前三日便至石頭渡忽至開書大笑取鉢擲空復接曰我不見此鉢四千年矣宋元嘉三年九月示滅滅後人猶時時見之嘗作一鉢歌曰遏喇喇鬧聒聒總是悠悠造抹撻如飢喫鹽加得渴枉却一生頭栲栲究竟不能知始末拋却死屍何處脫勸君努力求解脫閑事到頭須結撮火落身上當須撥莫待臨時叫菩薩丈夫語話須豁豁莫學癡人受摩挊越時結果學攧撥也學柔和也麤纊也剃頭也披褐也學凡夫做生活直語向君君未達更作長歌歌一鉢一鉢歌多中一一中多莫笑野人歌一鉢曾將一鉢度婆娑青天寥寥月初上此時影空含萬像幾處浮生自是非一源清淨無來往更莫將心造水泡百毛流血是誰教不如靜坐眞如地頂上從他鵲作巢萬代金輪聖王子只這眞如靈覺是菩提樹下度衆生度盡衆生不生死不生不死眞丈夫無形無相大毗盧塵勞滅盡眞如在一顆圓明無價珠眼不見耳不聞不見不聞眞見聞從來一句無言說今日千言強

爲分須諦聽人人盡有眞如性恰似黃金在鑛中鍊去鍊來金體淨眞是妄妄是眞若除眞妄更無人眞心莫謾生煩惱衣食隨時養色身好也著惡也著一切無心莫染著亦無好亦無惡二際坦然平等道麤也餐細也餐莫學凡夫相上觀也無麤也無細上方香積無根蔕坐亦行行亦坐生死樹下菩提果亦無坐亦無行無生何用覔無生生亦得死亦得處處當來見彌勒亦無生亦無死三世如來總如此離則著著則離幻化門中無實義無可離無可著何處更求無病藥語時默默時語語默縱橫無處所亦無語亦無默莫喚東西作南北嗔即喜喜即嗔我自降魔轉法輪亦無嗔亦無喜水不離波波即水慳時捨捨時慳不離內外及中間亦無慳亦無捨寂寂寥寥無可把苦時樂樂時苦只這修行斷門戶亦無苦亦無樂本來自在無繩索垢即淨淨即垢兩邊畢竟無前後亦無垢亦無淨大千同一眞如性藥是病病是藥到頭兩事須拈却亦無藥亦無病正是眞如靈覺性魔作佛佛作魔鏡裏尋形水上波亦無魔亦無佛三世

本來無一物凡即聖聖即凡色裏膠青水裏鹽亦無凡亦無聖萬行總持無一行眞中假假中眞自是凡夫起妄塵亦無眞亦無假若不喚時何應喏本來無姓亦無名只麼騰騰信脚行有時鄽市并屠肆一朶紅蓮火上生也曾策杖游京洛身似浮雲無定著幻化緣來似寄居他家觸處更淸虛若覔戒三毒瘡痍幾時瘥若覔禪我自縱橫汨淪眠大可憐不是顚世間出世天中天時人不會此中意打著南邊動北邊若覔法雞足山中問迦葉大士持衣在此中本來不用求專甲若覔經法性眞源無可聽若覔律窮子不須教走出若覔修八萬浮圖何處求只知黃葉止啼哭不覺黑雲遮日頭莫怪狂言無次第篩羅漸入麤中細只這麤中細也無即是圓明眞實諦眞實諦本非眞但是名聞即是塵若向塵中解眞實便是堂堂出世人出世人莫造作獨行獨步空索索無生無死無涅槃本來生死不相干無是非無動靜莫謾將身入空井無善惡無去來亦無明鏡掛高臺山僧見解只如此不信從他造劫灰

辛未 天竺求那跋摩至金陵

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鎧） 初讓國出家貫通三藏罽賓國諸王皆受其歸戒遊闍婆國其王欲出家事之群臣固請不可乃令國中曰若率土奉和尚歸戒卽從爾請於是其國臣民稽首遵命元嘉初宋文帝聞其名遣使迎之摩欣然附舶抵廣州道繇始興摩愛其山類靈鷲爲留朞年於寺壁畫定光布髮等像夜輒有光常在定累日不出寺僧遣沙彌候之忽見白獅子仰躡柱而戲滿空皆青蓮花沙彌驚走大呼寺僧爭至了無所有元嘉八年至金陵帝問曰寡人常欲持齋不殺以身應物不獲所願師幸教之摩曰道在心不在事法繇已不繇人且帝王所修與匹夫異匹夫倘不克己苦節何以爲用帝王以四海爲家萬民爲子出一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政則神人以和刑不夭命役不勞力則風雨時若寒暑應節百穀滋繁桑柘鬱茂以此持齋齋亦大矣以此不殺利亦多矣安在輟半日之飡全一禽之命然後爲弘濟耶帝撫几嘆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如師言可論天人之際矣

壬申 道生法師至金陵

初道生見初分涅槃經云除一闡提皆有佛性乃曰闡提何得獨無佛性此經來未盡耳於是倡言闡提皆當成佛一時文字之師共詆爲邪說於律當擯生遂誓曰如我所說不合經義請於現身卽受惡報若實契佛心願捨壽時踞師子座竟拂衣入虎丘冷然若有會心處遂棲於青園寺嘗獨坐長松下聚石爲徒一日講涅槃經至闡提處則說有佛性且曰如我所說義契佛心否群石皆點頭其年夏月雷震青園佛殿忽見一龍飛躍生天光影西壁遂改寺名曰龍光時人嘆曰龍既去師必行矣數日生果還廬山留一遺影落於虎丘巖岫間僧衆無不瞻禮生聞曇無讖重譯涅槃經後品果云一闡提人雖復斷善猶有佛性因大喜慰元嘉九年至金陵未幾復還廬山

甲戌 道生法師入寂

道生住廬山精舍講涅槃經元嘉十一年十一月升法座論義數番觀聽者莫不怡悅忽見麈尾紛然墜地端坐整容隱几而化壽八十生有疏論世皆寶焉

乙亥 道昺法師往生淨土

道昺潁川人從幼師事慧遠歷通三藏言與行合念佛三昧究心無間宋元嘉十二年集衆念佛就座而化異香滿室壽七十一

己卯 僧叡法師往生淨土

僧叡初從鳩摩羅什受經義後預廬山蓮社一心念佛元嘉己卯忽集衆告別曰吾將行矣遂命具浴燒香禮拜還座面西合掌而化衆見叡榻前一金蓮花倏爾而隱五色香烟從其房出

甲申 玄高法師入寂

魏太武聽崔浩之讒囚其太子晃晃乃求哀於玄高高爲作金光明懺帝夢其先祖讓曰不當以讒疑太子既寤以語群臣群臣皆稱太子無過待之如初浩恐太子將不利於己譖帝曰太子前實有謀乃結玄高以術致先帝恐陛下耳若不蚤除必爲大害帝怒收高及慧崇縊之高弟子玄暢自遠奔至高忽開眸曰大法應緣隨緣盛衰盛衰在跡理常湛然但惜汝等行如我耳惟玄暢南渡汝等死後法當更興善自修心毋令中悔言訖即化沙門法進號呼曰聖人去世我何用生應聲見高於空中謂進曰不忘一切寧獨棄汝耶進曰和尚與崇公並生何所高曰我往惡處救護衆生崇歸安養矣言訖不見初高居麥積山聞曇無毗至涼往師事之旬日即悟無毗嘆以爲勝已魏武遣使迎高爲太子晃師門人得法者甚衆有一弟子名僧印自謂得阿羅漢果時方坐夏高乃假以神力使定中見十方無盡世界及聞諸佛所說之法各各不同即於一夏尋其所見不盡乃生愧悔

丁酉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傳法菩提達磨

般若多羅東印度人得法於不如蜜多因東印度國王請齋次王乃問諸人盡轉經師獨爲何不轉多羅曰貧道出息不涉衆緣入息不居陰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非但一卷兩卷後行化至南印度彼王名香至尊重供養度越倫等又施無價寶珠時王有三子一名月淨多羅二名功德多羅三名菩提多羅其季開士也般若多羅欲試其所得乃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否月淨功德曰此珠七

寶中尊固無踰也。菩提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卽知是珠。既知是珠卽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卽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多羅歎其辯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佛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多羅知是法器。以時尙未至且默而混之。及香至王棄世。衆皆號絕。菩提獨於柩前入定。經七日而出。遂依多羅求出家。既受具已。多羅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宜名達磨。遂改其名。後告之曰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囑汝聽吾偈曰。心地生諸種。因心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花開世界起。付法已卽於座上起立。舒左右手各放光明二十七道。五色晃耀。又踊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化火自焚。空中舍利如雨。大衆建塔收供。當此土宋武帝大明元年丁酉歲也。

戊　二十八祖菩提達磨說法南印度

般若多羅示寂。菩提達磨遂演化於本國。時有二師。一名佛大先。二名佛大勝多。本與磨同學小乘禪觀。佛大先遇般若多羅。與磨同稟正法。而佛大勝多更分徒而爲六宗。一有相宗。二無相宗。三定慧宗。四戒行宗。五無得宗。六寂靜宗。各封已解別展化源。磨喟然歎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跡。況復支離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言已微現神力。至有相宗所問曰。一切諸法何名實相。彼衆中有一尊長薩婆羅答曰。於諸相中不互諸相。是名實相。曰一切諸相而不互者當何定耶。曰於諸相中實無有定。若定諸相何名爲實。曰諸相不定便名實相。汝今不定當何得之。曰我言不定不說諸相。當說諸相其義亦然。曰汝言不定當爲實相。定不定故卽非實相。曰定既不定卽非實相。知我非故不定不變。曰汝今不變何名實相。已

變已往其義亦然曰不變當在在不在故故變實相以定其義曰實相不變變即非實於有無中何名實相薩婆羅心知聖師懸解潛達即以手指虛空曰此是世間有相亦能空故當我此身得似此否曰若解實相即見非相若了非相其色亦然當於色中不失色體於非相中不礙有故若能是解此名實相彼衆聞已心意朗然欽禮信受磨瞥然匿跡至無相宗所問曰汝言無相當何證之彼衆中有波羅提者答曰我名無相心不現故曰汝心不現當何明之曰我明無相心不取捨當於明時亦無當者曰於諸有無心不取捨又無當者諸明無故曰入佛三昧尚無所得何況無相而欲知之曰相既不知誰云有無尚無所得何名三昧曰我說不證證無所證非三昧故我說三昧曰非三昧者何當名之汝既不證非證何證波羅提聞已即悟本心禮謝於磨懺悔往謬磨記曰汝當得果不久自證此國有魔非久降之言已忽然不現至定慧宗所問曰汝學定慧為一為二彼衆中有婆蘭陀者答曰我此定慧非一非二曰既非一二何

名定慧曰在定非定處慧非慧一即非一二亦不二曰當一不一當二不二既非定慧約何定慧曰不一不二定慧能知非定非慧亦復然矣曰慧非定故然何知哉不一不二誰定誰慧婆蘭陀聞之疑心氷釋至第四戒行宗所問曰何者名戒云何名行當此戒行為一為二彼衆中有一賢者答曰一二二一皆彼所生依教無染此名戒行曰汝言依教即是有染一二俱破何言依教此二違背不及於行內外非明何名為戒曰我有內外彼已知竟既得通達便是戒行若說違背俱是俱非言及清淨即戒即行曰俱是俱非何言清淨既得通故何談內外賢者聞之即自慚服至無得宗所問曰汝云無得無得何得既無所得亦無得得彼衆中有寶靜者答曰我說無得非無得得當說得得無得是得曰得既不得得亦非得既云得得得得何得曰見得非得非得是得若見不得名為得得曰得既非得得得無得既無所得當何得得寶靜聞之頓除疑網至寂靜宗所問曰何名寂靜於此法中誰靜誰寂彼有尊者答曰此心不動是名為

寂於法無染名之爲靜曰本心不寂要假寂靜本來寂故何用寂靜曰諸法本空以空空故於彼空空故名婆靜曰空空已空諸法亦爾寂靜無相何靜何寂彼聞指誨豁然開悟於是六衆咸誓歸依○寶誌金陵人初東陽民朱氏婦聞兒啼鷹巢中梯樹得之舉以爲子七歲依鍾山僧儉出家專修禪觀至是顯迹以剪尺拂子掛杖頭負之而行經聚落兒童譁逐或徵索酒或累日不食嘗遇食鱠者從而求之食者分喀而有輕薄心誌即吐水中皆成活魚往來於皖山劍水之下髮而徒跣著錦袍面方而瑩徹如鏡手足皆鳥爪時時題詩初若不可解後皆有驗

佛祖綱目卷第二十六

# 佛祖綱目卷第二十七成字號

甲子齊武帝永明二年起甲戌明帝建武元年辛巳中興元年壬午梁武帝天監元年庚子改普通丁未改大通己酉改中大通乙卯改大同癸亥梁武帝大同九年止

梁蕭姓四主共五十六年

壬午 寶誌大士說法王宮

初齊武帝怒寶誌惑衆收逮建康獄是日人見誌遊行市井而撿較仍在獄中其夕語吏曰門外有兩輿食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文惠太子竟陵王送供至建康令以聞帝悔謝迎至禁中俄帝宴後宮誌乃暫出已而猶見行道於顯揚殿帝驚遣吏至問吏白誌久出在省中帝益神敬之後誌假神力於帝見高祖地下受錐刀之苦自是永廢錐刀王仲熊問仕何所至誌不答解杖頭左索與之熊後果至尚書左丞徐陵兒時父携謁誌摩其頂曰此兒天上石麒麟也後果顯於世壬午梁武帝即位召誌至闕帝一日整容問曰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曰十二問其旨如

何日在書字時節刻漏中帝益不曉又問弟子何時得以靜心修習曰安樂禁○初武帝夢神僧告曰六道四生受大苦惱何不為作水陸大齋救拔之帝乃扣沙門惟誌勸帝尋經必有因緣帝乃取佛經躬自披覽創造儀文三年乃成於夜捧文停燭白佛曰若此文理協聖凡願拜起時此燈自明或義式未詳燈暗如故言訖投地一禮初起燈燭盡明天監四年二月十五日於鎮江金山依儀修設誌又嘗假帝神力令見地獄苦相問何以救之曰夙生定業不可頓滅惟聞鐘聲其苦暫息於是詔天下寺院擊鐘當舒徐其聲○帝嘗詔畫工張僧繇寫誌像僧繇下筆輒不自定誌遂以指劈面門分披出十二面觀音相或慈或威繇竟不能寫誌曰毗婆尸佛蚤留心直至而今不得妙他日與帝臨江縱望有物泝流而上誌以杖引之隨杖而至乃紫旃檀即以屬供奉官令雕誌像頃刻而成神彩如生

甲午　寶誌大士示寂

寶誌示現四十餘載天監十三年冬忽告衆僧令移寺金剛神像出置於外乃密謂人曰菩薩將去因詣內殿與武帝永訣帝大驚問曰朕壽幾何誌不答以手指脰及頸而出回山然一燭以付後閤舍人吳慶慶以事聞帝嘆曰大師不復留矣燭者將以後事囑我乎十二月六日無疾而終舉體香軟壽九十二帝為建塔於鍾山獨龍阜勅陸倕製銘王筠立碑先是誌與帝登鍾山指前獨龍岡阜曰此為陰宅則永其後帝曰誰當得之誌曰先行者得之是年示寂帝乃以金二十萬易其地建浮圖五級鎮以無價寶珠塟之日車駕親臨誌忽現於雲間萬衆歡呼聲震山谷誌嘗垂語曰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又曰京都鄴都浩浩還是菩提大道又曰如我身空諸法空千品萬類悉皆同又嘗問一梵僧承聞尊者喚我作屠兒曾見我殺生麼曰見曰有見見無見見不有不無見若有見見是凡夫見無見見是聲聞見不有不無見是外道見未審尊者如何見梵僧曰你有此等見耶誌便休去嘗作十二時歌曰平旦寅狂機內有道人身窮苦已經無量劫不信常擎如意珍若捉物

入迷津。但有纖毫。卽是塵。不住舊時無相貌。外求知識也非眞。日出卯。用處不須生善巧。縱使神光照有無。起意便遭魔事撓。若施功。終不了。日夜被他人我拘。不用安排只麼從。何曾心地生煩惱。食時辰。無明本是釋迦身。坐臥不知元是道。只麼忙忙受苦辛。認聲色。覓疎親。只是他家染汚人。若擬將心求佛道。問取虛空始出塵。禺中巳。未了之人教不至。假使通達祖師言。莫向心頭安了義。只守玄。沒文字。認著依前還不是。暫時自肯不追尋。曠劫不遭魔境使。日南午。四大身中無價寶。陽燄空華不肯拋。作意修行轉辛苦。不曾迷。莫求悟。任你朝陽幾回暮。有相身中無相身。無明路上無生路。日昳未。心地何曾安了義。他家文字沒疎親。不用將心求的意。任縱橫。絕忌諱。長在人間不在世。運用不離聲色中。歷劫何曾暫拋棄。晡時申。學道先須不厭貧。有相本來權積聚。無形何用要求眞。作淨業。却勞神。忽認愚癡作近鄰。言下不求無處所。暫時喚作出家人。日入酉。虛幻聲音不長久。禪悅珍羞尚不餐。誰能更飲無明酒。勿可拋。勿可守。蕩蕩逍遙不曾有。縱你多聞達古今。也是癡狂外邊走。黃昏戌。狂子施功投暗室。假使心通無量時。歷劫何曾異今日。擬商量。却啾唧。轉使心頭黑如漆。晝夜舒光照有無。癡人喚作波羅蜜。人定亥。勇猛精進成懈怠。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超釋迦。越祖代。心有微塵還質礙。放蕩長如癡兀人。他家自有通人愛。半夜子。心住無生卽生死。生死何曾屬有無。用時便用無文字。祖師言外邊事。識取起時還不是。作意搜求實沒蹤。生死魔來任相試。雞鳴丑。一顆圓光明已久。內外推尋覓總無。境上施爲渾大有。不見頭亦無手。天地壞時渠不朽。未了之人聽一言。只這如今誰動口。誌又作大乘讚十首十四科頌十四首

巳亥 慧約法師說戒王宮

慧約姓婁氏。少有風德。族祖給事中婁幼瑜。每見約輒起爲禮。或問此乃君族下班。何乃恭耶。瑜曰。菩薩出世。方且師於天下。豈直老夫致敬而已。梁武帝請居省中。天監十八年四月八日。帝受約菩薩戒。復設

無遮大會是日忽有甘露降於庭三足烏二孔雀歷堦馴伏凡太子諸王公卿道俗從約受戒者四萬八千八因大赦天下

庚子 傅大士隱居雙林

齊建武四年五月八日傅大士降生於婺州義烏縣傅宣慈家名翕字玄風年十六娶劉氏名妙光生子普建普成年二十四沂水取魚於稽亭塘下獲魚已沉籠水中曰去者適止者留人或謂之愚會有天竺僧嵩頭陀語曰我昔與汝於毗婆尸佛前發願度生汝今何時還兜率宮因命臨水觀影見圓光寶蓋便悟前因士笑曰爐鞴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度生為急何暇思天宮之樂乎於是棄魚具携行歸舍因問修道之地嵩指松山雙檮樹曰此可矣遂結菴自號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種植蔬果為人傭作與妻妙光晝作夜歸敷演佛法

庚子 二十八祖菩提達磨至震旦國 東土初祖

菩提達磨南天竺國香至王之第三子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羅遇般若多羅付法因改名達磨磨問多羅當往何國作佛事曰汝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天待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慎勿速行衰於日下曰彼有大士堪為法器否千載之下有留難否曰汝所化之方獲菩提者不可勝數吾滅後六十餘年彼國有難水中文布自善降之汝至南方勿住彼惟好有為功業不見佛理汝縱到彼亦不可久留聽吾偈曰路行跨水復逢羊獨自棲棲暗渡江日下可憐雙象馬二株嫩桂久昌昌又問此後更有何事曰從是去一百五十年而有小難聽吾讖偈曰心中雖吉外頭凶川下僧房名不中為遇毒龍生武子忽逢小鼠寂無窮又問此後如何曰却後二百二十年林下見一人當得道果聽吾讖曰震旦雖闊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行金雞解銜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復演諸偈皆預讖佛教隆替磨稟教義服勤四十年迨多羅順世降伏六宗化被南天經六十載度無量衆後值磨叔父異見王欲毀佛法磨憫之欲開其蒙六衆亦各念佛法有難師將何匡濟磨遙知衆意彈指應之六衆悉聞云此我師信響

者至磨所磨曰一翳蔽空孰能剪拂前無相宗宗勝欲行磨曰汝雖辯慧道力未全且與王無緣勝辭磨竟至王所廣陳法要王曰汝今所解其法何在宗勝曰如王治化當合其道王所有道何在王曰我所有道將除邪法汝所有法將伏何人磨不起於座懸知宗勝義墮召波羅提曰宗勝不稟吾語與王論屈汝急往救波羅提曰願假神力言訖雲生足下至王前時王正問宗勝忽見愕然忘其所問答曰乘空來者是正是邪提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王雖驚異而驕慢方熾即擯宗勝令出提曰王既有道何擯沙門我雖無解願王致問王怒而問曰何者是佛曰見性是佛曰師見性否曰我見佛性曰性在何處曰性在作用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曰今現作用王自不見曰於我有否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曰其八出現當為我說提即說偈曰在胎為身處世為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即開悟悔謝前非咨詢法要王復問提師承為誰曰即大王叔菩提達磨是也王聞驚駭遽勅近臣迎磨至王宮磨為王懺悔往非王聞泣謝詔宗勝歸國近臣曰宗勝被謫時已捐軀投崖矣磨曰勝尚在召之當至初勝受擯恥不能正王遂投身危崖俄有神人以手捧承置於巖上勝曰我忝沙門當與正法為主不能抑絕王非是以捐身自責神何佑助願示所以於是神人說偈曰師壽於百歲八十而造非為近至尊故熏修而入道雖具少智慧而多有彼我所見諸賢等未嘗生珍敬二十年功德其心未恬靜聰明輕慢故而獲至於此得王不敬者當感果如是自今不疎怠不久成奇智諸聖悉存心如來亦復爾勝聞偈欣然遂宴坐巖間至是王遣使召勝磨謂王曰知勝來乎曰未知曰再命乃來耳使者至山而勝辭果再命乃至磨念震旦緣熟行化時至乃辭祖塔別同學後至王所慰之曰勤修白業護持三寶吾去非晚一九即回磨汎重溟凡三周寒暑達於南海

○菩提達磨至金陵
達磨至南海廣州刺史蕭昻表聞武帝帝遣使齎詔
迎請以普通元年十一月至金陵帝問朕即位以來
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曰並無功德曰
何以無功德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
雖有非實曰如何是眞功德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
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曰廓
然無聖曰對朕者誰曰不識帝莫測玄旨
○千歲寶掌和尙參菩提達磨
寶掌中印度人自辭神受質即左掌握拳七歲祝髮
乃展因名寶掌魏晉間東遊此土入蜀禮普賢常不
食日誦般若等經千餘卷一日謂衆曰吾有願住世
千歲今六百二十有六矣故人以千歲稱之宋大明
中遊五臺南歷衡岳黃梅匡廬尋入建業會達磨入
梁就而扣請玄旨悟無生忍武帝高其道臘延供內
庭未幾如吳述偈曰梁城遇導師參禪了心地飄零
三浙遊更肅佳山水遂遍探兩浙名山
○初祖菩提達磨至少林

達磨知武帝機不契是歲十一月十九日潛回江北
二十三日至洛陽止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
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婆羅門
甲辰 初祖菩提達磨傳法慧可
慧可武牢姬氏子父以無子禱祈既久一夕有異光
照室母遂懷娠故生而名之曰光自幼志氣不群博
極載籍尤精玄理不事家產好遊山水後覽佛書超
然自得出家受具浮游講肆偏學大小乘義年三十
二返香山終日宴坐又八年於寂默中忽見一神人
謂曰將欲受果何滯此耶大道匪遙汝其南矣翼日
覺頭痛如刺欲治之空中有聲曰此換骨也往見本
師本師視其頂骨如五峯秀出以有神異更名神光
復謂曰汝相吉祥當有所證神令汝南者少林有達
磨大士必汝之師也光受教遂造少林參磨磨常面
壁默坐莫聞誨勵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
血濟飢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尙若此我又何人値
大雪光夜侍立遲明積雪過膝立愈恭磨顧而憫之
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惟願和尙慈

悲開甘露門。廣度群品。磨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眞乘。徒勞勤苦。光聞磨誨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於磨前。磨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因與易名曰慧可。光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曰。將心來與汝安。曰。覓心了不可得。曰。我與汝安心竟。

戊申 傳大士設大會

傅大士住雙林七年。一日行道次。感七佛相隨。釋迦引前。維摩接後。惟釋尊數顧共語。爲我補處也。又一日見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放光襲其體。士乃曰。我得首楞嚴定。綠是弟子益衆。大通二年。士欲導群品。乃化妻子。鬻身助設大會。

○初祖菩提達磨示寂 西天二十八祖

達磨居少林。爲慧可說法。祇教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可種種說心性。曾未契理。磨祇遮其非。不為說無念心體。一日可忽曰。我已息諸緣。磨曰。莫成斷滅去否。曰。不成斷滅。曰。此是諸佛所傳心體。更勿疑也。魏永安二年。忽謂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言所得乎。道副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磨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磨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磨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三拜。依位而立。磨曰。汝得吾髓。乃顧可曰。昔如來以正法眼藏。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幷授汝袈裟。以爲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曰。請師指陳。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云我西天之人。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證之。汝今受此衣法。卻後難生。但出此衣。幷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又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

即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諸衆生開示悟入吾自到此凡五度中毒我嘗自出而試之置石石裂緣吾本離南印來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踰海越漠為法求人際會未諧如愚若訥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言已乃與徒衆往禹門止三日有期城太守楊衒之蚤慕佛乘問磨曰西天五印師承為祖其道如何曰明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問此外如何曰須明他心知其今古不厭有無於法無取不賢不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故稱為祖又曰弟子歸心三寶亦有年矣而智慧昏蒙尚迷真理適聽師言罔知攸措願師慈悲開示宗旨磨知懇到即說偈曰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纏超然名之曰祖衒之聞偈悲喜交併曰願師久住世間化導羣有曰吾即逝矣不可久留根性萬差多逢愚難曰未審何人弟子為師除得否曰吾以傳佛秘密利益迷途害彼自安必無此理曰師若不言何表通變觀照之力磨不獲已乃為讖曰江槎分玉浪管炬開金鎖五口相共行九十無彼我衒之莫測禮辭而去時魏氏奉釋禪雋如林光統律師流支三藏者僧中鸞鳳而議多與磨相違磨玄風退振有識咸歸彼徒生嫉數加毒藥莫能中傷至第六度以化緣既畢遂端居而逝即己酉十月五日也塟熊耳山起塔定林寺其年魏使宋雲自西域還遇磨葱嶺見手携隻履翩翩獨逝雲問師何往曰西天去雲歸具奏其事帝令啓壙惟隻履存焉詔取遺履於少林寺供養梁武帝追憶自撰碑文刻之鍾山其末云嗟乎見之不見逢之不逢遇之不遇今之古之悔之恨之朕雖一介凡夫敢師之於後云

癸丑 梁武帝問道傅大士

癸丑正月傅大士遣弟子傅暀詣闕奉書於梁武帝帝詔迎赴闕問師事從誰曰從無所從師無所師事無所事又問何不論義曰菩薩所說非長非短非廣非狹非有邊非無邊如如正理復有何言

乙卯 梁慧約法師入寂

大同元年九月慧約示微疾武帝勅遣舍人問疾約

曰今夜當去至五鼓異香滿室左右肅然乃誡門人曰夫有生有死自然常數勤修念慧勿起亂相言畢合掌而逝約嘗所乘青牛吼淚不息白鶴一雙自建塔始環遶哀鳴聲甚悽惋後三日欻然而去

己未 傅大士說法王宮

大同五年傅大士再入都武帝延見問曰何爲眞諦曰息而不滅曰息而不滅此則有色有色故鈍如此則居士未免流俗曰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曰居士大識禮曰一切諸法不有不無大千世界所有色像莫不皆空百川叢注不過於海無量妙法不出眞如如來何故於三界九十六道中獨超其最視一切衆生有若赤子天下非道不安非禮不樂帝默然一日帝請講金剛經士纔陞座以尺揮案一下便下座帝愕然有僧曰陛下還會麼曰不會曰大士講經竟

壬戌 曇鸞法師往生淨土

東魏曇鸞出家志欲延壽而後修佛法聞江南隱士陶弘景有仙術至梁謁景景欣然授以仙方十卷及還魏至洛遇菩提流支問佛法中有長生不死法否曰是何言歟此土何曾有長生法縱得少時不死終更輪迴耳即授以觀經曰此吾金仙氏之長生也依而修之永出生死鸞乃焚仙經精修淨土魏主號爲神鸞興和四年見香花旛樂來迎奄然而逝

佛祖綱目卷第二十七

# 佛祖綱目卷第二十八 歲字號

甲子 梁武帝大同十年 起 丙寅 改中大同 丁卯 改太清 庚午 簡文大寶元年 壬申 元帝承聖元年 乙亥 敬帝紹泰元年 丙子 改太平 丁丑 陳高祖永定元年 庚辰 世祖天嘉元年 丙戌 陳改天康 丁亥 陳臨海王光大元年 己丑 陳宣帝太建元年 辛丑 隋高祖文帝開皇元年 癸卯 陳後主至德元年 丁未 陳改禎明 辛酉 隋改仁壽 癸亥 隋文帝仁壽三年止

北朝 周宇文姓五主共二十六年 齊高姓六主共二十八年

南朝 後梁蕭姓三主共三十三年 陳陳姓五主共三十三年 隋楊姓三主共三十八年

甲子 傅大士設大法會

傅大士嘗著心王銘曰觀心王空玄妙難測無形無相有大神力能滅千災成就萬德體性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有聲爲大法將心戒傳經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爾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礙所作皆成了本識心識心見佛是佛是心是心是佛念念佛心佛心念佛欲得蚤成戒心自律淨律淨心心卽是佛除此心王更無別佛欲求成佛莫染一物心性雖空貪嗔體實入此法門端坐成佛到彼岸已得波羅蜜慕道眞士自觀自心知佛在內不向外尋卽心卽佛卽佛卽心心明識物曉了識心離心非佛離佛非心非佛莫測無所堪任執空滯寂於此漂沉諸佛菩薩非此安心明心大士悟此玄音身心性妙用無更改是故智者放心自在莫言心王空無性體能使色身作邪作正非有非無隱顯不定心性離空能凡能聖是故相勸好自防愼剎那造作還復漂沉淸淨心智如世黃金般若法藏竝在身心無爲法寶非淺非深諸佛菩薩了此本心有緣遇者非去來今又偈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鎭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又偈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士於梁大同十年設大法會普爲衆生懺滅罪苦速得解脫士又以佛經目錄繁多或人不能遍閱乃建輪藏立願曰登吾藏門者生生世世不失人身發菩提心者能推輪藏與持誦諸經功德無異○梁武帝蕭衍狀貌奇偉日角龍顏項有圓光身不映日所居之室常若雲氣幼而好學自詩書以至陰陽緯候卜筮占決草隸尺牘弓矢騎射竝洞精微雖登大位酉手不釋卷晚奉佛道日止一食非宗廟祭祀宴饗大會不舉樂決死囚必流涕勤政事雖冬月過子夜執筆視事手爲皴裂性方正居暗室必理衣冠暑月未嘗褰袒雖見內豎小臣如遇嚴賓焉太淸三年侯景陷臺城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劍上殿帝神色不動使向三公坐揚謂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爲勞景惶懼不能對出謂左右曰吾每據鞍臨敵矢石交下了無所怖今

見蕭公使人畏慴。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復見之矣。寢疾日夕念佛不絕口。大漸不能進膳。久而口苦索蜜。舉手曰荷荷。遂崩於淨居殿。壽八十六

庚午　慧聞大師發明心觀

北齊慧聞姓高氏。因閱龍樹大智度論。恍然大悟。遂遙禀龍樹爲師

甲戌　傅大士供養三寶

承聖三年傅大士復捨家貲爲衆生供養三寶。偈曰。傾捨爲群品。奉供天中天。仰祈甘露雨。流澍竝無邊

○慧思參慧聞大師

慧思武津李氏子。頂有肉髻。牛行象視。少以慈恕聞於閭里。嘗夢梵僧勸令出家。乃辭親剃染。及禀具戒。日惟一食。誦法華千遍。梁承聖三年。聞北齊慧聞有徒數百。乃往受法。晝夜攝心。脇不至席。坐夏三七日。獲宿命通。尋有障起。四肢緩弱。不能行步。自念曰。病從業生。業從心起。心源無起。外境何狀。病業與身。都如雲影。作是觀已。輕安如故。夏滿猶無所得。深懷慚愧。放身倚壁。背未至間。豁然開悟法華三昧○陸法和少隱江陵清溪山。服勤沙門。執弟子禮。及長出游。以操行絕等。爲梁湘東王所重。初侯景始降。和知其必叛。以語朱元英。英不了其意。未久景圍京城。英求策。和曰。取菓宜待熟。景遣將任約擊湘東王。和乞軍禦之。對壘赤沙湖。賊因風縱火燒廬。和以白羽揮風。風即返。約軍大潰。士卒求約不獲。和曰。洲際有水剎。約在其下也。可往擒之。果得約。和捨之。謂王曰。他日當得力。約後果爲王立功。湘東王即位。是爲元帝。改元承聖。以和爲郢州刺史。爵以閑散。始和欲大事定。魏帝不許。和笑曰。吾嘗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窺人王位耶。但吾與王於空王佛所有因緣。如不能用則柰業何。至是帝爲魏所敗。和乃歸齊。齊文帝大喜。封和爲太尉。賜甲第。和乞爲佛寺。身居偏室。日手持香爐。行道禮佛。燒香凝坐。預期入日。時至坐去

庚辰　智覬參慧思大師

智覬字德安。華容陳氏子。父封開國侯。母徐始娠。夢香白鼠弁。香雲五色。縈繞於懷。誕生之夕。祥光燭隣

目有重瞳膚不受垢臥必合掌坐必面西七歲入寺聞僧誦普門品即隨念之忽自憶七卷之文宛如宿習十五禮佛恍焉如夢見大山臨海祭峯嶺有僧招手復接入一伽藍云汝當居此汝當終此出家進具後至大蘇山謁慧思思一見謂曰昔靈鷲同聽法華經今復來矣示以普賢道場說四安樂行覲入觀三七日誦法華經至藥王品曰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於是悟法華三昧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宿通便發以所證白思思曰非爾弗證非我不識此乃法華三昧前方便初旋陀羅尼也縱令文字之師千萬不能窮汝之辯於說法人中最爲第一

○二祖慧可傳法僧璨

慧可自達磨西歸繼闡玄風博求法嗣至北齊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聿來設禮而問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可曰將罪來與汝懺曰覓罪了不可得曰我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可深器之即爲剃髮曰是吾寶也宜名僧璨其年三月十八日受具自茲疾漸愈執侍經二載可乃告曰菩提達磨遠自竺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吾吾今授汝幷達磨信衣汝當守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花生本來無有種花亦不曾生又曰汝受吾教宜處深山未可行化當有國難曰師既預知願垂示誨曰斯乃達磨傳般若多羅懸記云心中雖吉外頭凶是也吾較年數正在於茲當諦思前言勿罹世難然吾亦有宿累今須酬之善去善行俟時傳付○僧那姓馬氏少而神俊通究墳典年二十一講禮易於東海聽者如市暨南徂相部學衆隨至會慧可說法與同志十人投可出家自爾手不執筆永捐世典惟一衣一鉢一坐一食奉頭陀行既久侍於可後謂門人慧滿曰祖師心印非專苦行苦行但助道耳若契本心發隨意眞光之用則苦行如握土成金若惟務苦行而不明本心爲憎愛所縛則苦行如黑月夜履於險道汝欲明本心者當審諦推察遇色遇聲未起覺觀

時。心何所之。是無。耶是有。耶既不墮有無處。所則心珠獨朗常照。世間而無一塵許間隔。未嘗有一刹那頃斷續之。相故我初祖彙付楞伽經四卷。謂我師二祖曰。吾觀震旦。惟有此。經可以印心。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又二祖凡說竟。乃曰此。經四世之後。變成名相深可悲哉。我今付汝。宜善護。持非人愼勿傳之。付囑已。乃遊方。莫知其終〇向居士。幽棲林野。木食澗飲北齊天保初。聞慧可盛化。乃致書通好曰。影繇形起響逐聲來。弄影勞形。不識形爲影本。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除煩惱而趣涅槃。喻去形而覓影。離衆生而求佛。果喻默聲而尋響。故知迷悟一途。愚智非別無名作名。因其名則是非生矣。無理作理。因其理則爭論起矣。幻化非眞。誰是誰非。虛妄無實。何空何有將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未及造謁。聊申此意。伏望答之。可命筆迴示曰。備觀來意。皆如實眞幽之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謂瓦礫。豁然自覺是眞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卽皆如。愍此二見之徒輩。申時措筆作斯書。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餘。居士捧披祖偈。乃伸禮密承印記

戊子 慧思大師住南嶽

慧思。住大蘇。示衆。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求。莫從他覓。覓卽不得。得亦不眞。偈曰。頓悟心源開寶藏。隱顯靈通現眞相。獨行獨坐常巍巍。百億化身無數量。縱令逼塞滿虛空。看時不見微塵相。可笑物兮無比況。口吐明珠光晃晃。尋常見說不思議。一語標名言下當。思嘗登座。講大般若經。爲諸論師。鏡中毒藥。思一心念般若。毒卽爲消。命門人智顗代講。顗至一心具萬行。忽有所疑。請師決之。思曰。如汝疑者。乃大品次第意耳。未是法華圓頓旨也。吾昔於夏中。一念頓發諸法現前。吾既身證。不勞致疑。顗問所證是十地耶。曰吾一生望入銅輪（圓十住）以領徒太蚤。損己益他。但居鐵輪耳（圓十信）思嘗手執如意。於衆中指顗曰可謂法付法臣。法王無事者也。時大蘇被寇。徒衆不安。思乃謂顗曰。吾久羨南嶽。恨法無所寄。汝可傳燈莫作最後斷佛種人。汝於陳國有緣。宜往利益。顗奉命。乃至陳。住瓦官寺。開法華經題。思於光大二年六

月日將四十餘僧徑趨南嶽登祝融峯遇嶽神會供神曰師何來此曰求檀越一坐具地曰諾即飛錫以定其處(今福嚴寺)嶽神乞戒思爲說法因曰吾寄此山止期十載已後必事遠遊吾前身曾履此處巡至衡陽値一處林泉勝異曰此古寺也吾昔曾居命掘之基址猶存又指巖下曰吾此坐禪賊斬吾首尋得枯骸一具自此道化彌盛陳主目爲大禪

己丑善慧傅大士示寂(彌勒化身)

傅大士住雙林大作佛事嘗有偈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陳太建元年有慧和法師不疾而終嵩頭陀亦於柯山入滅士懸知謂普建普成曰嵩公兜率待我決不可久留也時四側花木方當秀實欻然枯瘁四月二十四日示衆此身甚可厭惡衆苦所集須愼三業精勤六度若墜地獄卒難得脫常須懺悔又曰吾滅已不得移寢床七日當有法猛上人持像及鐘來鎭於此弟子問歸寂後形體如何曰山嶺焚之問若不遂何如曰勿用棺歛但壘甓爲壇移尸於上屛風周繞絳覆之上建浮圖鎭以彌勒像又問諸佛滅度皆說功德師之發跡可得聞乎曰我從第四天來爲度汝等次補釋迦及傅普敏文殊慧集觀音何昌阿難同來贊助故大品經云有菩薩從兜率天來諸根猛利疾與般若相應卽吾身是也言訖趺坐而逝壽七十三至七日法猛上人果持織成彌勒像及九乳鐘來鎭龕所須臾不見晉天福九年錢王發塔取靈骨一十六片皆紫金色及道具十餘事至府城龍山建龍華寺塑像安置

○三祖僧璨隱皖公山

僧璨不知何許人初以處士謁慧可得度傳法陳太建元年自北齊來司空山遂隱於皖公山當周武帝毀法璨深自韜晦居無常處積十餘載人無能知者

○靜藹法師隱太乙山

初靜藹聞周武廢教慨然嘆曰食周之粟而忘其事可謂忠乎卽詣闕求見極陳毀敎禍福報應之事指證明白帝爲改容顧旣行之詔不可返因謝遣之藹

退而泣曰大教阨塞吾何忍見遂遁歸終南山帝欲官之遣衛士求藹藹聞徙入太乙山號泣七日夜聲不絕撰三寶錄二十卷宣政元年七月告弟子曰吾生無補於世將事捨身衆號泣因令侍者出山藹瀝血書偈一篇遂坐磐石留一內衣自條其肉布於石上引腸胃掛松枝上五臟皆外見餘筋肉手足頭面肉拆骼盡以刀割心捧之端坐而逝餘骸並無遺血但見白乳傍流凝於石次聞者莫不流涕

乙未 智顗大師隱天台山

智顗居金陵瓦官八年陳太建七年九月謝遣徒衆隱天台山時佛隴峰有定光大師謂弟子曰不久當有勝善知識領徒至此俄而顗至光曰還憶疇昔舉手招引時否乃共至菴所其夜聞空中鐘磬聲曰是何祥也曰此是犍椎集僧得住之相此峰金地我已居之北峰銀地汝當居焉顗晉獨往華頂峰坐禪忽於後夜大風拔木迅雷震山魑魅千群一形百狀倏忽轉變不可稱計又作父母師僧之形作枕作抱悲覆流涕顗安心空寂深念實相強輭二緣所不能動

◆音翻同

明星出時神僧讚曰制敵勝怨乃可爲勇能過斯難無如汝者既安慰已復爲說法顗曰大聖是何法門當云何學云何弘宣答曰此名一實諦學之以般若宣之以大悲從今已後自行兼人吾皆影響

丁酉 慧思大師入寂

慧思住南嶽有一老宿令人傳語曰何不下山教化衆生目視雲漢作麼思答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更有甚麼衆生可教化大建九年六月日思謂門人曰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華般舟念佛三昧方等懺悔期於見證者隨有所須吾自供給如無此人吾即遠去矣時衆以苦行事難竟無答者思乃屏衆入寂小師靈辨號慟思開目曰何得驚動吾耶凝人出去即唱佛合掌而逝顏色如生異香滿室

辛丑 開皇元年復興佛教

周武廢教辛丑隋文帝即位改元開皇詔五嶽各置僧寺又於相州戰地建伽藍一所帝志思弘法是冬有沙門智周等賫經二百六十部惠期自西域而還勅付有司召人番譯○帝姓楊名堅華陰人生時赤

光照室業氣滿庭宅旁有尼寺尼名智仙世號神尼會帝母厲之忝甚幾絕尼自外至謂其父曰此兒佛天所祐身如舍利不可褻也遂名帝曰那羅延又曰兒來處異倫俗家穢汚可就寺養之父乃以尼委兒一日尼外出母來抱兒忽見兒化爲龍鱗角已具驚惶墮地尼歸見曰何因妄觸我兒致令晚得天下及年七歲尼告帝曰汝後大貴當自東方來佛法時滅賴汝而興帝年十三方始還家及周武廢教尼隱其家未幾而逝至是帝果自山東入爲天子大興佛法皆如尼言及登位後每顧群臣追念阿闍黎以爲口實又云朕興繇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似從道人中來繇少時在寺至今樂聞鍾鼓之聲

癸丑 灌頂參智顗大師

灌頂章安吳氏子字法雲始生三月能隨母稱三寶名有僧過門謂其母曰此子非凡因以灌頂爲名出家受具天縱慧解陳至德癸卯謁智顗禀受觀法頓蒙印可顗命爲侍者隨所住處悉能受持

壬子 道信參三祖僧璨

道信姓司馬氏世居河內後徙蘄州廣濟縣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宛如宿習開皇十二年信年十四往禮僧璨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璨曰誰縛汝曰無人縛曰何更求解脫乎又問如何是古佛心曰如今是甚麼心曰我今無心曰汝既無心諸佛豈有耶信於言下大悟

癸丑 二祖慧可示寂

慧可既付法僧璨已旋往鄴都隨宜說法一音演暢四衆歸依如是積三十四載遂韜光混跡變易儀相或入酒肆或過屠門或習街談或隨斯役人驚問曰師是道人何故如是曰吾自調心何關汝事又於筦城縣匡救寺三門下談無上道聽者林會時有辯和法師於寺中講涅槃經學徒聞可闡法稍稍引去辯和不勝其憤致謗於邑宰翟仲侃加以非法可怡然委順識者謂之償債時癸丑三月十六日也年一百七歲葬磁州滏陽縣東北七十里

○智顗大師說法玉泉

智顗至荊州玉泉入定一大木中一日有巨蟒長十

餘丈張口內向陰魔列陣砲矢如雨經一七日覩無懼色憫之曰汝所為者生死衆業貪著餘福不自悲悔言訖衆妖俱滅其夕雲開月明見二人威儀如王前致敬曰予即關羽漢末紛亂九州瓜裂曹操不仁孫權自保予義臣蜀漢期復帝室時事相違有志不遂死有餘烈得王此山大德聖師何枉神足曰欲於此地建立道場以報生身之德耳曰願哀憫我愚特垂攝受此去一舍山如覆船其土深厚弟子當與子平建寺化供顗師安禪七日以須其成既出定見湫潭千尺化為平地棟宇煥麗巧奪人目遂領衆入居演法一日神白顗曰弟子今日獲聞出世間法願洗心易念求受戒永為菩提之本顗授五戒

○智顗大師示寂

丁巳十一月晉王遣使奉迎智顗顗將行謂門人曰吾將往而不返汝等當成就佛隴南寺又曰乃是王家所辦汝等見之吾不見也到剡東石城寺百尺石像前而止顧侍者曰吾知命在此不復前進飭斤絕粒於今日矣唱觀無量壽佛經題竟復曰四十八願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無人火車相現一念改悔者尚得往生況戒定熏修聖行道力功不唐捐矣時石佛放大光明覆滿山谷門人請曰未審大師何位何生曰吾不領衆必淨六根損己利他但登五品汝問何生者吾諸師友侍從觀音皆來迎我言訖而逝

庚申 三祖僧粲傳法道信

道信依三祖悟道服勞九載後於吉州受具戒侍奉尤謹僧粲屢試以玄微知其緣熟乃付衣法偈曰華種雖因地從地種華生若無人下種華地盡無生○隋后獨孤氏雖處王宮深厭女寶一心念佛仁壽辛酉命終時永安宮北種種音樂自然震響異香滿室從空而至天竺斯那到京帝問是何祥瑞對曰淨土有佛號阿彌陀皇后業高超登彼國故現斯瑞耳

佛祖綱目卷第二十八

# 佛祖綱目卷第二十九 律字號

甲子〔隋文帝仁壽四年起〕 乙丑〔煬帝大業元年〕 丁丑〔恭帝義寧元年〕 戊寅〔唐高祖武德元年〕 丁亥〔太宗貞觀元年〕 庚戌〔高宗永徽元年〕 丙辰〔改顯慶〕 辛酉〔改龍朔〕 癸亥〔唐高宗龍朔三年止〕

唐。李姓。起高祖武德元年戊寅。止昭宗天祐二年乙丑。二十一主。共二百九十年。

甲子 三祖僧璨隱居羅浮山

三祖僧璨。既付法道信已。乃告之曰。昔可大師付吾法後。往鄴都行化。三十年方終。今吾得汝。何滯此乎。仁壽四年。適羅浮山。嘗著信心銘曰。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爲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繇取舍。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惟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沒有。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返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繇妄見。不用求真。惟須息見。二見不住。慎莫追尋。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繇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繇境滅。境逐能沉。境繇能境。能繇境能。欲知兩段。原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麤。寧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逍遙絕惱。繫念乖真。昏沉不好。不好勞神。何用疎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爲。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繇斟酌。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寐。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一如體玄。兀爾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盡淨。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真如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惟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

延促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卽是無無卽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須守一卽一切一切卽一但能如是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智舜入廬山蓮慧遠淨業大業初講觀經畢卽示疾見鸚鵡孔雀念佛法僧出微妙音告弟子曰我今日往生矣言訖安然而逝

丙寅 三祖僧璨示寂

僧璨說法三十餘年絕口不談其姓族鄉邑嘗語道信曰有人借問勿道於我處得法仁壽四年適羅浮山優游二載大業二年旋歸舒州山谷寺逾月士民奔趨大設齋供璨爲四衆廣宣心要訖於法會大樹下合掌立化是歲十月十五日也至唐天寶間河南尹李常啓璨墓闍維得五色舍利三百粒以百粒出已俸建塔百粒隨衙澤百粒隨身

甲申 四祖道信開法破頭山

丁丑道信領徒抵吉州值群盜圍城七旬不解萬衆惶怖信愍之教合城念摩訶般若時賊衆望雉堞間若有神兵乃相謂曰城內必有異人遂引去武德二年說法於螺川七年返蘄州住破頭山學侶雲臻

戊子 道綽法師往生淨土

道綽并州人出家習經論晩事瓚禪師學禪又篤志淨土有僧定中見綽數珠如七寶大山平居爲衆講十六觀經將二百遍人各掐珠口稱佛號或時散席響彌林谷六時禮敬初不廢缺念佛日以七萬爲限貞觀二年四月八日歸寂聞而赴者滿於山寺見化佛住空天花下散焉○僧銜并州人初念慈氏期生內院年九十遇道綽始迴心念佛日禮千拜一心無怠後有疾告弟子曰阿彌陀佛授我香衣觀音勢至示我寶手吾其行矣言訖而逝七日異香不散時有啓芳圓果二法師目擊斯事乃於悟眞寺共折楊枝於觀音手中誓曰若於淨土有緣當七日不萎至期益茂芳果慶忭晝夜觀念不捨忽覺臨七寶池入大寶帳見佛及二大士坐寶蓮臺光明輝映芳果作禮佛云念我名者皆生我國又聞釋迦世尊與文殊菩薩以梵音聲稱讚淨土復見三道寶階其一白衣其

二道俗相半其三惟僧也云者至心念佛者得生此土耳後五日忽聞鐘聲曰鐘聲我輩事也俱時化去

（）明瞻隱居太乙山智炬寺現歲苞志安養貞觀二年十月知命將盡入京就興善寺設齋辭別道俗時僕射房玄齡杜如晦皆與焉即返智炬寺整威儀念佛遽曰阿彌陀佛來也二大士亦至竦身合掌而化

庚寅　四祖道信傳法法融

法融延陵韋氏子年十九學通經史尋閱大部般若曉達眞空忽一日嘆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觀出世舟航遂隱茅山投師落髮後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巖石室有百鳥銜花之異貞觀四年道信遙觀氣象知彼山有異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此間有道人否曰出家兒那箇不是道人曰阿那箇是道人僧無對別僧曰此去山中十里許有一懶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信遂入山見融端坐自若會無所顧信曰在此作麼曰觀心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融無對便起作禮曰大德高棲何所曰貧道不決所止或東或西曰還識道信大師否曰何以問他曰嚮德滋久冀一瞻禮曰即貧道是也曰因何降此曰特來相訪莫更有宴息之處否融指後面曰別有小菴遂引信至菴所繞菴惟見虎狼之類信乃舉兩手作怖勢融曰猶有這箇在曰這箇是什麼融無對少選信却於融宴坐石上書一佛字融覩之竦然信曰猶有這箇在融未曉乃稽首請說心要信曰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瞋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佛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如何對治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

起眞心任徧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即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吾受璨大師頓教法門今付於汝汝今諦受吾言只住此山向後當有五人達者紹汝玄化信付法訖遂返雙峰（即破頭山）○道信住雙峰山中有一老僧曰惟種松人呼爲栽松道者謂信曰法道可得聞乎曰汝已年邁脫有聞其能廣化耶儻能再來吾尚可遲汝道者遂諾乃出山行至黃梅縣濁港見一女子浣衣揖曰寄宿得否曰我有父母可往求之曰汝諾我乎曰諾道者還山危坐而化女周氏之季也歸輙有孕父母惡而逐之女無所歸傭紡里中已而生一子以爲不祥因拋水中明日見之泝流而上遂收養成童七歲隨母乞食往來黃梅道中一日信往黃梅路逢兒戲問曰汝何姓曰姓即有不是常姓曰是何姓曰是佛性曰汝無姓耶曰性空故無信知其不昧即俾侍者至母所乞令出家母以宿緣故遂捨爲弟子信與剃度名曰弘忍

壬辰　灌頂法師往生淨土（天台宗）

灌頂住天台嘗著涅槃玄義二卷疏二十卷仙居樂安嶺南曰安洲溪流湍急歲常溺人頂誓曰若此溪坦平當於此講經旬浹間白沙遍涌平如玉鏡乃講光明法華以荅靈惠頂每宴坐有天花飄墜其側壬辰八月示疾室有異香臨終命弟子曰經云世尊入滅多蒸名香其烟如雲汝今可多焚香吾將去矣因遺誡忽起合掌稱阿彌陀佛二大士名奄然而化○玄奘緱氏人姓陳少出家年十一誦維摩法華卓然自立不偶時流二十一講心論不窺文相涌注不窮時號神人貞觀三年冬表請往西域取經太宗不許遂潛出玉關至罽賓國從僧伽論師決俱舍因明大毗婆沙等論至大林國從婆羅門學中論及異道典籍時婆羅門七百餘歲至僕底國從伏光法師學對法宗顯理門等論至那伽羅國從月胄論師學衆事分毗婆沙至祿勤那國從闍那屈多三藏學經部毗婆沙及薩婆多部辨眞等論至麴闍國從毗邪犀那三藏學二毗婆沙王有勝兵十萬雄冠西域奘與胡商八十許人渡殑伽河至中天竺遇大乘居士爲開瑜伽師地即入王舍城彼預聞奘至具禮郊迎奘見

戒賢論師賢時已一百六歲奘修敬訖賢使坐問從何來曰從支那國來欲學瑜伽等論於是賢流涕呼弟子覺賢指以謂曰我前所夢何如弟子請奘曰和尚三年前得疾危甚如人以刀劃其腹欲不食而死夜夢男子身金色曰汝勿自厭其身汝昔作貴近多害物命當自悔責自盡何益有支那國僧來此學法已在途矣三年當至以法惠彼彼復流通汝罪自滅我曼殊室利也故來曉汝耳和尚疾損已三年而闍黎果至於是慰喜交集有同宿契

戊戌 六祖惠能示生

惠能姓盧氏南海新州人母李夢庭前白花競發白鶴雙飛異香滿室覺而有娠懷姙六年貞觀戊戌二月八日示生毫光騰空香氣芬馥黎明有二僧謁能父曰夜來生兒可名惠能惠者以法惠濟衆生能者能作佛事言畢不知所之三歲喪父其母鞠養

庚子 法順大師示寂

法順姓杜世傳文殊化身降靈於雍州萬年或人有病須對之危坐即愈有患聾者順呼之耳即聰有患瘂者順與之語即能言有患顛狂者順向之禪坐彼即拜謝而去書太宗詔謂曰朕苦勞熱師之神力何以蠲除曰但頒大赦聖躬自安帝從之疾遂瘳因錫號曰帝心嘗引入宮禁大弘華嚴還頓之旨作法界觀天下宗之嘗作法身頌曰嘉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庚子五月示寂○慧滿榮陽張氏子嗣法僧那後奉頭陀行惟蓄二鍼冬則乞補夏則捨之心無怖畏睡而不夢常行乞食所至伽藍則破柴製履住無再宿貞觀壬寅於洛陽善會寺側宿古墓中遇大雪旦入寺見曇曠曠怪所從來滿曰法有來耶曠遣尋來處四邊雪積五尺許尋聞有括錄事諸僧逃隱滿持鉢周行聚落無所滯礙隨得隨散索爾虛閑有請宿齋者滿曰天下無僧方受斯請又嘗示人曰諸佛說心令知心相虛妄今乃重加心相深違佛意又增論議殊乖大理常齎楞伽經四卷以爲心要後於陶冶中無疾坐化

癸卯 法融禪師傳法智巖

智巖曲阿華氏子弱冠智勇過人身長七尺六寸隋

大業中爲郎將年四十出家入皖公山從寶月爲弟子後一日宴坐覩異僧身長丈餘神姿爽拔詞氣清朗謂巖曰卿八十生出家宜加精進言訖不見嘗在谷中入定山水瀑漲巖怡然不動其水自退有獵者遇之因改過修善復有昔同從軍者二人聞巖隱遁乃共入山尋之旣見謂巖曰郎將狂耶何爲住此曰我狂欲醒君狂正發夫嗜色淫聲貪榮冒寵流轉生死何繇自出二人感悟歎息而去貞觀十七年歸建業入牛頭山謁法融發明大事融曰吾受信大師眞訣所得都亡設有一法勝過涅槃吾說亦如夢幻夫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汝今已過此見吾復何云山門化導當付之於汝巖遂稟命爲第二世

甲辰 四祖道信傳法弘忍

太宗嘗詔道信赴闕使者三反信堅臥不起第四度命使者曰如果不起卽取首來使至山諭旨信乃引頸就刃神色怡然使異之回奏帝彌加歎慕至是信謂弘忍曰昔如來傳正法眼展轉乃至於我我今付汝幷於衣鉢聽吾偈曰華種有生性因地華生生大緣與性合當生生不生遂以學徒委之一日信示衆曰吾武德中遊廬山登絕頂望破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汝等會否衆皆默然忍曰莫是和尚他後橫出一枝佛法否信曰善

乙巳 玄奘法師譯經

甲辰冬玄奘自西域還乙巳二月見帝於儀鸞殿帝慰勞再三因問雪嶺以西物產風俗八王故迹七佛遺蹤奘隨問而對皆有條理帝大悅曰師所經一百餘國可盡發其山川風俗撰大唐西域記以遺後來不亦美乎奘奉詔將罷帝謂侍臣曰昔符堅稱道安爲神器舉國尊敬朕觀法師詞吐溫雅風節貞峻非徒不愧古人實過之遠甚時車駕將問罪高麗聞奘還期暫引見及對談論不覺日暮奘因奏西域所獲梵本經論凡六百五十七部乞就嵩山少林寺爲國宣譯帝曰朕頃爲穆太后刱弘福寺極爲虛靜可就彼翻譯所須並與玄齡平章奘因進曰百姓見奘遠歸妄有窺看不徒妨廢法務兼慮不測之患願得監門官以防譏隙帝許之〇帝以奘德業冲博儀表絕

倫欲令罷道共康庶政奘反覆極陳天下治安普緣
聖德無假於人縱復須才今亦伊呂多矣玄奘庸陋
何足以預之至於守戒緇門闡揚遺法此其誠願伏
乞天慈終而不奪帝曰師欲敷揚妙道亦不固違高
志因問此譯何經曰瑜伽師地論曰明何等義曰此
彌勒大士所造明十七地義因遣使取論入宮凡一
百卷帝詳覽之謂侍臣曰朕觀法師新譯經論猶瞻
天瞰海莫極高深頃既軍國務煩未暇委尋今而後
知宗源杳曠顧儒道九流猶汀瀅之方溟渤耳因勅
有司揀秘書手寫新譯經論各九部宣賜九道總管
展轉流布冀率土之內同稟未聞之法○帝自伐遼
還時有憂生之慮既遇玄奘留神大教稍遂平復因
問欲植法門之益何所宜先對曰衆生寝惑非慧莫
啓慧芽抽植法爲之資弘法須人即度僧爲最帝悅
乃詔天下諸州寺各度僧五人

已酉 善導大師演說淨土法門

善導不知何處人唐貞觀中見西河道綽九品道場
講誦觀經大喜曰此眞入佛之津要修餘行業迂僻
難成惟此法門速超生死於是晝夜禮誦激發四衆
每入室胡跪念佛非力竭不休雖時寒氷亦須流汗
出則爲人演說淨土法門三十餘年不暫睡眠般舟
行道方等禮佛護持戒品纖毫不犯好食送厨麤惡
自奉乳酪醍醐皆不經口凡有嚫施用寫彌陀經十
萬卷畫淨土變相三百壁壞寺廢塔所至修營然燈
續明常年不絕三衣瓶鉢不使人持行不共衆恐談
世事長安道族傳授淨土法門者不可勝數或問念
佛生淨土耶曰如汝所念遂汝所願乃自念一聲有
一光明從其口出十至於百光亦如之其勸世偈曰
漸漸雞皮鶴髮看看行步龍鍾假饒金玉滿堂豈免
衰殘病苦任是千般快樂無常終是到來惟有徑路
修行但念阿彌陀佛

庚戌 道宣律師還終南山

道宣京兆錢氏子父官吏部尚書母夢月輪貫懷而
孕又夢梵僧謂曰汝所孕者梁僧祐律師也既生稍
長博覽群書年十六誦法華兩旬而徹剃染受具三
衣惟布嘗坐一食武德七年徙居終南山紵麻嘗行

般若三昧感龍神易形聽法。貞觀年中偕玄奘翻經。筆受潤文推爲上首。永徽元年。復居紵厰

辛亥　四祖道信示寂

道信自紹祖位。攝心無寐。脅不至席者六十年。永徽二年閏九月四日。忽垂誡門人曰。一切諸法悉皆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來。言訖安坐而逝。壽七十二。塔於本山。明年四月八日。塔戶無故自開。儀相如生。自後門人不敢復閉。

壬子　法融禪師講大般若經

法融住牛頭山。法席大盛。永徽中。徒衆乏糧。融往丹陽緣化。去山八十里。躬負米一石八斗。朝往暮還。供僧三百。二時不闕。三年邑宰蕭元善請於建初寺。講大般若經。聽者雲集。至滅靜品。地爲之震動。講罷還山。博陵王問曰。境緣色發時。不言緣色起。云何得知緣。乃欲息其起。答曰。境色初發時。色境二性空。本無知緣者。心量與知同。照本發非發。爾時起自息。抱暗生覺緣。心時緣不逐。至如未生前。色心非養育。從空本無念。想受言念生。起發未曾起。豈用佛教令。問。閉目不見色。境慮乃便多。色既不關心。境從何處發。答。閉目不見色。內心動慮多。幻識假成用。起名終不過。知色不關心。心亦不關入。隨行有相轉。烏去空中眞。問。境發無處所。緣覺了知生。境謝覺還轉。覺乃變爲境。若以心曳心。還爲覺所覺。從之隨隨去。不離生滅際。答。色心前後中。實無緣起境。一念自疑忘。誰能計動靜。此知自無知。知緣不會當。自撿本形何。須求域外。前境不變謝。後念不來今。求月執玄影。討跡逐飛禽。欲知心本性。還如視夢裏。譬之六月氷。處處着相似。避空終不脫。求空復不成。借問鏡中像。心從何處生。問。恰恰用心時。若爲安隱好。答。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談名相勞。直說無繁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問。智者引妙言。與心相會當。言與心路別。合則萬倍乖。答。方便說妙言。破病大乘道。非關本性談。還從空化造。無念爲眞常。終當絕心路。離念性不動。生滅無乖誤。谷響既有聲。鏡像能回顧。問。行者體境有。因覺知境忘。前覺及後覺。并境有三心。答。境用非體覺。覺罷不應思。因覺

知境亡覺時境不起前覺及後覺并境有三遲問住定俱不轉將爲正三昧諸業不能牽不知細無明徐徐躡其後答復聞別有人虗執起心量三中事不成不轉還虗妄心爲正受縛爲之淨業障心壅萬分一不了說無明細細習因起徐徐名相生風來波浪轉欲靜水還平更欲前塗說恐畏後心驚無念大獸吼性空下霜雹星散穢草摧縱橫飛鳥落五道定紛綸四魔不前却既如猛火燎還如利劍斫問賴覺知萬法萬法本來然若假照用心只得照用心不應心裏事答賴覺知萬法萬法終無賴若假照用心應不在心外問隨隨無揀擇明心不現前復慮心闇昧在心用功行智障復難除答有此不可有尋此不可尋無揀卽眞擇得闇出明心慮者心冥昧存心託功行何論智障難至佛方爲病問折中消息間實亦難安帖自非用行人此難終難見答折中欲消息消息非難易先覩心處心次推智中智第三照推者第四通無記第五解脫名第六等眞僞第七知法本第八慈無爲第九偏空陰第十雲雨被最盡彼無覺無明生本

智鏡像現三業幻人化四衢不住空邊盡當照有中無不出空有內未將空有俱號之名折中折中非言說安帖無處安用行何能決問別有一種人善解空無相口言定亂一復道有中無同證用常寂知覺寂常用用心會眞理復言用無用智慧方便多言亂與理合如如理自如不係識心會既知心會非心心復相泯如是難知法永劫不能知同此用心人法所不能化答別有證空者還如前偈論行空守寂滅識見暫時翻會眞是心量終知未了原又說息心用多智疑相似良緣性不明求空且勞己永劫住幽識拘相都不知放光便動地於彼欲何爲問前件看心者復有羅縠難答看心有羅縠幻心何待看況無幻心者從容下口難問久有大基業心路差互間得覺微細障卽達於眞際自非善巧師無能決此理仰惟我大師當爲開要門引導用心者不令失正道答法性本基業夢境成差互實相微細身色心常不悟忽逢混沌士哀愍群生託疑廣設問抱理內常明生死幽徑徹毀譽心不驚野老顯分答法相魏來儀蒙發群

生藥還如色性爲

癸丑 慧寬大師示寂

慧寬益州楊氏子父瑋爲道士號三洞先生姊信相生而知道終日禪寂寬五六歲日與信相談論俱非世事聽者一不能曉家世奉道寬獨不喜父訶罵使拜天尊寬不得已拜之鐵像蹶然崩裂舉族驚異因錄所論言句先是龍懷寺禪師曇相臨終語弟子會曰吾報緣當生廣漢綿竹峯嶺楊氏家後七年汝來見我言訖而逝其後會夢相責以負約會驚寤遂造峯嶺扣其扉寬曰扣扉者誰會曰弟子會也寬笑曰何以知吾而稱弟子會曰得師聲音昔日聲也遂相見其父出所錄與信相談論者示之蓋大莊嚴等論會即奉寬再歸龍懷寺落髮時年十三會畏之如神龍懷衆三千指皆躬力作寬獨閑適人以爲言會曰此吾先師也因具道其所以自是神異日顯俗呼聖和尚其姊信相亦隨出家淨慧寺有一異僧入定滿寺紅焰亘燃人未之識信相曰此火聚尊者入火光三昧耳以水滅之可入遂作水觀一室湛然惟水不見其形異僧欽嘆以爲得果時亦號聖尼永徽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寬示寂時謂觀音大士應身云

甲寅 窺基法師參譯經論

窺基姓尉遲代郡人鄂國公敬德之姪金吾衛將軍敬宗之子母夢掌月輪吞之而孕誕夕神光盈室六歲能著書初玄奘於西域得一童子敏悟絕倫因携之詣宗宗呼基出拜奘因使誦所著兵書且數千言奘數目童子及基誦畢紿之曰此古書耳令西域童子覆誦不差一字宗大怒以基竊古書誑已將殺之奘救丐出家基曰聽我御葷晚膳則可不然寧伏劍死奘許之遂從入道善大小乘永徽五年高宗特旨度基爲大僧入大慈恩寺參譯經正義基乃從奘受瑜伽唯識宗旨著論凡百部時號百本論師然性豪侈每出必治三車亦號三車法師

丁巳 牛頭山法融禪師入寂 四祖信旁出法嗣

法融住牛頭山大行法道邑宰蕭元善請融住建初寺辭不克乃命弟子智巖付囑法印令以次傳受將下山謂衆曰吾不復踐此山矣時鳥獸哀號踰月不

上菴前有四大桐樹仲夏之月忽然凋落顯慶三年閏正月二十三日不疾而逝

○千歲寶掌和尚入寂 初祖達磨旁出法嗣

寶掌晚居浦江寶巖與左朗友善每通問掌遣白犬馳書朗以青猿司使顯慶二年正旦掌自塑一像至九日成謂門人慧雲曰此肖誰曰與和尚無異即澡浴易衣趺坐謂雲曰吾住世已一千七十二年今將謝世聽吾偈曰本來無生死今亦示生死吾得去住心他生復來此又囑曰吾滅後六十年有僧來取吾骨勿拒言訖而逝入滅五十四年有莿浮長老自雲門至塔所禮曰冀塔洞開少選塔戶果啓其骨連環若黃金浮即持往秦望山建窣堵波奉藏周丁卯至唐丁巳實一千七十二年其在此土四百餘歲

辛酉 五祖弘忍傳法慧能

慧能家貧採樵供母一日負薪過市中聞客讀金剛經悚然問其客曰此何法也曰此名金剛經得於黃梅忍大師能遽告其母以爲法尋師之意直抵韶州遇高行士劉志略結爲交友尼無盡藏者即志略之姑嘗讀涅槃經能爲解說其義尼遂執卷問字能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字尚不識曷能會義能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遍告四衆請居寶林寺一日忽自念曰我求大法止此何爲遂棄之龍朔元年抵黃梅參弘忍忍問汝自何來曰嶺南曰欲求何爲曰惟求作佛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曰人有南北佛性無南北忍知其異乃訶曰著槽廠去能禮足而退便入碓坊服勞杵臼經八月忍知付法時至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餘衆神秀居第一座學通內外衆所宗仰秀亦自負無出其右者不復思惟乃於廊壁書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忍因經行見偈心知秀所述讚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勝果衆聆此語人各諷誦能在碓坊聞偈乃問同學此誰爲之曰和尚將欲付法各令述偈此乃秀上座所爲能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學不答相視而笑能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能自秉燭令童子於秀偈之側

寫一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忍見曰此是誰作亦未見性眾聞忍語遂不之顧逮忍詣碓坊問曰米白也未曰白也未有篩忍以杖三擊其碓能便三鼓入室忍用袈裟遮圍不令人見告曰諸佛出世為一大事隨機大小而引導之遂有三乘頓漸等法以為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真實正法眼藏付於迦葉展轉傳授以至於吾吾今授汝并所傳袈裟汝善護持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能受畢乃曰法則既授衣付何人曰昔達磨初至人未知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所謂受衣之人命如懸絲曰當隱何所曰逢懷則止遇會且藏能禮足已捧衣而出是夜南邁眾皆莫知忍自是不上堂凡三日眾怪問忍曰吾道行矣復問衣法誰得曰能者得於是眾議盧行者名能即復奔逐○能南行至大庾嶺有僧道明嘗為四品將軍同數百人來欲奪衣鉢明先趨及能擲衣鉢於石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明舉衣鉢不能動乃曰我為法來不為衣來能曰汝既為法來可屏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為汝說明良久能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言下大悟復問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密意旨否能曰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曰某雖在黃梅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今行者即某師也能曰汝若如是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明又問某今向甚處去能曰逢袁則止遇蒙則居明禮辭還至嶺下謂眾曰向陟崔嵬杳無蹤跡當別道尋之趂眾遂散後明居袁州蒙山明姓陳

壬戌　善導大師示生淨土

善導嵩以淨土化人龍朔二年忽謂人曰此身可厭吾將西歸乃登柳樹向西祝曰願佛接我菩薩助我令我不失正念得生安養言已投身而逝唐高宗知其念佛口出光明舍身精至賜其寺額號曰光明○其僧懷感居長安千福寺入善導念佛道場三七日不覩靈瑞自恨障深欲絕食畢命善導不許只勸令精

處三識感如所教後見佛金色玉毫得念佛三昧製決疑論七卷臨終合掌云佛來迎我遂逝

佛祖綱目卷第二十九

佛祖綱目卷第三十呂字號

甲子唐高宗麟德元年 丙寅改乾封 戊辰改總章 庚午改咸亨 甲戌改上元 丙子改儀鳳 己卯改調露 庚辰改永隆 辛巳改開耀 壬午改永淳 癸未改弘道 甲申中宗嗣聖元年武后光宅元年 乙酉武后垂拱元年 己丑武后改永昌 庚寅武后改天授國號周 壬辰周改如意又改長壽 甲午周改延載 乙未周改證聖又改天冊萬壽 丙申周改萬歲登封又改通天萬歲 丁酉周改神功 戊戌周改聖曆 庚子周改久視 辛丑周改大定又改長安 乙巳中宗復位改元神龍 丁未改景龍 庚戌睿宗景雲元年 壬子玄宗先天元年 癸丑改開元 癸亥唐玄宗開元十一年止

甲子 慧安禪師隱終南山

慧安荊州衛氏子出家受具行頭陀行唐貞觀中至黃梅謁弘忍得心要麟德元年隱居終南石壁○法持江寧張氏子參弘忍聞法心開他日忍謂弟子曰後傳吾法者可有十人金陵法持是其一也復遇牛頭慧方印可乃繼迹山門○玄奘寢疾命弟子大乘光錄所譯經論凡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造彌勒像十俱胝及疾革令左右同聲三唱南無慈氏如來應正等覺願與含識速奉慈顏南無慈氏如來所居內院願捨壽必生其中遂右脇安臥而逝時麟德甲子二月五日也是夕白虹四道自北亘南貫□宿慈恩寺塔俄異僧奉旃檀末香至請依天竺法用塗師體大乘光等以掩龕日久不欲開其僧曰別奉進旨倘見拒即具奏遂啓龕顏色如生香氣馥郁其僧塗畢恍然不見

丁卯 道宣律師入寂

道宣持律感天遣饌侍衛嘗行道中夜臨砌而蹶有少年介胄擁衛得不仆宣問為誰曰弟子博叉天王子張璵也以師戒德故來給衛耳問世尊在世及滅度時事璵一一為言自後降靈不一乾封二年春天告宣曰報緣將盡當生彌勒內宮十月三十日衆見

空中播華交列異香天樂同證請宣歸覲彌勒

己巳 僧伽大士示現泗州

初僧伽自碎葉國遊西涼總章二年顯化洛陽手執楊枝混於緇流或問師何姓曰我姓何問師是何國人曰我何國人尋於泗上欲構伽藍因宿州民賀拔氏捨所居伽曰此本佛宇令掘地果得古碑云香積寺又獲金像伽曰普光王佛也因以爲寺額

癸酉 萬回示現王宮

萬回閿鄉張氏子弱齡笑傲徉狂鄉黨莫測有兄萬年久征遼左母思其音信回曰此甚易爾乃告母往至暮而還及持到書隣里驚異因號萬回回與龍興沙門大明少相狎嘗往來其室屬給諫明崇儼夜過寺見回左右神兵侍衛儼大駭一日回令家人灑掃云有勝客來是日玄奘自西國還訪回回問印度風境了如所見奘作禮圍繞稱是菩薩咸亨四年高宗詔入宮度爲沙門時有扶風僧蒙須者先在宮內每曰迴來迴來及回至須曰替到當去旬日而須逝

甲戌 台宗智威住軒轅

智威縉雲蔣氏子年十八爲郡學堂長因歸納婦路遇梵僧曰少年何意欲違昔日重誓耶因示其前身爲徐陵於智者前親立五願威聞不復還家卽往天台投章安爲師證法華三昧上元元年飛錫凌空至軒轅鍊丹山遂住爲學徒奔湊

乙亥 五祖弘忍示寂

上元二年弘忍忽告衆曰吾今事畢時可行矣卽入室安坐而逝壽七十四建塔於黃梅東山

丙子 六祖惠能示出世

惠能南歸隱於四會獵人隊中經十五載時與獵人隨宜說法獵人令守網輙放生命一日忽念說法時至遂至廣州法性寺儀鳳元年正月八日值印宗講涅槃經暮夜風吹幡動二僧對論一云風動一云幡動往復不已能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一衆駭然宗延至上席徵詰奧義見能言簡理當不繇文字乃曰久聞黃梅衣法南來莫是行者否曰然宗乃執弟子禮請衣鉢出示大衆復問黃梅付囑如何指授曰指授卽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曰何不

論禪定解脫曰為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曰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曰法師講涅槃經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高貴德王白佛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闡提等當斷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為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佛性宗聞歡喜合掌歎曰某甲講經猶如瓦礫仁者論義猶如眞金乃會名德與之剃染受具次日廣州刺史韋據請能陞座說法示衆曰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摩訶者大也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嗔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眞空亦復如是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若見一切人惡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著心如虛空名之為大故曰摩訶般若者智慧也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絕一念智即般若生般若無形相智慧心即是若作如是解即名般若智波羅蜜者到彼岸也解義離生滅著境生滅起如水有波浪即名為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常通流即名為彼岸故號波羅蜜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最第一無住無往亦無來三世諸佛從中出又曰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繇在寺但依無相而修常與吾同處無別不依無相而修剃髮出家於道何益○神秀開封李氏子身長八尺秀眉大耳少親儒業博綜多聞我出家至黃梅見弘忍乃嘆服曰此眞吾師也服勤六年忍深器之謂曰吾度人多矣至於悟解無及汝者命之分座寺東七里地坦山雄秀曰此正楞伽孤峰度門蘭若蔭松藉草吾將老焉遂居之

丁丑　六祖惠能開法曹溪

儀鳳二年春惠能至曹溪寶林寺見堂宇湫隘不足容衆欲廣之遂謁里人陳亞仙乞檀越一坐具地亞仙唯唯能以坐具一展盡罩曹溪四境亞仙願盡捨

爲寶坊遂成蘭若一十三所

戊寅 智巖禪師入寂 法融法嗣牛頭山第二世

智巖以正法付慧方住白馬棲玄兩寺又遷住石頭城義鳳三年正月日入滅顏色不變屈伸如生室有異香經旬不歇遺言水葬壽七十八臘三十九

庚辰 法華智威入寂 灌頂法嗣台宗六祖

智威住台州鍊丹山剪棘刈茅班荊爲座累石爲徒晝講夜禪手寫藏典名其地曰法華威每登座則有紫雲覆頂狀如寶蓋鳥雀旁止有同家畜衆苦乏水浚一石井深纔三尺日給千衆冬夏無竭永隆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趺坐而化異香七日不歇

壬午 慧安禪師傳法元珪

元珪生伊闕李氏幼歲出家永淳間受具戒隷閑居寺習毗尼謁慧安頓悟玄旨遂廬於嵩嶽之龐塢○永淳元年窺基入滅基貌豐碩長八尺氣蓋萬夫頂上有玉枕十指紋皆盤折如印見者讋服然心慈善誨人晚節靳生內院循戒彌篤初道宣弘律感天厨供饌每薄基三車之爲人不爲禮基嘗訪宣其日過午而天饌不至及基辭去天神乃降宣問何後時曰適見大乘菩薩在此翊衛嚴甚無自而入宣聞大驚初天竺無著天親頻昇兜率咨參慈氏唯識宗旨遂相與製論彼國代有聖賢出弘其教至戒賢論師授玄奘奘授基基乃廣製疏論謂之慈恩教

○智隍參六祖惠能

智隍初參五祖自謂已得正受結菴長坐積二十年惠能弟子玄策遊方至河朔聞隍名造菴激以勤求法要隍遂捨菴徑來謁能能垂開抉卽於言下豁然契悟前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河北士庶聞空中聲云隍禪師今日得道也後回河北開化四衆

○僧志徹初名行昌姓張少任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雖忘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北宗忌惠能傳衣屬行昌刺能能預知其事置金十兩於座間昌懷刃入室能舒頸就之昌揮刃者三都無所損能曰只負汝金不負汝命昌驚仆久而方蘇求哀悔過願出家能以金授曰汝且去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昌遂宵遁出家精進一日過曹溪謁能曰蒙和尚赦罪今雖

出家苦行難報深恩其惟傳法度生乎弟子嘗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能便與之宣說昌如醉醒說偈曰因守無常心佛演有常性不知方便者猶春池拾礫我今不施功佛性而見前非師相授與我亦無所得能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禮謝而去○僧智通看楞伽經約千餘遍不會三身四智禮能求解其義能曰三身者淸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卽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卽名四智菩提通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能曰旣會三身便明四智若離三身別譚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卽此有智還成無智偈曰大圓鏡智性淸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僧志常來參能問汝從何來曰學人近禮秀和尚秀問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性猶如虛空返觀自性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眞知無有靑黃長短但見本源淸淨覺體圓明卽名見性成佛亦名如來知見學人聞此猶未決了乞和尚示誨令無凝滯能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曰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常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偈曰無端起知解著相求菩提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自性覺源體隨照枉遷流不入祖師室茫然趣兩頭

丙戌 慧方禪師歸茅山 智巖法嗣牛頭第三世

慧方潤州濮氏子出家進具洞明經論後入牛頭山謁智巖巖示以心印方豁然領悟於是不出林藪僅踰十年四方學者雲集一日謂衆曰吾欲他行隨機利物汝宜自安也乃以正法付法持遂歸茅山

丁亥 懷讓禪師示出家

懷讓金州杜氏子咸亨癸酉四月八日生感白氣六道貫天太史奏聞高宗問是何祥瑞對曰國之法寶不染世榮金州太守韓偕亦具表奏帝勅偕親詣存

慰其家三子讓居幼性推恩讓故名懷讓垂拱三年
年十五嘗默觀止水因而顧影形儀頎若宛在鏡中
三反厥像如初覺心有獨得方返步忽聞空中聲曰
佛法津梁俟子而大既應付屬爾盍勉之乃辭親往
荊州玉泉寺出家

壬辰 仁儉禪師說法王宮 慧安法嗣五祖旁出

仁儉卽騰騰和尚壬辰四月武后詔迎入宮儉視太
后良久曰會麼曰不會曰老僧持不語戒言訖而去
進短歌十九首有曰修道道無可修問法法無可問
迷人不了色空悟者本無逆順八萬四千法門至理
不離方寸識取自家城郭莫謾尋他州郡不用廣學
多聞不要辨才聰俊不知月之大小不管歲之餘閏
煩惱卽是菩提淨花生於泥糞人來問我若爲不能
共伊談論寅朝用粥充饑齋時更餐一頓今日任運
騰騰明日騰騰任運心中了了總知且作佯癡縛鈍

乙未 實叉難提譯大華嚴經

初武后聞于闐有梵本華嚴大經遣使求之幷請善
梵學者一人隨經以來於是于闐國王以實叉難提此云覺喜遣來應命乙未三月詔入大遍空寺翻譯○法
藏姓康康居國人初杜順傳晉譯華嚴法界觀於智
儼藏久侍儼盡得其教儼滅藏以巾幘說法武后度
爲僧乙未詔藏開示華嚴宗旨方序經題白光昱然
自口而出須臾成蓋停空后大悅賜號賢首○慧安
棲石壁高宗詔迎不赴安乃徧歷名勝至嵩嶽曰是
我終焉之地也坦然懷讓二僧來參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曰何不問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曰當觀
密作用曰如何是密作用安以目開合示之乙未詔
迎安秀至都尊爲國師后嘗問安甲子多少曰不記
生死之身有若循環環無起盡況識心流注無有間
斷見漚起滅者乃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
如此何年月而可記乎神秀住當陽武后詔迎至都
同安於內道場供養秀嘗有偈曰一切佛法自心本
有將心外求捨父逃走○慧方住茅山數載將欲滅
度見有五百許人髻髮後垂狀如菩薩各持旛華云
請法師講經又感山神現身庭前如將泣別方謂侍
者曰吾去矣汝爲吾報諸門人及門人奔至方已入

滅時乙未八月一日也是日山林變白谿澗絕流凡七日道俗悲慕聲動山谷

○六祖惠能傳法懷讓

懷讓自出家受具後習毗尼藏一日嘆曰夫出家者爲無爲法天上人間無有勝者時同學坦然知讓志氣高邁勸謁慧安安啓發之乃直詣曹溪參六祖祖問甚處來曰嵩山來曰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卽不中曰還假修證否曰修證則不無汚染卽不得曰祇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旣如是吾亦如是以後佛法從汝邊去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應在汝心不須速說讓豁然大悟

(辛丑)賢首法藏講新華嚴經

武后詔法藏於佛授記寺講新華嚴經大地震動逾時乃息卽日召對長生殿問帝網十重玄門藏敷宣有緖玄旨通貫后聞驚異藏指殿隅金獅子爲曉譬之至一毛頭獅子百億毛頭獅子后乃豁然○行思吉州劉氏子幼歲出家每群居論道思惟默然後參六祖問當何所務不落階級曰汝曾作什麼來曰聖諦亦不爲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尙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令首衆○玄覺姓戴氏永嘉人少挺生知學不加思丱歲出家博貫三藏精天台止觀法門因閱維摩經發明心地後遇左谿激勵與玄策同參六祖初到振錫繞祖三匝卓然而立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來生大我慢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卽無生了本無速曰如是如是於時大衆無不愕然覺方具威儀禮拜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曰本自無動豈有速耶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曰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

(壬寅)牛頭山法持禪師入寂(慧方法嗣牛頭第四世)

法持以山門付智威壬寅九月日入滅遺令露骸松下飼諸鳥獸迎出日空中有神旛從西而來繞山數匝所居故院竹林變白七日而止

(乙巳)六祖惠能說法

神秀嘗奏武后請惠能赴闕能固辭秀復自作書重

邀之能謂使者曰吾形貌矬陋此土見之恐不敬吾法又先師以吾南中有緣亦不可違神龍元年中宗復遣使薛簡迎能能辭疾願終林麓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能曰道繇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言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生無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何況坐耶曰願師慈悲指示心要傳奏兩宮譬如一燈燃百千燈冥者皆明明明無盡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曰明喩智慧暗喩煩惱若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生死憑何出離曰煩惱即是菩提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是二乘見解上智大根悉不如是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開悟

丙午 神秀禪師入寂（五祖忍旁出法嗣）

神秀居東都天下稱兩京法主三帝門師神龍二年二月日入滅謚大通秀生於隋末百有餘歲未嘗自言故人莫知其數○普寂河東馬氏子師事神秀凡六年秀奇之盡授以道秀入滅學者爭師事寂○智威江寧陳氏子四歲便思出家忽一日家中失之莫知所往及父母尋訪知已剃染矣後聞法持出世遂往禮謁傳授正法有僧慧忠到山威一見即曰山主來也忠嘗出參訪院中庭霄藤盛夏盡萎左右欲伐之威曰不可忠還則復茂矣及忠還果然一日威示偈曰莫繫念念成生死河輪迴六趣海無見出長波忠曰念想繇來幻性自無終始若得此中意長波當自止威又示偈曰余本性虛無緣妄生人我如何息妄情還歸空處坐忠曰虛無是實體人我何須存妄情不須息即汎般若船威知其了悟乃付以山門○神會襄陽高氏子年十四為沙彌參六祖祖曰知識遠來艱辛還將得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曰以無住為本見即是主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曰和尚坐禪還見不見祖以拄杖打三下云吾打汝痛不痛曰亦痛亦不痛曰吾亦見亦不見會問如何是亦見亦不見曰吾之所見常見自家過愆不見他人是非好惡是以亦見亦不見汝言亦痛亦不痛淡甚

不痛耶其木石若痛則同凡夫卽起恚恨汝向前見不見是二邊痛不痛是生滅汝自性且不見敢爾弄人會禮拜一日祖告衆曰我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蓋頭也只成箇知解宗徒

丁未 元珪禪師爲嵩神說法 慧安法嗣五祖旁出

元珪住嵩嶽景龍年間有神人率群從謁珪珪覩其狀貌非常乃曰善來仁者何爲而至曰師寧識我耶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耶曰我此嶽神也能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吾哉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使果能之吾則不生不滅也況汝不能又焉能生死吾耶神稽首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詎知師有廣大智辯乎願授正戒令我度世曰汝施乞戒卽旣戒矣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身爲門弟子珪卽張座秉爐正几曰付汝五戒若能奉持卽應曰能不能卽曰否曰謹受教曰汝能不婬乎曰亦娶也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曰能曰汝能不盜乎曰何乏我也焉有盜取哉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曰能曰汝能不殺乎曰實司其柄焉得不殺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疑混也曰能曰汝能不妄乎曰我正直焉有妄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曰能曰汝不遭酒敗乎曰能曰如上是爲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爲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爲精後天地死不爲老終日變化而不爲動畢盡寂默而不爲休悟此則雖娶非妻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惛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爲淫福淫禍善不爲盜濫誤疑混不爲殺先後違天不爲妄惛荒顚倒不爲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孰爲戒哉曰我神通亞佛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竦然避席跪啓曰可得聞乎曰汝能戾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曰是

謂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群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謂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是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且無一人能主其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曰吾誠淺昧未聞空義師所授戒我當奉行今願報慈德效我所能曰我觀身無物觀法無常塊然更有何欲曰師必命我爲世間事展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目我神踪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曰無爲是曰佛亦使神護法師願隨意垂誨珪不得已而言曰東巖寺之障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擁汝能移北樹於東嶺乎曰已聞命矣然昇夜必有喧動願師無駭即作禮而去珪門送之見儀衛逶迤如王者狀其夕果有暴風吼雷棟宇搖蕩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栝盡移東嶺森然行植珪誡其徒曰毋令外知人將妖我○慧安自禁中辭歸嵩嶽忽一日誡門

人曰吾死將尸向林中待野火焚之至七月八日合戶偃身而寂壽一百二十八門人舁尸林中果野火自然闍維得舍利八十粒五粒最巨而紫紅色光燄奪目○破竈墮者不稱名氏得法慧安隱居嵩嶽山塢有廟甚靈殿中惟安一竈遠近祭祀不輟烹宰物命極多墮一日領徒入廟以杖敲竈三下曰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竈乃傾破墮落須臾有一人青衣峩冠設拜墮前曰我本此廟竈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在天中特來致謝墮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强言神再拜而沒少選侍僧問曰某等久侍和尚不蒙示誨竈神得何徑旨便得生天曰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無道理爲伊侍僧無言墮曰會麼曰不會曰本有之性爲甚麼不會侍僧乃禮拜墮曰破也破也墮也墮也有僧學似安安嘆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何謂如朗月處空無不見者只是難搆伊語脉曰未審甚麼人搆得他語脉曰不知者僧問物物無形時如何墮曰禮即惟汝非我不禮即惟

我非汝其僧乃禮謝璧曰本有之物物非物也所以道心能轉物即同如來璧後莫知所終〇行思首衆曹溪一日六祖謂曰從上衣法雙行師資遞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今得人何患不信衣即留鎮山門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思遂回青原山住靜居寺神會來參思問甚處來曰曹溪曰曹溪意旨如何會振身而立思曰猶帶瓦礫在曰和尚此間莫有眞金與人麼曰設有汝向甚麼處著〇中宗詔迎泗州僧伽入宮館於薦福寺度慧儼慧岸木叉三人示寂敕就薦福漆身起塔忽臭氣滿城帝祝送歸臨淮言訖異香馥馥〇一行鉅鹿人張公瑾之孫少聰敏博覽子史嘗借道士尹崇太玄經讀之數日而還曰已究其義因出所撰太衍玄圖并義決崇覽之大驚曰此後生顏子也尋出至天台國清寺見別院古松數十門有流水行立門屏間聞一僧於庭中布算且曰今日當有弟子自遠來求吾算法即除一算曰門前水當西流弟子亦至矣行返顧溪水果已西流遂趨入盡傳其術回入嵩山依普寂參決禪門宗旨景龍年間中宗詔迎赴闕行辭疾遁入當陽山〇萬回所至顯化賜號法雲嘗有偈曰明暗兩忘開佛眼不繫一法出蓮叢眞空不壞靈知性妙用常存無作功聖智本來成佛道寂光非照自圓通

壬子　懷讓禪師開法南嶽

懷讓執侍六祖十五年壬子往居衡嶽開甘露門

癸丑　六祖惠能示寂

壬子七月六祖命門人往新州國恩寺建塔仍令促工癸丑夏末落成七月一日集衆曰吾至八月欲離世間汝等有疑早須相問爲汝破迷法海等皆涕泣惟有神會神色不動祖曰神會小師却得善不善等毀譽不動哀樂不生餘者不得海乃再拜問曰和尚入滅衣法當付何人曰吾受忍大師衣法今爲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汝等信根純熟決定不疑堪任大事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如地有種含藏長養成就其實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之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護菩提依吾行

者定說妙果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七月八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理舟檝大衆哀留祖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曰師從此去早晚可回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問曰正法眼藏傳付何人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又曰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一出家一在家同時與化建立吾宗又問佛祖傳授次第曰古佛應世無量今以七佛爲始迦葉而下展轉相授以至惠能是爲三十三祖八月三日齋罷示衆曰吾滅度後莫作世情悲泣雨淚受人弔問身著孝服非吾弟子亦非正法但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無非無住無往恐汝等心迷不會吾意今再囑汝令汝見性若違吾教縱吾在世亦無有益復說偈曰兀兀不修善騰騰不造惡寂寂斷見聞蕩蕩心無著說偈已端坐至三更忽謂門人曰吾行矣奄然遷化時異香滿室白虹屬地林木變白鳥獸哀鳴廣韶新三郡官僚緇素爭迎眞身莫決所之乃焚香禱曰香烟指處師所歸焉時香烟直貫曹溪遂遷神龕併衣鉢歸曹溪次年七月入塔塔內忽起白光亘天三日始散春秋七十有六

甲寅 懷讓禪師傳法馬師道一

道一漢州什邡人姓馬氏容貌奇異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出家受具坐禪於衡嶽懷讓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什麼曰圖作佛讓乃取一甎於彼菴前石上磨一日磨作甚麼曰磨作鏡曰磨甎豈得成鏡耶曰磨甎既不得成鏡坐禪豈得作佛曰如何卽是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卽是打牛卽是一無對讓曰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卽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聞示誨如飮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卽合無相三昧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曰道非色相云何能見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曰有成壞否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

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處復何成一蒙開示心意超然侍奉九秋日益玄奧○玄覺住溫江學者輻湊號眞覺開元二年十月日辭衆端坐入滅覺嘗著證道歌感定中觀見字字皆成金色時有梵僧傳歸西竺翻成梵英稱爲東土大乘經歌曰君不見絕學無爲閒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眞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法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眞佛五陰浮雲空去來三毒水泡虛出沒證實相無人法刹那滅却阿鼻業若將妄語誑衆生自招拔舌塵沙劫頓覺了如來禪六度萬行體中圓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無罪福無損益寂滅性中莫問覓比來塵鏡未曾磨今日分明須剖析誰無念誰無生若實無生無不生喚取機關木人問求佛施功早晩成放四大莫把捉寂實性中隨飮啄諸行無常一切空卽是如來大圓覺決定說表眞乘有人不肯任情徵直捷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淨五眼得五力惟證乃知難可測鏡裏看形見不難水中捉月爭拈得常獨行常獨步達者同遊涅槃路調古神清風自高貌顇骨剛人不顧窮釋子口稱貧實是身貧道不貧貧則身常披縷褐道則心藏無價珍無價珍用無盡利物應機終不恡三身四智體中圓八解六通心地印上士一決一切了中下多聞多不信但自懷中解垢衣誰能向外誇精進從他謗任他非把火燒天徒自疲我聞恰似飮甘露銷融頓入不思議觀惡言是功德此則成吾善知識不因訕謗起寃親何表無生慈忍力宗亦通說亦通定慧圓明不滯空非但我今獨達了恒沙諸佛體皆同師子吼無畏說百獸聞之皆腦裂香象奔波失却威天龍寂聽生欣悅遊江海涉山川尋師訪道爲參禪自從認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干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縱遇鋒刀常坦坦假饒毒藥也閑閑我師得見然燈佛多劫曾爲忍辱仙幾回生幾回死生死悠悠無定止自從頓悟了無生於諸榮辱何憂喜入深山住蘭若岑崟幽邃長松下優游靜坐野僧家閒寂安居實蕭灑覺卽了不施功一切有爲法

不。同住相布施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勢力盡箭還墜。招得來生不如意。爭似無爲實相門。一超直入如來地。但得本莫愁末。如淨琉璃含寶月。既能解此如意珠。自利利他終不竭。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淸霄何所爲。佛性戒珠心地印。霧露雲霞體上衣。降龍鉢解虎錫。兩股金環鳴歷歷。不是標形虛事持。如來寶杖親蹤跡。不求眞不斷妄。了知二法空無相。無相無空無不空。即是如來眞實相。心鏡明鑒無礙。廓然瑩徹周沙界。萬象森羅影現中。一顆圓明非內外。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棄有著空病亦然。還如避溺而投火。捨妄心取眞理。取捨之心成巧僞。學人不了用修行。眞成認賊將爲子。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繇斯心意識。是以禪門了却心。頓入無生知見力。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燄。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震法雷擊法鼓。布慈雲兮灑甘露。龍象蹴踏潤無邊。三乘五性皆醒悟。雪山肥膩更無雜。純出醍醐我常納。一性圓通一切性。一法徧含一切法。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諸佛法身入

我性。我性還共如來合。一地具足一切地。非色非心非行業。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超却三祇劫。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不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沒涯岸。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祇麼得。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無壅塞。有人問我解何宗。報道摩訶般若力。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吾早曾經多劫修。不是等閑相誑惑。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敕曹溪是。第一迦葉首傳燈。二十八代西天記。法東流入此土。菩提達磨爲初祖。六代傳衣天下聞。後人得道何窮數。眞不立妄本空。有無俱遣不空空。二十空門元不著。一性如來體自同。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除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即眞。嗟末法惡時世。衆生福薄難調治。去聖遠兮邪教深。魔強法弱多怨害。聞說如來頓教門。恨不滅除令瓦碎。作在心殃在身。不須怨訴更尤人。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栴檀林無別樹。鬱密森沉師子住。境靜林閒獨自遊。走獸飛禽皆遠去。師子兒衆隨後。三歲即能大

師吼若是野干逐法王百年妖怪虛開口圓頓教勿人情有疑不決直須爭不是山僧逞人我修行恐落斷常坑非不非是不是差之毫釐失千里是即龍女頓成佛非即善星生陷墜吾早年來積學問亦曾討疏尋經論分別名相不知休入海算沙徒自困却被如來苦訶責數他珍寶有何益從來蹭蹬覺虛行多年枉作風塵客種性邪錯知解不達如來圓頓制二乘精進勿道心外道聰明無智慧亦愚癡亦小騃空拳指上生實解執指爲月枉施功根境法中虛揑怪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先須償宿債飢逢王膳不能餐病遇醫王爭得瘥在欲行禪知見力火中生蓮終不壞勇施犯重悟無生早時成佛於今在師子吼無畏說深嗟懵懂頑皮靼祇知犯重障菩提不見如來開祕訣有二比丘犯婬殺波離螢光增罪結維摩大士頓除疑猶如赫日銷霜雪不思議解脫力妙用河沙也無極四事供養敢辭勞萬兩黃金亦銷得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法中王最高勝河沙如來同共證我今解此如意珠信受之者皆相應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眞說象駕崢嶸謾進途誰見螗螂能拒轍大象不遊於兎徑大悟不拘於小節莫將管見謗蒼蒼未了吾今爲君決○淨居寺尼玄機嘗習定於李陽大日山石窟中與兄玄覺同參六祖因著圓明歌與證道歌相表裏後倒立而化法屬以頭倒呵之應聲而仆將塟之夕爲風雷所移越二日有自大日山來者云是夕空中有簫磬聲機之柩已厝峯上其徒迎舍利歸寺建塔號圓明○希遷端州陳氏子生而狗齊既冠然諾自許後造曹溪得度問祖和尚百年後某當依附何人曰尋思去祖卒遷每於靜處端坐思惟首座曰汝師已逝空坐奚爲曰我稟遺誡故尋思耳座曰汝有師兄思和尚今住吉州汝因緣在彼師言甚直汝自迷耳遷聞語便辭龕直往青原參行思思曰子何方來曰曹溪曰將得甚麼來曰未到曹溪亦不失曰若恁麼用去曹溪作甚麼曰若不到曹

溪爭知不失又曰曹溪大師還識和尚否曰汝今識吾否曰識又爭能識得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遷又問和尚自離曹溪甚麼時至此間曰我却知汝早晚離曹溪曰希遷不從曹溪來曰我亦知汝去處也曰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他日復問遷汝甚麼處來曰曹溪思乃舉拂子曰曹溪還有這箇麼曰非但曹溪西天亦無曰子莫曾到西天否曰若到卽有也曰未在更道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

丙辰 嵩嶽元珪禪師入寂 慧安法嗣五祖旁出

元珪住嵩嶽開元四年囑門人曰吾始居寺東嶺吾滅汝必置吾骸於彼言訖若委蛻焉

丁巳 慧忠禪師住南陽白崖山

慧忠諸暨冉氏子得法六祖住南陽白崖山黨子谷示衆禪宗學者應遵佛語一乘了義契自心源不了義者互不相許如獅子身蟲夫爲人師若涉名利別開異端則自他何益如世大匠斤斧不傷其手香象所負非驢所堪忠一日喚侍者侍者應諾如是三喚侍者三應忠曰將謂我孤負汝却是汝孤負我

壬戌 法欽參玄素禪師

法欽崑山朱氏子世服儒業母孕時夢蓮生戶牖取一花繫於衣帶寤乃惡葷餌既誕形貌奇偉神色朗徹好以佛事爲兒戲年二十二赴京應選道繇丹徒憩鶴林寺玄素見而異之問曰子何之曰將求仕於上京曰雖有五等之爵不如三界之尊曰可學乎曰觀子神氣發於生知若肯出家必悟如來知見欽遂裂鏈披剃苦親依素深器之謂門人法鏡曰此子當大弘吾法蔚爲人師欽日夜奮勵三學該錄一日請素示其法要素曰無人得我法曰以何傳曰我法實無可傳者欽頓釋疑滯久之辭去曰汝乘流而行遇徑卽止遂南行受具於餘杭龍泉寺素延陵人名法照牛頭智威法嗣居京口鶴林寺

○馬祖道一闡化江西 南嶽讓法嗣

開元十年道一闡化於江西懷讓問衆曰道一爲衆說法否曰已爲衆說法曰總未見人持箇消息來因遣一僧往彼曰待伊上堂時汝但出問作麼生待伊

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讓旨迴謂讓曰馬師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讓深然之

佛祖綱目卷第三十

# 佛祖綱目卷第三十一 開字號

甲子唐玄宗開元十二年　壬午改天寶元　丙申肅宗至德元年　戊戌改乾元

庚子改上元　壬寅改寶應　癸卯代宗廣德元年　乙巳改永泰　丙午改大曆

庚申德宗建中元年　癸亥唐德宗建中四年止

乙丑 普寂禪師住唐興寺

普寂受記於神秀開元十三年玄宗詔居都城唐興寺王公士庶爭來禮謁

己巳 牛頭山智威禪師入寂

開元己巳牛頭山智威將入滅謂門弟子曰將尸林中施諸鳥獸○宣州安國寺玄挺初參智威侍立次有講僧問威曰眞性緣起其義云何威良久挺遽召曰大德正興一念問時是眞性中緣起其僧言下大悟○玄素住鶴林一日有屠者禮謁願就所居辦供素欣然而往衆皆訝之素曰佛性平等賢愚一致但可度者吾即度之復何差別之有○李通玄日食一栢葉棗十顆因呼棗栢大士開元七年大原高仙奴館之齋中造論逾三年遷馬氏古佛堂閱十年負經書而去山行三十里偶一虎當途玄撫之曰吾著華嚴論汝能爲擇棲止處否即以經囊負其背隨至神福山原下土龕前蹲駐玄取囊置龕虎搖尾而去龕廣六七肘玄著論每夕口出白光以代燭日有二女子布衣白巾汲水炷香食時輒具饌齋畢徹器而去如是五載著論畢遂滅跡不見

庚辰 普寂禪師入寂 北宗神秀法嗣

普寂住都城遠近參學者輻輳開元庚辰入滅○道樹亦秀嗣得法後結茅壽州三峯山嘗有野人服色素朴言談詭異時忽化作佛及菩薩羅漢天仙等形或放神光或呈聲響學徒皆不能測十數年後寂無影響樹告衆曰野人作多色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彼之伎倆有窮吾之不見不聞無盡

〇行思禪師傳法希遷
行思一日令希遷持書與懷讓曰汝達書了速回吾
有箇鈯斧子與汝住山遷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
聖不重己靈時如何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曰
寧可永劫受沉淪不從諸聖求解脫讓便休遷回思
問子返何速書信達否曰書亦不通信亦不達去日
蒙和尚許箇鈯斧子只今便請思垂一足遷便禮拜
〇李通玄美髭髯朗眉目丹唇紫腮冠樺皮衣麻衣
長裾博袖散履徒跣而行放曠人天靡所拘束開元
庚辰三月間一日出山過里人高會燕樂玄就語曰
汝等好住吾將歸矣衆驚其去有送入山者至龕而
謝遣之卽於是夕烟雲凝布巖谷震蕩有二白鶴翔
空哀唳其餘飛走悲鳴滿山翼日里人爭往候之則
已端坐示寂於龕中矣春九十五著華嚴論四十卷
又著決疑論會釋十門玄義排科釋略及緣生解迷
十明等論十玄六相百門義海等書竝傳於世
〇青原行思禪師入寂（六祖法嗣）
行思住青原庚辰十二月日示衆畢跏趺而逝

〇（壬午）懷玉法師往生淨土
懷玉台州人布衣一食常坐不臥誦彌陀經三十萬
遍日課佛號五萬聲天寶元年見佛菩薩滿虛空中
一人持銀臺來迎玉曰吾一生念佛誓取金臺何爲
不然聖衆遂隱玉彌加精進三七日後向擎臺者來
云師以精進得升上品宜趺坐以俟三日後異光滿
室謂弟子曰吾生淨土矣含笑而逝〇自覺住眞州
常發願願因觀音得見阿彌陀佛於是鑄觀音像高
四十九尺既成祝願夜三更忽有金光二道阿彌陀
佛自光中而下二大士左右隨之佛垂手摩覺頂曰
守願勿易利物爲先寶池生處孰不如願後十一年
七月望夕見一人形似天王雲間現身謂覺曰安養
之期至矣卽於觀音像前趺坐而化
〇希遷禪師開法石頭
希遷得法後旋住南嶽鬼神多顯跡聽法天寶初至
衡山結菴於石頭之上時號石頭和尚作草菴歌曰
吾結草菴無寶貝飯來從容圖睡快成時初見茅草
新破後還將茅草蓋住菴人鎮常在不屬中間與內

外世人住處我不住世人愛處我不愛菴雖小含法
界方丈老人相體解上乘菩薩信無疑中下聞之必
生恠問此菴壞不壞壞與不壞主元在不居南北與
東西基址堅牢以爲最靑林下明窓內玉殿瓊樓未
爲對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住此菴休
作解誰誇鋪席圖人買回光返照便歸來廓達靈根
非向背遇祖師親訓誨結草爲菴莫生退百年拋却
任縱橫擺手便行且無罪千種言萬般解只要教君
長不昧欲識菴中不死人豈離而今這皮袋

癸未 楊庭光參本淨禪師

本淨絳州張氏子幼歲披緇曹溪受記住司空山癸
未玄宗遣中使楊庭光入山採常春藤光因參淨問
曰弟子慕道斯久願和尙慈悲略垂開示淨曰天下
禪宗碩學咸會京城天使足可咨決貧道猥山傍水
無所用心光再拜淨曰天使休禮貧道天使爲求佛
耶問道耶曰弟子昏昧未審佛與道其義云何曰若
欲求佛卽心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曰云何卽心
是佛曰佛因心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亦不有曰
云何無心是道曰道本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無
心卽道光拜受回闕具奏敕詔赴淨是冬到京

甲申 本淨禪師說法內道場

天寶三載正月上元日玄宗詔兩街名僧碩學赴內
道場共本淨闡揚佛理有遠禪師問曰如禪師所見
以何爲道曰無心是道曰道因心有何得言無心是
道曰道本無名因心名道心名若有道不虛然窮心
旣無道憑何立二俱虛妄總是假名曰禪師見有身
心是道已否曰山僧身心本來是道曰適言無心是
道今又言身心本來是道豈不相違曰無心是道心
泯道無心道一如故言無心是道身心本來是道道
亦本是身心身心本旣是空道亦窮源無有曰觀禪
師形體甚小却會此理曰大德只見山僧相不見山
僧無相見相者是大德所見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
妄若見諸相非相只見其道若以相爲實窮劫不能
見道曰今請禪師於相上說於無相曰淨名經云四
大無主身亦無我無我所見與道相應大德若以四
大有主是我若有我見窮劫不可會道也遠聞語失

色淨示偈曰四大無主復如水遇曲逢直無彼此淨
穢兩處不生心壅決何曾有二意觸境但似水無心
在世縱橫有何事帝及四衆莫不稱善
○南嶽懷讓禪師示寂（六祖能法嗣）
懷讓入室弟子總有六人各印可曰汝等六人同證
吾身各契一路一人得吾眉善威儀（常浩）一人得吾眼
善顧盼（智達）一人得吾耳善聽理（坦然）一人得吾鼻善知
氣（神照）一人得吾舌善譚說（嚴峻）一人得吾心善古今（道一）
又曰一切法皆從心生心無所生法無能住若達心
地所作無礙非遇上根其愼辭哉天寶三載八月十
一日入滅塔於衡嶽敕謚大慧最勝輪之塔
（乙酉）神會禪師著顯宗記
六祖滅後二十年間曹溪頓宗沉廢荊吳嵩嶽漸門
盛行秦洛神會乃著顯宗記以定兩宗南能頓宗北
秀漸宗河南尹李常素仰祖風深得玄旨遇會問曰
三祖大師塋在何處或聞入羅浮不回或說終於山
谷未知孰是曰璨大師自羅浮歸山谷得月餘方示
滅今舒州見有三祖墓常未之信後謫舒州別駕果
得三祖墓遂與僚佐同往瞻禮又啓棺闍維得五
色舍利三百粒以百粒出己俸建塔百粒寄會百粒
隨身後於洛中私第設齋慶之時有西域三藏犍那
等與會常問天竺禪門祖師多少曰自迦葉至般若
多羅有二十七祖若叙師子尊者傍出達磨達四世
二十二人總有四十九祖若從七佛至此璨大師不
括橫枝凡三十七世常曰嘗見祖圖或引五十餘祖
至於支派差殊宗族不定或但有空名者以何爲驗
時有六祖門人智本答曰斯乃後魏初佛法淪替有
沙門曇曜紛紜中以素絹單錄得諸祖名字或忘失
次第藏衣領中隱於巖穴經三十五載至文成帝卽
位法門中興曜爲僧統乃集諸沙門重議結集目爲
付法藏傳其間小有差互卽曜抄錄時怖懼所致○
法欽自受玄素記後抵臨安行次東北山下問樵者
曰此何山曰此徑山也乃駐錫焉有僧問如何是道
欽曰山上有鯉魚水底有蓬塵馬祖令人送書到書
中作一圓相欽開緘於圓相中作一畫却封回又令
智藏來問十二時中以何爲境曰待汝回去時有信

日如今便同日傳語却須問取曹溪○澄觀山陰夏侯氏子字大休身長九尺四寸垂手過膝口四十齒目光夜發晝乃不眴十一歲出家十四歲得度嘗以十事自勵曰體不捐沙門之表心不違如來之制坐不背法界之經性不染情礙之境足不履尼寺之塵脇不觸居士之榻目不視非儀之綵舌不味過午之餚手不什圓明之珠宿不離衣鉢之側又嘗從牛頭忠徑山欽問西來宗旨皆默受印記

壬辰　鵠林玄素禪師入寂（智威法嗣牛頭宗第六世）

玄素住鵠林有僧問如何是西來意曰會卽不會疑卽不疑又曰不會不疑底不疑不會底有僧扣門素問什麽人曰是僧曰非但是僧佛來亦不著曰佛來爲什麽不著曰無汝棲泊處天寶壬辰十一月入寂壽八十五夏六十一

甲午　左溪玄朗法師入寂（東陽威法嗣天台宗第七世）

玄朗師事惠威盡傳其道獨處巖穴凡三十年宴坐左溪因以爲號建立精舍約而不陋蹤纖其間心不離定口不嘗藥或衣弊食絕布紙而綻掬象而齋或問萬行俱空云何苦行曰本無苦樂妄習爲因衆生妄除我苦隨盡天寶甲午忽一日告門人曰吾五印道成萬行無得戒爲心本爾等師之言訖而逝○李泌字長源京兆人七歲知爲文玄宗召見呼爲奇童使與太子爲布衣交乾元中辭入衡嶽時明瓚隱居上封人號懶殘泌往謁之聞其經聲先悲愴而後悅豫泌隱知音因謂曰將非避隱者有雲霄意乎殘唾之曰莫相賊莫相賊泌色不爲動侯之良久匍匐問道瓚曰碎却筆硯方可談此遂撥火出芋食之泌至中夜復請曰終無一言見教乎瓚撫其背曰好做十年宰相後德宗朝進禮部尚書同平章事封鄴侯王維字摩詰官尚書右丞與弟縉皆篤志奉佛不茹葷血不衣文綵得輞口藍田別墅彈琴嘯詠留連終日母喪上表於朝請以輞川地爲佛寺在京師日飯十數名僧以玄譚爲樂齋中無所有惟茶鐺藥臼經案繩床而已退朝焚香獨坐一心禪誦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處一室屛絕塵累臨終索筆作別弟縉書又與親故數幅多勸勉奉佛修心之旨捨筆而絕嘗

作能禪師碑云無有可捨是達有源無空可住是知空本舉足下足常在道場是心是情同歸性海

○崇慧住天柱山

崇慧彭州陳氏子得法智威乾元元年住舒州天柱山僧問達磨未來時還有佛法也無曰未來且置即今事作麼生曰某甲不會乞師指示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良久曰闍黎會麼曰不會曰自己分上作麼生干他達磨來與未來作麼他家來大似賣卜漢見汝不會爲汝錐破卦文纔生吉凶盡在汝分上一切自看曰如何是解卜底人曰汝纔出門時便不中也

庚子 荷澤神會禪師入寂 六祖旁出法嗣

神會住荷澤一日鄉信至報二親亡會入堂白槌曰父母俱喪請大衆念摩訶般若衆纔集會便打槌曰勞煩大衆下座弟子光寶問眼耳緣聲色時爲復抗行爲有回互曰抗互且置汝指何法爲聲色之體曰如師所說即無有聲色可得曰汝若了聲色體空亦信眼耳諸根及與凡與聖平等如幻抗行回互其理曉然寶頓領悟上元元年五月日中夜奄然而化

辛丑 慧忠禪師說法千福寺

慧忠住南陽白崖山黨子谷四十餘年不下山上元二年肅宗以師禮迎居千福寺一日帝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忠曰檀越踏毗盧頂上行帝曰寡人不會忠曰莫認自己清淨法身帝豈不曉

甲辰 希遷禪師著參同契

希遷因看肇論至會萬物爲己者其惟聖人乎乃撫几曰聖人無己靡所不己法身無象誰云自他圓鑑靈照於其間萬象體玄而自現境智非一孰云去來至哉斯語也遂掩卷不覺寢夢與六祖同乘一龜游泳深池之內覺而念曰靈龜者智也深池者性海也吾與祖師同乘靈智遊性海矣遂著參同契曰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執事原是迷契理亦非悟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色本殊質象聲元異樂苦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眼色耳音聲鼻香舌鹹醋然依一一法依根葉分布本末

須歸宗事事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覩明暗各相對比如前後步萬物自有功當言及用處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進步非遠近迷隔山河固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廣德二年偶一日見負米登山者還問之知爲送供因愍其努苦卽移菴下聚端

○慧忠國師爲代宗說法

慧忠住京城代宗嘗問師得何法曰陛下還見空中一片雲麽曰見曰釘釘著懸掛著又每問忠忠都不視之曰朕是大唐天子師何以殊不顧視曰還見虛空麽曰見曰他還眨眼視陛下否帝益疑駭於是齋沐別致十問一見性已後用布施作福否曰無相而施合見性二日夕作何行業合得此道曰無功而修合此道三或有病難將何道理修行抵擬曰無功而修了業本空得不動轉四臨終時作麽生得清凉自在無疑忠以努力自信道爲對五煩惱起時將何止息忠對本心湛然煩惱回歸妙用六見性後用持戒念佛求生淨土否忠對性卽是佛性卽是淨土七捨此陰了當生何處忠以無捨無生自在生爲對八臨終時有花臺寶座來迎可赴否忠以不取相爲對九作麽生得神通似佛忠以見性如貧得寶如民得王對十只依此本性修定得作佛否忠對定得作佛佛亦無相無得乃爲眞得

丙午 無住禪師爲杜鴻漸說法

無住法嗣無法居白崖山專務宴寂經累歲學者漸至勤請不已自此垂誨宰相杜鴻漸出撫巴蜀至益州遣使延請至問曰弟子聞和尙說無憶無念莫妄三句法門未審此三句是一是三曰無憶名戒無念名定莫妄名慧一心不生具戒定慧非一非三也時庭樹鴉鳴漸問師聞否曰聞鴉去已又問師聞否曰聞曰鴉去無聲云何言聞曰聞與不聞非關聞性有聲之時聲塵自生無聲之時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則免聲塵流轉當知聞無生滅聞無去來又問弟子曾撰起信論疏兩卷可稱佛法否曰夫造章疏皆用識心思量分別據論文

云當知一切法從本以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惟有一心故名眞如今相公既著種種相云何是佛法漸起作禮曰弟子嘗問諸大德皆贊爲不可思議當知彼等但狥人情師獨從理解說是眞不可思議然云何不生云何不滅云何得解脫曰見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卽不滅既無生滅卽不被前塵所縛當處解脫擧要而言識心卽離念見性卽解脫離識心見性外更有法門證無上菩提者無有是處何以故眞心者念生亦不順生念滅亦不依寂不來不去不定不亂不取不捨不沉不浮無爲無相活活潑潑平常自在此心體畢竟不可得觸目皆如無非見性也漸喜躍稱敬自是棲心禪悅臨終沐浴儼朝服加僧伽黎剃鬚髮而逝

○馬祖道一開法鍾陵

馬祖隸名鍾陵開元寺連帥路嗣恭聆風景慕親受宗旨四方學者雲集座下示衆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卽是佛心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顚倒不自信此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以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三界惟心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隨時言說卽事卽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卽名爲色知色空故生卽不生若了此心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祇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卽不生僧問如何修道曰道不屬修若言修得修成還壞卽同聲聞若言不修卽同凡夫但盡三界心量一念妄想卽是三界生死根本但無一念卽除生死根本卽得法王無上珍寶○鄧隱峰辭祖曰甚處去曰石頭去曰石頭路滑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纔到石頭卽繞禪床一匝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頭曰蒼天蒼天峯無語回擧似祖祖曰汝更去問待他有答汝便噓兩聲峯又去依前問頭乃噓兩聲峯又無語回

學似祖曰向汝道石頭路滑峯屢參二大士法席後於祖言下相契一日峰推車次祖展脚在路上坐峰曰請師收足祖曰已展不縮峯曰已進不退乃推車碾損祖脚祖歸法堂執斧子曰適來碾損老僧脚底出來峰便出於祖前引頸祖乃置斧○慧藏本以弋獵爲務惡見沙門因逐鹿從祖菴前過祖迎之藏遂問和尚還見鹿過否曰汝是何人曰獵者曰汝解射否曰解射曰汝一箭射幾箇曰一箭射一箇曰汝不解射曰和尚解射否曰解射曰和尚一箭射幾箇曰一箭射一群曰彼此是生命何用射他一群曰汝既知如是何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直是無下手處曰這漢曠劫無明煩惱今日頓息藏擲下弓箭投祖出家一日在廚作務次祖問汝作甚麼曰牧牛曰作麼生牧曰一迴入草去驀鼻拽將回曰子眞牧牛藏嘗問智藏汝還解捉得虛空否智藏曰捉得曰作麼生捉智藏以手撮虛空藏曰汝不解捉智藏却問師兄作麼生捉藏把智藏鼻孔拽智藏作忍痛聲曰太煞拽人鼻孔直欲脫去藏曰直須恁麼捉虛空始

得後住撫州石鞏山常以弓箭接機○亮座主本蜀人頗講經論因參祖祖問見說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曰不敢曰將甚麼講曰將心講曰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亮抗聲曰心既講不得虛空莫講得麼曰却是虛空講得亮不肯便出將下堦祖召曰座主亮回首祖曰是甚麼亮豁然大悟便禮拜祖曰這鈍根阿師禮拜作麼曰某甲所講經論將謂無人及得今日被大師一問平生功業一時氷釋禮謝而退乃散徒衆隱於西山○石臼初參祖祖問甚處來曰烏臼來曰烏臼近日有何言句曰幾人於此茫然曰茫然且置悄然一句作麼生臼乃近前三步祖曰我有七棒寄打烏臼你還甘否曰和尚先喫某甲後甘一日僧問臼如何是地藏手中珠曰你手中還有麼曰不會曰莫謾大衆復頌曰不識自家寶隨他認外塵日中逃影質鏡裏失頭人○水潦初參祖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曰禮拜著潦纔禮拜祖便與一蹋蹋倒潦大悟起來撫掌呵呵大笑曰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只向一毛頭上一時識得根

源去乃作禮而退後告衆曰自從一喫馬師踏直至如今笑不休○自在吳興李氏子參祖發明心地祖令送書與慧忠忠曰馬大師以何法示徒曰卽心卽佛忠曰是甚麼語話良久又問此外更有甚麼言教曰非心非佛或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忠曰猶較些子曰馬大師卽甚麼未審和尚此間如何忠曰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鐮在後隱伏牛山示衆曰卽心卽佛是無病求藥句非心非佛是藥病對治句僧問如何是脫灑底句在曰伏牛山下古今傳後入滅壽八十一○大珠建州朱氏子名慧海初至江西參祖祖問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來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曰我這裏一物也無求什麼佛法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麼曰那箇是慧海寶藏曰卽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海於言下自識本心不繇知覺踊躍禮謝師事六載後以受業師老遂歸奉養晦迹藏用人莫能識潜著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法侄玄晏竊呈祖祖覽訖示衆曰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衆知海姓朱迭相尋訪時號大珠和尚○晉顯鄭州王氏子幼慕空宗出家受具初習相部及究毗尼次游講肆歷聽楞伽華嚴入中百門觀精鍊玄義後參祖頓然忘筌得游戲三昧一日爲衆僧行粥次祖問桶裏是什麼曰這老漢合取口作恁麼語話祖便休自是同參無敢詰問

己酉徑山法欽禪師至京

代宗留神空門道衆憤嫉大曆三年九月道士史華奏與釋氏捔法遂於東明觀架刀爲梯華登躡而上如履磴道緇侶相顧無敢躡者時章敬寺沙門崇慧奉敕於本寺庭樹間梯架鋒刃銛自如霜增東明觀之梯百尺慧跣足而登至絕梯而止復躡而下如行平地以至蹈烈火探沸油餐鐵葉嚼釘線道衆見之駭汗掩袂而走四衆讚仰聲若雷電帝遣中貴傳宣慰勞嘉嘆再三賜紫衣號曰護國三藏尋被召對問師承何人曰徑山高道僧法欽臣之師也臣未具戒不敢受紫衣之賜帝特命開壇方羯磨慧隱身壇上莫知所往帝益駭異遂禮欽爲師遣內侍特詔敦請

旣至帝躬迎問法同弟子之禮欽一日在內庭見帝起立帝曰師何以起欽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悅賜號國一頌之欽辭歸帝曰此衆生有當度者彼衆生豈有殊乎欽曰實無有法以度衆生○初法照止衡州雲峯寺嘗於僧堂食鉢內覩五色雲中一梵剎當東北有山澗石門復見一寺金書其額曰大聖竹林寺他日復見雲中數寺池臺樓觀萬菩薩衆雜處其中大曆三年起五會念佛道場感祥雲彌覆雲中復現樓閣覩阿彌陀佛及二菩薩身滿虛空復見老人謂曰汝先發願於金色界禮覲大僧今何輒止遂與同志啓行四年四月到五臺佛光寺一如鉢中所見夜四更見一道光從北山下來射照照急入堂內問衆曰此何祥光有僧曰此大聖不思議光照即尋光至寺東北五里果有大山山有澗澗北有石門二青衣立於門首一稱善財一稱難陀引照入門北行見金門樓觀金榜題曰大聖竹林寺寺方二十里一百院皆有金地寶塔華臺玉樹入講堂見文殊在西普賢在東踞師子座爲衆說法照前作禮

問曰末代凡夫未審修何法門文殊告曰諸修行門無如念佛阿彌陀佛願力難思汝當繫念決取往生時二大士同舒金臂摩照頂授記曰汝今以念佛力故畢竟證無上覺復命往詣諸菩薩院巡禮竟乃回作禮辭退向二青衣送至門外照復作禮舉頭俱失○慧忠住牛頭平生一衲不易器用惟一鐺縣令張遜謁忠問弟子幾人曰有三五人曰可得見乎忠敲禪床三下有三虎哮吼而出遜驚怖而退後衆請入城居莊嚴寺於殿東別創法堂先有古木群鵲巢其上工人將伐之忠曰此地建堂汝等何不速去言訖群鵲遷巢他樹自是學徒雲集得法者三十四人有安心偈曰入法雙淨善惡兩忘直心眞實菩提道場大曆三年石室前掛鐺樹掛衣藤方盛夏忽枯死四年六月日集僧布薩訖命侍者淨髮浴身至夜有瑞雲覆其精舍空中復聞天樂聲詰旦怡然坐化俄風雨暴作震折林木復有白虹貫巖壑荼毗舍利不可勝計壽八十七○道林富陽潘氏子母夢吞日光而有娠及誕異香滿室遂名香光九歲出家二十一受戒

後詣長安復禮法師學華嚴經起信論禮示以眞妄頌俾修禪那林問曰初云何觀云何用心禮久而無言林乃三禮而退屬法欽至闕林造謁遂得正法

庚戌法欽禪師還徑山

法欽在京居內僅一年代宗每賜緡綵設御饌皆不受惟布衣蔬食器用陶匏如平時相國楊綰見而嘆曰北方外之高士也難得而名焉崔趙公群嘗問欽弟子出家得否欽曰出家是大丈夫事豈將相之所能爲群嘆賞其言已而力辭南還舊山○西域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通代宗令與慧忠試驗藏纔見忠便禮拜立於右邊忠問汝得他心通耶曰不敢曰汝道老僧卽今在甚處曰和尙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良久再問汝道老僧卽今在甚處曰和尙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良久復問汝道老僧只今在甚處藏罔測忠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甚麼處一日紫璘供奉來參忠問甚處來曰城南來曰城南草作何色曰作黃色忠乃問童子城南草作何色曰作黃色曰只這童子亦可簾前賜紫對御談玄又供奉註思益經忠曰凡註經須會佛意始得曰不會佛意爭解註經忠令侍者盛一碗水中著七粒米碗面安一隻箸問供奉是甚麼義供奉無語忠曰老僧意尙不會何況佛意

○馬祖道一傳法道悟

道悟渚宮崔氏子年十五出家二十三受戒三十三參希遷頻沐指示曾未投機次謁慧忠年三十四與忠侍者應眞南還謁道一一曰識取自心本來是佛不屬漸次不假修持體自如如萬德圓滿悟於言下大徹一囑曰汝若住持莫離舊處悟蒙授記便返荊州去郭不遠結草爲廬

辛亥天然參馬祖道一

天然本習儒業將入長安應擧宿於逆旅忽夢白光滿室占者曰解空之祥偶禪者曰仁者何往曰選官去禪者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往何所禪者曰今江西馬大師出世是選佛之場仁者可往遂抵江西纔見馬祖便以手托幞頭額祖顧視良久曰南嶽石頭是汝師也復抵石頭仍以手托額頭曰著槽廠

去然禮謝入行者房隨次執爨役凡三年忽一日頭
告衆曰來日剗佛殿前草至來日大衆各備鍬钁剗
草獨然以盆盛水胡跪頭前頭笑之便與剃髮又爲
說戒然掩耳而出再往江西路逢一老人與一童子
然問公住何處曰上是天下是地曰忽遇天崩地陷
又作麼生曰蒼天蒼天童子嘘一聲然曰非父不生
其子老人便與童子入山去然到祖處未參禮便入
僧堂內騎聖僧頸而坐時大衆驚愕遽報祖祖躬入
堂視之曰我子天然然卽下地禮拜曰謝師賜法號
因名天然祖問甚處來曰石頭曰石頭路滑還躂倒
汝麼曰若躂倒卽不來也乃杖錫觀方後居丹霞山
○智藏虔化廖氏子出家受具戒有相者覩其殊表
謂之曰師骨氣非凡當爲法王輔佐遂往佛迹巖參
禮馬祖爲入室弟子一日祖謂藏曰子何不看經曰
經豈異耶曰然雖如此汝向後爲人也須得曰智藏
病思自養敢言爲人曰子末年必興於世藏便禮拜
屬路嗣恭延祖開法時藏請回郡祖付以袈裟後住
虔州西堂○智堅初與普願智常行脚時路逢一虎

各從虎邊過了願問常適來見虎似箇甚麼常曰似
箇猫兒常却問堅堅曰似箇狗子又問願願曰我見
是箇大蟲一日堅喫飯次願收生飯乃曰生聻堅曰
無生願曰無生猶是末願行數步堅召曰長老願回
頭曰作麼堅曰莫道是末堅後住杉山
壬子法照大師往生淨土
大曆五年法照復與五十僧往詣金剛窟忽覩衆寶
宮殿文殊普賢及萬菩薩照方作禮舉頭皆失後復
於華嚴院念二大士記我往生乃一心念佛忽見佛
陀波利謂曰汝華臺已生後三年華開矣汝見竹林
諸寺何不使群生共知之照因命匠刻石爲圖於見
處建竹林寺旣畢謂衆曰吾事畢矣數日別衆坐逝
○寶通潮州楊氏子號大顛初參希遷遷問那箇是
汝心曰見言語者是遷便喝出經旬日通却問前者
旣不是除此外何者是心曰除却揚眉瞬目將心來
曰無心可將來曰元來有心何言無心無心盡同謗
通於言下大悟異日侍立次遷問汝是參禪僧是州
縣白蹋僧曰是參禪僧曰何者是禪曰揚眉瞬目曰

除却揚眉瞬目外將你本來面目呈看曰請和尙除揚眉瞬目外鑒某甲曰我除竟曰將呈和尙了也曰汝旣將呈我心如何曰不異和尙曰不關汝事曰本無物曰汝亦無物曰旣無物卽眞物曰眞物不可得汝心見量如此大須護持一日通問道有道無俱是謗請師除曰一物亦無除箇甚麼遷却問併却咽喉唇吻道將來曰無這箇曰若恁麼汝只得入門

癸丑 惟儼參希遷禪師

惟儼絳州韓氏子自幼不與群兒伍往往獨坐如念如思出家受具博通經論嚴持戒律一日嘆曰大丈夫當離法自淨誰能屑屑事細行於巾布耶首參石頭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麤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尙慈悲指示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儼罔措頭曰子因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儼便往參祖仍伸前問祖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目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生儼於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你見甚道理便禮拜曰某甲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牛祖曰汝旣如是善自護持○天然辭馬祖遊方居天台華頂峯三年往徑山禮法欽又至京謁慧忠一見便展坐具忠曰不用不用然退後忠曰如是如是然却進前忠曰不是不是然乃遶忠一匝便出忠曰去聖時遙人多懈怠三十年後覓此漢也難得○普願寶雲智常智堅四人離馬祖處各謀住菴於中路相別次願插下拄杖曰道得也被這箇礙道不得也被這箇礙常拽拄杖打願一下曰也只是這箇王老師說甚礙不礙雲曰只此一句語大播天下常曰還有不播者麼雲曰有常曰作麼生是不播者雲作掌勢又四人同喫茶雲提起茶盞曰世界未成時便有這箇願曰今人祇識這箇未識世界常曰是願曰師兄莫同此見麼常却拈起盞曰向世界未成時道得麼願作掌勢常以面作承掌勢雲後住魯祖山

乙卯 惟儼還石頭

惟儼侍奉馬祖凡三年一日祖問曰子近日見處作麼生曰皮膚脫落盡惟有一眞實曰子之所得可謂

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既然如是。將三條篾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曰惟儼又是何人。敢言住山。曰不然。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為無所為。宜作舟航。無久住此。儼乃辭返石頭。一日在石上坐。頭問。汝在這裏作麼。曰一物不為。曰恁麼即閑坐也。曰若閑坐即為也。曰汝道不為。不為箇甚麼曰千聖亦不識。頭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祇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他日頭謂曰。言語動用沒交涉。曰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曰我這裏鍼劄不入。曰我這裏如石上栽花○慧忠將入滅。弟子應真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作麼生。曰幸自可憐生。須要箇護身符子作麼。乃入辭代宗。帝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曰就師請取塔樣。忠良久曰。會麼。曰不會。曰貧道去後。弟子應真却知此事。乞詔問之。遂右脇而寂。忠既歿。帝召應真入內。問無縫塔話。真良久曰。聖上會麼。曰不會。真述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瑠璃殿上無知識。

戊午 馬祖道一傳法懷海

懷海。長樂王氏子。童稚隨母入寺。拜佛指佛像問母曰。此為誰。曰佛也。曰形容與人無異。我後亦當作佛丱歲離塵。三學該練。值馬祖闡化江西。乃往參叩。祖命為侍者。檀越每送齋飯來。海纔揭開盤蓋。祖便拈起一片胡餅。示衆云。是甚麼。經三年。一日侍祖行次見一群野鴨飛過。祖曰。是甚麼。曰野鴨子。曰甚麼去也。曰飛過去也。祖遂把海鼻扭。一扭。海不覺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海於言下大悟。却歸侍者寮哀哀大哭。同事問曰。汝憶父母耶。曰無。曰被人罵耶曰無。曰哭作甚麼。曰我鼻孔被大師扭得痛不徹。曰有甚因緣不契。曰汝問取和尚去。同事問祖曰。海侍者有何因緣不契。在寮中哭。告和尚為某甲說。曰是伊會也。汝自問取他。同事歸寮曰。和尚道汝會也。教我自問汝。海乃呵呵大笑。同事曰。適來哭。如今為甚却笑。曰適來哭。如今笑。同事惘然。次日祖陞座。衆纔集。海出捲却席。祖便下座。海隨至方丈。祖曰。我適來未曾說話。汝為甚便捲却席。曰昨日被和尚扭得鼻

頭痛曰汝昨日向甚處留心曰鼻頭今日又不痛也曰汝深明昨日事海作禮而退他日再參侍立次祖取繩床角拂子竪起海曰即此用離此用祖掛拂子於舊處海良久祖曰你已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海遂取拂子竪起祖曰即此用離此用海掛拂子於舊處祖振威一喝海直得三日耳聾○齊安海門李氏子唐皇宗枝生時異光照室後有異僧謂曰建無勝幢使佛日回照者豈非汝乎落髮受具後聞馬祖道化乃振錫而造祖一見深器之乃命入室密示正法後住鹽官○寶積初參祖作街坊一日於市肆行見一客人買豬肉語屠家曰精底割一斤來屠家放下刀叉手曰長史那箇不是精底積於此有省又一日出門見人舁喪歌郎振鈴云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審魂靈往那方幕下孝子哭曰哀哀積身心踴躍歸舉似祖祖印可之後住盤山○崇慧居天柱演法凡二十二載大曆十四年入滅塔於本寺肉身不壞○道悟東陽張氏子幼而生知年十四懇父母出家不許遂減飲食父母不得已許之二十五受戒精修梵行風雨昏夜宴坐丘冢離諸怖畏初參法欽服勤五載隱於大梅山建中元年謁馬祖二年謁石頭問曰離却定慧以何法示人曰我這裏無奴婢離箇甚麼曰如何明得曰汝還撮得虛空麼曰恁麼則不從今日去也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曰道悟不是那邊人曰我早知汝來處也曰師何以臧誣於人曰汝身現在曰雖然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曰汝道誰是後人一日悟問曹溪意旨誰人得曰會佛法人得曰師還得否曰不得曰爲甚麼不得曰我不會佛法又一日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不得不知曰向上更有轉處也無曰長空不礙白雲飛悟從此頓徹罄殫前二哲匠言下有所得心遂隱當陽

壬戌 馬祖道一傳法無業

無業上洛杜氏子初母聞空中言願寄居便覺有娠誕生之夕神光滿室甲歲行必直視坐即跏趺九歲出家受大乘經五行俱下一覽無遺落髮受具每爲衆僧講經冬夏無廢後聞馬祖禪門鼎盛特往參叩祖覩其狀貌奇偉語音如鐘乃曰巍巍堂堂其中無

佛業禮蹝問曰三乘文學麤窮其旨常聞禪門即心是佛實未能了曰祇未了底心即是更無別物不了時即是迷若了即是悟迷即衆生悟即是佛道不離衆生豈更有別佛亦猶手作拳拳全手也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曰大德正鬧在且去別時來業纔出祖召曰大德業回首祖曰是甚麼業豁然頓悟涕淚悲泣曰本謂佛道長遠勤苦曠劫方始得成今日始知法身實相本自具足一切萬法從心所生但有名字無有實者祖曰如是如是一切法性不生不滅一切諸法本自空寂若如是知舉足下足不離道場言下便了更無漸次所謂不動足而登涅槃山者也業乃禮拜祖曰這鈍漢禮拜作麼○澄觀入內譯經既而辭入五臺大華嚴寺覃思華嚴以五地聖人棲身佛境心體眞如猶於後得智起世俗心學世間解緣是博覽六藝圖史九流異學華夏訓詁竺經梵字及四圍五明聖教世典等書靡不該洽至是下筆著疏先求瑞應屢徵異夢乃以信解行證分華嚴爲四科觀每慨舊疏未盡經旨惟賢首頗涉淵源遂宗承之歷四年而文成

佛祖綱目卷第三十一

# 佛祖綱目卷第三十二 陽字號

甲子唐德宗興元元年起 乙丑改元貞元 乙酉順宗永貞元年 丙戌憲宗元和元年 辛丑穆宗長慶元年 乙巳敬宗寶曆元年 丁未文宗太和元年 丙辰改元開成 辛酉武宗會昌元年 癸亥唐武宗會昌三年止

甲子 **懷海禪師開法百丈**

懷海旣傳心印無何住洪州大雄山山號百丈道一令人持書幷醬三甕至海集衆上堂開書了拈拄杖指甕曰道得即不打破道不得即打破衆無語海便打破上堂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又曰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出世間一切諸法莫記憶莫緣念放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無所辨別心無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如雲開日出相

似但歇一切攀緣貪嗔愛取垢淨情盡對五欲八風不動不被見聞覺知所縛不被諸境所惑自然具足神通妙用又曰聖地習凡因佛入衆生中同類誘引化導同渠餓鬼技節火然與渠說般若波羅蜜令渠發心若一向住在聖地憑何得至彼共渠語佛入苦處亦同衆生受苦只是去住自繇不同衆生

○明瓚禪師說法衡嶽

明瓚即懶殘執役衡嶽收所餘而食性懶而食殘故號懶殘宰相李泌爲德宗言其高行有詔徵之使者至石窟宣詔命曰尊者起謝恩瓚寒涕垂膺使者見而笑令拭涕瓚曰我豈有工夫爲俗人拭涕耶竟不能致刺史將祭岳祠方修磴道中夜風雷一峰隕巨石當道橫臥修磴者以十牛輓之而又以數百人助輓屹不動瓚笑曰無須多力遂履石石盤旋而動聲若震雷疾下路遂開人始神之寺門外虎豹忽成群瓚語衆僧曰爲爾盡驅彼授我箠衆以箠授瓚纔出寺一虎遽銜瓚去而虎豹亦隨絕踪瓚嘗有歌曰兀然無事無改換無事何須論一段直心無散亂他事不須斷過去已過去未來猶莫算兀然無事坐何嘗有人喚向外覓工夫總是癡頑漢糧不畜一粒逢飰但知喫世間多事人相趁渾不及我不樂生天亦不愛福田饑來喫飰困來即眠愚人笑我智乃知焉不是癡鈍本體如然要去即去要住即住身披一破衲脚著娘生袴多言復多語繇來反相誤若欲度衆生無過且自度莫謗天眞佛眞佛不可見妙性及靈臺何須受薰煉心是無事心面是娘生面劫石可移動箇中無改變無事本無事何須讀文字削除人我本冥合箇中意種種勞筋骨不如林下睡兀兀舉頭見日高喫飯從頭捧將功用功展轉冥蒙取即不得不取自通吾有一言絕慮忘緣巧說不得只用心傳更有一語無過直與細如毫末大無方所本自圓成不勞機杼世事悠悠不如山丘青松蔽日碧澗長流山雲當幕夜月爲鉤臥藤蘿下塊石枕頭不朝天子豈羨王侯生死無慮更復何憂水月無形我常只寧萬法皆爾本自無生兀然無事坐春來草自青

○湛然法師入寂天台宗

興元元年湛然將入滅告其徒曰大道無方無體生歟死歟其旨一貫吾歸骨此山報盡今夕聊與汝等談道而訣夫一念無相謂之空無法不備謂之假不一不異謂之中在凡爲三因在聖爲三德爇炷則初後同相涉海則淺深異流自利利人在斯而已言訖而化翰林梁肅題其碑陰稱爲命世亞聖云

乙丑居士龐蘊參希遷禪師

龐蘊字道玄襄陽人父任衡陽太守寓居城南蘊少悟塵勞志求眞諦建菴修行於宅西貞元初首謁希遷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麽人遷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一日遷問曰子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麽生對曰若問蘊日用事直下無開口處遷曰知子恁麽方始問子蘊遂呈偈曰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幷妙用運水及搬柴遷然之曰子以緇耶素耶曰願從所慕遂不剃染

○法常禪師住大梅

法常襄陽鄭氏子幼歲出家初參道一問如何是佛一曰卽心是佛常卽大悟貞元初遂往鄞縣南七十里梅子眞舊隱縛茅燕處示衆汝等諸人各自迴心達本莫逐其末但得其本其末自至若欲識本惟了自心此心元是一切世間出世間法根本故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心但不附一切善惡而生萬法本自如如一常令僧問和尙見馬大師得箇甚麽便住此山曰大師向我道卽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曰大師近日佛法又別曰作麽生僧曰又道非心非佛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只管卽心卽佛僧回擧似一一曰梅子熟也

○惟儼禪師住藥山

惟儼自傳心印貞元初因憩藥山喟然嘆曰吾生寄世若萍蓬耳又何效其飄轉耶遂披蓁結菴纔庇趺坐鄉人賫携飲食奔走而往儼曰吾無德於人何以勞人乎哉並謝不受鄉人跪曰願聞日費之具曰米一升足矣自是嘗以山蔬佐食一食訖就座轉法華華嚴涅槃晝夜若一後數歲而僧徒葺居僧室梁棟鱗差參學之衆不可勝數示衆曰祖師只教保護若

貪嗔起來切須防禦莫教振觸是你欲知枯木石頭却須擔荷實無枝葉可得雖然如此更宜自看不得絕却言語我今爲你說這箇語顯無語底他那箇本來無耳目等貌又曰如今出頭來盡是多事人覓箇癡鈍人不可得莫只記策子中言語以爲自己見知見他不解者便生輕慢此輩盡是闡提外道

○靈默禪師住五洩 馬祖一法嗣

靈默初謁道一一接之因披剃受具次謁希遷便問一言相契即住不契即去遷據坐默便行遷隨後召曰闍黎默回首遷曰從生至死只是這箇回頭轉腦作什麼默於言下大悟遂拗折拄杖而棲止焉貞元初入天台住白沙復居五洩僧問何物大於天地曰無人識得伊曰還可彫琢也無曰汝試下手看

丙寅 馬祖道一傳法龐蘊

龐蘊至江西參道一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一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又問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時如何一曰我這裏無水亦無舟說甚麼筋骨蘊於言下大悟作偈曰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悟後以舟盡載珍蒙數萬沉之洞庭湘右捨宅爲寺自是生涯惟一葉蘊妻龐婆及一男一女女名靈照鬻竹器以供朝夕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圝頭共說無生話一日蘊坐次問照曰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作麼生照曰老老大大作這箇語話曰你作麼生照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蘊乃笑又一日蘊宴坐驀地曰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龐婆接聲曰易易飢來喫飯困來睡照曰也不難也不易百草頭上祖師意又一日賣笊籬下橋乞撲照見亦去身邊臥蘊曰你作甚麼照曰見爹倒地特來扶起蘊曰賴是無人見一日龐婆入鹿門寺作齋維那請疏意回向婆拈梳子插向髻後曰回向了也便出去

○曇藏禪師隱居衡嶽

曇藏受心印於馬祖後謁石頭瑩然明徹貞元二年遁衡嶽絕嶺人罕參訪尋以脚疾移止西園禪侶日盛一日自燒浴次僧問何不使沙彌藏乃撫掌三下嘗養一靈犬夜經行次其犬銜藏衣藏即歸於丈又

於門側伏守忽一夜頻吠奮身作猛噬勢詰旦東廚有一大蟒長數丈張口呀氣毒燄熾然侍者請避之藏曰死可逃乎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實性激發則强慈苟無緣冤親一揆言訖其蟒按首徐行倏然不見一夕有群盜至犬亦銜藏衣藏語盜曰茅舍有可意物一任取去終無所吝盜感其言稽首而散

○隱士李源訪比丘圓澤

初安祿山陷東都李憕爲留守死之憕子源悲憤自誓不仕不娶不食肉捨第爲慧林寺寺僧圓澤與源厚善相率游峩眉源欲自荊州泝峽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曰吾已絕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繇人遂自荊州路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襠汲水澤指而泣曰所不欲繇此者爲是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爲之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公當以符呪助我速生三日浴兒時願公臨我以笑爲信後十三年中秋月下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吾以三生爲比丘習禪於湘西嶽麓寺有巨石源聞悲悔至暮澤亡婦乳三日源往視之兒果笑後如期至吳赴其約聞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而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源乃呼澤公健否答曰李公眞信士然俗緣未盡愼勿相近惟勤修不墮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遂隱不見源居寺五十餘年卒年八十餘

○梁肅居士修天台止觀論成

梁肅自諫議入翰林深於台宗之學修天台止觀論建中五年甲子首事筆削三年貞元二年丙寅功畢著止觀統例略曰夫止觀何爲也導萬化之理而復於實際者也實際者何也性之本也物之所以不能復者昏與動使之然也照昏者謂之明駐動者謂之靜明與靜止觀之體也在因謂之止觀在果謂之智定因謂之行果謂之成行者行此者也成者證此者也原夫聖人有以見惑足以喪志動足以失方於是乎止而觀之靜而明之使其動而能靜靜而能明因相待以成法卽絕待以照本御大車以禦正乘大事

而總權消息乎不二之場鼓舞於說三之域至微以盡性至賾而體神語其近則一毫之善可通也語其遠則重立之門可闚也用至圓以圓之物無偏也用至實以實之物無妄也聖人舉其言所以示也廣其目所以告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擬而議之使自至之此止觀所繇作也夫三諦者何也一之謂也空假中者何也一之目也空假也者相對之義中道也者得一之名此思議之說非至一之旨也至一即三至三即一非相含而然也非相生而然也非數義也非强名也自然之理也言而傳之者迹也理謂之本迹謂之末本也者聖人所至之地也末也者聖人所示之教也繇本以垂迹則爲小爲大爲通爲別爲頓爲漸爲顯爲祕爲權爲實爲定爲不定循迹以返本則爲一爲大爲圓爲實爲無住爲中爲妙爲第一義是一三之蘊也所謂空也者通萬法而爲言者也假也者立萬法而爲言者也中也者妙萬法而爲言者也破一切惑莫盛乎空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中舉中則無法非中舉假則無法非假舉空則無法不空成之謂之三德修之謂之三觀舉其要則聖人極深研幾窮理盡性之說乎昧者使明塞者使通通則悟悟則至至則常常則盡矣明則照照則化化則成成則一矣聖人有以彌綸萬法而不差旁礴萬劫而不違壽載恒沙而不有復歸無物而不無寓名之曰佛强號之曰覺究其旨解脫自在莫大極妙之德乎夫三諦成功者如此又曰噫止觀其救世明道之書乎非夫聖智超絕卓爾獨立其孰能爲乎非夫聰明深達得意忘象其孰能知乎今之人乃專用章句文字從而釋之又何疎漏耶智者去世垂二百載以斯文相傳凡五家師曰灌頂曰縉雲威曰東陽小威曰左溪朗公曰荊溪然公左溪始弘解說荊溪廣以傳記數十萬言網羅遺法勤矣備矣

戊辰　馬祖道一禪師示寂　南嶽讓法嗣

道一入室弟子凡一百三十九人各爲一方宗主轉化無窮貞元四年正月登建昌石門山於林中經行見洞壑平坦謂侍者曰吾之朽質當於來月歸茲地矣及歸遂示微疾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一日

日面佛月面佛二月一日沐浴跏趺入滅壽八十臘六十元和八年追謚大寂塔曰大莊嚴

○懷海禪師傳法希運

希運閩縣人幼於本州黃檗山出家身長七尺額有圓珠後遊天台路逢一僧與之談笑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頗有異相乃偕行屬溪水暴漲捐笠植杖而止其僧率運同渡運曰兄要渡自渡彼即褰衣躡波若履平地回顧曰渡來渡來運曰咄這自了漢吾蚤知揑怪當斫汝脛其僧嘆曰眞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至洛京行乞吟添鉢聲有一嫗出扉間曰太無厭生運曰汝猶未施責我無厭何耶嫗笑而掩扉運異之進與語多所發藥須臾辭去嫗告曰可往南昌見馬大師至南昌道一已示滅遂往石門謁塔時懷海廬於塔旁乃往參海問巍巍堂堂從何方來曰巍巍堂堂從嶺南來海曰巍巍堂堂當爲何事曰巍巍堂堂不爲別事海深器之次日辭海海曰甚處去曰禮拜馬大師去海曰馬大師已遷化了也曰某甲特來禮拜福緣淺薄不及一見未審平日有何言句願聞開示海遂舉再參馬祖因緣運聞之不覺吐舌海曰子已後莫承嗣馬大師麼曰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大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他日已後喪我兒孫海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今甚有超師之見運便禮拜一日運問從上宗乘如何指示海良久運曰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海曰將謂汝是箇人乃起入方丈運隨後入曰某甲特來海曰若爾則他後不得孤負吾○不語通以從幼寡言故名因禮佛有禪者問曰禮底是甚麼通曰是佛禪者乃指像曰這箇是何物通無對至晚具威儀禮問禪者未知意旨如何禪者曰座主幾夏耶通曰十夏禪者曰還曾出家也未通轉茫然禪者曰若也不會百夏奚爲乃命同參馬祖及至江西祖已圓寂遂謁懷海頓釋疑情

已已　崇信參天王道悟禪師

道悟自馬祖印記後結茅荊門城外一日節使來訪悟不爲加禮因而發怒擒悟擲江中及歸見徧衙火發且聞空中天王神嗔責聲遂哀懇設拜烟焰頓息

宛然如初乃躬往江表迎悟見悟在水都不濕衣益自敬重於府西造天王寺供養有崇信者本渚宮人氏少而英異其家賣餅即住於寺巷嘗日以十餅饋悟悟受之每食畢輒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信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遺我耶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焉悟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信聞之頗曉玄旨因投悟出家悟曰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自是服勤左右一日問悟曰崇信自到來不蒙和尚指示心要悟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信曰何處指示悟曰汝擎茶來吾為汝接汝行食來吾為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頭何處不指示心要信低頭良久悟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差信當下開解乃復問如何保任悟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信後住龍潭接德山

庚午 智常禪師開法歸宗（馬祖一法嗣）

智常住廬山歸宗寺因目有重瞳用藥手按摩以致目眥俱赤世號赤眼歸宗上堂從上古德不是無知解他高尚之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成自立虛度時光諸子莫錯用心無人替汝亦無汝用心處莫就他覓從前秖是依他解發言皆滯光不透脫秖為目前有物常有頌曰歸宗事理絕日輪正當午自在如師子不與物依怙獨步四山頂優游三大路欠呿飛禽墜嚬呻眾邪怖機竪箭易及影沒手難覆弛張若弓伎裁剪如尺度巧鏤萬般名歸宗還似土語默音聲絕旨妙情難措棄箇眼還聾取箇耳還瞽一鏃破三關分明箭後路可憐大丈夫先天為佛祖○江州刺史李渤問常曰教中謂須彌納芥子渤即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常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是否曰是常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渤俛首而已異日渤又問一大藏教明得箇甚麼邊事常舉拳示之曰還會麼曰不會曰這箇措大拳頭也不識曰請師指示常曰遇人即途中授與不遇即世諦流布常一日剗草次有座主來參忽見一蛇常以鉏斷之座主曰久嚮歸宗到來秖見箇麤行沙門常曰你麤我麤主曰如何是麤常竪起鉏頭主曰如何是細常作斬蛇勢主曰與麼則依而行之常

●[illegible]什

曰依而行之則且置。你甚麼處。見我斬蛇。主無對

○石頭希遷禪師示寂 青原思法嗣

希遷住石頭。示衆。吾之法門。先佛傳授。不論禪定精進。惟達佛之知見。即心即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名異體一。汝等當知自己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意識。三界六道。惟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能知之。無所不備。貞元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示滅。壽九十一。臘六十三

○潭州長髭曠初至曹溪禮塔。回參希遷。遷問甚處來。曰嶺南來。遷曰。大庾嶺頭一鋪功德成就也未。曰成就久矣。祗欠點眼在。遷曰。莫要點眼麼。曰便請。遷乃垂下一足。曠禮拜。遷曰。汝見恁麼道理便禮拜。曰據某甲所見。如紅爐上一點雪。後住長髭。僧問。不負從上諸聖。如何是長髭第一句。曰有口不能言。曰為甚麼口不能言。曠乃頌曰。石師子。木女兒。第一句。諸佛機。言不得也大奇。直下是。莫狐疑。良久曰。是第一句。是第二句。曰不一不二。曠曰。見利忘錐。猶自多在。僧禮拜。曠拈起盞子曰。直下不負從上諸聖。僧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又作麼生。曠放下盞子。便歸方丈

辛未 智藏禪師住西堂

貞元七年。智藏住虔州西堂。尚書李翱嘗問僧。馬大師有甚言教。僧曰。大師或說即心即佛。或說非心非佛。翱曰。總過這邊。翱却問藏。馬大師有甚言教。藏呼李翱。翱應諾。藏曰。鼓角動也。有一俗士問藏。有天堂地獄否。曰有。曰有佛法僧寶否。曰有。更有多問。盡答言有。曰和尚恁麼道莫錯否。藏曰。汝曾見尊宿來耶。曰某甲曾參徑山和尚來。曰徑山向汝作麼生道。曰他道一切總無。曰汝有妻否。曰有。曰徑山和尚有妻否。曰無。藏曰。徑山和尚道無即得。士禮謝而去

壬申 徑山法欽禪師示寂 鶴林玄素法嗣

法欽自長安歸徑山。久之。刺史請居杭州龍興寺。欽遂往來其間。不擇所止。貞元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示寂於龍興。先期三日告衆曰。當塟吾於南庭隙地。勿封勿樹。恐妨僧徒之菜地。壽九十二。臘七十。欽悲願弘深。見面聞名。如子得母。故東至海岱。西及隴蜀。南窮交廣。北盡朔方。學者莫不歸慕。參承人皆目之

爲功德山至於天龍敬向異類歸依地產靈芝空雨甘露聖燈夜現綵雲朝暉猛獸棲其旁衆禽集其室白鵰烏鵶就掌而食有二白兎拜跪於杖屨間一雞常隨聽法不食生類欽之長安長鳴三日而絕一鶴常依禪室不他遊欽滅亦三日而死

癸酉 百丈懷海傳法靈祐

靈祐長谿趙氏子年十五剃染受具究大小乘教嘗遊方至國淸寺與寒山拾得往松門夾道寒作虎吼三聲祐無對寒曰自從靈山一別迄至於今還相記麼祐又無對拾拈杖曰老兄喚這箇作什麼祐又無對寒曰休休不用問他自從別後已三生作國王來總忘却也貞元九年祐年二十三遊江西參懷海海一見許之入室遂居參學之首一日侍立次海問誰對曰靈祐海曰汝撥爐中有火否祐撥之曰無火海躬起深撥得少火擧示曰汝道無這箇聻祐自是發悟禮謝陳其所解海曰此乃暫時岐路耳經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已物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只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原自備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次日同海入山作務海曰將得火來麼祐曰將得來海曰在甚麼處祐乃拈一枝柴吹兩吹度與海海曰如蟲禦木

乙亥 無業禪師閱大藏

無業自傳馬祖心印後遂往曹溪禮祖塔及廬嶽天台徧尋聖跡絲洛抵雍憩西明寺僧衆擧請充兩街大德業曰非吾本志也至上黨節度使李抱眞旦夕瞻奉業曰本避上國浩穰今復煩接君侯豈吾心哉乃往淸涼金閣寺重閱大藏周八稔而畢

○普願禪師開法南泉

貞元十一年普願憩息池陽遂開法於南泉諸方目爲郢匠上堂十地菩薩住首楞嚴三昧得諸佛秘密法藏自然得一切禪定解脫神通妙用至一切色界普現色身或示現成等正覺轉大法輪入涅槃使無量入毛孔演一句經無量劫其義不盡教化無量億千衆生得無生法忍尙喚作所知愚極微細所知愚與道全乖大難大難又曰近日禪師太多覓箇癡鈍

人不可得不道全無於中還少若有出來共你商量
如空劫時有修行人否有無作麼不道尋常巧唇薄
舌及乎問著總皆不道何不出來莫論佛出世時事
願初住菴時有一僧到菴願謂曰我上山去作務待
齋時做飯自喫了送一分上來少時其僧做飯自喫
了却一時打破家事就床臥願待不見來便歸菴見
僧臥願亦就伊邊臥僧便起去願住後曰我往前住
菴時有箇靈利道者直至如今不見

○普願禪師傳法從諗

從諗曹州郝鄉郝氏子童稚披剃未納戒便隨本師
行脚抵池陽參普願本師先入事了諗方入事願在
方丈內臥見諗來參便問近離甚處諗曰近離瑞像
願曰還見立瑞像麼諗曰不見立瑞像只見臥如來
願乃起坐曰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諗曰有主沙
彌願曰那箇是你主諗近前躬身曰孟春猶寒伏惟
和尚尊體萬福願乃喚維那曰此沙彌別處安排本
師先歸諗遂留參一日問願如何是道願曰平常心
是道諗曰還可趣向也無願曰擬向卽乖諗曰不擬
爭知是道願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
是無記若眞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
强是非耶諗於言下大悟乃往嵩嶽納戒却返南泉
一日願因東西兩堂爭猫兒提起猫兒白衆曰道得
卽救取猫兒道不得卽斬却衆無對願便斬之諗自
外歸願擧前話且曰子作麼生諗脫草履安頭上而
出願曰子若在卽救得猫兒願嘗曰我十八上便解
作活計諗曰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一日願示衆
云江西馬祖說卽心卽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
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有過麼諗禮拜而出時有僧
隨問上座禮拜便出意作麼生諗曰汝却問取和尚
僧乃問適來諗上座意作麼生願曰他却領得老僧
意旨諗歸曹州省覲受業師親屬聞知咸欲來會諗
聞曰俗塵愛網無有了期已辭出家不願再見遂携
缾錫徧歷諸方○景岑久依普願有投機偈曰今日
還鄉入大門南泉親道徧乾坤法法分明皆祖父回
頭慙愧好兒孫願曰今日投機事莫論南泉不道徧
乾坤還鄉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僧問岑同

參會和尚曰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然僧曰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會曰不可更別有也僧回舉似岑岑示偈曰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爲眞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岑曰朗州山澧州水曰不會岑曰四海五湖皇化裏僧問如何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已去岑曰如何轉得自已成山河國土去曰不會岑示偈曰誰問山河轉山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無歸僧問和尙繼嗣何人岑曰我無人繼嗣曰還參學也無岑曰我自參學曰師意何如岑示偈曰虛空問萬象萬象答虛空誰人親得聞木叉丱角童岑後住長沙○陸亘字景山吳郡人爲宣州節度使時參普願一日問曰弟子從六合來波中還更有身否願曰分明記取學似作家亘又謂願曰和尚大不可思議到處世界皆成就願曰適來總是大夫分上事又一日問曰弟子家內餅中養一鵞鵞漸長大出餅不得如今不得毀餅不得損鵞和尚作何方便出得願召曰大夫亘應諾願曰出也亘從此開解一日謂願曰弟子亦薄會佛法願便問大夫十二時中作麼生亘曰寸絲不掛願曰猶是階下漢不見道有道君王不納有智之臣一日謂願曰肇法師也甚奇怪道萬物與我同根天地與我一體願指庭前牡丹花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亘罔測亘辭歸宣城治所願問大夫去彼將何治民亘曰以智慧治民願曰恁麼卽彼處生靈盡遭塗炭去也○終南山師祖參普願問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曰與汝往來者是祖曰不往來者如何曰亦是祖曰如何是珠願召師祖祖應諾願曰去汝不會我語祖從此信入

○寶積禪師說法盤山

寶積住盤山僧問如何是道積曰咄僧曰學人未領師旨積曰去上堂心若無事萬法不生意絕玄機纖塵何立道本無體因體而立名道本無名因名而得號若言卽心卽佛今時未入玄微若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極則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又曰夫心月孤懸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

光境俱亡復是何物禪德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跡劍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無異始為道矣又曰禪德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故導師云法本不相礙三際亦復然無為無事人猶是金鎖難所以靈源獨耀道絕無生大智非明真空無迹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為增語禪德直須自看無人替代又曰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璿璣不動寂爾無言覿面相呈更無餘事珍重

○慧寂參應真禪師

慧寂韶州葉氏子九歲投不語通出家十四父母取歸欲與婚媾寂遂斷手二指跪致父母前誓求正法以答劬勞父母乃許再詣通得披剃一日通令寂將牀子來寂將到通曰却送本處著寂從之通曰牀子那邊是甚麼物曰無物通曰這邊是甚麼物曰無物通召慧寂寂曰諾通曰去遊方謁應真真嘗謂寂曰國師當時傳得六代祖師圓相共九十七箇授與老僧乃曰吾滅後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彌到來大興此教次第傳授無令斷絕我今付汝汝當奉持遂將其本授寂寂接得一覽便燒却真一日問前來諸相甚宜秘惜寂曰當時看過便燒却了也真曰吾此法門無人能會惟先師及諸祖師諸大聖人方可委悉子何得焚之寂曰慧寂一覽已知其意但用得不可執本也真曰然雖如此於子即得後人信之不及寂曰和尚若要重錄不難即重集一本呈上更無遺失

○慧寂謁洪恩禪師

洪恩(馬祖法嗣)住中邑山慧寂自江陵受戒回往中邑謝戒恩拍口作和和聲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又當中而立然後謝戒却退後立恩曰甚處得此三昧曰於曹溪印子上脫來恩曰汝道曹溪用此三昧接甚麼人曰接一宿覺寂却問和尚甚處得此三昧曰我於馬大師處得此三昧寂曰如何得見佛性義曰我與汝說箇譬喻如一室有六窓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邊喚猩猩猩猩即應如是六窓俱喚俱應寂禮謝起曰適蒙和尚譬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祇如內

獼猴睡著。外獼猴欲與相見。又且如何。恩下繩牀。執寂手作舞曰。猩猩與汝相見了。譬如蟭螟蟲在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叫喚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古寺和尚。亦馬祖法嗣 一日天然來。經宿。明旦煮粥熟。行者只盛一鉢與寺。又盛一碗自喫。殊不顧。然然即自盛粥喫。行者曰。五更侵蚤起。更有夜行人。然問寺何不教訓行者。得恁麼無禮。寺曰。淨地上不要點汚人家男女。然曰。幾不問過這老漢

癸未 無業禪師。住汾州西河。馬祖法嗣 一

無業住清涼八年。復南下至西河。刺史董叔纏請住開元精舍。業曰。吾緣在此矣。遂是雨大法雨。垂二十載。幷汾緇白無不嚮化。凡學者致問。多答之曰。莫妄想。嘗有僧問。十二分教流於此土。得道果者非止一二。云何祖師西來。別唱玄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只如上代高僧。竝淹貫九流。洞明三藏。如僧肇融叡等。豈得不知佛法耶。業曰。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但隨病施方。遂有十二分教。如將蜜果換苦葫蘆。淘汝諸人業根。都無實事。神通變化。及百千三昧門。化彼天魔外道。福智二嚴。爲破執有滯空之見。若不會道及祖師意。論什麼生肇融叡。又曰。只如野逸高人。猶解枕流漱石。棄其榮祿。亦有安國理民之謀。徵而不起。況我禪宗途路。且別看他古德道人得意之後。茅茨石室。向折脚鐺子裏煮飯喫。過三二十年。名利不干懷。財寶不係念。大忘人世。隱跡巖叢。君王命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時輩貪名愛利。汩沒世途。如短販人。有少希求。而忘大果。嗟乎。得人身者。如爪甲上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良可傷惜。設悟理之者。有一知半解。不知是悟中之則。入理之門。便謂永脫世累。輕忽上流。致使心漏不盡。理地不明。空到老死無成。虛延歲月。且聰明不敵生死。乾慧未免輪迴。共兄弟論實不論虛。只這口食身心。盡是欺賢罔聖。求得將來。他心慧眼觀之。如飲膿血相似。總須償他。始得。阿那箇是有道果。自然感得他信施來。學般若菩薩不得自謾。如氷凌上行。劍刃上走。臨命終時。一毫凡聖情量不盡。纖塵思念不忘。隨念受生。輕重五陰。向驢胎馬腹裏託質。泥犂鑊湯裏煑煠一遍了。從

前記持憶想見解智慧都盧一時失却依前再爲螻蟻從頭又作蚊䖟雖是善因而招惡果且圖箇什麼兄弟只爲貪欲成性二十五有向脚跟下繫著無成辦之期祖師觀此土衆生有大乘根性惟傳心印指示迷情得之者卽不揀凡之與聖愚之與智且多虛不如少實大丈夫兒如今直下休去歇去頓息萬緣遊生死流迥出常格靈光獨照物累不拘巍巍堂堂三界獨步何必身長丈六紫磨金輝項佩圓光廣長舌相以色見我是行邪道設有眷屬莊嚴不求自得山河大地不礙眼光得大總持一聞千悟都不希求一飡之直汝等諸人儻不如是祖師來至此土非常有損有益有益者千萬人中撈摝一箇半箇堪爲法器有損者如前已明從他依三乘教法修行不妨却得四果三賢有進修之分所以先德云了卽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

〇盤山寶積禪師入寂（馬祖一法嗣）

寶積住幽州盤山將入滅告衆曰有人邈得吾眞否衆皆將所寫眞呈積皆不契積意弟子普化出曰某甲邈得積曰何不呈似老僧化乃打筋斗而出積曰這漢向後掣風狂接人去在積乃奄化

〇澄觀國師說心要

德宗誕節敕迎澄觀入內講華嚴宗旨講畢帝謂群臣曰國師能以聖法淸凉朕心仍以淸凉賜爲國師之號時順宗爲皇太子嘗問心要於觀觀答書曰至道本乎一心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性相寂然包含德用該攝內外能深能廣非有非空不生不滅無終無始求之而不得棄之而不離迷現量則惑苦紛然悟眞性則空明廓徹雖卽心卽佛惟證者方知然有證有知則慧日沉沒於有地若無照無悟則昏雲掩蔽於空門若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直造心源無智無得不取不捨無對無修然迷悟更依眞妄相待若求眞棄妄猶棄影勞形若體妄卽眞猶處陰影滅若無心忘照則萬慮都捐若任運寂知則衆行爰起放曠任其去住靜鑒覺其源流語默不失玄微動靜未離心界言止則雙忘知寂論觀則雙照寂知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

非證不了是以悟寂無寂眞知無知以知寂不二之一心契空有雙融之中道無住無著莫攝莫收是非兩忘能所雙絕斯絕亦寂則般若現前般若非心外新生智性乃本來具足然本寂不能自現實繇般若之功般若之與智性翻覆相成本智之與始修實無兩體雙亡證入則妙覺圓明始末交融則因果交徹心心作佛無一心而非佛心處處成道無一塵而非佛國故眞妄物我舉一全收心佛衆生渾然齊致是知迷則人隨於法法法萬差而人不同悟則法隨於人人人一智而融萬境言窮路絕何果何因體本寂寥孰同孰異惟忘懷虛朗消息沖融其猶透水月華虛而可見無心鑒像照而常空矣

○豐干寒山拾得示現天台

豐干不知何許人唐貞元初居天台國清寺剪髮齊眉衣布裘人或問佛理止答隨時二字嘗唱道乘虎出入衆僧驚畏無誰語有寒山子拾得者亦不知其氏族時謂風狂子獨與干相親寒居止唐興縣西七十里寒巖以是得名拾因干至赤城道側聞兒啼聲問之云孤棄於此乃名拾得携至寺付庫院後庫僧靈熠令知食堂香燈忽登座與佛像對盤而飡復於聖僧前呼曰小果聲聞熠告尊宿等易令廚內滌器常日齋畢澄濾殘食菜滓以筒盛之寒來即負之而去寒容貌枯瘁布襦零落以樺皮爲冠曳大木屐時至寺或廊下徐行或廚內執爨或混處童牧或時叫噪望空嫚罵或云咄哉咄哉三界輪迴僧以杖逼逐即撫掌大笑一日問干古鏡不磨如何照燭曰氷壺無影像猿猴探水月曰此是不照燭也更請師道曰萬德不將來教我道什麼寒拾俱作禮干謂寒曰汝與我遊五臺即我同流若不與我去即非我同流曰我不去干曰汝不是我同流寒問干汝去五臺作什麼曰我去禮文殊曰汝不是我同流干尋獨入五臺逢一老翁問莫是文殊否曰豈有二文殊及作禮忽不見後回天台而化寒因衆僧炙茄以茄串打僧背一下僧回首寒持茄串云是什麼僧云這風顛漢寒示傍僧曰你道這箇師僧費却多少鹽醬趙州到天台行見牛跡寒曰上座還識牛麼此是五百羅漢遊

山州曰既是羅漢爲什麼作牛去寒曰蒼天蒼天州呵呵大笑寒曰笑作什麼州曰蒼天蒼天寒曰這小厮兒却有大人之作拾帚地寺主問姓箇什麼住在何處拾置帚叉手而立主罔測寒搥胸曰蒼天蒼天拾問汝作什麼寒曰豈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助哀因作舞笑哭而出又於莊舍牧牛歌咏叫天曰我有一珠埋在陰中無人別者衆僧說戒拾驅牛至倚門撫掌微笑曰悠悠哉聚頭作相這箇如何僧怒呵云下人風狂破我說戒拾笑曰無嗔即是戒心淨即出家我性與汝合一切法無差驅牛出乃呼前世僧名牛即應聲而過復曰前生不持戒人面而畜心汝今遭此咎怨恨於何人佛力雖然大汝辜於佛恩護伽藍神僧厨下食每每爲鳥所耗拾杖抶之曰汝食不能護安能護伽藍乎神附夢於合寺僧曰拾得打我詰旦說夢一一無差視神像果有所損驚異牒申郡縣郡謂賢士遯迹菩薩應身號拾得賢士初閭丘胤將牧丹丘頭疾醫莫能愈遇一禪師名豐干言自天台來謁使君告之病干曰身居四大病從幻生若欲

除之應須淨水索器呪水噀之立愈胤異之乞言示此去安危之兆干曰記謁文殊普賢此二菩薩見之不識識之不見若欲見之不得取相國清寺執爨滌器寒山拾得是也胤到任三日至國清問此寺有豐干禪師否寒山拾得復是何人僧道翹對曰豐干舊址在經藏後今闃無人矣寒山拾得向處僧厨胤入干房止見虎跡復問在此作何行業翹曰惟事負舂供僧閑則諷詠入厨尋訪寒拾見於竈前向火撫掌大笑胤致拜二人連聲呵叱把手復大笑曰豐干饒舌豐干饒舌彌陀不識禮我何爲僧徒奔集遞相驚訝何故尊官禮二貧士時二人乃把手走出寺胤令逐之急走而去即歸寒巖胤乃重問僧曰此二人肯止此寺否乃令覔訪喚歸寺安置胤遂歸郡製淨衣二對及香藥等持送供養時二人更不返寺使乃就巖送上見寒山子高聲喝曰賊賊遂入巖石縫中且曰報汝諸人各各努力石縫自合莫可追之其拾得迹沉無所後有僧采薪南峰距寺東南二里遇一梵僧持錫入巖挑鎖子骨曰取拾得舍利乃知入滅於

此因號嚴爲拾得胤令道翹尋訪遺跡於林間葉上
得寒山所書辭頌及村墅人家三百餘首拾亦有詩
數十首題土地堂石壁間纂集成卷

○曇晟參惟儼禪師

曇晟建昌王氏子生有自然胎衣右袒猶緇服少出
家參懷海二十年因緣不契後參惟儼儼問甚處來
曰百丈來儼曰百丈有何言句示徒曰尋常道我有
一句百味具足儼曰醎則醎味淡則淡味不醎不淡
是常味作麼生是百味具足底句晟無對儼曰爭奈
目前生死何曰目前無生死儼曰在百丈多少時曰
二十年儼曰二十年在百丈俗氣也不除他日侍立
次儼又問百丈更說甚麼法曰有時道三句外省去
六句內會取儼曰三千里外且喜沒交涉又問更說
甚麼法曰有時上堂大衆立定以拄杖一時趁散復
召大衆衆回首丈曰是甚麼儼曰何不蚤甚麼道今
日因子得見海兄晟於言下頓省便禮拜

○宗智參惟儼禪師

宗智海昏張氏子自幼出家登戒預藥山法會密契
心印一日惟儼問曰子去何處去來曰遊山來儼曰
不離此室速道將來曰山上烏兒白似雪澗底游魚
忙不徹一日儼上堂曰我有一句子未曾說向人智
出曰相隨來也僧問儼一句子如何說儼曰非言說
智曰蚤言說了也智離藥山見普願願問闍黎名甚
麼曰宗智願曰智不到處作麼生宗曰切忌道著願
曰灼然道著卽頭角生三日後智與曇晟在後架把
鍼願見乃問智頭陀前日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
著卽頭角生合作麼生行履智便抽身入僧堂願歸
方丈智又來把鍼晟曰適來爲甚不祗對和尚智曰
你不妨伶利晟不荐却問願適來智頭陀爲甚不祗
對和尚晟不會乞師指示願曰他却是異類中行
曰如何是異類中行願曰不見道智不到處切忌道
著道著卽頭角生直須向異類中行晟亦不會智知
晟不薦乃曰此人因緣不在此却同回藥山儼問汝
回何速晟曰只爲因緣不契儼曰有何因緣晟舉前
話儼曰子作麼生會晟無對儼大笑晟便問如何是
異類中行儼曰吾今日困倦且待別時來曰曇晟特

為此事歸來。儼曰且去。晟便出。智在方丈外聞晟不薦。不覺咬得指頭血出。却下來問晟曰。師兄去問和尙那因緣作麼生。曰和尙不與我說。智便低頭

○高沙彌參惟儼禪師

高沙彌參惟儼。儼問甚處來。曰南嶽來。儼曰何處去。曰江陵受戒去。儼曰受戒圖甚麼。曰圖免生死。儼曰有一人不受戒。亦無生死。可免汝還知否。高曰恁麼。則佛戒何用。儼曰這沙彌猶挂脣齒。在高禮拜而退。宗智來侍立。儼曰適來有箇跛脚沙彌。却有些子氣息。智曰更須勘過始得。至晚儼上堂召蚤來沙彌在甚麼處。高出衆立。儼問我聞長安甚鬧你還知否。曰我國晏然。儼曰汝從看經得請益得。曰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儼曰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爲甚不得。曰不道他不得。只是不肯承當。儼顧智曰不信道。一日辭儼。儼問甚處去。曰某甲在衆有妨且往路邊卓箇草菴接待往來茶湯去。儼曰生死事大何不受戒去。曰知是般事便休更喚甚麼作戒。儼曰汝旣如是不得離吾左右時復要與子相見。一日自外歸値雨。儼曰你來也。曰是。儼曰可煞濕。曰不打這箇鼓笛。雲晟曰皮也無打甚麼鼓。宗智曰鼓也無打甚麼皮。儼曰今日大好一場曲調

乙酉 佛光如滿禪師說法王宮

如滿住京洛。唐順宗問曰佛從何方來。滅向何方去。旣言常住世。佛今在何處。滿答曰佛從無爲來。滅向無爲去。法身等虛空。常住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來爲衆生來。去爲衆生去。淸淨眞如海。湛然體常住。智者善思惟。更勿生疑慮。帝又問曰佛向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無法說。山河與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言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答曰佛體本無爲。迷情妄分別。法身等虛空。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衆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心處。自然無法說。帝聞大說益重禪宗○河東裴氏畜鸜鵒。常念佛。過午不食。時或敎之念。則默然。或謂之不念。卽唱阿彌陀。每虛室戒。曙發和雅音。穆如笙簧。臨終告曰將西歸。

手爲爾擊磬爾其存念一擊一稱阿彌陀佛十擊而十念成氣絕火焚得舍利十餘粒烱然耀目

丙戌 惟則禪師說法佛窟 牛頭忠法嗣

惟則京兆人姓長孫氏初謁慧忠大悟玄旨後隱於天台瀑布之西巖元和中法席漸盛始名其巖爲佛窟一日示衆曰天地無物也我無物也然未嘗無物斯則聖人如影百年如夢孰爲生死哉至人以是獨照能爲萬物之主吾知之矣汝等知之乎忽一日告門人曰汝當自勉吾何言哉後二日夜安坐示滅壽八十臘五十八弟子雲居智嗣其法嘗有華嚴院僧繼宗問智見性成佛其義云何智曰清淨之性本來湛然無有動搖不屬有無淨穢長短取捨體自翛然如是明見乃明見性性即佛佛即性故曰見性成佛宗曰性旣清淨不屬有無因何有見曰見無所見宗曰旣無所見何更有見曰見處亦無宗曰如是見時是誰之見曰無有能見者宗曰究竟其理如何智曰妄計爲有即有能所乃得名迷隨見生解便墮生死明見之人即不然終日見未嘗見求名處體相不可得能所俱絕名爲見性宗曰此性徧一切處否曰無一處不徧宗曰凡夫具否曰上言無處不徧豈凡夫而不具乎宗曰因何諸佛菩薩不被生死所拘而凡夫獨縈此苦智曰凡夫於清淨性中計有能所即墮生死諸佛大士善知識清淨性中不屬有無即能所不立宗曰若如是即有能了不能了人曰了尚不可得豈有能了人乎宗曰至理如何曰我今以要言之汝即應念清淨性中無有凡聖亦無了不了人凡之與聖二俱是名若隨名生解即墮生死若知假名不實即無有當名者智又曰此是極究竟處若云我能了彼不能了即是大病見有淨穢凡聖亦是大病作無凡聖解又屬撥無因果見有清淨性可棲止亦是大病作不棲止解亦是大病然清淨性中雖無動搖具不壞方便應用及興慈運悲如是興運之處即全清淨之性可謂見性成佛矣繼宗踊躍禮謝而退

○天然禪師行化洛京

元和元年天然至洛京與伏牛爲友一日於慧林寺遇天大寒然取木佛燒火向之院主訶曰何得燒我

木佛然以杖撥灰曰吾燒取舍利主曰木佛何得有舍利然曰既無舍利更取兩尊燒主自後眉鬚墮落

丁亥 大義禪師說法麟德殿

大義住信州鵞湖山嘗垂戒曰莫只忘形與死心此箇難醫病最深又曰直須提起吹毛利要剖西來第一義又曰瞠却眼兮剔起眉反覆看渠渠是誰又曰若人靜坐不用功何年及第悟心空元和二年憲宗詔迎入麟德殿論義有法師問如何是四諦曰聖上一帝三帝何在又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禪曰法師只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曰如何是禪義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曰法師講無窮經論只這一點尙不柰何義却問曰行住坐臥畢竟以何爲道有對知者是道義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道有對無分別是道義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道有對四禪八定是道義曰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安在四禪八定耶衆皆杜口義却舉順宗問尸利禪師曰大地衆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去尸利曰佛性猶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義因謂帝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何者是佛性義曰不離陛下所問

○天皇寺道悟禪師入寂 石頭遷法嗣

道悟隱居當陽紫陵山後於荊南城東有天皇寺火廢僧靈鑒者將謀修復乃曰苟得悟禪師爲化主必能福我時江陵尹右僕射裴公稽首問法致禮迎至悟素不迎送客無貴賤皆坐而揖之裴愈加敬元和二年四月悟患背痛大衆問疾悟驀召典座近前問曰會麼曰不會悟拈枕子拋於地上即便告寂法嗣三世曰慧眞曰幽閑曰文賁協律郞符載撰碑

戊子 懷暉禪師住章敬寺 馬祖一法嗣

懷暉同安謝氏子初住定州栢巖次止中條山元和三年詔居京兆章敬寺學者奔湊示衆曰至理忘言時人不悉强習他事以爲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塵境是箇微妙大解脫門所有鑒覺不染不礙如是光明未曾休廢曩劫至今固無變易猶如日輪遠近斯照雖及衆色不與一切和合靈燭妙明非假鍛鍊爲不了故取於物象但如揑目安起空華徒自疲勞枉經

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舉措施爲不虧實相

○靈祐禪師開法潙山

初司馬頭陀造百丈謂懷海曰頃在湖南尋得一山名大潙此山奇絕宜集法侶爲大道場時靈祐爲典座陀一見卽曰此正潙山主也是夜海召祐囑曰吾化緣在此潙山勝境汝當居之嗣續吾宗廣度後學首座善覺曰某甲忝居上首典座何得住持海曰若能對衆下得一語出格當與汝住持卽指淨瓶問曰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甚麼覺曰不可喚作木㮇也海不肯乃問祐祐踢倒淨瓶便出海笑曰第一座輸却山子也遂遣祐往潙山是山峭絕敻無人烟經五七載忽自念言道在接物利生獨居非是乃行至山口見虎豹豺狼交橫於道祐曰汝等不用攔吾行路我若於此山有緣汝等各自散去若其無緣我充爾腹言訖蟲虎四散祐回菴未及一載懶安同數僧從百丈所來曰安與和尙作典座俟衆至五百乃解務於是衲子環集上堂夫道人之心質直無僞無背無面無詐妄心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卽得從上諸聖祇說濁邊過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渟淸淨無爲澹泞無礙喚他作道人亦名無事人僧問頓悟之人更有修否祐曰若眞悟得本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卽是修也不道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始得以要言之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直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眞常理事不二卽如如佛

○靈祐禪師傳法慧寂

慧寂到潙山參靈祐祐曰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寂曰有主祐曰主在甚麼處寂從西過東立祐異之寂問如何是眞佛住處祐曰以思無思之妙反思靈燄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眞佛如如寂於言下頓悟自此執侍前後盤桓十五載一日祐謂寂曰汝須獨自迴光返照別人不知汝解處汝試

將實解獻老僧看寂曰若教慧寂自看到這裏無圓位亦無一物一解得獻和尚祐曰無圓位處原是汝作解處未離心境在寂曰既無圓位何處有法把何物作境祐曰適來是汝作與麼解是否寂曰是祐曰若恁麼是具足心境法未脫我所心在原來有解獻我許汝信位顯人位隱在一日祐索門人呈語乃云聲色外與吾相見時有幽州鑒弘上呈語曰不辭出來那箇人無眼祐不肯寂凡三度呈語第一云見取不見取底祐曰細如毫末冷似氷霜第二度云聲色外誰求相見祐曰祇滯聲聞方外榻第三度云如兩鏡相照於中無像祐曰此語正也我是偏不是圣立像了也寂曰慧寂精神昏昧拙於祇對未審和尚於百丈師翁處作麼生呈語祐曰我於百丈和尚處呈語云如百千明鏡鑒像光影相照塵塵剎剎各不相借寂於是禮拜寂一日臥次夢入彌勒內院衆堂中諸位皆足惟第二位空寂遂就坐有一尊者白槌曰今當第二座說法寂起白槌曰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衆皆散去及覺舉似祐祐曰子已入聖位寂便禮拜一日祐坐次寂從方丈前過祐曰若是百丈先師見子須喫痛棒始得寂曰卽今事作麼生祐曰合取兩片皮寂曰此恩難報祐曰非子不才乃老僧年邁寂曰今日親見百丈師翁來祐曰子向甚麼處見寂曰不道見祇是無別祐曰始終作家一日祐問寂曰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他有之與無寂曰慧寂有驗處時有一僧從後面前過召曰闍黎僧回首寂曰和尚這箇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祐曰此是師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驢乳

○靈祐禪師傳法智閑

智閑青州人徧參諸方在百丈時性識聰敏參禪不得洎百丈遷化遂參靈祐祐問我聞汝在百丈先師處問一答十問十答百此是汝聰明靈利意解識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閑被問直得茫然歸寮將平日看過底文字從頭要尋一句酬對竟不能得乃自嘆曰畫餅不可充飢屢乞祐說破祐曰我若說似汝汝已後罵我去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閑遂將平昔所看文字燒却曰此生不學佛法

也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乃泣辭祐直過南陽覩慧忠國師遺跡遂憩止焉一日芟除草木偶拋瓦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遙禮潙山讚曰和尚大慈恩踰父母當時若爲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乃有頌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祐聞得謂慧寂曰此子徹也寂曰此是心機意識著述得成待某甲親自勘過寂後見閑謂曰和尚讚嘆師弟發明大事你試說看閑舉前頌寂曰此是夙習記持而成若有正悟別更說看閑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寂曰如來禪許師弟會祖師禪未夢見在閑又曰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寂乃報祐曰且喜閑師弟會祖師禪也一日同寂侍立次祐曰過去未來現在佛佛道同人人得箇解脫路寂曰如何是人人解脫路祐顧閑曰寂子借問何不答伊閑曰若道過去未來現在智閑却有箇祇對處祐曰子作麼祇對閑珍重便出祐問寂曰智閑恁麼祇對還契寂子也無寂曰不契祐曰子又作麼生寂亦珍重出去祐呵呵大笑曰如水乳合一日祐睡次寂來問訊祐便囘面向壁寂曰和尚何得如此祐乃起曰我適來得一夢你試爲我原看寂取一盆水與祐洗面少頃閑亦來問訊祐曰我適來得一夢寂子爲我原了汝更與我原看閑乃點一椀茶來祐曰二子見解過於鶖子閑後住鄧州香巖

己丑　惟寬禪師住興善寺

惟寬衢州祝氏子十三出家初習毗尼修止觀後參馬祖得心要行化於吳越至鄱陽山神受戒元和四年憲宗詔至闕下侍郎白居易問曰既曰禪師何以說法寬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爲律說於口爲法行於心爲禪應用有三其致一也譬如江淮河漢在處立名名雖不一水性無二律即是法法不離禪云何於中妄起分別曰既無分別何以修心曰心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念起曰垢即不可念淨無念可乎寬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爲病曰無修無念又何異凡夫曰

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二病是曰眞修眞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卽近執著忘卽落無明此爲心要云爾僧問道在何處寬曰祇在目前曰我何不見寬曰汝有我故所以不見曰我有我故卽不見和尙還見否寬曰有汝有我展轉不見曰無我無汝還見否曰無汝無我阿誰求見○白居易字樂天官中大夫太子少傅捨宅爲香山寺因號香山居士久參佛光如滿得心法兼稟大乘金剛戒復受凝禪師八漸之目曰觀曰覺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濟曰捨居易曰至哉八言實無生忍觀之漸門也故自觀至捨次而贊之謂之八漸偈（一觀）以心中眼觀心外相從何而有從何而喪觀之又觀則辨眞妄（二覺）惟眞常在爲妄所蒙眞妄苟辨覺生其中不離妄有而得眞空（三定）眞若不滅妄卽不起六根之源湛如止水是爲禪定乃脫生死（四慧）專之以定定猶有繫濟之以慧慧則無滯如珠在盤盤定珠慧（五明）定慧相合合而後明照彼萬物物無遁形如大圓鏡有應無情（六通）慧至乃明明則不昧明至乃通通則無礙無礙者何變化自在（七濟）通力不常應念而變變相非有隨求而見是大慈悲以一濟萬（八捨）衆苦既濟大悲亦捨苦既非眞悲亦是假是故衆生實無度者（偈頌）不學空門法老病何繇了未得無生心白頭亦爲夭　我聞浮圖教中有解脫門置心如止水視身如浮雲抖擻垢穢衣度脫生死輪胡爲戀此苦不去猶逡巡迴念發弘願願此見在身但受過去報不結將來因誓以智慧水永洗煩惱塵不將恩愛子更種悲憂根　亦曾登玉陛舉錯多紕謬至今金闕籍名姓獨遺漏亦曾燒大藥消息乖火候至今殘丹砂乾枯不成就行藏事兩失憂惱心交鬬化作頽顇翁拋身在荒陋坐看老病逼須得醫王救惟有不二門其間無夭壽　儒教重禮法道家養神氣重禮足滋彰養神多避忌不如學禪定中有甚深味曠廓了如空澄凝勝於睡屛除默默念銷盡悠悠思春無傷春心秋無感秋淚坐成眞諦樂如受空王賜既得脫塵勞兼應離慚愧　但要前程滅何妨外相同雖過酒肆上不離道場中絃管聲非實花鈿色自空何人知此義惟有淨名翁

庚寅 于頔居士參道通禪師

道通嗣法馬祖住唐州紫玉山于頔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通曰于頔這客作漢問恁麼事作麼頔當時失色通乃指曰這箇便是漂墮羅刹鬼國頔聞信受又問佛法至理乞師一言通曰佛法至理須去其情理頔曰便請和尚去其情理通曰便請問來頔曰如何是佛通喚相公頔應諾通曰更莫別求頔字允元代人

○于頔居士參惟儼禪師

惟儼聞道通答于頔問佛話乃曰噫可惜于家漢生埋向紫玉山中頔聞即謁儼儼問曰聞相公在紫玉山中大作佛事是否頔曰不敢承聞有語相救今日特來曰有疑但問頔曰如何是佛儼召于頔頔應諾儼曰是甚麼頔於此有省○盧士衍字源一登仕籍在宮建州遇異人密授心契冥失所在其子積歲窮索無所得元和中元微之拜張中丞於湘潭適士衍在座即日詣所舍東寺一見相笑盡得本末元贈以詩云盧師深話出家緣剃盡心花始剃頭馬哭青山別車匿鵲飛螺髻見羅睺還來舊日經行處似隔前身夢寐遊爲向八龍兄弟說他生緣會此生休

○惟儼禪師傳法德誠

德誠參惟儼儼問曰汝名什麼曰名德誠儼曰德誠又成得什麼誠曰家園喪盡渾無路儼曰德誠擬對儼以手掩誠口誠因有省遽云嗄儼曰子作什麼誠曰陋質不堪紅粉施儼曰子以後上無片瓦下無錐地大闡吾宗自此韜光衆底

○李翱居士參惟儼禪師

李翱字習之趙郡人刺朗州慕惟儼道風入山躬謁儼執經卷不顧翱拂袖曰見面不如聞名儼呼曰太守何得貴耳賤目翱回拱謝問曰如何是道儼以手指上下曰會麼曰不會儼曰雲在青天水在瓶翱欣然答以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又問如何是戒定慧儼曰貧道這裏無此閑家具翱罔測儼曰太守欲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閨閤中物捨不得便爲滲漏

辛卯 龐蘊居士寓襄陽鹿門

龐蘊自傳心印機如掣電諸方憚之嘗謁惟儼問一乘法中還著得這箇事麼蘊曰只了日求升合不知還著得這箇事麼儼曰道居士不見石頭得麼蘊曰拈一放一不是好手儼曰老僧住持事繁蘊珍重便出儼曰拈一放一是老僧蘊曰好箇一乘問宗今日失卻也儼曰是是蘊盤桓既久遂辭儼儼命十禪客相送時值雪下蘊乃指空中雪曰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有全禪客曰落在甚處蘊遂與一掌全曰也不得草草蘊曰恁麼稱禪客閻羅老子未放你去在全曰居士作麼生蘊又打一掌曰眼見如盲口說如啞元和初蘊方寓襄陽棲止巖竇時州牧于頔得蘊篇深如慕異乃伺便就謁如宿善友往來無間蘊嘗有偈曰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遶鐵牛不怕師子吼恰似木人見花鳥木人本體自無情花鳥逢人亦不驚心境如如祇箇是何慮菩提道不成又曰莫求佛兮莫求人但自心裏莫貪瞋貪瞋癡病前頭盡便是如來的親內無垢兮外無塵中間豁達無關津神無障礙居三界恰似瑠璃處日輪又曰心王若解衣眞智一切有無俱遣棄身隨世流心不流夜來眼睡心不睡天堂地獄總無情任運幽玄到此地又曰迷時愛欲心如火心開悟理火成灰灰火本來同一體當知妄盡即如來又曰十方同一等此是眞如等裏有無量壽本來無名字凡夫不入理心緣世上事乞錢買瓦木蓋他虛空地卻被六賊驅背卻眞如智終日受艱辛妄想圖名利如此學道人累劫終不至又曰讀經須解義解義始修行若能依義學即入涅槃城讀經不解義多見不如盲緣文廣占地心牛不肯耕田田總是草稻從何處生又曰心王不了事遷莫向名山縱令見佛像實以不相關猿猴見水月捉月始知難又曰說事滿天下入理實無多常被有為縛何日見彌陀又曰無求勝禮佛知足勝持齋本自無薪火何勞更拾柴又曰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聖賢了事凡夫

甲午 慧寂參如會禪師

如會始興曲江人馬祖法嗣 住湖南東寺常患門徒誦祖

卽心卽佛之談不已謂佛於何住而曰卽心心如畫師而曰卽佛遂示衆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遠矣爾方刻舟一日慧寂來參會問汝是甚處人曰廣南人會曰我聞廣南有鎭海明珠是否曰是會曰此珠如何曰黑月卽隱白月卽現會曰還將得來也無曰將得來會曰何不呈似老僧寂叉手近前曰昨到潙山亦被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會曰眞師子兒善能哮吼寂禮拜了却入客位具威儀再上人事會纔見乃曰已相見了也寂曰恁麽相見莫不當否會歸方丈閉却門寂歸舉似靈祐祐曰寂子是甚麽心行寂曰若不恁麽爭識得他

○隱峰禪師到潙山

隱峰到潙山於上板頭解放衣鉢靈祐聞師叔到先具威儀下堂內相看峰見來便作臥勢祐便歸方丈峰乃發去少間祐問侍者師叔在否曰已去祐曰去時有甚麽語曰無語祐曰莫道無語其聲如雷

○百丈懷海禪師示寂（馬祖一法嗣）

懷海住百丈以禪宗肇自少室乃至曹溪多寄居律寺說法住持未有規度遂嘆曰若欲祖道傳布不泯者豈當與諸小乘教爲隨行耶於是創立禪居凡具道眼有可尊之德者號曰長老旣爲化主卽處方丈不立佛殿惟樹法堂學衆無多寡盡入僧中依夏次安排設長連床臥必斜枕床脣右脇吉祥而睡徐入室請益任學者勤怠或上或下不拘常准其闔院大衆朝參夕聚長老上堂陞座主事徒衆鴈立側聆賓主問酬激揚宗要齋粥二時隨衆均偏行普請法置十務寮舍每用首領一人管多人令各司其局或有假號竊形混於淸衆幷別致喧撓之事卽維那簡舉抽下本位掛搭擯令出院或彼有所犯卽以拄杖杖之集衆燒衣鉢道具遣逐從偏門而出以示耻辱海雖臘高凡作務執勞必先於衆主者不忍密收作具海曰吾無德爭合勞於人偏求不獲則亦不食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元和九年正月十七日示寂壽九十五勅謚大智塔曰大寶勝輪

丙申 道林禪師傳法會通

道林自傳法欽心印還至孤山永福寺有辟支佛塔

時道俗共爲法會林振錫而入韜光法師問曰此之法會何以作聲林曰無聲誰知是會後見秦望山長松盤屈如蓋遂棲止其上故謂之鳥窠禪師復有鵲巢其側自然馴狎亦目爲鵲巢和尚有六宮使吳元卿者杭州人敏悟絕人憲宗殊喜之一日在昭陽宮見花卉歘榮賞玩徘徊倏聞空中有聲曰虛幻之相開謝不停能壞善根仁者安可嗜之卿猛省志脫塵俗哀懇於帝遂得還家因韜光謁林曰弟子七歲蔬食十一受五戒今年二十二特爲出家故而休官願和尚授與僧相林曰今時爲僧鮮有精苦者行多浮濫卿曰本淨非琢磨元明不隨照林曰汝若了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卽眞出家何假外相汝當爲在家菩薩戒施俱修如孫許之流也卿曰理雖如是然非本志倘蒙攝受則誓遵師教如是三請皆不諾光勸曰宮使未嘗娶亦不畜侍女禪師若不攝受其誰度之林乃與披剃具戒法號會通晝夜精進誦大乘經習安般三昧忽一日欲辭遊方林問汝將何往曰會通爲法出家和尚不垂慈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林曰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曰如何是和尚佛法林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通遂悟玄旨時號布毛侍者云通後住招賢武宗廢教入山深遯莫知所終

○隱峰禪師入寂 馬祖一法嗣

隱峰邵武軍鄧氏子幼若不慧父母聽其出家屢參馬祖石頭法席嘗問希遷如何得合道去遷曰我亦不合道峰曰汝被這箇得多少時耶遷剗草次峰在左側叉手而立遷飛剗子向峰前剗一株草峰曰和尚祇剗得這箇不剗得那箇遷提起剗子峰接得便作剗草勢遷曰汝祇剗得那箇不解剗得這箇峰無對後於馬祖言下相契元和中薦登五臺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阻兵兩軍交鋒未決勝負峰曰吾當少解其患乃擲錫空中飛身而過兩軍將士仰觀事符預夢鬪心頓息峰既顯異慮成惑衆遂入五臺於金剛窟前將示滅問衆曰諸方遷化坐去臥去吾嘗見之還有立化也無曰有曰還有倒立者否曰未嘗見有峰乃倒立而化亭亭然其衣順體時衆議舁就茶毗屹然不動遠近瞻覩驚嘆無已峰有妹爲尼時亦在

彼乃擗而咄曰老兄疇昔不循法律死更熒惑於人於是以手推之僨然而踣遂就闍維收舍利建塔

丁酉 觀世音菩薩示現陝西

是時佛法大行獨陝右習騎射喜戰鬭蔑聞三寶之名元和丁酉金沙灘上有美艷女子挈籃鬻魚人競欲室之女曰我無父母又鮮兄弟亦欲有所歸然不好世財但得聰明賢善男子能誦我所持經則願以身事遂授普門品約一夕便誦徹明旦誦徹者二十餘輩女曰一身豈堪配若等耶可更別誦遂易以金剛經明旦誦徹者猶十數更授法華經七卷約三日誦徹至期惟馬氏子能女曰君既能過衆人可白汝父母具媒妁娉禮然後成姻蓋生人大節豈同猥巷苟合者乎馬氏如約具禮迎至其家甫入門女曰適體中不佳俟少安與君相見未晚也馬氏子如其言安置別室客未散而女命終已而壞爛馬氏無如之何遂卜地瘞之未數日有老僧紫伽黎容貌古野仗錫來謁自謂向女子之親馬氏引至瘞所隨觀者甚衆老僧以錫杖撥開見其尸以化惟金鎖子骨存焉就河浴之挑骨於錫上高聲呼曰大衆此聖者憫汝等障重纏愛故垂方便教化汝耳宜思善因免墮苦海言訖飛空而去大衆見之無不悲泣瞻拜自是陝右奉佛者衆時謂觀音大士化身

○惟寬禪師入寂馬祖一法嗣

惟寬住京兆興善寺元和十二年二月晦日陞堂說法訖遂歸寂勑謚大徹

戊戌 鵝湖山大義禪師入寂馬祖一法嗣

大義住鵝湖元和十三年正月七日示寂壽七十四謚慧覺塔曰見性義衢州須江人姓徐氏

○五洩山靈默禪師入寂馬祖一法嗣

靈默住五洩元和戊戌三月二十三日沐浴焚香端坐告衆曰法身圓寂示有去來千聖同源萬靈歸一吾今漚散胡假興哀無自勞神須存正念若遵此命眞報吾恩倘固違言非吾之子時有僧問和尚向甚處去默曰無處去曰某甲何不見默曰非眼所覩言畢奄然而化壽七十二臘四十一默毗陵宣氏子

○天王寺道悟禪師入寂馬祖一法嗣

道悟住荊南城中府西天王寺號天王師居常自稱云快活快活元和戊戌四月初示疾十三日口稱苦苦又云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使拋入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悟舉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便擲下枕子而逝年八十二夏六十三嗣法一人龍潭崇信傳德山戶部侍郎丘玄素撰碑

紀 韓愈參寶通禪師

初唐憲宗聞鳳翔府法雲寺護國眞身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遂於元和十四年正月遣中使帥僧衆往迎至京留禁中供養三日五色光現百僚稱賀二月乃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帝大怒將抵極刑宰相裴度崔群皆爲哀請遂貶潮州刺史到郡之初上表勸帝東封泰山久而無報鬱鬱不樂聞郡有禪師寶通道德名重以書招之三請而至見通言論超勝愈已心折留數十日或入定數日方起愈益敬焉遜辭去愈因祀神海上乃登靈山造通之廬問曰弟子軍州事煩佛法省要處乞師一語通良久愈罔措時義忠爲侍者乃敲禪床三下通曰作麼忠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愈乃曰和尚門風高峻弟子乃於侍者處得箇入路又一日相訪問通春秋多少通提起數珠曰會麼曰不會通曰晝夜一百八愈不曉遂回次日再來至門前見首座舉前話問意旨如何首座扣齒三下及見通理前問通亦叩齒三下愈曰元來佛法無兩般通曰見何道理愈曰適來問首座亦如是通乃召首座是汝如此對否曰是通便打趂出院秋八月帝與宰臣語次因及愈有可憐者遂授袁州刺史復造通廬留衣二襲而別○漳州三平義忠初參石鞏慧藏藏嘗張弓架箭接機忠詣法席藏曰看箭忠乃撥開胸曰此是殺人箭活人箭又作麼生藏彈弓弦三下忠乃禮拜藏曰三十年張弓架箭祇射得半箇聖人遂拗折弓箭後參寶通舉前話通曰既是活人箭爲甚麼向弓弦上辨忠無對通曰三十年後要人舉此話也難得忠曰不用指東劃西便請直指通曰幽州江口石人蹲忠曰猶

是指東劃西通曰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討忠作禮通曰若不得後句前話也難圓○孟簡字幾道平昌人舉進士官尚書素好佛嘗答韓愈書曰來示積善積惡殃慶自以類至此釋氏辨之精詳昔者迦文爲大士言六度爲中根言十二因緣爲小根言四聖諦又言依法不依人不過大明積惡之根源數天下神道報應之微細皎然言善惡之異路使人人自畏惡修善柰何以愚人下里翁嫗之情見待之耶

庚子 陽岐山甄叔禪師入寂（馬祖一法嗣）

甄叔住陽岐四十餘年示衆群靈一源假名爲佛體竭形銷而不滅金流朴散而常存性海無風金波自湧心靈絕兆萬象齊昭體斯理者不言而徧歷沙界不用而功益玄化如何背覺反合塵勞於陰界中妄自囚執元和庚子正月歸寂荼毗獲舍利七百粒

○天然禪師住丹霞山

元和庚子春天然告門人曰吾思林泉終老之所時門人令齊靜方卜南陽丹霞山結菴奉事三年間學者至盈三百上堂今時學者紛紛擾擾皆是參禪問道吾此間無道可修無法可證一飲一啄各自有分不用疑慮若識得釋迦只這凡夫是須自看取莫一盲引衆盲相將入火坑又曰佛之一字永不喜聞

辛丑 希運禪師開法黃檗山

長慶元年希運住黃檗開堂說法一日大衆雲集乃曰汝等諸人欲何所求以拄杖趁之大衆不散運却復坐曰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取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千人處便去不可圖他熱鬧也老漢行脚時或遇草根下有一箇漢便從頂門上一錐看他若知痛痒可以布袋盛米供養他總是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也汝等既稱行脚亦須著些精神好還知道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問諸方尊宿盡聚衆開化爲甚麼却道無禪師運曰不道無禪祇是無師又曰闍黎不見馬大師下有八十四人坐道場得馬師正法眼者止兩三人盧山歸宗和尚是其一夫出家人須知有從上來事分始得且如四祖下牛頭橫說竪說猶未知向上關棙子有此眼目方辨得邪正宗黨且當人事宜不能體會得但知學言語

念向皮袋裏安著到處稱我會禪還替得汝生死麼輕忽老宿入地獄如箭我纔見汝入門來更識得了也還知麼急須努力切莫容易

壬寅 汾州無業禪師入寂 馬祖法嗣

無業住汾州唐憲宗屢遣使徵召皆辭疾不赴暨穆宗即位思一瞻禮長慶二年命兩街僧錄靈阜齎詔迎業赴闕阜至宣詔畢作禮而言曰皇上此度恩旨不同願師起赴無以他詞固卻也業微笑曰貧道何德累煩人主且請前行吾從別道去矣乃澡身剃髮至中夜告弟子惠愔等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為不了故即被境惑一為境惑流轉不窮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經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常了一切空無一法當情是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端坐而逝茶毗日祥雲五色異香四徹所獲舍利瑩若殊玉阜回奏其事帝欽嘆久之勅謚大達國師塔曰澄源

○宣鑒參崇信禪師

宣鑒劍南周氏子丱歲出家受具精究律藏於性相諸經貫通旨趣常講金剛經時謂之周金剛後聞南方禪席頗盛鑒氣不平乃曰出家兒千劫學佛威儀萬劫學佛細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當摟其窟穴滅其種類以報佛恩遂擔青龍疏鈔出蜀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因息肩買餅點心婆指擔曰這箇是什麼文字鑒曰青龍疏鈔婆曰講何經鑒曰金剛經婆曰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箇心鑒無語婆遂指令去參崇信鑒往龍潭至法堂曰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信於屏風後引身曰子親到龍潭鑒無語遂棲止焉

○白居易居士參道林禪師

白居易出守杭州長慶二年因入山謁道林見林棲止巢上問曰禪師住處甚危險林曰太守危險尤甚居易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林曰薪火相交識

性不停得非險乎居易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林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居易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林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居易又以偈問曰特入空門問苦空敢將禪事叩禪翁爲當夢是浮生事爲復浮生是夢中林答曰來時無跡去無踪去與來時事一同何須更問浮生事只此浮生是夢中居易作禮而退

○希運禪師傳法道明

道明江南陳氏之後生時紅光滿室祥雲蓋空旬日方散目有重瞳面列七星形相奇特秀出人表因入寺禮佛見僧如故知歸白父母願求出家父母許爲僧後持戒精嚴學通三藏遊方契旨於希運諸方歸慕咸以尊宿稱後居開元恒織蒲鞋賣以養母故復有陳蒲鞋之稱巢寇入境明標大草屨於城門巢欲棄之竭力不能擧歎曰睦州有大聖人捨城而去

癸卯　崇信禪師傳法宣鑒

宣鑒參崇信一夕侍立次信曰更深何不下去鑒便揭簾而出見外面黑却回曰門外黑信點紙燭度與鑒鑒擬接信便吹滅鑒豁然大悟便禮拜信曰子見箇甚麼鑒曰某甲從今後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尙舌頭也至來日信陞座曰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峰頂上立吾道去在鑒遂取疏鈔於法堂前擧火炬曰窮諸玄辨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

○東寺如會禪師入寂（馬祖法嗣）一

如會住湖南東寺學徒甚衆僧堂床榻爲之陷折時稱折床會相國崔群出爲湖南觀察使見會問曰師以何得曰見性得時會方病眼群曰旣云見性其柰眼何曰見性非眼眼病何害群稽首謝之長慶三年八月十九日歸寂壽八十諡傳明塔曰永際

○宣鑒謁靈祐禪師

宣鑒禮辭崇信直抵潙山挾複子上法堂從西顧東從東顧西視方丈曰有麼有麼靈祐坐次殊不顧盼鑒曰無無便出至門首乃曰雖然如此也不得草草遂具威儀再入相見纔跨門提起坐具曰和尙祐擬取拂子鑒便喝拂袖而出祐至晩問首座今日新

到僧何在座曰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也祐曰此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菴呵佛罵祖去在

甲辰 烏窠道林禪師入寂 徑山欽法嗣

道林棲止烏窠名聞諸方長慶四年二月十日告侍者曰吾今報盡言訖坐亡壽八十四臘六十三

○丹霞天然禪師入寂 石頭遷法嗣

天然住丹霞有僧到參於山下見然便問丹霞山向甚麼處去然指山曰青黯黯處曰莫只這箇便是麼然曰眞師子兒一撥便轉長慶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告門人曰備湯沐浴吾欲行矣乃項笠策杖受屨垂一足未及地而化壽八十六勅諡智通塔號妙覺

○神贊禪師住古靈

神贊福州人於本州大中寺受業後行脚遇百丈開悟却回受業本師問曰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贊曰並無事業遂遣執役一日因澡身命贊去垢贊乃拊背曰好所佛堂而佛不聖本師回首視之贊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本師又一日在窻下看經蜂子投窻紙求出贊覩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驢年去遂有偈曰空門不肯出投窻也太癡百年鑽故紙何日出頭時本師置經問曰汝行脚遇何人吾前後見汝發言異常贊曰某甲蒙百丈和尚指箇歇處今欲報慈德耳本師於是告衆致齋請贊說法贊乃登座舉唱百丈門風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本師於言下感悟曰何期垂老得聞極則事贊後住本州古靈聚徒數載臨遷化剃浴聲鐘告衆曰汝等諸人還識無聲三昧否衆曰不識贊曰汝等靜聽莫別思惟衆皆側聆贊儼然順寂

丙午 希運禪師傳法義玄

義玄曹州南華刑氏子幼負出塵之志及落髮進具便慕禪宗初在黃蘗希運會下行業純一時道明爲第一座問玄曰上座在此多少時曰三年明曰曾參問否曰不曾參問不知問箇甚麼明曰何不問堂頭和尚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玄便去問聲未絕運便打玄下來明曰問話作麼生曰義玄問聲未絕和尚便打玄不曉明曰但更去問玄又問運又打如是三

度問三度被打乃謂明曰丞承激勸問法累蒙和尚賜棒自恨障緣不領深旨今且辭去明曰汝若去須辭和尚玄禮拜退明先到運處曰問話上座雖是後生却甚奇特若來辭願方便接伊已後爲一株大樹覆蔭天下人去在玄來日辭運運曰不須他去祇往高安灘頭參大愚必爲汝說玄到大愚愚曰甚處來曰黃檗來愚曰黃檗有何言句曰某甲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過無過愚曰黃檗與麼老婆心切爲汝得徹困更來這裏問有過無過玄於言下大悟乃曰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搊住曰這尿床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却道黃檗佛法無多子你見箇甚麼道理速道速道玄於愚肋下築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玄乃辭回黃檗運見便問這漢來來去去有甚了期玄曰祇爲老婆心切便人事了侍立運問甚處去來玄曰昨蒙和尚慈旨令參大愚去來運曰大愚有何言句玄舉前話運曰大愚老漢饒舌待來痛與一頓玄曰說甚待來即今便打隨與運一掌運曰這風顛漢來這裏捋虎鬚玄便喝運喚侍者曰引這風顛漢參堂去

○圭峰宗密禪師至京

宗密果州何氏子髫齔通明儒典弱冠將赴舉見道圓遽落髮受具一日讀圓覺經感悟流涕圓曰此佛授汝耳汝當大弘圓頓之教因令徧參謁荊南惟忠忠曰傳教人也復謁洛陽神照照曰菩薩中人也抵襄陽得清凉澄觀華嚴疏於病僧處夙未經目即爲衆講說聽者雲集遂詣觀執弟子禮觀曰毗盧華藏能隨我遊者其汝乎密預觀室日臻玄奥住鄠縣草堂未幾住終南圭峰太和年間徵至都天子而下悉歸慕參扣相國裴休獨稱入室

丁未 善信禪師入寂（馬祖一法嗣）

善信隆興張氏子參馬祖密契心要寶曆二年居隨州大湖山側時當亢旱鄉人張武陵具羊豕以祈湖龍信見而悲之曰害命濟命重增乃罪可且勿殺少須三日吾爲爾祈信即入山比之巖穴宴坐冥禱雷雨大作數月武陵迹而求之信方在好遂施其山與建精舍丁未五月二十九日語龍神曰吾前以身代

牲轂汝血食今捨身償汝可享我肉卽引刀截右膝
復截左膝門人奔持其刀白液涌流儼然入寂

戊申 良价參普願禪師

良价會稽俞氏子幼歲從師念心經至無眼耳鼻舌
身意處忽以手捫面問師曰某甲有眼耳鼻舌等
何經言無其師駭然曰吾非汝師卽指往五洩禮靈
默披剃年二十一受具戒遊方路逢二婆擔水价索
水飲婆曰水不妨飲婆有一問須先問過且道水具
幾塵价曰不具諸塵婆曰去毋汚我水擔遂首謁普
願値馬祖諱辰修齋願問衆曰來日設馬祖齋未審
馬祖還來否衆皆無對价出曰待有伴卽來願曰此
子雖後生甚堪雕琢价曰和尙莫壓良爲賤

○良价參龍山

良价與僧密行脚見溪流菜葉价曰深山無人因何
有菜隨流莫有道人居否乃相與撥草溪行五七里
間忽見一老僧羸形異貌价與密放下行李問訊老
僧曰此山無路闍黎從何處來价曰無路且置和尙
從何而入曰我不從雲水來价曰和尙住此山多少
時耶曰春秋不涉价曰和尙先住此山先住曰不知
价曰爲甚麼不知曰我不從人天來价曰和尙得何
道理便住此山曰我見兩箇泥牛鬪入海直至於今
絕消息价始具威儀禮拜便問如何是主中賓曰青
山覆白雲曰价如何是賓中主曰長年不出戶价曰
賓主相去幾何曰長江水上波价○賓主相見有何
說曰淸風拂白月价辭退老僧乃述偈曰三間茅屋
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
鑿不相關又曰一池荷葉衣無數滿地松花食有餘
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屋入深居因燒菴不知所
如老僧卽龍山受心印於馬祖又稱隱山

○藥山惟儼禪師入寂石頭遷法嗣

惟儼嘗一夜登山經行忽雲開見月大笑一聲應澧
陽九十里許居民盡謂東家明晨迭相推問直至藥
山徒衆曰昨夜和尙山嶺大笑李翺贈詩曰選得幽
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峰嶺月下
披雲笑一聲戊申十二月六日臨示寂叫曰法堂倒
法堂倒衆皆持柱撑之儼擧手曰子不會我意乃曰

乘鄧而行及暮而息未有久行而不息者遂告寂壽八十四臘六十敕謚弘道大師塔曰化城

○希運禪師記荊義玄

義玄在黃檗一日栽松次希運曰深山裏栽許多松作甚麼玄曰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將钁頭㔸地三下運曰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三十棒了也玄又㔸地三下噓一噓運曰吾宗到汝大興於世一日爲運馳書到溈山時慧寂作知客接得書便問這箇是黃檗底那箇是專使底玄便掌寂約住曰老兄知是般事便休同去見靈祐未幾辭祐歸寂送出云汝向後北去有箇住處玄曰豈有與麼事寂曰但去已後有一人佐輔老兄在此人只是有頭無尾有始無終（懸記普化玄後到鎮州化已在彼玄出世化實贊之）一日玄坐半夏忽上黃檗山見運看經玄曰將謂是箇人元來是唵黑豆老和尚住數日乃辭運曰汝破夏來何不終夏去玄曰某甲暫來禮拜和尚運便打趁令去玄行數里疑此事却回終夏後又辭運運曰甚處去玄曰不是河南便歸河北運便打玄約住與一掌運大笑乃喚侍者將百丈先師禪板几案來玄曰侍者將火來運曰不然子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在」

已酉 善會參德誠禪師

德誠蜀東武信人得法後謂宗智曇晟曰公等各據一方建立藥山宗旨予率性疎野惟好山水樂情自遣無所能也他日知我所止之處有靈利座主指一箇來或堪琢磨將授平生所得以報先師之恩遂分攜至嘉禾上一小舟常泛吳江朱涇日以綸釣舞棹隨緣而度以接往來時人號爲船子和尚一而泊舟岸邊閑坐有官人問曰如何是日用事誠竪起橈子曰會麼官人曰不會誠曰撥棹清波金鱗罕遇又杏山洪䛬問誠曰如何是道誠曰一亘晴空絕點雲十分淸澹郭如秋洪曰恁麼則溢目自全彰淸波無透露誠曰霜天月白江澄練堪笑遊魚常自迷洪不契誠舞棹撥船而去有善會者廣州廖氏子初參石樓住京口鶴林一日宗智到鶴林遇其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會曰法身無相問如何是法眼會曰法眼無瑕智不覺失笑會遙見便下座問智曰適來答這僧

話必有不是致令上座失笑不惜慈悲望爲說破智曰和尚一等出世未有師在某終不爲說可往華亭朱涇船子和尚處去會曰此人如何智曰此人上無片瓦蓋頭下無錐地容足若去當須易服會乃依教直造朱涇誠便問大德住某寺會曰寺則不住住則不似誠曰不似又不似箇甚麼曰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誠曰甚麼處學得來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誠曰一句合頭語萬刦繫驢橛誠又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會擬對誠以橈劈口打會落水纔出水誠又曰道道會擬開口誠又打會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誠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會曰拋綸擲釣師意如何誠曰絲懸綠水之中浮定有無之意會曰語帶玄而無路舌欲談而不談誠曰釣盡江波金鱗始遇會乃掩耳誠曰如是如是遂囑曰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吾二十年在藥山只明此事汝今已得他後不得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钁頭邊覓取一箇半箇無令斷絕會乃辭行頻頻回顧誠遂喚會闍黎會回首誠竪起橈子曰汝將謂別有乃覆舟入水而近咸通十年僧藏暉依藏依覆舟岸側建寺

○慶諸禪師住石霜

慶諸廬陵陳氏子生而神俊標致閑暇年十三游南昌西山師事紹鑾十年如一日乃剃髮受具時洛下毗尼之學盛諸睨視講習良久而去有勸之者諸不答聞湘中有南宗法道往造潙山時靈祐席下萬指諸願籍名役作勤勞杵臼間一日篩米次祐曰施主米莫拋撒諸曰不拋撒祐於地上拾得一粒曰汝道不拋撒這箇是甚麼諸無對祐又曰莫輕這一粒百千粒盡從這一粒生諸曰百千粒從這一粒生未審這一粒從甚麼處生祐呵呵大笑歸方丈至晚上堂曰大衆米裏有蟲諸人好看後參宗智問如何是觸目菩提智喚沙彌沙彌應諸智曰添淨瓶水著良久却問諸汝適來問甚麼諸擬舉智便起去諸於是悟其旨住三夏出世潭州石霜山

○曇晟禪師傳法良价

良价參靈祐問曰頃聞南陽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話

某甲未究其微祐曰闍黎莫記得麼曰記得祐曰汝試舉一徧看价遂舉祐曰我這裏亦有只是罕遇其人曰某甲未明乞師指示祐竪起拂子曰會麼曰不會請和尚說祐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子說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祐曰此去澧陵攸縣石室相連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子之所重曰未審此人如何祐曰他曾問老僧學人欲奉師去時如何老僧對他道直須絕滲漏始得他道還得不違師旨也無老僧道第一不得道老僧在這裏价遂辭祐徑造雲巖參曇晟舉前因緣了便問無情說法甚麼人得聞晟曰無情得聞曰和尚還聞否晟曰我若聞汝即不聞吾說法也曰某甲爲甚麼不聞晟竪起拂子曰還聞麼曰不聞晟曰我說法汝尚不聞豈況無情說法乎曰無情說法該何教典晟曰豈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价於此有省乃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得知价問晟某甲有餘習未盡晟曰汝曾作甚麼來曰聖諦亦不爲晟曰還歡喜也未曰歡喜則不無如糞掃堆頭拾得一顆明珠价遂辭晟晟曰甚麼處去曰雖離和尚未卜所止晟曰莫湖南去曰無曰莫歸鄉去曰無晟曰蚤晚却回曰待和尚有住處即來晟曰自此一別難得相見曰難得不相見臨行又問曰和尚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師眞否如何祇對晟良久曰祇這是价乃沉吟晟曰价闍黎承當這箇事大須審細价猶涉疑後因過水睹影大悟前旨有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

辛亥 惟政禪師住聖壽寺

惟政平原周氏子參嵩山普寂得受心印遂入太乙山中學者盈室太和五年文宗嗜蛤蜊沿海官吏先時遞進疲於供給一日御饌中有劈不張者帝以其異即焚香禱之乃開見菩薩形梵相具足即貯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美錦賜興善寺令衆僧瞻禮因問群臣此何祥也或對太乙山有惟政禪師深明佛法遂詔至京問焉政曰物無虛應此乃啓陛下信心耳經

云應以菩薩身得度者即現菩薩身而爲說法帝曰菩薩身已現未聞說法政曰陛下覩此爲常耶非常耶信耶非信耶帝曰非常之事朕安不信政曰陛下已聞說法竟帝大悅詔天下寺院各立觀音像以答殊休因留政於內道場累辭歸山詔住聖壽寺

癸丑 普岸禪師結菴平田

普岸漢東蔡氏子得法於百丈太和年中謂衆曰吾山水之游未厭諸人勿相留滯天台赤城道猷嘗止華頂石梁智者降魔將遊之也自襄陽邐迤從沃州天姥入天台西門得平川谷中一大舍峯名平田結茅居之未幾見虎乳子蹬目視岸岸以杖按其頭曰蛩道聞此山神仙窟宅羅漢隱居今欲寄此安禪檀越勿相驚撓經宿虎領子而去癸丑衆力營搆丈室成平田院示衆大道虛曠惟一眞心善惡勿思神清物表隨緣飲啄更復何爲

甲寅 南泉普願禪師示寂馬祖一法嗣

普願將順世首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曰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座曰某甲隨和尚去還得也無曰汝若隨我即須銜取一莖草來顧乃示寂太和八年十二月二十五夜晨告門人曰星翳燈幻其來久矣勿謂吾有去來也言訖而逝壽八十七臘五十八

乙卯 長沙景岑答話

普願化後僧問景岑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曰學人不會此意如何曰要騎即騎要下即下又慧然令秀上座問岑曰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曰石頭作沙彌時參見六祖秀曰不問石頭見六祖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曰教伊尋思去秀曰和尚雖有千尺寒松且無抽條石筍岑默然秀曰謝和尚答話岑亦默然秀回舉似然然曰若恁麼猶勝臨濟七步然雖如此待我更驗看至明日然上問承聞和尚昨日答南泉遷化一則語可謂光前絕後今古罕聞岑亦默然

○道吾宗智禪師入寂藥山儼法嗣

慶諸住石霜宗智將化以諸爲正傳棄其衆從諸諸迎居正寢行必掖坐必侍太和九年九月智示疾有苦垂語曰我心中有一物久而爲患誰能爲我除之

諸曰心物俱非除之益患智曰賢哉賢哉僧衆慰問智曰有受非償子知之乎衆皆愀然越十日將行謂衆曰吾當西邁理無東移言訖告寂闍維得靈骨數片建塔道吾後雷遷於石霜山之陽

丙辰仲興參慶諸禪師

仲興初在道吾爲侍者因過茶與宗智智提起盞曰是邪是正興叉手近前目視智智曰邪則總邪正則總正曰某甲不恁麼道智曰汝作麼生興奪盞子提起曰是邪是正智曰汝不虛爲吾侍者興便禮拜一日侍智往檀越家弔慰興撫棺曰生耶死耶智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曰爲甚麼不道智曰不道不道歸至中路興曰和尚今日須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曰打即任打道即不道興便打智曰汝宜離此去恐知事得知不便興禮辭隱於村院經三年後忽聞童子念觀音經至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忽然大省遂焚香遙禮曰信知先師遺言終不虛發自是我不會却怨先師先師既沒推石霜是嫡嗣必爲證明乃造謁慶諸見便問離道吾後到甚處來興曰秖在村院寄足諸曰前來打先師因緣會也未興起身進前曰却請和尚道一轉語諸曰不見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興乃述在村院得底因緣遂禮拜諸設齋懺悔他日持鍬復到石霜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諸曰作麼興曰覓先師靈骨諸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甚先師靈骨興曰正好著力諸曰這裏鍼劄不入著甚麼力興持鍬肩上便出

○大達法師端甫入寂

端甫姓趙氏秦人初母夢梵僧謂曰當生貴子即出囊中舍利使吞之及誕所夢僧白晝入室摩頂曰必當大弘教法言訖而滅十歲出家十七受具傳涅槃唯識大義於素法師復夢梵僧告曰三藏大教盡貯汝腹矣自是經律論囊括川注無何謁文殊於清涼衆聖皆現德宗聞其名徵之一見大悅復詔侍皇太子順宗親之若昆弟憲宗數幸其寺常承顧問於是天子益知佛爲大聖人其教有大不可思議事講唯識等經論凡一百六十座日持諸部十餘萬偏指淨土爲息肩之地嚴金經爲報法之恩前後供施數十

百萬悉以崇飾殿宇開成元年六月一日向西右脇而滅尊容若生異香彌鬱遺命荼毗得舍利三百餘粒賜謚大達塔曰玄秘

丁巳 利蹤禪師住子湖

利蹤澶州周氏子出家後入南泉之室抵衢州馬蹄山結茅宴處開成二年邑人施山下子湖創院以居蹤於門下立牌曰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即喪身失命又示衆天上人間輪迴六道乃至蠢動含靈未曾於此一分眞如中有些子相違處還信麼還領受得麼他古人只見道箇即心是佛即心是法便承信去隨處茅茨石室長養聖胎只待道果成熟汝今何不效他行取仁者可煞分明竝無參雜治生產業與諸實相不相違背又曰汝等苦死向人前討些子聲色脣吻作麼譬如圓鏡男來男現女來女現乃至僧俗靑黃山河萬物隨其色相一鏡傳輝不可是鏡有多般但能映物而露仁者還識得鏡未若不識鏡盡被男女靑黃山河萬類等礙汝光明若識鏡去乃至靑黃男女大地山河有想無想四足多足胎卵濕生天堂地獄咸於一鏡中悉得其分劑長短劫數若色若空竝能了之更非他物大衆光陰箭速莫漫悠悠大事因緣決須了取

戊午 清涼澄觀國師示寂華嚴宗

開成三年三月六日澄觀將示寂謂門人曰吾聞偶運無功先聖悼嘆復實無行古人恥之大明不能破長夜之昏慈母不能保身後之子當取信於佛無取信於人眞離玄微非言說所顯要以深心體解朗然現前對境無心逢緣不動則不孤我矣言訖而逝年一百二十臘八十三奉全身塔於終南山名曰妙覺後有梵僧至闕稱於葱嶺見金甲神凌空而過呪止問之答曰我文殊堂神也取華嚴菩薩大牙歸供養耳有旨啓塔容貌如生而失二牙闍維舌根不壞如紅蓮色舍利光明瑩潤觀生歷九朝爲七帝門師

辛酉 宗密禪師入寂

宗密住終南會昌元年正月六日安坐而逝道俗等奉全身於圭峯二月十三日荼毗得舍利明白潤大後門人泣求之皆得於煨燼乃藏之石室

○惟政禪師隱居終南山

惟政住聖壽後忽入終南山人問故政曰吾避仇矣

○楚南禪師隱居林谷

楚南福州張氏子髫年出家既冠落髮受具往上都聽淨名經雖精研法義而未了玄機遂謁道楷楷曰吾非汝師汝師江外黃檗是也南乃禮辭往參希運運問子未現三界影像時如何南曰卽今豈是有耶運曰有無且置卽今如何南曰非今古運曰吾之法眼已在汝躬南乃入室執巾侍盥晨晡請益尋値武宗廢教南遂深竄林谷

○雲巖曇晟禪師入寂（藥山儼法嗣）

院主遊石室回曇晟問汝去入到石室裏許爲甚麼便回主無對良价代曰彼中已有人占了也晟曰汝更去作甚麼价曰不可人情斷絕去也會昌元年十月二十六日晟示疾命澡身竟喚主事令備齋來日有上座發去至二十七夜入寂荼毗得舍利一千餘粒瘞於石室勑謚無住塔曰淨勝

○大梅法常禪師入寂（馬祖一法嗣）

法常住大梅龐蘊欲驗常特相訪纔見便問久嚮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常曰熟也你向甚麼處下口蘊曰百雜碎常伸手曰還我核子來蘊便休去善會行脚時一日與定山神英同行言話次英曰生死中無佛卽無生死會曰生死中有佛卽不迷生死兩人互相不肯同上大梅見常會便舉問常曰未審二人見處那箇較親常曰一親一疏會復問那箇親常曰且去明日來會明日再上問常曰親者不問問者不親時大梅山旁有石庫相傳爲神仙置藥之所一夕常夢有神人告曰君非凡夫石庫中有聖書受之者爲地下主不然亦可省帝王師常於夢中答曰昔僧稠不顧仙經其卷自亡吾以涅槃爲樂厥壽何啻與天偕老耶神曰此地靈府俗人居此立致變怪常曰吾寓跡梅尉之鄉耳非久據也忽一日謂其徒曰來莫可抑往莫可追從容間聞鼯鼠聲乃曰卽此物非他物汝等諸人善自護持吾今逝矣言訖示滅

癸亥 智廣禪師隱居巖谷（鹽官安法嗣）

智廣仙遊人初參鹽官齊安及鄂州無等禪師有省

遂南歸。止泉州常持鐵鉢。以一白犬自隨。會昌三年。武宗將廢教。寘乃遁入巖谷

○平田普岸禪師入寂（百丈海法嗣）

普岸住平田。一日義玄來訪。先逢一嫂在田使牛。玄問嫂。平田路向甚處去。嫂打牛一棒曰。這畜生到處走。到此路也不識。玄曰。我問你平田路向甚處去。嫂曰。這畜生五歲尚使不得。玄心語曰。欲觀前人先觀所使。便有抽釘拔楔之意。及見岸。岸曰。會見我嫂也未。玄曰。已收下了也。岸遂問。近離甚處。曰。江西黃檗。岸曰。情知你見作家來。曰。特來禮拜和尚。岸曰。已相見了也。玄曰。賓主之禮。合施三拜。岸曰。既是賓主之禮。禮拜著。會昌三年七月。告衆入寂。壽七十四

○惟政禪師入寂（北宗普寂法嗣）

惟政隱居終南。後還寂。年八十七。荼毗。收舍利四十九粒。以會昌三年九月四日入塔

佛祖綱目卷第三十二

佛祖綱目卷第三十三（零字號）

甲子（唐武宗會昌四年起） 丁卯（宣宗大中元年） 庚辰（懿宗咸通元年） 甲午（僖宗乾符元年） 庚子（改廣明） 辛丑（改中和） 乙巳（改光啓） 戊申（改文德） 己酉（昭宗龍紀元年） 庚戌（改大順） 壬子（改景福） 甲寅（改乾寧） 戊午（改光化） 辛酉（改天復） 癸亥（唐昭宗天復三年止）

甲子 善道禪師隱居石室（長髭曠法嗣）

善道初依長髭曠。曠遣令受戒。謂曰。汝回日。須到石頭和尚處禮拜。道受戒後。乃參希遷。一日隨遷遊山次。遷曰。汝與吾斫卻面前樹子。免礙我。道曰。不將刀來。遷乃抽刀倒與。道曰。何不過那頭來。曰。你用那頭作甚麼。道即大悟。便歸長髭。曠問。汝到石頭否。曰。到即到。只是不通號。曰。從甚受戒。曰。不依他。曰。在彼即恁麼。來我這裏作麼生。曰。不違背。曰。太忉忉生。曰。舌頭未曾點著在。曠喝曰。沙彌出去。道便出。曠曰。爭得不遇於人。尋值會昌沙汰。道乃作行者。居於石室。慧寂問。佛之與道。相去幾何。曰。道如展手。佛似握拳。曰。還假看教否。曰。三乘十二分教。是分外事。若與他作

對卽是心境兩法能所雙行便有種種見解亦是狂慧未足爲道若不與他作對一事也無所以祖師道本來無一物汝不見小兒出胎時可道我解看教不解看教當恁麼時亦不知有佛性義無佛性義及至長大便學種種知解出來便道我能我解不知總是客塵煩惱十六行中嬰兒行爲最哆哆和和時喻學道之人離分別取捨心故讚歎嬰兒可況喻取之若謂嬰兒是道今時人錯會

乙丑 慧恭參宣鑒禪師

慧恭福州羅氏子年十七舉進士因覩祖師遺像便出家二十二受戒謁宣鑒鑒曰會麼曰作麼曰請相見曰識麼鑒大笑遂入室後住天台瑞龍院〇高亭簡參鑒隔江纔見便云不審鑒乃搖扇招之簡忽開悟乃橫趨而去更不回顧

丁卯 慧忠禪師隱居龜洋

武宗廢教龜洋慧忠述偈嘆曰勅命如雷下翠微風前垂淚脫禪衣雲中有寺不容住塵裏無家何處歸明月分形處處新白衣寧墜解空人誰言在俗妨修道金粟曾爲居士身忍仙林下坐禪時曾被哥王割截肢況我聖朝無此事祇令休道亦何悲丁卯宣宗卽位詔復天下寺宇佛教大興忠笑曰仙去者未必受籙成佛者未必須僧復作偈曰雪後始知松柏操雲收方見齊淮分不因世主令還俗那辨雞群與鶴群多年塵土自騰騰雖著伽黎未是僧今日歸來酬本志不妨留髮候然燈形容雖變道常存混俗心源亦不昏試讀善財巡禮偈當時豈例是沙門遂過中不食不宇而禪迹不出山者二十年

〇宣鑒禪師開法德山

大中元年武陵太守薛廷望再崇德山精舍號古德禪院請宣鑒住持鑒居之大闡玄風上堂若也於己無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也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寂而妙若毫端許言本末者皆爲自欺何故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終爲無益又云別無禪道可學若有學得者卽是外道見解亦無神通

變現可得汝道神通是聖諸天龍神五通神仙外道修羅亦有神通應可是佛也孤峯獨宿一食卯齋長坐不臥六時禮念疑他生死老胡有言諸行無常是生滅法若言入定凝神靜慮得者尼乾子等諸外道師亦入得八萬劫大定莫是佛否一念妄心不盡即是生死相續仁者時不待人莫因循過日○全豁泉州柯氏子少落髮稟戒習經律諸部優游禪苑值會昌沙汰於鄂州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掛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豁曰阿誰或曰要過那邊去豁乃舞棹迎之一日因一婆抱一孩兒來乃曰呈橈舞棹即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豁便打婆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後參宣鑒執坐具上法堂瞻視鑒曰作麼豁便喝鑒曰老僧過在甚麼處曰兩重公案乃下參堂鑒曰這箇阿師稍似箇行脚人至來日上問訊鑒曰闍黎是昨日新到否曰是曰甚麼處學得這虛頭來曰全豁終不自謾曰他後不得孤負老僧

戊辰 希運禪師說法宛陵

希運初於黃檗捨衆入大安寺混跡勞侶掃洒殿堂裴休刺洪州一日入寺見壁畫問寺主是何圖相曰高僧眞儀曰眞儀可觀高僧何在僧皆無對休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休遂請相見曰休適有一問諸德吝辭今請上人代訓一語曰請相公垂問休即擧前問運朗聲曰相公休應諾運曰在甚麼處休當下知旨如獲髻珠曰吾師眞善知識也何示人尅的若是遂延入府署執弟子禮屢辭不已復堅請住黃檗山大中二年休鎭宛陵建大禪院請運開法以運酷愛舊山還以黃檗名之又迎運至郡以所解一編示運運接置於座略不披閱良久曰會麼曰不會曰若便恁麼會得猶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有吾宗休乃以頌讚曰自從大士傳心印額有圓珠七尺身挂錫十年棲蜀水浮杯今日渡漳濱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花結勝因擬欲事師爲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運但曰心如大海無邊際口吐紅蓮養病身自有一雙無事手不曾低揖等閑人○裴休字公美聞喜人父肅字中明任越州觀

察使應三百年識記重建龍興寺大佛殿自撰碑銘休遂篤志內典深入法會有發願文傳於世作相六年文歷諸鎮節度既通徹祖意復博綜教相著釋氏書數萬言又親書大藏經五百函號○楚南自武宗廢教深竄林谷大中初隨希運出山自是抵姑蘇報恩寺精修禪定二十餘載足不踰閫

己巳 文喜參文殊大士

文喜嘉興朱氏子七歲出家習律聽教會昌沙汰反服韜晦宣宗初再度後謁實中中曰子何不徧參乎於是喜直往五臺至金剛窟禮謁文殊遇一老翁牽牛而行邀喜入寺翁呼均提有童子應聲出迎翁縱牛引喜陞堂翁踞床指繡墩命坐曰近自何來曰南方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曰末法比丘少奉戒律曰多少衆曰或三百或五百喜却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曰龍蛇混雜凡聖同居曰多少衆曰前三三後三三翁呼童子致茶拈起玻璃盞問曰南方還有這箇否曰無曰尋常將甚麼喫茶喜無對及辭退翁令童子相送喜問童子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童子召大德喜應諾童子曰是多少喜復問此爲何處曰此金剛窟般若寺也喜悽然悟彼翁即是文殊稽首童子願乞一言爲別童子說偈曰面上無嗔供養具口裏無嗔吐妙香心裏無嗔是珍寶無垢無染是眞常言訖均提與寺俱隱喜因駐錫五臺

庚午 弘辯禪師說法王宮

弘辯住薦福宣宗詔入內問禪宗何有南北之名曰禪門本無南北昔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展轉相傳至二十八祖菩提達磨來遊此方爲初祖暨第五祖弘忍在蘄州東山開法時有二弟子一名惠能受衣法居嶺南爲六祖一名神秀在北揚化其後神秀門人普寂立秀爲第六祖而自稱七祖其所得法雖一而開導發悟是頓漸之異故曰南頓北漸非禪宗本有南北之號也曰何名戒定慧曰防非止惡名戒六根涉境心不隨緣名定心境俱空照鑒無惑曰慧曰何爲方便曰方便者隱實覆相權巧之門也被接中下曲施誘迪謂之方便設爲上根言捨方便但說無上道者斯亦方便之譚乃至祖師玄言忘功絕謂

亦無出方便之迹曰何爲佛心曰佛者覺也謂人有智慧覺照爲佛心心者佛之別名有百千異號體惟其一本無形狀非青黃赤白男女等相在天非天在人非人而現天現人能男能女非始非終無生無滅故號靈覺之性如陛下日應萬機卽是陛下佛心假使千佛共傳應無別有所得曰今有人念佛如何曰如來出世爲天人師善知識隨根器而說法爲上根者開最上乘頓悟至理中下者未能頓曉是以佛爲韋提希權開十六觀門令念佛生於極樂故經云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心外無佛佛外無心曰有人持經持呪如何曰如來種種開讚皆爲最上一乘如百川衆流莫不朝宗於海如是差別諸數皆歸薩婆若海曰祖師既契會心印金剛經云無所得法如何曰佛之一化實無一法與人但示衆人各各自性同一法寶藏當時然燈如來但印釋迦本法而無所得方契然燈本意故云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是法平等修一切善法不住於相曰禪師既會祖意還禮佛轉經否曰沙門釋子禮佛轉經蓋是住持常法有四報焉然依佛戒修身參尋知識漸修梵行履踐如來所行之迹曰何爲頓見何爲漸修曰頓明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喫飯不一口便飽是日對談七刻帝大悅賜號圓智勅修天下祖塔各令守護○五臺秘魔巖乃永泰湍嗣常持一木叉每見僧來禮拜卽叉却頸曰那箇魔魅教汝出家那箇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叉下死道不得也叉下死速道學徒鮮有對者霍山通來訪不禮拜便攛入懷裏巖拊通背三下通起拍手曰師兄三千里外賺我來便回○湖南祇林亦湍嗣每叱文殊普賢皆爲精魅手持木劍自謂降魔纔見僧來便曰魔來也魔來也以劍亂揮歸方丈如是十二年置劍無言僧問十二年前爲什麼降魔曰賊不打貧兒家曰十二年後爲什麼不降魔曰賊不打貧兒家

○黃檗希運禪師示寂 百丈海法嗣

希運住黃檗提唱宗乘皆被上機中下之流莫窺涯涘大中四年八月示寂謚斷際禪師

壬申 寶中禪師復僧相

賣中攜坂盧氏子項骨圓聳其聲如鐘少丁母憂廬墓服闋思報罔極乃出家登戒參百丈受心印住杭州大慈山棗缺水中擬他適夜夢神人止之詰朝見二虎以爪跑地泉自涌出有僧自岳至曰童子泉涸矣移來在此屬武宗廢教短褐隱居壬申復剃染

癸酉 溈山靈祐禪師示寂（百丈海法嗣 溈仰第一世）

靈祐住溈山數揚宗教凡四十餘年達者不可勝數入室弟子四十一人大中七年正月日盥漱敷坐怡然而寂壽八十三臘六十四謚大圓禪師塔曰清淨

○襄州常侍王敬初初見睦州一日州問今日何故入院遲曰看打毬來曰人打毬馬打毬曰人打毬曰人困麼曰困曰馬困麼曰困曰露柱困麼初惘然無對歸至私第中夜忽然有省明日見州曰某甲會得昨日事也曰露柱困麼曰困州遂許之後參靈祐遂受心印一日視事次米和尚至初舉筆示之米曰還判得虛空否初擲筆入宅更不復出米致疑明日憑鼓山供養主入探其意米亦隨至潛在屏蔽間偵伺主纔坐問曰昨日米和尚有甚麼言句便不相見曰

（參靈下恐有錯誤）

獅子咬人韓獹逐塊米聞此語即省前謬遽出朗笑曰我會也我會也曰會即不無你試道看曰請常侍舉初乃竪起一隻筯曰這野狐精曰這漢徹也無等禪師密受馬祖心印嘗謁初既退將出門初後呼之曰和尚等迴顧初敲柱三下等以手作圓相復三撥之便行嘗與義玄到僧堂初問這一堂僧還看經麼曰不看經曰還習禪麼曰不習禪曰既不看經又不習禪畢竟作箇甚麼曰總教伊成佛作祖去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曰我將謂是箇俗漢○鄭十三娘年十二時隨師姑到溈山纔禮拜起祐便問這師姑甚處住曰南臺江邊住祐便喝出又問背後老婆甚處住十三娘放身近前叉手立祐再問鄭曰早過呈似和尚了也祐曰去十三娘纔下到法堂姑曰十三娘尋常道我會禪口似利劍今日被大師問著總無語鄭曰苦哉苦哉作這箇眼目也道我行脚脫取衲衣來與十三娘著鄭後舉似羅山祇如某參見溈山恁麼祇對還得平穩也無曰不得無過曰過在甚處羅之鄭曰錦上添花一日保福與甘贄相看纔坐定便

問承聞十三娘參見溈山是否曰是福曰溈山靈化
向甚麼處去鄭起身偏牀而立贊曰閑時說禪口似
懸河何不道取鄭曰鼓這兩片皮堪作甚麼贊曰不
鼓這兩片皮又堪作甚麼鄭曰合取狗口○大安別
號懶安福州陳氏子嘗自念我雖勤苦未聞玄極之
趣乃孤錫遊方將往龍井路逢一叟謂曰師往南昌
當有所得遂造百丈問懷海曰學人欲求識佛何者
即是海曰大似騎牛覓牛曰識得後如何曰如人騎
牛至家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曰如牧牛人執杖視
之不令犯人苗稼安自茲領旨更不馳求靈祐創居
溈山安躬耕助道祐歿衆請安補住○無學初問天
然如何是諸佛師然咄曰幸自可憐生須要執巾帚
作麼學退身三步然曰錯學進前然曰錯錯學翹一
足旋身一轉而出然曰得即得孤他諸佛師學自是
領旨住京兆翠微大同問二祖初見達磨有何所得
曰汝今見吾復何所得同頓悟玄旨一日學在法堂
內行同進前接禮問西方密旨和尚如何示人學駐
步少時同曰乞師垂示曰更要第二杓惡水那同便

禮謝學曰莫梁根同曰時至根苗自生

甲戌 義玄禪師開法臨濟

義玄自傳黃檗心印後還鄉黨住鎮州臨濟學侶雲
集一日謂普化克符曰我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汝
且成褫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化却上來問和尚
三日前說甚麼玄便打三日後符上來問和尚前日
打普化作甚麼玄亦打至晚小參曰有時奪人不奪
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
不奪符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煦日發生鋪地錦
嬰兒垂髮白如絲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王令已
行天下遍將軍塞外絕烟塵曰如何是人境俱奪曰
并汾絕信獨處一方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王登
寶殿野老謳歌符於言下領旨諸方目為四料揀示
衆如諸方學人來山僧此間作三種根器斷如中下
根器來我便奪其境而不除其法或中上根器來我
便境法俱奪如上上根器來我便境法人俱奪如有
出格見解人來山僧此間便全體作用不歷根器自
達磨大師從西土來祇是覓箇不受人惑底人後遇

二祖一言便了始知從前虛用工夫山僧今日見處與祖佛不別若第一句中薦得堪與佛祖爲師若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爲師若第三句中薦得自救不了僧便問如何是第一句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曰如何是第二句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曰如何是第三句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乃曰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又示衆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麼生會又云山僧無一法與人祇是治病解縛你取山僧口裏語不如休歇無事去又云一念緣起無生超出三乘權學又云你若能歇得念念馳求心便與祖佛不別大德三界無安猶如火宅此不是你久停住處無常殺鬼一剎那間不擇貴賤老少你要與祖佛不別但莫外求你一念清淨心光是你屋裏法身佛一念無分別心光是你屋裏報身佛一念無差別心光是你屋裏化身佛

此三種身是你即今目前聽法底人只爲不向外馳求有此功用又云今時且要識取四種無相境免被境緣攛撲如何是四種無相境一念心愛被水溺一念心嗔被火燒一念心疑被地礙一念心喜被風飄若能如是辨得不被境轉處處用境東涌西沒南涌北沒中涌邊沒邊涌中沒履水如地履地如水緣何如此爲達四大如夢如幻故有一般學人向五臺山求文殊現早錯了也五臺山無文殊欲識文殊麼只你目前用處始終不異處處不疑此箇是活文殊一念心無差別光處處總是普賢一念心能自在隨處解脫此是觀音三昧法互爲主伴顯即一時顯隱即一時隱一即三三即一如是解得方始好看教一日上堂曰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向汝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眞人玄下禪床把住云道道僧擬議玄托開云無位眞人是什麼乾屎橛便歸方丈○普化不知何許人師事盤山密受記莂而狎狂出言無度山歿乃於北行化或城市塚間振一鐸曰明頭來明頭打暗頭

來磕頭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一日義玄令僧捉住曰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化拓開曰來日大悲院裏有齋僧回舉似玄玄曰我從來疑著這漢化凡見人無高下皆振鐸一聲或將鐸就人耳邊振之或拊其背有回顧者即展手曰乞我一錢一日見馬步使出喝道化亦喝道作相撲勢馬步使令人打五棒化曰似即似是即不是嘗於闤闠間搖鐸唱曰覓箇去處不可得時宗智遇之把住曰汝擬去甚麼處曰汝從甚麼處來智無語化掣手便去嘗暮入臨濟院喫生菜玄曰這漢大似一頭驢化便作驢鳴玄謂直歲曰細抹草料著化曰少室人不識金陵又再來臨濟一隻眼到處爲人開一日玄與河陽木塔同在僧堂地爐內坐因說化每日在街市掣風掣顛知他是凡是聖言猶未了化入來玄便問汝是凡是聖化曰汝且道我是凡是聖玄便喝化以手指曰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廝兒却具一隻眼玄曰這賊化曰賊賊便出去○尅符作四料簡偈曰奪人不奪境緣自帶誵訛擬欲求玄旨思量反責麼驪

珠光燦爛蟾桂影婆娑覿體無差互還應滯網羅奪境不奪人尋言何處眞問禪禪是妄究理理非親日照寒光淡山遙翠色新直饒玄會得也是眼中塵人境兩俱奪從來正令行不論佛與祖那說聖凡情擬犯吹毛劍還如值木盲進前求妙會特地斬精靈人境俱不奪思量意不偏主賓言不異問答理俱全踏破澄潭月穿開碧落天不能明妙用淪溺在無緣又僧問如何是賓中賓曰倚門傍戶猶如醉出言吐氣不慚惶曰如何是賓中主曰口念彌陀雙拄杖目瞽瞳人不出頭曰如何是主中賓曰高提祖印當機用利物應知語帶悲曰如何是主中主曰橫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曰既是太平寰宇爲甚麼却斬癡頑曰不許夜行剛把火直須當道與人看○義玄示衆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有人在先用後照有法在照用同時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敲骨取髓痛下鍼錐照用不同時有問有答立賓立主合水和泥應機接物若是過量人向未舉已前撩起便行

猶較些子。又示衆參學之人。大須子細。如賓主相見便有言論往來。或應物現形。或全體作用。或把機權喜怒。或現半身。或乘師子。或乘象王。如有眞正學人便喝。先拈出一箇膠盆子。善知識不辨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樣。便被學人又喝。前人不肯放下。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治。喚作賓看主。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祇隨學人問處卽奪。學人被奪。抵死不肯放。此是主看賓。或有學人應一箇淸淨境出善知識前。知識辨得是境。把得拋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知識卽云咄哉不識好惡。學人便禮拜。此喚作主看主。或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知識更與安一重枷鎖。學人歡喜。彼此不辨。喚作賓看賓。大德山僧所舉。皆是辨魔揀異。知其邪正。上堂。因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師。還有賓主也無。曰賓主歷然。乃召衆曰。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師應機多用喝。會下參徒亦學師喝。師曰。汝等總學我喝。我今問汝。有一人從東堂出。一人從西堂出。兩人齊喝一聲。這裏分得賓主麼。汝且作麼生分。若分不得。已後

不得學老僧喝。示衆。道流。切要求取眞正見解。且莫求佛。佛是名句。你還識馳求底麼。三世十方佛祖出來。也只爲求法。如今參學道流。也只爲求法。得法始了。未得依前輪迴五道。云何是法。法者是心法。心法無形。通貫十方。目前現用。人信不及。便乃認名認句。向文字中求。其意度與佛法天地懸隔。山僧說法。說心地法。便能入淨入穢。入凡入聖。入眞入俗。要且不是你眞俗凡聖。能與一切眞俗凡聖安名。眞俗凡聖安這箇名字不得。道流。把得便用。更莫安排。方契玄旨。今時學禪者。總不識法。猶如觸鼻羊。逢著物安在口裏。奴郎不辨。賓主不分。如是之流。邪心入道。卽不得名爲眞出家人。正是眞俗家人。夫出家者。須辨得平常眞正見解。辨佛辨魔。辨眞辨僞。辨凡辨聖。若如是辨得。名眞出家人。若魔佛不辨。正是出一家入一家。乃喚作造業衆生。未得名爲眞出家人。只如今有箇佛魔同體。若明眼道流。魔佛俱打。你若愛聖憎凡。生死海裏沉浮。未有了日。如何是佛魔。你一念心疑處是佛魔。你若達得萬法無生。心如幻化。更無一塵

一法處處清淨即無佛魔佛與衆生是染淨二境約山僧見處無佛無衆生無古無今得者便得不勤時節亦無修證無得無失一切時中更無別法設有一法過此我說如夢如幻○若是眞正學道人不見世間過切急要求眞正見解但一切入凡入聖入染入淨入諸佛國土入彌勒樓閣入毗盧遮那世界處處皆現國土成住壞空佛出於世轉大法輪入無餘涅槃不見有去來相貌求其生死了不可得便入無生法界處處游履國土入華藏世界盡見諸法空相皆無實法惟有聽法無依道人是諸佛之母所以佛從無依生若悟無依佛亦無得若如是見得是眞正見解○諸方說有道可修有法可證你且說證何法修何道你今用處欠少甚麽物修補何處所以言若人修道道不行萬般邪境競頭生智劍出來無一物明頭未顯暗頭明○若言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是佛轉輪聖王應是如來明知是幻化古人云如來舉身相爲順世間情恐人生斷見權且立虛名假言三十二八十也空聲有身非覺體無相乃眞形○一念心歇

得處喚作菩提樹一念心不能歇得處喚作無明樹無明無住處無明無始終若念念心歇不得便上他無明樹便入六道四生披毛戴角若歇得便是清淨身界一念不生便是上菩提樹三界神通變化意生化身有一老宿參便問禮拜即是不禮拜即是玄便喝宿便拜玄曰好箇草賊宿曰賊賊便出去玄曰莫道無事好時首座侍立玄曰還有過也無座曰有玄曰賓家有過主家有過曰二俱有過曰過在甚麽處座便出去玄曰莫道無事好大覺到參玄舉起拂子覺敷坐具玄擲下拂子覺收坐具參堂去僧衆曰此僧莫是和尚親不禮拜又不喫棒玄聞令喚覺覺至玄曰大衆道汝不禮拜又不喫棒莫是長老親故覺乃珍重下去覺後臨絕時謂衆曰我有一隻箭要付與人時有一僧出曰請和尚箭覺曰汝喚甚麽作箭僧喝覺打數下便歸方丈却喚其僧入來問曰汝適來會麽曰不會覺又打數下擲拄杖曰已後遇明眼人分明舉似人便告寂僧問玄如何是佛法大意玄竪起拂子僧便喝玄便打乃曰大衆夫爲法者不避

喪身失命我於黃檗先師處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頓誰爲下手時有僧出曰某甲下手玄度與拄杖僧擬接玄便打」

戊寅從諗禪師住趙州

大中戊寅從諗住趙州觀音院上堂兄弟莫久立有事商量無事向衣鉢下坐窮理好老僧行脚時除二時齋粥是雜用心餘外更無別用心處若不如此出家大遠在又云老僧此間即以本分事接人若教老僧隨伊根機接人自有三乘十二分教接他了也若是不會是誰過歟已後遇著作家漢也道老僧不辜他又云夢幻空華徒勞把捉心若不異萬法亦然既不從外得更拘執作麼又云千人萬人盡是覔佛漢子覔一箇道人也無若與空王爲弟子莫教心病最難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諗曰汝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上堂示衆如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老僧把一枝草爲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爲一枝草用佛是煩惱煩惱是佛時有僧問未審佛是誰家煩惱曰與一切人煩惱曰如何免得曰用免作麼諗掃地有人問云和尙是善知識爲什麼有塵曰外來又僧問淸淨伽藍爲什麼有塵曰又有點也大衆晩參諗曰今夜答話去也有解問者出來時有一僧便出禮拜諗曰比來拋磚引玉却引得箇墼子有僧遊五臺問一婆子曰臺山路向什麼處去曰驀直去僧便去婆子曰又恁麼去也其僧擧似諗諗曰待我去勘破這婆子諗至明日便去問臺山路向什麼處去曰驀直去諗便去婆子曰又恁麼去也諗歸院謂僧曰我爲汝勘破這婆子了也有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曰喫粥也未曰喫粥了也曰洗鉢盂去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庭前柏樹子曰和尙莫將境示人曰我不將境示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庭前栢樹子問新到曾到此間麼曰曾到曰喫茶去又問僧僧曰不曾到曰喫茶去院主問曰爲甚曾到也云喫茶去不曾到也云喫茶去諗召院主主應諾諗曰喫茶去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曰無曰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皆有佛性狗子爲甚却無曰爲伊有業識在又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曰

有曰既有爲甚入這皮袋裏曰知而故犯有官人問和尚還入地獄否曰老僧末上入曰大善知識爲甚麼入地獄曰我若不入阿誰教化汝一日與文遠侍者行乃指一片地曰這裏好造箇巡鋪遠便去路旁立曰把將公驗來諗與一摑遠曰公驗分明過一日與遠論義曰鬪劣不鬪勝勝者輸果子曰請和尚立義曰我是一頭驢曰我是驢胃曰我是驢糞曰我是糞中蟲曰在彼中作麼曰在彼中過夏諗曰把將果子來一日在東司上見遠過驀召文遠遠應諾諗曰東司上不可與汝說佛法上堂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眞佛內裏坐菩提涅槃眞如佛性盡是貼體衣服亦名煩惱實際理地甚麼處著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汝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若不會截取老僧頭去又云你若一生不離叢林不語五年十載無人喚你作瘂漢已後佛也不柰你何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曰我在靑州作得一領布衫重七斤問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曰鎭州出大蘿蔔頭馬大夫問和尚還修行也無曰老僧若修行即禍事曰和尚若不修行教甚麼人修行曰大夫是修行底人曰某甲何名修行曰若不修行爭得撲在人王位中餧得來赤凍紅地無有解出期大夫乃下淚拜謝

巳卯 良价禪師開法洞山

良价初住新豐山次盛化於洞山作五位君臣頌曰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覿面別無眞休更迷頭還認影正中來無中有路隔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兼中至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猶如火裏蓮宛然自有衝天志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一日价問僧名甚麼曰某甲曰阿那箇是闍黎主人公曰見祇對次曰苦哉苦哉今時人例皆如此祇認得驢前馬後底將爲自己佛法平沉此之是也賓中主尚未分如何辨得主中主僧便問如何是主中主曰闍黎自道取曰某甲道得即是賓中主如何是主中主曰恁麼道即易相續也大難遂示頌曰嗟見今時學道流千千萬萬認門頭恰似入京朝聖主祇到

灧瀾卽便休又曰向時作麼生奉時作麼生功時作麼生共功時作麼生功功時作麼生問如何是向曰喫飯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奉曰背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功曰放下钁頭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共功曰不得色曰如何是功功曰不共頌曰向聖主繇來法帝堯御人以禮曲龍腰有時鬧市頭邊過到處文明賀聖朝奉 淨洗濃粧爲阿誰子規聲裏勸人歸百花落盡啼無盡更向亂峯深處啼功 枯木花開劫外春倒騎玉象趁麒麟而今高隱千峯外月皎風清好日辰共功 衆生諸佛不相侵山自高兮水自深萬別千差明底事鷓鴣啼處百花新功功 頭角纔生已不堪擬心求佛好羞慚迢迢空劫無人識肯向南詢五十三有僧不安要見价价遂往僧曰和尚何不救取人家男女曰你是甚麼人家男女曰是大闡提人家男女价良久僧曰四山相逼時如何曰老僧日前也向人家屋簷下過來曰回互不回互曰不回互曰教某甲向甚處去曰粟畬裏去僧嘘一聲曰珍重便坐脫价以拄杖敲頭三下曰汝祇解與麼去不解與麼來〇道膺幽州王氏子兒稚中骨氣深穩言少理多十歲出家二十五成大僧其師令習毗尼非其好棄之遊方至翠微參無學會有僧自豫章來盛稱洞山法席於是造新豐謁良价价問甚處來曰翠微來曰翠微有何言句曰翠微供養羅漢某甲問供養羅漢羅漢還來否微曰你每日噇箇甚麼价曰實有此語否曰有曰不虛參見作家來遂問汝名甚麼曰道膺曰何不向上更道曰向上卽不名道膺曰與老僧祇對道吾底語一般膺問如何是祖師意曰闍黎他後有把茅蓋頭忽有人問如何祇對曰道膺罪過一日价曰吾聞思大和尚生倭國作王是否曰若是思大佛亦不作价然之一日問膺甚處去來曰蹋山來曰那箇山堪住曰那箇山不堪住曰恁麼則國內總被闍黎占却曰不然曰恁麼則子得箇入路曰無路曰若無路爭得與老僧相見曰若有路卽與和尚隔山去也价乃曰此子已後千人萬人把不住去在

庚申　普化禪師示寂　盤山積法嗣

咸通元年普化將示滅乃入市謂人曰乞我一箇直

邏人或與披襖或與布裘皆不受振鐸而去義玄令人送與一棺化笑曰臨濟斯兒饒舌便受之乃辭衆曰普化明日去東門死也至明日郡人相率送化出城化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青烏乃曰明日南門遷化至明日出南門人又隨之化又曰明日出西門方吉至日人出漸稀出已還返人意稍怠第四日自擎棺出北門外振鐸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出城揭棺視之已不見惟聞空中鐸聲漸遠莫測其繇○本寂又名耽章莆田黃氏子幼而奇邁習儒業不甘處俗年十九出家二十五登戒咸通初至洞山參見价价問闍黎名甚麼曰本寂曰那箇聻曰不名本寂价深契之以為堪任大法自此入室

辛巳 慧寂禪師開法仰山

慧寂初領衆住王莽山一日禪床陷入地中地神告曰此山不任和尚居止東南有大仰山乃人間福地遂遷仰山上堂汝等諸人各自回光返照莫記吾言汝無始劫來背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汝麤識如將黃葉止啼有甚麼是處亦如人將百種貨物與金寶作一鋪貨賣祇擬輕重來機所以道石頭是眞金鋪我這裏是雜貨鋪有人來覓鼠糞我亦拈與他來覓眞金我亦拈與他時有僧問鼠糞即不要請和尚眞金曰齧鏃擬開口驢年亦不會僧無對寂曰索喚則有交易不索喚則無我若說禪宗身邊要一人相伴亦無豈況有五百七百衆耶我若東說西說則爭頭向前采拾如將空拳誑小兒都無實處我今分明向汝說聖邊事且莫將心湊泊但向自己性海如實而修不要三明六通何以故此是聖末邊事如今且要識心達本但得其本不愁其末他時後日自具去在若未得本縱饒將情學他亦不得汝豈不見潙山和尚云凡聖情盡體露眞常事理不二即如如佛一日因歸潙山省覲靈祐祐問子既稱善知識爭辨得諸方來者知有不知有有師承無師承是義學是玄學子試說看曰慧寂有驗處但見僧來便竪起拂子問伊諸方還說這箇不說又曰這箇且置諸方老宿意作麼生祐歎曰此是從上宗門中牙爪劉侍御問了心之旨可得聞乎曰若要了

入門 騰到

心無心可了無了之心是名眞了陸希聲相公欲來見先作此○相封呈寂開封於圓相下面書云不思而知落第二頭思而知之作第三首遂封回聲見即入山寂乃門迎聲纔入門便問三門俱開從何入門曰從信門入至法堂又問不出魔界便入佛界時如何寂以拂子倒點三下聲便設禮又問和尚還持戒否曰不持戒曰還坐禪否曰不坐禪聲良久寂曰會麼曰不會曰聽老僧一頌滔滔不持戒兀兀不坐禪釅茶兩三碗意在钁頭邊寂却問承聞相公看經得悟是否曰弟子因看涅槃經有云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得箇安樂處寂竪起拂子曰祇如這箇作麼生入曰入之一字也不消得曰入之一字不爲相公聲便起去有僧參次問和尚還識字否曰隨分僧以手畫此○相拓呈寂以衣袖拂之僧又作此○相拓呈寂以兩手作背拋勢僧以目視之寂低頭僧遶寂一匝寂便打僧遂出去又寂坐次見一僧從外來便問訊了向東邊叉手立目視寂寂乃垂下左足僧却過西邊叉手立寂垂下右足僧向中間叉手立寂收雙足

僧禮拜寂曰老僧自住此未曾打著一人拈拄杖便打僧便騰空而去又寂坐次有僧來作禮寂不顧僧乃問寂識字否曰隨分僧乃右旋一匝曰是甚麼字寂於地上書十字酬之僧又左旋一匝曰是甚麼字寂改十字作卍字僧畫此○相以兩手拓如修羅掌日月勢曰是甚麼字寂乃畫此㊉相對之僧乃作婁至德勢寂曰如是如是此是諸佛之所護念汝亦如是吾亦如是善自護持僧禮謝騰空而去時有一道者見經五日後遂問寂寂曰汝還見否曰某甲見出門騰空而去曰此是西天羅漢故來探吾道曰某雖覩種種三昧不辨其理曰吾以義爲汝解釋此是八種三昧是覺海變爲義海體則同然此義合有因有果即時異時總別不離隱身三昧也又有梵僧從空而至寂曰近離甚處曰西天曰幾時離彼曰今早曰何太遲生曰遊山翫水曰神通遊戲則不無闍黎佛法須還老僧始得曰特來東土禮文殊却遇小釋迦遂出梵書貝多葉與寂作禮乘空而去自此號小釋迦有僧問禪宗頓悟畢竟入門的意如何曰此意極

難若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大總持此一人極難得其有根微智劣所以道若不安禪靜慮到這裏總須茫然曰除此格外還別有方便令學人得入也無曰別有別無令汝心不安汝是甚處人曰幽州人曰汝還思彼處否曰常思曰彼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汝還思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曰某甲到這裏一切不見有曰汝解猶在境信位卽是人位卽未是據汝所解祇得一玄得坐披衣向後自看僧禮謝而去

壬午 大慈山寰中禪師入寂 百丈海法嗣

寰中住大慈一日有僧辭中問甚處去曰江西去曰我勞汝一段事得否曰和尚有什麼事曰將取老僧去曰更有過於和尚者亦不能將得去中便休僧後舉似良价价曰闍黎爭合恁麼道曰和尚作麼生曰得价又問大慈別有甚言句曰有時示衆曰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曰我不恁麼道曰和尚作麼生曰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咸通三年二月十五日不疾而逝壽八十三〇文喜至洪州觀音院參慧寂頓了心契寂令充典座文殊現於粥鑊上喜以攪竹篦便打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殊乃說偈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蔕甜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一日有異僧來求齋食喜減已分饋之寂預知問曰適來果位人至汝給食否曰輟已回施曰汝大利益〇義存泉州曾氏子家世奉佛襁褓中聞鐘鼓聲或見幡花像設必爲動容出家受戒久歷禪會到洞山作飯頭淘米次良价問淘沙去米淘米去沙曰沙米一時去曰大衆喫箇甚麼存遂覆却米盆价曰據子因緣合在德山一日辭价价曰子甚處去曰歸嶺中去曰當時從甚麼路出曰從飛猿嶺出曰今回向甚麼路去曰從飛猿嶺去曰有一人不從飛猿嶺去子還識麼曰不識曰爲甚麼不識曰他無面目曰子既不識爭知無面目存無對於是謁德山宣鑒問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鑒打一棒曰道甚麼曰不會至明日請益鑒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存有省〇鑒宗長興錢氏子父晟有疾割股食之給曰他畜之肉父病因愈乃求出家後謁齊安頓契心要咸通三年至徑山見言宇荒

衲僧徒分散宗意欲追還舊觀遂駐錫焉

癸未 道膺禪師住雲居

道膺自受良价心印結菴於三峯經旬不赴堂价問子近日何不赴齋曰每日自有天神送食曰我將謂汝是箇人猶作這箇見解在汝晚間來膺晚至价召膺菴主膺應諾价曰不思善不思惡是甚麼膺回菴寂然宴坐天神自此竟尋不見如是三日乃絕然猶月一來謁价价呵其未忘情於道爲雜遂焚菴去海昏登歐阜乃廬山西北崦冠世絕境就樹縛屋而居號雲居衲子亦追求而集散處山間樹下久成苫架說法其下示衆佛法有什麼多事行得卽是但知心是佛莫愁佛不解語欲得如是事還須如是人若是如是人愁箇甚麼若云如是事卽難自古先德醇素任眞元來無巧他根本脚下實有力卽是不思議人握土成金若無如是事饒汝說得簇花簇錦相似人總不信受又曰暫時不在如同死人豈況如今論年論月不在如人常在愁什麼家事不辦欲知久遠事祇在如今如今若得久遠亦得如人千里萬里歸家行到卽是是卽一切總是不是卽一切總不是又曰升天底事須對衆掉却十成底事須對衆去却擲地作金聲不須回頭顧著自餘有什麼用處不見二祖當時詩書博覽三藏聖教如觀掌中因什麼更求達磨安心將知此門中事不是等閑所以道智人不向言中取得人豈向說中求又曰一切是須向這裏及盡始得無過若一毫去不盡卽被塵累豈況更多差之毫釐過犯山嶽古人道學處不玄盡是流俗閨閤中物捨不得俱爲滲漏一日令侍者送袴與一住菴道者道者曰自有娘生袴竟不受膺再令侍者問娘未生時著箇甚麼道者無語後遷化有舍利持似膺膺曰直饒得八斛四斗不如下得一轉語好○大同懷寧劉氏子參無學得悟一日問學如何是佛理曰佛卽不理曰莫落空否曰眞空不空復示識偈曰佛理何曾理眞空又不空大同居寂住敷演我師宗同住投子山院名寂住義存到同指菴前一片石曰三世諸佛總在裏許曰須知有不在裏許者同乃歸菴中坐遊龍眠有兩路存問那箇是龍眠路同以杖指

之存曰東去西去曰不快漆桶存問一槌便就時如何曰不是性燥漢曰不假一槌時如何曰不快漆桶存問此間還有人參也無同將钁頭抛向存面前存曰恁麼則當處掘去也曰不快漆桶○存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山擎鉢下法堂存曬飯巾次見山乃曰鐘未鳴鼓未響拓鉢向甚處去山歸方丈存舉似全奯奯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山聞令侍者喚問曰汝不肯老僧那奯密啓其意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奯拊掌大笑曰且喜堂頭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柰伊何雖然也祇得三年活

甲申　全奯禪師住鄂州巖頭

全奯住巖頭示衆但明取綱宗本無實法不見道無實無虛若向事上覷即疾若向意根下尋卒摸索不著又曰此是向上人活計只露目前些子如同電拂如擊石火截斷兩頭靈然自在若道向上有法有事眞椀鳴聲茶瑚汝繫罩汝古人喚作繫驢橛若將實法與人土亦消不得又曰欲得易會但知於聲色前不被萬境惑亂自然露倮倮地自然無事逐向聲色前蕩蕩地恰似一團火燄相似觸著便燒更有甚麼事不見道非是塵不侵自是我無心又曰若是有筋骨底不用多諸處行脚也須帶眼始得莫被人謾不見道依法生解猶落魔界夫唱教須一一從自己胸襟中吐得出來與人爲榜樣又曰是句亦剗非句亦剗自然轉轆轆地露倮倮地飽齁齁地不解却不解斅不見道却物爲上逐物爲下又曰纔有所重便成窠臼古人喚作貼體衣病最難治又曰無依無欲便是能仁古人道置毒藥安乳中乃至醍醐亦能殺人這箇不是汝習學得底莫錯認門頭戶口賺汝臘月三十日赤閧閧地無益

乙酉　智廣禪師居九座山

智廣隱居巖谷宣宗時復出南山咸通六年至九座山忽逢巨蟒欲來吞廣廣錫先飛撑拄蟒口趺坐入定其中神來謝罪廣不顧逮出定蟒化爲石矣既而雷雨湧沙夷成院基山神移山入維蔭映○慧忠楊州柳氏子住龜洋二十年不出山咸通六年一日謂弟子曰衆生不能解脫者情累爾悟道易明道難問

如何得明道去忠曰但脫情見其道自明矣夫明之爲言信也如禁蛇人信其呪力藥力以蛇綰弄揣懷袖中無難未知呪藥等力者怖駭棄去但諦見自心情見便破今千疑萬慮不得用者是未見自心者也

忽索香焚罷安坐而化謚歸寂

○德山宣鑒禪師示寂（龍潭信法嗣）

咸通六年十二月日宣鑒因示疾有僧問還有不病者無曰有曰如何是不病者曰阿爺阿爺復告衆曰捫空追響勞汝心神夢覺覺非竟有何事言訖安坐而化壽八十六臘六十五謚見性禪師

丙戌　鑒宗禪師入寂（鹽官安法嗣　徑山第二代）

鑒宗住徑山法席之盛冠於江浙咸通七年三月五日集衆說法端坐而化謚無上○洪諲烏程吳氏子少依鑒宗削髮受具戒初習律乘棄之游心經論機辯風生耆宿下之歸覲宗宗問汝於時中將何以報答四恩諲茫然無對廢食三日宗曰佛祖正法直截亡詮汝算海沙於理何益但能莫存知見泯絕外緣離一切心卽汝眞性諲於言下有省卽呈偈云這箇非他物元來不昧機達而全體現應處不思議宗曰汝問取察師兄察曰師弟高見非吾境界諲乃辭徧參諸方初謁雲巖不契後參靈祐頓釋蒙滯會昌沙汰衆皆悲惋諲曰大丈夫遭此厄會豈非命也何乃效兒女子態乎大中初復沙門相咸通七年上徑山宗委以住持事諲辭甚力宗曰吳中佛法藉於子耳何辭之有宗入滅四衆請諲補第三世法嗣潙山佛日本空來訪諲問承聞長老獨化一方何以薦遊峯嶺曰朗月當空挂冰霜不自寒曰莫便是長老家風麼曰峭峙萬重關於中含寶月曰此猶是文言作麼生是長老家風曰今日賴遇佛日空却問隱密全眞時人知有道不得太省無辜時人知有道得於此二途猶是時人昇降處未審長老親道自道如何道曰我家道處無可道曰如來路上無私曲便請玄音和一場曰任汝二輪更互照碧潭雲外不相關曰爲報白頭無限客此回年少莫歸鄉曰老少同輪無向背我家玄路勿參差曰一言定天下四句爲誰宣諲因示偈曰東西不相顧南北爲誰留汝言有三四我道

一也無許州金明上座問謹說法類石霜乃曰我往問之彼若果合當爲渠作園頭如其不然我則掀倒禪床遂問謹曰一毫穿衆穴時如何曰直須老去曰老去後如何曰光靴任汝光靴結裹任汝結裹明乃作禮爲之治圃三年○漳州羅漢參關南常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常打漢一拳漢遂有省乃爲歌曰咸通七載初參道到處逢言不識言心裏疑團若栲栳三春不樂止林泉忽遇法王氈上座便陳疑懇向師前師從氈上那伽起祖膊當胸打一拳駭散疑團獦狚落舉頭看見日初圓從茲蹬蹬以碣碣直至如今常快活只聞肚裏飽膨脝更不東西去持鉢○石梯嗣茱萸一日因侍者請浴梯曰既不洗塵亦不洗體汝作麼生曰和尚先去某甲將皂角來梯呵呵大笑一日見侍者托鉢赴堂乃喚侍者侍者應諾梯曰甚處去曰上堂齋去曰我豈不知汝上堂齋去曰除此外別道箇甚麼曰我祇問汝本分事曰和尚若問本分事某甲實是上堂齋去曰汝不繆爲我侍者○金華俱胝住菴時有一尼名實際戴笠子到菴直入更不下笠持錫遶禪床三匝曰道得即下笠如是三問胝皆無對尼便去胝曰日勢稍晚何不且住曰道得即住胝又無對尼便行胝歎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氣不如棄菴往諸方參尋知識去遂打疊行脚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來日有肉身菩薩來爲和尚說法次日天龍到菴胝迎禮具陳前事龍只豎一指示之胝忽然大悟後學者參問胝惟舉一指菴中有一童子人問和尚尋常以何法示人童子亦豎起指人謂胝曰和尚童子亦會佛法凡有問皆如和尚豎指一日胝袖刀問童子曰聞你會佛法是否曰是曰如何是佛童子豎指胝以刀斷其指童子叫喚走出胝召童子童子回首胝曰如何是佛童子舉手不見指頭豁然大悟胝將順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禪一生用不盡要會麼豎起指頭便脫去

丁亥楚南禪師住千頃

楚南住千頃慈雲院示衆諸子設使解得三世佛教如缾注水及得百千三昧不如一念修無漏道免被人天因果繫絆時有僧問無漏道如何修曰未有闍

黎時證取曰未有某甲時誰人證曰證者亦無又曰微有念生便具五陰三界輪迴生死皆從汝一念生所以佛教諸菩薩云佛所護念

○臨濟義玄禪師示寂黃檗運法嗣臨濟第一世

義玄住臨濟高提三玄三要大振黃檗宗風咸通八年四月十日將示寂上堂吾滅後不得滅卻吾正法眼藏時慧然出曰爭敢滅卻和尚正法眼藏玄曰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什麼然便喝玄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卻遂說傳法偈曰沿流不止問如何眞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頌畢端坐而逝○義存與全奯至鰲山鎮阻雪奯每日打睡存一向坐禪一日喚曰師兄師兄且起來曰作甚麼曰今生不著便共文邃箇漢行脚到處被他帶累今日到此又祇管打睡奯喝曰噇眠去每日床上坐恰似七村裏土地他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存點胸曰我這裏未穩在不敢自謾曰將謂你他日向孤峯頂上盤結草菴播揚大教猶作這箇語話曰我實未穩在曰若實如此據你見處一一通來是處與你證明不是與你剗卻曰我初到鹽官見上堂擧色空義得箇入處曰此去三十年切忌擧著又見洞山過水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曰若與麼自救也未徹在曰後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棒曰道甚麼我當時如桶底脫相似奯乃喝曰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他後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已胸襟中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存於言下大悟便作禮起連聲叫曰師兄今日始是鰲山成道今日始是鰲山成道

戊子良价禪師傳法本寂

本寂自入室洞山盤桓數載乃辭去良价囑曰吾在雲巖先師處親印寶鏡三昧事窮的要今付於汝詞曰如是之法佛祖密付汝今得之宜善保護銀盌盛雪明月藏鷺類之弗齊混則知處意不在言來機亦赴動成窠臼差落顧佇背觸俱非如大火聚但形文彩即屬染汚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爲物作則用拔諸苦雖非有爲不是無語如臨寶鏡形影相覩汝不是

●弗書作物

●正事十五字疑支註

渠渠正是汝如世嬰兒五相完具不去不來不起不住婆婆和和有句無句終不得佛語未正故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爲三變盡成五正中來偏中至正中偏偏中正兼中到如莖草味如金剛杵正中妙挾敲唱雙舉通宗通塗挾帶挾路錯然則吉不可犯忤天眞而妙不屬迷悟因緣時節寂然昭著細入無間大絕方所毫忽之差不應律呂今有頓漸緣立宗趣宗趣分矣卽是規矩宗通趣極眞常流注外寂中搖係駒伏鼠先聖悲之爲法檀度隨其顚倒以緇爲素顚倒想滅肯心自許要合古轍請觀前古佛道垂成十劫觀樹如虎之缺如馬之馵以有下劣寶几珍御以有驚異貍奴白牯羿以巧力射中百步箭鋒相直巧力何預木人方歌石女起舞非情識到寧容思慮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潛行密用如愚若魯但能相續名主中主价又曰末法時代人多乾慧要辨眞僞有三種滲漏一曰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曰情滲漏滯在向背見處偏枯三曰語滲漏究妙失宗機昧終始濁智流轉於此三種子

宜知之旣授宗旨復問寂曰子向甚麼處去曰不變異處去曰不變異處豈有去耶曰去亦不變異○居遁南城郭氏子初參無學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學曰與我將禪板來遁遂過禪板學接得便打遁曰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又參義玄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玄曰與我將蒲團來遁遂過蒲團玄接得便打遁曰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又參宣鑒問學人仗鏌鎁劍擬師頭時如何鑒引頸曰𡁠遁曰師頭落也鑒微笑後參良价价問近離甚處曰德山曰德山有何言句遁舉前話价曰他道什麼曰他無語曰莫道無語且試將德山落底頭呈似老僧看遁於此有省遂焚香遙望德山禮拜懺悔鑒聞之曰洞山老漢不識好惡這漢死來多少時救得有什麼用處從他擔老僧頭遶天下走遁乃止洞山又問學人自到法席不蒙示誨一法意在於何曰爭怪得老僧一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待洞水逆流卽向汝道遁始悟厥旨頌曰學道如鑽火逢烟未可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又曰學道先須有悟繇還如慣

闘快龍舟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

己丑慶諸禪師復住石霜

慶諸初住石霜後隱長沙瀏陽人莫識者因僧舉洞山解制上堂秋初夏末兄弟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諸曰何不道出門便是草㝗价聞之驚曰瀏陽乃有古佛耶自是僧衆迎諸再住石霜

○洞山㝗价禪師示寂 雲巖晟法嗣 曹洞第一世

咸通十年三月㝗价示疾令沙彌傳語道膺囑曰他或問和尚安樂否但道雲巖路相次絶也汝下此語須遠立恐他打汝沙彌領旨去傳語聲未絶早被膺打一棒僧問和尚違和還有不病者無曰有曰不病者還看和尚否曰老僧看他有分曰未審和尚如何看他曰老僧看時不見有病价乃問僧離此殼漏子向甚麼處與吾相見僧無對因示頌曰學者恒沙無一悟過在尋他舌頭路欲得忘形泯蹤跡努力慇懃空裏步遂命剃髮澡身披衣聲鐘辭衆儼然坐化時大衆號慟移晷不止价忽開目曰出家人心不附物是眞修行勞生息死於悲何有復令主事僧辦愚癡



齋衆猶戀慕不已延七日食具方備价亦隨衆齋畢乃曰僧家無事大率臨行之際勿須喧動遂歸丈室端坐長往謚悟本禪師塔曰慧覺○道全初參㝗价問如何是出離之要曰闍黎足下烟生全當下契悟价歿衆請全住持海衆悅服

○本寂禪師開法曹山

本寂辭㝗价遂造曹溪禮塔還止臨川有佳山水因定居焉以志慕六祖乃名山爲曹示衆僧家在此等衣線下理須會通向上事莫作等閑若也承當處分明即轉他諸聖向自己背後方得自繇若也轉不得直饒學得十成却須向他背後叉手說什麼大話若轉得自己則一切麤重境來皆作得主宰假如泥裏倒地亦作得主宰如有僧問藥山曰二乘教中還有祖意也無曰有既有達磨又來作麼曰只爲有所以來豈非作得主宰轉得歸自己乎如經曰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言劫者滯也謂之十成亦曰斷滲漏也只是十道頭絶矣不忘大果故云守住就著名爲取次承當不分貴賤不見

南泉曰饒汝十成猶較王老師一線道也大難事到此直須子細始得明白自在不論天堂地獄餓鬼畜生但是一切處不移易元是舊時人只是不行舊時路若有欣心還成滯著如今人說箇淨潔處愛說向去事此病最難治若是世間麤重事却是輕淨潔病爲重只如佛味祖味盡爲滯著先師曰擬心是犯戒若也得味是破齋且喚作什麽作味只是佛味祖味纔有欣心便是犯戒祖師出世亦只爲這箇亦不獨爲汝今時莫作等閑黧奴白牯修行却快不是有禪有道如汝種種馳求覔佛覔祖乃至菩提涅槃幾時休歇成辦乎皆是生滅心所以不如黧奴白牯兀兀無知不知佛不知祖乃至菩提涅槃及以善惡因果但飢來喫草渴來飲水若能恁麽不愁不成辦僧問五位君臣旨訣寂曰正位即空界本來無物偏位即色界有萬形象正中偏者背理就事偏中正者捨事入理兼帶者冥應衆緣不墮諸有非染非淨非正非偏故曰虛玄大道無著眞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當詳審辨明君爲正位臣爲偏位臣向君是

偏中正君視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帶語問如何是君曰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太虛曰如何是臣曰靈機宏聖道眞知利群生曰如何是臣向君曰不墮諸異趣凝情望聖容曰如何是君視臣曰妙容雖不動光燭本無偏曰如何是君臣道合曰混然無內外和融上下平又曰以君臣偏正言者不欲犯中故臣稱君不敢斥言是也此吾法之宗要乃作偈曰學者先須識自宗莫將眞際雜頑空妙明體盡知傷觸力在逢緣不借中出語直教燒不著潛行須與古人同無身有事超岐路無事無身落始終僧問十二時中如何保任曰如過蠱毒之鄉水也不得沾他一滴○義存與文邃全奯自湘入江南至新吳山邃濯足澗側見菜葉喜曰此山必有道人可沿流尋之存怒曰汝智眼太濁他日如何辨人彼不惜福如此住山何爲咸通年中存同奯登象骨山雪峰創院玄侶駢集僧問和尚見德山得箇甚麽便休去曰我空手去空手歸上堂諸上座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又云盡大地撮

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

庚寅 善會禪師開法夾山

善會廣州廖氏子自得法船子遯世幽棲學者麟萃咸通十一年開席夾山上堂有祖以來時人錯會相承至今以佛祖言句爲人師範若或如此却成狂人無智人去他秖指示汝無法本是道道無一法無佛可成無道可得無法可取無法可捨所以老僧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若向佛祖邊學此人未具眼在何故皆屬所依不得自在本秖爲生死茫茫識性無自繇分千里萬里求善知識須具正眼求脫虛繆之見定取目前生死爲復實有爲復實無若有人定得許汝出頭上根之人言下明道中下根器波波浪走何不向生死中定當取何處更疑佛祖替汝生死有智人笑汝汝若不會更聽一頌勞持生死法惟向佛邊求目前迷正理撥火覓浮漚僧問從上立祖意教意和尚爲甚麼言無曰三年不喫飯目前無飢人曰既是無飢人某甲爲甚麼不悟曰秖爲悟迷却闍黎復示偈曰明明無悟法悟法却迷人長舒兩脚睡無偽亦無眞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

壬辰 慧然禪師開法三聖

慧然得臨濟正傳後辭徧遊到處叢林皆以高賓待之先造雪峰後至仰山山問汝名甚麼曰慧寂曰慧寂是我名曰我名慧然山呵呵大笑一日有官人參山山問官居何位曰推官山豎起拂子曰還推得這箇麼官人無對山令衆下語皆不契時然病在延壽堂山令侍者去請下語曰和尚今日有事問未審有甚麼事曰再犯不容山深肯之一日辭去山以拄杖拂子付然然曰某甲已有師到德山纔展坐具山曰莫展炊巾這裏無殘羹餿飯曰縱有也無著處山便打然接住棒推向禪床上山大笑然哭蒼天便下參堂堂中首座號踢天泰問行脚高士須得本道公驗作麼生是本道公驗曰道甚麼泰再問然打一坐具曰這漆桶前後觸忤多少賢良泰擬人事然便過第二座人事後住三聖上堂我逢人卽出出則不爲人便下座存獎聞之曰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

○義存禪師傳法文偃

文偃嘉興張氏子生知天縱落髮受具侍本師數年探窮律部以己事未明往參道明明纔見來便閉却門偃乃扣門明曰誰曰某甲曰作甚麼曰己事未明乞師指示明開門一見便閉偃如是連三日扣門至第三日開門偃乃拶入明便擒住曰道道偃驚不暇答明便推出曰秦時𨍏轢鑽遂掩門損偃右足偃從此悟入明乃指見雪峰到莊見一僧問上座今日上山去那曰是曰寄一則因緣問堂頭和尚祇是不得道是別人語上座到山見和尚上堂衆纔集便出握腕立地曰這老漢項上鐵枷何不脫却僧一依教峰見這僧與麼道便下座攔胸把住曰速道速道僧無對峰拓開曰不是汝語曰是某甲語曰侍者將繩棒來曰是莊上一浙中上座教某甲來道曰大衆去莊上迎取五百人善知識來偃次日上山峰纔見便曰因甚得到與麼田地偃乃禮拜温研積稔遂傳宗印

甲午　存獎禪師開法興化

存獎初在臨濟爲侍者元安來參義玄玄問甚處來曰鑾城來曰有事相借問得麼曰新戒不會曰打破大唐國覓箇不會底人也無參堂去獎隨後請問曰適來新到是成褫不成褫曰我誰管你成褫不成褫曰和尚祇解將死雀就地彈不解將一轉語蓋覆却曰你又作麼生曰請和尚作新到玄遂曰新戒不會曰却是老僧罪過曰你語藏鋒獎擬議玄便打至晚玄又曰我今日問新到是將死雀就地彈就窠子裏打及至你出得語又喝起了向青雲裏打曰草賊大敗玄便打後在三聖會裏爲首座常曰我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人慧然曰你具甚麼眼便恁麼道獎便喝然曰須是你始得後大覺聞擧遂曰作麼生得風吹到大覺門裏來獎後到大覺爲院主一日覺喚院主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人你憑甚麼道理便與麼道獎便喝覺便打獎又喝覺又打獎再喝覺亦打獎曰某甲於三聖師兄處學得箇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某甲箇安樂法門曰這瞎漢來這裏納敗缺脫下衲衣痛打一頓獎於

言下薦得先師於黃檗處喫棒底道理住興化拈香此一炷香本為三聖師兄三聖於我太孤本為大覺師兄大覺於我太賒不如供養臨濟先師示衆我聞前廊下也喝後架裏也喝諸子汝莫盲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向虛空裏撲下來一點氣也無待我蘇息起來向汝道未在何故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與汝諸人去在胡喝亂喝作麼一日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為唱導之師曰不入這保社曰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曰總不與麼獎便打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饡飯一堂次日獎自白椎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出院僧問四面八方來時如何曰打中間底僧禮拜獎曰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卻向古廟裏躲避得過

乙未 本空參道膺禪師

本空初遊天台嘗曰如有人奪得我機者即我師矣尋抵江西謁道膺作禮而問曰二龍爭珠誰是得者膺曰卸卻業身來與子相見曰業身已卸曰珠在甚麼處空無對遂投誠入室時空年始十三〇本寂住曹山一日有紙衣道者來參寂問莫是紙衣道者否曰不敢曰如何是紙衣下事曰一裘纔挂體萬法悉皆如曰如何是紙衣下用紙衣近前拱立曰諾便脫去寂笑曰汝祇解與麼去何不解恁麼來紙衣忽開眼問曰一靈真性不假胞胎時如何曰未是妙曰如何是妙曰不借借紙衣退坐堂中而化寂示偈曰覺性圓明無相身莫將知見妄疎親念異便於玄體昧心差不與道為隣情分萬法沉前境識鑒多端喪本真如是句中全曉會了然無事昔時人

丙申 師備禪師開法玄沙

師備閩縣謝氏子父以漁為業因夜泛船墮水備鼓棹而救見水中月乃云先達有言一切諸法皆如水月若父存與其同殺只益三途之苦今既不可救莫若捨緣出家報父恩也於是斷髮受具芒鞵布衲食纔接氣宴坐終日與義存親近存以其苦行呼為頭陀嘗携囊出嶺擬欲遍參忽到險峻之處築著脚指血流痛楚嘆曰是身非有痛從何來是身是苦畢竟無生休休遂不出嶺依存咨决心要一日存召曰備

頭陀何不徧參去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
存然之稱曰備頭陀再來入也後忽夢父來謝曰荷
子出家我得生天故來報汝存登象骨山備入室又
閱楞嚴發明心地自是應機敏捷與修多羅冥契諸
方玄學有所未決必從之請益一日辭存曰啓和尚
人人自繇自在師備如今下山去曰是誰與麼道曰
是和尚與麼道曰汝作麼生曰不自繇自在曰知自
是結屋玄沙衆相尋而至遂成叢林上堂佛道閑曠
無有程途無門爲解脫之門無意作道人之意不在
三際故不可升沉建立乖眞非屬造化動則起生死
之本靜則醉昏沉之鄉動靜雙泯即落空亡動靜雙
收顢頇佛性必須對塵對境如枯木寒灰臨時應用
不失其宜鏡照諸像不亂光輝鳥飛空中不雜空色
所以十方無影像三界絕行蹤不墮往來機不住中
間意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相交句句無
前後如壯士展臂不借他力師子遊行豈求伴侶九
霄絕翳何用穿通一段光明未曾昏昧夫佛出世者
元無出入蓋名相無體道本如如法爾天眞不同修

證祇要虛閑不昧作用不涉塵泥箇中若纖毫不盡
即爲魔王眷屬句前句後是學人難處所以道一句
當機八萬法門永絕生死直饒得似秋潭月影靜夜
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
事道人行處如火銷冰終不却成冰箭既離弦無返
回勢所以牢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
今無處所若到這裏步步登玄不屬邪正識不能識
智不能知動便失宗覺即迷旨二乘膽戰十地魂驚
語路處絕心行處滅直得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
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
若與麼現前更疑何事沒棲泊處離去來今限約不
得心思路絕不因莊嚴本來清淨動用語笑隨處明
了更無欠少古德云情存聖量猶落法塵已見未忘
還成滲漏不可道持齋持戒長坐不臥住意觀空凝
神入定便當去也有甚麼交涉西天外道入得八萬
劫定劫數滿後不免輪迴蓋爲道眼不明生死根源
不破夫出家兒即不然不可同他外道也如今甚麼
處不是汝甚麼處不分明甚麼處不露現何不與麼

會去如實未有發明切須在急時中忘餐失寢似救
頭然如喪身命冥心自救放捨閑緣歇却心識方有
少許相親若不如是明朝後日盡被識情帶將去有
甚麼自繇分又諸行無常是生滅法世間難信之法
具大根器方能明達今生若徹萬劫亦然古德云直
向今生須了却誰能累劫受餘殃又曰玄沙遊徑別
時人切須知三冬陽氣盛六月降霜時有語非關舌
無言切要詞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志勤福州
人參懶安因見桃花悟道安囑曰從緣悟達永無退
失善自護持久之歸福州因到玄沙看師備備曰那
裏何似這裏曰也只是桑梓別無他故曰在也無曰
常然曰何不道曰有甚難曰便請曰三十年來尋劍
客幾迴葉落幾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
不疑曰甚生桑梓之能曰向道固非外物曰如是曰
不敢曰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曰和尚還徹
也未曰與麼始得曰亘古亘今曰甚好備遂作偈曰
三十年來只如常幾迴落葉放毫光自此一出雲霄
外體性圓音應法王住靈雲上堂諸仁者所有長短

盡至不常且觀四時草木葉落花開何況塵劫來天
人七趣地水火風成壞輪轉因果將盡三惡道苦毛
髮不曾添減惟根蒂神識常存上根者遇善友伸明
當處解脫便是道場中下愚癡不能覺照沉迷三界
流轉生死釋尊為伊天上人間設教證明顯發智道
汝等還會麼僧問如何得出離生死勤曰青山元不
動浮雲任去來

丁酉 睦州道明禪師入寂 黃檗運法嗣

道明住睦州示衆汝等諸人還得箇入頭處也未若
未得箇入頭處須覓箇入頭處若得箇入頭處已後
不得孤負老僧時有僧出禮拜曰某甲終不敢孤負
和尚曰早是孤負我了也尋常見衲僧來即閉門或
見講僧乃召曰座主主應諾明曰擔板漢上堂裂開
也在我揑聚也在我時有僧問如何是裂開曰三九
二十七菩提涅槃真如解脫即心即佛我且與麼道
你又作麼生曰某甲不與麼道曰盞子撲落地碟子
成七片曰如何是揑聚明乃斂手而坐一日陞坐曰
首座你曰在寺主你曰在維那你曰在曰三段不同

今當第一向下文長付在來日下座又示衆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旣明如喪考妣是年臨終召門人曰此處緣息吾當逝矣乃跏趺而寂火焚舍利如雨收靈骨建塔壽九十八臘七十六○陳操尙書參道明得悟一日操問明曰和尙看甚麼經曰金剛經曰六朝翻譯此當第幾明舉經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一日齋僧次拈起餬餅問曰江西湖南還有這箇麼曰尙書適來喫什麼曰敲鐘謝響又一日齋僧次躬行餅僧展手接操乃縮手僧無語操曰果然果然一日與僚屬登樓望見數僧來一官人曰來者總是行脚禪僧曰不是曰焉知不是曰待近來與你勘過僧至樓前操驀召曰上座僧皆迴首操謂諸官曰不信道惟有雲門一人他勘不得參見睦州來

戊戌 本空誦善會禪師

本空得法道膺後四年到夾山纔入門見維那維那曰此間不著後生曰某甲不求挂搭暫來禮謁和尙維那白善會會許相見空未升階會便問甚處來曰雲居來曰卽今在甚處曰在夾山頂顆上曰老僧行年在欽五鬼臨身空擬上堦會曰三道寶堦從何而上曰三道寶堦曲爲今時向上一路請師直指會便揖空乃上堦禮拜會問闍黎與甚麼人同行曰木上座曰何不來相看老僧曰和尙看他有分曰在甚麼處曰在堂中會便同空下到堂中空遂取拄杖擲在會面前會曰莫從天台得否曰非五嶽之所生曰莫從須彌得否曰月宮亦不逢曰恁麼則從人得也曰自己尙是寃家從人得堪作甚麼曰冷灰裏有一粒豆子爆乃喚維那令明窓下安排著空曰未審明窓還解語也無曰待明窓解語卽向汝道會到來日上堂問昨日新到在甚麼處空乃出應諾會曰子未到雲居已前在甚麼處曰天台國淸曰吾聞天台有潺潺之瀑淥淥之波謝子遠來此意如何曰久居巖谷不挂松羅曰此猶是春意秋意又作麼生空乃良久會曰看君祇是撐船漢終歸不是弄潮人來日普請次維那令空送茶空曰某甲爲佛法來不爲送茶來維那曰奉和尙處分曰和尙尊命卽得乃將茶去作務處搖茶甌作聲會回顧空曰醆茶三五碗意在钁

頭邊曰瓶有傾茶勢籃中幾箇甌曰瓶有傾茶勢籃中無一甌便傾茶行之時大衆皆舉目空曰大衆鶴望請師一言會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曰大衆有人也歸去來歸去來遂住普請歸院衆皆仰嘆空後住杭州佛日○潛山章亦道膺嗣嘗在投子作柴頭一日與大同喫茶次同曰森羅萬象總在裏許章乃潑却茶曰森羅萬象在甚麼處同曰可惜一碗茶章後謁義存存問莫是章柴頭麼章乃作輪椎勢存深肯之○慧稜鹽官孫氏子年十二出家受具歷參禪院初問志勤如何是佛法大意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稜不契參義存擧前語存曰汝豈不是杭州人曰某甲豈不知是杭州人存擧似師備備曰恐他因緣不在和尚處教向下來某向他說稜到備處擧前話備曰你是稜道者作麼生不會曰不知靈雲與麼道意作麼生曰只是稜道者不可外覓曰和尚作麼生與麼說某名不可不識乞和尚說道理曰你是兩浙人我是福州人作麼生不會曰實不會乞和尚說破曰我豈不是向你說也曰某甲特地來乞和尚說莫與麼相弄曰你聞鼓聲也無曰某不可不識鼓聲也曰若聞鼓聲即是你曰不會曰且喫粥去了便來稜喫粥了便上曰乞和尚說破曰不是喫粥了也曰乞和尚說破莫相弄某甲且辭歸去曰你來時從那裏路來曰大目路來曰你去也從大目路去作麼生說相弄

庚子子湖利蹤禪師入寂南泉願法嗣

利蹤住子湖嚴示衆諸法蕩蕩何絆何拘汝等於中自生難易心源一統綿亘十方上上根人自然明白歷歷分明無有不是只少箇丈夫之志致見如斯疲勞欲得易會麼自古及今未有一箇凡夫聖人出現汝前亦無有一善語惡語到汝分上爲甚麼故爲善善無形爲惡惡無相既已無我把甚麼爲善惡立那箇是凡聖汝信否還保任否有甚麼迴避處恰似日中逃影還逃得麼廣明元年無疾而逝初子湖山下有陶家無子夫婦日夕焚禱蹤一日過而問曰爾何所祈陶告之故蹤曰汝施我竹我施汝子陶遂施竹其夕感異夢隨舉一男衆因號神力禪師

辛丑　文喜禪師住仁王

文喜自得法懸寂依止七年回浙西止千頃山築室而居會巢寇之亂避地湖州住仁王院○善會住夾山中和元年十一月七日將示寂召主事僧曰吾與衆僧話道累歲佛法深旨各應自知吾今幻質時盡卽去汝等善保護如吾在日勿得雷同世人輙生悕悵言訖奄然而逝壽七十七謚曰傳明塔曰永濟

韶山普寰善會法嗣住後有遵布衲來訪寰在山下相見遵問韶山路向甚麼處去寰乃以手指曰嗚那靑靑黯黯處去遵便近前把住曰久嚮韶山莫便是否曰是卽是闍黎有甚麼事曰擬伸一問師還答否曰看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彎弓射尉遲曰鳳凰直入烟霄去誰怕林間野雀兒曰當軒畫鼓從君擊試展家風似老僧曰一句迥超千聖外松蘿不與月輪齊曰饒君直出威音外猶較韶山半月程曰過在甚麼處曰倜儻之辭時人知有曰恁麼則眞玉泥中異不撥萬機塵曰魯班門下徒施巧妙曰學人卽恁麼未審師意如何曰玉女夜拋梭織錦於西舍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曰耕夫製玉漏不是行家作曰此猶是文言如何是和尚家風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遵無語於是同遵歸山纔入事了寰召遵曰近前來乃曰闍黎有衝天之氣老僧有入地之謀闍黎橫吞巨海老僧背負須彌闍黎按劍上來老僧挃鎗相待向上一路速道速道曰明鏡當臺請師一鑒曰不鑒曰爲甚麼不鑒曰水淺無魚徒勞下釣遵無對寰便打○元安鳳翔淡氏子受具戒通經論初參翠微北至臨濟爲侍者濟稱之曰此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安自謂已足一日濟問從上來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箇親曰總不親曰親處作麼生安便喝濟便打又侍立次有座主參濟濟問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有一人不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且道此二人是同是別曰明得卽同明不得卽別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同說別乃顧安曰汝又作麼生安便喝濟送座主回問安汝豈不是適來喝老僧者曰是濟便打後辭濟問甚處去曰南方去濟以拄杖畫一畫曰過得這箇便去安乃喝濟便打安作禮而去

濟明日升堂曰臨濟門下有箇赤梢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向誰家虀甕裏淹殺安遊歷罷直往夾山嶺上卓庵經年不訪善會會乃修書令僧馳往安接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對安便打曰歸去擧似和尚僧回擧似會會曰這僧若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開書斯人救不得也會却令人伺安出菴便與燒却越三日安果出菴來人報菴中火起安亦不顧直到夾山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會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安便喝會曰住住且莫草草忽忽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卽不無闍黎爭教無舌人解語安佇思會便打安遂繇此服膺一日問會佛魔不到處如何體會曰燭明千里像闇室老僧迷問朝陽已昇夜月不現時如何曰龍銜海珠遊魚不顧安於言下大悟會將示滅垂語曰石頭一枝看看卽滅矣曰不然曰何也曰他家自有靑山在曰苟如是吾宗不墜矣會歿衆請安補住夾山

王實慶諸禪師傳法傳法普聞

普聞唐僖宗第三子幕石霜法道夢寐想見中和元年僖宗幸蜀親王宗室皆逃亡聞斷髮逃游人無知者造石霜謁慶諸諸與語嘆異曰汝乘願力而來乃生帝王家脫身從我火中蓮也一夕入室懇曰祖師別傳事肯以相付乎曰莫謗祖師曰天下宗旨盛傳豈妄爲之邪曰是實事曰師意如何曰待案山點頭卽向汝道聞俯而惟曰大奇汗下再拜遂依止石霜

○通玄鄄州程氏子出家受具卽遊洛習毗尼棄去參賞鑒鑒時已臘高門風益峻會下未有遘之者獨奇玄然玄不大徹辭謁良价价與語喜撫之曰掌有神珠白晝示人人且按劍況玄夜乎子可貴也曰但不識珠耳儻識亦無晝夜价稱爲俊士价入滅玄廬塔旁三年學者依從日盛玄曰太平時世飢餐困臥復有何事吾本無事汝與麼來相尋是無事生事無事生事道人所忌何不各自歇去中和初辭塔北游久之南還寓止豫章南平鍾王執弟子禮玄厭城居王爲買末山建精舍號隆濟以延之學者雲集示衆佛意祖意如手展握先師安立五位發明雲巖宗旨

譬如神醫治病其藥只是尋常用者語忌十成不欲斷絕機忌觸犯不欲染汙但學者機思不妙惟尋九轉靈丹云能起死是大不然法華經有化城一品佛祖密說熟讀分明大通智勝佛壽五百四十萬億那繇他劫其坐道場破魔軍已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諸佛法不現在前如是一小劫乃至十小劫結跏趺坐身心不動而諸佛法猶不在前言垂成者言一小劫十小劫者是染汙是斷絕又曰爾時忉利諸天先為彼佛於菩提樹下敷師子座高一繇旬佛於此座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適坐此座時諸梵天王雨衆天花面百繇旬香風時來吹去萎花更雨新者如是不絕滿十小劫供養於佛常擊天鼓其餘諸天作天伎樂常雨此華四王諸天為供養佛常擊天鼓其餘諸天作天伎樂滿十小劫至於滅度亦復如是諸比丘大通智勝佛過十小劫諸佛之法乃現在前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言過十小劫者偏正回互之旨也祖師曰藉教悟宗者夫豈不然哉

癸卯　大安禪師入寂（百丈海法嗣）

大安住溈山大化閩城三十餘載示衆汝諸諸總來就安求覓甚麼若欲作佛汝自是佛擔佛傍家走如渴鹿趁陽燄相似何時得相應去汝欲作佛但無許多顛倒攀緣妄想惡覺垢欲不淨衆生之心便是初心正覺佛更向何處別討所以安在溈山三十來年喫溈山飯屙溈山屎不學溈山禪祇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把鼻孔拽轉來纔犯人苗稼卽便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逈逈地趁亦不去汝諸人各自有無價大寶從眼門放光照見山河大地耳門放光領采一切善惡音響如是六門晝夜常放光明亦名放光三昧汝自不識取影在四大身中內外扶持不教傾側如人負重擔從獨木橋上過亦不教失脚且道是甚麼物任持便得如是且無絲髮可見豈不見誌公和尚云內外追尋覓總無境上施為渾大有珍重中和三年十月日示寂謚圓智塔曰證眞〇大隨法眞徧參知識次至懶安會下數載清苦鍊行安深器之一日問曰闍棃在老僧此間不曾問一轉語曰

教某甲向某處下口曰何不道如何是佛眞便作手勢掩安口安嘆曰子眞得其髓後住大隨諸方畏憚忽一日上堂衆集定乃作患風勢告衆曰還有人醫得老僧口麼衆競送藥眞竝不受經七日眞自摑口令正復云如許多時鼓這兩片皮至今無人醫得於是齋前陞座辭衆儼然端坐而寂住菴時有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曰壞曰恁麼則隨他去也曰隨他去僧不肯後參投子大同擧前話同遂裝香遙禮曰西川古佛出世謂其僧曰汝速回去懺悔僧回大隨眞已歿再至投子同亦遷化

丙午 元安禪師住洛浦

元安移居洛浦上堂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尋常向諸人道任從天下樂欣欣我獨不肯欲知上流之士不將佛祖言教貼在額頭上如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鳳縈金網趨霄漢以何期直須旨外明宗莫向言中取則是以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指南一路智者知疏

丁未 巖頭全奯禪師入寂（德山鑒法嗣）

全奯住巖頭嘗謂衆曰老漢去時大吼一聲了去光啓年間中原盜起衆皆避地奯獨端居宴如也丁未四月八日賊大至責以無供饋遂剚刃焉奯神色自若大叫一聲而終聲聞數十里茶毗獲舍利四十九粒諡清嚴塔曰出塵○瑞巖師彥嗣巖頭閩縣許氏子初參奯問曰如何是本常理曰動也曰動時如何曰不是本常理彥佇思奯曰肯即未脫根塵不肯即永沉生死彥遂領悟後居丹丘瑞巖坐盤石上終日如愚每自喚主人公復應諾乃曰惺惺著他後莫受人瞞一日忽有三僧胡形清峭目若流電差肩竝足來禮彥彥問子從何來曰天竺來曰何時發曰朝行適至曰得無勞乎曰爲法忘勞諦視之三僧足皆不蹈地彥乃令入堂上位安置至明日忽焉不見又一日有村嫗來禮拜彥曰汝莫拜可急歸救取數百物命嫗因歸見其婦方拾田螺還嫗遂亟投水中又一日數家召齋一一同時見彥來赴至示寂闍維有一巨蛇從樹杪投身火聚及薪盡火滅舍利散飛風動草木紛紛而墜○維山道閑初參慶諸問曰起滅不

停時如何曰直須寒灰枯木去一念萬年去函蓋相應去全清絕點去閑不契謂還便如前問還喝曰是誰起滅閑於此有省一日閑游漳州見三平舉云和尚遷化時衆請韓某作喪主韓將一條手巾蓋一面鈔羅以一口露刃劍横放鈔羅上直到龕前放下云還有人道得麼若道得某即作喪主若道不得卽不作喪主過道衆無對韓便趯却鈔羅哭云蒼天蒼天先師遷矣閑曰聽大奇大奇三平門下六百來人總被這俗漢呑却也陳老師當時若在未放他過僧問祇如他與麼來作麼生祇對曰我當時若在只將三尺布蓋却頭横亞一把露刃劍以手揭起孝幕當門而坐看韓家箇漢要作喪主也未得要不作喪主也未得進之須有禮退之須有禮閑後住羅山臨遷化上堂集衆良久展左手主事罔測乃令東邊師僧退後又展右手又令西邊師僧退後乃曰欲報佛恩無過流通大教歸去也歸去也珍重言訖莞爾而寂○虔州住石霜會下一千五百人時齊已賀休泰布衲等以詩盛爲法事惟泰悟心秀才張拙晉與三僧遊話一日謂三僧曰三師中何不選一人爲長老意少諸不善詩筆泰曰先輩失言也堂頭和尚肉身菩薩會下一千五百人如我輩者七百餘人勝我輩者七百餘人拙愧服乃同上拜謁諸問先輩何姓曰姓張名拙曰覓巧了不可得拙自何來拙遂有省獻詩曰光明寂照遍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眞如亦是邪隨順衆緣無罣礙涅槃生死是空華諸肯之

戊申　石霜慶諸禪師入寂（道吾智法嗣）

慶諸不出霜華二十年學衆多有常坐不臥屹若株杌天下謂之枯木衆文德元年二月日安坐而化壽八十二臘五十九　雲蓋志元遊方時問道膺曰志元不柰何時如何曰祇爲闍黎功力不到元不禮拜造石霜亦如前問諸曰非但闍黎老僧亦不柰何曰和尚爲甚不柰何曰老僧若柰何拈過汝不柰何元便禮拜一日僧問諸萬戶俱閉即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曰堂中事作麼生僧無對經半年始下一轉語曰無人接得渠諸曰道即太殺道祇道得八成曰和

尚又如何曰無人識得渠元知乃禮拜乞爲學諸不肯元乃抱諸上方丈曰和尚若不道打和尚去諸曰得在元頻禮拜諸曰無人識得渠元於言下頓省〇湧泉景欣亦石霜嗣有彊德二禪客於路次見欣騎牛不識欣忽曰蹄角甚分明爭奈騎者不鑒欣驟牛而去二人憩於樹下煎茶欣回却下牛問曰二禪客近離甚處曰那邊曰那邊事作麼生彊提起茶盞欣曰此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彊無對欣曰莫道騎者不鑒示衆我四十九年在這裏尚自有時走作汝等諸人莫開大口見解入多行解人萬中無一箇見解言語總要知通若識不盡敢道輪迴去在爲何如此蓋爲識情未盡汝但盡却今時始得處文亦喚作立中功轉功就他去亦喚作就中功親他去我所以道親人不得度渠不度親人〇道虔侯官劉氏子參慶諸諸一見謂人曰此道人從上宗門爪牙悉遂命侍香及諸殁衆請首座補住虔白衆曰須明得先師意乃可耳座曰先師有何意曰先師道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其餘即不問如何是一條白練去曰只是明一色邊事曰果然不會先師意曰你不肯我那但裝香來我若會香烟滅則脫去若去不得即不會先師意遂焚香烟未斷而脫去虔撫其背曰坐脫立亡則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〇楚南住千頃雖懸機無倦而常儼然處定或踰月或浹旬吳越王請下山供養文德元年五月辭衆奄然而化後寇兵發塔覩爪髮俱長謝罪而去〇普聞依石霜數年乃請遷遊名山霜曰逢乾即止遇陳便住於是遠遊過邵武抵大乾遙望山巔鬱然深秀問父老彼有居者否曰有一陳嗣者久隱其中即撥草至山嗣一見分座同住因乞菜種入山墾種後谷口之人相謂前僧入山經今不出必爲虎囓往視之見茅蘆一所行者數人童岡覆嶺菜已青矣嗣嘆曰吾居此每苦惡獸毒蟲之多公來皆屛跡道德吾所不及五種之緣其屬公乎言訖飄然而逝聞住數年緇徒雲集遂成巨刹一日忽有老人拜謁聞曰住在何處至此欲何求曰我乃龍也家於此山以行雨不職上天有罰當死願師救

譴曰汝得罪上帝我何能致力雖然汝可易形而來我化小蛇在壇場旁聞以錫杖引入淨瓶暮夜風雷夾坐壞山岳搖震聞燕坐達旦既澄霽蛇自瓶出有頃復爲老人形謝曰非師法力則血肉糜爛此地矣無以報德山中無水當以水延師道場卽斷地湧泉號爲龍湫值寒不氷大旱不竭灌溉田數百頃邦人建祠祀焉每遇聞誕辰龍必朝謝有祥雲瑞氣之應自是歸依曼衆院之右十五里有清義寧歐陽太守之廟邦人烹宰享祭無虛日聞杖策至與神約曰能食素持不殺戒乃可爲隣不然道不同不相爲謀何山不可居乎是夕父老夢神云我受禪師戒不復血食祭我當用此豆飯足矣自是顯異護持此山

庚戌 仰山慧寂禪師示寂（溈山祐法嗣 溈仰第二世）

慧寂開法自仰山遷觀音接機利物爲禪宗標準將遷化前數年有偈曰年滿七十七老去是今日日輪正當午兩手攀膝屈至大順庚戌時在韶州東平山將入滅有數僧侍立寂示偈曰一二三子平目復仰視兩口無一舌此是吾宗旨言訖以兩手抱膝而逝年七十七謚智通塔號妙光○從諗住趙州甘心枯槁僧堂無前後架旋營齋食繩床偶折一脚但以燒斷柴薪用繩繫之住持垂四十年未嘗賣一封書告檀越然天下叢林莫不尊爲古佛庚戌河北燕王領兵收鎭州到界有觀氣象者奏曰趙州所居有聖人戰必不勝二王遂議和因展筵會乃問趙之金地上士何人或曰有講華嚴大師節行孤邈歲大旱命往臺山祈雨師未迴甘澤如瀉王曰恐未盡善或曰此去一百二十里趙州觀音院有禪師年臘高邈道眼明白曰此足以應兆矣於是二王命駕往謁既至諗端坐不起燕王問曰人王尊耶法王尊耶曰若在人王人王中尊若在法王法王中尊二王遂禮拜諗爲說法來日將迴燕王下先鋒默使聞之諗安坐不起凌晨入院責以傲睨君侯諗聞遽出迎接先鋒問曰昨日見二王來不起今日見某甲來因何起接曰待都衙得似大王老僧亦不起接先鋒乃再拜而去

辛亥 光湧遷慧寂塔

光湧豐城章氏子母乳之夕神光照庭廄馬皆驚因

以光湧名之父事仰山得度年十九受具戒北游謁義玄玄曰汝師明眼乃不事之遠遊何爲湧因南歸慧寂問曰來作麼曰禮覲和尚曰還見和尚麼曰見曰和尚何似驢曰光湧見和尚亦不似佛曰若不似佛似箇什麼曰若更有所似與驢何別寂大驚曰凡聖兩忘情盡體露吾以此語驗人已二十年無決了者憶子員利根當自保任每指謂人曰此子肉身佛也寂歿湧燃第三指以報法又燃第二指以報親辛亥湧遷寂靈骨歸仰山塔集雲峰下○常通初參景岑岑問何處人曰邢州人岑曰我道汝不從彼來曰和尚還曾住此否岑然之乃容入室咸通末開山瑞聖院光啓中寇起通領徒至四明大順二年主雪竇僧問如何是三世諸佛出身處曰伊不肯知汝有三世僧良久通曰汝薦否不然者且向著佛不得處體取時中常在識盡功亡瞥然而起即是傷他而況言句乎○道虔侍石霜霜歿虔勸首座於是廬於塔旁經行末山之下住崇福示衆諸兄弟還識得命麼欲知命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競起是文殊境界一

亘晴空是普賢床榻其文借一句子是指月於中事是話月從上宗門中事如節度使信旗相似且如諸方先德未建許多名目指陳已前諸兄弟約甚麼體格商量到這裏不假三寸試話會看不假耳試采聽看不假眼試辨白看所以道聲前拋不出句後不藏形盡乾坤大地都來是汝當人箇體向甚處安眼耳鼻舌若向意根下圖度作解盡未來際亦未有休歇分所以洞山道擬將心意學玄宗大似西行脚向東僧問人人盡言請益未審師將何法拯濟曰汝道巨嶽還曾乏寸土麼曰恁麼則四海參尋當爲何事曰演若迷頭心自狂曰還有不狂者麼曰有曰如何是不狂者曰突曉途中眼不開僧問如何是頭曰開眼不覺曉曰如何是尾曰不坐萬年床曰有頭無尾時如何曰終是不貴曰有尾無頭時如何曰雖飽無力曰直得頭尾相稱時如何曰兒孫得力室內不知乃曰古人說箇頭只令汝知有說箇尾只教汝盡却今時有如許多不相應底事所以教汝向這裏屏當却消磨却令汝今日相應去成辦去若是當人體爾眞

實恒如不可更恁麼說話也雖然如是須是箇人始
得且莫異口同音快須努力僧問承古有言向外紹
則臣位向內紹則王種是否曰是曰如何是外紹曰
若不知事極頭祇得了事喚作外紹是爲臣種曰如
何是內紹曰知向裏許承當擔荷是爲內紹曰如何
是王種曰須見無承當底人無擔荷底人始得同一
色同一色了所以借爲誕生是爲王種曰恁麼則內
紹亦須得轉曰灼然有承當擔荷爭得不轉汝道內
紹便是人王種你且道如今還有紹底道理麼所以
古人道紹是功紹了非是功轉功位了始喚作人王
種曰未審外紹還轉也無曰外紹全未知有且教渠
知有曰如何是知有曰天明不覺曉又僧問如何是
外紹曰不借別人家裏事曰如何是內紹曰推爺向
裏頭曰二語之中那語最親曰臣在門裏王不出門
曰恁麼則不出門者不落二邊曰渠也不獨坐世界
裏紹王種名外紹王種姓所以道紹是功名臣是偏
中正紹了轉功名君是正中偏問誕生還更知聞也
無曰更知聞阿誰曰恁麼則莫便是否曰若是爲甚
麼古人道誕生王有父曰既有父爲甚麼不知聞曰
同時不識祖問古人道直得不恁麼來者總是兒孫
意旨如何曰古人不護語曰如何是來底兒孫曰獨
守珍御在曰如何是父曰無家可坐無世可與

癸丑 吳越王賜洪諲號法濟

初吳越王錢鏐微時洪諲住徑山一日謂其徒曰翼
日有異人至當厚禮以待之詰朝鏐至諲門迎延之
丈室特異於他堂衆俱訝諲乃密謂鏐曰他日獨霸
吳越當須護持佛法無忘此言鏐恭謝而去及立軍
功收杭州執弟子禮以事諲勤厚無比景福二年鏐
封吳越王表賜諲號法濟大師

乙卯 灌溪志閑禪師入寂 臨濟玄法嗣 臨濟第二世

志閑館陶史氏子參義玄玄驀胸搊住閑曰領領玄
拓開曰且放汝一頓後至末山尼了然遣侍者問上
座遊山來爲佛法來曰爲佛法來然乃陞座閑問上
座今日離何處曰路口曰何不蓋却閑無對始禮拜
問如何是末山曰不露頂曰如何是末山主曰非男
女相閑乃喝曰何不變去曰不是神不是鬼變箇甚

麼閑乃伏膺作園頭三年後住灌溪上堂我在臨濟處得半杓末山處得半杓共成一杓喫了直至如今飽不飢乾寧二年五月問侍者曰坐死者誰曰僧伽問立死者誰曰僧會閑乃行七步垂手而逝○洪諲住徑山乙卯九月日院前檉樹忽萎厨內飯如金色諲令鳴鐘集衆陞座曰牟尼掩足迦葉藏峯彼彼不落見聞一句莫教人說汝須急切各自知時法界寥晏世人景促佛法非遙大道不遠孝順住持如吾在日久立珍重遂入滅

丙辰　九峯通玄禪師入寂（洞山价法嗣　曹洞第二世）

乾寧三年二月十七日通玄誡衆曰無虛度光陰無虛消信施既已出家惟道是履名大丈夫言訖遂寂然在定至三月二十日乃化○從諗坐禪次趙王來謁主事報曰大王來禮拜諗安坐不起左右問故曰你不會老僧這裏下等人來出三門接中等人來下禪床接上等人來禪床上接不可喚大王中下等人也王大喜堅請入內供養諗許之王躬侍奉使迎請正位而坐諗良久以手斫額曰堦下立者是何官長

●禪字疑洞

左右曰是諸院尊宿幷大師大德諗曰他各是一方化主若在堦下老僧亦起王乃命上殿齋筵將罷僧官排定從上至下一人一問佛法諗望見乃問作什麼曰問佛法曰這裏已坐卸老僧那裏問什麼法二尊不竝化王乃令止時王與后俱侍立后曰請禪師●師爲大王摩頂授記諗以手摩王頂曰願大王與老僧齊年王欲卜時擇地建造禪宮諗聞之令人謂王曰若動著一莖草老僧卻歸趙州有寶行軍者願捨菓園一所諗乃受之號爲眞際禪院亦名寶家園入院後海衆雲臻○慧稜往來雪峯玄沙二十年坐破七蒲團不明此事一日捲簾忽大悟有頌曰也大差也大差捲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是何宗拈起拂子劈口打峯舉謂沙曰此子徹去也曰未可此是意識著述更須勘過始得至晚衆僧上來問訊峯謂稜曰備頭陀未肯汝在汝實有正悟對衆舉來稜乃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惟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氷峯乃曰不可更是意識著述稜問峯曰從上諸聖傳授一路請師垂示峯良久

後設禮而退峰微笑後入方丈峰曰是甚麼曰今日天晴好曬麥自此酬問未嘗爽於玄旨

戊午 趙州從諗禪師示寂（南泉願法嗣）

從諗住趙州寶家園二年戊午十一月將入滅謂弟子曰吾去世後焚燒了不用淨淘舍利宗師弟子不同浮俗且身是幻舍利何生斯不可也令小師送拂子一枝與趙王傳語云此是老僧一生用不盡底遂於十一月十日端坐而寂壽一百二十謚曰眞際禪師光祖之塔○元安住洛浦戊午八月誡門人曰出家之法長物不留播種之時切宜減省諸緣之務悉從廢停流光迅速大道玄深苟或因循曷繇體悟切須在念時不待人雖激勵懇切衆以爲常略不相識至冬示微疾亦不倦參請十二月一日告衆曰吾旦夕行矣今有一事問汝諸人若對得分付鉢袋子乃曰若道這箇是即頭上安頭若道不是即斬頭求活第一座曰青山不擧足日下不挑燈曰是甚麼時節作這箇語話汝扶吾宗不起彥從曰離此二途請和尚不問曰未在更道曰彥從道不盡曰我不管汝道不盡曰彥從無侍者祇對和尚安便休至夜令侍者喚從至曰闍黎今日祇對甚有道理據汝合體得先師意旨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且道那句是賓那句是主若擇得出分付鉢袋子曰彥從不會曰汝合會曰彥從實不會安喝出乃曰苦苦至二日午時別僧擧前話問安安曰慈舟不棹清波上劍峽徒勞放木鵞便遷寂

己未 無著文喜禪師入寂（仰山寂法嗣 溈仰第三世）

光化二年文喜示微疾十月二十七日夜子時告衆曰三界心盡卽是涅槃言訖跏趺而逝白光照室竹樹同色塔於靈隱西塢壽八十臘六十天祐二年敕兵發塔肉身不壞髮爪俱長吳越王重加封塞

辛酉 曹山本寂禪師示寂（洞山价法嗣 曹洞第二世）

南平鍾王雅重本寂致禮敦請寂但書隱山山居頌一首付使者曰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郢人那得苦追尋天復辛酉六月日問知事今日是幾何日月曰六月十五曰曹山平生行脚到處只管九十日爲一夏明日辰時吾行脚

去及時焚香宴坐而化○了悟得法本寂住荷玉寂歿乃補住曹山曾侍立悟曰道者可煞熱曰是曰只如熱向甚處迴避曰向鑊湯爐炭裏迴避曰鑊湯爐炭裏作麼生迴避得曰衆苦不能到悟默識之○從志號玄明嗣本寂住金峰上堂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還有人道得麼如有人道得金峰分半院與他住時有僧出禮志曰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爲人

壬戌 雲居道膺禪師入寂 洞山价法嗣 曹洞第二世

道膺住雲居三十年道徧天下衆至千五百人南昌鍾王師尊之願爲世世師天復元年秋示微疾十二月日爲大衆開最後方便叙出世始卒之意衆皆愴然壬戌正月日問侍者今日是幾曰初三日三十年後但云祇這是乃端然告寂謚弘覺○道簡范陽人童子剃落受滿分戒偏游叢席後謁道膺膺與語連三日大奇之識令刻苦事衆於是簡躬操井臼司樵爨偏掌寺務不妨商略古今衆莫有知者以臘高爲堂中第一座先是高安洞山有神靈甚膺住三峯時神受服役既來雲居神亦隨至舍於枯樹之下而樹茂號安樂樹神膺將順寂主事僧白曰和尚即不諱誰可繼者曰堂中簡主事意不在簡謂當揀擇堪說法者僉曰第二座可然姑請簡意簡必辭簡既夙受記莂卽攝衆演法主事大沮簡察知之一夕遯去其夕安樂樹神號泣詰旦衆追至麥莊悔過迎歸聞空中連聲唱曰和尚來也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隨處得自在問維摩豈不是金粟如來曰是曰爲甚麼却在釋迦會下聽法曰他不爭人我問路逢猛虎時如何曰千人萬人不逢爲甚麼闍黎偏逢問孤峰獨宿時如何曰閑却七間僧堂不宿阿誰教汝孤峰獨宿問古人云若欲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意旨如何曰高峯深海迥絕孤危似汝闍闍中軟煖麼簡契悟精深履踐明驗而對機應物度越格量天下宗師之壽八十餘無疾而化

癸亥 義存師備說法王宮

天復癸亥閩王王審知請義存師備入內問佛祖究竟修何因果乃得成佛曰須是見性方得成佛曰爭得見性曰悟卽刹那間不悟塵沙劫此事未可造次

山僧各有千百人衆竝二三十年。密用此事未有一二人承當得況大王爲俗天子日爲萬民判斷山河。爭擲得此眞實法門。願大王且爲佛法主宰救護生靈王大悅。○瑞恭住天台瑞龍。癸亥十二月日。命擊鐘顧左右日。去遂跏趺而化。壽八十四。臘六十二

佛祖綱目卷第三十三

# 佛祖綱目卷第三十四 騰字號

甲子 唐昭宗天祐元年起 乙丑 帝祝元年 丁卯 五代○梁太祖開平元年 辛未 梁改乾化 乙亥 梁改貞明 辛巳 梁改龍德 癸未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 丙戌 唐明宗天成元年 庚寅 唐改長興 甲午 唐廢帝淸泰元年 丙申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 丁未 後漢高祖仍稱天福 戊申 漢隱帝乾祐元年 辛亥 周太祖廣順元年 甲寅 周世宗顯德元年 庚申 宋太祖建隆元年 癸亥 宋太祖乾德元年止

五代 梁朱 後唐李 後晉石 後漢劉 周郭

宋趙 北宋起太祖建隆庚申止欽宗靖康丙午九主共一百六十七年 南宋起高宗建炎丁未止末帝祥興己卯十主共一百五十二年

南北宋共三百十九年 附吳越王錢

甲子 布袋和尙示現明州

布袋和尙未詳氏族自稱名契此 云 常以杖荷一布囊幷破席凡供身之具盡貯囊中入市見物則乞或醯醢魚葅纔接入口分少許投囊中時號長汀子布袋和尙一僧在前行師拊其背一下僧回頭師曰乞我一文錢曰道得卽與你一文師放下布袋叉手而立白鹿和尙問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布袋問如何是布袋下事師便負之而去常在街立有僧問和尙在這裏作麼曰等箇人曰來也曰汝不是這箇人曰如何是這箇人曰乞我一文錢師嘗有歌曰只箇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縱橫妙用可憐生一切不如心眞實騰騰自在無所爲閑閑究竟出家兒若覩目前眞大道不見纖毫也大奇萬法何殊心何異何勞更用尋經義心王本自絕多知智者祇明無學地非聖非凡復若乎不强分別聖情孤無價心珠本圓淨凡是異相妄空呼人能弘道道分明無量淸高稱道情携錫若登故國路莫愁諸處不聞聲又偈是非憎愛世偏多仔細思量柰我何寬却肚腸須忍辱豁開心地任從他若逢知己須依分縱遇冤家也共和若能了此心頭事自然證得六波羅又曰我有一布袋虛空無罣礙展開遍十方入時觀自在我有三寶堂裏空無色相不高亦不低無遮亦無障學者體不如來者難得樣智慧解安排千中無一匠四門四果生十方盡供養吾有一軀佛世人皆不識不塑亦

不裝不雕亦不刻無一滴灰泥無一點彩色人畫畫不成賊偷偷不得體相本自然清淨非拂拭雖然是一軀分身千百億又曰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靑目覩人少問路白雲頭

○光湧禪師住石亭

光湧自承慧寂記莂秘重大法天祐元年南昌帥南平王鍾傳遣使迎湧至府使至不起州牧縣尹至不起道俗傾集亦不起乃共訴曰師不起貽郡縣之咎湧不得已從之遂嗣石亭法席學者歸之如雲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文殊還有師否曰遇緣卽有曰如何是文殊師湧竪起拂子僧曰莫祇這便是麼湧放下拂子叉手問如何是妙用一句曰水到渠成問眞佛在何處曰言下無相也不在別處

乙丑 常通禪師入寂 長沙岑法嗣

常通住雪竇鬱然盛化天祐乙丑七月集衆焚香付囑訖合掌而逝

丙寅 幼璋禪師住瑞龍

幼璋姓夏侯受白水心印嘗見騰騰和尙語曰汝往天台尋靜而棲遇安而止又見憨憨和尙語曰汝後四十年有巾子山下菩薩王於江南於是吾法乃昌璋至天台果住靜安鄕福唐院浙東飢疫璋於溫台明三郡收瘞遺骸數千時謂悲增大士乾寧中雪峯授以椶櫚拂子天祐三年錢王建瑞龍寺請璋住持

○閩王王審知問義存師備曰朕今造寺修福布施度僧遏惡行善此去還得成佛否曰未得成佛但是有作之心皆是輪迴又問將何爲道作何修行曰一切業障海皆從妄想生若欲懺悔者端坐念實相願大王識取實相自然成佛一日又求示心法答曰幻化空身是大王法身已知見了總是本源自性天眞佛心心如木石觀心無心從妄想起我心自空卽悟實相百千三昧俱在大王心既知本性一時放下不得別生絲髮許也又曰念念常空寂日用但布施廣作利益竝爲助道之門不拘有無之見一切自在問眞心本無生滅今此一身從何而有曰此本源眞性自徧周法界爲妄想故有一點識性從父母妄緣而生便卽傳命受千般若身有輪迴佛者覺也既知覺

了不落惡趣但頻省妄念歸眞合道○天祐三年泉州刺史王延彬請慧稜住招慶開堂日彬朝服趨侍曰請師說法曰還聞麼彬設拜稜曰雖然如此恐有人不肯一日稜謂彬曰雪峰竪拂子示僧其僧便出去若據此僧合喚轉痛與一頓彬曰是甚麼心行稜曰泊合放過一日彬入招慶佛殿指鉢盂問殿主曰這箇是甚麼鉢曰藥師鉢彬曰只聞有降龍鉢曰待有龍卽降彬曰忽遇拏雲攫浪來時作麼生曰他亦不顧彬曰話墮也一日入招慶煎茶朗上座與德謙把銚忽翻茶銚彬問茶爐下是什麼朗曰捧爐神曰旣是捧爐神爲什麼翻却茶銚朗曰仕官千日失在一朝彬拂袖便出謙曰朗上座喫招慶飯却向外邊打野榸朗曰上座作麼生謙曰非人得其便一日謙在招慶因普請至彬宅取木佛彬問大衆曰忽遇丹霞又作麼生衆無語謙提起向頂上曰也要分付著人一日彬入院見方丈門閉問演侍者曰有人敢道大師在否演曰有人敢道大師不在否僧問如何是正法眼稜曰有願不撒沙○文邃住欽山巨良來參問一鏃破三關時如何曰放出關中主看曰恁麼則知過必改曰更待何時曰好隻箭放不著所在便出邃曰且來闍黎良回首邃下禪床擒住曰一鏃破三關卽且置試爲欽山發箭看良擬議邃打七棒曰且聽箇亂統漢疑三十年

丁卯 德謙禪師住明招

德謙受羅山印記不滯一隅激揚玄旨諸老宿皆畏其敏捷後學鮮敢當其鋒者嘗到招慶指壁畫問僧那箇是甚麼神曰護法善神曰會昌沙汰時向甚麼處去來僧無對乃令僧問演侍者演曰汝甚麼劫中遭此難來僧回舉似謙謙曰直饒演上座他後聚一千衆有甚麼用處僧禮拜請別語謙曰甚麼處去也次到坦長老處坦曰夫參學一人所在亦須到半人所在亦須到謙便問一人所在卽不問作麼生是半人所在坦無對後令小師問謙謙曰汝欲識半人所在麼也祇是弄泥團漢又到雙巖巖問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且道此經是何人說謙曰說與不說拈向一邊祇如和

尙決定。喚甚麼作此經。巖無對。謙又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則以無爲法爲極。則憑何而有差別。祇如差別。是過不是過。若是過。一切賢聖悉皆是過。若不是過。決定喚甚麼作差別。巖亦無語。謙曰雪峯道底。自是道聲。遐播。衆請居婺州明招山開法上堂。全鋒敵勝。罕遇知音。同死同生。萬中無一。尋言逐句。其數河沙。舉古舉今。滅胡種族。向上一路。啐啄猶乖。儒士相逢。握鞭回首。沙門所見。誠實苦哉。抛却眞金。隨隊撮土。報諸稚子。莫謾波波。解得他立。猶乘瓦礫。不如一擲。騰空太虛。祇這靈鋒。阿誰致近。任君來箭。方稱丈夫。擬欲吞聲。不消一攫。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曰俊鷂趂不及。曰出窟後如何。曰萬里正紛紛。曰欲出未出時如何。曰嶮。曰向去事如何。曰劄問如何是透法身外一句子。曰北斗後翻身。問十二時中如何趣向。曰抛向金剛地上著。問文殊與維摩對談何事。曰葛巾紗帽已拈向這邊著也。有僧住菴一年後却來禮拜。曰古人道三日不相見。莫作舊時看。謙撥開胸。曰汝道我有幾莖蓋膽毛。僧無語。謙乃喝出。○道忞永嘉陳氏子。六歲不茹葷血。出家游方。謁義存。存問甚處人。曰溫州。曰恁麼則與一宿覺是鄉人也。曰祇如一宿覺是甚處人。曰好喫一頓棒且放過。一日忞問。祇如古德。豈不是以心傳心。曰兼不立文字。曰祇如不立文字。師如何傳。存良久。忞禮謝。存曰更問我一轉豈不好。曰就和尙請一轉。問頭。曰祇恁麼爲別有商量。曰和尙恁麼即得。曰於汝作麼生。曰孤負殺人。一日普請。存舉溈山道見色便見心。汝道還有過也無。曰古人爲甚麼事。曰雖然如此。要共汝商量。曰恁麼則不如道忞鉏地去。忞再參。存問甚處來。曰嶺外來。曰甚麼處逢達磨。曰更在甚麼處。曰未信汝在。曰和尙莫粘賦好。存便休。住鏡清。學者奔湊。○行修泉南陳氏子。號性眞。唐景福元年正月六日。母夢呑日。驚寤而生。長耳垂肩。異香滿室。七歲不言。或問曰汝非瘂乎。忽應聲曰。不遇作家。徒撞破烟樓耳。人益奇之。比長讀書。過目成誦。旁及內典。偏閱三藏。忽幡然欲游方外。躡屐名山。至金陵瓦棺寺。祝髮受具。參義存。得受心印。再遊天台國清。日憩巖

豺猛獸巨蛇往來左右馴擾不去後梁開平間至四明獨棲松下天花紛雨又趺坐龍尾巖結茅爲葢百鳥銜花飛繞經歲以爲常所坐盤石當膝處成坳

戊辰　雪峯義存禪師示寂（德山鑒法嗣）

義存住雪峯四十餘年學者常盈千五百衆將示寂自製塔銘幷叙曰夫從緣有者始終而成壞非從緣得者歷劫而常堅堅之則在壞之則捐雖然離散未至何妨預置者哉所以疊石結室剪木成函搬土積塊爲龕諸事已備頭南脚北橫山而臥惟願至時同道者莫違我意知心者不易我志深囑再囑幸勉勵焉縱然他日邪造顯揚豈如當今正眼密弘善思之審思之銘曰兄弟橫十字同心著一儀土主曰松山卵塔號難提更有胡家曲汝等切須知我唱泥牛吼汝和木馬嘶但看五六月氷片滿長街薪盡火滅後密室爛如泥梁開平戊辰三月示疾閩王命醫診視存曰吾非疾也竟不服藥遺偈付法五月二日朝遊藍田暮歸澡身中夜入滅壽八十七臘五十九師備爲喪主三朝集衆煎茶次備於靈前拈起一隻盞云問大衆先師在日從你道如今作麼生道若道得先師無過道不得過在先師還有人道得麼如是三問衆皆無對備遂撲破盞子歸院後問中塔作麼生會塔云先師有甚麼過備便面壁塔便出去備復召塔塔回首備問你作麼生會塔便面壁備休去〇太原孚上座初在揚州光孝寺講涅槃經有禪者阻雪因往聽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廣談法身妙理禪者失笑孚講罷請禪者喫茶白曰某甲素志狹劣依文解義適蒙見笑且望見教禪者曰實笑座主不識法身曰如此解說何處不是曰請座主更說一遍曰法身之理猶若太虛竪窮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徧曰不道座主說不是祇是說得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身在曰既然如是禪德當爲代說曰座主還信否曰焉敢不信曰若如是座主輟講旬日於室內端然靜慮收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却孚一依所教從初夜至五更聞鼓角聲忽然契悟便去扣門禪者曰阿誰曰某甲禪者咄曰教汝傳持大教代佛說法夜來爲甚麼醉酒臥街曰

禪德自來講經將生身父母鼻孔扭揑從今已去更不敢如是禪者曰且去來日相見孚遂罷講徧歷諸方嘗游浙中登徑山法會一日於大佛殿前有僧問上座曾到五臺否曰曾到曰還見文殊麼曰見曰甚麼處見曰徑山佛殿前見僧後舉似義存存曰何不教伊入嶺來孚聞乃趣裝入嶺初至雪峰廨院憩息因分柑子與僧慧稜問甚處將來曰嶺外將來曰遠涉不易擔負將來曰柑子柑子次日上山存聞乃集衆孚到法堂上顧視存便下看知事明日却上禮拜曰某甲昨日觸忤和尚曰知是般事便休存一日見孚乃指日示之孚搖手而出存曰汝不肯我那曰和尚搖頭某甲擺尾甚麼處是不肯曰到處也須諱却一日衆僧晚參存在中庭臥孚曰五州管內祇有這老和尚較些子存便起去存問孚見說臨濟有三句是否曰是曰作麼生是第一句孚舉目視之曰此猶是第二句如何是第一句孚乂手而退一日師備上問訊存曰此間有箇老鼠子今在浴室裏曰待與和尚勘過言訖到浴室遇孚打水孚曰已相見了曰甚麼劫中曾相見曰瞌睡作麼備入方丈白存曰已勘破了曰作麼生勘備舉前話存曰汝著賊也後歸維揚陳尚書留供養一日謂尚書曰來日講一徧大涅槃經報答尚書尚書來日致齋茶畢孚陞座良久揮尺一下曰如是我聞乃召尚書尚書應諾孚曰一時佛在便乃脫去○安國弘瑫初參存存問甚處來曰江西來曰甚麼處見達磨曰分明向和尚道曰道甚麼曰甚麼處去來一日存見瑫忽擒住曰盡乾坤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伊不肯入曰和尚怪弘瑫不得存拊開曰雖然如此爭柰背後許多師僧何○師備初住梅溪後居玄沙一時海衆皆望風欽服學徒千人應機接物垂三十年梁開平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示疾而化壽七十五臘四十四賜號宗一

己巳　居遁禪師住龍牙

居遁契旨洞山服勤八載開平三年出世龍牙法濟禪寺示衆夫參玄人須透過佛祖始得新豐和尚道佛祖言教如生冤家始有參學分若透不得即被佛祖謾去僧問佛祖還有謾人之心也無曰汝道江湖

還有礙人之心也無江湖雖無礙人之心爲時人過不得江湖却成礙人去不得道江湖不礙人佛祖雖無謾人之心爲時人透不得佛祖却成謾人去不得道佛祖不謾人若透得佛祖過此人過却佛祖若也如是始體得佛祖意方與向上人同如未透得但學佛學祖則萬劫無有出期曰如何得不被祖佛謾去曰道者直須自悟始得

○慧稜禪師住長慶

慧稜住招慶開平三年閩王王審知移住福州長慶審知夫人崔氏自稱練師遣使送衣物至曰練師令就大師請回信曰傳語練師領取回信須臾使却來稜前唱喏便回稜明日入府練師曰昨日謝大師回信曰却請昨日回信看練師展兩手王問練師適來呈信還愜大師意否曰猶較些子曰未審大師意旨如何稜良久王曰大師佛法不可思議上堂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上堂我若純舉唱宗乘須閉却法堂門所以道盡法無民僧問不怕無民請師盡法稜曰還委落處麼○慧球莆田人玄沙室中參訊居首因問如何是第一月沙曰用汝箇月作麼球從此悟入沙將示滅閩帥王公遣子至問疾仍請密示繼踵說法者誰沙曰球子得王默記遺旨乃問鼓山臥龍法席孰當其任山擧城下宿德具道眼者十有二人皆堪出世王亦默之至開堂日官僚與僧侶俱會法筵王忽問衆曰誰是球上座於是衆人指出王便請球住安國禪院（亦曰中塔）上堂我此間粥飯因緣爲兄弟擧唱終是不常欲得省要却是山河大地與汝發明其道既常亦能究竟若從文殊門入者一切無爲土木瓦石助汝發機若從觀音門入者一切音響蝦蟇蚯蚓助汝發機若從普賢門入者不動步而到以此三門方便示汝如將一隻折箸攪大海水令彼魚龍知水爲命會麼若無智眼而審諦之任彼百般巧妙不爲究竟○師虔參良价价問近離甚處曰武林曰武林法道何似此間曰胡地冬抽筍曰別甑炊香飯供養於此人虔拂袖便出价曰此子向後走殺天下人在一日虔栽松次有劉展翁者從虔乞偈虔作偈曰長長三尺餘鬱鬱覆青草不知何代人得

見此松老劉翁得偈呈价价曰賀翁之喜此第三代
洞山主人也住青林復遷洞山凡新到先令搬柴三
轉然後參堂○匡仁新淦人出家後往東都聽習未
幾忽曰尋行數墨語不如默捨已求人假不如眞乃
往參靈祐祐示衆行脚高士直須向聲色裏睡眠聲
色裏坐臥始得仁出問如何是不落聲色句祐竪起
拂子仁曰此是落聲色句祐放拂子歸方丈仁不契
便辭智閑曰某甲與和尚無緣遂舉前話閑曰何不
道言發非聲色前不物仁喜曰元來此中有人某甲
向後有住處却來相見乃去祐問閑曰問聲色話底
矮闍黎在麼曰去也曰曾擧向子麼閑擧前話祐曰
他道甚麼曰深肯某甲祐失笑曰將謂這矮子有長
處元來秖在這裏此子向去若有箇住處近山無柴
燒近水無水喫仁造洞山値良价陞參出問未有之
言請師示誨曰不諾無人肯曰還可功也無曰你卽
今還功得麼曰功不得卽無諱處价他日上堂欲知
此事直須如枯木生花方與他合仁問一切處不乖
時如何曰闍黎此是功勳邊事幸有無功之功子何

不問曰無功之功豈不是那邊人曰大有人笑子恁
麼問曰恁麼則迢然去也曰迢然非迢然非不迢然
曰如何是迢然曰喚作那邊人卽不得曰如何是非
迢然曰無辨處价卽問空劫無人家是甚麼人住處
曰不識曰人還有意旨也無曰和尚何不問他曰現
問次曰是何意旨价不對价歿仁聞大安示衆有句
無句如藤倚樹特入嶺到彼値安泥壁便問承聞和
尚道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是否曰是曰忽遇樹倒藤
枯句歸何處安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歸方丈仁曰某
甲三千里賣布單特爲此事而來和尚何得相弄安
喚侍者取錢二百與這上座去遂囑曰向後有獨眼
龍爲子點破在後聞德謙渺一目出世徑往禮拜謙
問甚處來曰閩中來謙曰曾到大潙否曰到謙曰有
何言句仁擧前話謙曰潙山可謂頭正尾正祇是不
遇知音仁復問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謙曰却使
潙山笑轉新仁於言下大悟乃曰潙山元來笑裏有
刀遙望禮拜悔過到香嚴嚴記汝向去倒屙三十年
在住疎山果病吐二十七年而愈每於食後抉口曰

三十年倒局向欠三年在

辛未 智暉禪師住重雲

智暉咸秦高氏子剃髮受具得法本仁師事十年還洛結茅中灘號溫室院日以施水給藥爲事人莫能淺深之有癩比丘求暉洗摩暉爲之無難色俄有神光異香忽失所在開平五年還圭峰深入巖石顧見磨衲數珠銅瓶摟笠藏石壁間獨之即懷歛目良久曰此吾前身道具也因就建寺方薙草有祥雲出衆峰間遂名重雲虎豹引去又塞龍潭龍亦移他處

壬申 如訥禪師住道場

如訥湖州人得法無學乾化二年二月薙草卓菴道場山乘虎游行學徒四至遂成禪苑

甲戌 投子山大同禪師入寂 翠微學法嗣

大同住投子學者雲集乾化四年四月六日示微疾大衆請醫同曰四大動作聚散常程汝等勿慮吾自保矣言訖跏趺而寂壽九十六謚慈濟

乙亥 神晏禪師住鼓山

神晏大梁李氏子幼惡葷羶樂聞鐘梵年十二時有白氣數道騰於所居屋壁晏題壁曰白道從茲速改張休來顯現作妖祥定祛邪行歸眞見必得超凡入聖鄉題罷氣即滅年十六夢梵僧告曰出家時至矣遂披剃受具謂同學曰古德云白四羯磨後全體戒定慧豈準繩而可拘也於是杖錫徧扣禪關參義存存知其緣熟忽起搊住曰是甚麼晏釋然了悟亦忘其了心惟擧手搖曳而已存曰子作道理耶曰何道理之有存深肯之後赴閩王請存門送回至法堂乃曰一隻聖箭直射九重城裏去也孚上座曰是伊未在曰渠是徹底人曰若不信待某甲去勘過遂趂至中路問師兄向甚處去曰九重城裏去曰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曰他家自有通霄路曰恁麼則離宮失殿去也曰何處不稱尊孚拂袖便回存問如何曰好隻聖箭中路折却了也遂舉前話存曰奴渠語在曰這老凍膿猶有鄉情在乙亥住鼓山有偈曰直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賒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因學問僧汝作麼生會僧無語退謂侍者曰某甲不會請代一轉語曰和尚與麼道猶隔天涯在僧學似晏晏喚

侍者問汝爲這僧代語是否曰是要便打趂出院○獻蘊參師虔問如何用心得齊於諸聖虔仰面良久曰會麼曰不會曰去無子用心處蘊乃契悟更不他遊遂作園頭出世黃獄蘭若遷夾山僧問月生雲際時如何曰三箇孩兒抱華鼓好大哥莫來攔我毬門路凡緇應機多云好大哥時稱大哥和尚

○慧顒禪師開法南院

慧顒住南院亦曰寶應上堂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道曰是僧便掀倒禪床顒曰這瞎漢亂做僧擬議顒便打趂出問僧近離甚處曰襄州曰來作甚麼曰特來禮拜和尚曰恰值寶應老不在僧便喝顒曰向汝道不在又喝作甚麼僧又喝顒便打僧禮拜顒曰這棒本是汝打我我且打汝要此話大行瞎漢參堂去又問僧近離甚處曰襄州曰是甚麼物恁麼來曰和尚試道看曰適來禮拜底曰錯曰禮拜底錯箇甚麼曰再犯不容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僧問從上諸聖向甚處去曰不入天堂則入地獄曰和尚又作麼生曰還知寶應老漢落處麼僧擬議顒打一拂子曰你還知契拂子底麼曰不會曰正令却是你行又打一拂子問古殿重興時如何曰明堂瓦插簷曰與麼則莊嚴畢備也曰斬草蛇頭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無量大病源曰請師醫曰世醫拱手問匹馬單鎗來時如何曰且待我斫棒問如何是無相涅槃曰前三點後三點曰無相涅槃請師證照曰三點前三點後問凡聖同居時如何曰兩箇猫兒一箇獰問如何是無縫塔曰八花九裂曰如何是塔中人曰頭不梳面不洗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曰王尚書李僕射曰意旨如何曰牛頭南馬頭北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五男二女問擬伸一問師意如何曰是何公案曰睹曰放汝三十棒顒問僧近離甚處曰龍興曰發足莫過葉縣也無僧便喝顒曰好好問你又惡發作麼曰喚作惡發即不得顒却喝曰你既惡發我也惡發近前來我也沒量罪過你也沒量罪過瞎漢參堂去思明和尚未住西院時到參禮拜了曰無可人事從許州來收得江西剃刀一柄獻和尚顒曰汝從許州來爲甚却

收得江西劍刀明把頭手掐一掐頭曰侍者收取明以衣袖拂一拂便行頭曰阿剌剌阿剌剌問僧近離甚處曰長水曰東流西流曰總不恁麼曰作麼生僧珍重頭便打僧參頭擧拂子僧曰今日敗缺頭放下拂子僧曰猶有這箇在頭便打問龍躍江湖時如何曰警嗔警喜曰傾湫倒嶽時如何曰老鴉沒嘴

丙子 布袋和尚示寂 彌勒化身

貞明二年三月布袋和尚將示寂端坐磐石而說偈曰彌勒眞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偈畢乃安然而化其後復現他州亦負布袋

戊寅 龍湖普聞禪師示寂 石霜諸法嗣

普聞住龍湖梁貞明四年一日集衆僧曰吾將他適院事付聰教二禪人乃說偈曰我逃世難來出家宗師指示箇歇處住山聚衆三十年對人不欲輕分付今日分明說似君我斂目時齊聽取寺衆堅請住世聞曰汝等豈不知達磨隻履西歸普化全身脫去之旨耶何以去來生滅視吾也既而跨虎夌晨抵信州應供供罷至開元寺龍湖僧追至聞祝曰吾不復歸山中已有聰禪師矣勅謚圓覺〇從展福州陳氏子年十五禮義存爲受業師十八受具遊方後歸雪峰執侍一日存忽召曰還會麼展欲近前存以杖拄之展當下知歸嘗以古今方便詢長慶一日慶謂展曰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可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祇是無二種語曰作麼生是如來語曰聾人爭得聞曰情知和尚向第二頭道曰汝又作麼生曰喫茶去因擧盤山道光境俱亡復是何物洞山道光境未亡復是何物展曰據此二尊宿商量猶未得勦絕乃問慶如今作麼生道得勦絕慶良久展曰情知和尚向鬼窟裏作活計慶却問作麼生曰兩手扶犂水過膝雪峯上堂云諸上座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展擧問鷲湖僧堂前相見卽且置祇如望州亭烏石嶺甚麼處相見湖驟步歸方丈展低頭入僧堂貞明四年漳州刺史王公創保福禮苑請展居之上堂塵劫來事祇在如今還會麼然佛法付囑國王大臣郡守昔同佛會今方如是若是福祿榮貴則且不論祇如當

時受佛付囑底事還記得麼若識得便與千聖齊肩儻未識得直須諦信此事不從人得自已亦非言多去道轉遠直道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猶未是在久立珍重一日問僧殿裏是甚佛曰和尚定當看曰釋迦僧曰莫瞞人好曰却是你瞞我又問僧名什麼曰咸澤曰或遇枯涸時如何曰誰是枯涸者曰我曰和尚莫瞞人好曰却是你瞞我又問僧作甚業喫得恁麼大曰和尚也不少展作蹲身勢僧曰和尚莫瞞人好曰却是你瞞我又問浴主浴鍋闊多少曰和尚量看展作量勢主曰和尚莫瞞人好曰却是你瞞我諸方謂之保福四瞞人

庚辰 桂琛禪師住地藏

桂琛常州李氏子爲兒童時日一素食出言有異既冠披削登戒學毗尼一日爲衆宣戒本布薩已乃曰持戒但律身而已非眞解脫也依文作解豈發聖智乎於是辭師訪南宗初謁雲居雪峯不大發明後參師備言下大悟時與慧球齊名號二大士琛能秘重大法痛自韜晦叢林共指爲雪峰法道所寄漳州牧王公請住城西石山地藏後遷止羅漢破垣敗簀人不堪其憂非忘身爲法者不至因插田次見僧乃問從甚處來曰南州曰彼中佛法如何曰商量浩浩地曰爭如我這裏種田博飯喫曰爭柰三界何曰喚甚麼作三界上堂宗門玄妙爲當祗恁麼也更別有奇特若別有奇特汝且舉將來看若無不可將兩箇字便當却宗乘也兩箇字謂宗乘教乘也汝纔道著宗乘便是宗乘道著教乘便是教乘禪德佛法宗乘元來從汝口裏安立名字作取說取便是也斯須向這裏說平說實說圓說常禪德汝喚甚麼作平實把甚麼作圓常傍家行脚理須甄別莫相埋沒得些子聲色名字貯在心頭道我會解善能揀辨且會箇甚麼揀箇甚麼記持得底是名字揀辨得底是聲色若不是聲色名字汝又作麼生記持揀辨風吹松樹也是聲蝦蟇老鵶叫也是聲何不那裏聽取揀擇去若那裏有箇意度模樣祗如老師口裏又有多少意度與上座莫錯即今聲色縱縱地爲當相及不相及若相及即汝靈性金剛秘密應有壞滅去也何以如此爲

聲貫破汝耳色穿破汝眼因緣卽塞却汝幻妄走殺汝聲色體爾不可容也若不相及又甚麼處得聲色來會麼相及不相及試裁辨看保福僧到聚問彼中佛法如何曰有時示衆道塞却你眼教你覰不見塞却你耳教你聽不聞坐却你意教你分別不得聚曰吾問你不塞你眼見箇甚麼不塞你耳聞箇甚麼不坐你意作麼生分別一日聚見僧舉起拂子曰還會麼曰謝和尚慈悲示學人聚曰見我竪拂子便道示學人汝每日見山見水可不示汝又見僧來舉拂子其僧讚嘆禮拜聚曰見我竪拂子便禮拜讚嘆那裏掃地竪起掃帚爲甚麼不讚嘆聚嘗作明道偈曰至道淵曠勿以言宣言宣非指孰云有是觸處皆渠豈喩眞虛眞虛設辯如鏡中現有無雖彰在處無傷無傷無在何拘何礙不假功成將何法爾法爾不爾俱爲唇齒若以斯陳埋沒宗旨宗非意陳無以見聞見聞不脫如水中月於此不明翻成剩法一法有形翳汝眼睛眼睛不明世界崢嶸我宗奇特當陽顯赫佛及衆生皆承恩力不在低頭思量難得撈破面門蓋覆乾坤快須薦取脫却根塵其如不曉謾說而今

辛巳　九峯道虔禪師入寂石霜諸法嗣

初懷海塟馬祖舍利於海昏石門廬塔十餘年及住百丈不復還石門道虔自九峯往游遂成法席爲泐潭第一世龍德元年安坐而化號圓寂謚大覺

壬午　道怤禪師住龍册

道怤住鏡淸吳越王錢鏐命居天龍王一見便嘆曰眞道人也又創龍册寺請怤居之○無殷福州吳氏子剃落受具游方參道虔虔問汝遠來何所見當縣何路出生死曰重昏廓闢盲者自盲虔笑以手揮之曰佛法不如是殷不懌請曰豈無方便曰汝問我殷理前語問之虔曰奴見婢殷勤殷遂契悟依止十餘年虔移石門殷亦從之虔歿游廬陵止禾山學者雲集嘗垂語云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鄰過此二者是爲眞過有僧出問如何是眞過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眞諦曰禾山解打鼓曰卽心卽佛則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向上事曰禾山解打鼓諸方謂之禾山四打鼓○慧淸得法於光

湧住芭蕉山示衆我年二十八到仰山參見南塔見上堂曰汝等諸人若是箇漢從娘肚裏出來便作師子吼好麼我於言下歇得身心便住五載又拈拄杖示衆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靠拄杖子下座○延沼餘杭劉氏子少魁礨有英氣於書無所不覽然無經世意父兄強之仕一應舉至京師便東歸剃髮受具游講肆玩法華玄義修止觀定慧宿師爭下之棄去遊名山謁義存遂依止焉

癸未 龍牙居遁禪師入寂（洞山价法嗣 曹洞第二世）

居遁住龍牙後唐同光元年八月示微疾九月十三日夜半有大星殞於方丈前詰旦趺坐而化壽八十九夏六十九有偈頌行於世門人藏嶼贊遁眞曰日出連山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露

甲申 行修禪師住南山

同光二年行修至西湖南山喜其後塢依石爲室禪定其中嘗募人作福或問募人作福未審有何形段曰能遮百醜或問如何有是長耳修拽耳示之○蜆子不知何許人事跡頗異居無定所自印心於洞山混俗閩川不蓄道具不循律儀冬夏惟披一衲逐日沿江岸採掇蝦蜆以充其腹暮即宿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爲蜆子和尚休靜聞之欲決其眞假乃往先潛入紙錢廟中蜆子深夜而歸靜驀把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蜆子遽答曰神前酒臺盤靜放手曰不虛與我同根生靜後赴莊宗詔入長安蜆子亦先至每日歌唱自拍或乃佯狂泥雲去來俱無踪跡厥後不知所終○諲機清河張氏子初參巖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你還解救糍麼曰解曰且救糍去後參師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彥拈起一莖皂角曰會麼曰不會彥放下皂角作洗衣勢機便禮拜曰信知佛法無別曰你見甚麼道理曰某甲曾問巖頭頭曰你還解救糍麼救糍也秖是解粘和尚提起皂角亦是解粘所以道無別彥呵呵大笑機遂有省後住黃龍一日呂巖眞人道經黃龍山覩紫雲成蓋疑有異人乃入謁值擊鼓陞堂機見意必呂公欲誘而進厲聲曰座旁有竊法者巖毅然出曰雲水道人

曰。忽遇雲盡水乾時如何。嚴無對。求代語。嚴如前問。機曰。黃龍出現。嚴問。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煑山川。且道此意如何。機指曰。這守屍鬼。曰爭奈囊有長生不死藥。曰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嚴飛劍脇之。劍不能入。遂再拜求指歸。機曰。半升鐺內煑山川卽不問。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嚴言下頓契。作偈曰。棄却瓢囊摵碎琴。如今不戀汞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機囑加護。嚴字洞賓。京川人

乙休靜禪師說法王宮（鄂）洞山价法嗣　曹洞第二世

初休靜參良价。問。學人未見理路。未免情識運爲。曰汝還見有理路也無。曰見無理路。曰甚處得情識來。曰學人實問。曰恁麼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曰萬里無寸草處。還許休靜去也無。曰直須恁麼去。靜初住福州華嚴。同光三年。唐莊宗徵至輦下。大闡玄風。一日帝入寺燒香。問靜曰。這是甚麼神。曰護法善神。曰沙汰時什麼處去來。曰天垂雨露。不爲榮枯。一日帝請入內齋。見大師大德總看經。惟靜與徒衆不看經。問曰。爲甚不看經。曰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淸休唱太平歌。曰徒衆爲甚也不看經。曰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蹤。曰大師大德爲甚總看經。曰水母元無眼。求食須賴蝦。又問。既是後生。爲甚却稱長老。曰三歲國家龍鳳子。百年殿下老朝臣

○興化存獎禪師入寂（臨濟玄法嗣　臨濟第二世）

存獎住興化。示衆。若是作家戰將。便請單刀直入。更莫如何若何。有旻德禪師出禮拜。起便喝。獎亦喝。德又喝。獎亦喝。德禮拜歸衆。獎曰。適來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爲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一日見同參來。纔上法堂。獎便喝。僧亦喝。獎又喝。僧亦喝。獎近前拈棒。僧又喝。獎曰。你看這瞎漢猶作主在。僧擬議。獎直打下法堂。侍者請問。適來那僧有甚觸忤和尚。獎曰。他適來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及乎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到這裏却去不得。似這般瞎漢。不打更待何時。僧禮拜。甲申後唐莊宗駕自河北回。至行宮。詔請獎至。執弟子禮。曰朕收中原。獲得一寶。未曾有人酬價。獎曰。略借陛下寶看。上以兩手舒幞頭脚。獎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上大

睨賜紫衣師號奘皆不受乃賜御馬一疋馬忽驚奘墜傷足乙酉奘一日喚院主與我做箇木拐子主做了將來奘接得遶院行問僧曰汝等還識老僧麼曰爭得不識和尚曰跛脚法師說得行不得又至法堂令維那聲鍾集衆曰還識老僧麼衆無對奘擲下拐子端然而逝謚廣濟禪師

○慧顒禪師傳法延沼

延沼依義存五年因詣臨濟兩堂首座齊喝濟云賓主歷然語存曰吾昔與巖頭欽山去見臨濟屬濟已示寂若要會他賓主話須參他派下尊宿沼遂辭行見師彥彥嘗自喚主人公沼曰自拈自弄有甚麼難到越州謁道怤怤問近離甚處曰浙東曰還過小江也無曰大綱獨飄空小江無可濟曰鏡水秦山鳥飛不渡子莫道聽塗言曰滄溟尚怯艨艟勢列漢飛帆渡五湖怤竪拂子曰爭柰這箇何曰這箇是甚麼曰果然不識曰出沒卷舒與師同用曰杓卜聽虛聲熟睡饒讇語曰澤廣藏山理能伏豹曰捨罪放愆速須出去曰出去即失便出到法堂乃曰夫行脚人因緣未盡其善不可便休去却回曰某甲適來輙陳小騃冒瀆尊顏伏蒙慈悲未賜罪責曰適來言從東來豈不是翠巖來曰雪竇親棲寶蓋東曰不遂亡羊狂解息却來這裏念篇章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曰詩速秘却略借劍看曰梟首甑人携劍去曰不獨觸風化亦自顯顢頇曰若不觸風化焉知古佛心曰如何是古佛心曰再許允容師今何有曰東來衲子菽麥不分祇聞不已而已何得抑已而已曰巨浪湧千尋澄波不離水曰一句截流萬機寢削沼便禮拜怤曰衲子俊哉到華嚴爲維那屬守廓侍者從南院來沼心奇之因結爲友遂默悟三玄旨要歎曰臨濟用處如是耶廓使更見慧顒沼乃往參入門不禮拜顒曰入門須辨主曰端的請師分顒於左膝拍一拍沼便喝又於右膝拍一拍沼又喝顒曰左邊一拍且置右邊一拍作麼生曰瞎顒便拈棒沼曰莫盲枷瞎棒奪打和尚莫言不道顒擲下棒曰今日被黃面浙子鈍置一上曰和尚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飢曰闍黎莫曾到此間麼曰是何言與曰老僧好

好相借問曰也不得放過曰且坐喫茶次日顒問今夏在什麼處曰在襄州華嚴與廓侍者同夏曰元來親見作家來又曰他向你道什麼曰始終只教某甲一向作主顒便打推出方丈云這般納敗闕底漢有什麼用處沼自此服膺在會下作園頭一日顒到園問曰南方一棒作麼生商量曰作奇特商量沼却問和尚此間作麼生商量顒乃拈起拄杖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讓師沼於是豁然大悟一日請沼曰汝乘願力來荷大法非偶然也汝聞臨濟將終時語否曰聞之曰臨濟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渠平生如師子見即殺人及其將死何故屈膝妥尾如此曰密付將終全主即滅又問三聖如何亦無語曰親承入室之眞子不同門外之游人顒頷之又問汝道四種料簡語料簡何法曰凡語不滯凡情即墮聖解學者大病先聖哀之爲施方便如楔出楔曰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新出紅鑪金彈子簉破闍黎鐵面皮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蒭草乍分頭腦裂亂雲初綻影猶存如何是人境兩俱奪曰躡足進前須急

急促鞭當鞅草遲遲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又問臨濟有三句當日有問如何是第一句濟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沼隨聲便喝如何是第二句濟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沼曰未問已前錯如何是第三句濟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沼曰明破即不堪於是顒以爲可支臨濟法道有防禦使問顒大善知識還具見聞覺知否顒便掌使不肯復以前語問沼沼曰荊棘荒榛棄來久矣曰妙用又如何沼曰王子帶刀全意氣貧人擒倒語聲澌使深肯之遂舉顒隨問便掌語沼曰是深相爲使方委悉○守廓侍者得法存獎到德山問宣鑒曰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曰作麼作麼曰勅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鑒便休去來日浴出廓過茶與鑒鑒於背上撫一下曰昨日公案作麼生曰這老漢今日方始瞥地鑒又休去廓行脚到襄州華嚴會下一日華嚴上堂大衆今日若是臨濟德山高亭大愚鳥窠船子兒孫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華嚴與汝證據廓出

禮拜起便喝嚴亦喝廓又喝嚴亦喝廓乃曰大衆看這老漢一場敗闕又喝一喝拍手歸衆嚴下座歸方丈時延沼作維那上去問訊嚴曰維那汝來也亘耐守廓適來把老僧扭揑一上待集衆打一頓趂出曰趂他遲了也自是和尚言過他是臨濟下兒孫本分恁麼嚴方息怒沼擧似廓廓曰你著甚來繇勸這漢我未問前蚤要捧與得我話行如今不打搭却我這話也沼曰雖然如是已遍天下也廓到鹿門一日見鹿門問楚和尚你終日披披搭搭作甚麼楚曰和尚見某甲披披搭搭那鹿門便喝楚亦喝兩家總休去廓曰你看這兩箇瞎漢隨後便喝鹿門歸方丈却令侍者請廓上來曰老僧適來與楚闍黎賓主相見什麼敗闕曰轉見病深曰老僧自見興化來便會也曰和尚到興化時守廓爲侍者記得與麼時語曰請擧看廓遂擧興化問和尚甚處來和尚曰五臺來興化曰還見文殊麼和尚便喝興化曰我問你還見文殊麼又惡發作麼和尚又喝興化無語和尚作禮興化至明日教守廓喚和尚和尚蚤去也興化上堂云你看這箇僧擔條斷貫索向南方去也已後也道見興化來今日公案恰似與麼時底曰興化當時爲甚無語曰見和尚不會賓主句所以無語及欲喚和尚持論和尚已去也鹿門明日特爲煎茶晚參告衆曰夫參學龍象直須仔細入室抉擇不得容易緯得箇語便以爲極則道我靈利只如山僧當初見興化時語得箇動轉底見人道一喝兩喝便休語爲佛法也今日被明眼人覷破却成一場笑具圖箇甚麼只爲我慢無明不能回轉親近上流賴得明眼道人不惜身命對衆證據此恩難報何故興化云饒你喝得興化上三十三天却撲下來一點氣也無欵欵地蘇息起來向你道未在何故如此興化未會向紫羅帳裏撒眞珠與你在胡喝亂喝作麼眞爲藥石之言道流難信如今直須明辨取豈不慶快平生參學事畢

○桂琛禪師傳法文益

文益餘杭魯氏子生而秀發七歲剃染弱齡稟具究毗尼探儒典振錫南遊抵福州參慧稜不大發明後同紹修法進三人自漳州抵湖外値天雨雪谿流瀑

擨遂解包休於城隅古寺入堂有老僧擁爐三人附火次老僧問益曰此行何之益曰行脚去曰如何是行脚事益曰不知曰不知最親切又同三人舉肇論至天地與我同根處老僧曰山河大地與諸上座是同是別益曰別老僧豎兩指益曰同老僧又豎兩指便起去益大驚及周行廊廡讀字額曰石山地藏乃知桂琛禪師也雪霽辭去琛門送之問曰上座尋常說三界惟心萬法惟識乃指庭上片石曰且道此石在心內在心外益曰在心內琛笑曰行脚人著甚來繇安片石在心頭益窘無以對遂辭修進二人即放包依席下求決擇近一月餘日呈見解說道理琛語之曰佛法不恁麼益曰某甲辭窮理絕也琛曰若論佛法一切現成益於言下大悟○紹修初與文益同參桂琛所得謂已臻極暨同辭至建陽途中益忽問萬象之中獨露身是撥萬象不撥萬象曰不撥益曰說甚麼撥不撥修懵然却同地藏琛問子去未久何以却來曰有事未決豈憚跋涉山川曰汝跋涉許多山川也還不惡修未諭旨乃問萬象之中獨露身意旨如何曰汝道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曰不撥曰兩箇也修駭然沈思却問琛未審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曰汝喚甚麼作萬象修方省悟○洪進在地藏時居第一座一日琛上堂二僧出禮拜琛曰俱錯二僧無語下堂請益修修曰汝自巍巍堂堂却禮拜擬問他人豈不是錯進不肯修乃問上座又作麼生進曰汝自迷暗焉可為人修憤然上方丈請益琛指廊下曰典座入庫頭去也修乃省過一日進問修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為甚麼為生死之所流修曰筍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篾使還得麼進曰汝向後自悟去在修曰某甲所見只如此上座意旨如何進乃指曰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修便禮謝

丁亥 瑞龍幻璋禪師入寂

幻璋住瑞龍天成二年四月從錢王尙父乞墳尙父笑曰師便爾乎遣人擇地於西關建塔舉往辭錢王囑以護法恤民還而坐化壽八十七坐七十夏

戊子 常覺禪師住普淨

常覺初訪歸宗章聞法省悟因遊上都於麗景門外

獨居二載聞有比隣張生請覺供養張有侶入乃設榻留宿至夜與妻竊窺見覺體遍一榻倍加欽慕曰弟子夫婦垂老今願割前堂以稗丈室覺欣然受之至天成三年遂成大院賜額普淨覺以時機淺昧難任極旨乃曰我寧不務開法繇是每月三八施浴僧道蔦計常謂諸徒曰但得慧門無壅則福何滯哉○從展住保福學衆不下七百天成三年三月日示微疾僧入丈室問訊展曰吾與汝相識年深有何方術相救曰方術甚有聞和尚不解忌口又謂衆曰吾旬日來氣力困劣別無他祇是時至也僧問時既至矣師去卽是住卽是曰道道曰恁麼則某甲不敢造次曰失錢遭罪言訖跏趺而逝○行崇嗣法從展住谷山報恩謂門弟子曰吾雖不在未嘗不爲諸兄弟若委悉報恩常爲人處許汝出意想知解五陰身田若委不得保汝未出得意想知解所以古人喚作鬼家活計蝦蟇衣下客欲得速疾相應卽如今立地便證驗取識取有什麼罪過不然根思遲廻且以日及夜尋究將去忽一日覷見更莫以少爲足更能研窮究竟乃至淫坊酒肆若觸若淨若好若惡以汝所見事覷教盡是此境界入如入律若見一法如毫髮許不見此箇事我說爲無明翳障直須不見有法是別底法方得圓備到這裏更能翻擲自繇開合不成褒貶如水入水如火入火如風入風如空入空若能如是直下提一口劍刺斷天下人疑網一如不作相似所以古人道繁興大用擧必全眞若有箇漢到與麼境界誰敢向前說是說非何以故此人是箇漢超諸限量透出因果一切處管束此人不得若能如是卽可若未得如此且直須好看莫取次發言吐氣沉墜却汝無量劫莫到與麼時便道報恩不道○桂琛住羅漢或住地藏石山後唐天成三年有僧來報保福和尚已遷化了琛曰保福遷化地藏入塔其年秋復至閩城舊止徧遊近城諸剎乃還俄示微疾僧問和尚尊候較否琛以杖拄地曰汝道這箇還痛否曰和尚問阿誰曰問汝曰還痛否曰元來共我作道理乃沐浴安坐而化闍維收舍利建塔謚曰眞應○扣冰澡先住靈曜天成三年閩王延入內堂問法茶次先提

起豢子曰大王會麼曰不會曰人王法王各自照了留十日以疾辭至十二月二日沐浴陞堂告衆而逝茶毗祥曜滿山獲五色舍利謚慈濟

戊寅 文偃禪師住靈樹

文偃自傳宗印偏謁諸方激揚大事到九江陳操尚書請齋纔見便問儒書中即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僧行脚事曰尚書曾問幾人來曰即今問上座曰即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曰黃卷赤軸曰這箇是語言文字作麼生是教意曰口欲談而詞喪心欲緣而慮亡曰口欲談而詞喪爲對有言心欲緣而慮亡爲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操無語偃曰見說尚書看法華經是否曰是曰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幾人退位操又無語偃曰尚書且莫草草三經五論師僧抛却特入叢林十年二十年尚不柰何尚書又爭得會操禮拜曰某甲罪過長興元年到曹溪禮祖塔靈樹敏請爲第一座先是敏不請首座有勸請者但曰我首座已出家久之又請曰我首座已行脚悟道久之又請曰我首座已度嶺矣忽一日令擊鐘接首座衆皆出迓偃果至敏迎笑曰奉遲甚久何來暮即命之偃亦不辭而就職俄廣主劉王將興兵就敏決可否敏前知手封奩子語侍者曰王來出以似之乃說坐而逝王至聞敏已化大驚問和尚何時得疾曰師不曾有疾適封一奩子令候王至王開奩得一帖子云人天眼目堂中首座王於是請偃繼其法席

辛卯 延沼禪師住風穴

延沼依止南院六年辭去長興二年至汝州見草屋數椽依山如逃亡人家問田父此何所曰古風穴寺歲飢衆棄之而去餘佛像鐘鼓耳沼曰我居之可乎曰可沼乃留止日乞村落夜燃松脂卑丁者七年

壬辰 長慶慧稜禪師入寂 雪峰存法嗣

慧稜兩處開法徒衆一千五百化行閩越二十七載長興三年五月日示寂壽七十九○泉州招慶道匡在長慶會下作桶頭常與衆僧語話一日慶見乃曰爾每日口嘮嘮地作麼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曰與麼則磨弓錯箭去也曰專待尉遲來曰尉遲來後如

何曰教他筋骨徧地眼睛突出遵便休住院後普請擔泥次匡中路按拄杖問僧曰上窟泥下窟泥曰上窟泥匡打一棒又問一僧僧曰下窟泥匡亦打一棒又問德謙謙放下泥擔叉手曰請師鑑匡便休

癸巳 福州大章山契如菴主入寂 玄沙備法嗣

契如參師備悟旨隱小界山刳大朽杉若小菴第能容身一日清豁冲煦翛如名同訪之值如採粟豁問如菴主在何所曰從甚麼處來曰山下來曰因甚得到這裏曰這裏是什麼處所如乃揖曰那下喫茶去二人方省是如遂詣菴所頗味高論不覺及夜覩豺虎奔至菴前自然馴遶豁有詩曰行不等閑行誰知去住情一飡猶未飽萬戶勿聊生非道難應伏空拳莫與爭龍吟雲起處閑嘯兩三聲二人尋於大章創菴請如居之兩處孤坐垂五十二載而終

甲午 文偃禪師開法雲門

文偃住靈樹未幾遷雲門光泰寺示衆莫道今日謾諸人好抑不得已向諸人前作一場狼藉且問你諸人從上來有甚事欠少甚麼向你諸人道直下無事蚤是埋沒了也更欲踏步向前尋言逐句求覓解會千差萬別廣設問難贏得一場口滑去道轉遠有什麼休歇時此事若在言語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語因甚更道教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得祇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訶責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此若是得底人道火何嘗燒著口終日說事未嘗挂著脣齒未嘗道著一字終日著衣喫飯未嘗觸著一粒米挂一縷絲雖然如此猶是門庭之說也須是實得恁麼始得若約衲僧門下句裏呈機徒勞佇思直饒一句下承當得猶是瞌睡漢上堂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荊棘林者是好手又云直得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直得如此更須知有全提時節示衆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己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放過即不可仔細點撿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僧問

十二時中如何得不空過曰向甚處著此一問曰不會請師舉偃作頌曰舉不顧卽差互擬思量何劫悟偃以足跋背把拄杖行見來方普請舉拄杖曰看看北鬱單越人見汝搬柴不易在中庭裏相撲供養汝更爲汝念般若經曰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來環擁之久不散乃曰汝諸人無端走來這裏覓什麼老僧只管喫飯屙矢別解作什麼汝諸方行脚參禪問道我且問你諸方參得底事作麼生試舉看於是不得已自訟三平偈曰卽此見聞非見聞回視僧曰喚什麼作見聞又曰無餘聲色可呈君謂僧曰有甚麼口頭聲色又曰箇中若了全無事謂僧曰有什麼事又曰體用何妨分不分乃曰語是體體是語舉拄杖曰拄杖是體燈籠是用是分不分不見道一切智智清淨至僧堂中僧爭起迎偃立而語曰石頭道回互不回互僧便問作麼生是不回互偃以手指曰這箇是板頭又問作麼生是回互曰汝喚什麼作板頭有講僧參經時乃曰未到雲門時恰似初生月及乎到後曲彎彎地偃得知乃問是你道否

曰是曰甚好吾問汝作麼生是初生月僧乃斫頭作望月勢偃曰你如此已後失却目在僧經旬日復來偃又問你還會也未曰未會曰你問我僧便問如何是初生月曰曲彎彎地僧罔措後果然失目僧問靈樹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樹默然遷化後門人立行狀碑欲入此語問偃曰先師默然處如何上碑偃曰師問殺父殺母向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甚麼處懺悔曰露問承古有言了卽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未審二祖是了不了曰確問一生積惡不知善一生積善不知惡此意如何曰燭偃問直歲甚處去來曰刈茅來曰刈得幾箇祖師曰三百箇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又作麼生歲無語偃便打問佛法如水中月是否曰清波無透路曰和尚從何得曰再問復何來曰正與麼時如何曰重疊關山路問上無攀仰下絕己躬時如何曰藏身一句作麼生道僧便禮拜偃曰放過一著置將一問來僧無語偃曰這死蝦蟇因供養羅漢問僧今夜供養羅漢你道羅漢還來也無僧無對偃曰你問我僧便

問僊曰換水添香曰與麼即來也曰有什麼饅頭鎚
子速下來問如何是清淨法身曰花藥欄曰便恁麼
去時如何曰金毛獅子問如何是一代時教曰對一
說問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曰倒一說問
如何是塵塵三昧曰鉢裏飯桶裏水問如何是法身
曰六不收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曰胡餅問如何
是佛曰乾矢橛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曰東山水上
行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曰須彌山曰如何是透
法身句曰北斗裏藏身上堂眼睫橫亘十方眉毛上
透乾坤下透黃泉須彌塞却汝咽喉還有人會得麼
若有人會拽取占波共新羅鬪額上堂乾坤之內宇
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
門來燈籠上作麼生自代云逐物意移又曰雲起雷
興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舉手云觀世音菩薩
將錢買胡餅放下手曰元來祇是饅頭上堂函蓋乾
坤目機銖兩不涉世緣作麼生承當衆無對自代曰
一鏃破三關示衆日裏來往日裏辨人忽然中夜教
取箇物來未曾到處作麼生取代云瞞却多少人示

衆布縵天網打龍布絲網撈蝦蜆你道課卦落在
甚麼處代云具眼示衆拄杖子化爲龍吞却乾坤了
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示衆十方國土中惟有一乘
法且道自己在一乘法裏一乘法外代云入示衆從
上祖師三世諸佛說法山河大地草木爲甚麼不省
去代云新到行人事示衆既知來處且道甚麼劫中
無祖師代云某甲今日不著便示衆古德道藥病相
治盡大地是藥那箇是你自己乃曰遇賤即貴僧曰
乞師指示僊拍手一下拈拄杖曰接取拄杖僧接得
拗作兩橛僊曰直饒恁麼也好與三十棒示衆十五
日已前不問汝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自代云日
日是好日示衆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僧問意
旨如何曰一條絲三十文買復代前語云南山起雲
北山下雨僧又問一條絲三十文買如何曰打與問
僧甚麼處來曰禮塔來曰誑我曰某甲實禮塔來曰
五戒也不持問僧看甚麼經曰瑜珈論曰義墮也曰
甚麼處義墮曰自領出去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曰
體露金風垂語云人人盡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

昏作麼生是諸人光明自代云廚庫山門又云好事不如無偃初在雪峯僧問峯如何是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峯曰蒼天蒼天僧不會遂問偃蒼天意旨如何曰三斤麻一疋布曰不會曰更奉三尺竹峯聞喜曰我常疑箇布衲偃出嶺徧謁諸方到洞巖巖問作甚麼來曰親近來曰亂走作麼曰暫時不在曰知過即得曰亂走作麼到踈山仁仁問得力處道將一句來曰請高聲問仁即高聲問偃笑曰今朝喫粥麼曰喫粥曰亂叫喚作麼到鵞湖聞上堂曰莫道未了底人長時浮逼逼地設使了得底明明得知有去處尚乃浮逼逼地偃下問首座適來和尚意作麼生曰浮逼逼地曰首座久在此住頭白齒黃作這箇語話曰上座又作麼生曰要道即得見即便見若不見莫亂道曰祇如道浮逼逼地又作麼生曰頭上著枷脚下著杻曰與麼則無佛法也曰此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到乾峰曰請和尚答話峰曰到老僧也未曰恁麼則某甲在遲也峰曰將謂猴白更有猴黑峯上堂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偃出衆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峯曰典座來日不得普請便下座峰又上堂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始解歸家穩坐須知更有向上一竅在偃出問菴內人爲甚麼不知菴外事峰呵呵大笑偃曰猶是學人疑處峰曰子是甚麼心行曰也要和尚相委峰曰直須與麼始解穩坐僧問峯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峰以拄杖畫云在這裏僧後請益偃偃拈起扇子云扇子踍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師靜初參師備遇備示衆汝諸人但能一生如喪考妣吾保汝究徹去靜躡前語問曰如教中道不得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知見又作麼生備曰汝道究得徹底所知心還測度得及否靜從此信入後居天台三十餘載不下山博綜三學操行孤立禪寂之餘常閱龍藏遐邇欽重時謂大靜上座嘗有人問弟子每當夜坐心念紛飛未明攝伏之方願垂示誨答曰如或夜間安坐心念紛飛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反究究心則能究之心

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不尋枝內不住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一日因覩教中幻義乃述一偈問諸學流曰若道法皆如幻有造諸過惡應無咎云何所作業不忘而藉佛慈興接誘時有小靜上座答曰幻人興幻幻輪圍幻業能招幻所治不了幻生諸幻若覺知如幻幻無爲

乙未 文益禪師住崇壽

文益自受心印至撫州州牧請住崇壽院時有子方自長慶來問益曰公久親長慶乃嗣地藏何也曰以不解長慶萬象之中獨露身故方舉拂子示之益曰撥萬象不撥萬象曰不撥曰獨露身聻曰撥曰萬象之中聻方於是悟旨嘆曰我幾枉度此生又有子昭平昔與益商確古今聞嗣地藏憤憤不平即領衆來責問益知之乃舉衆出迎特加禮待賓主位各挂拂子茶次昭忽變色抗聲曰長老開堂的嗣何人曰地藏曰太辜負長慶先師曰某甲不會長慶一轉語曰何不問曰萬象之中獨露身意作麼生昭豎起拂子益曰此是長慶處學得底首座分上作麼生昭無語益曰只如萬象之中獨露身撥萬象不撥萬象曰不撥曰兩箇參隨皆曰撥益曰萬象之中獨露身聻昭與衆皆懡㦬而退益曰住住首座殺父殺母猶通懺悔謗大般若誠難懺悔昭自此反參益發明已見

丁酉 延沼禪師開法風穴

延沼住風穴單丁者七年檀信新之遂成叢林天福二年州牧聞其風請開法嗣南院陞座先師云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會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雖然如是有時問不在答處答不在問處汝若擬議老僧在汝脚跟底大凡參學眼目直須臨機大用現前勿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爲滯殼迷封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應是向來依他作解明昧兩歧與汝一切掃却直教箇箇如師子兒吒呀地對衆證據哮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覷著覷著即瞎却渠眼目上堂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帖於此明得闍黎無分全是老僧於

此不明老僧却是闍黎與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欲識闍黎麼右邊一拍曰這裏是欲識老僧麼左邊一拍曰這裏是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祇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還有人道得麼時有盧陂長老出問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沼曰慣釣鯨鯢澄巨浸却憐蛙步驟泥沙陂佇思沼喝曰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沼便打一拂子曰還記得話頭麼陂擬開口沼又打一拂子時有牧主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沼曰見甚麼道理主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沼便下座上堂舉寒山詩曰梵志死去來魂識見閻老讀盡百王書未免受捶拷一稱南無佛皆以成佛道僧問如何是一稱南無佛曰燈連鳳翅當堂照月映蛾眉顆面看僧問摘葉尋枝即不問直截根源事若何曰赴供凌晨去開塘帶雨歸問隨緣不變者忽遇知音時如何曰披蓑側立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前問九夏賞勞請師言薦曰出袖拂開龍洞雨泛杯波湧鉢囊花問最初自恣合對何人曰一把香錫拈未暇

六環金錫響遙空問如何是清淨法身曰金沙灘頭馬郎婦問如何是佛曰杖林山下竹筋鞭沼問懷本上座曰有事借問得麼本曰不可惜口去也曰不惜口即道本擬議沼便打又問第二人莫道得麼曰道甚麼沼又打又問第三人曰三人同行必有我師作麼生是我師曰見參禮次沼亦打云過這邊立復云將頭不猛誤累三軍諸漢參堂去本至明日上堂頭親近云某甲夜來有什麼過便蒙賜棒曰你要會麼以手左邊一拍曰這裏是祖師意以手右邊一拍曰這裏是教意還會麼本不肯便去後到頴橋安遠舉前話安曰風穴棒折那本曰上座臂腕終不向外曲安曰你會風穴道這裏是祖意教意麼非惟你不會直饒白兆老口赫赤地教他舉也舉不得防禦使問南院大善知識還具見聞覺知否院便掌使不肯遂以前語復問沼沼曰荊棘荒林來久矣曰妙用又如何沼曰王子帶刀全意氣貧人搶倒語聲嘶使深肯之遂舉到南院院隨問便掌語沼曰是深相為使方委悉〇道然住龍冊學侶雲臻天福二年八月日

入寂〇德韶龍泉陳氏子母夢白光觸體覺而娠年十五有梵僧拊其背曰汝當出家塵中無置汝所也遂剃染十八受具同光中謁大同不契參居遁問雄雄之尊因甚親近不得曰如火與火曰忽遇水來時如何曰汝不會我語又問天不蓋地不載此理如何曰合如是韶惘然固請爲說曰道者汝向後自會去韶後於通玄峰澡浴次忽省前話遂具威儀望龍牙禮拜曰當時若向我說今日決定罵也謁匡仁問百匝千重是何人境界曰左搓芒繩縛鬼子曰不落古今請師說曰不說曰爲甚不說曰箇中不辨有無曰師今善說仁駭之辭去所至少留見知識五十四人後至臨川謁文益益一見深器之韶以徧涉叢林但隨衆而已無所咨參一日益上堂有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得頓息萬緣去益曰空與汝爲緣耶色與汝爲緣耶言空爲緣則空本無緣言色爲緣則色心不二日用果何物爲汝緣乎韶聞悚然異之又有問者曰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益曰是曹源一滴水韶於座側豁然大悟平生凝滯渙若冰釋感涕沾衣益曰汝向後當爲國王師致祖道大光行矣無滯於是韶乃辭法游天台觀智者遺蹤如故居睹然有終焉之心〇令參號永明湖州人蒙雪峯記別初住明州翠巖大張法席上堂自一夏以來爲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巖眉毛在麼保福曰作賊人心虛長慶曰生也雲門曰關天福二年龍冊寺道怤歸寂吳越王錢元瓘請參繼其法席〇長生山皎然久依義存一日與僧斫樹次存曰斫到心且住然曰斫却著存曰古人以心傳心汝爲甚麼道斫却然乃擲下斧曰傳存打一拄杖而去一日普請次存負一束藤路逢一僧便拋下僧擬取存便踏倒歸謂然曰我今日踏這僧快曰和尚却替這僧入涅槃堂始得好便休云一日存問光境俱亡復是何物曰放皎然過有箇道處曰放汝過作麼生道曰皎然亦放和尚過曰放汝二十棒然禮拜

戊戌 石亭光湧禪師入寂 仰山寂法嗣 潙仰第三世

光湧自石亭還仰山戊戌夏無疾而化壽八十九夏七十〇休復悟空北海王氏子幼出家十九納戒嘗自謂曰苟尚能詮則爲滯筏將趣凝寂復患墮空既

進退莫決捨二何之乃參尋宗匠依地藏桂琛經年不契直得成病入涅槃堂一夜藏去看乃問復上座安樂麼復曰某甲爲和尚因緣背藏指燈籠曰見麼曰見藏曰祇這箇也不背復於言下有省後修山主問訊地藏乃曰某甲百刧千生曾與和尚違背來此者又值和尚不安藏遂竪起拄杖曰祇這箇也不背復忽然契悟後繼法眼住崇壽江南國主創清凉道場延請居之將入寂十月朔日遣僧命法眼至付囑訖又致書辭國主取三日夜子時入滅國主令本院至時擊鐘及期大衆普集復端坐警衆曰無業光影語絕告寂時國主聞鐘登高臺遙禮深加哀慕仍致祭荼毗收舍利建塔〇志通鳳翔人因見智者淨土儀式不勝欣忭自是不向西唾不背西坐專心念佛後見白鶴孔雀成行西下又見蓮花開合喜曰白鶴孔雀淨土境也蓮花光相受生處也淨土現矣乃禮佛而終荼毗有五色祥雲環覆火上舍利綴砌於身

〇文益禪師開法清凉

文益初住崇壽未幾金陵國主迎居報恩又遷清凉院大闡法化示衆趙州曰莫費力也大好言語何不仍舊去世間法尙有門佛法豈無門自是不仍舊故諸佛諸祖祇於仍舊中得如初夜鐘不見有絲毫異得與麼恰好聞時無一聲子聞何以故爲及時節無心曰死且不是死止於一切祇爲不仍舊忽然非次聞時諸人盡驚愕道鐘子恠鳴也寶公曰暫時自肯不追尋歷刧何曾異今日還會麼今日只是塵刧但著衣喫飯行住坐臥晨參暮請一切仍舊便爲無事人也又曰見道爲本明道爲功便能得大智慧力若未得如此三界可愛底事直教去盡纔有纖毫還應未可祇如汝輩睡時不嗔便喜此是三界昏亂習熟境界不惺惺便昏亂盡緣汝輩雜亂所致古人謂之夾幻金即是眞其如鑛何又曰出家兒但隨時及節便得寒即寒熱即熱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古今方便不少石頭初看肇論至會萬物爲已者其惟聖人乎則曰聖人無已靡所不已乃作參同契首言竺土大仙心無過此語也中間亦只是尋常說話夫欲會萬物爲自已去蓋盡大地無一法可見已而又

囑曰光陰莫虛度所以告汝輩但隨時及節便得若也移時失候卽虛度光陰於非色中作色解於非色作色解卽是移時失候且道色作非色解還當得否若與麼會便是沒交涉正是癡狂兩頭走有甚麼用處但守分過時好益嘗作三界唯心頌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色不到耳聲何觸眼眼色耳聲萬法成辦萬法匪緣豈觀如幻大地山河誰堅誰變又華嚴六相義頌曰華嚴六相義同中還有異異若異於同全非諸佛意諸佛意總別何曾有同異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不留意不留意絕名字萬象明明無理事

己亥緣德禪師住圓通（清谿進法嗣）

緣德臨安黃氏子年十七剃髮受具游方參洪進久之江南李氏有國曰德混跡南昌上藍宋齊丘至游經堂僧衆趨迎德閱經自若丘旁立睨之德不甚顧答因問上座看甚經德舉示之丘異焉請住舍利雙嶺諸刹德無所事去留所至頹然默坐而學徒自成規矩平生著一衲裙以繩貫其褶處夜伸裙以當被

後主延德至金陵問佛法大意建寺廬山石耳峰下延德住持開基日地中得金像大士賜名圓通

庚子泰欽參文益禪師

泰欽得法文益然性忽繩墨不事事嘗自清涼遣化維揚過時未歸一衆傳以爲笑益遣偈呼歸使爲衆燒浴一日益問大衆虎項下金鈴何人解得對者皆不契欽適自外至益問之欽曰大衆何不道繫者解得於是人人改觀益謂衆曰汝輩這回笑渠不得也○行因受旨鹿門眞抵廬山佛手巖下有石窟可三丈餘因宴處其中嘗有異鹿錦囊鳥馴擾其側江南李主三召不起堅請就棲賢開堂不逾月潛歸巖室一日示微疾謂旁僧曰日午吾去矣及期下床行數步屹然立化巖上有松一株同日枯槁○德韶住天台嘗有偈曰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靑山法眼聞之曰卽此一頌可起吾宗上堂眼中無色識色中無眼識眼識二俱空何能令見色是眼則不能自見其已體若不能自見云何見餘物古聖方便皆爲說破若於此明得寂靜法不寂靜法也收盡明

得遠離法不遠離法亦收盡未來現在亦無遺餘名一
法界何有遮障各自信取韶以涅槃四種開示學者
諸方目爲韶國師四料揀云聞聞放聞不聞收不聞
聞明不聞不聞書僧問如何是古佛心韶曰此問不
弱問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化生蓮花
之上爲父母說法未審如何是太子身韶曰大家見
上座問○竟欽益州鄭氏子參文偃得悟即就雙峰
下創興福寺以居開堂日偃躬臨證明僧問賓頭盧
應供四天下還徧也無曰如月入水問如何是用而
不雜曰明月堂前垂玉露水晶殿裏撒真珠偃深喜
其類已○奉先深得法雲門同明和尚在衆時聞僧
問文益如何是色益竪起拂子或曰雞冠花或曰貼
肉汗衫二人往問曰承聞和尚有三種色語是否曰
是深曰鷂子過新羅便歸衆時李主在座下白益曰
寡人來日致茶筵請二人重新問話明日備綵一箱
劍一口謂曰上座若問話得奉賞雜綵一箱若問不
是只賜一劍益陞座深復出問今日奉勅問話和尚
還許也無曰許曰鷂子過新羅捧綵便行大衆散去

時泰欽作維那乃鳴鐘集衆僧堂前勘驗二師衆復
集泰問曰承聞二上座久在雲門有甚奇特因緣舉
一兩則來商量看深曰古人道白鷺下田千點雪黃
鸝上樹一枝花維那作麼生商量泰擬議深打一坐
具便歸衆○延壽字沖玄餘杭王氏子總角即歸心
佛乘不茹葷日惟一食誦法華經五行俱下六旬而
異感群羊跪聽年十六爲儒生時吳越王鎮杭州壽
獻齊天賦年二十八爲華亭鎮將屢以庫錢買魚放
生事發坐死領赴市曹王夢老人引魚蝦數萬至云
此皆稅務官所放者願王免其罪王遂赦之因放令
出家屬令參永明遷龍册壽禮爲師執勞供衆衣不
繒纊食不兼味尋往天台天柱峰九旬習定有鳥類
尺鷃巢衣褶中育雛出定參德韶發明心要韶嘗語
之曰汝與元帥有緣他日當大興佛事○澄遠綿竹
上官氏子與鶖湖鏡清同時先參湖南報慈後方至
文偃會下作侍者偃常只喚遠侍者遠應諾偃便曰
是甚麼如此者十八年遠凡下語呈見解終不相契
一日遠忽云我會也曰我乃今更不呼汝矣遂辭去

偃曰光含萬象一句作麼生道遠擬議偃令更住三年一日普請鉏地次有僧曰看俗家失火遠曰那裏火曰不見那曰不見曰瞎漢是時一衆皆言遠上座敗闕獨師寬閱畢曰須是我遠兄始得後歸蜀衆請住導江僧問美味醍醐爲甚麼變成毒藥遠曰導江紙貴問一子出家九族解脫目連爲甚麼母入地獄曰確後住靑城香林示衆大凡行脚參尋知識要帶眼行須分緇素看淺深始得此事必先須立志釋迦老子在因地時發一言一念皆是立志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坐久成勞曰便回轉時如何曰墮落深坑問如何是室內一盞燈曰三人證龜成鱉問如何是衲衣下事曰臘月火燒山

癸卯 志逢參德韶禪師

志逢餘杭人生惡葷血膚體香潔出家受具通貫三學嘗夢陞須彌山覩三佛列坐初釋迦次彌勒皆禮其足惟不識第三尊但仰視而已釋尊曰此是補彌勒處師子月佛逢方作禮覺後因閱大藏經乃符所夢晉天福中參德韶契悟一日入普賢殿中宴坐倏有神人跪膝於前逢問爲誰曰護戒神也曰吾患有宿愆未殄汝知之乎曰師有何罪准一小過耳凡折鉢水亦施主物師每傾棄非所宜也言訖而隱逢自此洗鉢水盡飲之積久因致脾疾十載方愈○文益住淸涼唐主請入內觀牡丹乞賦詩益應聲曰擁毳對芳叢繇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豔治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從始知空

乙巳 鼓山神晏禪師入寂 雪峯存法嗣

神晏住鼓山三十餘年學徒雲集天福乙巳入滅

丁未 明招德謙禪師入寂 羅山閑法嗣

德謙住明招有頌示衆曰明招一曲和人稀此是眞宗上妙幾石火瞥然何處去朝生之子合應知謙遷化上堂一百年中祇看今日今日事作麼生吾住此山四十年惟用一劍活人眼目乃拈巾曰如今有純陀麼提向諸方展看作擲勢僧問純陀獻供末後殷勤時如何謙曰莫相孤負好問和尚遷化向什麼處去謙舉起一足曰足下看取問百年後以何爲驗則謙提巾便擲中夜問侍者昔日靈山會上釋迦如來

展開雙足放百寶光遂展足曰吾今放多少侍者曰昔日世尊今宵和尚謙以手撥眉曰莫孤負麼乃說偈曰鸞刀叢裏逞全威汝等諸人善護持火裏鐵牛生犢子臨岐誰解湊吾機偈畢端坐而逝

戊申 文偃禪師王宮說法

文偃住雲門法道大行廣主屢請入內問法待以師禮王問云何是禪曰大王有問山僧對一日王齋衆僧次問偃曰靈樹果子熟也未曰甚麼年得信道生曰熟也曰切莫忘却王大悅賜號匡眞禪師乾祐元年七月十五王迎偃至內問道九月還山謂衆曰我離山得六十七日且問汝六十七日事作麼生衆莫能對偃代曰何不道和尚京中喫麵多〇守初鳳翔傳氏子兒時聞鐘鼓聲輒不食危坐終日母屢試之不饘亦不索年十六剃染受具遊方參文偃偃問近離甚處曰查渡問夏在甚處曰湖南報慈曰幾時離彼曰八月二十五曰放汝三頓棒初罔然至明日却上問訊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處曰飰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初於言下大悟遂曰他後向無人烟處不蓄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方往來盡與伊抽釘拔楔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教伊洒洒地作箇無事衲僧豈不快哉曰你身如椰子大開得如許大口初便禮拜即日辭去北抵襄漢乾祐元年住洞山示衆語中有語名爲死句語中無語名爲活句作麼生是活句到這裏實難得人只緣未達其源落在第八魔界中識得箇不名不物無是無非頭頭物物無不具足道我得安樂田地更不求餘凡有扣擊即便敲床竪拂更不惜使施便設便行便用向惡水坑裏弄箇無尾猢猻臘月三十日鼓也打破猢猻又走却了手忙脚亂一無所成悔將何及若是箇衲僧乍可凍殺餓殺終不著他鶻臭布衫又曰言無展事語不投機乘言者喪滯句者迷於此四句語中見得分明也作箇脫灑衲僧根椽片瓦粥飯因緣堪與人天爲善知識於此不明終成莽鹵又曰舉唱宗乘闡揚大教須得法眼精明方能鑒辨緇素切緣眞妄一源水乳同器到此難分洞山尋常以心中眼觀身外相觀之又觀乃辨眞僞若不如是何名

善知識夫善知識者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方名善知識卽今天下那箇是眞善知識諸德參得幾箇善知識來也不是等閑直須參教徹覰教透千聖莫能證明方顯大丈夫兒不見釋迦老子明星出時豁然大悟與大地衆生同時成佛無前後際豈不暢哉雖然如是若遇明眼衲僧也好劈脊便棒僧問維摩掌擎四世界未審維摩身存甚處曰在闍黎後底曰爲甚麼在學人後底曰還我話頭來問如何是佛曰麻三斤○玄則初參靑峰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峰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後在法眼會中但隨衆而已不曾參請入室一日文益問曰則監院何不來入室曰和尙豈不知某甲於靑峰和尙有箇入頭曰汝試爲我擧看曰某甲問靑峰如何是佛峰曰丙丁童子來求火益曰好語恐汝錯會可更說看曰丙丁屬火以火求火如某甲是佛更去覓佛益曰監院果然錯會了也則不憤便起單渡江去益曰此人若回可救若不回救不得也則到中路自忖云他是五百人善知識豈可賺我耶遂回再參益曰你但問我我爲你答則

便問如何是佛益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則於言下大悟住金陵報恩院開堂曰李王與益俱在會僧問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學人知是出世邊事到此爲甚麼不會則曰會取好僧擧頭看則又看益乃抽身入衆益與李王當時失色益歸方丈令侍者喚問話僧至益曰上座適來問底話許你具眼入天衆前何不禮拜蓋覆却益撼一坐具其僧三日後吐光而終○顥鑒衆中謂之鑒多口常縫坐具行脚初到雲門門曰雲峯和尙道開却門達磨來也我問你作麼生曰藥著和尙鼻孔曰地神惡發把須彌山一摑𨁝跳上梵天摎破帝釋鼻孔你爲甚麼向鼻孔裏藏身曰和尙莫瞞人好曰藥著老僧鼻孔又作麼生鑒無對門曰將知你祇是學語之流因代曰邏邏哩後於言下大悟出世住巴陵新開院更不作法嗣書只將三轉語上門僧問如何是道答曰明眼人落井問如何是吹毛劍答曰珊瑚枝枝撐著月問如何是提婆宗答曰銀盌裏盛雪門曰他後老僧忌辰只消擧此三轉語報恩足矣自後忌辰只擧此三轉語

己酉 雲門文偃禪師示寂（雪峯存法嗣 雲門第一世）

文偃住雲門三十年說法如雲如雨人莫能測嘗作綱宗偈曰康氏圓形滯不明魔深虛喪擊寒氷鳳羽展時超碧漢晉鋒八博擬何憑一是機是對對機迷闢機塵遠遠塵棲夕日日中誰有掛因底底事隔塵迷二喪時光藤林荒徒人意滯肌尫三咄咄咄力口希禪子訝中眉垂四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塞却咽喉何處出氣笑我者多哂我者少五偃每顧見僧即曰鑒僧欲醻之即曰咦門弟子錄曰顧鑒咦德山緣密删去顧字但以鑒咦二字爲頌謂之抽顧頌漢乾祐二年四月十日端坐示寂謚大慈雲匡眞弘明大師○朗上座自幼肄業講肆聞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曰北斗裏藏身朗莫測微旨遂造門門纔見便把住曰道道朗擬議門托開乃示頌曰雲門聳峻白雲低水急遊魚不敢棲入戶已知來見解何勞再舉轢中泥朗遂大悟○師寬參雲門一日聞白槌曰請師寬充典座寬翻筋斗出衆曰雲門禪屬我矣又一日問寬今日喫得幾箇胡餅曰五箇曰露柱喫得幾箇曰請和尚茶堂裏喫茶寬一日訪白兆兆曰老僧有箇木魚頌曰請學看曰伏惟爛木一橛佛與衆生不別若以杖子擊著直得聖凡路絕寬曰此頌有成褫無成褫曰無成褫寬曰佛與衆生不別濟侍僧救曰有成褫寬曰直得聖凡路絕濟當時白兆一衆失色○緣密受雲門心印後住鼎州德山第九世號圓明大師上堂德山有三句語示汝諸人一句函葢乾坤一句截斷衆流一句隨波逐浪作麼生辨若辨得出有參學分若辨不出長安路上輥輥地又云但參活句莫參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刼無滯一塵一佛國一葉一釋迦是死句揚眉瞬目擧指豎拂是死句山河大地更無諸訛是死句時有僧問如何是活句曰波斯仰面看○白雲子祥得法雲門住後嘗問僧曰不壞假名而談實相汝作麼生會僧指椅子曰這箇是椅子祥以手撥椅曰與我將鞋袋來僧無對祥呵曰這虛頭漢門聞之乃曰須是我祥兄始得

庚戌 長耳行修禪師示寂（雪峯存法嗣 定光佛化身）

乾祐三年十一月二日吳越王錢弘俶以誕辰飯僧

有永明禪師者亦異人也王問明今有眞僧降否曰長耳和尙乃定光佛應身也王趣駕參禮稱修爲定光出世修默然但曰永明饒舌少選跏趺而化其狀如生久之益膚革津澤爪髮復長月必三淨時有舍利後値金兵侵境刃傷之流血白色兵懼而退自是肌理失潤乃以髹塗骸體法號宗慧大師○慧明參法眼得心印初菴於大梅有禪者來參明問近離甚處曰成都曰上座離成都到此山則成都少上座此間剩上座剩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即住不會即去僧無對遷天台有明彥上座者俊辨自負來謁明問曰從上諸聖及諸先德還有不悟者無曰諸聖先德豈有不悟者哉曰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舉手指曰只今天台山嶷然如何得消殞去彥張目直視遁去又遷杭州報恩乾祐三年吳越王請入府問法密契其道

辛亥道潛禪師王宮說法

道潛河中武氏子初謁文益益曰子於參請外看甚麼經曰華嚴經曰總別同異成壞六相是何門攝屬曰文在十地品中據理則世出世間一切法皆具六相也曰空還具六相也無潛無對益曰汝問我潛乃問空還具六相也無曰空潛於是開悟禮謝益曰子作麼生會曰空益然之異日因士女入院益問潛曰律中道隔壁聞釵釧聲即名破戒見覩金銀合雜朱紫駢闐是破戒不是破戒曰好箇入路曰汝向後有五百毳徒爲王侯所重在潛遂禮辭至衢州古寺閱大藏嘗宴坐見文殊現形及詣杭禮阿育塔跪而頂戴淚下如雨俄見舍利在懸鐘之外悲喜交集又嘗行三七日普賢懺忽見徧吉御象在塔寺三門下其象鼻直枕行懺所辛亥吳越王請入府授菩薩戒○延沼避寇郢州寇平汝州有宋太師者施第爲寶坊迎沼居焉廣順元年賜寺名廣慧法席冠天下

壬子南院慧顒禪師示寂 興化獎法嗣 臨濟第三世

慧顒住南院壬子入滅初顒上堂諸方祇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僧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曰此猶未是某甲問處曰汝問處作麼生曰失顒便打僧不肯後於雲門會下

聞二僧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契悟遂弃同省覲顒已寂乃謁廷沼沼問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麼曰是曰汝當時作麼生會曰某甲當時如在燈影裏相似沼曰汝會也○延壽自受德韶記莂因思宿有二願進退未決遂登智者巖作二紙鬮一曰一心禪定一曰萬善同歸淨土信手拈至七度皆得萬善同歸自是一意淨業周廣順二年出世住雪竇學者輻輳

甲寅 道潛禪師住永明

顯德元年吳越王錢弘俶勑建大伽藍於南內曰慧日永明今淨慈 請道潛主之爲第一世

丙辰 重雲智暉禪師入寂白水仁法嗣曹洞第四世

智暉住重雲餘四十年節度使王彥超微時嘗從暉游欲爲沙門暉熟視曰汝世緣深當爲我家垣墻超後果鎭永興申弟子之禮顯德三年夏暉詣永興與超別囑以護法超泣曰師遂忍棄弟子乎暉笑曰借千年亦一別耳七月二十四日書偈一首曰我有一間舍父母爲修葢往來八十年近來覺損壞早擬移別處事涉有憎愛待他摧毁時彼此無妨礙乃跏趺而化壽八十四夏六十四

戊午 清凉文益禪師示寂地藏琛法嗣法眼第一世

文益住清凉致異域有慕其法者涉遠而至顯德五年七月示微疾閏月五日沐浴辭衆跏趺而化停龕三七日貌如生壽七十四夏五十四塔全身於丹陽勑謚大法眼○泰欽初住洪州雙林文益歿李主請欽補其處上堂山僧本擬居山藏拙養病過時柰緣先師有未了底公案所以出來爲他了却若有人問便說似伊時有僧出問如何是先師未了底公案欽便打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曰過在甚麼處曰過在我殃及你李主從容問曰先師有甚麼不了底公案曰現分析底主蔽之○靈隱淸聳參文益益指雨謂曰滴滴落在上座眼裏聳初不喻旨後因閱華嚴感悟承益印可上堂十方諸佛常在汝前還見麼若言見將心見將眼見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百丈道恒參文益因請益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叙語未終益曰住

住汝擬向世尊良久處會耶恒從此悟入住百丈上堂古人道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作麼生是心空不是那裏閉目冷坐是心空此正是意識想解要會心空但自識心便見心空所以道過去已過去未來更莫算兀然無事坐何曾有人喚設有人喚上座應他好不應他好若應他阿誰喚上座若不應他又不患聾也三世體空且不是木頭所以道心空得見法王還見法王麼也秪是老病僧又上堂衆纔集便曰喫茶去或時衆集便曰珍重或時衆集便曰歇後有頌曰百丈有三訣喫茶珍重歇直下便承當敢保君未徹○雲居清錫嗣法眼有廖天使入院見供養法眼真乃問曰真前是什麼果子曰假果子曰既是假果子何以將供養真曰也秖要天使識假

庚申 吉州禾山無殷禪師入寂 九峰虔法嗣

無殷住禾山建隆庚申示微疾令侍者開方丈集大衆曰後來學者未識禾山即今識取於是泊然而化謚法性塔曰妙相○延壽住雪竇緇白歸依甚衆建隆元年吳越王見靈隱頹廢請壽中興之

辛酉 永明道潛禪師入寂 法眼益法嗣 法眼第二世

道潛住永明建隆二年九月日入滅入龕時白光晝發舉衆皆見闍維舍利不可勝紀有屠者自惟惡業展轉就火聚泣求須臾獲七顆

○延壽禪師住永明

永明虛席吳越王請延壽住持衆至二千時號慈氏下生上堂僧問如何是永明妙旨曰更添香著曰謝師指示曰且喜沒交涉僧禮拜壽曰聽取一偈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示衆今之學者多好求解會此豈究竟解但為遣情耳說但為破執耳情消執盡則說解何存真性了然寂無存泯所以若言即與不即皆落是非瞥掛有無即非正念故三祖大師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時有僧問既涉有無俱成邪念若關能所悉墮有無如何是正念而知答曰瑞草生嘉運蓮花結早春二僧來參壽問參頭曾到此間否曰曾到又問第二上座曾到否曰不曾到壽曰一得一失少選侍僧問適來二僧未

審那箇得那箇失。曰汝會識這一僧也無。曰不會識。曰同坑無異土。嘗謂僧曰此心不縱不橫。非他非自。何以知之。若言含一切法。即是橫。若言生一切法。即是縱。若言自生則心豈復生心乎。若言他生即不得自。剎曰有他乎。若言共生則自他尚無。有以何為共哉。若言無因而生者。當思有因尚不許言生。況曰無因哉。又曰諸佛隨緣差別。俯應群機。生善破惡。令入第一義諦。是四種悉檀方便之語。如以空拳示小兒耳。豈有實法哉。僧曰然則一切法是心否。曰若是即成二。曰然則一切不立俱非耶。曰非亦成二。豈不聞首楞嚴曰。我真文殊無是文殊。若有是者則二文殊。然我今日非無文殊。於中實無是非二相。曰既無二相。宗一可乎。曰是非既乖大旨。一二還背圓宗。曰如何用心。方契此旨。曰境智俱忘。如何說契。曰如是則言思道斷。心智路絕。曰此亦強言。隨他意轉。雖欲隱形而未忘跡。曰如何得形跡俱忘。曰本無朕迹。云何說忘。曰我知之矣。要當如人飲水冷煖自知。當大悟時節神而明之。曰我此門中亦無迷悟明與不明之理徹手似君無一物。徒勞辛苦說千般。此事非上根大器莫能擔荷。先德曰盡十方世界覓一人為伴無有也。又曰止是一人承紹祖位。終無第二人。若未親到。漫疲神思。借曰玄之又玄。妙之又妙。但是方便門中。旁贊助入之語。於自己分上親照之時。反視之皆為魔說。虛妄浮心。多諸巧見。不能成就圓覺。但以形言迹文彩生時。皆是執方便門。迷真實道。要須如百尺竿頭放身。乃可耳。曰願乞最後一言。曰化人問幻士。谷響答泉聲。欲達吾宗旨。泥牛水上行

佛祖綱目卷第三十四

佛祖綱目卷第三十五致字號

甲子（宋太祖乾德二年起）戊辰（改開寶）丙子（太宗太平興國元年）甲申（改雍熙）戊子（改端拱）庚寅（改淳化）乙未（改至道）戊戌（真宗咸平元年）甲辰（改景德）戊申（改大中祥符）丁巳（改天禧）壬戌（改乾興）癸亥（宋仁宗天聖元年止）

壬午太平興國七年宋太宗詔立譯法院於東京如唐故事以宰輔爲譯經潤文使

甲子　光祚禪師住智門

光祚浙江人入蜀參香林澄遠受心印回住隨州智門上堂山僧記得在母胎中有一則語今日舉似大衆諸人不得作道理商量還有人商量得麼若商量不得三十年後不得錯舉○義寂字常照永嘉胡氏子母初懷姙不喜葷血及產有物蒙其首若紫帽然出家受具學止觀於淸竦嘗慨天台教文屢經兵火傳者無憑乃懇德韶曰智者之教年祀寖遠率多散落惟新羅國其本甚備非和尚慈力孰能致之韶聞於吳越王一日王因覽永嘉集有同除四住此處爲齊若伏無明三藏即劣之語以問韶韶曰此是教義可問義寂王召寂問之寂曰此出智者妙玄中文因言唐末教籍流散海外今不復存宋乾德二年王乃遣使及賫韶書往高麗國繕寫備足而還王爲寂建寺螺溪賜號淨光有興教明師年方弱冠聽經會下常自疑云欽光持釋迦丈六之衣披彌勒百尺之身正應其量爲衣解長耶身解短耶遂往雲居問韶韶曰座主却是汝會明拂袖而退韶曰小兒子吾若答汝不是當有因果汝若不是吾當見之明回螺溪口即吐血寂驚曰此新戒觸忤菩薩人來明舉前話寂曰汝不會國師意速去懺悔明具威儀詣前悲泣曰願和尚慈悲許某懺悔韶曰如人倒地因地而起不曾教汝起倒明曰若許懺悔當終身給侍韶乃爲頌云佛佛道齊宛爾高低釋迦彌勒如印印泥明自此疾瘳歸謝寂曰非師指教幾喪此生○廬山蓮花峰祥菴主得旨於奉先深住菴時示衆云若是此事最是急切須是明取始得若是明得時中免被拘繫便得隨處安閑亦不要將心捺伏須是自然合他古轍去始得纔到學處分劑便須露布箇道理以爲佛法幾時得以地休歇去上座却請與麼相委好又每拈拄杖曰古人到這裏爲甚麼不肯住前後二十年終無一人答得臨示寂乃自代曰爲他途路不得力復曰畢竟如何又以杖橫肩自代曰楖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言畢而逝

丙寅 惟善禪師住福昌

惟善參師寬得悟住荊南福昌寺爲人敬嚴秘重法道初住時屋廬十餘間殘僧數輩善晨香夕燈陞座說法如臨千衆十餘年而衲子方集諸方畏服

戊辰 志逢禪師住普門

志逢依德韶悟旨吳越王錢弘俶命住功臣山署號普覺開寶初王復建普門精舍請揚宗要○義通字惟遠姓尹氏高麗國族梵相異常頂有肉髻眉長五六寸年二十餘至中國參德韶契悟及謁羲寂傾明一心三觀之旨久之忽別同學束裝東歸假道四明將登海舶郡守錢惟治固留而止開寶元年漕使顧承徽舍宅爲傳教院請通居之復賜寺額爲寶雲

庚午 延沼禪師傳法省念

省念萊州狄氏子爲人簡重有精識專修頭陀行纔具戒徧遊叢席常密誦法華經衆因目爲念法華至延沼會中隨衆作止無所參扣然終疑教外有別傳之法沼每念大仰有識臨濟一宗至風而止懼當之熟視座下堪任法道無如念者一日念侍立次沼乃垂涕告曰不幸臨濟之道至吾將墜於地矣念曰觀此一衆豈無人耶沼曰聰明者多見性者少念曰如某者如何沼曰吾雖望子之久猶恐躭著此經不能放下念曰此亦可事願聞其要沼遂上堂舉世尊以青蓮目顧視大衆正當是時且道說箇甚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語未卒念便下去沼歸方丈侍者曰念法華因甚不祇對和尚曰渠會也次日念與真園頭同上問訊次沼問真曰如何是世尊不說說真曰鵓鳩樹頭鳴沼曰汝作許多癡福作麼何不體究言句又問念曰汝作麼生念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沼謂真曰汝何不看念法華下語又一日沼陞座顧視大衆念便下去沼歸方丈念蒙印可之後泯迹韜光人莫知其所以一日白兆楚至汝州宣化沼令念往傳語纔相見提起坐具便問展即是不展即是楚曰自家看取念便喝楚曰我曾親近知識來未嘗輒敢恁麼造次念曰草賊大敗楚曰來日若見風穴和尚待一一舉似念曰一任一任不得忘却念乃先回舉似沼沼曰今日又被你收下一員草賊

念曰好手不張名次日楚纔到相見便舉前話沼曰非但昨日今日知贓捉敗自是念名振諸方（臨濟辭溈山時仰山侍其旁溈問仰曰此人他日法道如何仰曰此人他日法道大行吳越遇風即止溈又問嗣之者何人仰曰有即有只是年代深遠不欲學似和尚溈固問之曰吾亦欲知仰曰經不云乎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是知省念乃仰山後身也）

辛未　德韶國師示寂（法眼益法嗣　法眼第二世）

德韶住天台法道大振開寶四年華頂西峰忽摧聲震一境六月有星殞於峰頂林木皆白二十八日韶忽集衆告別而化壽八十二夏六十五○洪壽初參德韶一日同韶普請次聞墮薪有省作偈曰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韶印可之後住杭州興教寺丞相王隨為御史中丞出鎮錢塘一日往候壽至湖上去騶從獨步登寢室壽方負暄捫蝨自若忽見之問曰官人何姓曰隨姓王即下拜壽推蒲團席地與坐語笑終日而去門人讓曰彼王臣來柰何不為禮此一衆所係非細事也他日隨復來寺衆橫撞大鐘萬指出迎而壽前趨立於松下隨望見遽出與握其手曰何不如前日相見而遽為此禮數耶壽顧左右且行且言曰中丞即得柰知事嗔何隨益重之隨字子正河南人居嘗慕裴休之為人參省念得言外之旨自見洪壽履踐益深竟明大法臨終書偈曰畫堂燈已滅彈指向誰說去住本尋常春風掃殘雪○遇安師事德韶閱首楞嚴經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安乃破句讀曰知見立　知即無明本　知見無　見斯即涅槃　於此有省有人語安曰破句了也安曰此是我悟處畢生不易時謂之安楞嚴後住溫州瑞鹿寺上方

壬申　道詮禪師住九峰

道詮安福劉氏子剃染受具聞長沙慧輪道價思一見之時馬氏竊據荊楚詮年二十餘結友冒險造焉會馬氏滅王逵代領其事逵見詮輩疑為諜者捕縛欲投江中詮怡然無怖逵異之以問輪曰此道人視死如見鼻端何種人乃能爾耶曰彼蓋為法忘軀之人聞老僧虛名故來決擇耳逵釋之詮傲然而去依輪於延壽十年輪歿詮還廬山開寶五年住九峰僧問承聞和尚親見延壽來是否曰山前麥熟也未問

九峰山中還有佛法也無曰有曰如何是九峰山中
佛法曰石頭大底大小底小
癸酉 風穴延沼禪師示寂南院顒法嗣臨濟第四世
延沼住風穴大唱臨濟之道於時莫有善其機者開
寶六年八月旦日登座說偈曰道在乘時須濟物遠
方來慕自騰騰他年有叟情相似日日香烟夜夜燈
至十五日跏趺而化前一日手書別檀越壽七十八
夏五十九○眞園頭初參延沼沼嘗問曰會昌沙汰
時護法善神向什麼處去眞曰常在闤闠中要且無
人見沼曰你徹也後住廣慧
甲戌 永安禪師入寂天台韶法嗣法眼第三世
永安得法德韶住杭州報恩開寶七年告衆言別時
有僧問昔日如來正法眼迦葉親傳未審和尚玄風
百年後如何體會曰汝甚處見迦葉來曰恁麼則信
受奉行不忘斯旨去也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言訖
跏趺而寂闍維舌根不壞柔軟如紅蓮花
○省念禪師開法首山
省念自受風穴大法學者望風而靡開法汝州首山
爲第一世入院上堂云佛法付與國王大臣有力檀
越令其不斷絕燈燈相續至於今日大衆且道續箇
甚麼良久云須是迦葉師兄始得僧問如何是佛曰
新婦騎驢阿家牽曰未審此語甚麼句中收曰三玄
收不得四句豈能該曰此意如何曰天長地久日月
齊明又僧問新婦騎驢阿家牽意旨如何曰百歲翁
翁失却父曰百歲翁翁豈有父耶曰汝會也又曰此
是獨坐無尊卑從上無一法與人夜有僧入室念曰
誰僧不對念曰識得汝也僧笑念曰更莫是別人麼
因作偈曰輕輕踏地恐人知語笑分明更莫疑智者
只今猛提取莫待天明失却雞
乙亥 永明延壽禪師示生淨土天台韶法嗣法眼第三世
延壽住永明十五年弟子一千七百人嘗與衆授菩
薩戒施鬼神食放諸生類六時散花日課一百八事
學者咨問壁立萬仞指心爲宗以悟爲則至暮則往
別峰行道念佛寒暑不輟自爲難繼不欲強他然密
從之者嘗百數人宵清月朗空中時聞螺貝天樂之
聲王每嘆曰自古來西方者未有若是之切至也特

爲建香嚴殿以成其志開寶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晨興焚香告衆趺坐而化壽七十二臘四十二荼毗舍利周身如鱗壽以賢首慈恩天台三宗互相氷炭不達大全錯其徒之精法義者於兩閣博閱群籍更相質難壽以心宗之衡準平之又集大乘經論六十部西天此土聖賢之言三百家證成惟心之旨爲書一百卷目曰宗鏡錄又著萬善同歸集等竝行於世

丁丑　竟欽禪師入寂雲門偃法嗣雲門第二世

竟欽住雙峰太平興國二年三月謂門弟子曰汝可砌箇卵塔五月二十三日工畢欽曰後日子時行矣及期侍者報三更欽郎索香焚之合掌而化○緣德住廬山圓通宋遣使問罪江南九江守胡則據城不降大將軍曹翰部曲渡江入寺禪者驚走德宴坐如平日翰至不起怒呵曰長老不聞殺人不貶眼將軍乎德熟視曰汝安知有不懼生死和尚耶翰因警悚嘉嘆問曰禪者何爲而散德曰擊鼓自集翰遣裨將擊之禪無至者翰曰不至何也德曰公有殺心故爾因自起擊鼓禪者乃集翰再拜問決勝之策德曰非禪者所知也丁丑十月日德陞座曰脫離世緣乃在今日以衲衣幷所著木屐留付山中使門人累靑石爲塔曰他日塔作紅色吾再來也泊然而化壽八十夏六十三謚曰道濟

戊寅　道齊禪師住雲居

道齊南昌金氏子經行燕坐以未明己事爲憂持一鉢徧歷叢林時泰欽住上藍齊往依之欽使主經藏一日謂齊曰有人問我西來意答他曰不東不西藏主作麼生會曰不東不西曰與麼會又爭得曰道齊祇恁麼未審和尚尊意如何曰他家自有兒孫在齊於是頓明厥旨頌曰接物利生絕妙外生終是不肖他家自有兒孫將來用得恰好出世大愚後遷雲居謂門弟子曰達磨言此方經惟楞伽可以印心吾讀此經偈曰諸法無法體而說惟是心不見於自心而起於分別可謂大慈悲父如實極談我輩自不領受背負恩德如恒河沙或問曰然則見自心遂斷分別乎曰非然也譬如調馬馬自見其影而不驚何以故以自知其影從自身出故吾以是知必斷分別亦捨

心相也祇今目前如實而觀不見纖毫祖師曰若見
現在過去未來亦應見若不見過去未來現在亦不
應見此語分明人自迷昧○知禮字約言四明金氏
子初父母未有嗣禱於佛夢神僧攜童子遺之曰此
佛子羅睺羅也遂有娠出家具戒學於寶雲悟台教

辛未 自嚴尊者住黃石巖
自嚴同安鄭氏子遊方謁雲豁依止五年密受心法
辭豁渡懷仁江江有蛟爲行人害嚴說偈誡之蛟輙
去過黃楊峽渴欲飲會溪涸嚴以杖擿之而水得武
平黃石巖多蛇虎嚴至蛇虎可使令隣寺僧死嚴不
知法當告官便自焚之吏追捕坐庭中問狀不答索
紙作偈曰雲外野僧死雲外野僧燒二法無差互菩
提路不遙字畫險勁如擘窠大篆吏大怒以爲狂去
僧伽黎曝日中既釋因布帽其首衣以白服

癸未 省念禪師傳法善昭
善昭太原俞氏子器識沉邃於一切文字不繇師訓
自然通曉年十四剃髮受具杖策遊方所至少留不
喜觀覽或譏其不韻昭嘆曰是何言之陋哉從上先
德行脚正以聖心未通驅馳決擇耳不緣山水也歷
參老宿七十一人皆妙得其家風然終疑臨濟兒孫
別有奇處最後參省念一日念陞座昭出問曰百丈
捲席意旨如何曰龍袖拂開全體現曰師意如何曰
象王行處絕狐蹤於言下大悟拜而起曰萬古碧潭
空界月再三撈攎始應知有問者曰見何道理便恁
自肯曰正是我放身命處○從顯受心印於法眼住
觀音院癸未九月日謂檀那袁長史曰老僧三兩日
間歸鄉去曰和尚年尊何更思鄉曰歸鄉圖得好鹽
喫袁不測其言翼日無疾坐逝

乙酉 志逢禪師入寂 天台韶法嗣 法眼第三世
志逢住五雲山華嚴院每出攜大扇乞錢買肉飼虎
虎每迎之載以還山雍熙二年遷寂
○省念禪師傳法元璉
元璉泉州陳氏子初依眞覺日事炊爨有間誦經覺
問念甚麼經曰維摩經覺曰經在這裏維摩在甚處
璉茫然無對因泣曰大丈夫被人一問無詞可措豈
不媿哉於是歷謁尊宿五十餘員不契遂趨首山參

省念念問近離甚處曰漢上念豎起拳曰漢上還有這箇麼曰這箇是甚麼盌鳴聲念曰瞎漢曰恰是拍一拍便出他日又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曰家家門前火把子漣當下大悟曰某甲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曰汝會處作麼生與我說來看漣曰祇是地上水礀砂也曰汝會也漣便禮拜○道詮住九峰太平興國九年移住歸宗雍熙二年十一月日中夜跏趺辭衆而化

丙戌 省念禪師傳法歸省

歸省冀州賈氏子出家受具遊方參省念念一日擧竹篦問曰喚作竹篦即觸不喚作竹篦即背喚作甚麼省掣得擲地上曰是甚麼念曰瞎省於言下大悟○晤恩字修巳常熟路氏子自幼出家終日一食不離衣鉢不蓄財資臥必右脇坐必跏趺每布薩涕泗不止徧誨人以西方淨業及一乘圓旨有疑不逗機者答曰與作毒鼓之緣耳乙酉八月朔夜覩白光自井出謂門人曰吾將逝矣遂絕粒禁言一心念佛夢一沙門執金爐焚香三遶其室自言灌頂相迎夢覺而門人至皆聞異香二十五日說止觀指歸及觀心義畢端坐而化人聞管絃鈴鐸之音嘹亮空中漸久漸遠自西而去荼毗舍利無算○初荊溪五傳至淸竦竦傳義寂志因自後分爲兩宗寂傳義通通傳知禮遵式志因傳晤恩恩傳洪敏源淸淸傳智圓慶昭昭傳繼齊咸潤各師其說知禮闢爲山外宗云

丁亥 香林院澄遠禪師入寂 雲門偃法嗣 雲門第二世

澄遠住靑城香林四十年雍熙四年二月將入滅時遠年八十往辭知府宋璫曰老僧行脚去通判曰這僧風狂八十歲行脚到那裏去璫曰大善知識去住自繇遠歸示衆老僧四十年方打成一片言訖而逝雲門接人無數當代道行者惟香林一派最盛○自嚴居南安巖恨所說法聽者疑信半因不語者六年巖寺當輸布民歲代輸之嚴不忍折簡置布束中祈免吏張曄歐陽程者相顧怒甚追至問狀不答以爲妖火所著帽明鮮嚴索紙作偈曰一切慈忍力皆吾心所生王宮苦拘束佛法不流行自是時亦語○義寂演法螺溪台宗大振雍熙四年十一月日寢疾遺

誠不許哭泣祭奠言已即瞑目○行靖行紹錢塘人同依延壽出家居石壁時德韶法道大振靖紹往從之韶觀其法器即使往學三觀於螺溪未幾學成乃復回石壁前後五十年未嘗出遊閭里○願齊錢塘人初傳義寂之道精研止觀後參德韶發明玄奧

戊子 寶雲義通法師示生淨土（義寂法嗣天台宗）

義通住寶雲敷揚教觀幾二十年嘗呼人為鄉人曰吾以淨土為故鄉諸人皆當往生皆吾鄉中人也升堂受業者不可勝紀端拱元年十八日右脇而化闍維舍利盈骨塔於阿育寺之西北隅後塔壞徙骨其骨晶熒有光舍利五色滋生骨上有得之盈匊者○遵式字知白寧海葉氏子母夢吞明珠而生出家受具往學於義通途中夢一老僧曰我文殊和尚也及見通宛如其夢未幾悟台教通入寂式反天台以苦學感疾用消伏呪法自誓曰若四教興行在我則其疾有瘳不爾畢命於此滿七七日空中聲曰十方諸佛增汝福壽是夕見一巨人持金剛杵以擬其口觀音垂手於其口引出數蟲復注甘露宿疾頓愈

己丑 省念禪師傳法智嵩

智嵩范陽人遊方參省念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嵩有省乃作三玄偈曰要用直須用心意莫定動三歲師子吼十方没狐種我有眞如性如同幕裏隱打破六門關顯出毗盧印眞骨金剛體可誇六塵一拂永無遮廓落世界空為體體上無為眞到家念聞乃請喫茶問這三頌是汝作耶曰是曰或有人教汝現三十二相時如何曰某甲不是野狐精曰惜取眉毛曰和尚落了多少念以竹篦頭上打曰這漢向後亂作去在嵩辭念念以拄杖送嵩嵩接得有偈曰和尚拄杖照破龍象臨濟家風落在我掌曰莫相帶累嵩打念一坐具念曰果然帶累曰今日捉敗這老漢曰又似得便宜又似落便宜

庚寅 烏巨儀宴禪師入寂（鏡清怤法嗣）

儀宴吳興許氏子誕生之夕異香滿室紅光如晝唐光啓中隨父鎮信安強為娶妻不願遂遊歷諸方機契鏡清歸省父母乃於郭南椒別舍以遂其志舍旁陳司徒廟有禀禪師像宴往瞻禮失宴所之後郡守

展祀祠下見宴入定叢竹間蟻蠹其衣敗槖沒脛或云許鎮將之子自此三昧或出或入子湖訥欲勘其淺深問曰子所住定蓋小乘定耳時方啜茶宴呈起槖曰是大是小訥駭然尋謁唐山德嚴嚴問汝何姓曰姓許曰誰許汝曰不別嚴默識之遂與薙染嘗令摘桃浹旬不歸往尋見宴攀桃倚石泊然在定嚴鳴指出之後遊江郎巖覩石龕謂弟子慧興曰予入定此中汝當壘石塞門勿以我爲念興如所戒明年意宴長往啓龕視之素髮被肩胸臆尙煖徐自定起了無異容復回烏巨侍郎愼公鎭信安嚮宴之道命義學守榮詰其定相宴不與之辯榮意輕之時信安人競圖像尊事皆獲舍利榮因媿服禮像謝愆亦獲舍利嘆曰此後不敢以淺解測度矣錢忠懿王感夢遣使圖像至適王患目疾展像作禮如夢所見隨雨舍利目疾頓瘳因錫號開明太宗加禮相延不赴特以肩輿迎至便殿咨對尋卽乞歸淳化元年示寂壽一百十五臘五十七闍維白光燭天舍利五色○洪諲襄水龐氏子游方參省念言下大悟隱於衡嶽三生藏嘗與數耆宿至襄沔一僧舉論宗乘頗博敏會野飯山店供辦而僧論說不已諲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是甚麼人語曰法眼語曰其義如何曰唯心故根境不相到唯識故聲色縱然曰舌味是根境否曰是諲以筯挾菜置口中含胡而語曰何謂相入耶坐者駭然僧不能答諲曰路途之樂終未到家見解入微不名見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僧拱揖而退

○洞山守初禪師入寂 雲門偃法嗣 雲門第二世

守初住洞山四十年道徧天下嘗作隨牛狗兒頌曰家有一狗兒蹊小人難見終日隨牛去未省使人喚見客不作聲見人偏能善擬議上門來早是輸他便好好報禪師須著精神看任汝覆利人不覺爲死漢淳化元年秋七月無疾而化壽八十一夏六十五

辛卯 自嚴尊者遊盤古山

初西竺波利尊者至南康盤古山記曰後當有白衣菩薩來興此山淳化二年自嚴果以白衣來遊此山三年竟成叢林

壬辰 省念禪師傳法蘊聰

蘊聰廣州張氏子初參道恒因結夏恒上堂舉中觀論正覺無名相隨緣卽道場聰問如何是正覺無名相恒曰汝還見露柱麼曰如何是隨緣卽道場恒曰今日結夏次參省念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念曰家家門前火把子聰於言下大悟呈偈曰我今二十七訪道曾尋覔今朝喜得逢要且不相識○智嵩或稱唐明傳首山心印至是住幷州承天院鄭工部入院見法座便問是什麼人位次曰老僧鄭曰自家爭敢曰工部莫壓良爲賤鄭曰眞箇曰不敢遂把手入方丈鄭曰此室常現人未曾有難得之法長老還有也無嵩以袖拂鄭面鄭曰與麼則今日得淸凉也嵩曰且與後人作榜樣

癸巳 淸皎禪師入寂 白兆圓嗣圓鑒 潭資資嗣德山鑒

淸皎住四祖山年七十時遺偈曰吾年八十八滿頭垂白髮顒顒鎭雙峰明明千江月黃梅揚祖教白兆承宗訣日日告兒孫勿令有斷絕淳化四年八月日入滅年八十八○癸巳自嚴還南安有沙彌無多聞性嚴憐之作偈使誦曰大智發於心於心何處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於是世間章句吾伊上口

○首山省念禪師示寂 風穴沼法嗣 臨濟第五世

省念住首山道被天下移實應衆不過四十輩作綱宗偈曰咄哉拙郞君巧妙無人識打破鳳林關著靴水上立咄哉巧女兒攛梭不解織看他鬪雞人水牛也不識背陰山子向陽多南來北往意如何若人問我西來意東海東面有新羅淳化三年十二月四日說偈曰今年六十七老病隨緣且遣日今年記卻來年事來年記著今朝日至四年十二月日示衆曰老僧擬欲歸鄉什麼人隨得去僧問未審和尙什麼時去曰待有伴卽向汝道曰無伴底事作麼生曰盡日不逢人明明不知處曰忽遇一人又作麼生曰迷子不歸家失卻來時路曰請師指箇歸鄉路曰枯木藏龍不存依倚曰和尙什麼時節卻回曰一去不知音六國無消息曰正當歸鄉底事又作麼生曰獨唱胡家曲無人和得齊曰忽遇知音在時如何曰山上石人齊拍掌溪邊野老笑呵呵曰歸鄉回來底事又作

慶生曰入國奉朝衣四祖無遷改曰未審居何位次曰文殊不坐金臺殿自有逍遙竹拂枝說偈曰諸子謾波波過却幾恒河觀音指彌勒文殊不奈何夏久日自錄世界金色身情與無情共一眞明暗盡時都不照日輪午後示全身日午後泊然而化闍維得五色舍利塔於首山

甲午 善昭禪師開法汾州

善昭傳首山大法辭游湘衡長沙太守以四名刹請昭擇居昭笑一夕遯去北抵襄沔時洞山谷隱皆虛席昌言敦請昭辭曰我長行粥飯僧傳佛心宗非細職也前後八請堅臥不答省念示寂西湖道俗千餘人協心削牘遣沙門契聰迎請住持汾州太平寺太子院昭閉關高枕聰排闥而入讓之曰佛法大事靜退小節風穴懼應識憂宗旨墜滅幸而有先師先師棄世汝有力荷擔如來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昭矍起握聰手曰非公不聞此語促辦嚴吾行矣既至宴坐一榻足不越閫者三十年天下道俗仰慕不敢名同曰汾州示衆曰先聖云一句語須具三玄一玄中須具三要阿那箇是三玄三要底句快會取好各自思量還得穩當也未古德已前行脚聞一箇因緣未明中間直下飲食無味睡臥不安火急決擇豈將爲小事所以大覺老人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想計他從上來行脚不爲游山玩水看州府奢華片衣口食皆爲聖心未通所以驅馳行脚決擇深奧傳唱敷揚博問先知親近高德蓋爲續佛心燈紹隆佛祖興崇聖種接引後幾自利利他不忘先迹如今還有商量者麼有即出來大家商量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底句答曰汝是行脚僧又問如何是辨衲僧底句答曰西方日出卯又問如何是正令行底句答曰千里持來呈舊面又問如何是立乾坤底句答曰北俱盧州長粳米食者無嗔亦無喜昭曰只將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纔見汝出來驗得了也僧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答曰嘉州打大像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答曰陝府灌鐵牛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答曰西河弄師子昭曰若人會此三句已辨三玄更有三要語在切在薦取不是等閑與大衆頌出曰三玄三要事

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還會麼恁麼會得不是性燥衲僧作麼生會好又舉三玄語曰汝還會三玄底時節麼直須會取古人意旨然後自心明去更得通變自在受用無窮喚作自受用身佛不從他教便識得自家活計所以南泉曰王老師十八上解作活計僧便問古人十八上解作活計未審作箇什麼活計答曰兩隻水牯牛雙角無欄棬復云若要於此明得去直須得三玄旨趣始得受用無礙自家慶快以暢平生大丈夫漢莫教自辜觸事不通彼無利濟與汝一切頌出曰第一玄法界廣無邊森羅及萬象總在鏡中圓第二玄釋尊問阿難多聞隨事答應器量方圓第三玄直出古皇前四句百非外閻氏問豐干昭乃曰這是三玄底頌作麼生是三玄底旨趣直教決擇分明莫只與麼望空裏妄解道我曾親近和尚來與我說了脫空謾語誑嚇他人喫鐵棒有日莫言不道又因採菊謂衆日金花布地玉蘂承天杲日當空乾坤朗耀雲騰致雨露結爲霜不傷物義道將一句來還有道得底麼

若道不得眼中有屑直須出却始得所以風穴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貼於此明去闍黎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即是闍黎闍黎與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要知老僧與闍黎麼搊其膝曰這裏是闍黎這裏是老僧且問諸上座老僧與闍黎是同是別若道是同去上座自上座老僧自老僧若道是別去又道老僧即是闍黎若能於此明得去一句中有三玄三要賓主歷然平生事辦參學事畢所以永嘉曰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又曰臨濟兩堂首座一日相見齊下喝僧問臨濟還有賓主也無答曰賓主歷然昭作偈曰兩堂首座總作家其中道理有分挐賓主歷然明似鏡宗師爲點眼中花

乙未　上方遇安禪師入寂（天台韶法嗣法眼第三世）

遇安住溫州瑞鹿至道元年春將遷寂弟子蘊仁侍立安說偈示曰不是嶺頭携得事豈從雞足付將來自古聖賢皆若此非吾今日爲君裁囑已遂澡身易衣安坐令舁棺至室良久自入棺經三日門人啓棺

親安右脇而臥四衆哀慟安再起陞堂說法訶責垂誠此度再啓吾棺者非吾之子言訖復入棺長往○本先永嘉鄭氏子兒稚不甘處俗年二十五出家受具參德韶導以風旛話言下便悟服勤十年乙未住溫州瑞鹿足不歷城邑手不度財帛不設臥具不衣蠶絲卯齋終日宴坐申旦誨誘門弟子踰三十年其志彌厲謂衆曰吾初見天台言下便薦然千日之內四威儀之中似物礙膺如仇同處一日忽然猛省譬如洗面摸著鼻孔作偈曰非風旛動仁心動自古相傳直至今今後水雲人欲曉祖師眞是好知音又曰若是見色便見心人來問著方難答若求道理說多般孤負平生三事衲又曰曠大劫來祇如是如是同天亦同地同地同天作麼形作麼形兮無不是

丙申 鄭工部謁善昭禪師

善昭住汾陽鄭工部到茶話次鄭示偈曰黃紙休遮眼靑雲自有陰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復云只將此偈驗天下長老曰與麼則汾陽也在裏頭曰擔枷過狀曰更不再勘曰兩重公案曰知郎得鄭良久昭喚一聲鄭曰文賫文賫曰在甚所在曰不容某甲出氣爭得嗔他道淹滯長老在此曰是何言歟曰實曰也不得放過曰請師一偈曰不閑紙墨隨示偈曰荒草尋幽徑巖松適布陰幾多玄學客失却本來心○智嵩住幷汾鄭工部到鄭曰汾陽昭禪師愛看讀某甲留一偈曰黃紙休遮眼靑雲自有陰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曰工部慣得其便曰這賊曰更不再勘鄭問百尺竿頭獨打毬萬丈懸崖絲繫腰時如何曰幽州著脚廣南厮撲鄭無語嵩曰勘破這胡漢曰二十年江南界裏這回却見禪師曰瞎老婆吹火

丁酉 雲居道齊禪師入寂 法燈嗣 法眼第三世

道齊住雲居二十年至道三年九月示疾八日申時令擊鼓集衆衆集齊乃笑敘出家本末揖謝輔佐叢席者且曰老僧以風火相逼特與諸人相見且向甚麼處見向四大五陰處見耶六入十二處見耶是種種處不可見則只今相問者是誰若眞見得可謂後學有賴良久曰吾化後當以院事累契環乃化○澄湜建寧人嗣百丈道恒住棲賢僧問毗目仙人執善

執手見微塵諸佛祇如未執手時見箇甚麼堤曰如
今又見箇甚麼堤性高簡律身精嚴動不違法度暮
年三終藏經以坐閱為未敬則立誦行披之

庚子 警玄禪師住大陽

警玄江夏張氏。幼出家聽圓覺經問講者何名圓
覺曰圓以圓融有漏為義覺以覺盡無餘為義玄笑
曰空諸有無何名圓覺講者嘆曰是兒齒少識卓如
此我所有何足以益之政如以穢食置寶器其可哉
遊方謁梁山緣觀問如何是無相道場觀指壁間觀
音像曰此是吳處士畫玄擬進語觀急索曰這箇是
有相底那箇是無相底玄遂有省便禮拜觀曰何不
道取一句子曰道即不辭恐上紙墨觀笑曰此語上
碑去在玄獻偈曰我昔初機學道迷萬水千山覓見
知明今辯古終難會直說無心轉更疑蒙師點出秦
時鏡照見父母未生時如今覺了何所得夜放烏雞
帶雪飛觀以為可與洞上之宗觀歿辭塔出山至大
陽堅禪師欣然讓法席示衆古德道牽牛向溪東放
不免納官家稅牽牛向溪西放不免納官家稅
不如隨分納些些渠總不妨免致勞擾作麼生是隨
分納些些底道理但截斷兩頭有無諸法凡聖情盡
體露真常事理不二即如如佛若能如此者法法無
依平等大道萬有不繫隨處轉轆轆地更有何事○
咸平三年蘊聰謁警玄玄問近離甚處曰襄州曰作
麼生是不隔底句曰和尚住持不易曰且坐喫茶侍
者問適來新到祇對和尚為什麼便教坐喫茶曰我
獻他新羅附子他酬我舶上茴香你去問他有語在
侍者請聽喫茶問適來祇對和尚住持不易意旨如
何曰真鍮不博金

辛丑 蘊聰禪師住谷隱

蘊聰住谷隱上堂十五日已前諸佛生十五日已後
諸佛滅十五日已前諸佛生你不得離我這裏若離
我這裏我有鉤鉤你十五日已後諸佛滅你不得住
我這裏若住我這裏我有錐錐你且道正當十五日
用鉤即是用錐即是有偈曰正當十五日鉤錐一時
息更擬問如何回頭日又出聰住石門時太守以私
意笞辱之既歸衆僧迎於道左首座曰太守無事屈

厚和尚聰以手指地曰平地起骨堆纔指湧一土堆守聞令人剗去復湧如初守後全家歿於襄州

壬寅　遵式法師歸天台

遵式住四明十二年壬寅歸天台郎西隅建精舍率衆修念佛三昧○朱炎爲節度判官久讀海眼未知趣入一日問講僧義江曰此身死後此心何在江曰此身未死此心何在炎契旨述偈曰四大不須先後覺六根還向用時空難將語默呈師也只在尋常語默中江曰更須吐却

甲辰　元璉禪師住廣慧

元璉得法首山出世住汝州廣慧示衆我在先師會中見學竹篦子問省驢漢省從此悟入我道悟郎悟要且未盡先師意旨這箇說話須是到此田地方相委悉情見未忘者豈免疑謗又見智門綱宗歌曰胡蜂不戀舊時窠猛將那肯家中死曰祚兄消許多氣力作麼我尋常說禪如手中扇子舉起便有風不舉一點也無旣綱宗師却以實法與人好將一把火照看與麼開口面皮厚多少巖頭云若以實法與人土也消不得又云佛法本來無事從上諸聖盡是撞怪强生節目壓良爲賤埋沒兒孫更有雲門趙州德山臨濟死不惺惺一生受屈老僧這裏不然便是釋迦老子出來也貶向他方世界教伊絕跡去何故如此免屈喪我兒孫老僧與麼道你諸人若於這裏會得豈不慶快教你脫却毛衫做箇灑灑地衲僧去更若不會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楊億字大年建寧人幼擧神童及壯負才名而未知有佛一日過同僚見讀金剛經笑且罪之彼讀自若億疑之曰是豈出孔孟之右乎何佞甚因閱數葉茫然始少敬信後會翰林李維勉令參問及爲秘書監出守汝州首謁元璉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曰來風深辨曰恁麼則禪客相逢祇彈指也曰君子可八億懸喏喏璉曰草賊大敗夜話次璉曰秘監曾與甚人道話來曰某曾問雲門諒監寺兩箇大蟲相咬時如何諒曰一合相某曰我祇管看未審恁麼道還得麼曰我這裏則不然曰請和尚別一轉語璉以手作拽鼻孔勢曰這畜生更䟦跳在億於言下脫然無疑又串

載大悟作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獅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嘗問璉曰承和尙有言一切罪業皆因財寶所生勸人疎於財利況南閻浮提衆生以財爲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二施何得勸人疎財乎曰幡竿尖上鐵籠頭曰海壇馬子似驢大曰楚雞不是丹山鳳曰佛滅二千歲比丘少慚愧後寄書李維叙其師承本末詞曰病夫夙以頑惷獲受獎顧預聞南宗之旨久陪上國之游動靜咨詢周旋策發俾其剖心之有詣墻面之無慙者誠出席間床下矣矧又故安公大師每垂誘導又得雲門諒公大士見顧逢蕩諒之旨趣正與安公同轍並自廬山歸宗雲居而來皆是法眼流裔去年假守茲郡適會廣慧禪伯實嗣首山念念嗣風穴風穴嗣南院南院嗣興化興化嗣臨濟臨濟嗣黃檗黃檗嗣百丈海海嗣馬祖馬祖嗣讓和尙即曹溪之長嫡也齋中務簡退食多暇或坐邀而至或命駕從之請叩無方蒙滯俱釋半歲之後曠然弗疑如忘忽記如睡忽覺平昔礙膺之物曝然自落積劫未明之事廓爾現前固亦決擇之洞分應接之無壅矣重念先德率多參尋如雪峰九度上洞山三度上投子遂嗣德山臨濟得法大愚終承黃檗雲巖蒙道吾訓誘乃爲藥山之子丹霞蒙馬祖印可而作石頭之裔在古多有於理無嫌病夫今繼紹之緣實屬於廣慧而提激之自良出於鷲峰也欣幸欣幸○吳僧道源集西天佛祖以至東土宗師機緣爲景德傳燈錄三十卷進呈眞宗覽之嘉賞勅翰林學士楊億等刊正撰序頒入大藏天下流行

丙午 清剖參警玄禪師

清剖得法警玄在大陽作園頭一日種瓜次玄問甜瓜何時得熟曰即今熟爛了也曰揀甜底摘來曰與甚麼人喫曰不入園者曰未審不入園者還喫也無曰汝還識伊麼曰雖然不識不得不與玄笑而去有僧問剖娑竭出海乾坤震覩面相呈事若何曰金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人曰忽遇出頭時又作麼生曰似鶻捉鳩君不信髑髏前驗始知眞曰恁麼則叉手當胸退身三步也曰須彌座下烏龜子莫待

裏道點額回○遊浮山遠如初參立立問汝是甚處
人曰益州曰此去幾里曰五千里曰你與麼來還曾
踏著麼曰不曾踏著曰汝解騰空耶曰不解騰空曰
爭得到這裏曰步步不迷方通身無辨處曰汝得超
方三昧耶曰聖心不可得三昧豈彰名曰如是如是
汝應信此即本體全彰理事不二善自護持

戊辛 本先禪師入寂 天台韶法嗣法眼第三世

本先住瑞鹿衲子輻輳大中祥符元年二月謂門弟
子如畫曰可為我造箇石龕中秋望日吾將順化畫
稟命至八月望日畢工遠近道俗奔趨瞻仰是日參
問如常至午時安坐方丈手結寶印謂畫曰古人云
騎虎頭撩虎尾中央事作麼生畫答曰也祇是如畫
先曰汝問我畫乃問騎虎頭撩虎尾中央事作麼生
先曰我也弄不出言訖奄然閉一目微視而寂

己酉 曉聰禪師住洞山

曉聰曲江杜氏子少出家頭骨嶢然一帔閱寒暑周
游荊楚飫厭保社與衆作息無有識之者在雲居時
作燈頭見僧說泗州僧伽近日在揚州出現有禪者
設問曰既是泗州僧伽為甚麼却向揚州出現聰婆
婆從旁來衆數使對聰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衆目
笑之後僧舉似蓮花峰祥菴主祥大驚曰雲門兒孫
猶在中夜敎坐具望雲居拜之聰遂知名叢林至洞
山依道詮己酉詮移黃以聰繼其席果嗣文殊應
天眞示衆一大藏教是箇之字祖師西來是右字作
麼生是正義良久曰天晴蓋却屋趁閑打却禾輸納
王租了鼓腹自高歌聰凡見僧來有所問輒瞋目視
之曰我擊虎術汝不會去○洪諲隱居衡嶽三生凡
二十年有湘陰豪貴來游福嚴見諲氣貌閑靖一缽
挂壁餘無長物傾愛之遂拜跪請曰師寧甘長客於
人亦欲住山乎神鼎乃我家植福之地久乏宗匠願
師俱往諲笑曰諾乃以已馬馱諲還諲至神鼎設魚
鼓粥飯如諸方一年成叢席十年有衆三十輩○歸
省住葉縣上堂夫行脚禪流參學須具參學眼見地
須得見地句方有相親分始得不被諸境惑亦不落
於惡道畢竟如何委悉有時句到意不到妄緣前塵
分別影事有時意到句不到如盲摸象各說異端有

時意句俱到打破虛空界光明照十方有時意句俱不到無目之人縱橫走忽然不覺落深坑有僧請益栢樹子話曰我不辭與汝說還信麼曰和尚重言爭敢不信曰汝還聞簷頭水滴聲麼僧豁然不覺失聲云耶省曰你見箇甚麼道理僧便以頌對曰簷頭水滴分明歷歷打破乾坤當下心息省乃欣然省住持嚴冷枯淡法遠義懷往參時方寒雪省呵罵驅逐至以水潑他僧皆怒而去惟遠懷整濕衣安坐省曰你更不去我打你遠曰某二人數千里來參和尚豈以一杓水潑便去卽打殺也不去省乃令掛搭續命遠充典座衆苦枯淡遠乘省出竊取油麵爲衆僧造五味粥省知算所值罰遠估衣鉢還訖打趂出因寄居廊房省出見復索租錢遠持鉢於市化錢還之省乃曰遠眞有意參禪乃呼之歸○過賢蘇州林氏子母夢吞大珠而孕生多異祥容貌偉怪口容雙拳七歲常沈大淵而衣不濕年三十剃染圓具往參彥球發明心印回居明覺院惟事飲酒醉則成歌警世導俗因號酒仙歌曰綠水紅桃花前街後巷走百餘遭

三也識我李四也識我不識我兩箇拳頭那箇大兩箇之中一箇大會把虛空一戳破摩娑令教却恁麼拈取須彌枕頭臥楊子江頭浪最深行人到此盡沈吟他時若到無波處還似有波時用心金罕又聞泛玉山還報須莫教更漏促趂取月明回一六二六其事已足一九二九我要喫酒長伸兩脚眠一覺起來天地還依舊門前綠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貴買朱砂畫月算來枉用工夫醉臥綠楊陰下起來强說眞如泥人再三叮囑莫教失却衣珠秋至山寒水冷春來柳綠桃紅一點動隨萬變江村烟雨濛濛有不有空不空笊籬撈取西北風生在閻浮世界人情幾多愛惡秪要喫些酒子所以倒街臥路死後却產娑婆不願超生淨土何以故西方淨土且無酒酤祥符二年上元日浚晨索浴罷就室握拳以右擧左張其口而化

庚戌 許式居士參曉聰禪師

比部郎中許式出守南昌過蓮華峰聞祥公曰聰道者在江西試尋訪之此僧人天眼目也遂往參聰言

下了悟時聰嘗自植松而誦金剛經不輟式贈詩曰
語言渾不滯高蹤祖師蹤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
鑑分金殿燭山答月樓鐘有問西來意虛堂對遠峰
一日式與泐潭澄上藍溥坐次澄曰聞郎中道夜坐
連雲石春栽帶雨松當時答洞山甚麼話曰今日放
衙早曰聞答泗州大聖在揚州出現底是否曰別點
茶來曰名不虛傳曰和尚早晚回山曰今日被上藍
覷破溥便喝澄曰須是你始得式曰不柰船何打破
戽斗一日入上藍僧堂問首座年多少曰六十八曰
僧臘多少曰四十七夏曰聖僧得幾夏曰與虛空齊
受戒式拍板頭曰下官喫飯不似首座喫鹽多○楚
圓全州李氏子少爲書生年二十二得度其母有賢
行使之遊方圓連眉秀目頎然豐碩然忽繩墨所至
爲老宿所呵以爲少叢林圓柴崖而笑曰龍象蹴踏
非驢所堪嘗蒙骨箱以竹杖荷之游湘沔間與守芝
谷泉俱結伴入洛聞善昭道望爲天下第一決志親
依時朝廷方問罪河東潞澤皆屯重兵多勸其無行
圓不顧易衣類厮養竄名火隊中露眠草宿竟造汾

陽昭壯之○守芝太原王氏子少棄家試法華得度
講金剛經名滿三河時善昭出世汾水芝往參投誠
入室特受印可○谷泉泉南人少聰敏性耐垢汙大
言不遜爲沙門擯置戒律任心而行眼蓋衲子所至
叢林輙刪去泉不以介意參昭奇之密受記莂

辛亥曇穎參蘊聰禪師

曇穎錢塘丘氏子年十三爲大僧於書無所不觀十
八九游京師初謁警玄問洞上特設偏正君臣意明
何事曰父母未生時事問如何體會曰夜半正明天
曉不露頴惘然棄去謁蘊聰理大陽之語曰師意如
何曰大陽不道不是但口門窄滿口說未盡老僧即
不與麼曰如何是父母未生事曰糞墼子問如何是
夜半正明天曉不露曰牡丹叢下睡猫兒頴愈疑駭
日扣之竟無得益自奮曰吾要以死究之不解終不
出山聰一日見普請問曰今日運薪乎曰然曰雲門
嘗問人搬柴柴搬人如何會頴不能對聰因植杖石
坐笑曰此事如人學書點畫可倣者工否者拙何故
如此未忘法耳如有法執故自爲斷續當筆忘手手

忘心乃可也須於是默契其旨良久曰石頭云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既曰契理何謂非悟曰汝以此句爲藥語爲病語曰是藥語聽呵曰汝乃以病爲藥又可哉曰事如函得蓋理如箭直鋒妙寧有加者而猶以爲病茲寔未諭曰借其妙至是亦止明理事而已祖師意旨智識所不能到剎事理能盡乎故世尊曰理障礙正知見事障能續生死須恍如夢覺曰如何受用曰語不離窠臼安能出蓋纏穎嘆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皆是死門終非活路即日辭去○曉舜宜春胡氏子少年麤猛忽悟浮幻投師出家在洞山曉聰會下時聰使至武昌行乞首謁劉居士家士高行爲時所敬意所與奪莫不從之舜年少不知其能參頗易之士曰老漢有一問上人語相契即開疏如不契即請還新豐問古鏡未磨時如何曰黑如漆曰磨後如何曰照天照地士笑曰道人不自洞山來耶拂袖入宅舜默慙馳歸舉似聰聰爲代語問古鏡未磨時如何曰此去漢陽不遠問磨後如何曰黃鶴樓前鸚鵡洲舜於言下大悟○都尉李遵勗謁蘊聰問

出家事聰舉崔趙公問徑山欽弟子出家得否欽曰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爲以此公案答之勗於言下大悟作偈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尋自和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一日與堅上座送別勗問近離上黨得居中都方接塵談遽回虎錫指雲屏之翠嶠訪雪嶺之清流未審此處彼處的的事作麼生堅曰利劍拂開天地靜霜刀纔舉斗牛寒勗曰恰值今日耳賸堅曰一箭落雙雕勗曰上座爲甚麼著草鞋睡堅以衣袖一拂勗低頭曰今日可謂降伏也堅曰普化出僧堂○許式漕西蜀道經汝陽謁元璉璉適接見於佛前式曰先拜佛先拜長老曰蝦蟇吞大蟲曰恁麼則總不拜去也曰運使話墮曰許長老具一隻眼璉以衣袖便拂式曰今日看破便禮拜○楚圓參善昭經二年未許入室圓詣昭昭揣其志必罵詬使令者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已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語未卒昭熟視罵曰

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怒舉杖逐之圓擬伸救詔並其口圓大悟曰乃知端齊道出常情

癸丑 五祖師戒禪師勘驗齊岳

師戒住五祖山喜勘驗衲子時齊岳重顯號爲飽參且有機辨兩人結伴游淮至東山下顯未欲前令岳先往岳包腰徑入方丈時戒歸自外見之呼曰上人名甚麼曰齊岳戒曰何似泰山岳無語戒即打趁出翼日復謁戒曰汝作什麼岳回首以手畫圓相示之戒曰是什麼岳曰老老大大胡餅也不識戒曰趁爐竈熱更搭一箇岳擬議戒曳拄杖趁出門及數日後岳又詣乃提起坐具曰展則大千沙界不展則毫釐不存爲復展即是不展即是戒下禪床把住曰覿是熟人何須如此岳又無語戒又打出

○重顯參光祚禪師

重顯遂寧府李氏子落髮受具後出蜀浮沉荊渚間橫經講席究理窮玄詰問鋒馳機辯無敵歷年嘗典客大陽與客論趙州宗旨客曰法眼禪師昔邂逅覺鐵觜於金陵問趙州栢樹子因緣記得否覺曰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法眼撫手曰眞自師子窟中來覺言無此語而法眼肯之其旨安在顯曰宗門抑揚那有規轍乎時有苦行名韓大伯者貌寒寢侍其旁輒匿笑而去客退顯數曰我偶客語汝笑何事曰笑知客智眼未正擇法不明顯曰豈有說乎對以偈曰一兔橫身當古路蒼鷹才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椿舊處尋顯陰異之結以爲友北游至復州北塔參光祚即伸問曰不起一念云何有過祚召顯近前顯纔近前祚以拂子驀口打顯擬開口祚又打顯豁然開悟留止五年盡得其道

甲寅 李端愿居士參曇穎禪師

李端愿兒時在館舍嘗閱禪書長雖婚宦然篤志祖道遂於後圃築室類蘭若邀曇穎居其中朝夕咨參至忘寢食穎一日視愿曰非示現力豈致爾耶柰無箇所入何愿乃問天堂地獄畢竟是有是無穎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華太尉就有裏覓無手搖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見天堂欲生殊不知欣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愿曰

心如何了頌曰善惡都莫思量愿曰不思量後心歸何所頌曰且請太尉歸宅愿又問人死心歸何所頌曰未知生焉知死愿曰生則端愿巳知頌曰生從何來愿擬議頌揕其胸曰秖在這裏思量箇什麼愿曰會也頌曰作麼生會愿曰只知貪程不覺蹉路頌拓開曰百年一夢今朝方省愿說偈曰三十八歲懵然無知及其有知何異無知滔滔汴水隱隱隋堤師其歸矣前涙東馳頌寓愿園時夏竦王曙歐陽修與愿兄端懿咸扣之歸時錄其語目之曰登門集

己卯 南安自嚴禪師入寂 西峯豁法嗣雲門第四世

自嚴平生示人多以偈率題贈以之中四字於其後乙卯正月六日集衆曰汝等當知妙性廓然本無生滅示有去來更疑何事吾此日生今正是時遂右脇臥而化壽八十二夏六十五〇有基錢塘王氏子毋夢梵僧授以舍利吞之遂有娠出家受具學於寶雲住太平興國寺每白黑月集衆誦戒勸道俗念佛祥符八年六月示疾弟子請曰和尚西歸事無留訓基乃講觀圓目衆忽見西方現光空中奏樂基曰阿彌陀佛與二大士俱至即右脇西向而化人夢阿彌陀佛授記爲超世如來

丙辰 守芝禪師住大愚

守芝自受汾陽心印辭游南方住高安大愚僧問昔日靈山分半座二師相見事如何芝曰記得麼僧良久芝打禪床一下曰多年忘却也乃曰且住且住若向言中取則句裏明機也似迷頭認影若也舉唱宗乘大是一場鰈語雖然官不容鍼私通車馬放一線道有箇葛藤處遂敲禪床一下曰三世諸佛盡皆頭痛且道大衆還有免得底麼若一人免得無有是處若免不得海印發光芝乃竪起拂子曰這箇是印那箇是光這箇是光那箇是印掣電之機徒勞佇思會麼老僧說夢且道夢見箇甚麼南柯十更若不會聽取一頌北斗掛須彌杖頭挑日月林泉有商量夏末秋風切珍重示衆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乃拈起拂子云狸奴白牯總在這裏放光動地何爲如此兩段不同示衆擊起香合云明頭合暗頭合若道得天下橫行道不得且合却上堂大洋海底排

班立從頭第二鬢毛班爲甚麼不道第一鬢毛班要會麼金蓮銀絲成玉露高僧不坐鳳凰臺僧問如何是佛芝曰鋸解秤錘

丁巳 德聰禪師入寂

德聰姓仰氏參請諸方密契心印太平興國三年結廬於松江余山二虎爲衞名大青小青有禪者造謁見掛一書於梁間問之曰此佛經也問嘗讀否曰如人看家書既知之矣何再讀爲嘗曰古人貴行吾何言哉自是問都不答超果慶依尊者自杭奉觀音像來聰預知謂寺僧曰三日內當有主公至及期果然天禧元年七月趺坐而化閱月貌如生建塔於東峰之麓山民有卜葬於側者其家夜聞虎嘯亟徙去○天禧元年知禮結同志修法華懺三載期滿將焚身供經秘書監楊億致書勸請住世禮復書略曰經論既以淨土之教爲勝方便驗知是如來善巧權用也但權名不局實理亦通體外之權須破體內方便須修蓋心性徧周法界無外豈應極樂不預惟心彌陀以無緣之慈取極樂之土釋迦以樂說之辨示往生之門觀經云凡夫心想羸劣未得天眼不能遠觀諸佛如來有異方便令其得見此之權巧方便既約圓論卽與法華微妙方便無二無別某雖鈍根濫沾圓教不離當念顧達彼方庶卽下凡便階不退又欣厭取捨善能起過亦能立功衆生曠劫住此娑婆貪於麤弊色聲著於下劣依正既無厭離之念但增繫縛之緣縱有薰修鮮克攸遂以此土法門多障故是故諸佛愍此衆生以願行功取淸淨土令其欣慕作受生因以苦切言說垢穢相令其厭惡成出離心若非此心不成始行故非厭離捨此無緣不起欣求生彼無分蓋受生之法以愛爲緣始自初心終至等覺變易未盡欣厭叵忘況始行耶今之衆圓尙須求預彼之寶剎寧不願生但知淨土惟心穢邦卽性卽厭無厭卽欣無欣是則正助合修解行兼運順佛至教非已縣情故以畢命自要庶憑最後之强緣以作往生之定業億又貽書郡守及遵式力爲勸止於是焚身之志遂沮○曾會字宗元官翰林學士幼與重顯同舍及冠異途天禧間會守池州一日與顯會於景德

寺會將中庸大學參以楞嚴符宗門語句實顯顯曰這箇尚不與教乘合況中庸大學耶學士要直捷理會此事乃彈指一下曰但恁麼薦取會於言下領旨

○楚圓既傳汾陽心印服役七年乃與守芝慧覺等數人辭昭相讓不肯為參頭昭曰此行不可以戒臘推聽吾一頌天無頭吉州城畔展戈矛將軍疋馬林下過圓州城裏鬧啾啾圓遂出班曰楚圓何人敢當此記荊遂領眾拜辭昭曰別無送路與子一枝拄杖一條手巾曰手巾和尚受用拄杖即不消得曰汝但將去有用處在圓便收昭曰又道不用圓便喝昭曰已後不讓臨濟圓曰正令已行昭來日送出三門乃問汝出山逢尉遲時如何圓曰一刀兩段昭曰彼現那吒又作麼生圓便拽拄杖昭喝曰這回全體分付

○圓至并州謁智嵩嵩謂圓曰楊大年內翰知見高入道穩實子不可不見圓乃往見億億問曰對面不相識千里却同風圓曰近奉山門請億曰真箇脫空圓曰前月離唐明億曰適來悔相問圓曰作家億便喝圓曰恰是億復喝圓以手劃一劃億吐舌曰真是龍象圓曰是何言歟億顧客司令別點茶來曰元來是家裏人圓曰也不消得茶罷又問如何是圓上座為人句圓曰切億曰與麼則長裙新婦拖泥走圓曰誰得似內翰億曰作家作家圓曰放內翰二十拄杖億拊膝曰這裏是什麼處所圓拍掌曰也不得放過億大笑又問記得唐明當時悟底因緣麼圓曰唐明問首山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億曰祇如此語意旨如何圓曰水上掛燈毬億曰與麼則孤負古人去也圓曰內翰疑則別參億曰三腳蝦蟆跳上天圓曰一任跨跳億乃大笑館於齋中日夕質疑智證因聞前言往行恨見之晚朝中見駙馬都尉李遵勗曰近得一道人真西河師子勗曰我以拘文不能就謁柰何億歸語圓曰李公佛法中人聞道風遠至有願見之心政以法不得與侍從過從圓於是黎明謁勗勗閱謁使童子問曰道得即與上座相見圓曰今日特來相看又令童子曰碑文刊白字當道種青松圓曰不因今日節餘日定難逢童子又出曰都尉言與麼則與上座相見也圓曰腳頭

脚底勗乃出坐定問曰我聞西河有金毛師子是否圓曰什麼處得此消息勗便喝圓曰野犴鳴勗又喝圓曰恰是勗大笑既辭去勗問如何是上座臨行一句圓曰好消息勗曰何異諸方圓曰都尉又作麼生曰放上座二十棒圓曰專爲流通勗又喝圓曰瞎勗曰好去圓曰諾諾自是往來楊李之門以法爲友

戊午洪諲禪師說法智度

洪諲住神鼎甘枯淡無比有一朽木床夜則諲坐其上三十輩環聽其誨諲舉洞山頌曰貪嗔癡太無知賴我今朝識得伊行便打坐便搥分付心王仔細推無量劫來不解脫問汝三人知不知古人與麼道神鼎則不然貪嗔癡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伊行即往坐即隨分付心王無可爲無量劫來元解脫何須更問知不知僧問烏窠侍者欲往諸方學習佛法去烏窠但吹布毛便悟去如何諲曰此事即知此人久積淨業曠劫修行方能了解乃拈布毛擧似復吹之曰會麼不得孤負老僧良久曰我在首山與汾陽師兄曾如此說汾陽作偈曰侍者初心慕勝緣辭師擬去學參禪烏窠知是根機熟吹毛當下得心安看他吐露終是作家智度寺沙門本延詣諲夜語還謂郡將曰諲公所謂本色老宿惜陸沉山中郡以禮請開法諲辭不得乃升座說法道俗歡呼得未曾有於是諲名聲普聞○契嵩少時遊神鼎諲坐堂上受其展指庭下兩小甕曰汝來乃其時寺今年始有醬食矣明日將粥一力挾筐取物投僧鉢中嵩睨上下有即咀嚼者有置之自若者嵩袖出以觀皆碎餅餌問諸耆老曰此寺自來不羹粥脫有檀越請應供堂頭次第撥僧赴之囑令携乾殘者歸納庫下碎焙之均而分俵以當麵堂頭言汝來適丁其時良然嵩大驚○楚圓與楊億李遵勗爲法喜遊久之辭還河東億曰有一語寄唐明圓曰明月照見夜行人億曰却不相當圓曰更深猶自可午後更愁人億曰開寶寺前金剛近日因什麼汗出圓曰知億曰上座臨行豈無爲人句圓曰重疊關山路億曰與麼則隨上座去也圓噓一聲億曰眞師子兒大師子吼圓曰放去又收來億曰適來失脚踏倒又得家童扶起圓曰有甚了期億

大笑圓還唐明遵勗遣兩僧訊圓圓於書尾畫雙足寫來僧名以寄之勗作偈曰黑毫千里餘金鏘示雙趺人天渾莫測珍重赤鬚胡圓以母老南歸至筠州謁曉聰聰令首衆先是善昭謂圓曰我徧參雲門兒孫特以未見聰爲恨故圓依止三年○遵式居天竺丞相王欽若撫杭因以式道行聞於朝賜號慈雲

己未重顯禪師出世翠峰

重顯自得法智門乃復徧參洞山曉聰每新到參便問溈山水牯牛意作麼生對者多不契聰旨顯到亦如前問顯曰作後人標榜聰擬道顯以坐具拂一下便行聰曰且來上座顯曰未參堂到大龍爲知客一日問曰語者默者不是非語非默更非總是總不是拈卻大用現前時人知有未審大龍如何龍曰子有如是見解顯曰這老漢瓦解氷消龍曰放你三十棒顯禮拜歸衆龍卻喚適來問話底僧來顯便出龍曰老僧因甚麼瓦解氷消顯曰轉見敗闕龍作色曰叵耐叵耐顯休去後舉似南嶽雅雅曰大龍何不與本分草料顯曰和尚更須行腳問羅漢林曰法爾不爾如何指南林曰只爲法爾不爾顯曰大衆記取某甲話頭拂衣歸衆林下堂卻令侍者請顯至方丈問上座適來不肯老僧那顯曰和尚當代宗匠焉敢不肯林曰你爲甚拂衣歸衆顯曰還許某甲說道理也無林曰你說看顯拍一拍下去初學士曾會與顯厚善相值淮上問顯何之顯曰將遊錢塘絕西興登天台鴈蕩會曰靈隱天下勝處珊禪師吾故人以書薦顯顯至靈隱三年陸沉衆中俄會奉使浙西訪顯於靈隱無識之者時堂中僧千餘使吏撿床曆物色乃至會問向所附書顯袖納之曰公意勤然行腳人於世無求敢希薦達哉會大笑珊奇之吳江翠峰虛席舉顯出世燒香法嗣北塔門（即智門）開法日顧視大衆曰若論本分相見不必高陞此座乃以手指曰諸人隨山僧手看無量佛土一時現前各各仔細觀瞻其或涯際未知不免拖泥帶水於是登座又環顧大衆曰人天普集合發明何事豈可互分賓主馳騁問答便當宗乘去廣大門風威德自在輝騰今古把定乾坤千聖只言自知五乘莫能建立所以聲前悟旨猶迷顧

鑒之端言下知歸尚昧識情之表諸人要識眞實相爲麼但以上無攀仰下絕已躬自然常光現前箇箇壁立千仞還辨明得也無未辨辨取未明明取既辨明得便能截生死流踞佛祖位妙圓超悟正在玆時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顯甞參大龍有大龍小師曰何不與先師燒香顯曰昔僧問先師如何是堅固法身先師曰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我頌此因緣報他恩了也又甞參大愚守芝與文悅遊最久悅知顯不嗣芝特過勸顯一日與遊山次驀曰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觸目未甞無臨機何不道顯拈起一莖禾示之悅不肯曰夢也未夢見顯曰你不肯郎休○義懷永嘉樂淸陳氏子世以漁爲業母夢星隕於屋乃孕及產尤多吉祥兒時坐船尾父得魚付懷貫之懷不忍乃私投江中父怒笞懷懷恬然如故長游京師薙染爲僧言法華於市井中搊懷背曰雲門臨濟去懷遂謁金鑾善葉縣省皆不契東遊至翠峰謁重顯顯曰汝名甚麼曰義懷顯曰何不名懷義曰當時致得顯曰誰爲汝立名曰受戒來十年矣顯曰汝行脚費却多少草鞋曰和尚莫瞞人好顯曰我也沒量罪過汝也沒量罪過你作麼生懷無語顯打曰脫空謾語漢出去入室次顯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懷擬議顯又打出如是者數四尋爲水頭因汲水折擔忽然大悟作投機偈曰一二三四五六七萬仞峰頭獨足立驪龍頷下奪明珠一言勘破維摩詰顯聞拊几稱善○與陽淸剖臥疾次大陽警玄問是身如泡幻泡幻中成辦若無箇泡幻大事無繇辦若要大事辦識取箇泡幻作麼生剖曰猶是這邊事玄曰那邊事作麼生剖曰匝地紅輪秀海底不栽花玄笑曰乃爾惺惺耶剖喝曰將謂我忘却竟爾遷寂

辛酉省常法師往生淨土

省常字造微錢塘顏氏子出家受具淳化中住南昭慶慕廬山之風乃刺血書華嚴經淨行品易蓮社以淨行士大夫預會者皆稱淨行社弟子丞相王旦爲之首一時公卿牧伯百二十人比丘千人天禧四年正月日端坐念佛有頃厲聲唱曰佛來也泊然而化

衆見地昔金色移時方沒○楚圓辭曉聰游仰山楊億以書抵宜春太守黃宗旦旦遂請圓出世南原

壬戌 警玄禪師傳法法遠

法遠鄭圃田王氏子年十九游幷州見智嵩求出世法嵩曰汝當剃落覽三寶數乃可遠曰法有僧俗乎嵩曰與其爲俗曷若爲僧僧則能續佛壽命故也於是斷髮受具一日見僧入室請問趙州栢子因緣嵩詰其僧遠旁有省發後謁善昭歸省皆受記莂天禧中謁大陽警玄機語相契玄嘆曰吾老矣洞上一宗遂竟無人耶以平生所著直裰皮履示之遠曰當爲持此衣履求人付之如何玄曰他日果得人出吾偈爲證偈曰楊廣山前草憑君待價焞異苗翻茂處深密固靈根其尾云得法者潛衆十年方可闡揚

癸亥 重顯禪師開法雪竇

重顯住翠峰天聖初曾會守四明迎顯補雪竇顯既至曾曰會近與清長老商量趙州勘婆子話未審端的有勘破處也無顯曰清長老道箇甚麼會曰又與麼去也顯曰清長老且放過一著學士還知天下衲僧出這婆子圈䙡不得麼會曰這裏別有箇道處趙州若不勘破婆子一生取屈顯曰勘破了也會大笑顯住雪竇宗風大振天下龍蟠鳳逸衲子爭集座下號雲門中興僧問遠離翠峰祖席已臨雲竇道場未審是一是二顯曰馬無千里謾追風曰恁麼則雲散家家月顯曰龍頭蛇尾漢上堂田地穩密底佛祖不敢近爲甚麼擡脚不起神通游戲底鬼神不能測爲甚麼下脚不得直饒十字縱橫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又云䞗擊妙喜世界百雜碎底人爲甚麼處處解持鉢又云知時頻到香積國底人爲甚麼拄杖頭上失却眼又云一花開天下春古佛爲甚麼不著便你若透得救取天下老宿忽若有箇衲僧出來云和尚且自救也許伊是金毛師子又云一塵一佛國一葉一釋迦德山何以卓牌於鬧市又云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投子因甚麼脚下五色索透關底試辨看上堂僧問如何是時節因緣顯曰瞌睡漢僧便喝顯曰詐惺惺復云譬若世界壞時大水鏡作其間無量衆生或沒未沒互相悲號仰望蒼蒼皆云相救時四禪

天人一見高聲便喝咄哉衆生我預會報汝令頻頻上來汝却不聽如今有什麼救處乃拍手云歸堂又云一問一答總未有事在直饒乾坤大地草木叢林盡爲衲僧異口同聲各置百千問難也不消長老彈指一下乃竝高低普應前後無差又云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古人向甚麼處見客若道得接手句許汝天上天下問新到甚處人僧提起坐具顯曰蝦跳不出斗僧曰踔跳顯便打僧曰更踔跳顯又打僧便走顯喚回僧作禮曰獨忤和尚顯曰我要這話行你又走作甚麼僧曰已徧天下了也顯復打五棒僧曰有諸方在顯曰你只管喫棒顯又喚第二底近前來問甚處人僧曰鼎州人顯曰敗也僧曰青天白日顯曰兩重公案僧曰恰是顯以拄杖指曰你擬踔跳僧擬議顯亦打五棒參頭曰這僧喫棒與某甲不同顯一時喚近前僧珍重便走顯隨後與一拄杖寶華侍者來看顯顯問寶華多少衆者云不勞和尚如此顯云我好好問爾踔跳作甚麼者云也不得放過顯云眞師子兒喫茶了顯把住云適來得恁麼無禮者擬議被顯一掌云歸去分明學似寶華問聽道者久參事作麼生道聽曰青天白日顯曰亂走作麼聽便喝顯曰喫棒聽擬舉手顯打一坐具曰你看這瞎漢亂與首座寫眞顯曰既是首座爲甚麼却有兩箇曰爭之不足顯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座擬問顯曰雪竇門下一日與數僧遊山次見牯牛舉頭顯問牯牛舉頭作甚麼僧曰怕和尚穿却顯不肯自云看入草底宗首座到方擬人事顯約住曰既知信之韜略便須拱手歸降宗曰今日敗闕顯曰劍刃未施賊身已露宗曰氣急殺人顯曰敗將不斬宗曰是顯曰禮拜著宗曰三十年後有人舉在顯曰已放你過顯一日經行植杖衆衲環之忽問曰有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曰體露金風雲門答這僧耶爲解說耶有宗上座曰待老漢有悟處卽說顯熟視驚曰非韓大伯乎宗曰老漢瞥地也於是令擊鼓衆集顯曰大衆今日雪竇宗上座乃是昔年大陽韓大伯具大知見晦迹韜光欲得發揚宗風幸願特升此座宗遂升座僧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曰神光射斗牛又問出匣後如何曰

千兵易得一將難求僧退宗曰寶劍未出匣神光射斗牛千兵雖易得一將實難求便下座一衆大驚

## 佛祖綱目卷第三十五

## 佛祖綱目卷第三十六 兩字號

甲子宋仁宗天聖二年起 壬申改明道 甲戌改景祐 戊寅改寶元 庚辰改康定 辛巳改慶曆 己丑改皇祐 甲午改至和 丙申改嘉祐 甲辰英宗治平元年 戊申神宗熙寧元年 戊午改元豐 癸亥元豐六年止

甲子 楚圓謁洪諲禪師

楚圓住南原三年棄去謁洪諲諲首山高弟衲子非人類精奇無敢登其門者住山三十年門弟子氣呑諸方圓髮長不剪弊衣楚音通謁稱法侄一衆大笑諲遣童子問長老誰之嗣圓仰視屋曰親見汾陽來諲杖而出顧見頎然問曰汾州有西河獅子是否圓指其後絕叫曰屋倒矣童子返走諲回顧相矍鑠圓地坐脫隻履而視之諲老忘所問又失圓所在圓徐起整衣且行且語曰見面不如聞名遂去諲遣人追之不可嘆曰汾州乃有此兒耶○宗道者得法重顯超放自如往來舒蘄間性嗜酒無日不醉村民愛敬之每餉以醇醪一日方入浴有送檀者至乃裸而出接酒竟去嘗散衣下山有逆而問者曰如何是道者家風宗曰袈裟裹草鞋曰意旨如何宗曰赤脚下桐城○陳瓘字瑩中號了翁南劍人性閑雅與物無競初尙雜華頗有所詣及會明智叩天台宗旨忽有契悟其謫居海上未嘗有不滿意惟尅念西歸後謁惟淸執見聞以求解會淸曰執解爲宗何日偶諸瓘乃開悟寄淸偈曰書堂兀兀萬幾休日暖風和草木幽誰識二千年底事如今只在眼睛頭

○汾州善昭禪師示寂 首山念法嗣臨濟第六世

善昭住汾陽儼臨人天足不越閫者三十年天聖二年龍德府尹李侯因與昭有舊專使請主承天使者三至不赴受罰復至曰必欲得師俱往不然有死而已昭笑曰老病業已不出山借往當先後之何必俱耶使者曰師諾則先後惟所擇昭乃令設饌敘裝告

衆曰老僧去也誰人隨得一僧出曰某甲隨得曰汝日行幾里曰五十里曰汝隨我不得又一僧曰某甲日行七十里曰汝亦隨我不得侍者曰某甲隨得但和尚到處卽到曰汝乃隨得老僧復顧使者曰吾先行矣停箸而化侍者卽立化於側壽七十八

乙丑 楚圓禪師開法道吾

定林沙門本延有道行雅爲士大夫所信敬洪邇見延稱楚圓知見可與臨濟會道吾虛席延白郡守請圓主之示衆先責應曰第一句薦得堪與祖佛爲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道吾則不然第一句薦得和泥合水第二句薦得無繩自縛第三句薦得四稜著地所以道起也海晏河淸行人避路住也乾坤失色日月無光汝輩向什麼處出氣良久曰道吾爲汝出氣乃噓一聲卓拄杖而起又曰道吾打鼓四大部洲同參拄杖橫也挑掛乾坤大地鉢盂覆也蓋却恒沙世界且問汝輩向何處安身立命若也知之北俱盧州喫粥喫飯若也不知長連床上喫粥喫飯大道谷泉南歸放浪湘中聞圓住道吾往省覲圓曰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泉左右顧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圓呵曰未在更道泉乃作虎聲圓以坐具摵之泉接住推圓置禪床上圓亦作虎聲泉大笑曰我見七十餘員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山有湫毒龍所蟄墮葉觸波必雷雨連日過者不敢喘一日泉與圓暮歸時秋暑捉圓衣曰可同浴圓掣肘徑去於是泉解衣躍入霹靂隨至腥風吹雨林木振搖圓蹲草中意泉死矣須臾晴霽忽引頸出波間曰囮

丙寅 慧覺禪師住瑯琊

慧覺西洛人弱冠扶父衡陽太守櫬歸洛過灃陽藥山古刹宛若舊居遂出家薙染游方參問得法汾陽應緣滁水住瑯琊山上堂見聞覺知俱爲生死之因見聞覺知正是解脫之本譬如獅子返擲南北東西且無定止汝等諸人若也不會且莫辜負釋迦老子吽吽上堂汝等諸人在我這裏過夏與你點出五般病一不得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二不得孤峰獨宿三不得張弓架箭四不得物外安身五不得滯於生殺

何故一處有滯自救難爲五處若通方名導師汝等諸人若到諸方遇明眼作者與我通箇消息貴得祖風不墜若是常徒卽便寢息何故裸形國裏誇服飾想君太煞不知時上堂山僧因看華嚴金師子章第九錄心迴轉善成門又釋曰如一尺之鏡納重重之影象若然者道有也得道無也得道非亦得道是亦得雖然如是更須知有拄杖頭上一竅若也不會拄杖子穿燈籠入佛殿撞著釋迦磕倒彌勒露柱拊掌呵呵大笑你且道笑箇甚麼卓拄杖下座上堂拈拄杖曰盤山道向上一路滑南院道壁立千仞臨濟道石火電光鈍瑯瑯有定乾坤底句各各高著眼高著眼卓拄杖下座覺與雪竇同時唱道時謂二甘露門

丁卯 義懷禪師開法鐵佛

義懷辭重顯久無耗有僧自淮上來謂顯曰懷出世鐵佛矣顯使誦提唱之語曰譬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不用續鳧截鶴夷嶽盈壑放行也百醜千拙收來也欒欒拳拳用之則致與八大龍王鬪富不用都來不直半文錢顯大稱賞以爲類已先使慰撫之懷乃致通門人之禮上堂髑髏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芭蕉聞雷開葵花隨日轉諸仁者芭蕉聞雷開還有耳麼葵花隨日轉還有眼麼若也會得西天卽是此土若也不會七九六十三致示衆古人云五蘊山頭一段空同門出入不相逢無量劫來賃屋住到頭不識主人翁有老宿拈云既不識他當初問甚麼人賃恁麼拈也太遠在何故須知死人路上有活人出身處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那箇是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那箇是死人路上活人出身處若撿點得分明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舉金剛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法眼云若見諸相非相卽不見如來懷曰若見諸相非相眼在甚麼處此語有兩負門室中問僧無手人能行拳無舌人解言語忽然無手人打無舌人無舌人道箇甚麼

○大陽警玄禪師入寂 梁山觀法嗣 曹洞第六世

警玄住大陽足不越限脇不至席者五十年天聖丙

寅七月日陞座辭衆又三日以偈寄侍郎王曙曰吾年八十五修因至於此問我歸何處頂相終難覩停筆而化○平侍者預大陽之室有年雖盡得其旨惟以生滅爲已任擠陷同列忌出其右者慧覺法遠居衆時汾陽令探大陽宗旨延嘆曰興洞上一宗非遠即覺也二師曰有平侍者在延以手指胸云平此處不佳又揑拇指叉中示之云平向去當死於此豎延遷寂遺囑塔全身十年無難當爲大陽山打供平後住山忽云先師靈塔風水不利取而焚之遂發塔顏貌如生薪盡儼然衆皆驚異平乃鐵破其腦盆以油薪俄成灰燼事聞於官坐平不孝還俗自稱黃秀才謁慧覺覺曰昔日平侍者今朝黃秀才我在大陽時見你做處遂不納又謁法遠遠亦不顧後於三叉路口遭大蟲食之果中了叉之記○晁迥字明遠歷事三朝謚文元弱冠時遇高士劉惟一訪以生滅之事一日人常不死迥駭之一日形死性不滅迥始悟自是留意禪觀嘗曰予觀實積中末後云若彼比丘於一切法但取一行極隨順者所謂無生是爲禪行予詳此語若有豁然明禪理而學佛者止用此一科足矣丁卯元日撰法藏碎金錄十卷成謝政後獨處道院不治他務戒家人無輒有請子耀進士易章服詣謝迥亦不顧嘗有詩云鍊鑛成金得寶珍鍊情成性得天眞相逢此理交談者千百人中無一人

○守芝禪師開法翠巖

守芝住大愚郡守請居西山翠巖芝譏呵學者寡聞得少爲足曰汾陽有十智同眞法門鍛佛祖鉗鎚今時禪者姿質不妙莫有成器者僧問如何是十智同眞芝曰先師言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眞若不具十智同眞邪正不辨緇素不分不能與人爲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眞如今一切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參四同眞志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先師又曰與什麼人同得入與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什麼物同得失阿那箇同具足是什麼同徧普何人同眞志孰能

總同參那箇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惱慈悲點不出者未有參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芝曰先師曰要識是非面目見在也大省力後生晚學刺頭向言句裏貪著義味如驢舐尿處捧打不回蓋爲不廣求知識徧歷門風多是得一言半句便點頭瞌睡道已了辨上座大有未穩當處在先師有十五家宗風歌號曰廣智其詞曰大道不說有高低眞空那肯涉離微大海呑流同增減妙峰高聳總擎持萬派千溪皆渤澥七金五嶽盡須彌玉毫金色傳燈後二三四七普聞知信衣息廣開機諸方老宿任施爲識心是本從頭說迷心逐物却生疑芝曰此叙宗旨也或直指或巧施解道前綱出後機旨趣分明明似鏡盲無慧目不能窺明眼士見精微不言勝負墜愚癡物物會同流智水門風逐便示宗枝卽心佛非心佛歷世明明無別物卽此眞心是我心我心猶是機權出芝曰此叙馬祖宗派也或五位或三路設施隨根巧回互不觸當今是本宗展手通玄無佛祖芝曰此叙洞上宗派也或君臣或父子量器方圓無彼此士庶公侯一道平愚智賢豪明漸次芝曰此叙石霜宗派也有時敲有時唱隨根問答談諦當應接何曾失禮儀淺解之流却生謗或雙明或單說只要當鋒利禪悅開權不爲鬪聰明舒光只要辨賢哲有圓相有默論千里持來目視瞬萬般巧妙一圓空爍迦羅眼通的信芝曰此叙溈仰宗派也或全提或全用萬象森羅實不共靑山不礙白雲飛隱隱當臺透金鳳芝曰此叙石頭藥山宗派也象骨鏡地藏月玄沙崇壽照無闕因公致問指歸源旨趣來人明皎潔芝曰此叙雪峰地藏宗派也或稱提或拈掇本色衲僧長擊發句裏明人事最精好手還同楔出楔或壚鞴或垂手切要心空易開口不識先人出大悲管燭之徒照街走芝曰此叙雲門宗派也德山棒臨濟喝獨出乾坤解橫抹從頭誰管亂區分多口阿師不能說臨機縱臨機奪迅速機鋒如電掣乾坤只在掌中持竹木精靈腦劈裂或賓主或料揀大展禪宗辨正眼三玄三要用當機四句百非一齊鏟勸同袍莫强會少俊依前成窒礙不知宗脉

莫謾汗永劫長沈生死海難逢難遇又難聞猛烈身心快通泰芝曰此敘德山臨濟宗派也

○守芝禪師傳法文悅

文悅南昌徐氏子短小粹美有精識初出家杖策游江淮常默坐下板念耆宿語疑之曰吾聞臨濟在黃檗三年黃檗不識也陳尊宿者教之令問大意三問而三被打未聞諄諄授之也至大愚而悟則爲江西宗耆宿教我意非徒然我所欲聞者異耳遂至大愚參守芝見屋老僧殘荒涼如傳舍芝自提笠日走市井暮歸閉關高枕悅無留意欲裝包發去芝忽陞座曰大家相聚喫莖虀若喚作一莖虀入地獄如箭射下座無他語悅大駭夜造丈室芝曰來何所求曰求佛心法芝曰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後生趂有色力何不爲衆乞飯去我忍飢不暇暇爲汝說法乎悅不敢違卽請行及還自馮川芝移住翠巖悅又往從之夜詣丈室芝曰又欲求佛心法乎汝不念乍住屋壁疎漏又寒雪我日夜望汝來爲衆營炭我忍寒不能能爲汝說法乎悅又不敢違入城營炭還時維那缺悅夜造丈室芝曰佛法不怕爛却堂司一職今以煩汝悅不得語而出明日鳴揵椎堅請悅有難色拜起欲棄去業已勤勞久因中止然恨芝不去心地坐後架架下束破桶盌自架而墮忽開悟頓見芝從前用處走搭伽黎上寢堂芝迎笑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悟再拜汗下不及吐一詞而出服勤八年而芝歿

戊辰 法智知禮法師入寂 天台宗

天聖六年正月日知禮召大衆說法累稱阿彌陀佛號數百聲奄然坐逝露龕二七日顏貌如生爪髮俱長茶毗舌根不壞若蓮華然舍利五色莫知其數

己巳 自寶謁曉聰禪師

自寶壽州人生娼室無姓氏出家修頭陀行糲食垢衣行脚時嘗旅宿爲娼女所窘遂讓榻與之睡寶坐達旦明發娼女索宿錢寶與之出門自燒被褥而去娼女以實告其母謂寶眞佛子請歸致齋以懺後參師戒發明心地至洞山謁曉聰時方植松聰問上嶺一句作麼生道寶曰氣急殺人聰拄钁呵曰從何得此隨語生解阿師見問上嶺便言氣急殺人佛法却

成流布寶請代語聽曰何不道氣喘殺人寶復問嶺在此金剛在什麼處聽指曰此一株松是老僧親栽

庚午 子璿參慧覺禪師

子璿秀州人從敏法師學楞嚴經至動靜二相了然不生謂敏曰識空擊木尙落筌蹄舉目揚眉已成擬議去此二途方契斯旨敏駭之參慧覺値陞座遂問淸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覺厲聲曰淸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璿豁然契悟擬留嗣之覺曰汝宗不振久矣宜勵志扶持以報佛恩後住長水◯曉聰住洞山六月日示微疾持不食七日集道俗曰法席當令自寶住持因與門人叙透法身話說偈曰參禪學道莫忙忙問透法身北斗藏予今老倒尫羸甚見人無力得商量惟有鉏頭知我道種松時復上金剛言畢而化荼毗得五色舍利塔於西阿◯自寶常在五祖主事一日師戒病令行者往庫司取生薑煎藥寶叱之行者白戒戒令將錢回買寶方取薑付之曉聰殁遺言令寶繼其席郡守亦以書囑戒俾舉所知戒曰賣生薑漢住得遂出世洞山寶嘗作達磨贊叙曰師眞徒逸三界無著擬欲安排知君大錯虛勞指點何處捫摸要識師眞乾坤廓落贊曰師相兮世所希師眉兮陣雲垂師眼兮電光輝師鼻兮聳須彌師口門無齒兮過在阿誰更住少林兮懡㦬却西歸遇衲僧兮好與一頓椎雖然如是兮不會莫鍼錐慧覺見此贊乃述頌曰師眼兮深師鼻兮大師耳兮穿師舌兮快師身兮黑師心兮戴手携隻履返流沙熊耳石塔今猶在只將此頌驗盡天下衲僧◯倚遇漳州林氏子初謁法遠遠謂人曰此後學行脚樣子也繼謁谷泉問菴主在麼曰誰曰行脚僧曰作甚麼曰禮拜菴主曰恰値菴主不在曰你聻曰向道不在說甚你我拽棒趂出次日再來泉又趂出一日又來問菴主在麼曰誰曰行脚僧揭簾便入泉攔胸扭住曰我這裏狼虎縱橫尿床鬼子三回兩度來討甚麼曰人言菴主親見汾陽泉解衣抖擻曰你道我見汾陽有多少奇特遇卽禮拜曰如何是菴中主曰入門須辯取曰莫祇這便是麼曰賺却多少人曰前言何在曰聽事不眞喚鐘作甕曰萬法泯時全體現君臣合

處正中邪去也曰驢漢不會便去亂統作麼曰番如菴主語客來將何祇待曰雲門餬餅趙州茶曰謝師供養曰我這裏火種也未有早言謝謝什麼遇乃去謁北禪智賢賢問近離甚處曰禪嚴曰思大鼻孔長多少曰與和尚當時見底一般曰且道老僧見時長多少曰和尚大似不會到福嚴賢笑曰學語之流又問來時馬大師建否曰建曰向汝道什麼曰教和尚莫亂統曰念汝新到不欲打汝曰倚遇亦放和尚過茶罷賢問鄉里甚處曰漳州曰三平在彼作甚麼曰說禪說道曰年多少曰與露柱齊年曰有露柱且從無露柱年多少曰無露柱一年也不少曰夜半放烏雞遇因倒心師事之

壬申 楚圓禪師住石霜

明道元年楚圓自道吾遷住石霜○贊元字萬宗義烏人傅大士遠孫出家受具游方至石霜謁楚圓圓一見曰好好著槽廠元遂作驢鳴圓曰眞法器耳俾為侍者助舂破薪泯泯混衆十年○遵式住慈雲有一貴官註楞嚴經求印可式乃烹烈焰謂曰今先申三問若答之契理當為流通如其不合請付此火眞精妙元性淨明心不知如何註釋三四四三宛轉十二流變三疊一十百千為是何義二十五聖所證圓通既云實無優劣文殊何得獨取觀音其人罔措遂焚之壬申十月日炷香禮佛願諸佛說明往生安養又祝觀世音曰我觀觀世音前際不來後際不去十方諸佛同住實際願住此實際受我一炷之香遂坐脫人見大星隕於靈鷲峰越七日入龕形貌如生

癸酉 楚圓禪師傳法方會

方會宜春冷氏子少警敏不事筆硯及出家閱經典輙自神會折節扣參老宿時楚圓自南原遷道吾石霜會皆佐之總院事依之雖久然未有省發每以此事咨參圓曰庫司事繁且去他日會又請問圓曰監寺異日兒孫徧天下在何用忙為一日圓適出雨忽作會偵之小徑一見搊住曰這老漢今日須與我說不說打你去曰監寺知是般事便休語未竟會大悟即拜於泥塗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曰你且躲避我要去那裏去會歸來日具威儀詣方丈禮謝圓呵曰

未在圓飯罷恒山行禪者問道多失所在會闞其出未遠即過鼓集衆圓怒數曰少叢林暮而陞座何從得此規繩乎曰汾陽乃晚參也一日圓上堂會出問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峰時如何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曰官不容鍼更借一問圓便喝會曰好喝圓又喝會亦喝圓連喝兩喝會禮拜圓曰此事是箇人方能擔荷會拂袖便行一日圓問馬祖見讓師便悟去且道迷却在甚麼處曰要悟即易要迷即難○可眞自負親見慈明天下無可意者至金鑾同善侍者坐夏善與語知其未徹一日同山行舉論鋒發善拈一片瓦置石上曰若向這裏下得一轉語許你親見老師眞左右視擬對善叱曰佇思停機情識未透何曾夢見眞大愧還石霜圓見來叱曰本色行脚人必知時節有甚急事夏未了丞至此眞泣曰被善兄毒心終礙塞人故來見和尚圓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圓訶曰頭白齒豁猶作這箇見解如何脫離生死眞悚然求指示圓曰汝問我眞理前語問圓圓震聲喝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眞於言下大悟○道吾悟眞亦圓嗣一日提螺螄一籃遶院行云賣螺螄令衆下語皆不契有一老宿揭簾見以目顧眞放身便臥眞放籃子便行○善暹臨江人出家游方依緣遠一日遠陞堂顧視大衆曰師子頻呻象王回顧暹忽有省入室陳解遠曰子作麼生會暹顧曰後園驢喫草遠然之自此機辯迅捷禪林目曰海上橫行暹道者又參重顯顯愛其俊逸留座下數年欲舉住明州金鸞暹聞之書偈於壁而去出世開先嗣緣遠一住十八年

甲戌 谷泉禪師住保眞

谷泉登衡嶽頂住懶瓚巖移芭蕉又移保眞乃衡湘至險絕處一夕地坐視融峰有大蟒盤繞泉解衣帶縛其腰中夜不見明日偏山尋之衣帶纏枯松上嘗以枝荷大酒瓢往來山中人問瓢中何物曰大道漿也○守芝住大愚翠巖兩山衆未嘗登三十輩屋老以木拄將傾處過者疑將壓焉提笠曰走城郭村落寺如傳舍粥飯亦有不繼嘗作洞山麻三斤偈曰橫眸讀梵字彈舌念眞言吹火長尖嘴柴生滿竈烟又

示衆沙裏無油事可哀翠巖嚼飯餧嬰孩他時好惡知端的始覺從前滿面灰景祐初入寂

乙亥五祖師戒禪師入寂（雙泉寬法嗣　雲門第三世）

洞山自寶爲人精嚴護持戒法然性好名事邊幅初得法於師戒戒暮年棄衆造焉寶以其行藏落人疑似弗爲禮戒遂至大愚未幾倚拄杖於僧堂前談笑而化五祖遣人來取骨石歸塔焉

丙子楚圓禪師住福嚴

南嶽福嚴虛席郡守延楚圓住持○慧南玉山章氏子幼不茹葷不遊戲棄家受具坐必跏趺行必直視依泐潭澄令分座接物名振諸方文悅見之歎曰南有道之器也惜未授本色鉗鎚耳會同遊西山夜話雲門法道悅曰澄公雖是雲門之後法道異矣南問所以異曰雲門如九轉丹砂點鐵成金澄公如藥汞銀徒可玩入鍛則流去南怒以枕投之明日悅謝過又曰雲門氣宇如王甘死語下乎澄公有法授人死語也死語其能活人乎即背去南挽之曰若如是則誰可汝意曰石霜圓手段出諸方子宜見之不可後也南默計曰悅師翠巖使我見石霜見之有得於悅何有哉遂造石霜中途聞圓不事事慢侮少叢林乃登衡嶽謁福嚴賢賢命掌記俄賢卒郡守以圓補之南心喜且欲觀其人圓既至貶剝諸方件件數爲邪解泐潭密付旨訣皆在所斥中南爲氣索念悅平日之語翻然改曰大丈夫心膂之間其可自爲疑礙乎遂造其室圓曰書記已領徒遊方借有疑可坐而商略南固辭哀懇愈切圓曰書記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曰放洞山三頓棒是有喫棒分無喫棒分曰有喫棒分圓色莊曰聞三頓棒聲便是喫棒則從朝至暮鵲噪鴉鳴皆應喫棒圓即端坐受南炷香作禮圓復問脫如汝會雲門意旨則趙州道臺山婆子我爲汝勘破了也且那裏是他勘破婆子處南汗下不能答趨出次日又詣圓詬罵不已南曰罵豈慈悲法施耶圓笑曰你作罵會耶南於言下大悟失聲曰泐潭果是死語獻偈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繇而今四海明如鏡行人莫與路爲讐圓以手指沒字南爲易有字圓領之遂留月餘辭去謂圓曰大事畢

竟如何圓呵曰著衣喫飯不是畢竟屙屎送尿不是畢竟○元璉住廣慧景祐三年正月日示四圓相自書虎狗鼠牛字於中揭方丈門九月日遷寂○承古西川人少爲書生博學有聲出家從鑒玄遊又謁南嶽雅雅許入室遊廬山居宏覺塔院號古塔主初說法芝山嗣雲門范仲淹守饒景祐四年迎古住薦福○范仲淹字希文吳郡人仁宗朝累官樞密參知政事爲宋朝人物第一守吳日慧覺來謁留數日淹於言下知歸贈覺偈曰連朝共話釋疑團豈謂浮生半日閑直欲與師閑到老盡收識性到玄關

戊寅 楚圓禪師至京師

楚圓自福嚴移住興化示衆以拄杖擊禪床一下云大衆還會麼不見道一聲忘所知更不假修治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香嚴恁麼悟去分明悟得如來禪祖師禪猶未夢見在且道祖師禪有甚長處若向言中取則誤賺後人直饒棒下承當孤負先聖萬法本閑惟人自鬧所以山僧居福嚴只見福嚴境界晏起早眠有時雲生碧嶂有時月落寒潭音聲鳥飛鳴般若臺前娑羅花香散祝融峰畔把瘦筇坐盤陀石與五湖衲子時談玄微灰頭土面住興化只見興化家風迎來送去門連城市車馬駢塡漁唱瀟湘猿啼嶽麓絲竹歌謠時時入耳復與四海高人日談禪道歲月都忘且道居深山住城郭還有優劣也無試道看良久云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寶元戊寅李遵勗遣使邀圓曰海內法友惟師與楊大年耳大年棄我而先僕年來頓覺衰落忍死以一見公仍以書抵潭帥敦遣之圓惻然與侍者舟而東下道過瑯琊慧覺出迎大喜曰天賜我也圓爲逗留夜語及并汾舊游覺曰近有一老衲至問其離何所曰揚州問船來陸來曰船來問船在何處曰岸下問不涉程途一句如何道其僧恚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遣人追不及云是興道者頃在汾州時學陸沉衆中不及識之圓笑曰畢見處纔能自了而汝隨負何以爲人覺屛息汗下圓爲作牧童歌曰牧牛童實快活洗足披蓑雙角撮橫眠牛上向天歌人問如何牛未渴回面看平田闊四方放去休攔遏八面無拘任意游要收只在

案頭撥小牛兒順摩捋角力未充難提掇且從放在小平坡慮上高峯四蹄脫日已高休喫草捏定鼻頭無少老一時牽向圈中眠和泥看伊東西倒笑呵呵好不好又將橫笛順風吹震動五湖三海島倒騎牛脫布襖知音休向途中討若問牧童何處居鞭指東西無一實覺默得其游戲三昧圓至京師與昺會月餘而昺果及臨終時昺膈胃燥熱有尼道堅謂曰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都尉切宜照管主人公昺曰大師與我煎一服藥來堅無語昺曰還師姑藥也不會煎得乃畫一圓相又作偈獻圓曰世界無依山河匪礙大海微塵須彌納芥拈起幞頭解下腰帶若覓死生問取皮袋圓曰如何是本來佛性昺曰今日熱如昨日隨聲便問圓臨行一句作麼生圓曰本來無罣礙隨處任方圓昺曰晚來困倦更不答話圓曰無佛處作佛昺於是泊然而逝圓南歸中途謂侍者曰我忽得風痺疾視之口吻已喎斜侍者頓足曰當奈何平生呵佛罵祖今乃爾圓曰無憂爲汝正之以手撥置如故曰今而後不鈍置汝

庚辰 慈明楚圓禪師示寂 汾陽昭法嗣 臨濟第七世

楚圓歸興化正月五日沐浴辭衆跏趺而逝圓平生以事事無礙行心凡聖不能測室中宴坐橫刀水盆之上旁置草鞋使參扣者下語無有契其機者又作示徒偈曰黑黑道道道明明得得得又多日膀僧堂作此字∴三二三11押柚其下註云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中有首座者見之謂曰和尚今日放參圓聞而笑之○方會從楚圓游最久及辭還九峯圓亦化去忽宜春移檄命居楊岐受請日拈法衣示衆云會麼若也不會今日無端走入水牯牛隊裏去也還知麼筠陽九岫萍實楊岐遂陞座時有僧出會曰漁翁未擲釣躍鱗衝浪來僧便喝會曰不信道僧擬掌歸衆會曰消得龍王多少風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會曰有馬騎馬無馬步行曰少年長老足有機籌會曰念汝年老放汝三十棒問如何是佛會曰三脚驢子弄蹄行曰莫祇這便是麼會曰湖南長老乃曰更有問話者麼試出來相見楊岐今日性命在汝諸人手裏一任橫拖倒拽爲甚麼如此大丈夫兒

須是當衆決擇莫背地裏似水底按葫蘆相似當衆引驗莫便面赤有麽有麽出來決擇看如無楊岐今日失利便下座時九峰勤把住曰今日喜得箇同參會曰作麽生是同參底事曰九峰牽犂楊岐拽耙會曰正恁麽時楊岐在前九峰在前勤擬議會拓開曰將謂同參元來不是慈明忌辰設齋衆纔集會於眞前以兩手揑拳安頭上以坐具畫一畫打一圓相便燒香退身三步作女人拜首座曰休揑怪會曰首座作麽生曰和尚休揑怪會曰兎子塗赤嬭第二座近前打一圓相便燒香亦退身三步作女人拜會近前作聽勢座擬議會打一掌曰這漆桶也亂做提刑楊畋山下過會出接畋乃問和尚法嗣何人曰慈明大師曰見箇甚麽道理便法嗣他曰共鉢盂喫飯曰與麽則不見也會捺膝曰甚麽處是不見畋大笑會曰須是提刑始得又曰請入院燒香畋曰却待回來會乃獻茶信畋曰這箇却不消得有甚乾爆爆底禪希見示些子會指茶信曰這箇尚自不要豈況乾爆爆底禪畋擬議會呈頌曰示作王臣佛祖罔措爲指迷源殺人無數畋曰和尚爲甚麽就身打劫會曰元來是我家裏人畋大笑會曰山僧罪過〇張方平字安道宋城人慶曆中爲滁州守游瑯琊抵藏院偶見楞伽經取視之忽感悟前身事入手恍然如獲舊物讀至世間離生滅猶如虛空華遂明已見偈曰一念在生滅千機縛有無神鋒輕舉處透出走盤珠暮年以此經授蘇軾輔錢三十萬使印施流通王安石嘗問平曰去孔子百年而有孟軻此後逮孔孟者爲誰何吾道之寥寥乎平曰有人第恐過之耳曰誰曰南嶽讓嵩山珪馬祖石頭丹霞無業若此類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盡歸釋氏矣安石深肯之

壬午 思廣禪師傳法承皓

承皓眉州王氏子出家游方參北塔思廣發明心要得遊戲自在三昧嘗製赤犢鼻褌書歷代祖師名字曰惟有文殊普賢猶較些子故叢林目爲皓布褌

癸未 慧南禪師開法同安

慧南受楚圓大法癸未開法於同安上堂智海無性因覺妄以成凡覺妄元虛卽凡心而見佛便爾休去

將謂同安無折合隨汝顚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〇尹洙字師魯官起居舍人得法於法眼禪師臨終日先以手書別范仲淹適朱從事炎至洙謂炎曰吾素學佛於禪師法眼者乃今資此也及仲淹馳至慟哭之洙張目曰已與公別何用復來且死生常理希文豈不曉乎言訖端坐而逝

乙酉 薦福承古禪師入寂

承古住薦福乙酉冬十一月辭衆偈曰天地本同根鳥飛空有跡雪伴老僧行須彌撼金錫乙酉冬至日靈光一點赤珍重會中人般若波羅蜜偈畢而逝

丙戌 方會禪師開法雲蓋

方會住楊岐慶曆六年遷雲蓋室中問僧栗棘蓬你作麼生吞金剛圈你作麼生透一日訪比部孫居士值視斷次孫曰某爲王事所牽何繇免離會指曰委悉得麼曰望師點破會曰此是比部弘願深廣利濟群生曰未審如何會示偈曰應現宰官身廣弘悲願深爲人重指處棒下血淋淋孫有省遂嗣會〇守端衡陽葛氏子幼工翰墨不喜處俗出家剃染年二十餘游湘中時方會遷居雲蓋一見端便心奇之每與語必終夕一日會忽問曰上人落髮師爲誰曰茶陵郁和尚曰吾聞其過溪遭蹶有省作偈甚奇能記之否端即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朶會大笑起去端愕視左右通夕不寐明日求入室咨詢其事時方歲旦會曰汝見昨日作野狐者乎曰見曰汝一籌不及渠端又大駭曰意旨如何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端因大悟於言下巾侍久之〇衡州茶陵郁山主本州人自少落髮惟以供應爲事究心禪刹往來之衢每有化主至郁必供養之一日因楊岐化主至郁問禪宗之旨化主爲舉和尚每問衲子僧問法燈百尺竿頭如何進步燈曰惡郁從此參究未嘗離念偶一日赴外請騎蹇驢過溪橋驢踏橋穿陷足郁墜驢不覺口中曰噁忽然契悟有頌云云走謁方會會即印可端後出世九江承天贊郁像曰水月以喩兮古來已多我今不然兮所陳伊何百尺竿頭曾進步溪橋一踏沒山河顧不遊方兮何游之有玄沙保壽兮師其與偶應峰之

東兮洙川之口三十三秋兮大師子吼舒兮卷兮已而矣依前空瀉洙川水九江相去幾千里父有重牙子無齒謾勞提耳一爐香微塵旋逐松風起

丁亥義懷禪師傳法法秀

法秀秦州辛氏子母夢老僧托宿而娠先是麥積山老僧日誦法華與應乾寺魯和尚善嘗欲從魯游方魯老之乃謂魯曰他日當尋我竹鋪坡前鐵疆嶺下俄有兒生其所魯聞往視之兒爲一笑三藏願從魯歸遂承魯姓十九爲大僧講大經聲著京洛倚圭峰鈔以詮量衆義然恨圭峰學禪乃罷講南游至無爲軍鐵佛謁義懷懷貌寒危坐涕垂沾衣秀初易之懷收涕問座主講何經曰華嚴曰華嚴以何爲宗曰法界爲宗曰法界以何爲宗曰以心爲宗曰心以何爲宗秀不能對懷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汝當自看必有發明秀乃悚然敬服願留受法後聞僧擧白兆參報慈問情未生時如何慈曰隔乃大悟○道隆少時師事石門徹親受洞山旨訣後謁元璉璉方剃髮使隆擎髮子來璉曰道者我有髮子詩聽取詩曰放下便安穩隆於言下大悟乃嗣璉游京師客景德寺日縱觀都市歸嘗一鼓一夕還不得入臥寺門下仁宗夢至寺門見龍蟠於地驚覺中夜遣中使物色得隆夜臥狀大喜因召對問宗旨上大悅館於大相國寺以偈句相訓唱絡繹於道或留宿禁中禮遇特厚

己丑惟正禪師入寂 淨土素法嗣法眼第四世

惟正華亭黃氏子幼從錢塘本如隷業郡人欲啓帑以度牒施正歎曰古之度人以淸機密旨今反是去古遠矣吾豈三寶數當有其時遂跪謝不受如問故正曰彼非知我者特以師之言施百千於一童子保其終身能施物不責報乎如來世尊大願度生則有慈蔭今妙法蓮華經是也當折節誦持恩併歸一於義爲安如益奇之年十八爲大僧獨擁義袍且弊復有願輸歲時用度俾繼院務正復謝曰聞托鉢乞食未聞安坐以享聞歷謁諸祖未聞廢學自任況我齒茂氣完正在筋力爲禮非從事屋廬之秋也遂游方受心法於惟素素董功臣山淨土院正輔相之久而繼席內翰葉淸臣迎正論道一日語正曰明日有客

集賢師來灑以甘露正諾之明日遣邀正以一偈授日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維爲僧只合居巖谷國士筵中甚不宜竟不往嘗跨一黃犢出入軍持巾鉢悉掛角上城俗呼爲正黃牛侍郎蔣堂出守杭州與正爲方外交正每往謁至郡庭下犢談笑終日而去正律身精嚴冬不擁爐以蘆花作毬納足其中客至共之夏秋好玩月吟笑達旦率以爲常或問師以禪師名乃不談禪何也曰徒費言語吾懶寧假曲折但日夜煩萬象爲敷演耳言語有間而此法無盡所謂造物無盡藏也皇祐元年孟夏日語衆曰夫動以對靜未始有極吾一動歷年六十有四今靜矣然動靜本何有哉於是泊然而逝汴京自周朝毀寺宋太祖建隆間復興兩街止是義學而已士大夫聰明超軼者皆厭聞名相而達磨一宗尚未大行翰林楊億晁迥首發明之皇祐元年內侍李允寧奏施汴宅一區創興禪席帝賜額曰十方淨因禪院○居訥字中敏梓州蹇氏子生而英特讀書過目成誦得度受具後以講學冠兩川會有禪者自南方還稱祖道

被天下馬大師什邡人應般若多羅讖蜀之秉使以經論聞者如亮公而亮棄徒隱西山如鑒公而鑒焚疏鈔稱滴水莫敵巨海訥憮然良久曰汝知其說乎曰我不能知也子欲知之何惜一往訥於是出蜀放浪荊楚屢閱寒暑迄無所得後參延慶榮始契悟榮嗣智門祚爲雲門宗訥既受法出世廬山歸宗遷圓通仁宗聞其名皇祐初詔住十方淨因禪院訥稱目疾不能奉詔有旨令舉自代訥舉懷璉住持璉字器之漳州陳氏子誕生之夕夢僧伽降室因小字泗州長爲沙門篤志禪學寢食無廢一日洗面潑水於地微有省發即慕參尋往謁石門懷澄投機印可留十餘年嘗燕坐室中見金蛇從地而出須臾隱去游圓通訥命掌記○夏竦字子喬德安人皇祐中參知政事自契機谷隱日與老衲游偶上藍溥至竦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長老自家的溥曰前月二十離蘄陽竦休去溥却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相公自家底竦便喝溥曰喝則不無畢竟那箇是相公自家的竦對以偈曰休認風前第一機太虛何處著思維山僧若

要通消息萬里無雲月上時溥曰也是弄精魂

◯楊岐方會禪師入寂 石霜圓法嗣 臨濟第八世

皇祐元年方會示寂塔於雲蓋以臨濟正脉付守端仁勇四明竺氏子幼爲大僧通天台教更衣謁重顯顯意其可任大法誚之曰央庠座主勇憤誹下山望雪竇拜曰我此生行脚參禪道不過雪竇誓不歸鄉即往泐潭謁紀疑情未泮聞方會移雲蓋能鈐鍵學者直造其室一語未及頓明心印會示寂從同參守端游研極玄奧後出世兩住保寧

壬寅 懷璉禪師開法淨因

懷璉至京仁宗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齋畢傳宣效南方禪林儀範開堂演法◯贊元侍楚圓於石霜日久圓歿塟骨石元種植八年出世住蔣山丞相王安石時丁母憂讀經山中與元游如昆弟問祖師意旨元不答石益扣之元曰公有般若之障三有近道之資一更一兩生來或得純熟石曰願聞其說元曰公受氣剛大世緣深以剛大氣遭深世緣必以身任天下之重懷經濟之志用舍不能必則心未平以未平之心持經世之志何時能一念萬年哉又多怒而學問尚理於道爲所知愚此其三也特視名利如脫髮甘淡薄如頭陀此爲近道且當以教乘滋茂之可也石再拜受教◯了元字覺老饒州林氏子生時祥光燭天二歲能誦論語諸家詩五歲誦三千首閭里稱曰神童長讀楞嚴經愛之盡捐舊學白父母求出家遂剃染受具游廬山謁善暹暹大稱賞又謁居訥訥驚其翰墨曰骨格已似雪竇後來之俊也遂命掌記◯常總劍州施氏子母夢男子頎然色知金握白芙蓉三柄授之但一柄得餘委地覺而娠後誕三子伯仲皆不育總其季也出家受具初依智材既聞慧南之風遂辭材至歸宗委心事焉◯道隆學懷璉自代願歸廬山養痾疏奏不許有旨於護國寺北建精舍以居號華嚴禪院

辛卯 慧南禪師得游戲三昧

慧南住歸宗寺火一夕而燼大衆譁動山谷南安坐如平時僧洪準欲挽而走南叱之準曰和尚縱厭世間慈明法道何所賴耶因徐整衣起火已及坐榻矣

入獄郡吏殺其私忿考掠百至絕口不言惟不食而已兩月後得釋鬚髮不剪皮骨僅存可眞迎於中途見之泣下曰師兄何至是也南叱曰這俗漢眞不覺下拜他日謂門弟子曰我在獄證法華經菩薩游戲三昧經曰菩薩游戲神通淨佛國土心不好樂呵小乘也以其不能成就衆生耳弟子請聞其說南曰凡獄吏之治有罪者察見其情僞必痛加捶楚欺詐之實盡則自釋雖有酷刑不能申也罪至於死亦所甘心者智迄情枯故也今禪學者馳求之狂欺詐之病不以知見之慧鍛之何繇而釋故其平生止以三關語驗天下衲子○洪準桂林人從慧南游有年天資純至未嘗忤物聞人之善如出諸口喜氣津津生眉宇聞人之惡必合掌扣空若追悔者暮年不領院事寓迹寒溪壽已逾八十臨終時門弟子皆起供惟一僕夫在準携磬坐土地祠前誦孔雀經一遍安坐而逝三日不傾觀者如堵準忽開目而笑使坐於地有頃門弟子還準呼立其右良久寂然視之去矣神色不變道俗塑像龕之○道臻字伯祥福州戴氏子

父夢偉然黃冠曩者導從至舍母遂娠又夢龐眉碧眼一僧至即誕臻幼不茹葷十四歲出家十九爲大僧閱大小經論置不讀曰此方便說耳即持一鉢走江淮遍參得旨訣於法遠游丹陽寓止因聖一日行江上顧舟默計曰當隨所往信吾緣也問舟師曰載我船尾可乎舟師笑曰師欲何之我入汴船也臻曰吾欲行游京師因載之而北謁懷璉璉使首衆僧於座下○本如號神照四明人初依知禮請益經王義禮曰爲我作知事三年却向汝道事竣復以爲請禮震聲一喝隨呼云本如如豁然有悟呈頌曰處處逢歸路頭頭復故鄉本來成現事何必待思量禮曰向來若爲汝說豈有今日後住東山承天寺嘗於寺西南隅見一虎睡如以杖擊曰此非汝睡處虎俛首而去遂於虎臥處結菴結社念佛遂成巨剎仁宗賜名白蓮皇祐三年五月日升座說法與衆訣別其夕法堂藏閣方丈棟梁皆折鐘鼓擊之無聲江上漁人見雲端有僧向西而去詰旦右脇安庠而逝○倚遇遊西山睹雙嶺深邃栖息三年始應法昌之請法昌在

分寧北千峰萬壑古屋數間遇至止刀耕火種殊安樂之衲子不堪其枯淡多棄去坐此成單丁

○守端禪師開法江州承天寺

守端寓歸宗居訥舉住江州承天寺名聲藉甚

○雪竇重顯禪師入寂 智門祚法嗣 雲門第五世

重顯住明州雪竇宗風大振皇祐四年六月日遊山四顧周覽謂侍者曰何日復來於此侍者哀乞遺偈顯曰平生惟患語之多矣翼日出杖屨衣盂散及徒衆乃曰七月七日復相見耳至期盥沐攝衣北首而逝賜號明覺顯嘗悲學者尋流失源作爲道日損偈曰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區區逐日貪生去喚不回頭爭奈何又名實無當偈曰玉轉珠迴佛祖言精通猶是汚心田老盧只解長舂米何得風流萬古傳又迷悟相反頌曰霏霏梅雨灑高層五月山房冷似冰莫道乾坤乖大信未明心地是炎蒸又道貴如愚頌曰雨過寒雲曉半開數峰如畫碧崔巍空生不解巖中坐惹得天花動地來又大功不宰頌曰牛頭峰頂鎖重雲獨坐寥寥寄此身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到菴人又晦跡自怡頌曰圖畫當年愛洞庭波心七十二峰青如今高臥思前事添得盧公倚石屏又與時寡合頌曰居士門高謁未期閑隈巖石且相宜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又革轍二門頌曰劫火曾洞然木人淚先落可憐傅大士處處失樓閣一德雲閑古椎幾下妙峰頂喚他癡聖人擔雪共塡井二祖佛未生前已振塗毒鼓如今誰樂聞請試分回互三宛轉復宛轉眞金休百鍊喪却毗耶離無人解看箭四○雲峰元益首座得法於雪竇李林宗問益曰意欲出塵今未出請師今日決疑情益曰作麼生是出塵宗惘然益曰還會麼宗忽省悟有頌云心鏡從來瑩洪河本自深祇因師問後沙石化爲金益曰正趣地獄宗曰人我無相胡爲地獄益曰汝今何在宗曰現對答益曰祇此是黃金

癸巳○守端禪師住圓通

居訥既舉守端住承天又讓居圓通自處東堂端時年二十八自以前輩讓善叢林責已甚重故敬嚴臨衆以公滅私於是宗風大振○郭祥正字功甫別號

淨空母夢李白而生皇祐四年守端寓圓通書堂時正任星子縣主簿往叩心法迨端住承天遷圓通正復對於德化往來尤密○宗本無錫管氏子年十九師事蘇州承天道昇弊衣垢面親操井臼夜則入室參承昇曰頭陀荷衆良苦亦疲勞乎曰若捨一法不名滿足菩提寔欲此身身證其敢言勞昇奇之十年剃髮受具又三年辭昇遊方偏參謁池州義懷懷舉天親從彌勒內宮而下無著問曰人間四百年彼天為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祇說這箇法因問本曰如何是這箇法又懷嘗修淨土室中垂示曰若言捨穢取淨厭此欣彼則是取捨之情衆生妄想若言無淨土又違佛語修淨土者當云何修乃自答曰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本參久之始得開悟衆皆莫知嘗為侍者喜寢鼻息齁齁或以告懷懷曰此子吾家精進幢也汝輩他日當依賴之無多談衆乃驚

甲午 慧南禪師住積翠

慧南住黃檗結菴谿上名曰積翠○法遠初住舒州太平與國次住姑蘇天平至和元年住浮山一日與待制王質論道遠畫一圓相問質曰一不得匹馬單鎗二不得衣錦還鄉鵲不得喜鴉不得殃速道質罔措遠曰勘破了也○守端住圓通提唱臨濟宗風未幾居訥厭閑寂郡守至自陳客情太守惻然曰端端笑唯唯而已明日陞座曰法琛禪師偈曰難難難是遣情難情盡圓明一顆寒方便遣情猶不是更除方便太無端大衆且道情作麼生遣喝一喝下座負包去一衆大驚挽之不可遂渡江夏於五祖閑房舒州小刹號法華舒守聞端高風移文請居之○行偉大名于氏子十九游京師謁大乘師方益執役掃除破薪佐炊者十三年乃剃髮受具辭益遊方入洛受賢首宗於大三藏成名繼其席常千人未幾南游見同學法亮高其衣裙布縷兩歷呼俱行者聚觀太息亮笑叙寒溫而已偉問曰汝今稱禪者禪宗奧義語我來亮曰待我死後為汝敷說偉曰狂耶亮曰我狂已息汝今方熾即趨去偉請其屬曰亮聞見淹博知法解義倍我今甘爾禪家必有長處乃獨行謁慧南

乙未

守端禪師開法白雲

守端在法華衲子至無所容士大夫賢之遷居白雲海會示衆明明知道只是這箇爲甚麼透不過只爲見人開口時便喚作言句見人閉口時便喚作良久默然又道動展施爲開言吐氣盡十方世界內無不是自己所以墮在途中隱隱猶懷舊日嫌豈不聞雲門道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舉手云觀世音菩薩將錢來買胡餅放下手云元來却是饅頭又不見山僧在法華時嘗示衆云無業禪師道一毫頭聖凡情念未盡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大衆直饒一毫頭聖凡情念頓盡亦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瞎漢但恁麼看取參又示衆若端的得一回汗出來也向一莖草上便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一回汗出縱有玉殿瓊樓却被一莖草蓋却且道作麼生得汗出去良久云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會容易舞三臺有僧問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時如何曰風吹日炙曰恁麼則無處容身去也曰碓擣磨磨曰官不容鍼私通車馬曰可貴可賤僧彈指一下端曰恰是僧吐舌端曰家貧猶自可路貧愁殺人僧呵呵大笑端曰放過一著○懷璉住淨因與仁宗偈頌往來更相唱和至和二年三月乞老山居上不允遣使宣諭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帝初閱投子語錄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投子云叱叱自此有契乃製釋典頌十四首今以一賜璉曰若問主人公眞寂合太空三頭幷六臂臘月正春風璉和曰若問主人公澄澄類碧空雷雲時鼓動天地盡和風帝喜宣賜龍腦鉢盂璉謝恩罷乃曰佛法以壞色衣以瓦鉢食此鉢非法遂焚之中使回奏帝深歎訝○洪英邵武陳氏子幼警敏讀書五行俱下父母鍾愛之使爲書生英不食自誓懇求出家及受具即行訪道初依曹山雅久之辭去登雲居眷嚴整勝絕遂掩室不與人交下視四海莫有可其意者將老於此山偶夜讀華嚴十明論至爲眞智慧無體性不能自知無性故爲無性之性不能自知無性故名曰無明華嚴第六地曰不了第一義故號曰無明將知眞智慧本無性故不能自了若遇了緣而了則無明滅矣是謂成佛要門願以此法紹隆佛種然

0681

今諸方誰可語此久之夜經行聞二僧舉慧南佛手驢脚因緣異之就問南公今何寓曰在黃檗黎明徑造黃檗南與語達旦曰荷擔大法盡在爾躬厚自愛○潘興嗣字延之南昌人初調德化縣尉同郡許瑊始拜江州守嗣往見之瑊不爲禮遂懷刺歸竟不之官問道於慧南獲其印可嘗曰我淸世之逸民故自號淸逸居士隱居豫章東湖上琴書自娛一日同參淸源來訪見其拂琴次源曰老老大大猶弄箇線索在嗣曰也要彈敎響源曰不少嗣曰知心能幾人○源豫章鄧氏子字潛菴亦南法嗣

丙申　慧南禪師傳法行偉

行偉參慧南依止二年每造室南必斂目良久乃語偉曰和尙見行偉必合眼何耶曰痲谷見良遂來荷鋤鋤草良遂有悟處我見汝來但閉目汝雖無悟然且有疑尙亦可在偉滋不曉時湧潭月與南同坐夏積翠月以經論有聲偉常侍坐聽其談論因讀小釋迦傳曰韋尙書問仰山寂公禪師尋常如何接人寂曰僧來必問來爲何事曰來親覲又曰還見老僧否曰見又問老僧何似驢僧未有酬者韋曰若言見爭柰驢若言不見今禮覲誰以此故難答寂曰無人如尙書辨析者耳月稱善偉亦以爲然南獨曰潙仰宗枝不到今者病在此耳偉日夜究思不悟其意將治行而西卜菴嵩少之下爲粥飯僧夜與一僧同侍座僧問法華經言得解一切衆生語言陀羅尼何等語是陀羅尼南顧香爐僧即引手候火有無無火又就添以炷香仍依位而立南笑曰是此陀羅尼偉驚喜進曰如何解南令僧且去僧揭簾趨出南曰若不解爭能與麼偉方有省○慧南住黃檗學徒奔湊雖飽參宿扣者至則憮然自失就弟子之列潘興嗣嘗問其故南曰父嚴則子孝今日之訓後日之範也譬諸地爾隆者下之窪者平之彼將登於千仞之上吾亦與之俱困而極於九淵之下吾亦與之俱伎之窮則妄盡而自釋也又曰姁之嫗之春夏之所以生育也霜之雪之秋冬之所以成熟也吾欲無言得乎又南室中嘗問僧曰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我手何似佛手我脚何似驢脚三十餘年示此三問

學者莫測脫有酬者南無可否歛目危坐與嗣又問故南曰已過關者掉臂徑去安知有關吏從關吏問可否此未透關者也自頌曰生緣有語人皆識水母何曾離得蝦但見日頭東畔上誰能更喫趙州茶我手佛手兼舉禪人直下薦取不動干戈道出當處超佛越祖我脚驢脚並行步步踏著無生直待雲開日現方知此道縱橫總頌生緣斷處伸驢脚驢脚伸時佛手開爲報五湖參學者三關一一透將來○慧圓嗣雪竇後依善暹會洞山虛席暹舉應筠人之請時南住黃檗因出邑相見南默無所言但焚香相向危坐而已自申時至三鼓圓即起曰夜深妨和尙偃息趨出明日各還山南問永首座汝在廬山識今洞山老否曰不識止聞其名久之進曰和尙此回見之如何人南曰奇人永退問侍者汝隨和尙見洞山夜語及何事侍者以實告永曰疑殺天下人○嘉祐中男子冷清妖言誅谷泉坐清曾經絲菴中決杖配郴州牢城盛暑負土經通衢弛擔而坐觀者如堵說偈曰今朝六月六谷泉受罪足不是上天堂便是入地獄言訖微笑泊然如蟬蛻異香郁然闍維舍利不可勝數郴人塔之至今祠焉

丁酉 洪英謁可眞禪師

洪英謁可眞方入室眞曰女子出定意旨如何英引手掐眞膝而去眞笑曰賣匙箸客未在眞知其脫略窠臼大稱賞之○法秀出世淮四面山杖笠之外包具而已衲子追逐秀哀祖道不振以身任之

己亥 慶閑參慧南禪師

慶閑福州卓氏子母夢胡僧授以明珠而孕及生白光照室幼不近酒胾出家遠游所至自處罕與人接有即之者一舉手而去父事慧南南甚重之○江州承天虛席居訥以了元當其選郡將見而少之訥曰元齒少而德壯雖萬耆衲不可折也於是以元住承天○言法華者莫知其所從來初見之景德寺久留講肆一日讀雲門錄忽契悟示錢宿命遂通相傳言誦法華經故以爲名時獨語笑多行市里或擧手畫空佇立良久從屠沽游飲啖無所擇道俗共目爲狂僧有問師凡耶聖耶言擧手曰我不在此住丞相呂

夷簡一日預化疏請法華齋明日果到坐於堂上簡拜問佛法大意曰本來無一物一味總成眞又問未來藏否言索筆大書亳州二字後簡能相知亳州始悟前識集僊王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靑山影裏潑藍起寶塔高吟撼曉風曰請法華燒香曰未從齋戒覓不向佛邊求動教徐岳問祖師西來意曰街頭東畔底曰不會曰三般人不會仁宗國嗣未立夜焚香默禱翼日具齋虔請法華大士淸旦帝道衣凝立以待俄侍衞馳奏言法華直趨寢殿禁兵呵止不得帝笑曰朕請之來耳有頃至竟升御榻跏趺而坐受供訖將去帝以儲嗣爲問索筆大書十三十三數行擲筆去至英宗卽位乃濮安懿王第十三子也慶曆戊子十一月日將化謂人曰吾從無量劫來成就逝多國土分身揚化今南歸矣言畢右脇而逝

庚子　達觀曇頴禪師入寂（谷隱聰法嗣　臨濟第七世）

曇頴住金山嘉祐四年除夕遣侍者馳書別揚州刁景純曰明旦當行不暇相見厚自愛景純開書大驚曰當柰何復書訣別而已中夜報揚州馳書船將及岸頴欣然遣撾鼓陞座叙出世本末謝神贊叢林者勤修勿怠下座曰吾化後當以賢監寺次補讀景純書畢大衆擁步上方丈頴跏趺揮令各遠立良久乃化○洪英游西山與潘興嗣同宿雙嶺嗣曰龍潭見天皇時節冥合孔子英驚問故曰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我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師以爲何如英笑曰楚人以山雞爲鳳世傳以爲笑不意居士此語相類汝擎茶來我爲汝接汝行益來我爲汝受汝問訊我起手若言是說說箇甚麼若言不說龍潭何以便悟此所謂無法可說是名說法以世尊之辯亦不能加此兩句耳學者但求解會譬如以五色圖畫虛空鳥窠無佛法可傳授不可默坐閑拈布毛吹之侍者便悟學者乃曰拈起布毛全體發露似此見解未出教乘其可稱祖師門下客哉九峰被人問深山裏還有佛法也無不得已曰有及被窮詰無可有乃曰石頭大者大小者小學者卜度曰剎說衆生說三世熾然說審如是教乘自足何必更問祖師西來意旨耶要得脫體明去譬如眼病人

求醫治之醫者但能去翳膜不會以光明與之蘄推牀驚曰吾憂積翠法道未有繼者今知盡在子躬厚自愛雙嶺順問菴中老師好問學者併却咽喉唇吻道取一句首座會道得麼英乾笑已而有偈曰阿家嘗醋三尺喙新婦洗面摸著鼻道吾答話得臏視玄沙開書是白紙順屈服以爲名下無虛士

辛丑 契嵩禪師進傳法正宗記

契嵩字仲靈自號潛子生藤州鐔津李氏十三得度十四受具十九游方時寧風鄉有異女子姚道姑年百餘歲面如處子精嚴住山嵩造爲姑留之信宿中夜聞池中有如戛銅器聲嵩問姑姑曰噫此龍吟也聞者瑞徵子後當有大名於世行矣無滯於是遂下江湘陟衡嶽謁神鼎諲不契至袁筠受記莂於曉聰遊匡山閑先主者命掌書記嵩笑曰我豈爲汝一盃羹杏湯耶去之居杭之西湖三十年閉關不妄交夜則頂戴觀音像誦其號必滿數萬聲乃寢自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作原教論十餘篇以抗宗韓排佛之說撰傳法正宗記定祖圖以摩訶迦葉獨得大法眼藏爲初祖推至達磨爲二十八祖密相付屬不立文字謂之教外別傳書成齎往京師并上仁宗萬言書其略曰儒者以文排佛而曰尊一王之道慕三代之政是安知佛之道與王道合也夫王道者皇極也皇極者中道之謂也而佛之道亦曰中道中正不偏大略與儒同及其推物理而窮神極妙則與世相萬矣二帝三皇庸知非佛者之變耶佛者非二帝三皇之本耶陛下舉皇極以臨天下任賢才肅政事號令賞罰不失其信制度文物不失其宜則佛氏之道在陛下之治體矣經曰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此之謂也此推聖人之遠體不止論其近跡耳然遠體者人多不見近跡者僧多束執幸陛下發其遠體使儒者知之論其近跡使僧者通之夫跡屬教體屬道非道則教無本非教則道不顯論者不探其所以爲教之深遠者第見其徒不事事不躬衣食以爲詭異徒惡黑黨爲患而不見豚患之深也黑黨不過愛其皮膚若豚患至深則絕人性命也聖人導之割情愛委身世欲其全性命之至本以治生死之大病

所謂治其出世者也佛法大要在人正其心心果正則其爲道也至爲德也盛此乃陛下自知而自得然必陳之云云者蓋欲詔以示學者使其知佛之法有益於帝王之道德如此也又佛者神靈睿智古云大不測人也所得之道妙乎天地鬼神而天地鬼神嘉之河海方波濤洶湧其舟欲沒及投以佛經則波淸水平民得無害雨暘不時以其法禱之天地而雨暘時若與陛下禋天地祀社稷禱百神而與民爲福者何以異乎祭法曰法施於民則祀之能禦大菑捍大患則祀之今佛法上則密資天子之道德次則與天下助教化其次則省刑罰又其次則與天下致福却禍以先王之法裁之可斥乎可事乎又儒經佛經意似者數端含而蘊之若待佛教發明而意密且遠後儒注解牽於訓詁不能遠見聖人奧旨豈非傳所謂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云云凡數萬言書上知開封府王素奏聞帝覽其書嘉嘆久之勅送宰相韓琦等躬自詳閱○重元靑州孫氏子出家受具遊方參義懷悟旨懷嘗

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後住魏府天鉢寺示衆佛法在日用處在行住坐臥處喫粥喫飯處語言相問處所作所爲舉心動念又却不是也又曰時當缺減人壽少有登六七十者汝輩入我法中整頓手脚未穩早是三四十年須臾衰病至衰病至則老至老至則死至前去幾何尚復恣意何不初中後夜純靜去文彦博以使相鎭北京一日元來謁別博曰師老矣復何往曰入滅去博笑謂其戲語躬自送之歸與子弟言其道韻深穩談笑有味非常僧也使人候之果已坐脫大驚嘆異時方盛暑香風襲人久之闍維烟色白瑩舍利無數博親往臨視執上所賜白琉璃瓶置坐前祝曰佛法果靈願舍利塡吾瓶言卒烟自空而降布入瓶中烟滅舍利如所願博自是竭誠考典侵紀之暮○文彦博字寛夫歷仕四朝出入將相五十餘年封潞國公守洛陽日嘗致齋往龍安寺瞻禮聖像忽見像壞墮地略不加敬但瞻視而出旁有僧曰何不作禮博曰像既壞吾將何禮僧曰譬如官路土人掘以爲像智者知路土凡人謂像生後來官欲行還

將傢塡路像本不生滅路亦無新故博聞之有省繇是慕道益力專念阿彌陀佛晨昏夜坐未嘗少懈每發願曰願我常精進勤修一切善願我了心宗廣度諸含識乃與淨嚴集十萬人爲淨土會臨終安然念佛而化壽九十二○歐陽修字永叔官至參知政事居洛時遊嵩山却僕吏放意而往至一寺傍有老僧閱經自若修問誦何經曰法華曰古之高僧臨死生之際類皆談笑脫去今何寂寥無有老僧笑曰古人念念定臨終安得亂今人念念亂臨終安得定修大歎服後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居潁州因潁守道修顒禪師德業備饌延顒遽問曰浮圖之教何爲者顒乃欵論指妙揮微修竦然曰吾初不知佛書其妙至此易簀時召子弟切誡之曰吾生平以文章名當世力詆浮圖今此衰殘忽聞奧義方將研究命邪柰何汝等勉旃無蹈後悔修乃捐酒肉徹聲色灰心默坐令老兵近寺借華嚴讀至八卷安坐而薨

壬寅宋仁宗賜傳法正宗記等書入藏

契嵩所進傳法正宗記等書宰相韓琦而下相與覩歎探經考證旣無訛謬嘉祐七年三月日賜書入藏復下詔褒寵賜紫方袍號明教禪師嵩再拜辭讓不許韓琦富弼等而下皆延見而尊禮之歐陽修不喜佛教及見其文謂琦曰不意僧中有此郞耶與語終日大見稱賞留居閔賢寺不受再請東還律學者愕疾造論非之嵩益著書援引左證禪門增氣○守芝化後文悅東游三吳所至叢林改觀雪竇尤敬畏之每集衆茶必橫設特榻以示禮異出世南昌翠巖未幾住法輪給春監刈皆自董之見挾幞負包而至者則喜見荷擔者蹙頞曰未也更三十年跨馬行脚也俄遷雲峰嘉祐七年七月八日陞座辭衆說偈曰住世六十六年爲僧五十九夏禪流若問旨歸鼻孔大頭向下遂泊然而化闍維得五色舍利塔焉○祖心南雄鄔氏子年十九目盲父母許以出家遂復明試經得度棄去入叢林參文悅三年難其孤硬告悅將去悅曰必往依黃蘖南公心至黃蘖四年不大發明又辭再上雲峰會悅謝世就止石霜無所參決因閱傳燈至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兩

莖斜僧曰不會福曰三莖四莖曲心於此頓悟徹見二師用處徑回黃檗方展坐具南笑曰子已入吾室矣心踴躍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得教人看話下語百計搜尋南曰若不令汝如此尋究到無用心處自見自肯卽吾埋沒汝也心從容游泳時時往決雲門語句南曰知是般事便休汝用許多工夫作麼曰不然但有纖疑在不到無學安能七縱八橫天週地轉哉南肯之○慧南過法昌值倚遇栽松次南曰小院子栽許多松作麼曰臨濟道底曰栽得多少曰但見猿啼鶴宿聳漢侵雲南指石曰這裏何不栽曰功不浪施曰也知無下手處遇指石上松曰此從何處得來南大笑曰蒼天蒼天作偈曰頭戴華巾離少室手携席帽出長安鷲峰峰下重相見鼻孔元來總一般又畫此◎相示遇遇曰葫蘆棚上掛冬瓜麥浪堆中釣得蝦誰在畫樓沽酒處相要來喫趙州茶又畫此◎相荅之南又偈曰鐵牛對對黃金角木馬雙雙白玉蹄爲愛雪山香草細夜深乘月過前谿又畫此㊀相示遇遇和曰玉麟帶月離霄漢金鳳銜花下彩

樓野老不嫌公子醉相將携手御街遊復畫此○相答之○慧南過雙嶺慶閑往謁南問甚處來曰百丈曰幾時離彼曰正月十三日脚跟好痛與三十棒曰非但三十棒南喝曰許多時行脚無點氣息曰百千諸佛亦乃如是曰汝與麼來何曾有纖毫到諸佛境界曰諸佛未必到慶閑境界南遂問如何是汝生緣處曰早晨喫白粥如今又覺飢曰我手何似佛手曰月下弄琵琶曰我脚何似驢脚曰鷺鷥立雪非同色南咨嗟而視曰汝剃除鬚髮當爲何事曰只要無事曰既無事何須剃髮曰若不剃髮爭知無事曰與麼則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閑人天地間也曰是何言歟曰靈利衲子曰也不消得南便喝閑拍一拍南又喝閑便出復侍次南曰此間有辯上座者汝著精彩曰他有什麼長處曰他拊汝背一下又如何曰作什麼曰他展兩手曰甚處學這虛頭來南大笑閑却展兩手南喝閑便出齋後又侍立南問巃巃鬆鬆兩人共一碗作麼生會曰百雜碎曰盡大地是箇須彌山提來掌中汝又作麼生會曰兩重公案曰這裏從汝

胡言漢語若到同安如何過得（英邵武在同安作首座聞欲往見之）曰渠也須到這箇田地始得曰忽被渠指火爐曰這箇是黑漆火爐那箇是黑漆香卓甚處是不到處曰慶閑面前且從恁麼說話若自別人笑和尚去南拍一拍閑便喝明日同看僧堂南曰好僧堂閑曰極好工夫曰好在甚處曰一梁拄一柱曰此未是好處曰和尚又作麼生南以手指曰這柱得與麼圓那枋得與麼匾曰人天大善知識須是和尚始得便出南出堂外曰適來與麼是肯你不肯你曰若與麼何曾得安樂處閑上方丈問訊南曰據汝知見祇得上梢不得下梢曰某甲上梢亦得下梢亦得曰如何是上梢曰風過樹頭搖曰如何是下梢曰刀斫斧鑿曰老僧即不然曰如何是上梢曰頭鬅鬆耳卓朔曰如何是下梢曰緊峭草鞋曰謝師答話南便喝明日侍立南問得坐披衣向後如何施設曰遇方即方遇圓即圓曰汝與麼說話猶帶唇齒在曰慶閑即與麼和尚作麼生曰近前來為汝說閑拊掌曰三十年用底今朝捉敗南大笑曰一等是精靈閑拂袖而去

癸卯 元淨法師住天竺

元淨字無象於潛徐氏子出家就學於慈雲聞講止觀方便五緣忽然契悟弘天台教號稱第一嘉祐末年翰林沈遘撫杭謂上天竺本觀音道場以音聲為佛事者非禪那居請淨以教易之○道圓南雄州人游方依慧南一日燕坐下坂聞兩僧學百丈野狐因緣一僧曰只如不昧因果也未脫得野狐身一僧曰便是不落因果何曾墮野狐身圓悚然異其語急行上菴頭過澗忽大悟見南敘其事未終涕泪交頤南令就侍者榻熟寐忽起作偈曰因果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氣宇昂藏爭受囊藏被蓋一條椰櫟任縱橫野狐跳入金毛隊南大笑

甲辰 法遠禪師退居會聖巖

法遠住浮山既老退休於會聖巖因閱班固九流遂擬之作九帶敘佛祖教義博採先德機語參同印證一曰佛正法眼帶二曰佛法藏帶三曰理貫帶四曰事貫帶五曰理事縱橫帶六曰屈曲帶七曰妙叶兼帶八曰金鍼雙鎖帶九曰平懷常實帶學者既已傳

誦遠曰若據圓極法門本具十數今此九帶已爲諸人說了更有一帶還見得麼若也見得親切分明却請出來說看說得分明許汝通九帶圓明道眼若見不親切說不相應惟依吾語而爲已解則名謗法大衆到此如何衆無語遠叱之去初學士歐陽修聞遠奇逸造其室與客棋遠坐其旁修遽收局請遠因棋說法乃鳴鼓升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棋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只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勞逴斡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麤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贏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什麼處良久曰從來十九路迷悟幾多人修嘉嘆久之遠少時嘗與達觀穎同游蜀幾遭横逆遠以智脫之衆號遠錄公○義懷自鐵佛至天衣五遷法席皆荒凉處懷至必幻出樓觀四事成就甲辰退居吳江聖壽晚來以疾居池州杉山菴門弟子智才住杭州佛日迎歸侍奉才如蘇城未還懷促其歸及踵門懷曰時至吾行矣才曰師有何語示徒乃說偈曰紅日照扶桑寒雲封華嶽三更過鐵圍拶折驪龍角才問卵塔已成如何是畢竟事懷舉拳示之遂就寢推枕而寂○初義懷退居聖壽漕使李復圭過懷夜語曰瑞光法席虛願得有道衲子主之懷指本曰無踰此道人既至瑞光開堂日集衆擊鼓鼓旋於地圓轉震響衆驚却有僧出曰此和尚法雷震地之祥也言畢失僧所在○可真住山好問僧爲祖常見僧來參何故便面壁去未有契其機者自作偈曰坐斷千山與萬山勸人除却是非難池陽近日無消息果中當年不自瞞有黃國博問百丈華既是百丈爲甚却短小華曰今日好天晴黃不契謂真代語真曰但問將來黃再問真曰須彌南畔把手同行黃佇思問意旨如何曰蚊子咬鐵牛黃又佇思曰不會請和尚爲某甲說曰你離却妻子來老僧爲你說曰祇如和尚還行得麼曰上藍寺裏送客一日行百千遭真將化示疾甚苦苫藁於地號則不少休喆侍者垂泣曰平生訶佛罵祖今何爲乃爾真熟視呵曰汝亦作此

見解耶即起趺坐呼侍者燒香烟起入寂

乙巳守端禪師傳法法演

法演綿州鄧氏子年三十五祝髮受具在受業寺遂字禮蓮經一夕遇屎字欲唱禮遽疑乃白諸老宿曰如何屎字亦稱法寶老宿曰摋汝所問正是宗門中根器也又一日往成都習百法惟識論因聞菩薩入見道時智與理冥境與神會不分能證所證西天外道嘗難比丘曰既不分能證所證却以何為證無能對者外道貶之令不鳴鐘鼓反披袈裟玄奘至彼救此義曰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乃通其難演曰冷煖則可知矣如何是自知底事遂質本講本講曰汝欲明此當往南方扣傳佛心宗者演遂南遊抵興元經時逗留隨房僧赴請本師聞之寄信至演演開緘只見兩行字云汝既出得醋甕又却淹在醬缸裏演即往浙西參宗本學古今因緣會盡惟不會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僧作禮化云我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避得過請益本本曰此是臨濟下因緣須是問他家兒孫始得演遂謁法遠請益前話遠曰我有箇譬喻你一似三家村裏賣柴漢子把箇匾擔向十字街頭立地問人中書堂今日商量甚事演默計曰若如此大故未在遠知演根器異一日語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可往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事演潸然禮辭至白雲守端曰川藞苴汝來耶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話請問端叱之又端示以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因緣久之未契一日自廊趨上法堂疑情頓息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端特印可曰栗棘蓬禪屬子矣○祖心既受心印復往謁可眞眞與語大奇之依止二年而眞歿乃還黃檗南使分座接納

○黃檗積翠永菴主嘗問僧審奇汝久不見何所為奇曰見偉藏主有箇安樂處永曰試舉似我奇因叙其所得永曰汝是偉未是奇莫測歸以語偉偉大笑曰汝非永不非永奇走積翠質之於南南亦大笑永聞之作偈曰明暗相參殺活機大人境界普賢知同

條生不同條死笑殺菴中老古錐

乙巳　惟勝禪師住黃檗

惟勝潼川羅氏子居講肆時偶以扇勒窗櫺有聲忽憶教中道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因有省入進白本講本講令參方勝乃遊往黃檗參慧南證悟心地至是南有退居之意瑞州太守委南遴選黃檗主人南乃集衆垂語曰鐘樓上念讃牀脚下種菜若人道得便令住持勝出衆答曰猛虎當路坐南大悅遂自退居積翠令勝住黃檗○修顒趙城梁氏子幼不拜神祠不受書訓嘗曰當爲人天師安慕此耶遂游方造瑞光參宗本因舉無著問天親彌勒說什麼云只說這箇法忽有省晨夕參叩一日登厠掀倒打破水瓶遂悟作頌曰這一交這一交萬兩黃金也合消頭上笠腰下包清風明月杖頭挑本印可之出世資壽歷遷大剎又遷投子叢林號曰顒華嚴○克文閿鄉鄭氏子生而傑異既長喜觀書不繇師訓自然通曉事後母至孝母屢數困辱之父不忍使游學至北塔聞思廣說法感泣裂縫掖而師之廣笑曰君妙年書生政當唾手取高第榮親乃欲委跡寂寞豈計之未熟耶曰心空及第豈止榮親又將濟之委跡寂寞非所同也廣奇之服勤五年剃染受具游京師講席因經行龍門殿廡間見塑比丘像瞑目如在定翻然自失謂其伴曰我所負如吳道子畫人物雖曰妙盡然終非活者吾將南遊到雲居謁曉舜機不契到德山夜參有六祖不及雲門之語失笑黎明發去聞文悅之風秉程而往至湘鄉悅已入寂嘆曰既無其人吾何適而不可山川雖佳未暇遊也坐夏大溈夜聞僧誦雲門語僧問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云清波無透路豁然有省遂造黃檗適惟勝爲首座慧南署鐘樓上念讚床脚下種菜話令衆下語勝曰猛虎當路坐南喜之遂退院令勝住黃檗文三到菴語不契乃曰此老只是箇修行僧不會我說話遂往香城見顒顒語話好葛藤諸方號爲順婆婆問文近離甚處曰黃檗曰菴頭老子安樂否曰安樂曰甚處人氏曰關西曰說話不似關西人曰幼曾遊學曰甚處爲僧曰從北塔廣和尚落髮又問新黃檗如何曰甚好曰渠只

下得一轉語好遂住黃檗佛法未夢見在文因此大悟頓見南用處遂作數頌寄南南大稱賞因回參禮南問甚處來曰翠巖曰恰值老僧不在曰未審向什麼處去曰天台普請南嶽遊山曰若然則學人得自在去也曰脚下鞋何處得來曰廬山七百錢唱得曰何曾自在文指鞋曰何曾不自在南異之

丙午慧南禪師住黃龍

慧南自積翠遷住黃龍法席之盛追媲馬祖百丈○慧元潮陽倪氏子幼凝然群兒戲於前袖手趺坐父母商曰兒材地如此寧堪世用意事佛僧乃可元聞即拜辭出家初至京法師圓明見而異之曰上人齒少自何至此所求何事曰慧元南海來無他求惟求佛法明笑曰王城利聲捷徑酒色樊籠橫目爭奪曰有萬緒昔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猶不現前此中寧有佛法乎佛法俱在南方也元乃自洛游襄漢歷參諸善知識俱不契丙午春至黃龍時慧南來自積翠龍象蟻集元每坐下板輒自引手反覆視曰寧有道理而云似佛手知吾家揭陽而乃復問生緣何處乎久而頓釋其疑一日爲達上座咨問入室南曰既是達了爲甚麼更來元曰事不厭細南曰你便打趯出去不是做得老僧侍者元曰不得一句南遂行入方丈元曰大小黃檗龍頭蛇尾南笑而已○克文辭慧南寓止翠巖南住黃龍文復往焉一日南謂文曰適令侍者捲簾問渠捲起簾時如何曰照見天下放下簾時如何曰水泄不通不捲不放時如何侍者無語汝作麼生文曰和尙替侍者下涅槃堂始得南喝曰關西人果無頭腦乃顧旁僧文指之曰只這僧也未夢見南大笑又一日侍南南擧白雲端頌臨濟三頓棒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脚踢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大稱賞之文曰某甲見處與端兄一般南曰汝作麼生會文擬開口南喝曰端會汝不會時慶閑方掌客問南曰文首座何如在黃檗時南曰渠在黃檗時如人暴富用錢如糞土今如數世富人一錢不虛用

丁未夏倚居士參祖心禪師

祖心寓漳江轉運判官夏倚雅意禪學見楊傑歎曰

吾至江西恨未識南公傑曰有心上座在漳州公能自屈不待見南也倚見心劇談神思傾豁至論鑒論會萬物為自己者及情與無情共一體時有狗臥香卓下心以壓尺擊狗又擊香卓曰狗有情即去香卓無情自住如何得成一體倚不能對心曰纔涉思維便成剩法何曾會萬物為自己哉○法演既受守端心印端令掌磨事一日端至語演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詰之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繇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祇是未在演於是大疑私自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在遂參究累日忽然大悟從前寶惜一時放下走見端端為手舞足蹈演亦一笑而已演後曰吾因茲出一身白汗端一日示衆曰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在甚麼處衆下語不契舉問演演近前問訊曰也不較多端笑曰須是道者始得乃命分座

戊申　德普參慧南禪師

德普綿州蒲氏子得度受具解惟識起信論兩川無敢詰難號為義虎時惟勝還自江西呂大防出鎮成都執弟子禮日夕造室普竊聽其議一不能曉歸臥看屋梁曰勝昔嘗業講有聲呂公世稱賢者相與敬信如此吾乃不信可乎乃出蜀至荊州金鑾夜與一衲俱普問經論何負禪宗而長老多譏訶之耶曰以其是識情義理思想邊量非能發聖得道脫有得道發聖者皆藉之以為緣耳倘不因自悟惟經論是仗則能讀能知能見解者皆證聖成道去矣惟以死語是所知障故祖師西來也如經言一切衆生本來成佛汝信之乎曰世尊之語豈敢不信曰既信矣遠來何為曰聞禪宗有別傳法故來耳衲笑曰是則未信非能信也今積翠南禪師出世久子見之不宜後普即日遂行熙寧元年至黃龍問阿難問迦葉世尊付金襴外傳何法迦葉呼阿難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刹竿著意旨如何南曰上人出蜀曾到玉泉否曰曾到又問曾掛搭否曰一夕便發南曰智者道場關將軍打供與結緣幾時何妨普默然良久理前問南俛首普趨出大驚曰兩川義虎不消此老一唾

己酉　黃龍慧南禪師示寂　慈明圓法嗣　臨濟第八世

慧南住黃龍熙寧二年三月四祖演通法嗣書南上堂山僧才輕德薄豈堪人師蓋不昧本心不欺諸聖未免生死今免生死未出輪迴今出輪迴未得解脫今得解脫未得自在今得自在所以大覺世尊於然燈佛所無一法可得六祖夜半於黃梅又傳箇甚麼乃說偈曰得不得傳不傳歸根得旨復何言憶得首山曾漏泄新婦騎驢阿家牽翼日午時趺坐示寂闍維得五色舍利塔於前山○慧南入滅衆請祖心補住黃龍心欲舉圓機代之機掉頭徑去心遂繼其席○慧元住吳江壽聖寺遣僧投黃龍嗣法書南視其欵識曰吾偶忘此僧謂專使曰書未欲開可令親來見老僧專使反命元即腰包而來次南昌聞南已化去因留嘆息適祖心出城相會與語奇之曰恨老師不及見耳○熙寧二年行偉居仰山未暮年法席冠江淮平昔同參知名者皆集偉涖事有法度嘗遣化十二輩以其名付維那使明日俱來受曲折及會茶輒失一人偉問爲誰曰永泰偉方經營中首座曰泰游山去請以他僧備員偉然之俄有告者曰泰實在首座匿之以欺衆耳偉色莊使搜得之泰自陳怯弱懼失所受事首座實不知也偉令擊鐘集衆曰首座已分座授道又老師所賞識昧心罔衆他人猶不可乃甘自破壞乎遂與泰俱出院諸方服其公○慶閑依慧南南化後廬陵守張鑒請居隆慶院未期年鍾陵守王韶請居龍泉不逾年以病求去廬陵道俗聞其棄龍泉舟載而歸居隆慶西堂事之益篤

庚戌 承皓禪師分座谷隱

承皓至襄陽分座谷隱有蜀僧依皓皓憐其年少有志稍爲誘掖僧亦效皓製犢鼻涴而曝之皓見曰我裩何故在此曰某甲裩也曰具何道理敢爾僧禮拜曰每蒙許與切所欣慕曰此豈戲論半年當嘔血死其僧果嘔血死○洪英住石門作偈寄同參曰萬鍛爐中鐵蒺藜直須高價莫饒伊橫來豎去呵呵笑一任傍人鼓是非熙寧三年六月知事紛爭止之不可英謂衆曰領衆不肅正坐無德吾有媿於黃龍呼維那鳴鐘陞座衆集叙行脚始末曰吾滅後火化以骨石藏普通塔明生死不離清衆也言卒而逝

辛亥 居訥禪師入寂延慶榮法嗣雲門第五世

居訥初住圓通二十年移住四祖開元兩剎所至叢林號稱第一既老休居於寶積巖訥臨衆簡嚴不妄言笑嘗晝定叉手自如中夜漸升至膺侍者每視以候鷄鳴其精進如此熙寧四年三月無疾而化○守端住白雲郭祥正自當塗往謁端問曰牛醇乎曰醇矣端遽厲聲叱之正不覺拱而立端曰醇乎醇乎南泉大溈無異此也於是鳴鼓陞座曰牛來山中水足草足牛出山去東觸西觸夜來枕上作得箇山頌謝功甫大儒廬山二十年之舊今日遠訪白雲之勤當須舉與大衆請已後分明舉似諸方此頌豈惟謝功甫大儒直要與天下有鼻孔衲僧脫却著肉汗衫莫言不道乃曰上大人丘乙已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正切疑後聞小兒誦之忽有省以書報端端答偈曰藏身不用縮頭斂跡何須收脚金烏半夜撩天玉兔趕他不著○趙抃字悅道自號知非子至和中爲侍御居嘗以一琴一鶴自隨晝之所爲夜必焚香告天與天鉢寺重元爲方外交會法泉居衢之南禪抃日參扣泉未嘗容措一詞後牧青州政事之餘多宴坐忽大雷震即契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舉頭蒼蒼喜復喜剎剎塵塵無不是中下之人不得聞妙用神通而已矣泉聞笑曰趙悅道撞彩耳抃嘗答富弼書略曰抃伏思西方聖人教外別傳之法不爲中下根機之所設也上智則頓悟而入一得永得愚者則迷而不復千差萬別惟佛與祖以心傳心其利生接物而不得已者遂有棒喝拳指揚眉瞬目拈椎豎拂語言文字種種方便去聖逾遠諸方學徒忘本逐末棄源隨波滔滔皆是斯所謂可憐憫者矣抃不佞去年秋初在青州因有所感既已稍知本性無欠無餘古人謂安樂法門信不誣也比蒙太傅侍中俾求禪錄抃素出恩紀聞之喜快不覺手舞而足蹈之也伏惟執事富貴如是之極道德如是之盛福壽康寧如是之備退休閑逸如是之高其所未甚留意者如來一大事因緣而已今茲又復於真性有所悟入抃敢爲賀於門下也

壬子 白雲守端禪師示寂（楊岐會法嗣 臨濟第九世）

熙寧五年守端示寂壽四十八以大法授法演

○克文禪師開法聖壽

熙寧五年克文至高安太守錢弋來訪談久弋如厠文令侍者引從西邊去弋遽曰既是東司爲甚麼向西去文曰多少人向東邊討文報謁弋有契遜出文少避乃進弋戲曰禪者敎諭龍虎反畏狗乎文應聲曰易伏隈巖虎難降護宅龍弋大喜遂遣使請文居聖壽寺文方飯於州民家使至遁去繫同席數十人有見於新豐山寺者因叩首泣下曰師不往吾黨受苦矣文曰以我故累君輩如此因受之遂闡法焉示衆此箇事論實不論虛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若纖毫不盡總落魔界古人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荊棘林是好手如今人多是得箇身心寂滅前後際斷一念萬年去休去歇去似古廟裏香爐去冷湫湫地去便爲究竟殊不知却被此勝妙境界障蔽自己正知見不能現前神通光明不得發露或有執箇一切平常心是道以爲極則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此依草附木不知不覺一向迷將去凡百施爲須要平常一路子以爲穩當究將去合將去更不敢別移一步怕墮坑落塹長時一似雙盲底人行路一條拄杖子寸步抛不得緊把著憑將去步步依倚一日若道眼豁開瞑覺前非抛却杖子撒開兩手十方蕩蕩七縱八橫東西南北無可不可豈可一向依他門戶傍他行脚有甚快活自己畢竟如何雲門大師道而今天下老和尚多是師承學解露布葛藤印板上打來模子裏脫出當人若是明去何不一切臨時又臨濟大師云我這裏是活祖師西來意把來便用立處皆眞他不說古又如何今又如何這語得那語不得那裏是虛這裏是實你與我拈出絲毫許實底道理來看此蓋當人眼不開自無見處一向承虛接響百般忌諱自纏自縛直饒與麼說當下忽然見得倜儻分明去也是棺木裏瞪眼又示衆洞山門下無佛法與人祇有一口劍凡是來者一一斬斷使伊性命不依見聞俱泯却向父母未生前與伊相見見伊擬近前便與斬

斲然則剛刀雖利不斬無罪之人莫有無罪底麼也好與三十拄杖又示衆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頭頭脚脚尾橫三竪四北俱盧洲火發燒著帝釋眉毛東海龍王忍痛不禁轟一箇霹靂直得傾湫倒嶽雲暗長空十字街頭廖胡子醉中驚覺起來拊手呵呵大笑云筠陽城中近來少賊乃拈拄杖云賊賊

○明教契嵩禪師入寂洞山聰法嗣雲門第五世

契嵩自京師還益著書學士蔡襄延住佛日寺數年退老於靈隱之北永安蘭若淸旦誦金剛般若經不輟齋罷讀書賓客至淸談不及世事熙寧五年六月日晨興寫偈曰後夜月初明吾今獨自行不學大梅老貪聞鼯鼠聲至中夜而化茶毗不壞者五頂耳舌童眞及常所持數珠頂骨出舍利紅白晶潔狀如大菽壽六十六夏五十三有文集百餘卷行於世

癸丑海月慧辯法師入寂

慧辯字訥翁華亭富氏子居杭州天竺講席蘇軾時爲通守嘗爲方外游講授二十五年往來嘗千人無何歸隱草堂熙寧六年冬旦起盥濯別衆而化○義靑靑社李氏子出家得度其師使習百法論未幾嘆曰三祇途遠自困何益乃入洛聽華嚴經五年反觀文字一切如肉受串處處司其義味嘗講至諸林菩薩偈曰卽心自性忽猛省曰法離文字寧可講乎卽棄去遊方至浮山時法遠退居會聖巖夢得俊鷹畜之覺而靑至遠以爲吉徵禮延之令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因緣經三載遠問曰汝記得話頭麼試擧看靑擬對遠以手掩其口靑了然開悟遂禮拜遠曰汝妙悟玄機耶曰設有也須吐却時孜侍者在旁曰靑華嚴今日如病得汗靑回顧曰合取狗口自此復經三年遠出洞下宗旨示之靑悉妙契遂付大陽衣履曰代吾續洞上宗風善自護持○杜衍與張方平皆致政居睢陽衍每笑平佞佛對賓客必嘲之平但笑而已有求學事者以醫學游二老之門謂平曰杜公天下偉人惜未知此事公何不勸發之乎曰君與此老緣熟勝我我止能助之耳一日衍召求切脈甚盡求謂使曰汝先往白相公但云看楞嚴未了使者馳白衍默然久之乃至衍曰老夫以君疏通

解事不意近亦例闖茸如所謂楞嚴何等語乃爾兢着聖人微言無出孔孟捨此取彼是大惑也朱曰相公未讀此經何以知不及孔孟以某觀之似過之也袖中出其首卷曰相公試閱之衍取默看不覺終軸忽起大驚曰世間何從有此書耶遣使盡持其餘來徧讀之捉朱手曰君眞我知識安道知之不以告我何哉卽命駕見平平曰譬如人失物忽已尋得但當喜其得不必悔其晚也僕非不相告以公與朱君緣熟遣之耳雖佛祖化人亦必藉同事也衍大悅衍字世昌慶曆中號淸白宰相封祁國公

乙卯 淨端禪師住湖州西余

淨端吳興丘氏子出家受具習天台教聽楞嚴經至七徵八還以頌自跪曰七處徵心徵不遂懞憧阿難不瞥地直教徵得見無心也是泥裏澆土塊八還之教傳來久自古宗風各分剖假饒還到不還時也是蝦跳不出斗遂作偈別本講曰彎彎曲曲似門鉤一番拈起一番愁不如做箇禪和子參到無心却便休參齊岳於室中默契卽出庭下翻身自擲岳印可之後見弄師子益有警悟遂合綵爲師子皮披之因號端師子住西余西余去湖州密邇每雪朝著綵衣入城小兒爭譁逐之從人乞錢得卽以施貧者嘗誦法華經又好歌漁父詞有狂僧號回頭以左道惑衆與潤守呂公方食肉端徑趨至指曰正當與麼時如何是佛回頭窘無以對端揕其頭推倒而去又有妖人號不托掘秀州城外地有佛像建塔其上傾城敬信端見揭住問曰如何是佛不托擬議端趯之而去○張伯端字平叔天台人嘗入成都遇眞人授金丹藥物火候之訣乙卯述悟眞篇又徧參禪門有省讀祖英集頓明心地乃曰丹是色身至寶鍊成變化無窮更能性上悟眞宗決了無生妙用後趺坐而逝火化得舍利千百粒既而又有人見之者

丁巳 僧印禪師入寂 承天簡法嗣

僧印住瑞安熙寧十年九月沐浴更衣留偈曰倚空靈劍冷光浮佛祖魔軍一刃收帶月吼風歸寶匣鐵牛驚散曲江頭言訖趺坐而逝荼毗獲舍利五色

戊午 吳恂居士參祖心禪師

吳恂字德夫元豐元年任豫章法曹時郡帥王韶迎祖心入城恂亦往參心曰公平生學解記憶多聞即不問父母未生前道將一句來恂無對遂日夕提撕此語忽自知有機未發偶閱鄧隱峰傳見其倒卓化去衣亦順身不褪忽疑曰彼化之異故莫測而衣亦順之何也以問心心曰公今侍立是順耶是逆耶曰是順曰還疑否曰不疑曰自既不疑何疑於彼恂言下開解呈三偈曰中無門戶四無旁學者徒勞捉影忙珍重故園千古月夜來依舊不曾藏廬峰居士舊門人描得師眞的的親大地撮來成箇眼翻騰別是一般新咄這多知俗漢咬盡古今公案忽於很籍堆頭拾得蟯蜋糞彈明明不直分文萬兩黃金不換等閑拈出示人秖為走盤難看咦心亦送二偈曰水中得火世還稀看着令人特地疑自古不存師弟子如今却許老胡知海門山險絕行蹤踏斷牢關信已通自有太平基業在不論南北與西東○悟新曲江黃氏子生有紫肉幕左肩右袒如僧伽黎狀魁岸黑面如梵僧及壯落髮以氣節蓋衆好面折人初謁法秀秀問上座甚處人曰廣南韶州曰曾到雲門否曰曾到曰曾到靈樹否曰曾到曰如何是靈樹枝條曰長底自長短底自短曰廣南蠻莫亂統曰向北驢只恁麼拂袖而出乃之黃龍謁祖心心竪拳問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汝喚作甚麼新罔措經二年方領解然尚談辯無所抵悟心患之偶與語至其說心遽曰住住說食豈能飽人新窘無以對從容白曰悟新到此弓折箭盡望和尚慈悲指箇安樂處心曰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政忌上座許多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來偷心乃可耳新趨出一日默坐下板聞知事捶行者而迅雷忽震即大悟趨見心忘納其屨因自譽曰天下人總是參得底新是悟得底心笑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因號死心叟榜其居曰死心室○法秀初住淮西四面及遷棲賢蔣山長蘆元豐間樞密蔣頴叔與秀為方外友叔撰華嚴經解三十篇頗負其知見漕淮上至長蘆訪秀因趨方丈壁曰余凡三日遂成華嚴解我於佛法有大因緣異日當以此地比覺城東際惟具佛眼者

當知之猶曰公何言之易耶夫華嚴者圓頓上乘乃現量所證今言比覺城東際則是比量非圓頓宗又云異日且一眞法界無有古今故云十世古今始終不移於當念若言異日今日豈可非是乎又云具佛眼者方知經云平等眞法界無佛無衆生凡聖情盡彼我皆忘豈有愚智之異若待佛眼則天眼人眼豈可不知哉叔悔謝○贊元住蔣山熙寧初王安石拜相貴震天下無月無耗元未嘗發石弟安上問佛法大意元曰佛祖無所異於人所以異者能自護心念耳岑樓之木必有本本於毫末滔天之水必有源源於濫觴淸淨心中無故動念危乎岌哉甚於岑樓浩然横肆甚於滔天其可動耶佛祖更相付授必叮嚀曰善自護持曰佛法止此乎曰至美不華至言不煩夫華與煩去道遠甚而流俗以之申公論治世之法獨謂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況出世間法乎元豐元年石罷政府舟至石頭士大夫車騎塡山谷入寺已二鼓元出迎一揖而退石坐東偏從官賓客滿座石環視問元所在侍者曰已寢久矣

已未 承皓禪師開法大陽

元豐二年四月張商英奉使荊西南路聞谷隱首座承皓之名致而見之問曰師法嗣何人曰復州北塔曰北塔有何言句曰只爲伊不肯與人說破英稱善遂請皓住大陽山○趙抃致仕歸衢州築居名曰高齋有偈曰腰佩黃金已退藏箇中消息也尋常時人要識高齋老只是柯村趙四郎復曰切忌錯認又誌其壽塋曰吾政已致壽七十二百歲之後歸此山地彼眞法身不卽不離充滿大千普現悲智不可得藏不可得置壽塋之說如是如是元豐七年秋八月忽一日偏辭親友其子璣問以後事抃厲聲叱之少頃語如平時趺坐而化壽七十七謚淸獻○元淨住上天竺台教大興時秀州有狂人號回頭左道惑衆宜言當建窣堵波爲吳人福田施者雲委然憚淨不敢入杭境先以錢十萬詣上天竺飯僧且遣使通問曰今以修造錢若干願供一堂淨答書曰承以營建淨檀爲飯僧之用竊聞教有明文不許互用聖者既遣明諭不知自佛當以何辭佇辭報章卽令撰疏文也

回頭大驚慚見其徒然淨之門人勸且禮之淨厲語
曰出家兒須具眼始得彼誠聖者吾敢不恭如其誕
妄知而同之是紊正念吾聞聖者具他心通今夕當
與爾曹處請明日就此山與十方諸佛同齋即如法
踐讀疏文焚之明日率衆出迎回頭竟不至

庚申 承皓禪師住玉泉

承皓住大陽數月遷住玉泉景德禪院皓機鋒孤峭
學者不能湊泊時關首座維那曰某人某人曾於某
處立僧爲禪衆所歸宜依諸方例請充皓叱曰杜杜
又曰孟八郎孟八郎一日皓從廚前過見造晩麵問
曰有客過耶曰衆僧造藥石皓呼知事稱之曰吾昔
參禪爲人汲水舂米今現成米麪蒸炊造作與供諸
佛菩薩羅漢無異飽喫了並不留心參學百般想念
五味馨香假作驢腸腊生羊骨鱉臛餵飼八萬尸蟲
開眼隨境攝合眼隨夢轉不知主祿判官掠剩大王
隨從汝抄劄消鑿祿料簿教汝受苦有日在於是徒
衆不堪寂寥譖之縣令曰長老不能安衆惟上來下
去點簡零碎縣令召皓責曰大善知識不在方丈內
端坐兩廊下山門來去得許多皓曰大通智勝佛十
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長官以坐是佛
耶坐殺佛去也長官茫然益敬禮之○祖心住黃龍
十有二年五求解去元豐三年謝事居西園以晦名
其堂且曰吾所辭者世務耳今欲專行佛法事也乃
榜其門曰告諸禪學要窮此道切須自看無人替代
時中或是看得因緣自有歡喜入處却來入室吐露
待爲品評是非深淺如未發明但且歇去道自現前
苦苦馳求轉增迷悶此是離言之道要在自肯不繇
他悟如此發明方明了達無量劫來生死根本若見
得離言之道即見一切聲色言語是非更無別法若
不見離言之道便將類會目前差別因緣以爲所得
只恐誤認門庭目前光影自不覺知翻成剩法到頭
只是自謾枉費心力宜乎晝夜克已精誠行住觀察
微細審思別無用心久遠自然有箇入路非是朝夕
學成事業若也不能如是參詳不如看經持課度此
殘生亦自勝如亂生謗法若逡老之時敢保成箇無
事人更無他累其餘入室今去朔望兩度却請訪及

謝景溫守潭州虛大溈以致心三辭不往景溫請其故心曰馬祖百丈已前無住持事道人相尋於空閑寂寞之濱而已其後雖有住持王臣尊禮爲天人師今則不然挂名官府如有戶籍之民直遣伍伯追呼之耳此豈可復爲也景溫乃不敢以院事屈願一見心心至長沙景溫願受法訓心爲舉其綱曰三乘十二分教還同說食示人食味既因他說其食要在自已親嘗既自親嘗便能了知其味是甘是辛是鹹是淡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亦復如是眞性既因文字而顯要在自已親見若能親見便能了知目前是眞是妄是生是死既能了知眞妄生死返觀一切語言文字皆是表顯之說都無實義如今不了病在甚處病在見聞知覺爲不如實知眞際所詣認此見聞覺知爲自所見殊不知此見聞覺知皆因前塵而有分別若無前塵境界卽此見聞覺知還同龜毛兎角並無所歸景溫聞所未聞〇常總初謁慧南於歸宗無所得而去歸宗火南遷石門南塔遷黃檗積翠又遷黃龍總皆在焉二十年間凡七往返密受法旨決志大振臨濟之宗出世住泐潭元豐三年詔革東林律居爲禪席學士王韶出守南昌欲延祖心主之心舉總自代總知胥遁詔撤諸郡所在訪求得之新淦窮谷中遂應命天下衲子望風而集其徒相語曰遠公有讖記吾滅七百年後有肉身大士革吾道場今符其語矣〇行偉住仰山夏夜坐深林袒以飼蚊蚋會觸毒作十日不愈以刀絕之尺許血流不止門人泣曰師獨柰何不少忍曰爲其障我行道蒲伏床上無所利於物得死不愈於生乎元豐三年十一月日說偈而化闍維得五色舍利骨石栓索勾連塔於寺東〇應乾萍鄉彭氏子遍歷諸方晚至泐潭參常總久之未蒙印可總示以烏窠吹布毛因緣殊不解一日豁然悟旨乃成頌曰潦倒忘機是烏窠西湖湖上拴烟羅布毛取出無多子鐵眼銅睛不柰何總印可之自此推爲上首元豐三年總住東林遂以乾繼法席〇開先廣鑑行瑛桂州毛氏子初謁慶閑稍悟玄旨次參常總頓息所疑出世開先幾二十年初苦痰癖屢求去而不可臥病坊者三年一日起將梵

剃鼎新之迄九年而成○蘇轍字子由號潁濱與兄蘇軾齊名嘗以偈獻了元曰僉沙供佛佛欣受怪石供僧僧不嫌空手遠來還要否更無一物可增添元曰空手持來放下雖三賢十聖聚頭看此般供養能歆享木馬泥牛亦喜歡元豊三年轍謫高安會黃檗全全熟視曰君靜而慧苟留心宗門何患不成此道轍因參全無契適省聰來居壽聖轍以此事往問聰不答轍又叩之聰曰圓照未嘗以道語人吾今亦無以語子轍於是得言外之旨繼參洪州順順示以搐鼻因緣轍言下大悟呈偈曰中年聞道覺前非邂逅相逢老順師搐鼻徑參眞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鎚枯藤破衲公何事白酒靑鹽我是誰慚愧東軒殘月上一杯甘露滑如飴

辛酉 慶閑禪師入寂 黃龍南法嗣 臨濟第九世

慶閑居隆慶西堂元豊四年三月七日告衆將入滅說偈曰露質浮世奄忽入滅五十三歲六七八月南嶽天台松風澗雪珍重知音紅爐優鉢說偈畢乃入浴浴出跏坐方以巾搭膝而化神色不變爲著衣手足和柔髮剃復出畫工就寫其眞首忽自舉次日仍平視大守來觀願留全身僧利儼曰遺言令化闍維薪盡火滅跏趺不散以油沃薪益之乃化是日雲起風作飛瓦折木烟氣所至東西南北四十里凡草木沙礫之間皆得舍利如金色計其所獲幾數斛蘇轍欲爲作記而疑其事方臥店夢有訶者曰閑師事何疑哉疑即病矣轍夢中作銘有云稽首三界尊閑師不止此憫世狹劣故聊示其小者○紹銑泉州人得法智賢住興化銑有度量牧千衆如數一二三四長沙初未知飯僧供佛之利銑作大會謂之結緣齋其後效而作者月月有之荊湖之民莫不向慕波及豐俗丞相章惇奉使荊湖開梅山與銑偕往豐父老聞銑名人人合爪聽其約束梅山平銑有力焉湘南八州歲度僧數百當慧南盛化時荊湖衲子奔趨江南恒百里無托宿且多爲盜刧銑半五十爲館請僧主之以接納俾得宿食而去晩得痺疾左手不仁然猶領住持事日同僧衆會粥食銑以精進爲佛事公卿禮敬以爲古佛元豊四年九月日遷寂闍維收舍利

兩目睛不壞篤二亦不壞益以油火焚之如鐵帶曲折色鮮明因併塔焉○義青自白雲海會移住投子山學徒益進潛通暗證者甚衆果符異苗翻茂之讖初開山大同師有記曰吾塔若紅是吾再來邦人偶修其塔作瑪瑙色未幾而青預院事○慕喆臨川聞氏子可眞游方時喆能識之眞好暴所長以蓋人號眞點胸喆與之周旋二十年無失禮眞謂人曰三十年後喆其大作佛事眞殁塔於西山心喪三年乃去游湘中一鉢雲行鳥飛去留爲叢林重經謝景温守潭州迎住嶽麓俄遷大潙衆二千指無所約束人人自律惟粥罷受門弟子問道謂之入室諸方纔月一再而喆講之無虛日放參罷喆自役作使令者在側如路人晨香夕燈十有四年夜禮拜持茅視殿無燈火倦則以帔蒙首假寐三聖堂○學士徐禧布衣時倚遇特先識之遇將化前一日作偈別禧曰今年七十七出行須擇日昨夜問龜哥報道明朝吉禧大驚呼惟清俱往遇方坐寢室以院務付監寺曰吾住此山三十年以護惜常住故每自涖之今行矣汝輩著

精彩言畢擧杖子曰且道這箇分付阿誰禧與清皆屏息遂擲於地投床枕臂而化

壬戌 宗本禪師住穹窿福臻

宗本主瑞光杭守懇請住淨慈一住九載元豐五年待制曾孝序載歸以慰蘇人之思住穹窿山其住淨慈時民張氏有女子死母夢罪報爲蛇覺得蛇棺下持詣本爲說法令置故處俄黑蟬翔棺上而蛇亡母祝曰果我女入我籠更持汝詣淨慈果入本復爲說法夢女曰二報幸解脫矣○普孜建陽謝氏子幼習儒業舉進士有聲後看佛經至識自心源夙根啓發遂出家得度具戒遊方參浮山法遠入室扣請心融神會舒人請居甘露太平二刹道譽大播孜後退居淨因元豐五年都人請居東京華嚴寺○懷志金華吳氏子出家預講肆十二年嘗欲會通諸宗異義爲書傳世以正一代時教之本意有禪者曰杜順乃賢首宗祖師也而談法身則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此偈合歸天台何義耶志不能對即行至洞山參克文問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意旨如何文叱之志

趨出文笑呵曰浙子齋後游山好志領悟久之辭去文曰子禪雖逸格借緣不勝耳志識其意拜賜而行菴於衡嶽二十餘年士大夫造其居不甚顧答人問故曰彼富貴人辯博多聞我粥飯僧口吻遲鈍無可說自然憨癡去偈曰萬機俱罷付癡憨蹤跡時容野鹿參不脫麻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綠蘿菴問師住山有何旨趣志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別趣三塊柴頭品字煨不用援毫文彩露○道楷沂州崔氏子自少辟穀學道後遊京師得度具戒謁義青於海會問佛祖言句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為人言句也無青曰汝道寰中天子敕還假禹湯堯舜也無楷擬酬語青以拂子摵之曰汝發意來早有二十棒也於是楷遂悟旨再拜即出青呼曰且來楷亦不顧青曰汝到不疑之地耶楷以手掩耳後掌衆食青問厨務勾當良苦曰不敢曰汝炊飯耶煮粥耶曰人工淘米著火行者煮粥炊飯曰汝作什麼曰和尚慈悲放他閑去又從青遊園青與拄杖曰理合與麼曰與和尚提鞋挈杖不為分外曰有同行在曰那一人不受教青遂休去至晚青曰早來說話未盡曰更請舉看曰卯生日戌生月楷即點燈來青曰上來下去總不空然曰在左右理合如此曰奴兒婢子誰家屋裏無曰和尚尊年缺他不可曰與麼殷勤曰報恩有分元豐五年出世沂州仙洞遷招提龍門郢州大陽隨州大洪

癸亥 投子義青禪師入寂（大陽玄法嗣 曹洞第七世）

義青住投子元豐六年四月示微疾乃以書辭郡守諸官及在家諸檀越五月日陞堂別衆罷寫偈曰兩處住持無可助道珍重諸人不須尋討遂投筆而化闍維收舍利靈骨塔三峯菴○初從悅首衆道吾領數衲謁守智智與語未數句盡知所蘊乃笑曰觀首座氣質不凡柰何出言吐氣如醉人耶悅面熱汗下曰願和尚慈悲智復與語錐劄之悅茫然遂求入室智曰老僧無福道不取信於人悅受首座禮拜畢曰定取謗於某乃問悅曰曾見法昌遇和尚否曰曾看他語錄自了可也不願見之曰曾見洞山文和尚否曰關西子沒頭腦拖一條布裙作尿臭氣有甚長處曰你但向尿臭氣處參取悅乃謁克文深領奧旨

# 佛祖綱目卷第三十七之上 露字號

甲子（宋神宗元豐七年起） 丙寅（哲宗元祐元年） 甲戌（改紹聖） 戊寅（改元符）

辛巳（徽宗建中靖國元年） 壬午（改崇寧） 丁亥（改大觀） 辛卯（改政和） 癸

巳（徽宗政和三年止）

甲子 宗本禪師住慧林

元豐七年。宋神宗。詔宗本住慧林禪院。召對。賜坐。論以方興禪宗。宜善開導之旨。既退。上謂左右曰。眞福慧僧也。○汴京法雲寺新成。詔法秀開山。賜號圓通。時李伯時麟工畫馬。秀呵曰。汝士大夫以畫名。矧又畫馬。期人誇以爲妙。妙入馬腹中。亦足懼。麟自是絕筆。秀勸畫觀音像以贖其過。黃庭堅作艷語。人爭傳之。秀亦呵曰。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堅笑曰。又當置我於馬腹中耶。秀曰。汝以艷語動天下人婬心。不止馬腹。恐生泥犂耳。堅遂拜領。○元祐上饒王氏子。依慧南悟旨。南歿。游湘。歷馬祖故基。禮子追隨。潭守謝景溫欲禪道林。律居延祐爲第一世。道林像設之多。冠湘西。祐夷廓之。爲虗堂禪室。以會四方學者。役夫不敢壞像設。祐自鋤棄諸江。曰昔本不成。今安得壞。吾法尚無凡情存。聖解乎。○法安。臨川許氏子。受義懷旨訣。歸臨川。住黃山如意院。敗屋破垣。無以蔽風雨。十年。大廈如化成。棄去。住武寧延恩寺。草屋數楹。敗床不簀。安殊樂之。令尹糾豪右謀爲一新。安笑曰。檀法本以度人。今非其發心而强之。是名作業。不名佛事也。安與法秀昆弟。秀嘗以書招安。安讀之笑曰。吾始以秀有精彩。今而後知其癡也。夫出家兒塚間樹下。辦那事如救頭然。今無故於八達衢頭架大屋。養數百閑漢。此眞開眼尿牀。吾何復對語哉。然吾宗自此益微矣。元豐甲子七月。命弟子取方丈文書。聚焚之。以院事付一僧。八月示寂。○富弼。字彥國。河南人。鎮亳州時。聞修顒法席之盛。往質所疑。值顒登座。以目左右顧視大衆。已微有得。因執弟子禮。請爲入室。顒見。即曰。相公已入來。富弼猶在外。弼聞汗流浹背。不覺豁然。及晚年居洛。遂請顒住招提。既至。迎居後苑。晨夕參叩。弼每有談論。顒輒以爲非。一日謂弼曰。待得山僧竪點頭。即是也。自是弼凡有所言。顒輒

搖首忽一日中夜鞠大省徹邊往叩門題已閉關而寢聞其聲即呼曰相公且喜大事了畢夜深更不啓關晨朝相見至曉往見之題迓見已點頭矣鞠喜甚時宗本方奉詔住慧林鞠以詩寄謝曰因見題師悟入深負緣傳得老師心東南讒說江山遠目對靈光與妙音別後答題書曰示諭此事問佛必有夙因非今生能辦誠是如此然鞠遭遇和尚即無始以來忘失事一旦認得此後定須拔出生死海不是尋常恩知雖盡力道斷道不出也和尚得鞠百千其數何益於事不過入道華嚴會下出得箇老病俗漢濟得和尚甚事所云淘汰甚多此事誠然每念古尊宿始初在本師處動是三二十年少者亦是十數年日夕侍奉聞道聞法方得透頂透底卻思鞠兩次蒙和尚垂顧共得兩箇月請益更作聰明過人能下得多少工夫若非和尚巧設方便著力擿發何繇見箇涯岸雖竭踵頂難於報稱○蘇軾游廬山宿東林與常總論無情話有省黎明獻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總肯之○邵雍字堯夫范陽人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有學佛吟曰飽食豐衣不易過日長時節奈愁何求名壯歲投宣聖怕死老年親釋迦妄欲斷緣緣愈重徼求去病病還多長江一片平如練幸自無風又起波○范鎮字景仁華陽人累官翰林學士或問鎮何以不信佛曰爾必待我合掌膜拜然後爲信耶黃庭堅一日過鎮終日相對正身端坐未嘗回顧亦無倦色鎮曰吾二十年來胸中未嘗起一思慮二三年來不甚觀書若無賓客終日獨坐夜分方睡雖兒曹歡呼咫尺皆不聞堅曰公卻是學佛作家○司馬光初不喜禪自富韓問法於大本後忽有所契後因范鎮論空招以詩戲曰不須天女散已解動禪心又曰顛子悟已久景仁今復迷又曰到岸何須筏揮鋤不用金浮雲任來往明月在天心○荊王夫人王氏專修淨業一妾懈慢夫人深責之遂悔悟精進忽無疾而逝致夢於妾云蒙夫人誨已生安養我而夫人亦夢與妾同遊寶池見一花天衣飄揚題曰楊傑一華朝服而坐題曰馬玗復

見金臺光明晃耀妄指曰此夫人生處也既覺彌加精進年八十一誕晨秉燭燃香望觀音閣而立左右方具儀獻壽已立化矣

○清遠參法演禪師

清遠臨卭李氏子初讀法華至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質其講師師不能答遠嘆曰義學名相非所以了生死大事遂南游徧參至太平見法演旋丏於廬州偶雨仆地煩懣間聞二人交相惡罵諫者曰你猶自煩惱在遠於言下有省及歸凡有所問演即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或曰我不會我不如你遠愈疑遂問演曰座下誰得和尚說話曰禮上座却會遠乃咨決於元禮禮以手引遠耳遶圍爐數匝且行且語曰你自會得好曰有冀開發乃爾相戲耶曰你他後悟去方知今日曲折時遠年十七○了元自歸宗遷金山示衆昔雲門說法如雲雨絕不喜人記錄其語見必罵逐曰汝口不用反記吾語異時裨販我去今室中對機錄皆香林明教以紙爲衣隨聞即書後世學者漁獵文字語言正如吹網欲滿非愚即狂時江浙叢林以文字爲禪謂之請益故元以是諷之○周敦頤字茂叔春陵人因游廬山樂其幽勝遂築室焉初謁祖心叩以教外別傳之旨心曰只消向你自家屋裏打點孔子謂朝聞道夕死可矣畢竟以何爲道夕死可耶顏子不改其樂所樂何事但於此究竟久久自然有箇契合處又謁常總論性語及理法界事法界至理事交徹冷然獨會後著太極圖語語出自東林口訣時了元寓濂溪頤復往謁相與講道問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禪門何謂無心是道曰疑則別參曰參則不無畢竟何以爲道曰滿目青山一任看頤豁然有省一日忽見窗前草生乃曰與自家意思一般以偈呈曰昔本不迷今不悟心融境會豁幽潛草深窗外松當道盡日令人看不厭遂請元作青松社主以媲白蓮故事頤後倡明道學學者稱爲濂溪先生嘗自言曰吾此妙心實啓廸於黃龍發明於佛印然易理廓達自非東林開遮拂拭無繇表裏洞然○楊時字中立號龜山先生將樂入從二程游嘗曰微生高乞醯與人孔子以爲不直維摩經云

直心是道場儒佛至此實無二理與常總友善謂總曰禪學雖高却於儒道未有所得總曰儒道要緊處也記得些子且道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得箇甚麼時默然嘗有詩曰盈科日進幾時休到海方能止衆流只恐達多狂未歇坐馳還愛鏡中頭

乙丑克文禪師住報寧

克文住洞山謝事東游三吳至金陵時丞相王安石居定林聞文至倒屣出迎恨相識之晚問諸經旨首標時處圓覺獨不然何也曰頓乘所演直示衆生日用現前不屬今古只今僧老與相公同入大光明藏游戲三昧互爲賓主非關時處又問經曰一切衆生皆證圓覺而圭峯以證爲具如何曰圓覺如可改維摩亦可改也維摩豈不曰亦不滅受而取證夫不滅受蘊而取證與皆證圓覺之意同蓋衆生現行無明即是如來根本大智圭峰之言非是安石大悅因捨宅爲寺延文開山是謂報寧特請於朝賜號眞淨住未幾士大夫經游無虛日文不堪勞遂還高安菴於九峯之下名曰投老學者自遠而至○文準與元絜氏子八歲出家陝西經略范公欲携與俱西準曰登山求玉入海求珠人各其志本行學道世好非素心范奇其語因度爲僧初謁梁山乘乘曰驅烏未受戒敢學佛乘乎準曰壇場是戒耶三羯磨梵行阿闍黎是戒耶乘大驚準曰雖然敢不受教遂受具戒徧游講肆倡諸部綱目即棄去曰吾不求甚解法師曇演撫之曰汝法船也南方有亞聖大士若潙山眞如九峯眞淨者宜往求之準遂詣潙山不契造九峰參克文文問近離甚處曰大仰曰夏在甚處曰大潙曰甚處人曰興元府文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準罔措文曰適來祇對一一靈明一一天眞及乎道箇我手何似佛手便成窒礙且道病在甚處曰不會曰一切現成更教誰會準服膺就弟子之列○太尉呂惠卿嘗法華嚴法界觀暇日遊五臺忽雲霧四合暴風雷雨聲震林壑卿震駭移時稍霽見一衣蒲童子披髮而來手執梵筴問曰官人何求至此曰願見大士曰欲見何爲曰嘗覽華嚴大教旨深意廣欲望大士發啓妙解庶幾箋釋流行使大心者即得開悟曰諸佛妙

意簡易明白先德注意可解如十地一品釋文不過數紙今時枝蔓注近百卷而聖意逾遠眞所謂破碎大道也曰童子貌若此而敢呵前輩乎童子笑曰官人謬矣此間一草一木無非文殊境界在汝日用觸事不迷此眞文殊耳卿乃下拜纔起童子現大士形踞獅子隱隱雲中而散

丙寅 宗本禪師還吳

元祐元年宗本以老求歸旣出都城王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本誨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惟勤修勿怠是眞相爲聞者莫不感動○黃庭堅參祖心乞指徑捷處心曰只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太史居常如何理論堅開口便道不是不是堅迷悶不已一日侍心山行時巖桂盛開心曰聞木樨花香麼曰聞曰吾無隱乎爾堅欣然領解卽拜曰和尙得恁麼老婆心切心笑曰只要公到家耳堅字魯直號山谷○贊元住蔣山元祐元年忽曰吾欲還東吳促辦嚴俄化○純白梓州支氏子父謙聞法於松山道者以死生爲戲白衣梵行緇俗無出其右白少聞父誨有如夙習一日躍過溪忽有省不覺失笑遂落髮受具遍歷成都講肆通性相宗去之南遊參黃檗惟勝親近歲餘未始一顧白事益勤勝一日忽遽眸視之白喝曰這老漢把不定作麼勝大笑乃爲印證心地元豐末勝歸蜀白負巾鉢以從會成都府帥奏改昭覺爲十方勝遂擧白開山白示衆曰不超性海是理事縛不透聲輪是語言縛於是淨侶翳然向風講席一空○寶月參謂芳得受旨訣出世住臨江上堂遼天鶻萬里雲只一突是什麼喝一喝元祐丙寅十二月日沐浴淨髮說偈曰山僧住瑞筠未嘗形言句七十三年來七十三年去言畢趺坐而逝○聖泉紹燈古田陳氏子生時異香滿室紫帽覆首幼不茹葷得度受具後遊方參謂芳一見悟旨遂還鄉里忽一日索浴更衣陞座說偈曰吾年五十三去住本無貪臨行事若何不用口喃喃儼然入寂兩日後聞鐘聲忽然復醒自後四大輕安身常顯出舍利大旱請禱所雨凡有所禱輒應遷住聖泉法道大振○開元法明得法報本有蘭後歸故里事落魄

多嗜酒呼盧每大醉唱柳詞數闋日以為常召齋則拒召飲則從如是者十餘年咸呼曰醉和尚一日謂寺衆曰吾明旦當行汝等無他往衆竊笑之翼晨攝衣就座大呼曰吾去矣聽言一偈衆聞奔視明乃歌曰平生醉裏顛蹶醉裏却有分別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言訖寂然長往

丁卯 從悅禪師住兜率院

從悅受克文旨訣後寓鹿苑有清素侍者閩人久參慈圓年八十遯迹鹿苑悅與隣寓因食蜜漬荔枝偶素過門悅呼曰此老人鄉果也可同食之曰自先師亡後不得此食久矣曰先師為誰曰慈明某忝執事十三年耳悅乃疑駭曰十三年堪忍執事之役非得其道而何遂饋以餘果稍稍親之素曰子見何人曰洞山文曰文見何人曰黃龍南曰南匾頭見先師不久法道大振如此悅益疑駭遂袖香詣素作禮素避曰吾以福薄先師授記不許為人悅益恭素乃曰憐子之誠違先師之記子平生所得試語我悅具通所見素曰只可入佛不可入魔曰何謂也素曰豈不見古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悅擬對又遽問曰無為如何說悅又擬對素忽高笑悅恍然有得素乃印可仍戒曰文示子者皆正知見然子離文太蚤不能盡其妙吾今為子點破使子受用得大自在他日切勿嗣吾丁卯悅住龍安兜率院

戊辰 法演禪師開法白雲

戊辰法演將遷白雲海會侍遼適自淝川持鉢回慨然曰吾事始濟復參隨往一荒縣安能究決己事耶遂作偈告辭演送以偈曰院伯臺前送別時桃花如錦柳如眉明年此日凭闌看依舊青青一兩枝演遷海會示衆須將生死二字貼在額頭上討取箇分曉如只隨群作隊打閧過日他時閻老子打算飯錢莫道我不會說與你來若是做工夫須要時時簡點刻刻提撕那裏是得力處那裏是不得力處那裏是打失處那裏是不打失處有一等纔上蒲團便打瞌睡及至醒來胡思亂想纔下蒲團便說雜話如此辦道直至彌勒下生也未得入手須是猛著精彩提箇話頭晝參夜參與他廝捱不可坐在無事甲裏又不可

蒲團上死坐若雜念轉鬬轉多輕輕放下下地走一
遭再上蒲團開兩眼揑兩拳竪起脊梁依前提起話
頭便覺清涼如一鍋沸湯攙一杓冷水相似如此做
工夫定有到家時節上堂汝等諸人見老和尚鼓動
唇吻竪起拂子便作勝解及乎山禽聚集牛動尾巴
却將作等閑殊不知簷聲不斷前旬雨電影還連後
夜雷上堂山僧昨日入城見一棚傀儡不免近前看
或見端嚴奇特或見醜陋不堪動轉行坐青黃赤白
一一見了仔細看時元來青布幔裏有人山僧忍俊
不禁乃問長史高姓他道老和尚看便了問甚麼姓
大衆山僧被他一問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還有
人爲山僧道得麼昨日那裏落節今日這裏拔本謝
監收上堂人之性命事第一須是○欲得成此○先
須防於○若是眞○人○○謝街坊上堂街坊昨日
將一把沙到方丈前一見老僧劈面便撒賴遇老僧
先見衫袖一遮竝不妨事今朝畢似大衆不敢隱藏
何故賞伊大膽下得這箇手脚忽有人問白雲爲什
麼只恁休去不見道老不以筋力爲能然雖如是賓

主歷然端和尚忌辰上堂去年正當恁麼時多前年
三件事今年正當恁麼時多去年七件事這十件事
數不過者甚多何也去却七三存一事是去年說是
今日急如箭黑似漆無言童子口吧吧無足仙人劈
胸趯乃云交下座上堂說佛說法拈槌竪拂白雲萬
里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白雲萬里然後恁
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也則
白雲萬里或有箇漢出來道長老你恁麼道也則白
雲萬里這箇說話喚作矮子看戲隨人上下三十年
後一場好笑且道笑箇甚麼笑白雲萬里示衆舉德
山答僧我宗無語句雪峯聞之有省後峯云我當時
空手去空手歸因緣演云白雲今日說向透未過者
有箇人從東京來問伊甚處來他却道蘇州來問伊
蘇州事如何伊道一切尋常雖然如是謾白雲不過
何故祗爲語音各別畢竟如何蘇州菱邵白藕示衆
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達磨大師信脚來信口道後代兒孫多成計較要會
開花結果處麼鄭州梨青州棗萬物無過出處好示

衆眞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衆生竝爲增語或有人出來道盤山老漢但向伊道不因紫陌花開早爭得黃鶯下柳條若更問五祖老漢自云諾惺惺著又云悟了同未悟歸家尋舊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自小不脫空兩歲學移步湛水生蓮花一年生一度又云賤賣擔板漢貼秤麻三斤百千年滯貨何處著渾身垂語云譬如水牯牛過窗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演一日侍錫遶廊曰莫有囑付人問命麼衆皆無語乃自曰孫臏今日開舖更無一人垂顧可憐三尺龍鬚喚作尋常露布室中常問僧倩女離魂那箇是眞底又常展手問僧曰如何喚作手

○圓璣福州林氏子師慧南密受記莂荷擔叢林不知寒暑墾田蒔松守一職十年不易南稱爲本色出家兒及遷黃龍攜璣與俱南歿建塔畢辭去龜峰大潙爭致不赴祖心欲以繼黃龍法席璣掉頭徑去人問故曰先師誡我未登五十不可爲人客歸宗時年四十八了元勸應謝景溫之請住洪州翠巖

己巳宗顯參純白禪師

宗顯成都人少爲進士有聲嘗畫擲溪水爲戲至夜思之遂見冷然盈室欲汲之不可而塵境自空曰吾世網裂矣往依純白得度受具後遍衆者參白一日問顯曰高高峯頂立深深海底行汝作麼生會顯於言下頓悟曰釘殺腳跟也白拈起拂子曰這箇又作麼生顯一笑而出

○元祐住道林六年棄遊廬山徐王奏賜紫方袍祐作偈辭之人問故祐曰人主之施非敢辭以近名但以法未等耳昔惠滿不受宿請曰天下無僧乃受汝供滿何人哉王安上嘗問法於祐延住雲居祐曰爲攜此骨歸埋峯頂耳登輿而去

○系南汀州張氏子參元祐於道林獲印可祐遷羅漢南掌堂司祐移雲居以南繼席有居士張戒者參南一日南問曰如何曰不會南復詰之不已戒忽領旨獻投機頌有身眠大海須彌枕石筍抽條也大奇之句尋辭別南示偈曰汝到廬山山到汝更誰別我廬山去出門問取嶺頭風大道騰騰無本據

○善本潁人漢董仲舒之後博學淸修無仕宦意至京師爲大僧隨喜華嚴夜夢童子如世所畫善財合掌導而南

覺曰諸佛菩薩加被我矣其欲我南詢諸友乎遂游方至蘇州謁宗本本坐定特顧之善本默契宗旨出世雙林已巳移住錢塘淨慈時號大小本○宗賾襄陽人棄儒從釋志節高邁學問淵博參眞州長蘆夫夫叟賾補其處元祐四年結蓮華勝會率大海衆各念阿彌陀佛百聲千聲乃至萬聲回向同緣願生彼國一夕夢一男子烏巾白衣可三十許風貌清美舉措閑雅揖謂賾曰欲入公彌陀會告書一名賾乃取勝會錄秉筆問曰公何名曰普慧賾書已白衣者又曰家兄亦告上名賾問曰令兄何名曰普賢言訖不見○慧元住承天元祐四年持鉢至湖湖人曰師到處爲家何苦獨愛姑蘇乎固留不使還乃住報本

庚午 克文禪師住歸宗

克文居高安六年移住歸宗顯謨朱世英問佛法大意文答曰辱書以佛法爲問佛法至妙無二但未至於妙則互有長短苟至於妙則悟心之人如實知自心究竟本來成佛如實自在如實安樂如實解脫如實清淨而日用推用自心自心變化把得便用莫問是非擬心思量已不是也不擬心一一天眞一一明妙一一如蓮花不著水所以迷自心故作衆生悟自心故成佛而衆生卽佛佛卽衆生繇迷悟故有彼此也如今學者多不信自心不悟自心不得自心明妙受用不得自心安樂解脫心外妄有禪道妄立奇特妄生取捨縱修行落外道二乘禪寂斷見境界○法秀主法雲元祐五年八月示疾詔翰林醫官視之醫請候脈秀仰視曰汝何爲者也吾有疾當死耳求治之是以生爲可戀也平生生死夢三者無所揀擇去之呼侍者更衣安坐說偈曰來時無佛去時空南北東西事一同六處住持無所補秀良久監寺進曰和尙何不道末後句秀曰珍重珍重言訖而逝○治平二年懷璉上疏乞歸元祐五年無疾而化壽八十一

辛未 禾山德普禪師入寂（黃龍南法嗣 臨濟第九世）

德普住禾山十有二年元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謂衆曰諸方尊宿死叢林必祭吾以爲徒虛設吾若死汝曹當先祭乃令從今排祭衆以其老又好戲語乃曰和尙幾時遷化曰汝輩祭絕卽行於是韓寢堂

坐普其中置祭讀文跪捧上食普飲餐自如自門弟子下及莊力日次爲之至六年元日祭絕曰明日雪晴乃行至時晴忽雪雪止普安坐焚香而化○元祐六年張商英漕江西謁常總總印可之且曰吾有得法弟子住玉溪乃慈古鏡也可與語英按部分寧諸禪迓之首致敬於慈最後問兜率從悅曰聞師聰敏善文章悅笑曰運使失却一隻眼也從悅臨濟九世孫若以聰敏對運使論文章政如運使對從悅論禪也英默識之問玉溪去此多少曰三十里問兜率曰五里乃過兜率先是悅夢手搏日輪覺語首座曰日輪運轉之象張運使且過此吾當深錐痛劄之座曰士大夫惡拂已者或起別釁悅曰正使煩惱只退得我院也遂與語次英亟稱總公悅未肯其說語至更深論及宗門事悅起焚香請十方諸佛作證曰東林旣印可運使運使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曰有曰疑何等語曰疑香嚴獨脚頌德山托鉢話曰旣於此有疑其餘則是心思意解何嘗至大安樂境界且如巖頭言末後句是有耶是無耶曰有悅大笑歸方丈閉

却門英一夜睡不穩至五更下床觸翻溺器忽大悟扣方丈門曰已捉得賊了也曰贓物在甚處英無語悅曰都運且去來日相見翼日遂獻頌曰鼓寂鐘沉托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受記來悅乃謂曰參禪只爲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宇乃作頌證曰等閑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麤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親何疎拈頭作尾指實爲虛翻身魔界轉脚邪塗了無逆順不犯工夫因邀悅主建昌有十頌叙其事○常總住東林衆盈七百每燕坐衆見方丈後有白光天香郁然元祐六年九月日浴罷安坐而寂○慧元住報本脇不至席三十年元祐六年十一月日陞座說偈曰五十五年夢幻身東西南北孰爲親白雲散盡千山外萬里秋空片月新言訖而逝○元淨住上天竺凡一十七年元豐間辭而復往又三年卒生精修淨業嘗與僧熙仲同食仲視淨眉得有光如

螢攬之得舍利又於臥起處得舍利元祐六年九月將示寂入方圓菴宴坐止言語絕飲食謂參寥道潛曰吾淨業將成若七日無障吾願遂矣七日出偈示衆吉祥而逝淨初生時左肩肉起如袈裟絛八十一日乃滅及示寂壽果八十一○從悅住龍安兜率室中嘗設三語以驗學者撥草瞻風只圖見性即今上人性在甚麼處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甚麼處去張商英以頌答三問一陰森夏木杜鵑鳴日破浮雲宇宙清莫對曾參問曾皙從來孝子諱爺名二人間鬼使符來取天上花冠色正萎好箇轉身時節子莫教閻老等閑知三鼓合東村李大妻西風曠野淚沾衣碧蘆紅蓼江南岸却作張三坐釣磯元祐六年冬悅浴訖集衆說偈曰四十有八聖凡盡殺不是英雄龍安路滑奄然而化○守智住雲蓋十年日荷鋤理蔬圃疾禪林便軟媛道心淡薄來參者掉頭不納元祐六年退居西堂湘中衲子聞其接納堂室爲滿○承皓應機答話隱顯不測一日蘇軾微服求見皓問尊官高姓曰姓秤乃秤天下長老底秤皓喝一聲問曰且道這一喝重多少軾無對一日學傅大士空手把鋤頭頌又舉洞山五臺山頂雲蒸飯頌云此二頌只頌得法身邊事不須得法身向上事乃自頌曰昨夜雨滂烹打倒蒲萄棚知事普請行者人力拄底拄撐底撐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玉泉寺宇廣大弊漏前後主者以營葺爲艱皓曰吾與山有緣與僧無緣修今世寺待後世僧耳悉壞而鼎新之皓住山無筆硯文字箱篋無象衣囊錢元祐六年遣人至江西口白張商英曰老病且死得百丈肅爲代可矣英以喻肅肅不顧往十二月日將示寂時門人圖撓請偈皓笑曰吾年八十一老死舁屍出兒郎齊著力一年三百六十日言畢而逝

壬申　善本禪師住法雲

善本住淨慈是年哲宗詔住上都法雲賜號大通○戒禪師得旨慧林沖初出世杭州西湖還揚州石塔軾知揚州與戒往來甚密一日戒遣侍者至府求解院務軾問長老欲何往曰欲歸西湖耳軾遂率僚佐

同至石塔令擊鼓集衆袖中出疏使晁無咎讀之曰大士何曾說法誰作金毛之聲衆生各自開堂何關石塔之事去無作相住亦隨緣惟戒公長老開不二門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亦是偶然爲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一時稽首重聽白槌渡口船迴依舊雲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鐘鼓之音戒乃重住石塔

癸酉 可久法師往生淨土

可久常誦法華修淨土元祐八年年八十一坐化越三日還謂人曰吾見淨土境與經符契蓮花臺上皆標合生者名言訖復化去〇道臻居都城西隅衲子四十餘輩頹然不出戸三十九年如一日元祐八年八月日將入滅謂弟子曰吾更三日行矣及期沐浴更衣說偈而化壽八十〇克勤彭州駱氏子兒時日記千言偶游寺中見佛書三復悵然如獲舊物曰予殆過去沙門也即去家祝髮授楞嚴俄得病瀕死歎曰諸佛涅槃正路不在文句中吾欲以聲求色見宜其無以死也遂棄去徒步出蜀謁玉泉皓金鑾信大潙喆黃龍心僉指爲法器最後見法演演嘗曰諸方參得底禪如瑠璃瓶子相似愛護不捨第一莫教老僧見將鐵鎚一擊定碎也勤便盡心參演演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汝作麼生會勤便喝或下語盡其機用演皆不諾演曰須是情識淨盡計較都忘處會勤便於無計較處胡言漢語總不契演意勤謂强移換人出不遜語忿然而去演曰待你著一頓熱病打時方思量我在到金山染傷寒困極以平日見處試之無得力者追繹演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間即歸五祖時慧懃在定慧亦患傷寒危甚勤病差欲拉懃同赴懃尙固執勤乃亟歸祖山演一見喜曰汝復來耶即令參堂便入侍者寮

甲戌 法演禪師傳法克勤

克勤一日問法演曰二祖云覓心了不可得畢竟如何曰汝須自參始得這些好處別人爲汝著力不得後半月會陳提刑詣演問道演曰提刑少年曾讀小豔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諾諾演曰且仔細勤適自外歸侍立次問曰聞和尙舉小豔詩提刑會否曰他只認得聲

曰祇要檀郎認得聲他既認得聲爲甚却不是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聻勤忽契悟遽出見雞飛上闌干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銷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只許佳人獨自知演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品所能造詣吾助汝喜演乃偏謂山中耆舊曰我侍者參得禪也自此所至推爲上首

○慧懃舒州汪氏子丱歲得度每以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味之有省乃偏參名宿往來法演之門有年恚演不爲印據與克勤相繼而去及勤還侍演得徹證而懃忽至意欲他往勤勉令挂搭且曰某與兄相別月餘比舊相見時如何曰我所疑者此也遂參堂一日聞演舉僧問趙州如何是和尚家風州曰老僧耳聾高聲問將來僧再問州曰你問我家風我却識汝家風了也懃卽大豁所疑曰乞和尚指示極則演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懃展拜演令掌翰墨

○法泉隨州時氏子幼歲出家群書博覽過目成誦叢林號爲泉萬卷得法於曉舜出世屢遷大刹後住蔣山紹聖元年蘇軾安置惠州舟次金陵阻風江滸迎泉至問曰如何是智海之燈泉以偈對曰指出明明是甚麼舉頭鷂子穿雲過從來這盌最希奇解問燈人能幾箇又曰脚下曹溪去路通登堂無復問旛風好將鐘阜臨岐句說似當年踏碓翁

○慕喆住大潙紹聖元年詔住東京智海喆至解包日傾都來觀至謂一佛出世院窄而僧日增無以容至相枕地臥有請限之者喆曰僧佛祖所自出厭僧是厭佛祖也安得此不祥之言哉室中嘗問學者趙州洗鉢盂話上人如何會僧擬對喆卽以手托之曰歇去

○黃庭堅謁雲巖悟新隨衆入室新見張目問曰新長老死學士死燒作兩堆灰向甚處相見堅無語新約出曰晦堂處參得底使未著在後左官黔南於無思念中頓明新所問報以書曰往日嘗蒙苦口提撕長如醉夢依稀在光影中蓋疑情不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耳謫官在黔南中晝臥覺來忽然廓爾尋思平生被天下老和尚謾了多少惟有死心道人不肯乃是第一相爲也惟清寄以偈曰昔日對面隔千里如今

萬里爾相親寂寥滋味同齋粥快活談諧契主賓室內許誰參化女眼中休去覓瞳人東西南北難藏處金色頭陀笑轉新堅和曰石工來斵鼻端塵無手人來斧始親白牯貍奴心即佛龍睛虎眼主中賓自携瓶去沽村酒却著衫來作主人萬里相看常對面死心寮裏有清新堅嘗以書勉胡少汲曰公道學頗得力耶治病之方當深求禪悅照破生死之根則憂畏淫怒無處安脚病既無根枝葉安能為害投子聰老海會演老皆出世宗師道行不媿古人皆可親近殊勝從文章之士學妄言綺語增長無明種子也○普聰得法宗本住投子時年八十餘有監寺者一夕為盜所殺副寺白聰聰曰我已知其人矣副寺聞官而吏至聰如前語吏詰之聰曰殺監寺者老僧也吏即以聰繫獄聰無異詞偶楊傑為憲按部至州境夜夢神人云此州有肉身菩薩枉坐縲絏中傑訪問聰事遂釋之後十年有行者患迦摩羅疾而自首云昔日殺監寺者我也○元靜玉山趙氏子十歲病甚感異夢捨令出家誦經得度南游參永安恩於臨濟三頓

棒話發明次依諸名宿無有當意者聞法演機峻欲抑之遂謁演演曰我此間不比諸方凡於室中不要汝進前退後竪指擎拳繞禪床作女人拜提起坐具千般伎倆祇要你言下諦當便是汝見處靜茫然退參歷三載一日入室罷演曰子所下語已得十分試更與我說看靜即剖陳演曰說亦說得十分更與我斷看靜又隨問而判演曰好即好祇是未得老僧說話在齋後可來祖爺塔所與汝一一按過始得及至彼演便以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睦州擔板漢南泉斬猫趙州狗子等語譎辭之所對了無凝滯至子湖狗話演遽轉面曰不是曰不是却如何曰此不是則和前面皆不是曰望和尚慈悲指示曰看他道子湖有一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入門者好看纔見僧入門便道看狗向子湖道看狗處下一轉語教子湖結舌老僧鈐口便是了當處次日入室靜密啓其說演笑曰不道你不是千了百當底人此語祇似先師下底語曰某何人得似端和尚曰不然老僧雖承嗣他謂他語拙蓋祇用遠錄公手段接人故也如

老僧共遠錄公便與百丈黃檗南泉趙州輩把手共行纔見語拙即不堪靜以爲不然乃曳杖渡江適大水泛漲因留四祖齊輩挽歸又二年演方許可嘗商略古今執靜手曰得汝說須吾學得汝舉須吾說今而後佛祖秘要諸方關鍵無逃子掌握矣遂創南堂居之○景福順西蜀人得法慧南然緣薄所居皆遠方小刹學者過其門莫能識順亦超然自樂視世境如飛埃過目壽八十餘坐脫於香城山

乙亥 宗顯參法演禪師

宗顯受法於純白晚見法演問未知關棙子難過趙州橋即不問如何是關棙子演曰汝且在門外立顯進步一踏而退演曰許多時茶飯元來也有人知滋味明日入室演曰你便是昨日問話底僧否我固知你見處只是未過得白雲關在顯珍重便出時克勤爲侍者顯以白雲關意扣之勤曰你但直下會取顯笑曰我不是不會只是未諳待見這老漢共伊理會一上明日演往舒城顯與勤繼往適會於興化演問顯曰記得曾在那裏相見來顯曰全火祇候演顧勤

曰這漢饒舌自是機緣相契後辭西歸以頌送曰離鄉四十餘年一時忘却蜀語禪人回到成都切須記取魯語時白尚無恙顯再侍之名聲藹著○淸遠到歸宗參克文不契乃坐夏蔣山邂逅惟淸謂曰比見都下一尊宿語句似有緣淸曰演公天下第一宗師何故捨而事遠游耶所謂有緣者蓋知解之師與公初心相應耳遠然之踰年還海會演令看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甚處懺悔雲門云露這公案後命典謁適寒夜孤坐撥爐見火一豆許怳然自喜曰深深撥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遽起閱几上傳燈錄至破竈墮因緣忽大悟作偈曰刀刀林鳥啼披衣終夜坐撥火悟平生窮神歸破墮事皎人自迷曲淡誰能和念之永不忘門開少人過克勤因詣其寮舉青林搬柴話驗之且謂古今無人出得你如何會曰也有甚難曰只如他道鐵輪天子寰中旨意作麼生曰我道帝釋宮中放赦書勤退語人曰且喜遠兄便有活人句也○元祐住雲居疾諸方死必塔者曰山川有限僧死無窮他日塔將無所容乃於宏覺塔東

作卵塔曰凡住持者非生身不壞火浴雨舍利者皆以骨肉塡於此西又作卵塔曰凡僧化皆以骨石塡於此謂之三塔紹聖二年七月日夜集衆曰三處住持不傳一法火風聚散物理常情吾滅後不得隨世俗厚塟當禀我佛西天竺法火化歸塔遂說偈曰今年六十六三處因緣足夜半火燒山跳入火中浴言畢入寂時方盛暑顏貌如生闍維得五色舍利有光吞飲映奪○永豐慧日菴主得法於祐或處叢谷或居鄽市令鄉民稱丘師伯凡有所問以莫曉答之忽語邑人曰吾明日行脚去汝等可來相送於是廳路畢集日笑不已衆問故即書偈曰丘師伯莫曉寂寂明皎皎日午打三更誰人打得了投筆而逝○慧懃同克勤語話次舉東寺問仰山汝是甚處人曰廣南人寺曰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曾收得否曰收得寺曰珠作何色曰白月即現黑月即隱寺曰何不呈似老僧仰山叉手近前云慧寂昨到溈山被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懃顧懃曰既云收得逮索此珠又云無言可對無理可伸是如何懃無語忽一日

謂勤曰仰山見東寺因緣我有語也東寺只索一顆珠仰山傾出一栲栳勤深肯之乃曰老兄更宜親近老和尚去懃一日造方丈未及語被演詬罵懡㦬而退歸寮閉門打睡恨演不已勤密知即往叩門懃曰誰曰我懃即開門勤曰你見老和尚何如曰我本不去被你賺累我遭這老漢詬罵勤呵呵大笑曰你記得前日下底語麼曰是甚麼語曰你又道東寺祗索一顆仰山傾出一栲栳懃當下釋然兩人遂同上方丈演纔見遽曰懃兄且喜大事了畢○慕喆住智海禪院紹聖二年十月日無疾說偈曰昨夜三更風雷忽作雲散長空前溪月落良久別衆趨寂闍維得舍利斗許大如豆目睛齒爪不壞○省聰綿州王氏子幼出家試經得度南遊參宗本久而不悟本曰吾昔夢汝甚異汝不勉則死聰茫然不知所謂常念南嶽思大口吞三世諸佛話不去於心一日為僧伽作禮忽灑然而悟即上方丈見本具陳所得本曰汝得之矣吾昔夢汝吞一世界一剃刀今汝所悟云然知汝自今始眞出家也即為陞座證據久之出世眞如開

善聖壽三剎後退聖壽安居十年弊衣糲食與住山時如一日元豐中蘇轍謫官高安與聰游歡相得元祐末轍再謫高安聰往見曰老僧比夢與公遊於山中知公當復來此去來皆宿緣無足怪者紹聖乙亥高安人競來謁聰請住道遙寺○蘇軾在惠州了元致書云子瞻中大科登金門上玉堂遠放寂寞之濱權臣忌子瞻爲宰相耳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貴轉眄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尋取自家本來面目子瞻胸中有萬卷書下筆無一點塵到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三世佛則是一箇有血性的漢子子瞻若能脚下承當把三二十年富貴功名賤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

丙子克文禪師住石門

紹聖三年克文移居石門衲子扣問必瞑目危坐見來學則往治蔬圃時文準參蹤已十餘年謂同行曰老漢無意法道乎一日準擧杖決渠水濺衣忽大悟走叙其事文訶曰此乃敢爾蠢苴耶○佛照杲初謁圓璣璣擧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投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作麼生杲曰恩大難酬璣大稱賞之後數日擧杲立僧秉拂機思遲鈍開堂大笑杲有慚色次日特爲大衆茶安茶具在案上偶打翻茶具瓢子落地跳數跳悟得答話機鋒迅捷復至克文處因看祖師偈云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豁然大悟○法泉住蔣山晚年詔住智海上堂問衆赴智海留蔣山如何卽是衆莫知對便歸方丈索筆書偈曰非佛非心徒擬議得皮得髓莫商量臨行珍重諸禪侶門外靑山正夕陽擲筆跏趺而逝使回奏勅謚佛慧○慧洪瑞州彭氏子字覺範少出家日記數千言十九試經得度遊方謁歸宗克文及隨文遷石門掌記室文患其深聞之弊每擧玄沙未徹語發其疑凡有所對文曰你又說道理耶一日有客問文洪上人參禪如何曰也有到處也有不到處客退洪不自安卽詣文求決所疑文擧風穴頌曰五白猫兒爪距獰養來堂上絕蟲行分明上樹安身法切忌遺言許外甥且作麼生是安身法洪便喝文曰這一喝也有到處也有不到處洪忽有

省及游東吳寓杭州淨慈以頌發明風穴意寄呈文曰五白猫兒無縫罅等閑抛出令人怕翻身跳躑百千般冷地看他成話欛如今也解弄些些從渠歡喜從渠罵却笑樹頭老皁翁只能上樹不能下又作玄沙未徹偈曰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著花剛討釣魚船上客却來平地摝魚蝦文見乃爲助喜洪自後閱汾陽語錄至三玄頌驀有所證又嘗菴於高安九峰之下因僧問臨濟賓主話洪方欲顯其問頭見三玄三要之旨

丁丑 報恩禪師論三教大要

報恩黎陽劉氏子未冠擧方略擢上第後厭塵境請於朝乞謝簪紱爲僧上從其請遂游心祖道至投子參義靑未久即悟心要靑曰汝再來人也宜自護持後住隨州大洪山與張商英友善英嘗以書問三教大要恩答曰西域外道宗多塗要其會歸不出有無四見而已謂有見無見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也蓋不即一心爲道則道非我有故名外道不即諸法是心則法隨見異故名邪見如謂之有有則有無如謂之無無則無有有無則有見競生無有則無見斯起若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亦猶是也夫不能離諸見則無以明自心無以明自心則不能知正道矣故經云言詞所說法小智妄分別不能了自心云何知正道又曰有見即爲垢此則未爲見遠離於諸見如是乃見佛以此論之邪正異塗正繇見悟殊致故也故清涼以莊老計道法自然能生萬物易謂太極生兩儀一陰一陽之謂道以自然太極爲因一陰一陽爲道能生萬物則是邪因計爲虛無則是無因嘗試論之夫三界惟心萬緣一致心生故法生心滅故法滅推而廣之彌綸萬有而非有統而會之究竟寂滅而非無非無亦非非無非有亦非非有四執既亡百非斯遣則自然因緣皆爲戲論虛無眞實俱是假名矣至若謂太極陰陽能生萬物常無常有斯爲衆妙之門陰陽不測是謂無方之神雖聖人設教示悟多方然既異一心寧非四見何以明之蓋虛無爲道道則是無若自然若太極若一陰一陽爲道道則是有常無常有則是亦有亦無陰陽不測則是非有非

無先儒或謂妙萬物謂之神則非物非物則亦是無故西天諸大論師皆以心外有法為外道萬法惟心為正宗蓋以心為宗則諸見自亡言雖或異未足以為異也心外有法則諸見競生言雖或同未足以為同也雖然儒道聖人固非不知之乃存而不論耳昃以未即明指一心為萬法之宗雖或言之猶不論也如西天外道皆大權菩薩示化之所施為橫生諸見曲盡異端以明佛法是為正道此其所以為聖人之道順逆皆宗非思議之所能知矣故古人有言緣昔負宗未至孔子且以繫心今知理有所歸不應猶執權教然知權之為權未必知權也知權之為實斯知權矣是亦周孔老莊設教立言之本意一大事因緣之所成始所成終也然則三教一心同塗異轍究竟道宗本無言說非維摩大士孰能知此意也○發判劉經臣字興朝初於佛法未之信會常總啓廸之因醉心祖道既謁慧林沖於僧問雪竇如何是諸佛本源竇曰千峰寒色語下有省歲餘官雒幕謁韶山杲將去任辭杲杲曰公知此用心何愁不悟爾後或有非常境界無量歡喜宜急收拾收拾得即成法器收拾不得或致失心未幾復謁本逸請問因緣逸曰古人道平常心是道你十二時中放光動地不覺自知向外馳求轉疎轉遠臣益疑不解一夕入室逸舉波羅提尊者對香至王見性是佛之語問臣不能對疑甚歸寢至五鼓覺方追念間見種種異相表裏通徹六根震動天地回旋如雲開月現喜不自勝因憶韶山所囑遂抑之及明以所得告逸逸為證據且曰更須用得始得曰莫要履踐否逸厲聲曰這箇是甚麼事却說履踐臣默契乃作發明心地頌六首及著明道論儒篇以警世曰明道在乎見性余之所悟者見性而已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逸也性也楊子曰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有見於此則能明乎道矣當知道不遠人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未嘗須臾離也惟其迷已逐物故終身繇之而不知佛曰大覺儒曰先覺蓋覺此耳昔人有言曰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又曰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真體不

離聲色言語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倒鎮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只這語聲是此佛者之語道爲最親者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嚮之在前也忽焉在後也取之左右逢其原也此儒者之語道最邇者柰何此道惟可心傳不立文字故世尊拈花而妙心傳於迦葉達磨面壁而宗旨付於神光六葉旣敷千花競秀分宗列派各有門庭故或瞬目揚眉擎拳舉指或行棒行喝竪拂拈槌或持叉張弓輥毬舞笏或拽石搬土打鼓吹毛或一默一言一嚬一笑乃至種種方便皆是親切爲人然只爲太親故人多罔措瞥然見者不隔絲毫其或沉吟迢迢萬里欲明道者宜無忽焉祖祖相傳至今不絕眞得吾儒所謂憤而不發開而弗達者矣余之有得實在此門反思吾儒自有此道良哉孔子之言默而識之一以貫之故目擊而道存指掌而意喻凡若此者皆合宗門之妙旨得教外之眞機然而孔子之道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旣沒不得其傳而所以傳於世者特文字耳故余之學必求自得而後已幸余一夕開悟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口之所談手足之所運動無非妙者得之旣久日益見前每以與人人不能受然後知妙道果不可以文字傳也嗚呼是道也有其人則傳無其人則絕余旣得之矣誰其似之乎終余之身而有其人耶無其人耶所不可得而知也故爲記頌歌語而又著此篇以諭吾徒云○悟新住翠巖法堂後有齊安王祠鄉人祈禳無虛日新令知事毀之懼不敢乃躬自拆祠建丈室設榻燕寢俄有巨蟒盤臥側叱去復來夜以爲常一夕夢神告曰弟子爲師所叱不遑安處欲之廣南假莊夫六十人新夢中諾之未幾莊夫疫死者如其數嘗問學者曰且道果有鬼神麼道有又不打殺死心道無莊夫爲什麼却死答者皆不契適元首座至答云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新大喜之

戊寅佛印了元禪師入寂開先暹法嗣雲門第五世

了元住雲居李麟爲元寫照元令作笑容自贊曰李公天上石麒麟傳得雲居道者眞不爲拈花明大事等閑開口笑何人泥牛讓向風前鬪枯木無端雲裏

春對現堂堂俱不識太平時代自孫身戊寅正月四日與客語軒渠一笑而化有吳人鄭夷甫少年登進士術者推其壽止三十五心甚憂之既聞元談笑間化去曰吾不得壽得如元公復何憾哉乃與禪者遊讀楞嚴經歲餘忽有所悟曰生死之理我知之矣遂釋然既而預知死日至期沐浴更衣親督人灑掃園亭又焚香擇時指畫間屹然立化手猶作指畫狀○文進與良稚為法門昆仲因稚述禪本草乃製炮炙論禪本草曰禪味苦性凉安心臟祛邪氣闢壅滯通血脉清神益志駐顏色除熱惱去穢惡善解諸毒能調衆病藥生人間但有大小皮肉骨髓精麤之異獲其精者為良故凡聖尊卑悉能療之餘者多於叢林中吟風詠月世有徒輩多采聲穀為藥食者悞人性命幽通密顯非證者莫識不假修鍊炮製一服脫其苦惱如縛發解其功若神令人長壽故佛祖以此藥療一切衆生病號大醫王若世明燈破諸執闇所慮迷亂幽蔽不信病在膏肓妄染神鬼流浪生死者不可救焉傷哉進炮炙論曰人欲延年長生絕諸病者

先熟覽禪本草若不觀禪本草則不知藥之溫良不辨藥之眞假而又不諳何州何縣所出者最良既不能窮其本末豈悟藥之體性耶近世有一種不讀禪本草者却將杜撰藥作綿州附子往往見面孔相似便以為是苦哉苦哉不惟自悞兼悞他人故使後之學醫者一人傳虛萬人傳實擾擾逐其末而不知安樂返本之源日月浸久橫病生焉漸攻四肢而害圓明常樂之體自旦及暮不能安席遂至膏肓枉喪身命者多矣良孫初學麤心師授莽鹵不覩禪本草之過也若克依此書明藥之體性又須解如法炮製蓋炮製之法先須選其精純者以法流水淨洗去人我葉除無明根乘八還刀向三平等砧碎剉用性空眞火微焙之入四無量臼舉八金剛杵杵八萬四千下以大悲千手眼篩篩之然後成塵塵三昧鍊十波羅密為圓不拘時候煎一念相應湯下前三三圓後三三圓除八風二見外別無所忌此藥功驗不可盡言服者方知此藥深遠之力非世間方書所載俟後之學醫上流試取禪本草觀之然後依此炮製合而服

之其功力蓋不淺也○開聖覺久參長蘆應夫有所得徧遊叢林至法演會下演問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他是阿誰曰胡張三黑李四演深喜之以語克勤勤曰恐未實更須搜看演後復問猶是他奴他是阿誰曰胡張三黑李四曰不是不是曰昨日是今日因甚不是曰昨日是今日不是覺始大悟後出世開聖開堂嗣長蘆於燒香時忽有物搗其胸因成瘡而卒

己卯慧懃禪師住舒州太平

元符二年惟清赴黃龍太平虛席清遂薦慧懃於舒守乃命補處法演付法衣懃捧示衆曰昔釋迦文佛以丈六金襴袈裟披千尺彌勒佛身佛身不長袈裟不短會麼卽此樣無他樣自是一衆悚服及禮辭次演曰大凡應世略爲子陳其四端雖世俗常談在力行何如耳一勢不可使盡二福不可受盡三規矩不可行盡四好語不可說盡何故好語說盡人必易之規矩行盡人必煩之福若受盡緣必孤勢若使盡禍必至懃再拜服膺而退辭惟清清曰住持當以拄杖包笠懸挂方丈屋壁間去住如衲子之輕則善矣

○惟清禪師住黃龍

惟清字覺天自號靈源叟生洪州武寧陳氏方垂髫日誦書數千言有異比丘見之引手熟視驚曰菰蒲有此兒耶告其父母令出家年十七爲大僧初謁延恩法安願留就學安曰子他日洗光佛日照耀末運苦海法船也我尋常溝瀆耳黃龍心禪師是汝之師行矣無自滯清至黃龍泯泯與衆作息問答茫然不知端倪夜誓諸佛前曰儻有省發願盡形壽以法爲檀世世力弘大法初閱玄沙語倦而倚壁起經行步促遺履俯取之乃大悟以所悟告祖心心曰從緣入者永無退失然新得法空者多喜悅致散亂令就侍者房熟寐心鍾愛至忘其爲師議論商略如交友諸方號清侍者如趙州文遠南院守廓出世住舒州太平學者爭趨規矩不嚴而自肅江淮叢林號稱第一元符二年祖心春秋高江西轉運使王桓迎清歸黃龍欲以繼心法席清亦不辭而往○善本住東京法雲八年後歸杭州象塢寺專修淨業

○圓照宗本禪師往生淨土 天依懷法嗣 雲門第六世

宗本老居靈巖閉門頹然而學者資相望於道雪竇宗風至本大盛平居密修淨業慧才師神遊淨土見一花殊麗問之曰上品之生以待本禪師又資福曦公至慧林禮足施金而去人問故曰吾定中見金蓮花人言以俟本公又蓮花無數云以待受度者或問本師傳直指何得蓮境標名曰雖在宗門亦以淨土兼修耳元符二年十二月將入滅沐浴而臥弟子環請曰和尚道徧天下今日不可無偈幸強起安坐本熟視曰癡子我尋常尚懶作偈今日特地圖箇甚麼尋常要臥便臥不可今日特地坐也索筆大書五字曰後事付守榮擲筆憨臥若熟睡撼之已去矣

庚辰 表自參克勤禪師

表自初參法演久未有省時克勤爲座元演令親炙勤見謂曰與公同參不須來探水也曰已事未明敢望慈悲曰但有疑處試語我自舉德山小參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曰禮拜著我作得你師舉話尚不會自作禮竟勤令再舉前話自曰德山小參不答話勤掩其口曰但恁麼看自出曰屈屈豈有公案只教人看一句底道理有僧謂曰兄不可如此說首座須有方便因靜坐體究及旬頓釋所疑詣勤禮謝勤曰兄始知吾不汝欺又詣方丈演迎笑及遷勤監總院務舉自爲座元私告演曰渠只得一橛大法未明在須更鍛鍊必爲法器無何演宣言請自立僧實欲激其遠到自聞之深有所待一日上堂以目顧自曰莫妄想便下座自氣不平趨瑯琊久之勤往撫存遂大徹乃同歸五祖命立僧〇守珣安吉州施氏子參慧懃隨衆咨請邈無所入乃封其衾曰此生若不徹誓不展此於是四十九晝夜只靠露柱立地如喪考妣一日懃上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珣聞頓悟往見懃懃曰可惜一顆明珠被這風顛漢拾得乃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曰莫道靈雲不疑只今覓箇疑處了不可得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那裏是他未徹處曰深知和尚老婆心切懃肯之珣禮拜起呈偈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花爛熳始擡眸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即便休懃囑令護持是夕謂衆曰

這回珣上座穩睡去也克勤疑其未然乃曰我須勘過始得遂令人召珣與游山到一水潭忽推珣入水遽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曰潭深魚聚曰見後如何曰樹高招風曰見與未見時如何曰伸脚在縮脚裏勤大稱賞之

○晦堂祖心禪師入寂（黄龍南法嗣 臨濟第九世）

祖心謝事閑居學者益親嘗答侍郎韓宗古問曰承諭昔時開悟曠然無疑但無始來習氣未能頓盡然心外無剩法者不知煩惱習氣是何物而欲盡之若起此心翻成認賊為子也從上以來但有言說乃至隨病說藥縱有煩惱習氣但以如來知見治之皆是善權方便誘引之說若是定有習氣可治却是心外有法而可盡之譬如靈龜曳尾於塗拂迹迹生可謂將心用心轉見病深苟能明心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法既無更欲教誰頓盡耶元符三年十一月入寂黄庭堅主後事荼毗隣峰秉炬火不續堅乃顧悟新曰此老師有待於吾兄也新以喪拒堅固强之新乃執炬曰不是餘殃累及我彌天罪過不容誅而今兩脚捎空去不作牛兮定作驢以火炬打一圓相曰只向這裏雪屈擲炬應手而爇賜號寶覺

（辛巳）有嚴法師往生淨土

有嚴住赤城學天台教晚年結茆櫨木之下號曰櫨菴平生篤修淨業建中靖國元年夏四月將終見寶池大蓮花天樂四列後七日跏趺而化塌上有光如月三夕方隱○蘇軾在儋州四年庚辰復朝奉郎辛巳北歸至眞州瘴毒作中止常州遂請老以本官致仕初軾南遷畫彌陀像一軸行且佩帶曰此軾生西方公據也至是疾革徑山惟琳來候軾耳聾琳大聲呼曰端明勿忘西方曰西方不無但箇裏著力不得語畢而逝嘗題自己照容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黄州惠州瓊州○米芾字元章晚年學禪有得知淮陽軍未卒前一月作親朋別書盡焚其所好書畫奇物造香楠棺即其中坐臥飲食前七日不茹葷更衣沐浴焚香淸坐而已及期徧邀郡僚舉拂示衆曰衆香國中來衆香國中去擲拂合掌而逝○惟清住黄龍祖心歿清即移疾居昭默

堂頹然宴坐一室人莫能親踈之然見者皆各得其歡心至授法鉗鎚鍛鍊則毫無縫罅不許學者傳錄其語或得其片言隻句如獲拱璧嘗語慧洪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什麼處在偷心未死耳然非其罪爲師者之罪也如漢高帝紿韓信而殺之信雖死其心果死乎今之宗師爲人多類此古之學者言下脫生死效在什麼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實爲師者鉗鎚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侯景不動聲氣而侯景汗下不敢仰視退謂人曰蕭公天威逼人吾不可以再見也景未嘗死而其心已枯竭無餘矣古之宗師爲人多類此今諸方所說非不美麗要之如趙昌畫花逼眞世傳爲寶非眞花也

壬午 眞淨克文禪師入寂 黃龍南法嗣 臨濟第九世

克文退居雲菴崇寧元年十月日中夜沐浴更衣趺坐衆請說法文笑曰今年七十八四大將離別火風既分散臨行休更說遺戒皆宗門大事言畢而寂荼毗五色成燄白光上騰烟所及俱成舍利道俗得之分建塔焉文眞誠慈愛出於天性見人無親踈溫顏軟語禮敬如一主持叢林法度甚嚴犯令者罸無赦至入室投機則如銅崖鐵壁不可攀緣性尤喜施隨有隨與杖笠之外不置一錢行道說法五十餘年布衣壞衲脩然自守民信其化家家繪像飲食必祠文嘗作法界三觀六頌曰色空無礙如意自在萬像森羅影現中外出沒去來此土他界心印廓然融通廣大一理事無礙如意自在倒把須彌卓向纖芥淸淨法身圓滿土塊一點鏡燈十方海會二事事無礙如意自在不動道場十方世界東涌西沒千差萬怪火裏蝍蟟吞卻螃蟹三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豬頭口誦淨戒趂出淫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四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拈起一毛重重法界一念徧入無邊剎海只在目前或顯或晦五事事不知色空誰會理事既休鐵船下海石火電光咄哉不快橫按鏌鎁魔軍膽碎

癸未 圓璣禪師住保寧

圓璣住圓通崇寧二年朱彥復守金陵會保寧虛席移璣自此睢陽許覲參璣璣曰莫將閑事掛心頭日

如何是閑事曰參禪學道是覬自是開悟良久曰大道甚坦夷何用許多言句葛藤乎璣呼侍者理前語問之侍者瞠而却璣謂覬曰言句葛藤又不可廢也璣疾學者昧著文字作偈曰不學文章不讀書頹然終日自如愚雖然百事不通曉是馬何曾喚作驢○懷志居龍安最樂堂崇寧元年六月晦日問侍者曰蚤暮曰已夕矣笑曰夢境相逢我睡已覺汝但莫負叢林即是報佛恩德言畢而寂○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幼時便有出塵之趣久參上封秀得言外之旨崇寧中過藥山有禪人舉南泉斬猫話問安國安國以偈答曰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玉堂兔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不知又寄上封有曰祝融峰似杜城天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元不死夜來秋月又同圓○淨端住吳山自號安閑和尚芒鞋節杖遇溪山勝處披蓑戴笠行歌漁父凡所至輿盡欲返雖積金留之不駐名公巨卿舟至吳輿必首問端起居狀嘗自爲二陶器曰死則以此埋之忽病牙久不愈癸未十二月日謂衆曰明日遷化去衆以爲戲語請說偈端索筆大書曰端師子太慵懶未死牙齒先壞爛二時伴衆赴堂粥飯都趕不辦如今得死是便宜長眠百事皆不管第一不著看官第二不著喫粥飯歌漁父數聲一笑整衣趺坐而化壽七十四即以陶器瘞於歸雲菴下嘗語弟子六十年後開視吾冢至七世孫因甚輿請更宅兆遂鳩工劚土磚隙不動陶器儼然發視其中了無一物

甲申 五祖法演禪師示寂 白雲端法嗣 臨濟第十世

法演出世四十餘年晚住太平移東山崇寧三年六月二十五日辭衆曰趙州和尚有末後句你作麼生會試出來道看若會得去不妨自在快活如或未然這好事作麼說良久曰說即說了也只是諸人不知要會麼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珍重時山門有土木之役躬往督之誡曰汝等好作息吾不復來矣歸方丈淨髮澡浴旦日吉祥而逝年八十餘先是五祖遺記曰吾滅後可留眞身吾手啓而瘞吾再出矣演住山時塑手泥淶中裂相去容七衆咸異之演嘗拜塔以手指云當時與麼全身去今日重來記得無復

云以何爲驗以此爲驗遂作禮及將亡之夕山摧石隕四十里內巖谷震吼闍維舍利如雨塔於東山之南○法演將化遺言郡守命表自繼席時衲子四至應對不暇自出榜云東山有三句若人道得即挂搭衲子皆披靡一日有僧攜坐具徑造方丈謂自曰某甲道不得只是要挂搭自大喜呼維那明窗下安排○元禮閩人初參法演於太平凡入室演必謂曰衲僧家明取緇素好禮疑之不已一日演陞堂舉首山新婦騎驢阿家牽語乃曰諸人要會麼莫問新婦阿家免煩路上波吒遇飯即飯遇茶即茶同門出入宿世冤家禮於言下豁如日今日緇素明矣演遷五祖命禮分座演歿即他往崇寧間再到五祖僧問五祖遷化向甚麼處去曰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曰意旨如何曰家貧猶自可路貧愁殺人○宗杲寧國奚氏子母夢一僧黑頰隆鼻神人衛之造臥室問所居曰嶽北覺而有娠生時白光透屋舉邑稱異年十三入鄉校嘆曰讀世間書曷若究出世法崇寧三年年十六禮慧齊爲師先是院塑釋迦佛像有異人曰今

日立像後當出一導師大興宗教照明濁世去此一紀方生若像有難是人始至是年果有盜穴像腹取其藏而杲適至因名宗杲○崇寧三年詔道楷住淨因示衆出家者爲厭塵勞求脫生死休心息念斷絕攀緣遇聲遇色如石上栽花見利見名如眼中著屑無始以來此等不是不曾經歷何須苦苦貪戀如今不歇更待何時能盡今時更有何事若得心中無事佛祖猶是冤家一切世事自然冷淡方始那邊相應你不見隱山至死不肯見人趙州至死不肯告人匾擔拾橡栗爲食大梅以荷葉爲衣紙衣道者祇披紙衣泰上座祇著布石霜置枯木堂與人坐臥祇要死了你心投子使人辨米同煑共餐要得省取你事且從上諸聖有如此榜樣若無長處如何甘得諸仁者若也於斯體究的不斷人若也不肯承當向後深恐費力楷嘗往謁楊傑傑曰與師相別幾年曰七年曰學道來參禪來曰不打這鼓笛曰恁麼則空游山水百無所能也曰別來未久善能高鑑傑大笑

乙酉 克勤禪師開法昭覺

克勤還蜀開法於成都昭覺示衆云只這箇便承當得去如天普蓋似地普擎更不欠一毫頭亦無第二見設使盡無邊香水海塵塵刹刹一時穿却鼻孔也更不落別處儻或思量擬議即沒交涉所以道一念不生前後際斷即名爲佛若也涉思量作計較分能所作知解則千里萬里祖師門下直教見須實見悟須實悟證須實證諸人各各有一靈妙性確實而論才被撈著便脚忙手亂作麼生見得親信得徹桶底子脫去只爲從無始劫來妄想濃厚在諸塵境界中元不曾踏著本地風光明見本來面目若是眞實人直下承當了知生本不生知死本不死向不生不死處千聖著眼覷不見千手大悲提不起而今兄弟若能返照更無第二人示衆通身是眼見不到通身是耳聞不及通身是口說不著通身是心鑑不出通身即且置或若無眼作麼生見無耳作麼生聞無口作麼生說無心作麼生鑑若向這裏撥得一線路便與古佛同參且道參甚麼人又云休歇到一念不生處即是透脫不墮情塵不居意想迥然超絕則徧界不藏物物頭頭渾成大用一一皆從自己胸襟流出古人謂之運出自己家財一得永得受用豈有窮極又云此一件事直饒三世諸佛出興以無量知見方便接引亦只有限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設千百問答提持亦只有限不如向自己脚跟下究取威音王已前空劫那畔自己家珍隨處受用也須是大丈夫漢意氣方有如是作略示衆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阿難三昧商那和修不知商那和修三昧優波毱多不知既是各各不知何故却相傳授到這裏不妨誵訛處直是誵訛綿密處直是綿密又云但逢緣遇境莫不管帶何止此生而已窮未來際證無量聖身也未是他泊頭處但一味退步莫作限量僧問古人道楖㮚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未審那裏是他住處曰騰蛇纏足路布繞身曰朝看雲片片暮聽水潺潺曰却須截斷始得曰此回不是夢眞箇到廬山曰高著眼僧問譬如擲劍揮空有一人劍亦無空亦不揮時如何曰大衆見你敗闕曰學人只管推出和尚何不放行曰莫謗崇寧好曰爲甚

麼不肯承當曰藏身露影曰今日捉敗曰果然僧問如何是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曰大海若不納百川應倒流如何是中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曰現成公案如何是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曰盡未來際一時收勤一日到首座寮因說密印長老四年前見他恁麼地乃至來金山陞座也只恁麼地打一箇回合了又打一箇回合只管無收殺如何為得人恰如載一車寶劍相似將一柄出了又將一柄出只要搬盡若是本分手段拈得一柄便殺人去那裏只管將出來弄時有僧曰某甲前日因看他小參語錄便知此人平日做得細膩工夫所以對衆只管要吐盡一段了又一段不肯休曰事不如此如龍得半盞水便能興雲起霧降注大雨那裏只管大海裏輥謂我有許多水也又如會相殺人持一條鎗纔見賊馬便知那箇定是我底近前一鎗殺了賊跳上馬背便殺人去須是恁麼始得○安民生嘉定府朱氏謁昭覺克勤聞勤舉國師三喚侍者因緣趙州拈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那裏是文彩已彰處民心疑告香入室勤問座主講何經曰楞嚴曰楞嚴七處徵心八還辨見畢竟心在甚處民多呈解勤不肯民復請益勤令一切處作文彩已彰會偶僧請益十玄談方舉問君心印作何顏勤厲聲曰文彩已彰民聞有省遂求印證勤示以本色鉗鎚民罔措

丙戌清遠禪師住龍門

清遠自傳心印隱居四面後開法崇寧萬壽寺崇寧五年補舒州龍門道望尤振示衆千說萬說不若親面一見縱不說亦自分明王子寶刀喻衆盲摸象喻禪學中隔江招手事望州亭相見事迴絕無人處深山巖崖處事此皆親面而見之不在說也示衆以迷心故山林中來見善知識將謂別有一道可令人安樂不知返究向來迷處工夫最第一示衆我且問你適來因甚麼問訊聖僧且問訊時還印證你麼還肯諾你麼若道印證你他是土聖僧豈解印證你若道肯諾你豈解肯諾你既不解印證肯諾問訊作麼不見長沙一日回頭見聖僧忽然知歸便云回頭忽見本來身本身非見亦非眞若將本體同眞體歷劫迢

還受苦辛諸人還會此箇道理麼珍重上堂大衆或有人喚上座上座便應設使不應心中也須領覽今時學人便道應底是也領覽底是也若如此會便是入地獄漢子是卽且置且道面前是阿誰喚你是有人喚耶是無人喚耶還裁斷得麼若是有人喚山精鬼魅喚你時天魔外道喚你時如何辨白若道無人喚你又不聾不騃如何得無人喚這箇是十二時中生死路頭事諸人明得麼有人喚生迷亂無人喚遭繫絆若能行生死斷萬兩金終不換下座又嘗作示道三偈一曰隨流千聖靈蹤百草頭卓然放去號隨流從教萬古無人識笑殺溈山水牯牛二曰合轍水中月是天邊月南北東西更無別新羅打鐵火星飛燒著指頭名合轍三曰雙唱坐斷千差古路頭解開空岸濟人舟明明一句該群像籟唱無聲作麼求又三自省一曰是身壽命如駒過隙何暇閑情妄爲雜事旣降釋種須紹門風諦審先宗是何標格二曰道業未辦去聖時遙善友師教誡不可捨自生勉勵念報佛恩惟已自知大心莫退三曰報緣虛幻豈可强

爲人世幾何隨家豐儉苦樂逆順道在其中動靜寒溫自愧自悔○法忠鄞縣姚姓子母夢異僧求寓而娠旣誕紫帶繞身幼喜習靜十九試經得度究台教悟一心三觀之旨一日爲禪者折困遂徧參名宿聞淸遠在龍門於是兼程至彼雖造次不忘提撕適縱步水磨所見牌頌云法輪常轉不覺豁然有省遂撫掌說偈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因爲之作一圓相於後詣方丈呈遠遠曰其中事作麼生曰澗下水常流遠曰畢竟如何曰水推石磨遠曰歸堂歇去切不得舉著後五日來却向汝道一句子曰這一句子也不消得遠爲解頤忠遂作禮○高菴善悟洋州李氏子年十一得度聞冲禪師舉武帝問達磨因緣如獲舊物遠曰我旣廓然何聖之有冲異其語勉之南詢授記於淸遠一日有僧被蛇傷足遠問曰旣是龍門爲甚麼却被蛇咬悟卽應曰果然現大人相遠器之後傳此語到克勤勤曰龍門有此僧耶東山法道未寂寥爾後悟住雲居有僧自圓綿州雍氏子出關歷扣諸大尊宿始詣龍門一日於

廓無間覩繪胡人有省夜白悟悟舉法眼偈曰頭戴貂鼠帽腰懸羊角錐語不令人會須得人譯之復笑示曰我爲汝譯了也於是大法明了呈偈曰外國言音不可窮起雲亭下一時通口門廣大無邊際吞盡楊岐栗棘蓬悟遣依遠遠曰吾道東矣

丁亥悟新禪師住黃龍

大觀元年九月悟新住黃龍示衆你諸人要參禪麼須是放下著放下箇甚麼放下箇四大五蘊放下無量劫來許多業識向自已脚跟下推窮看是甚麼道理推來推去忽然心華發明照十方剎可謂得之於心應之於手便能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豈不暢快平生莫只管册子上念言念語討禪討道禪道不在册子上縱饒念得一大藏教諸子百家也只是閑言語臨死之時總用不著新室中問僧月晦之陰以五色彩著於瞑中令百人千萬人夜視其色寧有辨其青黃赤白者麼僧無語新代曰箇箇是盲人○智才舒州施氏子得法於慧懃後謁悟新新曰會得最初句便會末後句會得末後句便會最初句最初末後拈放一邊百丈野狐話作麼生會曰入戶已知來見解何勞再舉礫中泥曰新長老死在上座手裏也曰語言雖有異至理且無差曰如何是無差底事曰不扣黃龍角焉知頷下珠新便打○智通乃龍圖范珣之女幼聰慧長歸丞相蘇頌之孫悌未幾厭世相還家求祝髮父難之遂清修因看法界觀有省乃連作二偈見意曰浩浩塵中體一如縱橫交互印毗盧全波是水波非水全水成波水自殊物我元無異森羅鏡像同明明超主伴了了徹眞空一體含多法交參帝網中重重無盡處動靜悉圓通後父母俱亡兄涓領分寧尉通偕行往謁悟新新見知其所得便問常啼菩薩賣卻心肝教誰學般若通曰你若無心我也休又問一雨所滋根苗有異無陰陽地上生箇甚麼通曰一華五葉復問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立命曰和尚惜取眉毛好新打曰這婦女亂作次第通禮拜新然之通既於言下領旨尋以偈贊曰韶陽死心靈源甚深耳中見色眼裏聞聲凡明聖昧後富前貧利生濟物點鐵成金丹青徒狀非古非今新

曰死心非眞向甚麼處贊若贊死心死心無狀若贊虛空虛空無跡無狀無跡下得箇甚麼語若下得語親見死心道曰死心非眞眞非死心虛空無狀妙有無形絕後再蘇親見死心新大笑惟淸遂以空室道人號之自爾叢林知名○大觀元年冬道楷移住天寧嘗作五偈述其門風一曰妙唱不干舌偈曰刹刹塵塵處處譚不勞彈指善財參空生也解通消息花雨巖前鳥不銜二曰死蛇驚出草偈曰日炙風吹草裏埋觸他毒氣又還乖闍地若教開死口長安依舊絕人來三曰解鍼枯骨吟偈曰死中活得是非常密用他家別有長半夜髑髏吟一曲氷河紅燄却淸凉四曰鐵鋸和三臺偈曰不是宮商調誰人和一場伯牙何所措此曲舊來長五曰古今無間偈曰一法元無萬法空箇中那許悟圓通將謂少林消息斷桃花依舊笑春風楷住天寧未幾開封尹李孝壽奏楷道行勅賜紫及定照師號楷上表辭上不允令孝壽往諭旌善之意楷確然不回上怒收付有司有司憐其無罪曰長老枯瘁有疾乎言有疾卽於法免刑楷曰

已悉厚意乃不敢妄言實無疾也吏太息於是恬然受刑著縫掖編管緇州○闡提惟照簡州人姓李幼超邁而惡俗一日授書至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遽曰凡聖本一體以習故差別我知之矣卽剃染登具本師令聽起信照瞰歸臥曰既稱正信大乘豈言說所能了乃遊方謁道楷嘗夜坐閣道時風雪震蕩聞警道者傳呼過之隨有所得辭去楷嬰難照自三吳欲趨沂水僕夫迷道照擧杖擊之忽大悟嘆曰是地非鰲山也耶比至沂楷望而喜曰紹隆吾宗必子數輩矣因留躬耕湖上累年智證成就出領招提歷遷名刹後入寂荼毗得舍利如珠琲舌齒不壞○齊璉潼川牟氏子落髮受具遊成都依講席居頃之慨然太息曰吾棄家爲大事茲紙上語爾譬如畫日月豈有光明耶棄之南遊歷參名宿有自大陽來者擧道楷示衆語璉心悅服遂往謁初見恍如舊識一日聞板聲豁然大悟趨告楷楷印可之楷嘗語人曰璉首座牛行虎視機鋒橫出異日弘吾道決矣出世住崇寧歷遷名刹最後成都大智住大隨時其徒有妄訴於

州耆璉怡然就逮有司考竟其事將加捶楚忽晧天大晦冥群烏飛噪集衲端有自投於地者州將駭異璉遂得釋紹興乙丑書偈而寂火浴得舍利百餘粒皆具五色○太傅高世則字仲貽號無功初參楷求指心要楷令去其所重扣已而參一日忽造微密呈偈曰懸崖撒手任縱橫大地虛空自坦平照壑輝巖不借月菴頭別有一簾明

戊子 文準師開法雲巖

文準受心印回泐潭大觀二年雲巖虛席郡牧屬悟新舉所知新曰準山主住得新未嘗識渠見有洗鉢頌甚好曰之乎者也衲僧鼻孔大頭向下若也不會問取東村王大姐郡牧奇之因請主雲巖○葛繁澄江人少登科第凡公署私居必營淨室設佛像所行善事俱回嚮西方嘗入室禮誦舍利從空而下平時以淨業普勸道俗多服其化有僧定中神遊淨土見繁在焉後無疾面西端坐而化

己丑 宗杲參文準禪師

宗杲至寶峯侍文準準曰我這裏禪你一時理會得教你說也說得教你做拈古頌古小參普說你也做得只有一件不是你還知麼曰不知曰因只欠這一解在不得這一解在方丈與你說時便有禪纔出方丈便無了惺惺思量時便有禪纔睡著便無了若如此如何敵得生死杲曰正是某甲疑處○法忠自受佛眼心印尋辭渡九江露眠草宿蛇虎爲隣於山舒水緩處會意則居海昏道傍有枯樹內空且潔忠兀坐其中逾旬遠近傳觀者甚衆因留偈而去悟新住黃龍學者奔湊至無所容因於季春預結夏以限來者忠直前抗論投偈曰莫怪狂僧罵死心死心結夏破叢林叢林明眼如相委此話須教播古今又嘗迫暮持白木劍造室問曰聞老和尚不懼生死是否新擬對忠即揮劍新引頸而笑忠擲劍於地作舞而出○天游依文準於泐潭一日準普說曰諸人苦苦就準上座覓佛法遂拍膝曰會麼雪上加霜又拍膝曰若也不會豈不見乾峯示衆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游聞脫然契悟○善本臨來三十年未嘗笑及閑居抵掌笑語問其故曰不莊敬何以率

衆昔為叢林故强行之非性宦然也所至見佛菩薩行立之像不敢坐伊蒲塞饌以魚胾名者不食大觀三年十二月屆三指謂左右曰止有三日屆期趺坐西向念佛而化有異禽鳴於庭○道楷貴緇州已丑冬放令自便菴於芙蓉湖中數百人環繞坐臥楷慮禍乃日各食粥一盌不堪者稍稍去留者猶百人

庚寅 佛心才參惟清禪師

佛心才初依海印隆見老宿看經至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時現才指問曰不毛頭師子作麼生得百億毛頭一時現宿曰汝乍入叢林豈可便理會許事才疑之遂發心領淨頭職一夕汛掃次隆適夜參至則遇結座擲拄杖曰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才豁然有省及出閩參惟清凡入室出必揮淚自訟曰此事我見得甚分明祇是臨機吐不出若為柰何清知其誠篤告以須是大徹方得自在也未幾因觀隣案僧讀曹洞廣錄至藥山採薪歸有僧問甚處來山曰討柴來僧指腰下刀曰鳴剝剝是箇甚麼山拔刀作斫勢才忽欣然擱隣案僧一掌揭簾趨出

衝口說偈曰徹徹大海乾枯虛空迸裂四方八面絕遮攔萬象森羅齊漏泄後住潭州上封○法輪應端亦清嗣端以妙入諸經自負清嘗痛劉之端乃授馬祖百丈機語及華嚴宗旨為表清笑曰馬祖百丈固錯矣而華嚴宗旨與箇事喜沒交涉端憤然欲他往因請辭及揭簾忽大悟汗流浹背清見曰是子識好惡矣馬祖百丈文殊普賢幾被汝帶累○明辯安吉州俞氏子游方至西京少林聞僧舉清遠以古詩發明罽賓王斬師子尊者話曰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江人一聲殘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默有所契即趨龍門坐夏居無何遠舉前話問之辯擬對遠以手托開辯趨出豁然大徹復回吐露遠挽杖逐之一日遠問從上祖師方冊因緣許你會得忽舉拳曰這箇因何喚作拳辯擬對遠築其口曰不得作道理於是頓去知見遂還苕溪○慧洪作觀音大士畫像贊并序曰大觀四年春二月戊子之夕病比丘慧洪纍然臥縲絏之中夢至一處庭宇閴然有僧導入密室鑿燭照壁間有鍾山寶公菩薩像意欣然欲

得之而像輒自墮其手復展視之則化而爲十二面觀音慈嚴之像心大驚異遂覺三月甲辰南州德逢上人以書來訊且曰吾以衣鉢遺僧詣連水畫觀世音像至其莊嚴妙天下之手慧洪追憶前事問其遺像之日乃其得夢之夕因自感嘆菩薩以大悲等慈哀憐照臨如是昭著其何恩何德能報之也惟以筆舌言詞喩海之深諍日之明耳謹稽首爲之讚曰稽首淨聖甘露門無量聖身偏沙界應諸衆生心所求譬如春色花萬卉西方肅殺憂愁地故住寶陀洛伽山此方教體在音聞故稱名者得解脫一切衆生殺心盛癡暗不見不發心故現鷹巢蚌蛤中亦作畫師畫其像菩薩豈有種種心皆其悲願力如是何人毫端寄逸想幻出百福莊嚴身屹然欲動千光集譬如將同紫金山湛然欲瞬衆好生譬如欲折青蓮華靈汲水王來獻誠想見細雨天花落衆生五濁熱惱中色欲愛見所熏羨忽然覩此寶月相一切毛孔皆清凉成此不思議功德皆因上人心所獻願我蚤熏知見香願我恒被慈忍服願魔障山速崩裂願大智慧常現前心精遺聞證圓通自然淨極光通達我當定如觀世音一切衆生願如我

辛卯 悟新禪師謁守智

悟新謝事黃龍謁雲蓋守智時日巳夕侍僧通謁智曳履且行且語曰將燭來看其面目何似生而能致名喧宇宙新亦絕叫把近前來我要照是眞師叔是假師叔智即當胸毆一拳新曰却是眞箇遂作禮賓主相得歡甚○空室道人智通居金陵嘗設浴保寧揭榜於門曰一物也無洗箇甚麼纖塵若有起自何來道取一句子立乃可大家入浴古靈只解揩背開士何曾明心欲證離垢地時須是通身汗出盡道水能洗垢焉知水亦是塵直饒水垢頓除到此亦須洗却通後爲尼名惟久掛錫姑蘇西竺書偈趺坐而化

壬辰 慧洪禪師閱偈有省

慧洪謫海外壬辰三月館於瓊州開元寺海上無經籍壁間有毗舍浮佛偈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洪因日夕研味頓入無生○克勤出峽南遊時張商英罷

相寓荊南以道學自居少見推許勤艤舟謁之劇談華嚴旨要曰華嚴現量境界事理全眞初無假法所以即一而萬了萬爲一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匝匝之波英不覺促榻勤遂問曰到此與祖師西來意爲同爲別曰同曰且得沒交涉英有慍色勤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直得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彼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英乃首肯翼日復舉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勤又問此可說禪乎曰正好說禪也勤笑曰不然正是法界量裏在蓋法界量未滅若到事事無礙法界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故眞淨偈云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豬頭口誦淨戒趂出淫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英嘆曰美哉之論豈易聞乎遂以師禮待勤留居碧巖勤居夾山安民侍行夜參次勤舉僧問巖頭古帆未掛時如何頭曰後園驢喫草民未領遂求決勤曰你問我民舉前話勤曰庭前栢樹子民遂大徹謂勤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壑殊不知大海投於一滴勤笑曰柰這漢何

癸巳　克勤禪師傳法紹隆

紹隆初謁長蘆信有傳克勤語至者隆讀之嘆曰想酢生液雖未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聆謦欬耳遂依文準準曰如何是行脚事隆露胸曰和尚驗看準卽打隆約住曰且莫盲枷瞎棒準大笑復謁悟新新曰是什麼曰行脚僧曰是何村僧行甚驢脚馬脚曰廣南蠻道什麼何不高聲道新喜曰却有衲僧氣息隆乃喝新甚器之嘆曰再來人也次謁克勤一日入室勤問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舉拳曰還見麼曰見曰頭上安頭隆聞豁然契證勤叱曰見箇甚麼曰竹密不妨流水過勤肯之

佛祖綱目卷第三十七之上

# 佛祖綱目卷第三十七之下 露字號

甲午（宋徽宗政和四年起） 戊戌（改重和） 己亥（改宣和） 丙午（欽宗靖國元年）

丁未（高宗建炎元年） 辛亥（改紹興） 辛酉（金號皇統） 癸亥（高宗紹興十三年止）

甲午 守智禪師住開福

守智退居西堂政和甲午年已九十潭帥遣長沙令佐詣山請供智以老辭令佐曰太守以職事不得入山遣屬吏來迎不往貽山門之咎智乃至入開福齋罷鳴鼓智問故曰請師住持智心知墮計乃受之○宗坦潞州人晚年專求淨土甲午四月日夢佛謂曰汝說法止六日當生淨土覺而白衆至五月四日示衆因緣聚散固當有時淨土勝緣惟憑時刻願衆念佛助我往生言已坐脫滿空雷鳴白雲覆地三日方歇所持瑪瑙數珠盤於指上衆取之竟不能得

○黃龍悟新禪師入寂（晦堂心法嗣 臨濟第十世）

悟新復領黃龍學者雲委屬疾退居晦堂有乞末後句者新示偈曰末後一句子直須心路絕六根門旣空萬法無生滅於此徹其源不須求解脫生平愛罵人只爲長快活政和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晚小參說偈曰說時七顚八倒默時落二落三爲報五湖禪客心王自在休參十五日泊然坐逝茶毗舍利五色後有過其區者獲之尤甚

乙未 慧懃禪師住蔣山

慧懃住智海經五年遷蔣山○政和五年三月日守智陞座說偈曰未出世頭如馬杓出世後口如驢嘴百年終須自壞一任天下卜度歸方丈安坐良久乃化○安民受法克勤往謁慧懃懃問佛果有不曾亂爲人說底句曾與你說麼曰合取狗口懃厲聲曰不是這箇道理曰無人奪你茶鹽袋叫喚作麼曰佛果若不爲你說我爲你說曰和尚疑時退院別參去懃呵呵大笑後開法保寧遷華藏歸里後入寂闍維舍利頗勝細穴地尺許皆得之尤光明瑩潔心舌亦不壞○文準平生律身以約雖領徒弘法不異在衆時晨興後架只取小杓湯洗面復用濯足放參罷方丈行者人力便如路人掃地煎茶皆躬親爲之政和五年夏臥病進藥者令忌毒物準不從有問故準曰病

有自性乎曰無曰既無自性以空納空吾未嘗顛倒首座問和尚尊候如何曰跛驢上壁曰和尚也好喫一服藥曰朽木搭橋曰也知和尚不解忌口曰你作麼生座擬進語曰你也好喫一服藥疾亟宗杲問曰和尚不起教杲依誰可了此大事曰有箇勤巴子我雖不識渠然汝必依之可了汝事七月日更衣說偈而化茶毗舍利晶圓光潔睛齒數珠不壞○禧譜蔡州宋氏子嗣道楷住西京天寧政和五年九月日忽召主事令以楮囊分而爲四衆僧童行常住津送各一既而復曰丹霞有箇公案從來推倒扶起今朝普示諸人且道是箇甚底顧視左右曰會麼曰不會曰偉哉大丈夫不會末後句遂就寢右脇而化○文準既化政和六年宗杲往荊南謁張商英求準塔銘英問遠來當爲何事曰泐潭準和尚示寂茶毗眼睛牙齒數珠不壞舍利無數山中耆舊皆欲相公大手筆作塔銘激勵後學曰有一問問公若道得只做道不得歸山參禪去遂問準老眼睛不壞是否曰是曰我不問這箇眼睛曰問什麼眼睛曰金剛眼睛曰若是金剛眼睛在相公筆頭上曰若如此老夫爲他點出光明令他照天照地去也遂著之

丙申 慧洪禪師作二大士像贊

慧洪至高安龔德莊出畫軸有二比丘像皆梵帔相好上有化佛下布雨花熟視之有光影滅沒如日在蒼蒼凉凉間洪大驚自失莊曰始僧繇畫於漢州德陽善寂寺之東壁自是有光世傳神異唐麟德中有僧摸之亦有光以授資州牧王紀紀奉之舟行風濤覆他舟而紀舟進止自若夜泊津次舟人聚語嗟異有商婦孕踰兩年不乳從紀求摹像禱之一昔而乳垂拱三年則天迎置內道場光尤猖狂中宗嘉嘆此爲我家瑞唐祚其昌乎今朝治平丁未嘉禾陳舜俞令學爲湖州獲之作贊藏爲家寶政和六年春獻於京師有詔摸傳禁中而光尤益奇變京師爭售之畫工致富者比屋然傳以爲地藏觀音之像當有據耶洪曰是觀世音得大勢之像也受記經曰過去金光師子遊戲佛時有國王威德從禪定起見二童子生蓮華中一名寶意二名寶上說偈發願而釋迦如來

前身威德王也觀世音得大勢資意寶上也於未來世成等正覺則觀世音號普光功德寶如來得大勢號善住功德寶王如來皆以次補無量壽故作雲間跏趺之像僧繇殆非畫師也莊撫手笑曰當爲我贊之洪遂贊曰人趣可學道乃爲婬事苦生那落迦中方無婬欲樂衆生如犛牛愛此貪欲尾異哉兩童子藕花中化生對天龍鬼神作大師子吼我若從今始起於貪欲心是則爲欺誑十方一切佛以是因緣故證色身三昧我亦於今日復作師子吼若從今日始不斷貪欲心是則爲滅絕十方三世佛願如二大士持心等虛無太虛有須壞衆生界有盡我此願不盡稽首平等慈廣大同體悲於刹刹塵塵證我作是說○元照字湛然餘杭唐氏子少學毗尼後講天台教觀四主郡席晚住靈芝篤意淨業念佛不輟嘗言化當世莫若講說垂將來莫若著書撰十六觀小彌陀義疏自號安忍子政和六年秋忽命弟子諷十六觀經及普賢行願品趺坐而化西湖漁人皆聞空中天樂聲建塔靈芝謚大智○慧亨住武林延壽寺依靈芝習律專修淨業六十年每對人必以念佛爲勸有江自任者忽夢寶座從空而下云亨律師當升此坐適社友孫居士預啓別亨即在家作印而化亨往炷香歸而謂其徒曰孫君巳去吾亦行矣乃集衆念佛佛爲說偈端坐而化號清照律師○思敏依靈芝增受戒法專心念佛二十年後有疾請衆諷觀經半月越三日見化佛滿空臨終念佛聲出戶外酷暑留龕七日不變香滿室中○胡闓官宣義平日雖信佛乘未諳淨土年八十四疾革其子迎清照乞垂誨示照謂闓曰公知安身立命處否曰心淨則佛土淨曰公自度平昔時中有雜念染汚否曰既處世間寧無雜念曰如是則安得心淨土淨曰一稱佛名云何能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曰阿彌陀佛以弘誓願塵劫修行威德廣大光明神力不可思議是以一稱其名滅無量罪猶如赫日消於霜雪復何疑哉闓遂省悟即日延僧念佛次日照復至闓曰師來何暮二大士降臨巳久照於是率衆厲聲念佛闓乃合掌而逝

丁酉 法海立禪師入寂

政和七年二月徽宗詔改天下天寧觀爲神霄宮所在無觀者以寺充處州法海立陞座謂衆曰都緣未徹所以說是說非蓋爲不眞便乃分彼分此我身尚且不有身外何足道哉正眼觀來一場笑具今則聖君垂旨更僧寺作神霄佛頭添箇冠兒算來有何不可山僧今日不免橫擔拄杖高挂鉢囊向無縫塔中安身立命於無根樹下笑月吟風一任乘雲仙客來此呪水書符叩牙作法他年成道白日上昇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只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然雖如是且道山僧轉身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擲下拂子竟爾趨寂奏聞詔仍改寺額曰眞身○懷深壽春夏氏子生而祥光現室文殊堅遙見疑火詰旦知深始生往訪之深見堅輒笑母許出家依長蘆信信舉良遂見麻谷因緣問曰如何是良遂知處深即洞明出住資福屨滿戶外一日慧懃行化至茶退深引巡寮至千人街坊懃曰既是千人街坊爲甚麼只有一人曰多虛不如少實曰恁麼那深赧然値朝廷以資福爲神霄宮因棄往蔣山謁益懃曰資福知是般事便休曰深實未穩在望和尚不外懃舉倩女離魂話反覆窮之大豁疑礙呈偈曰祇是舊時行履處等閑舉著便諸訛夜來一陣狂風起吹落桃花知幾多懃拊几曰這底豈不是活祖師意○士珪成都史氏子號竹菴與伯父持一居士俱喜楞嚴經珪曰若離前塵有分別性正是生死根本伯父駭曰佛說妄耶曰佛固不妄且約只今居士對面徵詰之心果安在伯父嘆曰佛說解第一空名師子吼汝行矣無滯此遂南游登龍門即以平時所得白淸遠遠曰汝解心已極但欠著力開眼耳遂俾職堂司一日侍立次問遠曰絕對待時如何曰如汝僧堂中白椎相似珪罔措遠至晚抵堂司珪理前話遠曰閑言語珪於言下大悟政和末住和州天寧○惟淸閑居照默堂十五年天下學者望風而至政和七年九月十八日食罷掩房遣呼以樓首座至叙說訣別乃起浴更衣以手指頂侍者爲淨髮訖安坐而寂前十日自作無生常住眞歸告銘曰賢劫第四尊釋迦文佛直下第四十八世孫惟淸雖從本覺應緣出生而了緣即空初無

自性氏族親里莫得而詳但以正因一念爲所宗承是則釋迦之遠孫其號靈源叟據自了因所了妙性無名字中示稱謂耳亦臨濟無位眞人傳大士之心王類矣亦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惟證乃知餘莫能測者歟所以六祖問讓和尙什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卽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曰修證卽不無汚染卽不得祖曰卽此不汚染是諸佛之護念汝旣如是吾亦如是玆蓋獨標淸淨法身以遵教外別傳之宗而揀云報化非眞佛亦非說法者然非無報化大功大用謂若解通報化而不傾見法身則滯汚染緣乖護念旨理必警省耳夫少室道行光騰後裔則有雲門偃舊雄音絕唱於國中臨濟立振大用大機於天下皆得正傳世咸宗奉惟淸望臨濟九世祖也今宗教衰叟其末肅絕滅者惟二家微派班班有焉然名多媿實顧適當危寄而朝露身緣勢迫晞墜因力病釋俗從眞敘如上事以授二三子吾委息後當用依稟觀究卽不違先聖法門而目見深益愼勿隨末法所尙乞空文於有位求爲志銘張飾說以溷吾至囑至囑因目所敘曰無生常住眞歸告且繫之以銘銘曰無涯滿海響起一漚亘乎百年曷浮曷休廣漠淸漢欻生片雲有無起滅隱顯何分了玆二者卽見實相十世古今始終現量吾銘此旨昭示汝曹泥多佛大水長船高淸又遺誡藏骨石於海會示生死不與衆隔也門弟子不敢違朝廷賜號佛壽○政和七年九月日慧懃示衆祖師心印狀示鐵牛之機去卽印住住卽印破直饒不去不住亦未是衲僧行履處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待十月前後爲諸人注破至十月八日沐浴更衣端坐手寫數書別故舊停筆而化闍維收靈骨舍利塔於本山○克勤自夾山受請復徙道林丁酉詔住蔣山○金陵俞道婆初市油餈爲業嘗參琅琊起起以臨濟無位眞人話示之一日聞丐者唱蓮花落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有省不覺大笑拋棄油餈與市兒競拾其夫訴曰你顚耶婆摑掌曰非汝境界往見起起望之知其造詣問那箇是無位眞人婆應聲曰有一無位眞人六臂三頭努力嗔一擊華山

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自是見僧便曰兒兒緣擬議便掩却門守珣往勘之婆遽呼曰兒兒珣曰娘娘爺在甚處婆轉身拜露柱珣蹋倒曰將謂有多少奇特便出婆蹶起曰兒兒來我惜你則箇珣竟不顧又仲安首座亦往見之婆問甚處來曰德山來曰德山泰乃婆兒子曰婆是甚人兒子曰老婆被上座一問直得立地放尿婆嘗頌婆子偷趙州筍因緣曰虎穴魔宮到者稀老婆失脚又懷疑趙州喫掌無人會直至如今成是非又頌馬祖不安因緣日面月面虛空閃電雖然截斷天下衲子舌頭分明只道得一半○克勤到蔣山開堂婆於衆中躍出以身一拶便歸衆勤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勤次日至其家婆不出厲聲曰這般黃口小兒也道出來開堂說法勤曰婆子少賣弄我識得你了也婆遂大笑出相見○景元號元布袋參克勤於蔣山因僧讀死心語云既迷須得箇悟既悟須識悟中迷迷中悟迷悟兩忘却從無迷悟處建立一切法元聞而疑即趨佛殿手托門扉豁然大徹繼而執侍勤目爲聻頭元侍者自題肖像付

曰生平只說聻頭禪撞著聻頭如鐵壁脫却羅籠截却跟大地撮來黑黍黑晚年轉復沒刀刀奮金剛椎碎窠窟他時要識圓悟面一爲渠儂併拈出○祖覺嘉州楊氏子幼聰慧書史過目成誦著書排釋惡境忽現悔過出家未幾疽發膝上五年醫莫愈因書華嚴合論畢夜感異夢遂悟華嚴宗旨嘗講於千部堂適元靜至謂覺曰觀公講說獨步西南惜未解離文字相耳儻能問道外方即今之周金剛也覺欣然罷講出峽謁張商英英曰若向上一著非蔣山老孰能指南遂遣書爲覺介紹依克勤一日入室勤舉羅山道有言時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覿露機鋒如同電拂作麼生會覺無對夙夜參究忽然有省呈偈曰家住孤雲頂長年半掩門自嗟身已老活計付兒孫勤見而大笑次日入室勤問昨日公案作麼生覺擬對勤便喝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法泰漢州李氏子克勤住蔣山泰爲座元有僧仲安來謁勤因扣泰遂領旨及泰住德山遣安至蔣山通嗣書勤在法堂上安捧書趨前勤曰千里馳達不辱

宗風公案現成如何通信曰覿面相呈更無回互曰此是德山底那箇是專使底曰豈有第二人曰背後底聻安便度書勤曰作家禪客天然猶在曰分付與蔣山乃下禪首座大衆書首座曰玄沙白紙此自何來安呈起書曰見麼座遂引手接安復執却曰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日拜呈幸希一鑒座便喝安曰作家首座座又喝安打一書座擬議安曰未明三八九不免自沉吟又以書打一下曰接勤與清遠立法堂盼其作略勤厲聲曰打我首座死也遠曰官馬廝踢有甚憑據安曰說甚官馬廝踢正是龍象蹴蹋也勤曰喚來喚來安復至法堂上勤曰我五百衆中首座你為甚打他安曰和尚也喫一頓始得勤顧遠吐舌遠曰未在乃問安曰只如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意作麼生安低躬曰所供並是詣實遠大笑曰元來是家裏人安又至五祖表自處通法眷書自曰書裏說甚麼曰文彩已彰曰畢竟說甚麼曰當陽揮寶劍曰近前來這裏不識數字曰莫詐敗自顧侍者曰這是那裏僧曰多少人疑著

侍者曰曾在和尚會下去曰怪得恁麼滑頭曰曾被和尚鈍置來自遂將書於爐上薰曰南無三滿多沒馱喃安近前彈指而已安再至蔣山坐夏勤使分座秋辭歸勤曰子何所需曰短歌須要數十丈長句只消三兩言勤遂送以頌曰使乎不辱命臨機貴專對安禪捋虎鬚著著超方外不惟明窓下安排摽向禪床搒嶮崖拈槌竪拂奮雄辯金聲玉振猶奔雷九旬落落提綱宗衲子濟濟長趨風解黏去縛手段辣驅耕奪食尤雍容夏滿思山要歸去了却武陵一段事勃窣理窟乃胸中行行不患無知已臨行索我送行篇栗棘蓬裏金剛圈短歌須要數十丈長句只消三兩言金毛獅子解翻身箇是叢林傑出人不日孤峰大哮吼五葉一華天地春安後出世鼎州靈巖嗣泰

〇初端裕歷參名宿晚謁克勤勤問誰知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即今是滅不滅曰請和尚合取口好曰此猶未出常情裕擬對勤擊之裕頓去所滯勤印以偈曰二三四七初無間顯大威光示的傳把斷關津勿輕放草深誰顧法堂前遂命分座訓徒

戊戌 芙蓉道楷禪師入寂（投子青法嗣 曹洞第八世）

道楷菴芙蓉政和八年五月十四日索筆書偈曰吾年七十六世緣今已足生不愛天堂死不怕地獄撒手橫身三界外騰騰任運何拘束移時乃逝○世奇成都人初造龍門一日燕坐瞌睡群蛙忽鳴誤聽爲淨髮版響亟趨往或曰蛙鳴非版也奇恍然詣方丈剖露遠曰豈不見羅睺羅奇遽止之曰和尚不必舉待某甲自看未幾有省乃占偈曰夢中聞版響覺後蝦蟆啼蝦蟆與版響山嶽一時齊繇是益加參究洞臻玄奧遠命分座奇固辭曰此非細事也如金鍼刺眼毫髮若差睛則破矣願生生居學地而自煆煉遠因以偈美之曰有道只因頻退步謙和元自慣回光不知已自青雲上猶更將身入衆藏暮年學者力請因說偈曰諸法空故我心空我心空故諸法同諸法我心無別體只在而今一念中且道那一念衆罔措奇喝一喝而逝○撫州白楊法順綿州文氏子依法遠聞遠舉傳大士心王銘言下有省後覩寶藏迅轉順明大法呈偈曰頂有異峰雲冉冉源無別派水泠泠游山未到山窮處終被青山礙眼睛遠肯之久病云衆云久病未嘗推木枕人來多是問如何山僧據問隨緣對窓外黃鸝口更多衆中作者試爲山僧指出病源七尺之軀甚處受病衆下語皆不契自撫掌一下作嘔吐聲又云好箇木枕子遂逝闍維收舍利目睛齒舌數珠塔於寺西○雲居法如丹丘胡氏子祝髮登具徧參宗匠晚至龍門以平日所證白遠遠曰此皆學解非究竟事欲了生死當求妙悟如駭然諦信一日命主香積以道業未辦固辭遠曰姑就職其中大有人爲汝說法未幾晨興開廚門望見聖僧契所未契即白遠遠曰這裏還見聖僧麼如詣前問訊叉手而立遠曰向汝道大有人爲汝說法○圓璣得法慧南住保寧戊戌九月日說偈而逝壽八十三夏六十三闍維不壞者二而糝以五色舍利

己亥 汝州天寧明禪師入寂

初道士林靈素以妖術謁蔡京京引見帝帝信之賜素金門羽客自號教主道君皇帝詔改天下大寺爲神霄玉清萬壽宮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爲仙人大士

僧稱德士行稱德童法師永道等相向泣曰佛法至此幸生猶死亟詣政府陳狀冀曰伏宣德門極陳其不可帝大怒收道付開封獄當黥春陵春陵守一夕夢黥佛械立廷下旦告僚屬僚屬具對同夢頃之道至貌克肖一府大驚遂免其役汝州天寧明禪師者改德士日登座謝恩畢乃曰木簡信手拈來坐具乘時放下雲散水流去寂然天地空歛目而逝又平江府明因曇玩因改德士入頭陁巖食松自全後依克勤因舉椑鼓頓明大法住院後凡有所問法皆對曰莫理會故人亦稱爲莫理會長老○繼成宜春劉氏子號蹣菴得法於普融平宣和元年住淨因

庚子宗杲謁張商英

宗杲自觀音往龍安兜率宣和二年春至荊渚謁張商英館於西齋爲法喜遊一日英謂杲曰余頃在江寧戒壇院寓居再閱雪竇拈古至百丈再參馬祖因緣雪竇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投卷曰審如是豈得有臨濟今日耶遂有頌曰馬師一喝大雄峰深入髑髏三日聾黃檗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立宗風因舉似平禪師平後致書來求頌本又成頌曰吐舌耳聾師已曉搥胸只得哭蒼天盤山會裏翻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顛今又數年諸方少有知余者公自江西法窟來必辨優劣曰居士見處與眞淨死心符合近世得此機用獨二老矣曰何謂也杲乃舉其頌云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聾那叱眼開黃檗面復舉死心拈云雲巖敢問雪竇既是大冶精金應無變色爲甚却三日耳聾諸人要知麼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英躍然撫几曰不因公語爭見死心眞淨用處若非二老難顯雪竇馬師乃述偈曰馬師喝下立宗風嗟我三人見處同海上六鰲吞餌去棲蘆誰更問漁翁既而請別英囑曰子必見圓悟吾助子往杲於是至京師○宣和元年清遠自舒州龍門以病辭歸蔣山之東堂宣和二年書雲前一日飯食訖趺坐謂其徒曰諸方老宿臨終必留偈辭世世可辭耶且將安往乃合掌怡然趨寂門人函骨歸龍門塔於靈光臺側○法常首衆報恩室中惟一矮榻餘無長物庚子九月語寺僧曰一

月後不復留此十月二十一夕將曉書漁父詞於室門就榻收足而逝詞曰此事楞嚴嘗露布梅花雪月交光處一笑寥寥空萬古風甌語迥然銀漢橫天宇蝶夢南華方栩栩斑斑誰誇豐干虎而今忘却來時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飛鴻去○庚子冬淨因繼成同克勤法眞懷深并十大法師禪講千僧赴太尉陳良弼府齋有賢首宗善華嚴者對衆問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圓頓掃除空有獨證眞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爲佛嘗聞禪宗一喝能轉凡成聖與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吾宗五教是爲正說若不能入是爲邪說諸禪目成成曰如法師所問不足勞三大禪師之酬只淨因小長老可以使法師無惑也成召善善應諾成曰法師所謂佛法小乘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乃空義也大乘終教者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者乃卽有卽空義也一乘圓教者乃不有而有不空而空義也如我一喝非惟能入五教至世間工巧伎藝諸子百家悉皆能入成震聲喝一喝問善曰還聞麼曰聞曰汝旣聞則此一喝是有能入

小乘教須臾又問善曰還聞麼曰不聞曰汝旣不聞則適來一喝是無能入始教遂顧善曰我初一喝汝旣道有喝久聲銷汝復道無道無則原初實有道有則於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教我有一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一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卽有卽無能入頓教須知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徧虛空卽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能入圓教善乃起再拜成復曰非惟一喝爲然乃至一語一默一動一靜從古至今十方虛空萬象森羅六趣四生三世諸佛一切聖賢八萬四千法門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契理契機與天地萬物一體謂之法身三界惟心萬法惟識四時八節陰陽一致謂之法性是故華嚴云法性徧在一切處有相無相一聲一色全在一塵中含四義事理無邊周徧無餘參而不雜混而不一於此一喝中皆悉具足猶是建化門庭隨機方便謂之小歇場未至寶所殊不知祖師門下以心傳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見性成佛百千

聖不傳底向上一路在曰如何是向上一路曰汝且
向下會取曰如何是實所曰非汝境界曰望禪師慈
悲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法忠至衡嶽見怪
石如臥牛遂結茅其傍榜曰牧菴湘潭大旱忠躍入
龍淵呼曰業畜當雨一尺雨隨至○子淳劍州賈氏
子得法道楷庚子住大洪

辛丑 德止禪師住圓通

德止歷陽金紫徐閎中之季子雙瞳紺碧神光射人
十歲未知書多喜睡其父目爲懵然子暨成童强記
過人爲文多奇語弱冠夢異僧授四句偈已而有以
南安巖主像遺之者卽傍所載聰明偈自是持念不
忘後五年隨金紫將漕西洛一夕忽大悟連作數偈
一日不因言句不因人不因物色不因聲夜半吹燈
方就枕忽然這裏已天明每嘯歌自若衆莫測之乃
力求出家父弗許欲以官授止止曰某方將脫世網
不著三界豈復剌頭於利名中耶請移授從兄珏遂
祝髮受具印證於惟照名振京師宣和三年春徽宗
賜號眞際俾住江州圓通學徒奔湊後遷化時荼毗
烟氣所及悉成舍利

○懷深慈受禪師住慧林

宣和辛丑三月詔懷深住汴京慧林禪院上堂古者
道忍忍三世如來從此盡饒饒萬禍千殃從此消默
默無上菩提從此得乃曰會得此三種語了好箇不
快活漢山僧祇是得入一牛還人一馬潑水相唾揷
嘴斯罵卓拄杖曰平出平出上堂雲自河山起風從
湛潤生好箇入頭處官路少人行上堂不是境亦非
心喚作佛時也陸沉箇中本自無階級切忌無階級
處尋總不尋過猶深打破雲門飯袋子方知赤土是
黃金咄僧問知有道不得時如何曰瘂子喫蜜曰道
得不知有時如何曰鸚鵡喚人僧禮拜深叱曰這傳
語漢問甚麼人不被無常呑曰祇恐他無下口處曰
恁麼則一念通玄箭三尸鬼失奸也曰汝有一念定
被他呑了曰無一念時如何曰捉著闍黎深謂修行
捷徑無越淨邦遂建道場勸衆念佛頌曰萬人同志
念彌陀衆力相成願力多一朶蓮花親見佛方知淨
土勝娑婆其一樹林水鳥各宣揚寶網金臺盡道場會

得鐘鳴幷鼓響彌陀觸處放毫光其二鬢髮看看染雪霜心猿意馬尚顚狂一朝掩目歸空去始信泥犂歲月長其三業報差殊事不同勞生無地出樊籠欲知自性彌陀佛在汝朝昏一念中其四不是山僧說是非修行魔事要君知直須緊峭草鞋底透過婆婆五欲池其五○天衣如哲長蘆信嗣自退席平江萬壽飲啖無擇人多侮之有以瑞巖喚主人公話問者答偈曰瑞巖常喚主人公突出須彌最上峰大地掀翻無覓處筌歌一曲畫樓中一日曰吾行矣令拂拭所乘筍輿乃告衆曰道在用處用在死處時人祇管貪歡樂不肯學無爲叙平昔參問勉衆進修已忽竪起拳曰諸人且道這箇落在甚處衆無對哲揮案一下曰一齊分付與秋風遂入輿端坐而化○祖覺參克勤於蔣山勤未許可覺復留五年愈更迷悶後於廬山閱法遠削執論云若道悟有疎親豈有旃檀林中却生臭草須知宗師著著不曾虛發遂豁然契悟作偈寄勤曰出門依舊入蓬蒿天網恢恢不可逃誰信業緣無避處歸來不怕語聲高勤大喜持以示衆曰覺華嚴

徹矣○佛照杲出世時常謂人曰和尚紹聖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悟得方寸禪又言和尚熙寧三年丈帳在鳳翔府供申當年陷了華山一十八州你輩茄子瓠子那裏得知詔住法雲辛丑退居景德鐵羅漢院殿中有木羅漢數尊京師苦寒杲取而燒之擁爐達旦次日淘灰中得舍利無數又住歸宗時專精行道未嘗少懈深夜修敬罷坐於僧堂地爐中忽見二僧入堂一人龐眉雪頂一人少年皆丰姿頎然杲心喜自謂曰我座下有如此僧須臾二人出堂杲躡其後見入佛殿中杲亦隨入燈影熒煌爐中尚有火杲炷香禮佛二僧復出亦躡其後至佛殿前偶失二僧所在自念忘却香匣在殿內回身取時見殿門扃鑰遂喚直殿行者守舜開門舜取鑰匙開門見爐中香烟未散香匣在竇堵上杲不諭其故○西蜀鑾法師佛照杲法嗣杲住法雲謝事居景德鑾問杲曰禪家言多不根何也杲曰汝習何經論鑾曰諸經粗知頗通百法杲曰只如昨日雨今日晴是甚麽法中收鑾懵然杲舉蘘和子擊曰莫道禪家所言不根好鑾憤

日昨日雨今日晴畢竟是甚麼法中收杲曰第二十四時分不相應法中收鑾恍然有省卽禮謝後歸蜀居講會以直道示徒不泥名相

壬寅 克勤禪師命紹隆分座

克勤既傳心印於紹隆尋俾掌藏教然隆道貌如甚愞者或問勤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爲哉勤曰瞌睡虎耳宣和四年擧隆分座訓徒○張商英自受大法後著發願文云思此世界五濁亂心無正觀力無了因力自性惟心不能悟達謹遵釋迦世尊金口之教專念阿彌陀佛求彼世尊願力攝受待報滿時往生極樂如順水乘舟不勞自力而至矣宣和四年十一月黎明作偈曰幻質朝章八十一漚生漚滅無人識撞破虛空歸去來鐵牛入海無消息言訖取枕擲門窗上聲如雷震衆視之已逝矣

癸卯 守卓禪師入寂（靈源清法嗣臨濟十一世）

守卓受法於惟清住東京天寧宣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奄然而寂闍維日徽宗遣中使賜香持金盤求舍利爇香罷盤中鏗然視之五色者數顆大如豆使者持還上見大悅○草堂善清初參祖心心示以風旛話子作麼生會清曰逈無入處乞師方便心曰子見猫兒捕鼠乎目睛不瞬四足踞地諸根順向首尾一直擬無不中子誠能如是心無異緣六根自靜默然而究萬無失一也清從是屛去閑緣歲餘忽然契悟以偈告心曰隨隨隨昔昔昔隨隨隨後無人識夜來明月上高峰元來祇是這箇賊心頷之復告之曰子入處眞實得坐披衣向後自看自然七通八達去清復依止七年

甲辰 克勤禪師示紹隆法語

宣和六年克勤移住汴京天寧示紹隆法語有曰有祖以來惟務單傳直指不喜帶水拖泥打露布列窠窟鈍置人蓋釋迦老子三百餘會對機設教立世垂範大段周遮是故最後徑截省要接最上機雖自迦葉二十八世少示機關多顯理致至於付受之際不直面提持如倒刹竿盌水投鍼示圓光相執赤旛把明鏡說如鐵橛子傳法偈達磨破六宗與外道立義天下太平翻轉我天爾狗皆神機迅捷非擬議思

惟所測暨到梁遊魏尤復饒言教外別行單傳心印六代傳衣所指顯著逮曹溪大鑑詳示說通宗通歷涉既久具正眼大解脫宗師變革通塗俾不滯名相不墮理性言說放出活卓卓地脫灑自繇妙機遂見行棒行喝以言遣言以機奪機以毒攻毒以用破用所以流傳七百來年枝分派別各擅家風浩浩轟轟莫知紀極然鞫其歸著無出直指人心心地既明無絲毫隔礙脫去勝負彼我是非知見解會透到大休大歇安穩之場豈有二致哉所謂百川異流同歸於海要須是箇向上根器具高識遠見有紹隆佛祖志氣然後能深入閫奧徹底信得及直下把得住始可印證堪爲種草捨此切宜寶秘慎詞勿作容易放行也隆公知藏湖湘投機還往北山十餘年眞探頤精通本色衲子遂舉分席訓徒已三載予被睿旨移都下天寧欲得法語以表道契因爲出此數段

乙巳克勤禪師傳法宗杲

宗杲至京館於太宰府留後菴中甲辰九月克勤有天寧之命杲自慶曰此老實天賜我也遂預往天寧以待乃自惟曰當以九夏爲期其禪若不異諸方妄以余爲是我則造無禪論去也枉費精神蹉跎歲月不若弘一經一論把本修行庶他生後世不失爲佛法中人遂贖淸涼疏鈔一部賫之天寧及勤至開法杲日夕參扣勤令看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語杲凡呈四十九轉語勤皆不肯一日陞座舉雲門語云天寧卽不然若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但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杲聞豁然去却礙膺之物遂白勤勤曰也不易你到這箇田地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言句是爲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須知有這箇道理乃令杲居擇木堂爲不釐務侍者每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問之杲纔開口便道不是經半載忽問勤曰聞和尙當時會問五祖這話不知五祖道甚麼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杲乃抗聲曰我會也勤遂舉數誵訛因緣詰之杲酬對無滯勤曰今日方知吾不汝欺遂

著臨濟正宗記付之曰臨濟正宗自馬師黃檗闡大
機大用脫羅籠出窠臼虎驟龍馳星飛電激卷舒擒
縱皆據本分綿綿的的到興化風穴唱愈高機愈峻
西河弄師子霜華奮金剛王非深入閫奧親受印記
皆莫知端倪徒自名邈只益戲論大抵負沖天氣宇
格外提持不戰屈人兵殺人不眨眼尚未髣髴其趣
向況移星換斗轉天輪迴地軸耶是故示三玄三要
四料簡四主賓金剛王寶劍踞地師子一喝不作一
喝用探竿影草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許多落索
多少學家摶量注解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弄
將出來看底只貶得眼須是他上流契證驗認正按
旁提須還本分種草豈假梯媒只如寶壽開堂三聖
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你恁麼爲人非獨瞎却這僧
眼瞎却鎭州一城人眼去在壽擲下拄杖便歸方丈
興化見同參來便喝僧亦喝化又喝僧復喝化云你
看這瞎漢僧擬議直打出法堂侍者問有何相觸悞
化云是他也有權也有實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遭
却不會似此瞎漢不打更待何時看他本色宗風迥

然殊絕不貴作略只欽他眼正要扶荷正宗提持宗
眼須是透頂透底徹骨徹髓不涉廉纖迥然獨脫然
後的的相承可以起此大法幢然此大法炬繼他馬
祖百丈首山楊岐不爲忝竊爾○知和崑山張氏子
兒時嘗習坐垂堂堂傾父母意其必死和瞑目自若
因使出家年滿得度謁溈潭乾乾問作甚麼和擬對
乾便打復喝曰你喚甚麼作禪和驀領旨即曰禪無
後無先波澄大海月印靑天問如何是道曰道紅塵
浩浩不用安排本無欠少乾然之棲雪竇之中峰棲
雲兩菴逾二十年住二靈三十年間居無長物惟二
虎侍其右宣和七年四月日趺坐而逝○普交亦乾
嗣因爲檀越修懺摩有問曰公所懺罪爲自懺耶爲
他懺耶若自懺罪罪性何來若懺他罪他罪非汝烏
能懺之交不能對遂改服遊方造溈潭足纔踵門乾
即呵之交擬問乾曳杖逐之一日忽呼交至丈室曰
我有古人公案要與你商量交擬進語乾遂喝交豁
然領悟乃大笑乾下禪床執交手曰汝會佛法耶交
便喝復托開乾大笑○道旻世稱古佛興化蔡氏子

母夢呑摩尼珠有娠生五歲足不履口不言母抱遊寺見佛像遽履地合爪稱南無佛人大異之出家徧參後至泐潭乾器之旻陳列參所得不蒙印可乾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語以問復不契後侍乾行乾以拄杖架肩長嘘曰會麼旻擬對乾便打有頃復拈草示曰是甚麼旻亦擬對乾遂喝於是頓明大法作拈花勢乃曰這回瞞旻上座不得也乾挽曰更道更道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卽禮拜乾首肯○紹興慈氏瑞仙習毗尼因覩戒性如虛空持者爲迷倒乃謂戒者束身之法也何自縛乎又閱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疑曰又不自他不共不無因生畢竟從何而生卽省曰因緣所生空假三觀抑揚性海心佛衆生名異體同十境十乘轉識成智不思議境智照方明非言詮所及棄謁諸方後至投子廣鑑瑛問鄉里甚處曰兩浙東越曰東越事作麼生曰秦望峰高鑑湖水闊曰秦望峰與你自己是同是別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曰此猶是叢林祗對畢竟是同是別仙便喝瑛便打仙曰恩大難酬便禮拜○江公望字民表釣臺人家居蔬食淸修述念佛方便文以勸道俗又嘗書於家塾曰利根之人念念不生心心無所六根杳寂諸識銷落法法全眞門門絕待嘗爾遂成眞如實觀初機後學一心攝念如來卽使營辦家事種種作務亦自不相妨礙若能都攝六根淨念相繼不過旬日便成三昧是故上根大器一念直超平展之流善觀方便望有子早亡託夢云大人修道功業已成冥府有金字額題云嚴州府江公望身居言責志慕苦空朔事熏修心無愛染動靜不違佛法語嘿時契宗風名已脫乎閻浮身必歸於淨土宣和末知廣德軍一旦無疾面西端坐而化○王古字敏仲官侍郎嘗參尊宿深契禪宗又悟淨土法門著決疑集三本平生精勤念佛數珠未嘗去手有僧神遊淨土見古與葛繁在焉

丙午 李彌遜參克勤禪師

侍郎李彌遜少時讀書五行俱下年二十八爲中書舍人嘗入克勤室一日早朝回至天津橋馬躍忽有省通身流汗直造天寧適勤出門遙見便喚曰居士

且喜大事了畢遂厲聲曰和尚眼花作甚麼勤便喝遜亦喝自是機鋒迅捷當機不讓後遷吏部乞祠祿歸閩連江築菴自娛忽一日示微恙索湯沐浴畢遂趺坐作偈曰謾說從來牧護今日分明呈露虛空撲倒須彌說甚向上一路擲筆而逝○樞密徐俯字師川每侍其父龍圖徐禧與法昌遇靈源清語論終日俯聞之窺如及遇歸寂在談笑間俯乃篤信此道後父歿延清說法清登座曰龍圖平日讀萬卷書如水傳器且道尋常著在甚麼處而今捨識之後這著萬卷書的又向甚麼處著俯聞灑然遂曰吾無憾矣清下座問曰適來見箇甚麼便恁麼道曰若有所見則鈍置和尚也曰甚麼則老僧不如曰和尚是何心行清大笑靖康初與朝士同志者挂鉢於天寧擇木堂力參勤一日同勤至書記寮見勤頂相俯指曰這老漢脚跟未點地在勤曰甕裏何曾走却鱉俯曰且喜老漢脚跟點地勤曰莫謗他好○臨安府中天竺中仁諦窮經論於宗門未契勤居天寧凌晨謁之勤方為衆入室仁見敬服奮然造前勤曰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便同魔說速道速道仁擬對勤劈口擊之因墜一齒即大悟○宗杲居天寧記室靖康元年勤舉分座杲乃炷香誓曰寧以此身代衆生受地獄苦終不以佛法當人情於是叢林浩然歸重

丁未　道川參繼成禪師

道川崑山狄氏子初為縣之弓給聞東齋謙首座為道俗演法往從之習坐不倦一日因不職遭笞忽於杖下大悟遂辭職依謙謙為改名道川且曰汝舊呼狄三今名道川川即三耳汝能豎起脊梁了辦箇事其道如川之增若放倒則依舊狄三也川銘於心建炎元年圓頂遊方至天封謁繼成與語鋒投成稱善歸憩東齋學者請益金剛經因章為之頌行於世○正覺隰州李氏子母夢五臺一僧解環與環其右臂乃孕遂齋戒及生光出於屋右臂特起若環狀七歲日誦書數千言得度受具游方與其祖訣曰若不發明大事誓不歸矣至汝州謁成枯木一日聞僧誦蓮經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瞥然有省即詣丈室陳所悟成指臺上香合曰裏面是甚麼物曰是甚麼

心行曰汝悟處又作麼生覺以手畫一圓相呈之復拋向後成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曰錯曰別見人始得覺應諾諾即造謁子淳淳問如何是空劫以前自已曰井底蝦蟆吞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曰未在更道覺擬議淳打一拂子曰又道不借覺言下釋然遂作禮淳曰何不道取一句曰某甲今日失錢遭罪曰未暇打得你在且去嘗與僧徵詰公案不覺大笑淳責曰汝笑這聲失了多少好事不見道暫時不在如同死人覺再拜伏膺俄掌記室遷首座出世泗州普照建炎初住舒州太平○景深台州王氏子出家謁淨慈象一日聞象曰思而知慮而解皆鬼家活計興不自遏遂往寶峰參惟照照曰直須斷起滅念向空劫已前掃除玄路不涉正偏盡却今時全身放下放盡還放方有自繇分深聞頓領厥旨照擊鼓告衆曰深得闡提大死之道後學宜依之因號大死翁建炎改元開法智通○妙普漢州人參悟新獲證結茅華亭青龍野吹鐵笛自娛警衆偈曰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中軍主將能行令不動干戈致太平十二時中莫住工窮來窮去到無窮直須洞徹無窮底踏倒須彌第一峰山居偈曰心法雙忘猶隔妄色空不二尚餘塵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菴人建炎初徐明叛道經烏鎮賊欲斬普普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取奚以怒為我死必矣能一祭我乎賊奉肉食普曰孰為文賊笑普索筆書曰嗚呼惟靈勞我以生役我以壽乏我以貧困我以命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性與其妙心上同諸佛之真化下合凡夫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為明乾坤未足以為大磊磊落落無罣無礙和光混俗逍遙自在逢人則喜見佛則拜可惜少年郎風流太光彩坦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尚饗文畢舉筯飽餐罷笑曰我是快活烈漢便請一刀兩段乃大呼斬斬賊大駭羅拜衛普而出烏鎮悉免焚掠

戊申 克勤禪師住雲居

丙午克勤住金山一十八人悉皆解脫因改名其堂曰大徹戊申詔住雲居賜號圓悟○正覺自太平遷住江州圓通能仁謝事遊雲居謁克勤會長蘆虛席

大衆堅請勤勉其行入寺未幾遭大寇李在抄掠寺衆奔散覺獨安坐以善語化之在等畏服一方咸賴以安○郡王趙令衿字表之號超然居士任南康時多與禪衲遊公堂間爲維摩丈室適克勤居甌阜衿欣然往參勤不少假衿固請勤曰此事要得相應直須是死一回始得衿默契自疏略曰家貧遭劫誰知盡底不存空室無人幾度賊來亦打勤見囑令加護○袁覺本名圓覺郡守塡牒誤作袁以覺族姓袁戲謂曰一字名可乎曰一字已多守異之覺徧歷諸方後依法泰陳所見泰曰汝忒煞遠在每學法華開示悟入四字令下語曰直待我竪點頭方是也一日偶不識被斥制中無依寓一俗士家因誦法華至亦復不知何者是舍何者爲火乃豁然制罷歸省泰見首肯之時克勤在雲居覺往通所悟勤呵云本是淨地屙屎作麼覺頓釋所疑○建安二年五月慧洪入滅於同安壽五十八所著有智證傳僧寶傳林間錄文字禪楞嚴疏鈔等書○曇華黃梅江氏子生而奇傑骨目聳秀年十七出家受具十九杖錫參訪徧歷叢林所至與諸老宿激揚無不投契然華根器遠大不肯得少爲足要求向上鉗鎚透頂透底諸佛列祖羅籠不住一著以滿初願乃上雲居禮克勤勤一見捎勞痛與提策以爲法故服勞難事趨走惟恐居後

己酉 正覺禪師住天童

建炎三年正覺渡浙江至明州禮補陀道謁天童大衆密白郡帥堅請住持虜人犯境僧徒解散智獨遲其來虜至登嶺以望若有所見遂斂兵而退○建炎三年閏八月克勤退雲居示宗杲法語云古德住山率刀耕火種不蓄長物蕭然布衲麁衣糲食將大有爲也慕義學道兄弟相從一切以寬量大度包納之不暴怒不峻阻慈悲喜捨以身帥之蓋菴居五七間不比叢林寬廣咳唾動靜無不與耳目相接若一一責之以禮則久久生怨驀地顏色相及便見參商郎攬顚義不見藥山數十年牛欄菴只七八人其後皆爲大法器風穴和尚單丁久之只二三相從後來麟象駢集答問汪洋謂之衆吼潙山十年羹橡栗喫飯年大安來者著五百衆大梅入深山幽谷初不與世

接因鹽官偺採拄杖乃逢之問酬徑截後半千人今旣不得已作避世隱遁正欲韜晦俟時淸平然後行已之願豈可以小不忍而亂大謀哉一切但低細和合先防自犯三業提向上那一著子教兄弟自有趨向自然忘倦向前去也諺云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爲人要須廓落寬容半見半不見且圖長久斷與常流異衆教中道如爲一人衆多亦然三家村裏數間茅屋立成箇本分規繩不嚴不緩凡百折衷他日便更多多益辦也古人佩韋佩絃各攻其偏惟務中道而行況辯智過人不能照此細務但患逞俊太過一色便自性久之便不好耳此去有人議論應當回轉著亦令讚嘆非常人所可及乃善更有一箇緊要最後句不免略說之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道心初開法天寧又往大別文殊已酉四月示衆舉臨濟入滅囑三聖因緣曰正法眼藏瞎驢滅臨濟何曾有是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月至閏八月賊鍾相叛其徒欲拉之南奔者心曰學道所以了生死何避之有賊至心曰速見殺以快汝心賊即舉槊殘

之血皆白乳賊駭引席覆之而去○潛菴淸源得法於慧南執侍最久名著叢林嘗頌三關話曰拈一放一烏光黑漆打破畫餅靑天白日欲識鷲峰峰上機摩訶般若波羅蜜年踰八十喪明學者有欲板其語要流通源設拒曰若吾語深契佛祖從今百日間目復有明則副汝請如期果愈緇素讚喜曰得非般若之驗歟建炎己酉冬遷寂壽九十六

庚戌 慧蘭禪師入寂（大溈喆法嗣 臨濟第十世）

慧蘭不知何許人慕喆法嗣住和州光孝嘗以屬衣書七佛名叢林稱爲蘭布裩建炎末逆虜犯淮執蘭見酋長酋長曰聞吾名否曰我所聞者惟大宋天子之名酋長怒令左右以鎚擊之鎚至輒斷壞酋長驚異延致麾下敬事經旬蘭索薪自焚無敢供者乃親自拾薪成龕怡然端坐烟焰一起流光四騰虜咸跪伏多灼膚者火絶得五色舍利幷靈骨北歸○待制潘良貴字義榮久參守珣不契一日謂珣曰某祇欲知死去時節何珣曰好箇封皮且留著使用而今不了不當便去忽被他換却封皮卒無整理處責又以

斬猫話請益珣曰你只管理會別人家猫兒不知走却自家狗子貴於言下如醉得醒珣復曰不易公進此一步更須知有向上事始得如今士大夫說禪說道只依著義理便快活大率似將錢買油餈喫了便不飢其餘便道是瞞他亦可笑也貴唯唯

辛亥 士珪禪師住鴈蕩能仁

紹興間士珪奉詔開法鴈蕩能仁時淸了居江心聞珪至恐緣法未熟特過江迎歸方丈大展九拜以誘溫人緣是翕然歸敬○道元初謁道心因看廓然無聖之語忽爾失笑曰達磨元在這裏心譽之往參慧懃淸遠皆蒙賞識次謁克勤於金山勤不肯再依勤於雲居雖有信入終以礙膺之物未去爲疑會勤問僧生死到來時如何僧曰香臺子笑和尙次問元汝作麼生曰草賊大敗勤曰有人問你時如何元擬荅勤遽陵曰草賊大敗元即徹證勤以拳擊之元拊掌大笑勤曰汝見甚麼便如此曰毒拳未報永劫不忘勤歸昭覺命首衆○法英住大梅宣和初勅天下僧尼爲德士英肆筆解老子詣進徽宗稱善明年秋詔復天下僧尼英獨無改志紹興初晨起戴樺皮冠披鶴氅執象簡穿朱履使擊鼓集衆陞座召大衆曰蘭芳春谷菊秋籬物物榮枯各有時昔毀僧尼專奉道復平道依復僧尼且道僧尼形相作麼生復取冠示衆曰吾頂從來似月圓雖冠其髮不成仙今朝拋下無遮障放出神光照碧天擲之於地隨易僧服提鶴氅曰如來昔日貿皮衣數載暫將鶴氅披還我丈夫調御服須知此物不相宜擲之舉象簡曰爲嫌禪板太無端豈料遭他象簡瞞今日因何忽放下普天致仕老仙官擲之提朱履曰達磨携將一隻歸兒孫從此赤脚走借他朱履代麻鞋休道時難事掣肘化鵬未遇不如鵰畫虎不成反類狗擲之橫拄杖曰今朝拄杖化爲龍分破華山千萬重復倚肩曰珍重佛心眞梁主好將堯德振吾宗擲下拄杖歛目而逝○道祖初見克勤於卽心卽佛語下發明久之分座一日爲衆入室祖忽問生死到來如何迴避僧無對祖擲下拂子奄然而逝衆皆驚愕勤至召曰祖首座祖張目視之勤曰抖擻精神透關去祖點頭竟趨寂

壬午 紹隆禪師開法虎丘

初紹隆辭克勤歸和州住城西開聖寺建炎之擾乃結廬銅峰之下郡守李光延居彰教次徙虎丘道大顯著因追繹白雲端和尚立祖堂故事乃曰爲人之後不能躬行遺訓於義安乎遂圖其像以奉安之上堂凡有展托盡落今時不展不托墮坑落塹直饒風吹不入水灑不著撿點將來自救不了豈不見道直似寒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拈拄杖劃一劃云劃斷古人多年葛藤點頭石不覺拊掌大笑且道笑箇甚麼腦後見腮莫與往來上堂目前無法萬象森然意在目前突出難辨不是目前法觸處逢渠非耳目之所到不離見聞覺知雖然如是也須踏著他向上關棙子始得所以道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佛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如是則不勞斂念樓閣門開寸步不移百城俱到驀拈拄杖劃一劃云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上堂百鳥不來春又暄凭欄溢目水連天無心還似今宵月照見三千與大千僧問生佛未興時一著落在甚麼處曰吾常於此切曰官不容鍼更借一問時如何曰踞虎頭收虎尾曰中間事作麼生曰草繩自縛漢曰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曰幾行巖下路少見白頭人問九旬禁足意旨如何曰理長即就曰祇如大根不具底人還禁得也無曰穿過鼻孔曰學人今日小出大遇曰降將不斬曰恁麼則和尚放某甲逐便也曰停囚長智○隆深住慧林勸衆念佛翕然向化紹興二年入寂

甲寅 宗杲禪師說法廣因

紹興四年三月宗杲入閩館於長樂廣因寺有尼妙道號定光在雪峰諸處參禪聞杲在廣因遂破夏來求挂搭時僅七十僧一日兩遍入室因爲光藏主舉話次道在外聽得有歡喜處即入吐露云適聞和尚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已理會得杲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如何會曰妙道只恁麼會杲曰囫多了箇只恁麼會道遂豁然○彌光字晦菴聞之李氏子兒時寡言笑聞梵唄則喜十五落髮猶喜閱群書一日嘆曰既剃髮染衣當期悟徹豈醉於俗典耶遂

出嶺參學叢林中號為光狀元初參克勤次謁黃檗祥高菴悟佛心才會宗杲寓廣因往從之杲問汝在佛心處所得試語我來光舉佛心拈普化公案曰佛心即不然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劈脊便打從教徧界分身曰汝意如何曰某不肯後頭下箇註脚曰此正是以病為法光毅然無信可意杲曰汝但揣摩看光竟以為不然經旬忽憶海印信拈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恍然無滯趨告杲杲以舉道者見瑯琊及玄沙未徹語詰之光對已杲曰雖進得一步只是不著所在如人斫樹根下一刀則命根斷矣汝向枝上斫其能斷命根乎今諸方浩浩談禪者見處總如此何益於事楊岐正傳三四人而已光慍而去翼日杲問汝還疑否曰無可疑者曰祇如古人相見未開口時已知虛實或聞其語便識淺深此理如何光悚然杲令究有句無句一日問杲某到這裏不能得徹病在甚處曰汝病最僻世醫拱手何也別人死了不能活汝今活了未曾死要到大安樂地須是死一回始得光因益疑後入室杲問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去卻藥

忌道將一句來曰裂破杲振威喝曰你又說禪也光即大悟杲撾鼓告眾曰龜毛拈得笑哈哈一擊萬重關鎖開慶快平生在今日孰云千里賺吾來光呈頌曰一拶當機怒雷吼驚起須彌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鼻孔失卻口○宗杲館廣因林適可司理淑菴海上洋嶼迎杲遂徙居焉曇懿與遵璞嘗偕參克勤自謂不疑懿出世祥雲璞佐之法席頗盛杲知其所見未穩恐誤眾致書令來懿猶豫杲小參痛斥其非榜告四眾懿乃破夏來見杲鞫其所證曰汝恁麼見解敢承嗣圓悟老人耶懿歸遂退院偕璞同依法席一日杲問璞三聖興化出不出為人不為人話你道這兩箇老漢還有出身處也無璞於杲膝上打一拳杲曰你這一拳為興化出氣為三聖出氣速道速道璞擬議杲劈脊一棒且曰第一不得忘了這一棒又一日聽別僧入室杲問僧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雪峰見僧入門便道是甚麼睦州見僧入門便道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這四箇老漢還有為人處也無曰有曰劄僧擬議杲便喝出璞

聞忽有省懿一日入室杲問我要箇不會禪的做國師懿曰我做得國師去也杲喝出久之杲曰香嚴悟處不在擊竹邊俱胝悟處不在指頭上懿亦有省後懿住玉泉○鼎需福州林氏子號懶菴幼學進士有聲年二十五因讀遺教經忽曰幾爲儒冠誤欲出家母以親迎在期難之需曰夭桃紅杏一時分付春風翠竹黃花此去永爲道伴竟依保壽爲僧一錫湖湘偏參名宿歸里結菴羌峰絕頂不下山者三年佛心才挽出首衆嘗問學者即心即佛因緣時宗杲居洋嶼彌光與需友善致書云菴主手段與諸方別可來少款需不答光以計邀至會杲方爲衆入室需隨衆在列杲問即心即佛話作麼生會需下語杲詬曰你見解如此敢妄爲人師耶鳴鼓普說訐其平生珍重得力處悉排爲邪解需自惟繆戾涕淚交頤默計曰我之所得既非則西來不傳之旨杲何如哉遂歸心弟子之列一日杲問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如何需擬開口杲拈竹篦劈脊連打三下需忽大悟不覺叫曰和尚已多了也杲又打一下需禮拜杲笑

曰今日方知我不汝欺也遂印以偈曰頂門竪亞摩醯眼肘後斜懸奪命符瞎却眼卸却符趙州東壁挂葫蘆○祖元福建林氏子參宗杲於洋嶼元風骨淸癯危坐終日杲目爲元枯木嘗以三世諸佛不知有話徵詰三四一日夜坐睹僧剔燈始豁然有省呈偈曰剔起燈來是火歷劫無明照破歸堂撞見聖僧幾乎當面蹉過不蹉過是甚麼十五年前奇特依前只是這箇杲證以偈曰萬仞懸崖忽放身起來依舊却惺惺飢飡渴飲渾無事那論昔人非昔人○宗杲居洋嶼參隨纔五十三人未五十日得法者十三輩時宗徒撥置妙悟使學者困於寂默杲著論力排其邪閩士鄭昂字尙明聰明該洽蠹見尊宿所至談禪自若一日持香入室聲色俱厲曰昂欲與和尙理會一件事只如默然無言是法門中第一等休歇處和尙何得肆意詆訶曰曾讀莊子麼曰讀曰莊子云言而足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義有所極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這箇道理便是曾子言而

足孔子言而足其徒不會問曰何謂也曾子却向第二頭答他話謂夫子之道不可無言所以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要之道與物至極處不在言語上不在默然處言也載不得默也載不得公之所說尚不契莊子意何況要契釋迦達磨意耶且看肇法師把那無言說處說出來與人云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以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斯皆理為神御故口以之而默豈曰無辨辨所不能言也這箇是理與神忽然相撞著不覺到說不得處雖然不語其聲如雷這裏世間聰明辨才用一點不得到恁麼田地方始是放身捨命處這般境界須是自證自悟始得所以經云如來宮殿無有邊自然覺者處其中此是從上諸聖大解脫法門只為衆生根性狹劣不到得三教聖人境界所以分彼分此殊不知境界如此廣大却向黑山下鬼窟裏默然坐地故先聖訶為解脫深坑是可怖畏之處以神通道眼覷之則是刀山劍樹鑊湯爐灰裏坐地一般座主家尚不滯默然處況祖師門下客乎昂不覺作禮杲乃問今年幾歲曰六十四曰六十四年前從甚麼處來昂無語杲以竹篦劈脊打出次日又入室杲曰六十四年前不可元在福州鄭家只今聽法說法一段歷歷孤明的未生以前畢竟在恁麼處曰不知曰你若不知便是生大今生且限百歲百歲後四大五蘊一時解散有眼不見物有耳不聞聲有箇肉團心分別不行有箇身火燒刀斫不覺痛到這裏歷歷孤明的却向恁麼處去曰不知曰你既不知便是死大故曰無常迅速生死事大我更問你生平做許多之乎者也臘月三十日將那一句敵他生死須是知得生來死去處分曉始得若不知即是愚人昂乃心服晨夕參求○佛燈守珣初出世禾山最後遷天寧示衆先師祇年五十九吾年五十六矣來日無多甲寅解制退天寧謂鄣續曰十月八日是佛鑑忌則吾時至矣乞還鄣南十月四日續遣弟僧道如訊之珣曰汝來正其時也先一日不著便後一日蹉過了吾雖與佛鑑同條生不與同條死明早可為我尋一隻小船子來如曰要長者要高者曰高五尺許越三日雞鳴端

坐知平時侍者請遺偈曰不曾作得言訖而逝

乙卯居靜禪師住東巖

居靜成都楊氏子出家依元靜靜舉香嚴枯木裏龍吟話往返酬詰居靜言下大悟一日元曰莫守寒巖異草靑坐却白雲宗不妙汝作麼生居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元矍然曰這小廝兒居珍重便行出住東巖示衆參學至要不出先南堂道最初句及末後句透得過者一生事畢倘或未然更與你分作十門各各印證自心還得穩當也未一須信有教外別傳二須知有教外別傳三須會無情說法與有情說法無二四須見性如觀掌中物了了分明一一田地穩密五須具擇法眼六須行鳥道玄路七須文武兼濟八須摧邪顯正九須大機大用十須向異類中行凡欲紹隆佛祖須盡此綱要方坐得這曲彔牀子受得天下人禮拜敢與佛祖爲師若不到恁麼田地只一向虛頭他時異日閻老子未放你在間有學者各門頌出呈居居示頌曰十門綱要掌中施機會來時自有爲作者不須排位次大都首末是根基○

清素參法演一日聞舉首山西來意話豁然契悟述偈曰顚倒顚顚倒顚新婦騎驢阿家牽便恁麼本無端回頭不覺布衫穿演見乃問百丈野狐話又作麼生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演大悅乙卯四月日得微疾書偈曰木人備舟鐵人備馬丙丁童子穩穩登鳴散白雲歸去也竟爾趨寂○元靜住大隨有一老宿垂語云十字街頭起一間茅厮祇是不許人屙僧舉似靜靜曰是你先屙了更教甚麼人屙老宿遙望大隨焚香拜謝乙卯秋七月山中大雨雪有異象靜曰吾期至矣遂別郡守越三日示少恙於天彭夜請侍僧曰天曉無月時如何僧無對靜曰倒教我與汝下火始得翼日還堋口廨院留遺誡蛻然示寂弟子奉全身歸烟霧四合猿鳥悲鳴茶毗異香徧野舌本如故舍利五色者不可計○石頭自回世爲石工雖不識字志慕空宗從人口授法華能誦之棄家投靜供灑掃令取崖石手不釋鎚鑿誦經不輟靜見語曰今日硿磕明日硿磕生死到來如何折合回愕然因設禮求究竟法靜令且罷誦經看趙州勘婆因緣

回念念不去心久之因鑿石石稍堅盡力一鎚猛見火光忽然省徹走至方丈禮拜呈偈曰用盡工夫渾無巴鼻火光迸散元在這裏靜欣然曰子徹也復獻趙州勘婆頌曰三軍不動旗閃爍老婆正是魔王脚趙州無柄鐵掃帚掃蕩烟塵空索索靜可之授以僧服○梁山師遠嗣靜號廓然合川晉氏子有十牛圖幷頌行世○尚書莫將字少虗分寧人官西蜀時謁靜咨決心要靜使其向好處提撕適如厠聞穢氣急以手掩鼻遂有省呈偈曰從來姿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頭靜曰一法纔通法法周縱橫妙用更何求青蛇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僧笑點頭○學士王簫字觀復留昭覺日聞開靜板聲有省問靜曰某有箇見處纔被人問却開口不得未審過在甚處曰過在有箇見處靜却問朝旆幾時到任曰去年八月四日曰自按察幾時離衙曰前月二十日爲甚麼道開口不得簫乃契悟

○圓悟克勤禪師示寂 五祖演法嗣 臨濟十一世

克勤回蜀復住成都昭覺紹興五年八月日示微恙趺坐書偈遺衆投筆而逝闍維舌齒不壞五色舍利無數塔昭覺寺之側謚眞覺大師○懿遠眉山彭氏子參克勤聞舉龐居士不與萬法爲侶因緣遠忽頓悟仆於衆衆掖之遠曰吾夢覺矣至夜小參遠出問淨躶躶空無一物赤骨力貧無一錢戶破家亡乞師賑濟曰七珍八寶一時拏曰禍不入謹家之門曰機不離位墮在毒海遠隨聲便喝勤以拄杖擊禪床云喫得棒也未遠又喝勤連喝兩喝遠便禮拜自此機鋒峻發勤順寂遠出世屢住名剎

丙辰 空首座寓古田秀峯

空首座參宗杲杲問香嚴上樹話對曰好對春風唱鷓鴣曰是樹上語是樹下語空罔然尋之疎山因看前話有所證自謂頓見妙喜用處遂歸閩寓古田秀峰○紹隆住虎丘昔之同參一時畢集隆每登座必從容示露一味平等隨根所應無不各愜其意一住三年丙辰五月日感微疾索筆大書伽陀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所以佛法無有剩語珍重擲筆坐逝

丁巳 宗杲禪師開法徑山

張浚在蜀時克勤親以宗杲相囑謂眞得法髓及浚造朝遂以徑山延之杲辭再三不得已翻然而起祗三衢與趙令衿會於官驛衿與杲向同法席每以宦游出世爲戒至是衿辟南外宗正司杲赴徑山杲述偈曰超然妙喜兩同參蓋地相逢各負慚我去住山君躍馬前三三與後三三到臨安開堂舉王常侍一日訪臨濟同到僧堂內常侍曰這一堂僧還看經否臨濟曰不看經常侍曰學禪否臨濟曰不學禪常侍曰經又不看禪又不學畢竟作甚麼臨濟曰總教伊成佛作祖去常侍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又作麼生臨濟曰我將謂你是箇俗漢杲乃云臨濟老漢握一柄金剛王寶劍氣衝宇宙天下橫行等閑被這官人輕輕一拶便見氷消瓦解且道這官人有甚長處聽取一頌世出世間希有事顯發須憑過量人只將補袞調羹手撥轉如來正法輪入院上堂山僧未離泉州時已與諸人相見了也臨安府亦與諸人相見了也及乎來到山中擊動法鼓坐立儼然眼眼相覷爲甚麼却不相識只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上堂昔日

楊岐老祖翁牽犁拽耙逞神通兒孫帶水拖泥甚熨斗煎茶銚不同上堂水底泥牛嚼生鐵憍梵鉢提咬著舌海神怒把珊瑚鞭須彌山王痛不徹拍禪床下座上堂拈拄杖卓一下召大衆云還聞麼復舉起云觀世音菩薩來也在徑山拄杖頭上口喃喃地道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既滅寂滅現前拈須彌盧於掌上向鐵眼裏打鞦韆直饒便恁麼見得徹去猶較拄杖子十萬八千且道徑山拄杖子有甚麼奇特直下云不直半文錢上堂廓然無聖不用躊躇蓋色騎聲全承渠力諸佛以此度生衲僧以此爲命露倮倮赤灑灑沒可把行但行坐但坐飢來喫飯寒來向火直饒恁麼未稱衲僧不見白雲師翁有言有時確觜生花有時佛面百醜李公醉倒街頭自是張公喫酒燈籠跛斷眉頭露柱呵呵拍手且道露柱拍手成得箇甚麼邊事參上堂舉雲門道釋迦老子與天帝釋在中庭裏相爭佛法甚鬧乃云這老漢好與三十拄杖且道過在甚麼處誣人之罪以罪加之上堂舉僧問臨濟如何是三眼國土濟云我共汝入淨妙國土

中著清淨衣說法身佛又入無差別國土中著無差別衣說報身佛又入解脫國土中著光明衣說化身佛杲顧視大衆云還見臨濟老漢麼若也未見徑山爲你指出法身報身化身咄哉魍魎妖精三眼國中逢著笑殺無位眞人上堂舉興化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爲唱導之師賓云不入這保社化云汝會了不入不會不入賓云總不恁麼化便打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饡飯一堂來日化自白槌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饡飯一堂仍須出院雲居舜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其柰興化令行太嚴不是克賓維那也大難承當總似而今泛泛之徒翻轉面皮多少時也杲云雲居恁麼道未免拗曲作直徑山卽不然要作臨濟烜赫兒孫直須翻轉面皮始得上堂舉三聖云我逢人卽出出則不爲人卓一下云賊身已露放過不可興化聞云我逢人卽不出出則便爲人又卓一下云巳露賊身不可放過大凡宗師決斷是弄要得開人眼目不可一向盲枷瞎棒且道這兩箇老漢有甚麼過擲下云龍蛇易辯衲子難謾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碧眼胡兒不知落處且道落在甚麼處驀拈拄杖召大衆曰看看直下來也急著眼覷擲下拄杖上堂舉念法華與眞園頭侍立風穴次穴問眞云作麼生是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眞云鵓鳩樹頭啼意在麻畬裏穴云你作許多癡福作甚麼何不體究言句穴問念云你作麼生念云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穴云你何不看念法華下語杲云山僧當時若見這老漢恁麼道深掘一坑一時埋却更牽牛從上踏過却須放出眞公出一頭始得山僧恁麼道且不是抑强扶弱亦不是杜撰差排你若識得鵓鳩樹頭鳴意在麻畬裏便識得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這兩轉語畢竟是一耶是二耶若道是一爲甚麼風穴只肯念法華不肯眞園頭若道是二爭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參上堂僧問一百二十日夏巳滿出門或有人問如何是徑山道底且作麼生答他曰徑山曾道甚麼來曰爭柰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曰你作麼生會僧喝一喝云三十年後大有人笑在曰何必三十年

後卽今大有人笑你乃云尋常向你諸人道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向舉起處承當不得向意根下卜度不得下語不得良久或有人問畢竟如何向他道也無畢竟也無如何正當恁麼時四楞塌地撥在諸人面前眼辨手親底一違違得便能羅籠三界提拔四生其或未然自是你諸人根性遲鈍且莫錯怪徑山好上堂舉僧問六祖黃梅意旨甚麼人得祖云會佛法人得僧云和尚還得否祖云我不得僧云和尚爲甚麼不得祖云我不會佛法乃召大衆云還見祖師麼若也不見徑山爲你指出蕉芭蕉芭有葉無了忽然一陣狂風起恰似東京大相國寺裏三十六院東廊下北角頭破袈裟畢竟如何歸堂喫茶

歲節秉拂舉僧問鏡淸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淸云有僧云如何是新年頭佛法淸云元正啓祚萬物咸新僧云謝師答話淸云山僧今日失利又僧問明教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教云無僧云年年是好年日日是好日爲甚麼却無教云張公喫酒李公醉僧云老老大大龍頭蛇尾教云山僧今日失利杲乃云二尊宿一人向高高峰頂立不露頂一人向深深海底行不濕脚是則也是未免有些諸訛今夜或有人問杲上座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只向他道今日一隊奴僕在茶堂裏村歌社舞弄些神鬼直得點胸尊者惡發把鉢盂峯一擲擲過恒河沙世界之外驚得矯陳如怕怖憧惶倒騎露柱跳入擔板禪和鼻孔裏撞倒舒州天柱峰安樂山神忍俊不禁出來攔胸搊住云尊者你旣稱阿羅漢出三界二十五有塵勞超分段生死因甚麼有許多無明被這一問不勝懡㦬却回佛殿裏第三位打坐依舊點胸點肋道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自云住住杲上座他問新年頭佛法爲甚麼一向虛空裏打筋斗說脫空謾人良久云杲上座今夜失利秉拂舉三聖道我逢人卽出出則不爲人興化道我逢人卽不出出則便爲人眞淨和尚云這兩箇老古錐竊得臨濟些子活計各自分疆列界氣衝宇宙使明眼人只得好笑杲乃云眞淨老人大似欺誣亡歿杲上座卽不然豁開三要三玄路坐斷須彌第一峰且道在三聖分上耶在興化分上

耶具眼者辯取○智鵬初持鉢至焦山時成枯木與
照闡提俱嗣道楷先後得法未嘗相識成問鵬曰寶
峰有何言句鵬擧照自題肖像曰兩洗淡紅桃蕚嫩
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露綠水光中枯木
春咦你是何人成曰今日方知此老親見先師來鵬
遂請益成曰豈不見法眼拈夾山境話曰我二十年
祇作境會鵬乃契悟乃曰元來恁麼地曰汝作麼生
會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曰直須保任鵬應諾後出
世衡州花藥丁巳遷婺州天寧○馮楫號濟川遂寧
人自壯歲偏參後依清遠一日同遠經行法堂偶童
子趨庭吟曰萬象之中獨露身遠拊楫背曰好聻楫
於是契入丁巳除給事謁宗杲特丐祠坐夏徑山榜
其室曰不動軒一日杲陞座擧藥山參石頭馬祖得
悟因緣杲拈罷楫隨至方丈曰適來和尚所擧因緣
某理會得了曰你如何會曰恁麼也不得囌嚧娑婆
訶不恁麼也不得悉哩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
囌嚧悉哩娑婆訶杲印以偈曰梵語唐言打成一塊
咄哉俗人得此三昧○開封白雲寺僧有文通慧者

其師嘗令掌盥盆一日偶有市鮮者濯於盆文怒擊
之遽隕因潛奔華州總持寺久之爲長老一日忽謂
其徒曰二十年前一段公案今日當了衆問故曰日
午當自知遂趺坐以待時張浚統兵至中有一卒持
弓矢至法堂瞪目視文將射之文笑曰老僧相待久
矣卒曰素未識面今見而恚心不可遏卽欲相戕何
耶文語以昔故卒說偈曰冤冤相報何時了劫劫相
纏豈偶然不若與師俱解釋如今立地往西天視之
已立化矣文卽索筆書偈曰三十三年飄蕩做了幾
番模樣誰知今日相逢却是在前變障書畢泊然而
化○妙總丞相蘇頌之孫女年十五忽自念曰吾身
生從何來死復何去良久脫然有得長適毗陵許氏
厭世浮榮一意禪寂遍參名宿正信已具偶夫許壽
源官嘉興宗杲至郡源具齋以迎總出禮拜無一言
杲退謂馮楫曰許司理閨中乃見神見鬼但未遇本
色鉗鎚如萬斛舟置之絕潢斷港莫能轉動曰何言
之易耶曰他若回頭定須別也次日道俗請杲說法
總與會杲痛詆諸方異見邪解聽者駭顧總獨喜見

杲字更勘

眉睫下座總請道號杲以無著號之示偈曰盡道山僧愛罵人未曾罵著一箇漢只有無著罵不動恰似秦時輓轢鑽既罵不動爲什麼似輓轢鑽具眼者辨明年隨衆坐夏徑山一日杲上堂舉藥山參石頭馬祖因緣總豁然頓徹杲下座揖便隨至方丈自陳悟處杲舉似總總曰妙總曾見郭象註莊子識者以爲莊子註郭象杲見其語異因舉巖頭婆子話問之總答偈曰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橈舞棹別宮商雲山水月俱拋卻贏得莊周蝶夢長杲欲激其遠到但默而不顧一日正危坐間忽然大悟洞見杲平日委曲相爲處不覺撫掌厲聲曰這老賊這老賊遂呈頌云驀然築著鼻頭伎倆氷消瓦解達磨何必西來二祖枉施三拜更問如何若何一隊草賊大敗杲亦印以偈曰汝既悟活祖師意一刀兩段直下了臨機一一任天眞世出世間無剩少我作此偈爲證明四聖六凡盡驚擾休驚擾碧眼胡兒猶未曉一日杲總入室杲問古人不出方丈爲甚麼卻去莊上喫油餈曰和尚放妙總過妙總方敢通箇消息曰我放你過你試道看曰妙總亦放和尚過曰爭柰油餈何總喝一喝而出於是名聞諸方時道譽首衆與一千七百衲子咸以偈餞其歸且賀法門之得人馮揖猶未之信舟過無錫問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棄水中徑山老師稱道人理會得如何理會曰已上供通並是語實揖大驚○思淨錢塘喻氏子出家早講法華後專念佛暇則畫阿彌陀像人呼爲喻彌陀畫必於淨室寂想見彌陀光明乃下筆或問淨能畫彌陀何不參禪曰平生只解念彌陀不解參禪可柰何但得五湖風月在太平何用動干戈兒時遊西湖多寶山輒作念曰異日當鐫此石爲佛後杲爲彌勒像侍郎薛公問彌勒見在天宮說法鑿石奚爲答曰咄哉頑石頭全憑巧匠修只今彌勒佛莫待下生求紹興七年冬端坐七日一心念佛漠然化去

戊午 道謙參宗杲禪師

道謙建寧人初依克勤既從宗杲及杲領徑山令謙往長沙通紫巖居士書謙自謂我參禪二十年無入頭處更作此行復廢歲月意欲無往友人宗元叱曰

不可在路便參禪不得也去吾與汝俱往謙不得已而行在路泣語元曰我參禪殊無得力處今又途路奔波如何得相應去曰你但將諸方參得底悟得底圓悟妙喜爲你說得底都不要理會途中可替底事我盡替你只有五件事替不得你須自家支當曰五件何事曰著衣喫飯屙矢放尿馳箇死屍路上行謙言下領旨及通書歸杲於半山亭望見便曰這漢和骨頭都換了也謙聞曰老漢驗人處應不讓釋迦○宗元號竹原建寧連氏子久依杲分座西禪丞相張浚帥三山以數院迎之不就歸舊里結茅號衆妙園○智才住山以淸苦涖衆衲子敬畏戊午八月望俄集衆書偈曰戊午中秋之日出家住持事畢臨行自己尙無甚虛空可覓其垂訓如常二十三日再集衆示問曰忍衆生死盡是空華佛及衆生竝爲增語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衆皆下語不契才喝曰苦苦復曰白雲涌地明月當天言訖輒然而逝

己巳 法忠禪師住勝業

法忠結茅衡嶽棲遲二十餘年或數日不食或連宵不臥髮長不剪衣敝不易故禪會呼爲忠道者常跨虎出游儒釋望塵而拜樞密劉仲古鎭長沙以勝業延忠徹諸禪勸請忠聞而宵遁追蹤至定明蘭若擷鼓致忠於座緇素羅拜忠慨然說偈曰咄哉黃面老將法付王臣林下無心客官差逼殺人昔聞其言今見其事下座曳杖趨勝業領住持事

庚申 薦福悟本訪道謙

悟本自雲門參侍宗杲至泉南小溪英俊畢集本獨不受印可私謂棄已遂欲發去杲知語之曰汝但專意參究如有所得不待開口吾已識也既而有聞本入室謂之曰本侍者參禪許多年逐日只道得不會本詬曰這小鬼你未生時我已三度霍山廟裏退牙了發憤登銳志參狗子無佛性話一夕將三鼓倚殿柱昏寐間不覺無字出口吻間忽爾頓悟後三日杲歸自郡城本趨丈室足纔越閫未及吐詞杲遽曰本鬍子這回方是徹頭尋首衆於徑山逮散席訪道謙於建陽菴謙擧保寧頌五通仙人因緣曰無量劫來曾未悟如何不動到其中莫言佛法無多子最苦瞿

曇那一通我要他道如何不動到其中既是不動如
何到看他古人得了等閑拈出來自然抓著人癢處
曰因甚却道最苦瞿曇那一通曰你未生時吾已三
度靈山嗣裏退牙了也於是相顧大笑○令人本明
覺明室自機契克勤偏參名宿皆蒙印可庚申二月
望親書三偈寄草堂清徽露謝世之意句末別親里
爾終偈曰不識煩惱是菩提若隨煩惱是愚癡起滅
之時須要會鷂過新羅人不知不識煩惱是菩提淨
華生淤泥人來問我若何爲喫粥喫飯了洗鉢盂莫
管他莫管他終日癡憨弄海沙要識本來眞面目便
是祖師一木叉道不得也又下死道得底也又下死
畢竟如何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成都范縣君婺居
歲久常坐不臥聞克勤住昭覺往禮拜請示入道因
緣勤令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久無所
契泣告曰和尚有何方便令某易會曰有箇方便不
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范於此有省曰元來恁麼地近
那○覺菴道人祖氏建寧游察院之侄女幼志不出
適留心祖道於克勤示衆語下了然明自勤曰更須

踢却所見始得自祿祖答偈曰露柱抽横骨虚空弄
爪牙直饒玄會得猶是眼中沙○仙州山吳十三每
以己事扣諸禪及道謙歸結茅於其左遂往給侍庚
申三月日廓然啓悟呈偈曰元來無縫罅觸著便光
輝既是千金寶何須彈雀兒謙曰碎地折時眞慶快
死生凡聖盡平沉仙州山下呵呵笑不負相期宿昔
心○張九成字子韶號無垢其先開封人徙居錢塘
幼時父積書坐旁命客就試成置卷斂衽曰精蘊本
末初無二致勿謂紙上語不足多下學上達某敢以
聖賢爲法諸老驚嘆曰眞奇童子也十四游郡庠閉
閣終日不越戸限比舍生穴隙視之則斂膝危坐對
賓大編若與神明伍乃相驚服游京師從楊時學然
心慕楊文公呂微仲諸名儒所造精妙皆從禪學中
來於是往謁寶印楚明請問入道之要明曰此事惟
念念不捨久久純熟時節一到自然證入復舉趙州
栢樹子話令提撕久之無省辭謁善權清或問此事
人人有分箇箇圓成是否曰然或曰爲甚麼某無箇
入處清出袖中數珠示曰此是誰底成俛仰無對清

復袖曰是汝底則拈取去纔涉思惟即不是汝底成悚然一夕如廁忽聞蛙鳴豁然契悟不覺自舉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大笑汗下被體遂述偈曰春天月下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恁麼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癸丑魁多士宗杲說法徑山成閱其語要嘆曰是知宗門有人恨不一見久之會杲說法於天竺成三往不值暨杲報謁成但寒暄而已庚申造徑山一日與馮楫議及格物杲曰公祇知有格物不知有物格成茫然杲大笑成曰師能開諭乎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與安祿山謀叛者其人先爲閬守有畫像在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劍擊其首時閬守在陝西首忽墮地成於是頓領徽旨題濟川不動軒壁曰子韶格物曇晦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百杲肯之一日問曰前輩既得了何故復理會臨濟四料揀曰公之所見只可入佛不可入魔豈可不從料揀中去耶成遂舉克符問臨濟至人境兩俱奪不覺欣然杲曰余則不然曰師意如何曰打破蔡州城殺却吳元濟成於言下得大自在嘗曰成每聞徑山老人所舉因緣如千門萬戶不消一蹋而開或與聯輿接席登高山之上或緩步徐行入深水之中非出常情之流莫知吾二人落處成了末後大事實在老人處此瓣香不敢孤負他也○道璞上饒人得法於泐潭祥公紹興庚申冬信守以超化革律爲禪迎爲第一祖璞語專使曰吾初無意人間欲爲山子正爲宗派耳然恐多不能往受請已取所藏泐潭繪像與木菴二字乃書偈囑清泉亨老寄得法弟子慧山曰口嘴不中祥老子愛向叢林鼓是非分付雪峰山首座爲吾痛罵莫饒伊顧專使曰爲我傳語侍郎行計迫甚不及修答聲絕而化

辛酉 趙令矜居士謁宗杲禪師

庚申冬趙令矜謁宗杲杲聞令擊鼓入室矜欣然袖香趨之杲曰趙州洗鉢盂話居士如何會矜曰討甚麼碗拂袖便出杲起搊住曰古人向這裏悟去你爲甚不悟矜擬對杲掀之曰討甚麼碗矜曰還這老漢始得○張九成丁父艱謁徑山老人道眼明徹超然生死之表而一衆千七百人皆不爲名聞精心學道

宜飯此處以少慰先考之心乃於四月百日之期登山修崇杲塋座因說圓悟謂張昭遠爲鐵劃禪山僧却以無垢禪爲神臂弓遂說偈曰神臂弓一發透過千重甲仔細拈來看當甚臭皮襪又有神臂弓一發千重關鎖一時開吹毛劍一揮萬劫疑情悉皆破之語秦檜疑其議已令言官論列言頌者妄議除三大帥事九成實爲首徑山僧宗杲和之遂敎九成居家持服服滿別聽指揮宗杲追牒責衡州

壬戌　性空妙普菴主入寂　黃龍新法嗣　臨濟十一世

妙普住靑龍庚申冬造大盆穴而塞之修書寄雪竇持曰吾將水葬矣持答曰性空老人何快活只有三衣并一鉢叢林端的死心兒膽開談心豁豁有時吹笛當言說一聲吹落西江月桃華菴中快活時往往觀者舞不徹甚道理能歡悅携手向人應道別堪笑無人知此意盡道秤鎚硬似鐵難謾惟有當行家爲報臨機莫漏洩壬戌持至見其尙存作偈嘲曰咄哉老性空剛要餧魚鱉去不索性去只管向人說普笑曰待兄來證明耳令徧告四衆衆集普爲說法要仍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水葬一省柴燒二省開壙撒手便行不妨快暢誰是知音船子和尙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遂盤坐盆中順流而下衆皆隨至海濱普取塞戽水而回衆擁觀水無所入復乘流而往唱曰船子當年返故鄕沒蹤跡處妙難量眞風徧寄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其笛聲嗚咽頃於蒼茫間見以笛擲空而沒衆號慕圖像事之後三日於沙上趺坐顏色如生道俗爭往迎歸留五日闍維舍利大如菽者莫計雙鶴盤旋空中火盡而去壽七十七持復悼以偈曰僧不僧俗不俗會得死心親付囑平生知命只逍遙行道苦無淸淨福東西南北放癡憨七十七年捏怪足漆桶裏著到彼裏濤洗浴箇中誰會無生曲隨流去又流歸莫是菴前戀筍竹阿呵呵老大哥快活誰人奈汝何

癸亥　法忠禪師傳法印肅

印肅宜春余氏子號普菴生時隣人夜望其室祥光燭天遠近相愕已而蓮生道周或見阡陌衆益異之六歲夢一僧點其胸曰汝他日當自省旣寤白母母

視其點紅瑩大似世之瓔珠。遂許出家。紹興四年。投壽隆院事賢和尚。賢授以法華經。肅曰。諸佛元旨。實悟於心。數墨循行。何益於道。賢甚器之。癸亥。聞法忠道望。因辭賢游湘。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忠豎拂示之。肅便有省。○金大覺寺法慶。初住泗州普照。後遷嵩少。破汴被虜北方。牧牛六居東京。因侍者讀洞山錄。作愚癡齋。侍者曰。古人甚奇。慶曰。吾化後。汝可喚之。若能迴來。是有道力也。皇統三年。作頌曰。今年五月初五。四大將離本主。白骨當風揚。却占免檀那地土。衣物盡付侍者。齋僧。始聞初夜鐘聲。坐逝。侍者曰。昔約令喚。遂喚三聲。慶應曰。作麼。曰和尚何裸跣而去。曰來時何有。侍者欲强穿衣。慶曰。休留與後人。曰正恁麼時如何。曰也只恁麼。復書一偈曰。七十三年如掣電。臨行為君通一線。鐵牛踍跳過新羅。撞破虛空七八片。儼然而化。壽七十三

佛祖綱目卷第三十七之下

佛祖綱目卷第三十八 結字號

甲子宋高宗紹興十四年起金皇統四年　己巳金改天德　癸酉金改貞元　丙子金改正隆　辛巳金大定元年　癸未孝宗隆興元年　乙酉改乾道　甲午改淳熙　庚戌光宗紹熙元年金明昌元年　乙卯改慶元　丁巳金改承安　辛酉寧宗嘉泰元年　癸亥宋寧宗嘉泰三年止

甲子 清了禪師住補陀

清了左綿雍氏子襁褓入寺見佛喜動眉睫年十八得度習經論領大意出蜀參丹霞子淳淳問如何是空劫以前自己了擬對淳曰你鬧在且去一日登鉢孟峯豁然契悟歸白淳淳掌曰將謂你知有了便禮拜淳翼日上堂曰照孤峯翠月迴溪水寒祖師玄妙訣莫向寸心安便下座了直前曰和尚今日瞞某甲不得也淳曰你試舉我今日底看了良久淳曰將謂你瞥地了拂袖便出出世住長蘆未幾卓菴補陀

乙丑 道行禪師住烏巨 佛眼遠法嗣臨濟十二世

道行號雪堂處州葉氏子得度遊方參清遠問舉玄沙築著脚指話遂大悟普照有一老僧每日誦大悲呪三百遍諸經呪亦然至夜又禮佛三百拜行見其波波劫劫不閑一日謂之曰何不一切放下答曰纔放下便閑過行曰你若放下却不閑過因語衆曰此皆信力未充所以尋常向兄弟道不要上他機境如何謂之機境佛謂之機境法謂之機境而況文章一切雜事乎若守閑閑地自然虛而靈寂而妙如水上葫蘆子蕩蕩地無拘無絆捺着便動捺着便轉眞得大自在也紹興乙丑住衢州烏巨嘗與淨無染書曰比見禪人傳錄公拈古於中僧問趙州如何是佛殿裏底拈云須知一箇髑髏裏內有撐天拄地人竊疑傳錄之誤決不是公語也何故蓋楊岐子孫終不肯認箇鑑覺若認鑑覺陰界尚出不得何有宗門奇特事耶因此亦嘗頌之頌曰不立孤危機未峻趙州老子玉無瑕當頭指出殿裏底剗盡茫茫三界華一日侍郎曾開待制程智道舉東坡呈照覺偈問行曰此老見處何如行曰可惜雙脚踏在爛泥裏開曰師能爲料理否行卽對曰溪聲廣長舌山色清淨身八萬四千偈明明舉似人二公相顧嘆服行後示寂以後

事委弟子教授汪喬年示偈曰識則識自本心見則見自本性識得本心本性正是宗門大病註曰爛泥裏有刺莫道不疑好黎明沐浴更衣跏趺而逝闍維五色舍利烟所至處纍然齒舌不壞○守仁號且菴上虞人參道行一日聞行普說曰今之兄弟做工夫正如習射先安其足後習其法後雖無心以久習故箭發皆中喝一喝云只今箭發也看看仁不覺倒身作避箭勢忽然省悟後住長蘆學士呂正己嘗問仁曰衣裏藏珠是甚麼人仁起抖擻曰一物也無正己唯唯仁贈偈曰君今親切到長蘆抖擻衣衫一物無此去逢人如有問但言風急浪花麁正己亦獻偈曰鐵芥相投宿有緣千年孤立雪庭寒禪人若問前程事萬里長安到不難○東明遷得法於慕喆晩居潙山眞如菴一日閱楞嚴經至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有僧侍傍指以問曰此處佛意如何曰釋迦老子好與三十棒僧曰何故曰用按指作甚麼僧又曰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又作麼生曰亦是海印發光僧當下欣然曰許多時蹉過今日方得受用也○明辯佛眼法嗣住安吉州道場家風嚴冷初機多憚之室中嘗垂問學者曰猫兒爲甚麼愛捉老鼠又曰板鳴因甚麼犬吠又曰蚯蚓爲甚麼化爲百合作達磨贊曰昇元閣前攧攞洛陽峰畔乖張皮髓傳成話欛隻履無處埋藏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道行一見大稱賞曰先師猶有此人在只消此贊可以坐斷天下人舌頭自是衲子奔湊一日葛待制勝仲携客造辯室坐論天地一指萬物一馬滾滾不已辯若不聞仲疑而問曰師謂何如辯笑而不答良久厲聲喚待制仲倉皇應諾辯曰天地一指萬物一馬仲欣然曰須是和尚始得辯臨終登座拈拄杖於左邊卓一下曰三十二相無此相於右邊卓一下曰八十種好無此好僧繇一筆畫成誌公露出草稾又卓一下顧大衆曰莫懊惱直下承當休更討下座歸方丈儼然趺坐而逝火後收靈骨舍利塔於仙人山○朱熹字元晦號晦菴婺源人少年不樂讀時文因聽一尊宿談禪直指本心遂悟昭昭靈靈一着年十八從劉子翚游翚意其留心學業搜之筴中惟大慧語錄一帙而

已嘗致書道謙曰向蒙妙喜開示從前記持文字心識計較不得置絲毫許在胸中但以狗子話時時提撕願投一語警所不逮謙答曰某二十年不能到無疑之地後忽知非勇猛直前便是一刀兩段把這一念提撕狗子話頭不要商量不要穿鑿不要去知見不要强承當熹於言下有省有久雨齋居誦經詩曰端居獨無事聊披釋氏書暫息塵累牽超然與道居門掩竹林幽禽鳴山雨餘了此無爲法身心同晏如嘗曰看來佛氏之學與吾儒甚相似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看他是甚麼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爲他壓下也又曰今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是不能使船嫌曲溪耳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語有之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世間萬事顛倒迷妄耽嗜戀着無一不是戲劇眞不堪着眼也瑞巖和尙每日間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如此然熹恨釋氏末流輙昌言排之晚年目盲嘆曰六祖眞聖人也○劉子翬字彦冲號屛山參宗杲杲示法語曰這箇道理只爲太近遠不出自家眼睛裏開眼處便刺著合眼處亦不欠少開口處便道著合口處亦自現成擬欲起心動念□當渠早已蹉過十萬八千了也翬作十論或問朱熹屛山十論之作全以死生爲言似以此爲大事熹曰他本是釋學只是翻騰出來說許多話耳後翬得微疾卽謁家廟與親朋訣論修身出世之要居兩日而歿○王十朋字龜齡樂清人紹興中魁多士幼嘗夢游天台石橋看一石碑有神僧數百出迎指朋示衆曰彼前身嚴首座也曾寫此碑後親到石橋與夢中所見之境無異一日問道行曰先佛說法觀根發言依言立義禪門乃撥去文字謂至道不可以理求眞理不可以識解旣撥去文字復刋藏敎流通何耶行曰經是佛語以心爲宗心若不明惟認佛語欲以理求識解譬如說食終不能飽

丙寅　淨曇禪師入寂　保寧璣法嗣　臨濟第十世

淨曇號無竭得法圓璣出世住育王紹興丙寅夏辭

衆嚫歸付院事四衆擁視曇揮扇久之書偈曰這漢從來没縫罅五十六年成話覇今朝死去見閻王劍樹刀山得人怕打一圓相曰嗄一任諸方鑽龜打瓦收足而化闍維舍利如霰而下○泉州尊勝有朋嘗疏楞嚴維摩等經學者宗之每疑祖師直指之道故多與禪衲遊一日謁開元琦跡未及閫心忽領悟琦出遂問座主來作甚麼曰不敢貴耳賤目曰老老大大何必如是曰自是者不長曰朝看華嚴夜讀般若則不問如何是當今一句曰日輪正當午曰閑言語更道來曰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然雖如是祇如和尚恁麼道有甚交涉須要新戒草鞋穿曰這裏且放你過忽遇達磨問你作麼生道朋便喝琦曰這座主今日見老僧氣衝牛斗曰再犯不容琦拊掌大笑○藴能初參大溈瑃瑃問上座桑梓何處曰西川曰我聞西川有普賢菩薩示現是否曰今日得瞻慈相曰白象何在曰爪牙已具曰還會轉身麼能提坐具繞禪床一匝瑃曰不是這箇道理能趨出一日瑃爲衆入室問僧黃巢過後還有人收得劍麼僧竪起拳瑃曰菜刀子曰爭柰受用不盡瑃喝出次問能黃巢過後還有人收得劍麼能亦竪起拳瑃曰也只是菜刀子曰殺得人即休遂近前攔胸築之瑃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子撲○宗印亦瑃嗣住山後一日普說罷召衆曰諸子未要散去更聽一頌乃曰四十九年一場熱鬨八十七春老漢獨弄誰少誰多一般作夢師去來兮梅梢雪重言訖下座倚杖而逝

己巳祖元禪師住能仁

祖元初住連江福嚴菴紹興己巳春移住鴈山能仁上堂鴈山枯木實頭禪不在尖新語句邊背手忽然摸得着長鯨吞月浪滔天○法忠以荷負宗教爲己任然亦不忮去留故自勝業至大溈遷五刹復住黃龍紹興己巳太尉邢孝揚施金爲造壽塔於龕原洞纔畢工方丈後白光上騰群鵲飛鳴忠顧之笑曰吾將行矣索筆書偈云六十六年游夢幻中浩歌歸去撒手長空書畢復謂衆曰後事可依雲源遺範言訖瞑目而寂○正賢潼川陳氏子習經論過目成誦義亦頓曉時稱爲經藏子出蜀歷參尊宿後扣清遠一

日入室遠舉般勤抱得旃檀樹語聲未絕賢頓悟遠曰經藏子逗漏了也自是與賢商確淵奧因手書與牧二字授之已已住南康歸宗○道震初從子淳遊得洞上宗旨呈偈曰白雲深覆古寒巖異草靈花彩鳳銜夜半天明日當午騎牛背面著靴衫淳深器之然震自以爲礙棄依善清一見契合日閱藏經一夕聞說參鼓罷出經堂擧頭見月遂大悟亟趨方丈清望見卽爲印可壽出世三遷至百丈道大顯著紹興已已有律師妄踞黃龍禪衲散去主事者走錢塘求承宣王繼先書達洪帥堅命震住持既而主事請致書謝繼先震讓曰若王公爲佛法故何謝之有況吾與之素昧平生主事恧縮而退○李邴字漢老任城人官翰林學士後拜參知政事醉心祖道有年聞宗杲力排默照爲邪禪心疑且怒過杲觀聽値杲方示衆擧趙州栢樹子話垂語曰庭前栢樹子今日重新擧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敢問大衆既是打破趙州關爲什麼特地尋言語良久曰當初只道茅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邴忽領悟謂杲曰無老師後語幾

合蹉過别後以書咨決杲答書略曰示諭自到城中着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仍舊既無拘滯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宿習舊障亦稍輕微三復斯語歡喜踴躍此乃學佛之驗也儻非過量大人於一笑中百了千當則不能知吾家果有不傳之妙若不爾者疑怒二字法門盡未來際終不能壞使太虛空爲雲門口草木瓦石皆發光明助說道理亦不柰何方信此段因緣不可傳不可學須是自證自悟自肯自休方始徹頭公今一笑頓亡所得夫復何言後邴病將革以偈寄彌光曰曇藏曾經度厄津深將法力荷雲門如今稍覺神明復擬欲酬師不報恩光答曰胡床穩坐已通津何處還尋不二門八苦起時全體現不知誰解報深恩邴得報閱罷而逝○吳偉明字元昭邵武人久參眞歇得自用三昧爲極致嘗跋所施華嚴梵行品自言於梵行品有悟入處宗杲見之笑曰此人只悟得箇無梵行而已已被邪師印破面門了也雲門若見須盡力救他明遂至長樂隨衆入室杲曰公所悟者永嘉所謂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

耳又爲引梵行品中錯證據處曰若依此引證謂無梵行是眞梵行則是謗大般若入地獄如箭射明聞之心疑當晚入室杲問狗子無佛性話明纔擬答杲便打遂留咨參一日杲曰不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嚗地斷方敵得生死若只呈伎倆有甚了期即辭去道次延平忽然契悟連書數頌寄杲皆室中所問者有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串金鎖骨趙州親見老南泉解道鎭州出蘿蔔杲證以偈曰通身一串金鎖骨堪與人天爲軌則要識臨濟小廝兒便是當年白拈賊彌光問杲據頌了得生死否曰了得不得問取元昭處及光往訪和偈曰通身一串金鎖骨正眼觀來猶剩物縱使當機覿面提敢保居士猶未徹復遂書杲曰學士相見盡如和尙所說杲曰大衆且道說箇甚麼咦疑殺天下人○劉子羽字彥修出知永嘉問道於杲杲曰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但恁麼看羽後乃於栢樹上發明有頌曰趙州栢樹太無端境上追尋也大難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首透長安

庚午　佛智端裕禪師入寂　圜悟勤法嗣　臨濟十二世

端裕住育王紹興庚午十月初示微疾至十八日首座請遺訓裕曰盡此心意以道相資語絕而逝火後目睛舌齒不壞舍利無算黃冠羅鑒常平日問道適外歸獨無所獲翹誠哀請方與客食咀嚼有物吐哺則舍利也大如菽色若琥珀好事者持去遂再拜於闍維所聞香奩有聲亟開所獲如前而差紅潤○成都范縣君嫠居歲久常坐而不臥聞克勤住昭覺往禮拜請示入道因緣勤令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久無所契縣君泣告曰和尙有何方便令某易會勤曰却有箇方便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縣君於此有省乃曰元來得恁麼近那

辛未　曾開居士參慧遠禪師

紹興辛未曾開參慧遠問如何是善知識曰燈籠露柱猫兒狗子曰爲甚贊即歡喜毀即煩惱曰侍郎曾見善知識否曰三十年參問何言不見曰向歡喜處見煩惱處見開擬議遠震聲便喝開擬對遠曰開口底不是公開罔然遠召曰侍郎向甚處去也開猛省

點頭說偈曰咄哉瞎驢叢林妖孽震地一聲天機漏泄有人更問意如何拈起拂子劈口截遠曰也祇得一橛○知府葛郯字謙問號信齋少擢上第就心禪悅初謁無菴全究即心即佛話久無契入請曰師有何方便使某得入曰居士太無厭生適慧遠來居劍池郯舉全語請為衆普說遠曰即心即佛眉拖地非心非佛雙眼橫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留旬日而返一日全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郯豁然有省說偈曰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豔陽影裏倒翻身野狐跳入金毛窟全肯之即遣書呈遠遠報曰此事非紙墨可既居士能過我當有所聞也遂復謁遠遠迎之曰居士見處止可入佛境界入魔境界猶未得在郯禮拜遠正容曰何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郯乃頓領嘗問諸禪曰夫婦二人相打通兒子作證且道證父即是證母即是淳熙八年感疾一夕忽索筆書偈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鐘業鏡忽然撲破翻身透出虛空召僚屬示之曰生之與死如晝與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生死會則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化

壬申 景深禪師入寂 寶峯照法嗣 曹洞第十世

景深住智通紹興初歸寶藏巖以事民其衣壬申二月示微恙乃曰世緣盡矣三月十三為衆小參仍說偈曰不用剃頭何須澡浴一堆紅燄千足萬足雖然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遂斂目而逝

癸酉 印肅禪師住慈化

紹興癸酉印肅住慈化嘗言捨家出家當為何事披緇削髮本屬何因若不報國資家虛負皇恩若不導化檀那枉作釋子褚衣糲食脇不沾席者十有二年一日誦華嚴論至達本情亡知心體合豁然大悟徧體汗流曰我今親契華嚴境界矣遂示衆李公長者於華嚴大經之首痛下一槌擊碎三千大千世界如湯沃雪不留毫髮許於後進者作得滯礙普菴老人一見不覺吞却五千四十八卷化成一氣充塞虛空方信釋迦老子出氣不得之句然後破一微塵出此華嚴經徧含法界無理不收無法不貫便見摩耶夫人是我身彌勒樓臺是我體善財童子是甚茄子文

殊普賢與我同參不動道場遍周法界悲湧歡喜踴躍無量大似死中得活如夢忽醒良久云不可說不可說又不可說始信金剛經云信心清淨即生實相實相既生妄想相滅全體法身徧一切處方得大用現前即說偈曰揑不成團撥不開何須南嶽又天台六根門首無人用惹得胡僧特地來一日擧似心齋圓通二子云達本情亡知心體合汝作麼生會二人相顧笑云未達明日各呈頌肅題云據宗眼看來句到意未到其體未合其情未亡乘便强占二詞調曰解佩令明眼人覻著三十拄杖不饒爲什麼如此不合雪上加霜其一云先天先地何名何樣阿曼陀無物比況觸目菩提自是人不肯承當且輪迴滯名著相圓融法界無思無想盧陵米不用商量血脉纔通便知道擊木無聲打虛空盡成金響其二云栢庭立雪一場敗闕了無爲當下休歇百匝千圍但只這孤圓心月不措磨鎮常皎潔無餘無欠無聽無說韶陽老祇得一橛十聖三賢聞舉著魂消膽裂惟普菴逈然寂滅○馮楫禪學精深晩年專修淨業率道俗作繫念會後知卭州所至宴晦無倦有偈曰公事之餘喜坐禪少曾將脇到床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紹興癸酉秋預報親知期以十月三日報終至日令後廳置高座見客如平時辰巳間降堦望闕肅拜請漕使攝卭事著僧衣履踞高座囑官吏道俗各宜向道扶持教門建立法幢漕使請曰安撫去住自繇如此何不留一頌以表罕聞楫張目索筆書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老人言盡龜哥眼赤書畢拈拄杖按膝而化楫以建炎後名刹教藏多殘燬捐俸印施凡一百二十八藏有偈曰我賦就凝癖視財等空虛不作子孫計不爲聲色娛所得月俸給惟將贖梵書庶使披閱者咸得入無餘古佛爲半偈尚乃捨全軀是以不惜財開示諸迷途借問惜財者終日較錙銖無常忽到日寧免生死無

甲戌　宗杲禪師寄頌曇華

初曇華參克勤勤入蜀指見紹隆未半載聞通徹大法出世妙嚴歷遷名刹兩住歸宗宗杲在梅陽見華垂示語極口稱嘆以偈寄曰坐斷金輪第一峰千妖

百怪肅潛踪年來又得眞消息報道楊岐正脉通○曉瑩字仲溫得法宗杲歸憩羅湖杜門謝客因追憶疇昔叢林聞見或得於尊宿提唱或得於斷碑殘碣歲月浸久慮其湮墜遂會萃成編命曰羅湖野錄

丙子 宗杲禪師住阿育

宗杲在衡陽士大夫數通書問道當軸者滋不悅紹興庚午遷梅陽六年間遠近攝化乙亥冬蒙恩自便丙子春離梅陽至灝州張九成自南安放還守永嘉杲維舟俟之既見劇談宗旨未嘗一言及往事時成有甥于憲者侍舅歸新淦成令拜杲憲曰素不拜僧曰汝試扣之憲遂擧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以問杲曰凡人既不知本命元辰下落處又要牽好人入火坑如何於聖賢打頭一著不鑿破曰師能為鑿破否曰天命之謂性便是淸淨法身率性之謂道便是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教便是千百億化身成顧憲曰子拜何辭丞相張浚居長沙其母秦國夫人計氏名法眞臥疾將亟曰妙喜老師今不復見也老婆有私恩未報浚凡三走价之宜春趣杲及至已捐館矣浚曰先妣願供養和尚一年為報德之私遂館光孝寺之東堂初法眞少寡居屏去紛華蔬食禮誦杲遣道謙過浚眞問徑山和尚尋常如何為人謙因擧杲教人看狗子無佛性及竹篦子話且令暫輟禮誦專意看話得透話頭則禮誦皆妙用眞遂諦信一日忽洞然因自述悟緣及數偈呈杲有曰日逐看經文如逢舊識人勿言頻有礙一擧一回新杲見而肯之○道顏號卍菴久參克勤微有省從泊勤還蜀囑令依杲仍以書教曰顏川彩繪已畢但欠點眼耳他日嗣其後未可量也杲居雲門及洋嶼顏皆在焉朝夕質疑方大悟丙子杲過九江守請住圓通三辭不獲因舉顏補其處詔杲住阿育王山十一月杲至明州開堂說法裹糧問道者萬二千指百廢具擧冠於今昔○張栻字敬夫浚之子嘗問道顏曰見即便見擬思即差又作麽生顏曰還問不知有栻曰知有時如何顏曰聞聲見色只如常栻豁然有省乃留偈曰聞聲見色只如常熟察精麤理自彰脫似虛空藏碧落曾無少剩一毫芒顏肯之後栻方疾革

定叟求教栻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語訖而逝學者稱爲南軒先生

丁丑　天童正覺禪師入寂　丹霞淳法嗣曹洞第十世

正覺住天童前後三十年洞上一宗大著丁丑九月謁郡僚及檀度次謁越帥趙令詪與之言別十月七日還山翼日辰巳間沐浴更衣端坐告衆顧侍僧索筆作書遺育王宗杲請主後事仍書偈曰夢幻空華六十七年白鳥烟沒秋水連天擲筆而逝龕留七日顏貌如生詔謚宏智塔曰妙光○淨慈慧暉初叩眞歇微有所證後謁正覺覺舉當明中有暗不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不以明相覩問之語不契初夜定回往聖僧前燒香而覺適至暉見之頓明前話次日入室覺舉堪嗟去日顏如玉却嘆回時鬢似霜詰之暉曰其入離其出微自爾無滯覺許爲室中眞子

戊寅　宗杲禪師開法徑山

紹興戊寅宗杲主徑山天下宿衲復集如初時杲年七十雖老接引後進不少倦室中嘗舉竹篦問僧曰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不得於意根下卜度不得颺在無事甲裏不得於舉起處承當不得良久不得作女人拜遶禪床不得拂袖便行一切總不得速道速道僧擬進語杲便打趂出有僧奪却竹篦杲曰奪却竹篦我且許你奪却我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你又如何奪更饒你道請和尚放下著我且放下著我喚作露柱則觸不喚作露柱則背你又如何奪我喚作山河大地則觸不喚作山河大地則背你又如何奪時有舟峯長老云和尚竹篦子話如籍沒却人家財產了更要人納物事杲曰你譬得極妙我眞要你納物事你無所從出便須討死路去或投河或赴火拚得方始死得死了却緩緩地再活起來喚你作菩薩則歡喜喚你作賊漢則惡發依前只是舊時人所以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到這裏始契得竹篦子話近禮侍者默究竹篦話無所入求指示杲曰你是福州人我說箇喻向你如將名品荔枝和皮殼剝了送在你口裏只是不解吞禮不覺失笑曰和尚吞却即禍事後又問前日吞底荔枝只是你不知滋

味曰若知滋味轉見禍事杲肯之○了明秀州陸氏子身長八尺腹大十圍所至人必聚觀初宗杲謫衡州州縣防送甚嚴或以爲禍在不測明爲荷枷以行間關辛苦未嘗少息既至貶所衲子追隨問道者率不下二三百人杲以齋粥不給且慮禍嘗勉之令去明輒不肯以身任齋粥每肩栲栳行乞至晚即數十人爲之檐米麵薪蔬食用之屬成列以歸衲子雖多無不具足如是者十七年如一日杲復僧及住育王明嘗在麾下杲室中不許衲子下喝明每入室必振聲一喝而退杲一日榜方丈前云下喝者罰一貫錢明見之乃密具千錢於袖中至室中先頓於地高聲一喝便出如是者數矣杲無如之何再榜曰下喝者罰當日堂供一中明見之即驟步往庫司語曰和尚要十兩金主事者不疑即與之乃遣行者隨往方丈明袖之以入復頓於地高聲一喝而退杲大駭入室罷徐問知其然爲之一笑每語明曰你這肥漢如是會禪驢年也未夢見在然念其勤劬之久舉令出住舒州投子遷住長蘆衲子輻湊叢林改觀杲住徑山

明來供施及飯大衆洎歸長蘆杲送以偈曰人言棒頭出孝子我道憐兒不覺醜長蘆長老恁麼來妙喜空費一張口從教四海妄流傳野犴能作獅子吼孰云無物贈君行喝下鐵圍山倒走○德光新喻彭氏子母夢異僧入室驚寤有娠既生乃祖曰吾家世積德乃生此兒必光吾門因名德光相者曰是子伏犀貫頂出家必作法門梁棟年二十一聞人誦金剛經忽然通解白母曰適聞誦經身心歡喜世間萬事眞如夢幻力懇出家族不能奪遂散家貲第存度牒僧具餘悉以予其族剃染游方初參吉禪師吉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光罔措遂致疑通夕不寐次日詣方丈請益既不是心又不是佛又不是物畢竟是甚麼望和尚慈悲指示吉震威一喝曰這沙彌要更我與你下註脚在拈棒劈脊打出光於是有省自是徧參五十餘員善知識終不自肯適宗杲領育王四海英才鱗集光亦與焉杲舉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向舉起處承當不得向意根下卜度速道速道光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杲曰你是

第幾箇光曰今日捉敗這老賊次年佛涅槃日因頂謁次自念佛常住法身何有生滅頭未至地忽然契悟遽告杲杲曰你這回徹也杲再主徑山拉以偕往閱夏暫至蔣山省曇華華稱賞不已移書與侍郎李浩曰光兄一自徑山老叔印可如虎插翅留月餘而歸杲說偈以頂相付光曰有德必有光其光無間隔名實要相稱非青黃赤白○宗杲住徑山謁張九成於慶善院成問曰某每於夢中必誦語孟何也杲舉圓覺經曰繇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成曰非老師莫聞此論也成後設心六度不爲子孫計因取華嚴善知識日供其二回食以飯緇流又嘗供十六大天而諸位茶盃悉變爲乳作偈頌曰稽首十方佛法僧稽首一切護法天我今供養三寶天如海一滴牛一毛有何妙術能感格試借意識爲汝說我心與佛天無異一塵纔起大地隔儻或塵銷覺圓淨是故佛天來降臨我欲供佛佛卽現我欲供天天亦現佛子若或生狐疑試問此乳何處來狐疑卽塵塵卽疑終與佛天不相似我今爲汝掃狐疑如湯沃雪火消氷汝今徹有疑與惑鷂子便到新羅國又頌黃龍三關曰我手何似佛手天下衲僧無口縱饒撩起便行也是鬼窟裏走諱不得我脚何似驢脚又被黐膠粘著翻身直上兜率天已是遭他老鼠藥吐不出人人有箇生緣處鐵圍山下幾千年三災直到四禪天這驢猶自在旁邊煞得工夫成生平一皮履闕裂亦不易衣服飲食麤惡尤甚或問性耶抑愛惜不妄用耶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處若一一從頭至足理會此形骸却費了多少工夫我不被他使且要我使他世人役役爲此身所擾自早至夜應副他不暇特可爲發一笑耳

己卯黃彥節居士參宗杲禪師

黃彥節字節夫號妙德參宗杲於一喝下疑情頓歇杲以衣付之嘗擧首山竹篦話至葉縣省近前奪得拗折擲向堦下曰是甚麼山曰瞎節曰妙德到這裏百色無能但記得嘗作蠟梅絕句曰擬嚼枝頭蠟鶯香却肖蘭前村深雪裏莫作嶺梅看○金國教亨住城王氏子先是汴京慈濟寺有僧名爾安山居任城

有年一日齋於芒山村倚樹而化見夢於女弟馮曰我生於西陳村王光道家馮語其母及其子夢皆同詰旦至光道家亨母劉氏亦夢安來求寄宿是日亨梨生拳右拇指同業聞之往問安公無恙亨孰視良久伸指而笑嘗獨臥空室誦摩訶般若波羅蜜其母驚顧禰褓聲猶囁嚅自幼不茹葷惟見僧行造門輙喜從之相者曰此兒必須僧萬指十五游方參鄭州寶公久無所入一日往睢陽宿趙渡忽馬上憶擊板因緣有省疑情不散將抵河津同行驚曰師兄此河津也亨下馬悲喜交集歸舉似寶寶曰此僵臥人似欲轉動耳嘗看日面佛公案否亨笑曰兒時已念得日我只教人參諸方掉下底禪但再參去一日因雲堂靜坐忽聞板聲霍然親證呈頌曰日面月面星飛電轉若更遲疑面門著箭咄寶遂印可曰吾讓汝不得也出世五坐道場後住中都潭柘歸隱缺門復住濟州普照方丈後叢樹蓊鬱中有一株高丈餘群鴉以次來巢上下十二級如浮圖狀衆賀曰和尚佛法將大振乎不數日奉旨主慶壽三年退居缺門河南知府請居少林倘徉嵩少者數年忽杜門謝客己卯秋七月日謂衆曰汝輩各宜著力索筆書頌畢寂然而逝茶毗焰如蓮花開合牙齒目睛不灰舍利無算亨自兒時額有圓珠至是爆然飛去

辛巳 龍舒居士王日休述淨土文

王日休字虛中號龍舒爲國學進士端靜簡潔博通群書訓傳六經諸子數十萬言一旦捐之曰是皆業習非究竟法吾其爲西方之歸自是一意念佛年六十布衣蔬茹重跰千里以是教人風雨寒暑弗皇恤閒居日課千拜夜分乃寢面目奕奕有光見者知爲有道之士紹興辛巳述淨土文十卷刊行於世刊時舍利流出於板○印肅住南泉有蜀僧道存嘗謁疎山得悟特往愍道者處印證徧歷諸方求友罕有其人辛巳冬月冒雪到南泉肅一見喜曰此吾不請友也遂相徵詰捧喝交馳心心密契存曰師再來人也大興吾道非師其誰因指雪書一頌而別肅亦隨後一句加三句遂成八頌存曰庭前雪子落紛紛總是吾家入道門行人到此宜迴首免使從前業浪奔三

世諸佛同此路百千方便一乾坤淨人若信平常事自有山翁檏子存蕭曰庭前雪子落紛紛妙獨宣明應普門不是藥山無用處權令龐老警兒孫總是吾家入道門無說說中聞不聞步步透關田地穩須關跨跳撞崑崙行人到此宜迴首此物元來處處有除非自已肯承當方信境緣無好醜免使從前業浪奔直入圓音普眼門賓主歷然誰委悉不是通方莫與論三世諸佛同此路天無門兮地無戶森羅萬象一光吞歷劫不曾少鹽醋百千方便一乾坤得者還須皂白分殊體未明成五色擧頭鷂子過羅村淨人若信平常事穿過髑髏連孔鼻多中一了一中多城東老母難迴避自有山翁檏子存家傳祖代沒分文南北東西無別有光明遍照獨爲尊

壬午 孝宗賜宗杲法號

辛巳宗杲退居明月堂壬午孝宗卽帝位詔問佛法大意賜號大慧禪師○妙總受大慧心印名聞諸方紹興壬午有以禮部僧牒無著師號爲施者總說偈受之遂祝髮披緇

癸未 應菴曇華禪師入寂 虎丘隆法嗣 臨濟十三世

曇華晩住天童遠近奔湊時宗杲主徑山叔侄相望往來憧憧必至二大士之門隆興元年六月日臨終或以辭世偈爲請華曰吾嘗笑諸方所爲而自爲之耶區處院事纖悉不遺奄然趺坐而化華於普說小參問答勘辨之屬皆從容暇豫曲盡善巧而室中機辨操縱殺活尤號明妙飽參宿學一近鎚拂亦汗下心死嘗領徒典刹者但晦匿名跡以得寓巾鉢爲幸至於行業高潔每當住持雖料理建置小物細故動爲無窮計而纖毫不可意卽飄然徑去莫能囘奪嘗自言衲僧家著草鞋住院何至如蚖蛇戀窟勉勵徒衆不許放逸事事必身率之其將示寂也留掛牌入室至夜分他日多類此○密菴咸傑福州鄭氏子母夢廬山老僧入舍而生自幼穎悟出家行脚徧參知識後謁曇華於衢之明果華孤硬難入屢遭訶責一日華問如何是正法眼傑遽答曰破沙盆華頷之未幾辭囘省親華送以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今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付鉢袋氣宇吞乾坤

却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此行將省覲切忌便跺跟
吾有末後句待歸要汝遵後出世爲亘遷辟符蔣山
華藏又詔住徑山靈隱晚居太白○南書記福州人
久依曇華於趙州狗子無佛性話豁然契悟有偈曰
狗子無佛性羅睺星入命不是打殺人被人打殺定
華見喜其脫略○侍郎李浩字德遠號正信居士幼
閱楞嚴經如游舊國志而不忘持槖曇華說法於明
杲浩投誠入室華揕其胸曰侍郎死後向甚麼處去
浩駭然汗下華喝出浩退參不旬日竟躋堂奧以偈
寄同參嚴康朝曰門有孫臏鋪家存甘贊妻夜眠還
朝起誰悟復誰迷華見之稱善有鸞胭脂者亦久參
華頗自負浩贈以偈曰不塗紅粉自風流往往禪徒
到此休透過古今圈繢後却來這裏喫拳頭

○大慧宗杲禪師示寂 圜悟勤法嗣 臨濟十二世

宗杲住徑山隆興元年七月日示微恙大衆力請末
後垂訓杲囑曰老僧來日無多汝等侍吾之久宜各
隨所緣以佛法爲念莫負初志實吾所願其語懇切
衆皆悲感十四日夜有大星隕於寢室之後流光有
聲杲聞微笑曰吾將行矣八月二日夜雲法鼓震裂
九日學徒環擁杲以手搖曳曰吾翼日始行至五鼓
親書遺奏及丞相張浚等書以外護吾宗爲囑仍示
參徒曰叢林自有常典切不可過儀小師不得披麻
慟哭恐混世俗又口授諸嗣法云吾自夏及秋不美
飲食雖無甚疾苦而幻體日見羸劣蓋世緣止於此
也汝既應緣一方宜堅持願力以報佛祖恩是吾之
望臨行以數語爲別各宜委悉及了賢等請偈杲厲
聲曰無偈便死不得也衆復哀懇乃不得已書偈付
了賢呈大衆云生也只恁麼死也只恁麼有偈與無
偈是甚麼熱大投筆就寢吉祥而逝壽七十五夏五
十八塔全身於明月堂之側龍神戴白鳥獸哀號孝
宗製讚曰生滅不滅常住不住圓覺空明隨物現處
詔以明月堂爲妙喜菴賜謚普覺塔名寶光所賜御
書建閣以藏全錄八十卷詔入大藏流行○蔣山善
直初參杲於回鴈峰一日杲問上座甚處人曰安州
人曰我聞你安州人會廝撲是否直便作相撲勢杲
曰湖南人喫魚因甚湖北人著鯁直打筋斗而出杲

曰誰知冷灰裏有粒豆爆○了明住長蘆及宗杲化孝宗詔明補其處一日陽和王夢一異僧長大皤腹綴行而言欲化蘇州一莊覺而異之未言也翼日明忽杖履徒步而至門者呵不止以白王王出見之遙望明與夢中無異遽呼其眷屬出觀之並炷香作禮茶罷首言願大王施蘇州一莊以為徑山供佛齋僧無窮之福王未有可否因令辦齋齋畢便出更無他語時內外閧傳施莊一事達於帝聽會王入朝帝曰聞卿捨蘇州莊與徑山朕當為蠲賦稅王謝恩歸次日以書至徑山請明入城而明二日前先已坐化矣自是王宴居簷楪之際或少偃交睫即見明在前語曰六度之大施度為先善始善終斯為究竟王卽以莊隸本山其疏略曰特來謁郡王故意丁寧說冷處著把火大家相煖熱兩堂坐禪僧眞箇修行徹心源湛如水脊梁硬似鐵等心供養渠因果豈虛設福慧自莊嚴共出輪迴劫又偈曰做事須還烈漢拈起筆來便判若要功果完成切莫前思後算

甲申　印肅禪師隱居南山

印肅住慈化遠近奔趨絡繹於道有人赴總管府首肅為妖者府守李姓善雷術遂乘便道抵院謂肅曰借汝壇場施吾法事意欲驅雷以滅肅行之三日不應守抱慚辭去肅曰將天鼓相送遂以拄杖向空指畫雷聲大震電雹交作守乃投誠懺悔自後朝謁益衆入事旁午隆興二年秋肅恐魔擾乃以院事付其徒圓通任之潛往南山入定歷歲餘人無知者○祖琇號石室撰隆興佛運通論甲申論成行於世

乙酉　印肅禪師還慈化

印肅隱居南巖楚人丁驥劉汝明因夜立望見南巖上毫光燭天曰此必師所居也於是次日相與披荊棘捫藤蘿討路至肅處但見龍吟虎嘯響震崖谷二人及從者皆驚怖肅叱畜生且化身來休驚檀越俄有二童侍側二人固請還寺教化衆生肅遂還慈化

丙戌　道昌禪師住淨慈

道昌住靈隱丙戌淨慈虛席孝宗詔昌主之

丁亥　德光禪師住天寧

德光自受心印名稱奕奕乾道三年李浩分符天台

與光論道相契遂延住鴻福及遷天寧衲子雲集

己丑 普菴印肅禪師示寂（牧菴忠法嗣 臨濟十二世）

印肅住慈化隨宜說法至於廣津梁崇塔廟伐怪木毀淫祠鬼神莫測其變化或問修何行業而得此肅當空畫曰還會麼曰不會曰止止不須說又嘗自贊曰蒼天蒼天悟無生法談不說禪開兩片皮括地該天如何是佛十萬八千乾道五年七月日書偈於方丈西壁云乍雨乍晴寶象明東西南北亂雲深失珠無限人遭劫幻應權機爲汝清書畢跏趺而逝

庚寅 尼無著妙總禪師入寂（大慧杲法嗣 臨濟十三世）

隆興改元舍人張安國守吳門適資壽虛席迎請妙總住持總受請大唱妙喜宗風乾道六年七月十四日集衆說偈畢據之則已去矣塟全身於無錫軍將山之東後遷平江虎丘○鍾離松紹興中進士乾道庚寅奉祠吳門立寶積精舍畫九品蓮臺圖同會者百人記曰光陰電掣因果影隨勿肆情而造愆勿倚壯而廢日瞻玆簡易法門能卽迴光返照則不離當處超脫苦輪○喩良能義烏人官太常寺丞所著有諸經講義香山等集嘗賦蓮社詩云遠公結社事清修永叔宗雷竝俊游千古空餘舊名字白蓮零落不勝秋前身我是比丘身處處名山有宿因何日塵緣都掃盡重爲香火社中人

辛卯 慧遠禪師說法王宮

慧遠住靈隱辛卯正月二十日孝宗召對於宣德殿賜坐問如何免得生死曰不悟大乘道終不能免曰如何得悟曰本有之性以歲月磨之無不悟者曰悟後如何曰悟了始知陛下所問與臣所奏悉皆不是曰一切處不是如何曰脫體現前了無毫髮可見之相上大悅遠復曰古德道無所是是菩提曰卽心卽佛如何曰目前無法陛下喚什麼作心曰如何是心遠正身叉手而立曰只這是上又問德山臨濟機緣遠一一陳之復曰悟後千句萬句乃至一大藏教只是一句曰是那一句曰好語不出門曰不與萬法爲侶可參乎曰老龐致此一問驚天動地驅山塞海超古今脫是非離言說絕依倚如陛下至尊至貴大道本然曰得道者誰曰覺道之人隨其器量淺深驗在

意表得底人他亦自知時節學佛者衆機緣亦廣恐
勞聖聽不敢具奏遂謝恩下殿○可觀字宜翁華亭
戚氏子出家受具依車溪講席一日聞舉般若寂寥
言下大悟曰如服一杯降氣湯又見慧覺讀指要至
若不謂實鐵床非苦變易非遷嘆曰世間文字語言
皆糠粃耳出世主嘉禾壽聖遷當湖德藏又遷祥符
兩載以疾復反當湖一室蕭然人不堪之觀曰松風
山月此我無盡衣鉢也乾道七年秋丞相魏杞出鎭
姑蘇請住北禪天台寺入院指法座曰胸中一寸灰
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
又登高杞擊節不已○魏杞字南夫壽春人累官參
知政事篤信佛法每發願祈來世爲僧一日命丹靑
寫爲僧相揭之高堂請德光禪師作贊光贊曰身從
果位中來位冠百僚之上只因熟處難忘故現比丘
眞相後杞將卒命諸子曰吾已去當爲我削髮著袈
裟以僧相殮之諸子遵命以三衣一鉢投棺中

癸巳　龍舒居士王日休往生淨土

乾道癸巳正月十日王日休往訪趙省幹借淨室云
道業辦去時好乃書日課念佛積計九百十二萬五
百於壁又遍囑諸人勉進道業有此後不復再見之
語夜來讀書罷如常禮念至三鼓忽厲聲稱阿彌陀
佛號數聲云佛來迎我言訖屹然立化邦人有夢二
靑衣引休向西行者自是家家供事云

丙申　佛海慧遠禪師入寂佛果勤法嗣臨濟十二世

慧遠住靈隱乙未秋示衆曰淳熙二年閏季秋九月
旦鬧處莫出頭冷地著眼看明暗不相干彼此分一
半一種作貴人教誰賣柴炭向你道不可毀不可贊
體若虛空沒崖岸相喚相呼歸去來上元定是正月
半都下喧傳而疑之丙申忽示微疾果以上元揮偈
安坐而化偈曰拗折秤錘掀翻露布突出機先鵶飛
不渡留七日顏色如生詔德光補住靈隱○東山全
菴齊已邛州謝氏子法嗣慧遠蓮社道友請上堂云
漸漸雞皮鶴髮父少而子老看看行步龍鍾疑殺木
上座直饒金玉滿堂照顧白拈賊豈免衰殘老病正
好著精彩任汝千般快樂渠儂合自孫無常終是到
來歸堂喫茶去惟有徑路修行依舊打之遶但念阿

彌陀佛念得不濟事復曰憑這條活路已被善導和尙直截指出了也是你諸人朝夕在徑路中往來因甚麼當面蹉過阿彌陀佛這裏薦得便可除迷倒障拔猶豫箭截疑惑網斷癡愛河伐心稠林浣心垢濁正心諂曲絕心生死然後轉入那邊擡起脚向佛祖履踐不到處進一步開却口向佛祖言詮不到處說一句喚回善導和尙別求徑路修行其或準前捨父逃走流落他鄉撞東磕西苦哉阿彌陀佛○覺阿日本國滕氏子得度受具習大小乘有聲屬商者自中都回極言禪宗之盛阿卽奮然航海而來袖香至靈隱拜慧遠遠問其來阿輙書而對復書曰我國無禪宗惟講五宗經論國主無姓氏號金輪王以嘉應改元捨位出家名行眞年四十四王子七歲令受位今已五載某等仰服禪師之名特詣丈室禮拜願傳心印以度迷津且如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離相離言假言顯之禪師如何開示遠曰衆生虛妄見見佛見世界阿書曰無明因何而有遠便打明年秋辭游金陵抵長蘆江岸聞鼓聲忽大悟旋靈隱述五偈辭

遠曰航海來探教外傳要離知見脫蹄筌諸方參徧草鞋破水在澄潭月在天掃蕩葛藤與知見信手拈來全體現腦後圓光徹太虛千機萬機一時轉妙處如何說向人倒地便起自分明驀然踏着故田地倒裹幞頭孤路行求眞滅妄元非妙卽妄明眞都是錯堪笑靈山老古錐當陽抛下破木杓竪拳下喝少賣弄說是說非入泥水截斷千差休指注一聲歸笛囉囉哩遠稱善歸住叡山通嗣法書○行機號簡堂台州楊氏子年二十五棄妻孥出家晚參景元密有契證出應莞山刀耕火種單丁者十七年嘗有偈云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拾得斷麻穿壞衲不知身在寂寥中每謂人曰某甯未穩在一日看所樹倒地忽大悟平昔凝滯之物泮然氷釋未幾住江州圓通陞座云圓通不開生藥鋪單單只賣死猫頭不知那箇無思算喫著通身冷汗流淳熙丙申冬歸住平田○淳熙三年冬孝宗召德光入對選德殿問佛法大意留禁中觀堂五宿賜號佛照問釋迦入山修道六年而成所成何事光曰將謂陛下忘却

丁酉 松窓居士錢端禮入寂

錢端禮字處和號松窓從景元發明已事丁酉秋示微恙修書召行機及國清瑞巖主僧有訣別之語機與二僧詣榻次禮起趺坐言笑移時即書曰浮世虗幻本無去來四大五蘊必歸終盡雖佛祖具大威德亦不能免這一著子天下老和尚一切善知識還有跳得過者無蓋爲地水火風因緣和合暫時湊泊不可錯認爲已有大丈夫磊磊落落當用處把定立處皆眞順風使帆上下水皆可因齋慶讚去留自在此是上來諸聖開大解脫一路涅槃門本來清淨空寂境界無爲之大道也今吾如是豈不快哉塵勞外緣一時掃盡荷諸山垂顧咸願證明伏惟珍重置筆顧機曰某坐去好臥去好機曰相公去便了理會甚坐與臥耶禮笑曰法兄當爲祖道自愛遂歛目而逝

庚子 德光禪師住阿育

德光住靈隱淳熙七年遷住阿育○楚明嘉州李氏子初謁克勤勤問從上諸聖以何接人明竪起拳勤曰此是老僧用底作麼生是從上諸聖用底明以拳便打勤亦舉拳相交笑而出復謁宗杲杲問甚處來曰西川杲曰未出劍門與汝三十棒了也曰不合起動和尚杲深肯之會勤歸蜀明依安民而大悟出世住雪竇淳熙七年孝宗召明入對問曰三教聖人本同此理曰譬如虗空東西南北初無二也曰但聖人所立門戶異耳故孔子以中庸設教曰非中庸何以安立世間法華云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華嚴云不壞世間相而出世間法曰今時士大夫學孔子者多只工文字語言不見夫子之道不識夫子之心惟釋氏不以文字教人直指心源頓令悟入不亂於死生之際此爲殊勝曰非獨後世學者不見夫子之心當時顏子號爲具體盡平生力量只道得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卓爾竟捉摸未着而聖人分明八字打開向諸弟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以此觀之當時弟子尚不識夫子心況今人乎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能知儒此言實爲至言曰朕意亦謂如此上又曰老莊何如人曰只是佛法中小乘聲聞以下人蓋小乘厭身如

桎梏棄智如雞毒化火焚身入無爲界正如莊子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老子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大乘人則不然度衆生盡方證菩提正如伊尹所謂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有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也上大悅賜號寶印卽日詔住徑山〇上嘗製原道論曰朕觀韓愈原道因言佛老之相混三教之相絀未有能辨之者且文繁而理迂揆聖人之用心則未昭然矣何則釋氏專窮性命棄外形骸不着名相而於世事自不相關又何與禮樂仁義然尙立戒曰不殺不淫不盜不飮酒不妄語夫不殺仁也不淫禮也不盜義也不飮酒智也不妄語信也如此於仲尼何遠乎夫子從容中道聖人也所爲孰非仁義又烏得而名焉譬如天地運行陰陽循環之無端豈有意春夏秋冬之別哉此聖人强名之耳亦猶禮樂仁義之別以設教治世不得不然也因其强名揆而求之則道也道也者仁義禮樂之宗也仁義禮樂固道之用也彼楊雄謂老氏槌仁義滅禮樂今迹老子之書其所寶者三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孔子曰溫良恭儉讓又惟仁爲大老子之所爲慈豈非仁之大者耶曰不敢爲天下先豈非遜之大者耶至其會道則互相偏舉所學者淸淨寧一而於孔聖果背馳乎蓋三教末流昧者執之自爲異耳夫佛老絕念無爲修心身而已矣孔子教以治天下者特所施不同耳譬猶耒耜而織機杼而耕後世徒紛紛而惑固失其理或曰當如之何去其惑哉曰以佛修心以老治身以儒治世斯可也惟聖人爲能同之不可不論也

壬寅 可觀法師入寂（天台宗）

可觀住延慶復歸當湖竹菴壬寅無疾而逝荼毗煙所到處皆舍利壽九十一臘七十八嗣法弟子宗印（印北峰）鹽官陳氏子年十五具戒參學得竹菴之道隱雷峯毛氏菴住華亭普光秀州德藏復遷華亭超果蘇之北禪移天竺靈山嘉定六年行化十二月日至松江謂其徒曰吾化緣畢此右脇而逝

癸卯 楚明禪師序圓覺經註

孝宗註圓覺經癸卯二月遣中使賚賜徑山楚明作

序刊行明進頌曰古佛與今佛同一廣長舌於無途轍中爲物啓途轍機開千嶂雲放出一輪月普令大地人言下悉照徹覺亦無可圓幻亦無可滅只此無亦無紅爐一點雪稽首佛與佛字字無異說上覽之大喜○尤袤字延之梁溪人擧進士聞釋氏出世法見歸宗禪師欲謀隱計朱熹寄詩有逃禪公勿遽且畢區中緣之句出守台州上臨軒遣曰南台有何勝槩曰太平洪福國淸萬年曰聞石橋應眞是五百强漢時忽出現卿以何法處之袤執拳曰臣有金剛王寶劍在上喜書遂初老人賜之○趙渢字文孺自號黃山東平人擧進士性沖澹學道有所得仙和尙坐脫渢頌曰識得從來覺性圓西歸隻履更翛然永嘉穩步曹溪路臨濟飽參黃檗禪桶底脫時無一物機輪轉處有三玄火中留得一莖草依舊光明爍大千

戊申 楚明禪師退居別峯

楚明住徑山淳熙戊申請老賜退居菴名曰別峯○智策號塗毒天台陳氏子幼落髮謁國淸寂室光洒然有省次謁大圓圓問甚處來曰天台來曰見智者大師麼曰即今亦不少曰因甚在汝脚跟下曰當面蹉過曰上人不耘而秀不扶而直一日辭去圓送之門拊策背曰寶所在近此城非實策領之往豫章謁天游道經雲居風雪寒路坐閱四十二日午初版聲鏗然豁爾大悟及造門游獨指策曰甚處見神見鬼來曰雲居聞版聲來曰是甚麼曰打破虛空全無靶鞆曰向上事未在曰東家暗坐西家斯罵曰嶄然超出佛祖他日起家一麟足矣戊申詔住徑山

中傾疑頌

庚戌 寶印楚明禪師入寂 華藏民法嗣 臨濟十三世

楚明退居別峯十一月到寺見智策與之訣別策問行日明曰水到渠成歸別峯索紙書十二月初七夜雞鳴時九字如期而化敕謚慈辯塔曰智光

壬子 塗毒智策禪師入寂 湛堂準法嗣 臨濟十一世

智策住徑山壬子七月日將入寂陞座別衆囑門人以文祭策危坐傾聽至尙饗爲之一笑越兩日沐浴更衣集衆說偈曰四大旣分飛烟雲任意歸秋天霜夜月萬里轉光輝俄傾泊然而逝

癸丑 德光禪師住徑山

德光住阿育紹熙四年正月日詔遷徑山光力辭上日朝夕相見耳再對便殿進宗門直指

乙卯德光禪師還阿育

德光住徑山慶元元年春再三懇請還阿育王山詔從之○左丞范冲字致虛繇翰苑守豫章過圓通旻問曰冲行將老矣墮在金紫行中去此事稍遠旻呼內翰冲應諾旻曰何遠之有冲躍然曰乞師再垂指示旻曰此去洪都有四程冲佇思旻曰見即便見擬思即差冲豁然有省○樞密吳居厚擁節歸鍾陵謁旻曰某日赴省試過趙州關因問前住訥老透關底事如何訥曰且去做官今不覺五十餘年旻曰曾明得麼曰八次經過常存此念然未甚脫洒旻度扇與之曰請使扇厚即揮扇旻曰有甚不脫洒處厚忽有省曰便請末後句旻揮扇兩下厚曰親切親切旻曰吉獠舌頭三千里○諫議彭汝霖手寫觀音經施旻旻拈起曰這箇是觀音經那箇是諫議經曰此是某親寫旻曰寫底是字那箇是經霖笑曰卻了不得也旻曰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曰人人有分旻曰莫謗經好曰如何即是旻舉經示之霖拊掌大笑曰嗄旻曰又道了不得霖禮拜○中丞盧航與旻擁爐次航問諸家因緣不勞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旻厲聲揖曰看火航急撥衣忽大悟謝曰灼然佛法無多子旻喝曰放下著航應諾諾○左司都貺問旻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如何湊泊曰全身入火聚曰畢竟如何會曰驀直去貺沉吟旻曰可更喫茶麼曰不必曰何不恁麼會貺契旨曰元來大近旻曰十萬八千貺占偈曰不可思議是大火聚便恁麼去不離當處旻曰咦猶有這箇在貺曰乞師再垂指示旻曰便恁麼去鐺是鐵鑄貺頓首謝○學士葉適字正則號水心嘗以佛書條項太多相反處亦不少往問石巖璉璉曰佛以戒定慧為宗心境不惑諸緣水流花開鳶飛魚躍皆吾性真要在千差一照事理渾融日久月深真空妙智自印本心矣若能收視返聽心外原無別佛不必問條項多言相反也適自是知歸○智廉居上虞化度寺初遍參宗門晚節一意西方慶元乙卯秋八月別衆曰我夢中見阿彌陀佛大衆

圓說說法佛云諸善人等當須專心淨業來生我國
我見勝相往生必矣乃書偈曰鴈過長空影沉寒水
鴈滅無生蓮花國裏書畢回身向西結印而逝

丁巳 崇岳禪師住靈隱

崇岳號松源龍泉吳氏子年二十三棄家參宗杲於
徑山杲陞座稱曇華爲人徑捷岳聞之不待旦而行
既至入室終夜自舉狗子無佛性話豁然有得即以
扣華華舉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岳曰鈍置和尚
華厲聲一喝自是朝參夕扣華大喜說偈勸使祝髮
既受具乃偏歷江浙老宿入閩見安永一日辭永永
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岳曰裂破永曰瑯琊道好一
堆爛柴聻岳曰矢上加尖如是應酬數反永曰吾兄
下語老僧不能過其如未在他日拂柄在手爲人不
得驗人不得岳曰爲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超入聖域
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
何難之有永曰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
自知岳遂別去後之衢州見咸傑隨問即答傑微笑
曰黃楊禪爾一日傑入室問旁僧不是心不是佛不
是物岳侍側豁然大悟乃曰今日方會木菴道開口
不在舌頭上自是機鋒不可觸出世平江澄照嗣密
菴屢遷名剎慶元三年靈隱虛席孝宗詔岳補處○
安永號木菴閩縣吳氏子參鼎需一日入室需曰不
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不得向世尊良久處會
隨後便喝永豁然契悟作禮曰不因今日問爭喪目
前機需許之後住福州鼓山○元聰福州朱氏子晦
菴會中得心要衆推爲高弟慶元三年自雪峯被旨
遷住徑山○師範字無準梓潼人姓雍氏九歲出家
經書過目成誦紹熙甲寅冬受具戒乙卯出游至成
都坐夏有老堯首座者瞎堂高弟範請益坐禪之法
堯曰禪是何物坐底是誰範受其語晝夜體究一日
如廁提前語有省丙辰辭去謁德光於育王光問何
處人曰劍州人曰帶得劍來麼範隨聲便喝光笑曰
這鳥頭子也亂做因範貧甚無資剃髮故人以爲頭
子目之未幾謁松源於靈隱肯堂於淨慈後謁祖先
於平江西華秀峰有純顚者入室次橫機不讓先打
至法堂且欲逐出範解之曰禪和家爭禪亦常事何

至如此先曰豈不聞道我肚飢聞板聲要喫飯去聻範聞其語不覺白汗浹背逮先居靈隱第一座復往從之因侍先游石筍菴菴之道者請益曰胡孫子捉不住乞師方便先曰用捉他作什麼如風吹水自然成紋範在侍旁平生礙膺之物頓釋住後上堂云名不得狀不得取不得捨不得只麽得且道得箇甚麽三人證龜成鼈○祖先號破菴廣安人姓王氏密菴傑法嗣學士張鎡捨宅建寺曰慧雲請先開山上堂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忍俊不禁爲諸人作箇撇脫拄杖卓一下云流水暗滑溪畔石勸人除却是非難○肯堂名彥沖於潛盛氏子道顏法嗣○張鎡嘗聞鐘聲悟道偈曰鐘一擊耳根塞赤肉團邊去箇賊有人問我解何宗舜若多神面門黑○陸游字務觀官待制封渭南伯自號放翁參崇岳問曰心傳之學可得聞乎岳曰既是心傳豈從聞得游領解呈偈曰幾度驅車入帝京逢僧一例眼雙青今朝始覺禪家別說有談空要眼聽

戊午 笑翁妙堪參淨全禪師

妙堪慈谿毛氏子出家受具初參崇岳次謁淨全言下領旨全越州翁氏子字無用大慧杲法嗣

庚申 崇岳禪師退居東菴

崇岳住靈隱六年法道盛行慶元六年上章乞老帝許之退居東菴

壬戌 松源崇岳禪師入寂 密菴傑法嗣臨濟十五世

崇岳退居東菴俄屬微疾倡道猶不少廢嘉泰二年八月日忽親作書別諸公卿且垂二則語以驗學者曰有力量人因甚擡脚不起開口不在舌頭上及移書嗣法弟子光睦善開囑以大法因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瞥轉玄關佛祖罔措跏趺而逝

癸亥 佛照德光禪師入寂 大慧杲法嗣臨濟十三世

德光住育王謂產薄不足贍衆遂以所賜及王臣長者所施之資置田歲增穀五千創數椽以自處號曰東菴掩關自娛接人不倦時許衲子入室嘉泰三年三月告衆曰吾世緣將盡至十五問左右曰今日月半也左右曰然又二日索紙作遺書與平昔所厚者二十日早集衆叙別皆法門旨要無半語及他事索

浴更衣大書曰八十三年彌天罪過末後般勤盡情
說破趺坐而逝塔全身於菴後勅謚普慧宗覺塔曰
圓鑒○周必大字子充廬陵人拜右相封益公撰光
塔銘曰我聞萬生各具佛性人有未見見或未盡偉
哉光公宿習戒定頓入悟門遂傳心印福慧兩足行
解兼進巍巍孝宗見聖繇聖與師晤言謂發深省晚
歸東菴不倦接引八十三年報緣已竟勿云鏡明昔
現今隱一物本無何用照映勿用谷虛有叩隨應十
方皆空何論銷殞摘葉拈花繫風捕影持問塔中解
顏微哂又曰法不孤起道不虛行續佛慧命必有其
人其人謂誰佛照禪師是也

佛祖綱目卷第三十八

佛祖綱目卷第三十九 為字號

甲子 宋寧宗嘉泰四年起○金泰和四年 乙丑 宋改開禧 戊辰 宋改嘉定 己巳 金大安元年 癸酉 金貞祐元年 丁丑 金改興定 癸未 金改元光 乙酉 宋理宗寶慶元年金正大元年 戊子 宋改紹定 癸巳 金改天興 甲午 宋改端平 丁酉 宋改嘉禧 辛丑 宋改淳祐 癸丑 宋改寶祐 己未 宋改開慶 庚申 宋改景定元世祖中統元年 癸亥 宋理宗景定四年元世祖中統四年止

乙丑 佛光道悟禪師入寂 白雲海法嗣

金道悟蘭州寇氏子年十六自願出家父母不聽乃
不食數日遂許祝髮後二年自臨洮歸宿於彎子店
夜夢梵僧喚覺適聞馬嘶豁然大悟歸家喜不自勝
吟唱云見也羅見也羅徧虛空只一箇告其母曰我
拾得一物母於橐中尋索不見問是何物曰我是無
始以來不見了底物其母不省他日欲遊諸方鄉人
送者求頌有水流須到海鶴出白雲頭之句至熊耳
果遇白雲海先是人問海何不擇法嗣海亦作頌有
芝蘭秀發獨出西秦之語比悟至夜聞空中人言來
日接相公黎明海呼僧行令持香花接我關西弟子
寺乃唐郭子儀建今渠自來住持也既至一言相契
徑付衣盂寺前嘗有剽而殺人者來告急悟呼衆擒
之曰即汝是賊尋得其巢穴賊衆請命悟與要言而
釋之數十年路不拾遺人以此益信是汾陽王云悟

自後化行遠邇甲辰海遷寂悟出世鄭州普照復遷三鄉竹閣菴時著白衣跨牛橫笛於洛川人莫之測嘗謂人曰道我是凡向聖位裏去道我是聖向凡位裏去道我不是聖不是凡纔向毗盧頂上有些行履處泰和五年結夏臨洮大勢寺開圓覺經陞座偶曰此席止講得一半去在至五月日晚參翼日早盥漱畢呼侍者我病也尋藥去侍者足未及門悟已臥逝方丈上有五色雲如寶蓋中有紅光如日者三

庚午 可宣禪師住徑山

可宣蜀嘉定許氏子出家受具參安民悟旨訣嘉定庚午詔住徑山遠近輻輳宣悲夫重跡而來者窮其日力食息無所又於雙谿之上築室百間為接待菴濟其所不及宋寧宗嘗錫化城二大字賜號佛日

辛未 錢象祖居士往生淨土（此菴元法嗣臨濟十□世）

錢象祖字公相號止菴錢塘人參護國景元元曰欲究此事須得心法兩忘乃可法執未忘契理亦非悟也曰纔涉脣吻便落意思如何曰本自無瘡勿傷之也祖渙然有得守金陵日專修淨土創止菴高僧寮為延僧談道之所嘉定元年拜左丞相辭歸益進淨業四年二月示微疾書偈曰菡萏香從佛國來琉璃地上絕纖埃我心清淨超於彼今日遙知一朵開後三日僧有問疾者祖曰我不貪生不怖死不生天不為人惟求生淨土耳言訖跏趺而逝○昝定國號省齋為州學諭專心念佛讀淨土諸經每月三八集僧俗諷經念佛嘉定四年夢青衣童告曰佛令召君三日當生彼國至日沐浴更衣念佛坐化○眞德秀字景元累官參知政事世稱西山先生深於禪學嘗云予讀楞嚴經觀世音以聞思修為圓通第一其曰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若能如是圓拔一根則諸根皆脫於一彈指頃徧歷三空卽與諸佛無異矣○陳貴謙官樞密使答眞德秀問禪書略曰承問話頭合看與否以某觀之初無定說若能一念無生全體是佛何處別有話頭祇因背覺合塵念念生滅佛祖方便令咬嚼無義味語然須徹見自已本地風光

方爲究竟此雖人人本有但妄想所覆若不痛加煅煉終不明淨○饒節字德操臨川人以文章著稱往來襄鄧間嘗令其僕守舍一日見僕歸占對異常恠詰之僕曰守舍無所用心開隣寺長老有道價特往請一轉語忽爾開悟身心泰然無他也節嘆曰汝能是我乃不能何哉徑往白崖問道與其僕祝髮爲僧節法名如璧僕名如琳節自號倚松道人嘗勸呂紫微專意學道詩云向來相許濟時功大似頻伽餉遠空我已定交木上座君猶求舊管城公文章不療百年老世事能排兩頰紅好貧夜隱三十刻胡床趺坐究幡風○劉昉字中明初爲丞相府史積勞出爲左殿直已而嘆曰爲吏良苦吾將清吾中扃脫麗塵垢之外遂往晉村州樓止東山僧坊沙門道覺詫曰吾然膏油於如來前三十年矣勝利嘗無涯曰異乎吾所聞修行之子以身爲藥以戒爲膏油以心爲然器照一切無明古所稱然燈佛也居百日別去後於南康伽藍尸解有里人至東都見昉葛裘賣藥於市問曰先生尸解何至此耶曰無則入有解乃歸眞吾家常事耳子何訝焉○陸沉號省菴任福建提舉居嘗持法華經晨起卽澡浴焚香目不他瞬首倡偈曰盥手清晨貝葉開不求諸佛不禳災世緣斷處從他斷劫火光中舞一迴然後開卷又嘗閱大藏參究少林心宗○修撰劉克莊字潛夫號後村有十釋詠其達磨詠曰直以心爲佛西來說最高始知周孔外別自有英豪○李純甫字之純別號屛山承安中進士性嗜酒中歲始學佛遍觀佛書能悉其精奧嘗賦雜詩云顚倒三生夢飛沉萬劫心乾坤頭至踵混沌古猶今黑白無眞色宮商豈至音維摩嬾開口枝上一蟬吟空譯流沙語難參少室禪泥牛耕海底玉犬吠雲邊仰嶠圓茶夢曹山放酒顚書生眼如月休被衲僧穿所著有鳴道集說凡二百十七篇

丁丑藏叟善珍禪師入寂 妙峰善法嗣 臨濟十五世

善珍字藏叟泉州呂氏子落髮受具謁妙峰善於靈隱入室悟旨出世里之光孝歷遷名剎後住徑山嘉定丁丑五月日入寂壽八十三夏六十

己卯印簡侍中觀沼禪師

印簡字海雲寧遠宋姓子生而神悟七歲父授以孝經開宗明義章簡曰開者何宗明者何義父驚異於是禮中觀沼爲師年十一納具戒十二沼乃聽參問論之曰汝向後把文字語言一一掃除惟身心若枯木死灰今時及盡功用純熟悟解眞實大死一場休有餘氣到那時節瞥然自肯方與吾相見簡受教習定一日扶沼行沼曰法燈禪師道看他家事忙且道承誰力汝作麼生會簡將沼手一掣沼曰這野狐精簡曰喏喏沼曰更須別參年十三元兵破寧遠見簡俾斂髻簡曰若從國儀則失僧相也蒙旨如故年十八元兵再下四衆逃散簡侍沼如故沼曰吾迫桑榆汝方富有春秋何當玉石俱焚宜自逃遁簡泣曰因果無差死生有命安可離師苟免乎沼察其誠陰囑曰子向去朔漠有大因緣吾與子俱北渡矣城降元帥史天澤戴於黃犢車經年至赤城

庚辰 中和璋禪師傳法印簡

庚辰五月日中觀沼將遷寂書偈曰七十三年如掣電臨行爲君通一線泥牛飛過海東來天上人間尋不見客曰師幾時行曰三日後至六月初一果無疾而逝闍維收頂骨舍利供養沼既歿印簡乞食看塔一夜聞空中召簡名簡瞥然有省乃遷入三峯道院復聞人告曰大事將成行矣毋滯於此黎明策杖之燕過松鋪值雨宿於巖下因擊火大悟自捫面曰今日始知眉橫鼻直信道天下老和尚不寐語明日至景州見本無玄玄問從何所來曰雲收幽谷曰何處去曰月照長松玄點首曰孟八郎便恁麼去也簡諸諸趨出過洵州遇宿儒張子眞問上人何不安住簡曰河裏無魚市上取初沼臨終簡問某甲當依何人了此大事沼囑曰賀八十去迨入燕至大慶壽寺乃省前讖於是徑謁中和璋璋先一夕夢異僧策杖徑趨方丈踞師子座天明謂知客曰今日但有旦過當令來見老僧及晚簡至璋笑曰此衲子乃夜來所夢者曰簡不來而來作麼生相見曰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莫打野榸曰某甲因擊火迸散乃知眉橫鼻直曰吾此處別曰如何表信曰牙是一口骨耳是兩邊皮曰將謂別有曰錯簡喝曰草賊大敗璋休去次日璋

舉臨濟兩堂首座齊下喝僧問還有賓主也無濟曰賓主歷然汝作麼生會曰打破秦時鏡磨尖上古錐龍飛霄漢外何勞更下趙曰汝只得其機不得其用簡便掀禪床璋曰路途之樂終未到家簡與一掌曰精靈千載野狐魅看破如今不直錢璋打一拂子曰汝只得其用不得其體簡進前曰青山聳寒色月照一溪雲曰汝只得其體不得其智曰流水自西東落花無向背曰汝雖善語言三昧要且沒交涉簡竪起拳復拍一拍當時丈室震動璋曰如是如是簡拂袖便出明日命掌記復以向上鉗鎚勘驗應答皆契一日謂曰汝今已到大安樂地宜善護持吾有如來正法眼藏祖師涅槃妙心密付於汝毋令湮沒簡掩耳而出即授以頌曰天地同根無異殊家山何處不逢渠吾今付與空王印萬法光輝總一如

癸未　萬松行秀禪師評唱天童頌古

元移剌楚材晉卿初參聖安澄屢將古尊宿語緣中所得者叩之澄間有許可者及晉卿罷官功名之心束之高閣求祖道愈亟遂再訪澄澄多翻案不然所見晉卿甚惑澄從容謂曰昔公位居要地又儒者多不諳佛書惟搜摘語緣以資談柄故予不敢苦加鉗鎚耳今揣君之心果爲本分事以問予予豈得循襲前愆不爲苦口乎予老矣素不通儒不能教君有萬松老人者儒釋兼備宗說精通君可見之於是晉卿謁松杜絕人跡屏斥家務廢寢忘餐者幾三年松始爲印可以湛然居士從源目之旨後晉卿扈從元帝至西域因貽書松請評唱天童頌古百篇開發後學間關七年癸未始成松名行秀雪巖法瑞嗣曹洞宗

庚寅　師範禪師住徑山

師範自得法祖先後歷主名刹紹定庚寅詔住徑山住二十年號法席全盛〇至溫字其玉號全一邢州郝氏子幼聰敏異常兒六歲祝髮年十五參萬松博記多聞論辨無礙松命爲侍者凡松偈頌法語一聞輒了遂得法焉常以侍者代應對機鋒不可犯太保劉秉忠長溫一歲少時相得歡甚忠厭世故思學道溫勸之爲僧後忠爲元世祖知遇薦溫可大用得召

見與語大悅將授以官弗受曰天下佛法流通臣僧之願富貴非所望也憲宗命印簡主釋教詔天下作資戒會温持旨宣布中外而輔成之○劉秉忠字仲晦瑞州人曾大父任邢州節度副使遂為邢人風骨秀異志氣凌爽不羈家貧為節度府令史以養其親一日因案牘事有不愜意投筆嘆曰吾家奕世衣冠今乃汨沒為刀筆吏乎丈夫不得志於世當求出世間事耳卽棄去隱於武安山巖谷間草衣木食以求其志天寧寺虛照招致為僧命掌書記後遊雲中住南堂值印簡被召過雲中要忠與俱既至謁世祖於潛底應對稱旨世祖神武英斷每臨戰陣前無堅敵忠嘗讚之以天地好生為德佛氏慈悲濟物為心方便救護所全活者不可勝計

辛卯 印簡禪師說法大慶壽

印簡住大慶壽寺一日於廊下逢數僧簡問第一僧曰那裏去曰賞花去簡便打問第二僧那裏去曰禮佛去簡亦打問第三僧那裏去曰那裏去簡亦打問第四僧那裏去僧無語簡亦打問第五僧那裏去曰覓和尚去曰覓他作麼曰待打與一頓曰將什麼來打曰不將棒來打簡連打四下曰這掠虛漢眾皆走簡召曰諸上座眾回首簡曰是什麼

乙未 妙峯善禪師傳法宗鑒

宗鑒盧陵王氏子自號友雲從幼喜學禪坐世網不能羈年十二出家十九薙髮受具二十二參方聞妙峯善闡化靈隱往依之善峻拒以驗其志久乃得參堂勇憤自誓越三白如一日端平乙未佛涅槃日善上堂拈拄杖云釋迦老子來也諸人還見麼微妙淨法身具相三十二放下拄杖云見你諸人不會入涅槃去也鑒於言下大悟○印簡住慶壽孔子之後襲封衍聖公元措者渡河謁簡請復曲阜廟祀簡為言於忽都護曰孔子善稽古典以大中至正之道三綱五常之禮性命禍福之原君臣父子夫婦之倫治國齊家平天下正心誠意之本教人自孔子至此襲封五十一代繼承祀事未嘗有缺忽都護遂命復襲封爵簡復以顏孟相傳孔子之道及習周孔儒業者令其子孫不絕亦皆獲免差役○余居士古杭人號放

牛居士宋淳祐間參無門開道者豁然大悟嘗曰大聰明人纔聞此事便以心意識領解所以認影爲眞到臘月三十日眼光欲落時向閻老子道待我澄心攝念却與你去斷不可也須是急參急悟又曰佛法如海皆從細流而入如人破竹纔透一節其餘皆迎刃而解不勞餘力予自小便有此志參訪江湖名人與諸方禪者打一世口鼓自謂佛法止如此便都放倒了後參見無門開公佛眼禪師凡開口便被他劈面門截住連道不是不是退而思之許多年下功夫豈無歡喜處也曾零零碎碎悟來終不服無門道不是不是及見臭菴遂扣之吾師得無門甚麼見解敢對人天顚倒是非曰我在無門座下無法可得無道可傳只得兩箇字予問兩字如何說曰不是不是予因此而知無門老人爲人處一點惡水不曾輕灑著人予雖不敏被臭菴連狀領過抱屈不少因述是非關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迴光返照逈絕遮攔纔擬思量白雲萬里逢人品藻遇物雌黃亘古輕今貴耳賤目任伊卜度沉吟未夢見是非關在作麼生透且

◎麽上脫作字

看又曰安吉州沈道婆問有因果否予曰有問參學人實有悟處師家故言不是有因果否曰佛法不順人情豈無因果百丈錯答一轉語五百生墮野狐身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曰是非關有幾句曰有四句曰四句樣麽生學曰第一句有是有非則不可第二句無是無非又不可第三句是是非非也不可第四句非是是非亦不可若得離此四句始見本地風光曰我離得否予曰你離不得曰人人有分我何離不得曰嫁雞逐雞飛嫁狗隨狗走曰如何是本地風光曰月子灣灣照幾州幾人歡樂幾人愁曰不問這箇風光曰問那箇本地風光曰無男女相底曰既無男女相底問甚是非關曰別有向上事也無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曰馬蝗丁住鷺鷥脚你上天時我上天

庚子 道冲禪師住天童

道冲號癡絕武信荀氏子少長從進士業棄受釋氏學游成都習經論以名相厭人復棄去紹熙壬子出峽冋翔荊楚間時崇岳住饒之薦福徑造其廬以歲

饑不受會曹源生出世妙果沖纔入門聞語有省參堂俾侍香朝從夕游拳痛棒不少貸平生知見至是多無影響曹源能繼峰沖復侍行久之以偈辭游浙有曰尚餘窮相一雙手要向諸方辞處爬至杭時岳主癡隱門嚴戶峻八閱月不獲入室或以失士告岳曰我已八字打開挂搭他自是他當面蹉過了沖聞其語徹見曹源嘻笑怒罵皆爲人善巧方便出世嘉禾光孝遷蔣山遷雪峰嘉熙庚子詔住天童育王虛席沖又攝住持事往來說法兩山間

壬寅 護必烈參印簡禪師

己亥冬復起印簡主慶壽壬寅護必烈迎赴帳下問佛法大意簡初示人天因果次以種種法要開其心地王生信心求受菩提心戒復問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曰包含法界子育四生其事大備於佛法境中此四大洲如大地中一微塵許況一四海乎若論社稷在生民之休戚休戚安危在乎政政不離心我釋迦氏安天下之法在王法正論品理固昭然非難審易惟恐王不能盡行也王大悅奉以師禮臨別王問佛法此去如何受持曰信心難生今已生善心難發今已發務要護持專一不忘元受菩提心戒不見三寶有過恒念百姓不安善撫綏明賞罰執政無私任賢納諫一切時中常行方便皆佛法也簡既辭有一惡少年肆言謗訕以佛法不足信王欲正其罪專使白簡簡回啓曰明鏡當臺妍醜自現神鋒在掌賞罰無私若以正念現前邪見外魔殺之可矣然王者當以仁恕存心乃可王益敬焉

癸卯 宗鑒禪師結菴佛頂

宗鑒自投機妙峰後辭歸峰囑曰深山裏結箇茅菴去淳祐癸卯登東山佛頂峰捫蘿披榛得修山主古寺基掃虎痕狐兎之跡以居焉木食澗飲夙夜危坐或雪寒無宿火啖昌歜數寸度日口占偈曰山僧有分住烟蘿無米無錢莫管他水似琉璃山似玉眼前儘有許來多繼是稍疏泉墾荒以自給舂炊樵給皆躬爲之久之學衆日集不數年矗然一叢席因襲舊名榜曰龍濟淸凉寺云峰寄法衣幷自題肖像以付鑒曰妙峰孤頂草離離橫按竹篦三尺鐵只許佛頂

龍濟知父子不傳眞秘訣鑒嘗書門以俟來參曰除却眼耳鼻舌身意那箇是你自已若也道得許你親見龍濟來其或未然且居門外○鄭淸之字德源四登相位端平間召用正人多淸之之力嘗作勸修淨土文謂今之學佛者不過禪教律究竟圓頓莫如禪非利根上器神領意解者則未免墮頑空之失研究三乘莫如教非得魚忘筌因指見月者未免鑽故紙之病護善遮惡莫如律非身心淸淨表裏一如者則未免自纒縛之苦總而觀之論其所入則禪教律要其所歸則戒定慧不繇禪教律而得戒定慧者其惟淨土一門乎方念佛時口誦心維諸惡莫作豈非戒繫念淨境幻塵俱滅豈非定念實無念心花湛然豈非慧人能屛除萬慮一意西方則不施棒喝而悟圓頓機不閱大藏經而得正法眼不持四威儀中而得大自在不垢不淨無塵無脫當是時也孰爲戒定慧孰爲禪教律我心佛心一無差別此修淨土之極致也○吳潛字毅夫號履齋理宗朝拜相嘗謂僧曰昔文殊告世尊曰我初入不思議三昧繫心一緣所謂繫心一緣如日觀月覷眉間毫相與鼻準白之類事雖淺近理實幽微如趙州云老僧十二時惟粥飯二時是雜用心潙山問懶安云汝十二時當作何務安云牧牛潙云作麼生牧安云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來此皆繫心一緣也自後尊宿又生巧妙方便令學者看話頭如狗子佛性麻三斤乾屎橛靑州布衫庭前柏樹之類都是理路不通處教人取次看一則看來看去疑來疑去十二時中常不放捨忽然鼻孔噴地一下即是當人安身立命處此皆繫心一緣之證據也潛於法門得大自在臨終預知時至語人曰吾將逝矣夜必雷雨已而果然作詩端坐而逝

戊申　笑翁妙堪禪師入寂　無用全法嗣

妙堪住育王淳祐八年三月入寂壽七十二初道冲住天童淳祐甲辰有旨移住靈隱居亡何伐鼓辭衆歸隱金陵育王虗席朝論以大覺故家不輕畀付特召冲於隱所三返卒不奉詔

己酉　無準師範禪師入寂　破菴先法嗣臨濟十六世

師範住徑山理宗嘗召見仍宣詣慈明殿陞座上垂

簾而聽以所說法要示參政陳貴誼誼奏云簡明直截有補聖治乃賜佛鑑禪師號先是範去寺四十里築室數百楹接待雲水賜額萬年正續又西數百武結菴一區為歸藏所淳祐戊申秋築室明月池上榜曰退耕乞老於朝而舊疾適作己酉三月旦日陞堂示衆曰山僧既老且病無力得與諸人東語西話今日勉强出來從前所說不到底盡情向諸人面前抖擻去也遂起身抖衣云是多少十五日集兩班畫後事親書遺表及遺書十數言笑諸謔如平時醫者診視次範謂曰你未識這一脉在十八日黎明索筆書偈曰來時空索索去也赤條條更要問端的天台有石橋移頃而逝瘞全身於正續之側塔曰圓照

○道冲禪師住徑山

道冲隱居金陵淳祐己酉京兆尹趙公請冲開山於吳之法華冲將領事而勅牒住徑山之命繼至冲謂不赴法華則不信重違君命則不恭失恭與信何以為後學法乃翻然而起留法華踰月即登徑山

庚戌 癡絕道冲禪師入寂 曹源生法嗣 臨濟十□世

庚戌三月道冲手書龕紀幷遺書且曰無準忌在三月十八日吾以十五日行不能辦香修供矣說偈書贊嬉笑言論如平時侍僧以遺偈請毉斥不顧已而笑謂侍者曰末後一句無可商量只要箇人直下承當即命筆書辭衆十四日上堂語至夜分起坐移頃而逝壽八十二臘六十一荼毗舍利五色者無數

癸丑 祖欽禪師住龍興

祖欽住潭州龍興自叙五歲出家見本師與賓客交談便知有此事十六為僧十八行脚銳志要出來究明此事在雙林鐵橛遠會下從朝至暮不出戶庭縱入衆寮至後架袖手當胸徐來徐往更不左右顧目前所視不過三尺初看狗子無佛性話忽於念頭起處打一箇返觀這一念當下冰冷直是澄澄湛湛不動不搖坐一日如彈指頃都不聞鐘鼓之聲十九在靈隱掛搭見妙峰善善死石田繼席顯惠叟在客司我在知客司見處州來書記說道欽兄你這工夫是死水不濟事動靜二相打作兩橛參禪須是起疑情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須是疑公案始得他

假驗瑕次同

自不捲會下來。不捲是松源之子。說話終是端正。我當下便改話頭。提箇乾屎橛。一味東疑西疑。前面生涯都打失。從朝至暮。昏散交攻。頃刻淨潔也不能得。聞天目和尚久侍松源。是松源的子。遂移單過淨慈掛搭。時與七箇兄弟結甲坐禪。兩年不展被。脇不沾席。外有修上座。漳州人。每日在蒲團。如箇鐵橛子相似。地上行時。挺起脊梁。垂兩臂。開兩眼。亦如箇鐵橛子。我要與親近說話。東來西去。西來東去。如是二年。更不可得。一日忽自思量。我辦道又不得入手。身上衣裳又破碎。皮肉又消鑠。不覺淚流。痛自鞭策。曰從古至今。悟道無數。豈我獨無夙種乎。且請假歸鄉。自此一放都放了。兩月後再來參假。又從頭整頓。一日在廊廡中經行。忽遇修。遠望之。覺怡怡然自得。遂近前問曰。去年要與你說話。你只管避我。如何。修曰。眞正辦道人。無剪爪之工。更與你說話在。他遂問我。做處如何。與他從頭說一遍。且曰。卽今昏散打併不去。修曰。有甚麼難。自是你不猛烈。須是高著蒲團。竪起脊梁。教他節節相拄。盡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併作一箇無字。與麼提起。更討甚麼昏散來。我便依他做工夫。不覺昏散兩忘。身心一片。如銀山鐵壁。三晝夜不交睫。至第三日午後。在三門下。如坐而行。忽又遇修。問你在此作甚麼。曰辦道。修曰。你喚甚麼作道。遂不能對。轉加迷悶。卽欲歸堂坐禪。又見首座謂曰。你但大開了眼。看是甚麼道理。我被提這一句。卽便抽身歸堂。纔上蒲團。面前豁然一開。如地陷一般。呈似人不得。非世間一切相可喩。不勝歡喜。便下單尋修。修在經案上。纔見我來。便合掌道。且喜且喜。遂握手到門前柳堤上。行一轉。俯仰天地間。森羅萬象。眼見耳聞。向來所厭所棄之物。與無明煩惱昏沉散亂。元來都是自己妙明眞性中流出。半月餘動相不生。可惜不遇大手眼尊宿與我打併。不合向這裏坐住。謂之見地不脫。礙正知見。每於中夜睡著。混無夢想時。打作兩橛。古人有寤寐一如之語。又却透不得。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之說。又都錯會了。公案有義路者。則理會得。無義味難於下口者。又却都會不得。雖在無準先師會下許多年。每

遇入室陞座無一語打著心下事經教語錄上亦無一句可解此病如是礙在胸中者又十年一日在天目山佛殿前行忽然擡眸見一株古栢觸著向來所得境界和底一時颺下礙膺之物撲然而散如闇室中出在白日自此不疑生不疑死不疑佛不疑祖方始得見徑山老人立地處正好三十拄杖何故若是大力量大根器底人那裏有許多曲折德山見龍潭於吹滅紙燭處便道窮諸玄辨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自此拈一條白棒掀天掀地那裏有近傍處水潦和尚被馬祖一踏便道百千法門無量妙義盡向一毛頭上識得根源高亭見德山招手便乃橫趨你輩後生晚進若欲咨參箇事步趨箇事須是有這箇標格具這箇氣槩始得若是我說底都不得記一箇元字脚記著則悞你平生欽又嘗拈臨濟三頓棒公案至捋虎鬚後乃云臨濟被黃檗打三頓拄杖盡大地風颯颯地暨乎末後向大愚肋下築三拳間不容髮所謂以器傳器以金博金且道與二祖立雪齊腰末後禮達磨三拜是同是別若向這裏定當得出許你會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至於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當甚捥脫丘後來白雲和尚頌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且道這一頌落在黃檗邊臨濟邊汝等諸人於此緇素得出許你明大法其或未然山僧也有一頌東君有令不虛行三頓烏藤太險生龍得水時增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獰

丁巳 海雲印簡禪師入寂 中和璋法嗣 臨濟十六世

印簡住慶壽丁巳閏四月日說偈畢謂衆曰汝等少喧吾欲偃息侍僧急呼主事人至簡吉祥泊然而逝茶毗獲舍利無算諡佛日圓明大師

戊午 原妙立限學禪

原妙號高峰吳江徐氏子母夢僧乘舟投宿而孕繦褓喜趺坐遇僧入門輒愛戀欲從之游年十五出家薙染受具習天台教二十更衣入淨慈立三年死限學禪一日父兄尋訪巍然不顧○元發思八土波國人秘密伽陀一二千言過目成誦遍咨名宿盡

通三藏。元世祖龍潛時。發思八知眞命有歸。馳驛徵
詣王府。世祖特加尊禮。戊午。釋道訂正化胡經。憲宗
詔發思八剖析是非。道不能答。自棄其學。上大悅。至元

十八年。奉旨焚燒道藏偽經。除道德經外。盡行燒毀。命大都報恩禪寺林泉從倫長老下火。倫舉火云。憶昔當年明帝時。曾憑烈焰辨姸媸。大元天子續洪範。顯正摧邪誰不知。嗟乎道教陰謟佛書。自古至今造訛捏偽。盜竊釋經言句。圖謀貝葉題名。謗毀如來。賦誣先聖。醜辭惡語。何可言哉。初將年誤買難偏學。始自張陵杜撰。不遵老氏玄言。謬作謊書。妄集靈寶。詐道從空而得。妄言太上親傳。用三張鬼法。以誑惑愚夫。設五運神符。而魔姦匹婦。以此觀之。萬孝先徒。搜要妙陶洪景。設述浮辭。杜光庭白拈巧偷。劫賊無異。陸修靜外好裏弱。說客何殊。若非喫苦不甘。爭肯說長道短。鮑靜被誅。猶可王浮招報。非經傳奕。婁賦不堪。道錄張生。焦螢何足。言論寇謙之口舌瀾翻。損他利己。林靈素機謀詔詐。敗國亡家。毀人祖兮定遭一時之辱。滅賢良兮必招三世之殃。因果無差。報應有準。嗚呼悲法琳不遇而遭貶。嗟道世難再而難爲。致令釋子傷心。幸得皇天開眼。恭惟我大元世主皇帝陛下。闢邪歸正。去偽存眞。恐衆生永墮迷津。令萬姓咸登覺路。雪冤已竟。感謝皇恩。粉骨碎身。莫能酧報。遂以火炬打一圓相云。諸仁者。只如三洞靈文。還能證此火光三昧也無。若也於斯會得。家有北斗經。枉教人口不安寧。其或未然。從此灰飛烟滅後。任伊到處覓天尊。急着眼看。

己未 原妙參斷橋妙倫禪師 倫嗣師範。臨濟十七世

己未。原妙請益斷橋妙倫。倫令參生從何來。死從何
去話。於是脇不至席。口體俱忘。或如廁。惟中單而出。
或發函。忘扃鐍而去。時同參僧顯。慨然曰。吾已事弗
克辦。曷若輔之有成。朝夕護侍惟謹。

庚申 原妙參祖欽禪師

祖欽寓北磵塔。原妙特往參叩。妙方問訊插香。欽便
打出閉却門。一再往。始得親近。乃問。已前做處。妙一
一供吐。欽當下悉與剗除。令看無字。自此日日參叩。
欽忽問。阿誰與你拖箇死屍來。聲未絕。即打。如是者
不知其幾。妙扣愈虔。

辛酉 祖欽禪師傳法原妙

祖欽遷處州南明。辛酉二月。原妙從徑山歸堂。夢中
忽憶斷橋所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疑情頓發。三
晝夜目不交睫。至第六日。隨衆詣三塔諷經。擡頭忽
覩五祖演和尚眞贊末兩句云。百年三萬六千朝。反
覆元來是這漢。驀然打破拖死屍之疑。解夏至南明。
欽問。阿誰與你拖箇死屍到這裏。妙便喝。欽拈棒。妙
把住云。今日打原妙不得。曰爲甚打不得。妙拂袖便
出。翼日欽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曰狗舐熱油鐺。曰
你那裏學這虛頭來。曰正要和尚疑著。欽休去。

癸亥 偃溪廣聞禪師入寂 浙翁琰法嗣

賡聞字偃溪侯官林氏子得度受具游方歷訪尊宿後參天童浙翁琰鍼芥難投自知未及再參於雙徑琰笑迎曰汝來耶一夕坐簷間聞更三轉入室曳履而蹶如夢忽醒翼朝造室琰舉趙州洗鉢盂話聞將啓齒琰遽止之平生疑情當下氷釋紹定戊子出世小淨慈歷遷名剎所至革弊支傾廣容徒衆景定四年六月日入寂○浙翁琰台州周氏子幼岐嶷穎悟遷倫徑山石橋散席詔琰補其處作維摩贊偈曰毗耶示疾放憨癡添得時人滿肚疑不是文殊親勘破這些毛病有誰知又嘗書懲私篇略曰此書眞閻老子殿前一本赦書也今之諸方道眼不知若何果能受持此書則他日大有得力處浙翁每以此舉示於人璨隱山亦云常住金穀除供衆外幾如鴆毒住持人與司其出入者纔沾著則通身潰爛律部載之詳矣古人將錢就庫下回生姜煎藥蓋可見今之踞方丈者非但刮衆人鉢盂中物以恣口腹且將以追陪自己非泛人情又其甚則剜去搜買珍奇廣作人情冀遷大剎只恐他日鐵面閻老子與你計算○原肇

通州潘氏子生而有異薙染受具參浙翁琰琰問何處人曰淮人曰泗洲大聖爲什麼在揚州出現曰今日又在杭州撞著曰且得沒交涉肇徐曰自遠趨風琰以肇警敏欲大激發未容其參堂纔見便云下一轉語來肇擬開口琰卽喝肇以頌呈末句云空教回首望長安琰曰這裏是什杖所在曰謝和尙掛搭始就入室之列已而命掌記琰歿肇出世光孝歷遷名剎以至徑山歲歉僧殘未幾樓閣矗霄雲衲踵至

○樵堂禪師山居詩十首略舉

千丈巖前倚杖藜有爲須極到無爲言如悖出青天滓行不中修白璧玼馬喻豈能齊萬物羊亡徒自泣多岐霞西道者眉如雪月上敲門送紫芝○人間紅日易西斜萬巧施爲總莫誇剖出無瑕方是玉畫成有足卽非蛇拳伸夜雨青林蕨心吐春風碧樹花世念一毫融不盡功名捷徑在烟霞○白雲影裏呵呵笑却老天荒更不疑樵徑有霜尋藥冷石窓無月了經遲青瓶夜雪憐蘇武黃犬西風嘆李斯千古青編在天下流芳遺臭更繇誰○念念心心不得住胡爲

自抱百年憂虗空有體須親證定慧無門莫妄修睡起碧天三丈日詩成青樹一聲鳩雙林大士分明說會取橋流水不流○與境不干諸境盡更將何事入思量觀河不改初年見種菊惟期晩節香烟煖鹿眠三徑草夜寒鴈叫一天霜憑誰說與貪癡客荒隴枯骸髏夕陽○心心心已歇馳求紙帳卷雲眠石樓生死百年花上露悟迷一旦鏡中頭人言見道方修道我笑騎牛又覔牛舉足便超千聖去百川昨夜轉西流○太古淳風久未迴滔滔末刦轉堪哀素絲受色驪龍口明月蒙塵出蚌胎無病空花寧翳眼有疑弓影自沉盃何人死得偷心盡來共鋤雲共種梅○無爲畢竟無爲也畢竟無爲那處安玉軸曉開先佛偈翠微晴掃古仙壇從他鑄印復銷印任爾彈冠與掛冠直入千峰萬峰去人間謾說路行難○我自將心與我安從他迷悟不相干養來木馬追風急放去泥牛飲海乾念起萬途皆有礙理窮千聖透應難紅爐燄上看飛雪刹刹塵塵海嶽寒○擬將黃葉止兒啼搔首碧天紅日低譊舌不磨銛似劍利心非酒醉如泥堪嗟西社無人結却笑南華有物齊門外桃花錦千樹分明畫出武陵溪

佛祖綱目卷第三十九

# 佛祖綱目卷第四十 霜字號

甲子（宋理宗景定五年元世祖至元元年起） 乙丑（宋度宗咸淳元年） 乙亥（宋恭宗德祐元年） 丙子（宋端宗景炎元年） 戊寅（宋帝昺祥興元年） 庚辰（元世祖至元十七年） 乙未（元成宗元貞元年） 丁酉（改大德） 戊申（武宗至大元年） 壬子（仁宗皇慶元年） 甲寅（改延祐） 辛酉（英宗至治元年） 癸亥（元英宗至治三年止）

甲子 如珏禪師住徑山

如珏婺州人參癡鈍嘗呈偈曰鍾山白刃赤身挨幾度曾經被活埋一自人亡家破後了知無位可安排景定甲子詔住徑山

丁卯 至溫禪師入寂（萬松法嗣曹洞宗）

初劉秉忠以沙門野服從世祖於藩邸密謀帷幄定計社稷薦至溫於世祖世祖登極忠位太保參預中

書省事賜第奉先坊錫溫號曰佛國普安大禪師總攝各路僧尼忠齋居蔬食終日澹然溫亦銳意衞教凡僧之田廬見侵於豪富及他教者皆力歸之每歲官賜金帛修寺之外世味泊如憲宗末年納印辭職至元丁卯五月示疾西向右脇而逝異香三日荼毗心舌牙不壞衆庶掊其地深數尺猶得舍利云

己巳 祖欽禪師住仰山 無準範法嗣 臨濟十七世

祖欽住仰山示衆佛法下衰無甚此時全仗後生晚進發大勇猛負大志願赤手扶持隻肩擔荷莫孤負佛祖建立垂慈法乳之恩莫孤負國王外護匡扶水土之恩莫孤負父母師長養育剃度之恩莫孤負自已出家行脚之志虛消信施虛度光陰時不待人轉眼便是來生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莫待臨渴掘井臘月三十日到來眼光欲落未落貪生怖死手脚忙亂一似落湯螃蟹到那時縱欲回光返照辦此道以破生死遲了也何不趂如今身強力健打教徹去佛法二字難遭難遇打箇翻身墮異類中去便不聞佛法了也須是發大勇猛一往直前提起金剛寶劍向他佛祖頭上坐佛祖頭上臥始得

庚午 原妙通嗣書

原妙在龍鬚一日因同宿枕子墮地忽然大悟遂通祖欽嗣法書曰昔年敗闕親曾剖露師前今日重疑不免從頭拈出某十五出家二十更衣入淨慈立三年死限學禪遂請益斷橋和尚令參生從何來死從何去意分兩路心不歸一看看擔閣一年有餘每日只如箇迷路人相似那時因被三年限逼正在煩惱中忽見台州淨兄說雪巖和尚常問你做工夫何不去一轉於是欣然懷香詣北磵塔請益方問訊插香被一頓痛棒打出卽閉却門一路垂淚回至僧堂次日粥罷復上始得親近卽問已前做處某一一供吐當下便蒙勦除日前所積之病却令看箇無字從頭開發做工夫一遍又令每日上來一轉如人行路日日要見工程因見說得有序後竟不問做處一入門便問阿誰與你拖這死屍來聲未絕便以痛拳打出每日但只恁麼問恁麼打正被逼拶有些涯際值老和尚赴南明請臨行囑云我去入院了却令人來取

你後竟絕消息卽與常州澤兄結伴同往至俗親處整頓行裝不期俗親念某等年幼不曾涉途行李度牒總被收却只得挑包上徑山二月半歸堂忽於次月十六夜夢中忽憶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自此疑情頓發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至第六日隨衆閣上諷經擡頭忽覩五祖演和尙眞贊末兩句云百年三萬六千朝反覆元來是這漢日前拖死屍句子驀然打破直得魂飛膽喪絕後再甦何啻放下百二十斤擔子乃是辛酉三月二十二少林忌日也其年恰二十四歲滿三年限便欲造南明求決那堪逼夏諸鄉人亦不容直至解夏方到南明納一場敗闕室中雖則累蒙煅煉明得公案亦不受人瞞及乎開口心下又覺得渾了於日用中尙不得自繇如欠人債相似正欲在彼終身侍奉不料同行澤兄有他山之行遂違座下至乙丑年老和尙在道場掛牌時又得依附隨侍赴天寧中間因被詰問日間浩浩作得主麼答云作得主又問睡夢中作得主麼答云作得主又問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到這裏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和尙囑云從今不要你學佛學法窮古窮今只饑來喫飯困來打眠纔眠覺來抖擻精神我這一覺主人公畢竟在甚麼處安身立命雖信得及柰資質遲鈍轉見難明遂坐龍鬚自誓拚一生做箇癡獃漢定要見這一著子明白經及五年一日睡覺正疑此事忽同宿道友推枕子墮地作聲驀然打破疑團如在網羅中跳出追憶日前所疑佛祖誵訛公案古今差別因緣恰如泗州見大聖遠客還故鄉元來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自此安邦定國天下太平一念無爲十方坐斷如上所供竝是詣實伏望尊慈特垂詳覽

癸酉 持定參祖欽禪師

持定泰和王氏子幼絕葷茹淸苦剛立有塵外志而世緣奪之年三十一剪髮聞別傳之旨參祖欽欽示衆兄弟家做工夫若也七日夜一念無間眼不交睫無箇入處斫取老僧頭做舀屎杓定默有所契欽令爲衆持淨癸酉六月日衆患痢委身事之未幾定亦有疾疾革醫謂不可乃取一觸桶就屏處危坐其上

漿飲禁絕單持正念目不交睫者七日第七日夜將半忽覺山河大地草木叢林徧界如雪於明月下堂堂一身乾坤包不得久之如聞擊木聲驚醒徧體汗流疾亦愈踴躍自慶且詣方丈舉似欽欽舉公案詰之酬答無滯示偈曰昭昭靈靈是什麼貶得眼來已蹉過則邊籌子放光明直下元來只是我

(甲戌)原妙禪師開法雙髻峰

原妙隱龍鬚九載縛柴爲龕風穿日炙冬夏一衲不扇不爐日擣松和糜延息而已嘗積雪沒龕旬餘路梗絕烟火咸謂死矣雪霽宴坐如初有僧名若瓊焚祠牒從妙於龍鬚忽染病妙曰病中絕緣正好做工夫汝臭皮袋悉委之於我但和病捱去決不相賺瓊病亟索浴俯見湯影即有省莫笑如脫沉痾信宿書曰三十六年顛倒今日一場好笑娘生鼻孔豁開放出無毛鐵鷂妙問如何是娘生鼻孔瓊竪起筆妙曰又喚甚麼作無毛鐵鷂瓊擲筆而逝甲戌妙遷武康雙髻峰○智愚四明人屢住名刹甲戌遷徑山示衆已眼未明底因甚將虛空作布褲著盡地爲牢因甚透這箇不過入海算沙底因甚向鍼鋒頭上翹足

(丁丑)虛舟普度禪師住徑山

普度字虛舟江都人史姓出家徧參至饒州薦福謁無得得遷福嚴華藏度亦與之俱一日得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曰金香爐下鐵崑崙曰將謂這矮子有長處見解只如此度曲躬作禮曰謝和尚證明出世金陵半山屢遷名刹至元丁丑被命徑山

(庚辰)虛舟普度禪師入寂(無得法嗣臨濟宗)

普度住徑山值火餘志圖興復將有緒俄示微恙索筆大書曰八十二年駕無底船踏翻歸去明月一天至元庚辰四月日入滅○妙高字雲峰長谿人家世業儒母夢池上嬰兒合爪坐蓮花心手捧得之覺而生高因名夢池自幼嗜書力學尤耽釋典固請學出世法父母以夢故不忍奪出家受具首參道沖沖曰此兒語纚纚有序吾宗瑚璉也又參師範範尤器重擬充侍職高嘆曰懷安敗名吾不偏參諸方不止也遂之育王見廣聞入室掌藏鑰一日聞舉譬如牛過窓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高劃然有

省答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聞曰也只道得一
半後出世南興大蘆屢遷至蔣山歷十有三載乙亥
寺被兵革軍士有迫高求金者以刃擬高高延頸曰
欲殺即殺吾頭非汝礪刃石辭色雍容了無怖畏軍
士感動擲刃而去庚辰詔住徑山　初元世祖即帝
位尊癸思八為國師至元庚午升號帝師大寶法王
更賜玉印統領諸國釋教為皇太子說器世界等彰
所知論力辭西歸十七年十一月日入寂

辛巳　原妙禪師入死關

原妙住雙髻丙子學徒避兵四去妙獨掩關危坐及
按堵啓戸視之則那伽如故於是戸屨彌夥應接不
暇乃以拄杖橫肩顧左右云大衆會麼榔栗橫肩不
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己卯春腰包宵遁直造天目
西峯有獅子巖拔地千仞崖石林立妙樂之有終焉
之意未幾慕羶之蟻復集辛巳復造巖西石洞營小
室如舟扁曰死關上溜下淖風雨飄搖絕給侍屏服
用不澡身不薙髮截甕為鐺併日一食晏如也洞非
梯莫登撤梯斷緣雖弟子罕得瞻覩設三關語以驗
學者云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佛祖公
案只是一箇道理因甚有明與不明大修行人當遵
佛行因甚不守毗尼儀下語不契遂閉門弗接

癸未　祖欽禪師傳法持定

至元戊寅祖欽命持定為僧付衣偈曰無相福田衣
我今付與汝悟明心地後如龍吐甘雨自是隨大僧
歸堂脇不沾席者又六年一日聞欽上堂舉亡僧死
了燒了向甚麼處去自代云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
身言下疑情蕩盡身如湧高丈許衆退即詣方丈曰
適來和尚舉揚般若驚得法堂前石獅子笑舞不已
欽曰試道看曰劫外春回萬物枯山河大地一塵無
法身超出如何舉笑倒西天碧眼胡欽敲面前卓子
曰山河大地一塵無這箇是什麼定作掀倒勢欽笑
曰一彩兩賽及入室問曰親切處道將一句來曰不
道曰為什麼不道定拈起手中香合子曰這箇得來
不直半文錢欽曰多口漢欽巡堂次定以褡被裹身
而睡欽召至方丈厲聲曰我巡堂汝打睡若道得即
放過汝若道不得趁汝下山定隨口答曰鐵牛無力

懶耕田帶索和犂就雪眠大地白銀都蓋覆德山無處下金鞭欽曰好箇鐵牛也因以爲號

丙戌 原妙禪師傳法了義

了義德清湯氏子自幼不茹葷血六歲始能言但從其母誦法華經於人世事懵無所知姿貌巍然志若有所待年十七有禪者過之誦原妙上堂語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義忽言曰此大善知識必能爲人拔釘去楔爾能與我往見之乎母大驚異乃爲具衣裝與之行見妙於死關爲童妙曰汝所持何多爲曰以待寒暑曰學佛者不如是義即刻盡散諸人乃令提萬法歸一話因名之曰從一他日妙爲僧舉牛過窗櫺話義聞之忽然生疑參究不倦一日告妙曰上極天宮下窮水際盡大地一琉璃瓶曰莫作聖解他日過缽盂塘見松上雪墜有省即呈頌曰不問南北與東西大地山河一片雪聲未絕妙痛棒之不覺隕身崖下懸崖壁立人意其必死同學明通捫蘿接磴以救之則義已出半山無所苦也乃曰我往江西見欽公去也通曰汝孤負老漢棒矣力挽之還義即還山之西禪菴自誓曰我若七日不證則決去矣遂端直堅壁忘廢寢食夜則攀樹露立達旦未至所期豁然大悟馳至死關呼曰老和尚今日謾我不得也因呈頌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照便無蹤自此不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西東妙上堂我二十餘年布箇縵天網子打鳳羅龍不曾遇著得一鰕一蠏今日不期有箇蟭螟蟲撞入網中固是不堪上眼三十年後向孤峯絕頂揚聲大叫且道叫箇什麼舉拂子云大地山河一片雪義便奪拂子爲衆舉揚呵厲同學辭不少遜復曰盡大地有一人發眞歸元從一皆知之妙嘆其俊快一日有僧參妙妙令見義義曰驀直去久參者愧之幾有命若懸絲之慮遂歸德清其母爲賣簪珥與義同入武康上栢山結茅以居人皆莫測五載還山妙曰大有人道你拖泥帶水曰兩眼對兩眼遂薙落改其名曰了義亡何分座說法孤峭嚴峻機鋒不可觸十方叢林聞義首座之名莫不驚嘆

丁亥 友雲宗鑒禪師入寂 妙峰善法嗣 臨濟十五世

宗鑒住佛頂峰至元丁亥七月忽示疾二十七日集衆囑後事復彈指一聲云只此是別衆語也侍僧請留頌不答至夜漏將二鼓遽索筆書云一燈在望更無言說大地平沉虛空迸裂遂泊然而寂壽八十○原妙入死關祖欽寄竹篦麈拂及綠水青山同一受記法語丁亥冬衆請開堂遂就石室內拈香說法示衆參禪須具三要第一要有大信根明知此事如靠一座須彌山第二要有大憤志如遇殺父冤讐便欲一刀兩段第三要有大疑情如暗地做了一件極事正在欲露未露之時十二時中具此三要管取尅日成功○明本號中峯錢塘孫氏子母夢無門開道者持燈籠至其家翼日遂生本本神儀挺異具大人相繈離襁褓便跏趺坐能言便歌讚梵唄凡嬉戲必爲佛事年十五決志出家禮佛然指誓持五戒日課法華圓覺金剛諸經晝夜彌勵困則首觸柱以自警期必得乃已閱傳燈至菴摩羅女問文殊生不生公案有疑遂志在參決往天目參原妙妙孤峭巖冷未嘗一啓齒而笑獨見本歡然欲爲祝髮本以父命未許妙曰可舉闍夜多尊者出家因緣喻汝父勿自沉溺未幾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處恍若開解本自謂識量依通非悟也丁亥年二十五遂剃染給侍死關

戊子 妙高禪師闡明禪宗

妙高住徑山至元戊子春有譖毀禪宗者高聞之嘆曰此宗門大事吾當忍死爭之遂趨京勅集諸徒廷辨上問禪以何爲宗高曰禪也者淨智妙圓體本空寂非見聞覺知之所可知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上問禪之宗裔可歷說歟高曰禪之宗裔始於釋迦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起一枝花普示大衆惟迦葉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迦葉繇是歷代祖師授受而至菩提達磨達磨望此震旦國有大乘根器航海而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是爲禪宗也復詳東土六代五宗淵源上嘉嘆乃宣高進楊前同百法論師仙林賜坐使各持論林曰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談一字既不談一字五千餘卷自何而來高曰一代時教如標月指了知所標畢竟非月林曰如何是禪高以手打一

圓相林曰何得動手動脚高曰只這一圈尙透不過說甚千經萬論林無語於是禪宗按堵如初〇持定得法祖欽戊子遊方至衡陽鄢縣過桃源山愛其幽深乃有棲遯意山奮多頑悍之徒負險而聚及遭兵變遺骸枕藉蛇虎鬼魅縱橫出沒行者畏避定束茅爲廬與二三禪侶居之雨霧晦冥之夕鬼獸闖遶嘷呼定舉迷悟因緣諭之群怗遂息鄢人素昧禪學丞相伯顏等相率入山問道從而貴豪屈膝四方禪笠踵至檀信施地建寺榜曰靈雲大唱雲巖之道

己丑原妙禪師傳法明本

明本侍原妙戊子受具己丑觀流泉有省即詣妙求證妙打趂出既而民間訛傳官選童男女本因問曰忽有人來問和尙討童男女時如何妙曰我但度竹篦子與他本即言下洞然徹法源底陸沉衆中人無知者於是妙書眞讚付曰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視獨許不肖兒見得半邊鼻且俾參徒詣本請益〇瞿霆發號鶴沙松江人參原妙妙握竹篦問曰相公爲遊山來爲佛法來曰爲佛法來妙乃擲下竹篦曰會麼曰不會妙曰不入虎穴爭得虎子發施莊田二百七十頃以贍海衆妙曰多易必多難吾力弗克勝堅拒之發乃議建禪刹扁曰大覺正等禪寺

乙未高峯原妙禪師示寂雪巖欽法嗣臨濟十八世

原妙患胃疾數年乙未十一月大覺寺祖雍師子院院主明初來省妙竟以後事付囑十二月一日黎明辭衆曰西峯三十年妄談般若罪犯彌天末後有一句子不敢累及平人自領去也大衆還有知落處者麼良久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復說偈曰來不入死關去不出死關鐵蛇鑽入海撞倒須彌山泊然而寂啓龕七日端然如生塔全身於死關妙爲人至慈懃懇誨人善語和易或繼以泣及至室中行祖令鞭策龍象盡情勘覈絲粟無貸嘗戒學者令人負一知半解不能了徹參徒一詰茫然莫辨邪正句來句去如手搏兒盡得處鹵莽故也直須大徹親見親證明得差別智方解勘辨殺活其機用險峻不可湊泊如此尤矜細行崇戒律雖創兩刹目未嘗覩信士全從進得所剪髮朝夕供禮舍利纍纍如貫珠天下識與不

識皆讚嘆曰高峯古佛

庚子 明本禪師結菴平江

原妙示寂以大覺屬明本本力辭推祖雍主之本往來三吳間挾袱舒州遊廬阜還建康巳亥冬憩閶門西麓見松檜蔚然成林問名於居人則曰此雁蕩也本喜曰永嘉有雁蕩山乃應真諾矩羅示現之所名與之同其般若之當興耶遂縛草菴三間以居扁曰棲雲菴自是問道者聯翩而來庚子創精舍一區名其菴曰幻住且曰大覺世尊棄王位臥深雪夜覩明星與無邊有情同時涉入如幻三昧嗟乎衆生迨今沉酣情妄而不自知我曹出家雖依此如幻三昧而住亦有未悟者於是所至結菴一名幻住○雲南沙門玄鑑素明教觀每曰吾聞大唐有禪宗使審是耶吾將從其學如或未當將易其宗旨俾趨教觀繇是與其徒來謁明本言下忽大悟後方圓歸倡道而歿於中吳鑑之徒畫本像歸四衆迎像入城異光從像燭天萬目仰觀翹勤傾信自是興立禪宗奉本爲第一祖○行端字元叟臨海何氏子幼不茹葷超然有出塵之志得度受具參藏叟善珍珍問甚麼人曰台州珍便喝端展坐具珍又喝端收坐具珍曰放汝三十棒參堂去端於言下豁然一日珍曰我泉南無僧端曰和尚讚珍便棒端接住曰莫道無僧好珍頷之即延入侍司珍入寂端謁祖欽欽問何處來曰兩浙曰因甚語音不同曰合取臭口曰瀨徑橋高集雲峰峻未識書記在端拍手曰鴨吞螺螄眼睛突出欽笑顧謂侍者點好茶來端曰也不消得欽逝端還浙右庚子出世湖州資福

辛丑 及菴禪師傳法清珙

清珙字石屋常熟溫氏子祝髮受具後遊方參原妙妙問汝爲何來曰欲求大法曰大法豈易求須然指香可也曰珙今日親見和尚大法豈有隱乎妙器之服勤三年忽辭他往妙曰溫有瞎驢淮有及菴宜往見之至建陽見及菴菴問何來曰天目曰有何指示曰萬法歸一曰此是死句什麼害熱病底教汝與麼珙拜求指的菴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意旨如何珙答不契菴曰這箇亦是死句珙不覺汗下

後入室兩理前語詰之珙曰上馬見路菴呵曰在此六年猶作這箇見解珙發憤棄去途中忽舉首見風亭豁然有省回語菴曰珙今日會得活句了也曰作麼生會曰清明時節雨初晴黃鶯枝上分明語菴頷之久乃辭去菴送之門囑曰已後與汝同龕

壬寅 元長參明本禪師

元長字無明一號千巖蕭山董氏子七歲諸書經目輙成誦出入蹈矩循矱有若成人其父喜曰是子當以文行亢吾宗乎年十七從諸父曇芳游涉獵九流百氏之言已而曰此非出世法也復從授經師學法華經至藥王品即問曰藥王既然二臂曷爲復現本身耶師異之薙髮受具走武林習律律師問曰八法往來片無乖角何謂也曰何不問第九法乎律師曰問律而答以禪眞大乘法器也會行丞相府飯僧長隨衆入時明本亦在座遙見謂曰汝日用何如曰惟念佛耳曰佛今何在長方擬議本厲聲叱之長遂胡跪作禮求示法要本授以狗子無佛性話

癸卯 持定禪師入寂 雪巖欽法嗣 臨濟十八世

持定住桃源壬寅冬手書長偈示衆其末曰塵世非久日銷月磨桃源一脉三十年後流出一枝無孔笛吹起太平歌癸卯正月日恬然坐逝

庚戌 清珙禪師卓菴霞霧

清珙既受旨訣登霞霧山卓菴名曰天湖道洽緇素戶屨駢臻伏臘所須不求自至凡樵蘇之役皆躬自爲之禪暇喜作山居吟珙於此山有終焉之志

癸丑 明本禪師傳法元長

元長自明本開示後繼往縛茅靈隱山中雪庭傳召掌內記俄棄歸法門隨順世緣殆將十載一旦忽喟然曰生平氣志充塞乾坤乃今作甕裏醯雞耶復造靈隱跏趺危坐脇不沾席者三年因往望亭聞鵲聲有省丞見本具陳悟因本復斥之長憤然來歸夜將寂忽鼠翻食猫之器墮地有聲恍然開悟覺身躍起數丈如蟬蛻汙濁之中浮游玄間上天下地一時清朗披衣待旦復往質於本本問曰趙州何故云無曰鼠食猫飯曰未也曰飯器破矣曰破後云何曰築碎方璧本乃微笑囑曰汝宜善自護持棲遯巖穴時節

若至其理自彰長遂隱居天龍之東菴
甲寅 祖燈禪師住上雲峰
祖燈字無盡四明王氏子父好謙嘗寫華嚴經五色舍利見於筆端燈方年幼嘆曰般若之驗一至於斯耶年十四出家得度受具後參日溪泳泳命司藏鑰一日泳陞座燈出問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乞師指示泳曰十二時中密密參究忽然觸著却來再問燈抗聲曰無常迅速生死事大語未終泳便喝燈遽禮拜泳曰見何道理便爾作禮燈曰開口即錯泳頷之燈服勤數載復歷參名德其所印蓋不異泳云燈既得道思韜晦而護持之遂卓錫天台上雲峯上雲峰光景勝絕五季時東甌大士永安來居之疏釋經論多至百餘卷歸依者日衆因闢地爲巨刹錢忠懿王賜額曰證道三百年間洊罹焚毀惟存斷礎於斜照荒烟中燈傷之周覽故址嘆曰大士韶國師之法嗣也吾可不遵行遺轍乎延祐甲寅縛草爲菴廬宴坐其間虎狼蛇豕不能加害○大同字一雲號別峰上虞王氏子生時父見龐眉僧振錫而行問僧來自何所曰崑崙山竟排闥而入父急追之寂然無有暨聞兒啼莞笑曰兒豈向來浮屠也得度受具會春谷遇講經景德同往依之遇陞寶林召同謂曰子學精且博矣恐滯於心胸以成能執曷從事思惟修以剗滌之乎同即出錢塘參元熙舊所記憶者一切棄絕惟存孤明耿耿自照如是者閱六暑寒俄參明本同將久留本曰賢首之宗日遠而日微矣子之器量足以張大之毋久淹乎此也爲賛清涼像而遣之同喜曰吾今始知萬法皆本一心不識孰爲禪那而孰爲教乘內外自此空矣亟還寶林見遇且告之故遇曰可矣遂命分講雜華玄門延祐初出世蕭山淨土寺○曇噩字無夢慈谿王氏子家世宦族母命從鄉校師游洎長窮覽儒籍徹其義髓已而心有所感彈指嘆曰攻書修辭此世間相爾曷若求出世間法乎乃白其母出家凡釋氏契經與台衡賢首慈恩諸文晝夜摩研不知有飢渴寒暑已而復嘆曰教相如海茍執著不回是覓繩自纏爾曷若求明本心乎於是篤意禪觀久之雪庭傳住靈隱噩往侍左右傳歿行端來

補其處端風規嚴峻非宿學莫敢闖其門亟直前吝叩了無畏懼機鋒交觸情想路絕內外如一靡間毫忽一轉至六七語愈朗烈端欣然頷之延祐初徑山虛谷陵請掌書記○趙孟頫字子昂號松雪宋宗室年十二卽好寫金剛經與僧語親若眷屬每受明本書必焚香望拜提學江浙儒學時叩本心要本為說防情復性之旨後入翰林遣問般若大意本有淨土偈一百八首頫作一百八贊手書授之○馮子振號海粟嘗訪道明本本復書曰今古利達之士鮮不知三界是大夢宅苟不曾一回親切警悟則與此所知之心俱落夢緣故曰所知障也惟閣下於吾道信根未嘗不深獨未見其於信處能脫略所知不世間浮光幻影能幾何時向者鄙偈中有披衣終日坐茅堂之句曾蒙閣下許我踐之今日所謂負人眾舊債也○胡長孺字汲仲天台人特立獨行留心內典嘗著大同論曰孟子沒一千四百年而周子出周子之傳出於北固壽涯禪師程子朱子皆得之周子朱子後得張欽夫講究此道方覺脫然元來此事與禪學十分相似學不知禪禪不知學互相排擊都不曾剖著病處眞可笑也○鄭所南一名思肖連江人應宋博學宏詞科隱居吳下坐必南向歲時伏臘輒望南野哭再拜乃返誓不與朝客交游與明本善一日會於孝子梅應發家兩人指對無語本曰所南何不說法肖曰兩眼對兩眼無法可說棄所居弗居寓城南萬壽覺報二寺有田盡捨諸剎○孟珙字璞玉號無菴歸安人理宗朝為制置卒謚忠襄好周易而尤深於佛學進則料敵設奇輪刀上陣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遠貨色絕滋味自贊云老拙愛遊戲忙裏放癡憨正當恁麼時無處見無菴臨終偈曰有生必有滅無菴無可說踢倒玉崑崙夜半紅日出

戊午日本印原參明本禪師

印原字古先日本國人剃髮受具偏歷諸師戶庭咸無證入慨然嘆曰中夏乃佛法淵藪盍往求之乎於是奮然南遊初參華頂峯先覲覲曰汝之緣不在於斯中峰本公以高峰上足現說法杭之天目山爐鞴正赤遠近學徒無不受其煅煉此眞汝導師也汝宜

急行原即蓬蘽而出往見本本一見遽命給侍左右原屢呈見解本呵之曰根塵不斷如纏縛何原退涕淚悲泣至於飲食皆廢本憐其誠懇乃謂之曰此心包羅萬象迷則生死悟則涅槃生死之迷固是未易驅斥涅槃之悟猶是入眼金塵當知般若如大火聚近之則焦首爛額惟存不退轉一念生與同生死與同死自然與道相符脫使未悟之際千釋迦萬彌勒傾出四海大水入汝耳根總是虛妄塵勞皆非究竟事也原聞之不覺通身汗下無晝無夜未嘗暫捨積之之久一旦忽有所省現前境界一白無際急趨丈室告本曰原以撞入銀山鐵壁去也曰既入銀山鐵壁來此何為原超然領解便辭去本囑曰善自護持原復偏謁諸方咸以叢林師子兒稱之

己未 晦機元熙禪師入寂 物初觀法嗣 臨濟十六世

元熙字晦機豫章唐氏子世為儒家熙與兄元齡俱後進士業齡既登第熙年十九出家游方其母憐之私具白金為裝熙謂財足喪志即善辭母不持一錢以行聞物初觀闡化玉几往依之十年無知者偶與書記清默語默大驚以告觀觀詰之信然留侍左右朝夕諮問盡發其秘字之曰晦機為偈以囑焉楊璉眞伽總統釋教因招熙與俱朝京師熙辭曰我有老母兵後孔亡不可知遂歸江西則元齡固以臨江通判從文天祥起兵死獨母在堂熙奉之以孝聞丙申出世百丈遷淨慈七載遷徑山閱三月杖策歸南屏江西學者相率迎歸仰山己未閏八月將示寂手書謝所與往來者作偈示衆擲筆化去壽八十二

庚申 永寧禪師住廣德實相寺

永寧字一源通州人谷姓朱世為宦族年六歲入鄉校經籍即能暗記且了其大意然非性所樂聞人舉佛號遽注耳聳聽九歲懇求離俗父母弗之許輙連日不火食乃使出家於利和利和州之望剎宋有肇禪師說法度人前一夕寺衆同夢迎肇次日而寧至薙染受具蓬蘽出游浙河西見諸大老下語無所契入穹窿山謁克翁紹偉掌藏久之至毗陵約明極昱於焦子山精修禪定稍涉昏睡則戴沙運甓懸版坐空如是者五年昱曰藏主見解且至宜往參人遂至

太湖參無用寬寬門庭巖峻寧方入戶厲聲叱出寧作禮於門外合爪而立久之乃許入見問何處人曰通州曰淮海近日盈虛若何曰沃日滔天不孔涓滴曰不著瀆道曰請和尚道寬便喝寧退就禪室徹夜不寐一日聞寬舉雲門一念不起語聲未絕而有省急趨入堂寬便打然知寧頓悟令造偈拈趙州寧立成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象森羅齊乞命無底籃兒盛死蛇多添少減無餘剩寬嗒然一笑復舉證道偈問曰掣電飛來全身不顧擬議之間聖凡無路速道速道寧曰火迸星飛有何擬議敵面當機不是不是寬振威一喝寧曰喝作麼曰東瓜山前呑扁擔捉住清風剝了皮寧不覺通身汗下亟五體投地曰今日方知和尚用處曰閉著口自是侍香三年且以蘄崖所贊己像親署一花書授曰汝緣在浙逢龍即住遇池便居寧遂還浙庚申至廣德縛茆於大洞中洞左有實相寺馬祖弟子澄公道場寧為起廢重新之

壬戌 明本禪師命惟則分座

惟則號天如吉安譚姓子密傳明本心印至治壬戌本命則分座說法衆駭且疑及則提唱龍象讋服○行端自中天竺遷住靈隱壬戌詔主徑山

癸亥 永寧禪師住龍池

至治癸亥宜興龍池請永寧建立禪居寧以名符懸記欣然赴之作室數十間命之曰禹門興化菴

○中峯明本禪師入寂 高峯妙法嗣臨濟十九世

明本住天目癸亥春自叙其出家始末曰六旬幻跡蓋已有去世意又曰幻菴向秋抉作離散計朝死夕化骨便送歸三塔若停龕祭奠諷經入祠做忌一切佛事不許狗世禮也復條示師子寺惟以放下節儉克究初心愼守開山明訓令法久住之意至八月遺誡門人其略曰佛法無汝會處生死無汝脫去汝喚甚麼作佛法任以百千聰明一一把他三乘十二分教千七百則陳爛葛藤百氏諸子從頭註解得盛水不漏總是門外打之邊說時似悟對境還迷此事向道無汝會處汝轉要會轉不相應莫見與麼說便擬別生知解直饒向千人萬人摻不入處別有生機總不出箇要會底妄念惟具大信根叩己躬下眞參實

語乃能荷負若作荷負想依舊沒交涉當知來生結習濃厚無汝柰何處汝若無力處衆只全身放下向半間草屋冷淡枯寂句食鶉衣且圖自度亦免犯人苗稼作無慚人越十日示疾有來省者謂曰幻住菴上漏旁穿籬坍壁倒不可久住也語笑如平時或强之服藥本曰青天白日曲狗人情耶揮去十三日手書寫偈遺別外護及法屬故舊十四蚤作辭衆曰我有一句分付大衆更問如何無本可據置筆安坐而逝停龕三日身體溫輭顏貌不少變塔全身於望江石壽六十一本所至悉成寶坊而一衲一單未嘗寓目遊淮坂井汲艱遠終身不復頮浴聞說人過俯首不答凡傳記語涉詆毀掩卷不顧上自王公大人下逮屠販厮養暴悍之徒一以眞慈相與隨宜說法未嘗巽視海內識與不識皆尊之曰大和尙

佛祖綱目卷第四十

# 佛祖綱目卷第四十一 金字號

甲子元泰定元年起 戊辰改致和又天曆 庚午文宗至順元年 癸酉順帝元統元年 乙亥重紀至元元年 辛巳改至正 戊申皇明高祖皇帝洪武元年 癸亥皇明洪武十六年止

甲子 行端禪師傳法梵琦

梵琦字楚石小字曇曜象山朱氏子父杲有隱德母張事佛惟謹夢日墮懷而生琦襁褓中有神僧摩頂謂其父曰此佛日也他日必當振佛法照曜昏衢父因字以曇曜四歲祖母口授論語輙能成誦或問書中所好者何語卽應曰君子喩於義七歲能書大字詩書過目不忘遠近稱爲奇童九歲棄俗薙染十六受具二十本師命琦爲侍者尋典藏鑰一日閱楞嚴至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恍然有省自是閱內外典籍宛如宿習然於佛祖向上一著終有滯凝游方至徑山參行端問如何是言發非聲色前不物端遽曰言發非聲色前不物速道速道琦擬進語端震威一喝琦乃錯愕而退群疑

塞胸如塡巨石會元英宗詔善書者赴京金書大藏經琦在選中辭端至燕泰定元年春正月十一日五更睡起聞綵樓上鼓鳴豁然大悟汗下如雨擗几笑曰徑山鼻孔今日入吾手矣因述偈曰崇天門外鼓騰騰驀劄虛空就地崩拾得紅爐一片雪却是黃河六月氷是歲東歸再參端於徑山端迎笑曰且喜汝大事了畢復云妙喜大法盡在於汝

乙丑 水盛禪師隱居南巢

水盛字竺源饒州范氏子生時祥光照室及成童以嬉戲爲佛事年十七依羅山僧常常使從儒者學盛每習禪定且鍼指出血書金剛經常呵之盛曰學儒可敵生死耶曰汝黃口小兒姑注意於儒他時入道未晚也盛弗答已而參月庭忠於蔣山時孤舟濟爲第一座以晥山誨蒙山者誨之盛撫几曰吾已見二老矣乃端坐一室舉四肢百骸及山河大地咸攝入一念後三四日見色聞聲漸攄搖不動盛自信法決可證因取所携書帙火焚之且發願曰吾此生不能作佛當入無間獄也旁觀者吐舌俄過匡廬止東林復奮曰今夕必就蒲茵上死爾即正襟趺坐加精進力夜參半至極切孤危之際捐命一躍不覺如出荊棘叢中所履之地忽爾平沉返觀自身澄澄湛湛惟有一念不忘在盛猶以墮於斷滅益進修弗懈洎歸羅山方全體頓現參以諸祖契證坦然明白自謂開悟及掌藏鑰於東林偶閱妙喜明心見性非桑門事之語又復致疑不能釋或詒曰法離唇吻道絕言詮子何太滯也於是胸中蕩焉若洗然不敢謂已至越五載重謁濟濟曰蒙山嘗言栽松道者不具二緣而生達磨楚熊耳後隻履西歸果神通耶抑法如是也曰此形神俱妙而已曰不然子他日當自知之盛復往無爲參無能教學濟話教曰爲汝弗解故也盛忽大悟盡脫去玄妙知解歷觀從前所見如通宵一夢夢時非無及至覺後絕無所得矣教撫其背曰爾後當大弘吾宗盛辭歸浮梁薦福海印請盛分座說法久之隱居南巢巢民柳氏割山地建蘭若以獻地當五峯之下舊有龍潭五所聞盛至悉乘風雷徙去○崇裕字約之毗陵陳氏子母夢龐眉異僧乘肩輿直

叩寢門呼曰吾將假館於斯遂有娠裕旣生資識超
群童上十六解通儒家言然體素尫弱十日九疾每
都佛菩薩像輙胡跪瞻禮依戀不忍舍父母以其應
夢命從壽昌院曉爲沙彌院有大梨木三十年不發
花及裕來花開滿枝結實大如罋曉知爲祥徵度爲
大僧俄登雙徑謁行端閱二年未有所證入復走天
目見了義又三年復走中天竺參大訢一造戶庭如
膠漆相入卽決以超脫生死大事訢爲舉臨濟無位
眞人話且詰之曰爾還知否裕不覺下拜訢曰爾何
所見而作禮耶曰拜者非是他人曰從門入者豈家
珍耶曰和尙愼毋欺人也訢首肯者久之

丙寅 了義禪師開法師子正宗禪寺

高峯示寂了義深自韜晦或遊禪林頹然居下坂孤
峭嚴峻不假借人辭色或觸其機鋒發言如奔雷諸
方宿衲莫不驚嘆居不擇地隨寓而休而律範大閑
凜如氷雪所至四衆歸重師子正宗禪寺累請住持
義若不聞亦未嘗受請立僧至治三年明本歿泰定
三年義方勉狥衆請學徒奔湊示衆曰若要超凡入
聖永脫塵勞直須去皮換骨絕後再甦如寒灰發燄
枯木重榮豈可作容易想我在先師會下多年每被
大棒打徹骨髓無一念遠離心直至今日觸著痛處
不覺淚流豈似汝等咬著些子苦味便掉頭不顧殊
不知苦味能除百病大凡工夫若到省力時如順水
流舟只要稍公牢牢把柂纔有絲毫異念生管取喪
自失命若到純一處不可起一念精進心不可起一
念懈怠心不可起一念求悟心不可起一念得失心
纔有念生卽被一切邪魔入你心腑使你顛狂胡說
亂道永作魔家眷屬佛也難救你戒之戒之○懷信
字孚中奉化姜氏子母夢大星墜室中有光如火亟
取吞之遂有孕及誕狀貌異凡子性凝莊不安舉動
惟見沙門至必躍然親近年十五離俗已而祝髮受
具習三觀十乘之旨嘆曰教相繁多浩如烟海苟欲
窮之是誠算沙徒自困耳卽棄去渡浙西徧叩名叢
林勿契不勝憤悱華藏竺西坦遷主天童信隨質所
疑坦一見知爲法器厲色待之不與交一語信群疑
愈熾一日上堂舉興化打克賓公案問信信擬曰俊

哉師子兒也自是依止不忍去就維那之職坦夙雲外岫來繼其席命信司藏鑰泰定丙寅出世明州觀音寺策勵徒衆視分陰若尺璧惟恐其失之○無慍字恕中別號空室道人臨海陳氏子七歲入鄉校凡所讀書不煩再授年未冠白父母願歸沙門遂往徑山依行端薙染受具繼見一元靈扣擊法門細大事已而復還徑山端命居擇木寮聲譽日著

丁卯 元長禪師開法伏龍山

元長隱居天龍中天竺大訢力薦起之江浙行省丞相亦遣使迫長出世皆不聽泰定四年諸名山爭相勸請長度不爲時所容乃杖錫至烏傷伏龍山卓錫巖際誓曰山若有水吾將止焉俄山泉溢出作白乳色長遂依大樹以居初山有禪寺號聖壽其廢已久當長入山時鄉民咸夢有異僧來遂相率以訪見長宴坐不動爭持食飲以獻邑大姓爲構精廬尋建大伽藍內而齊魯燕趙秦隴閩蜀外而日本三韓八番羅甸交趾琉球莫不奔走膜拜咨決心要嘗作警世偈曰百年只是暫時間莫把光陰當等閑努力修行成佛易今生蹉過出頭難無常忽到教誰替有債元來用自還若要不經閻老案直須參透祖師關

戊辰 慧照禪師出世樂清明慶

慧照字大千永嘉麻氏子童年便欲入道聞人誦習契經合爪諦聽年十五剃染受具誓究大不思議事首謁晦機熙不契一日閱眞淨語至頭陀石擲筆峰處默識懸解流汗浹背往謁東嶼海海曰東奔西走將欲何爲曰特來參禮爾曰天無四壁地絕八荒汝於何地措足耶照抵掌於几而退海知其夙有所悟尋復召至反覆勘辯始印可之遂留執侍左右然照以爲心法既通不閱修多羅藏無以闡揚正教遂入天之聽乃主藏室於萬壽寺及海遷淨慈舉照分座戊辰出世樂清明慶示衆佛法欲得現前莫存知解縛禪看教未免皆爲境礙何如一物不立而起居自在乎所以德山之棒臨濟之喝亦有甚不得已耳

己巳 水盛禪師住西湖妙果

水盛隱居南巢天曆二年起住西湖妙果示衆凡剃髮染衣當洞明諸佛心宗行解相應以正悟之鏡靈

靈自照歲久月深具大無畏如透水月華萬浪千波觸之不散方不被生死陰魔所惑○懷信住明州觀音天曆己巳遷補怛洛迦山自持一鉢丐食吳楚間姑蘇產奇石信購善工造多寶佛塔十三層載歸東海俾信心者禮焉○大訢住天竺元文宗以潛邸之舊建龍翔集慶寺己巳召訢授大中大夫開山住持

庚午 宋濂居士參元長禪師

宋濂字景濂號無相居士金華人生時母夢異僧手寫華嚴經來謂母曰吾乃永明延壽願假一室以終此卷覺已濂即生因名曰壽後更名濂六歲日記二千餘言九歲能詩入青蘿盡閱鄭氏所著書數萬卷聞伏龍元長吐言如奔雷欲屈之特往謁相與詰難數千言不契而退復上長書長答曰前日承一宿山中今日有書來報無明讀一過不覺失笑笑箇什麼笑景濂坐井觀天又如貧兒拾得錫說與人要做銀子賣只是自不識貨教別人不識貨則不可何以故景濂每嘗在塵勞聲色境界中輥得爛骨地熟了思量計較文字語言弄聰明業識多了乍聞吾輩說一箇放下可以做寂靜工夫透脫生死得此事入手暫時起一念厭離心退步靜坐回頭乃見無思量無語言處便錯認作法身喻如玲瓏八面窓喻如須彌山言說不得這箇只是暫時歧路如何便罵得佛贊得祖贊得無明耶贊罵憎愛心不除但增長我見我見未忘目前只見別人過失不知自家過失要成辦透脫生死大事難矣景濂果欲辦這件事只向無思量無言語處仔細推窮不用說向人驀忽命根斷偷心絕絕後更甦欺君不得却來求印可亦不遲濂得書越二年又往見長長曰聞君閱盡一大藏教有諸曰然曰君耳閱乎抑目觀也曰亦目觀耳曰使目之能觀者君謂誰耶濂揚眉向之於是相視一笑○慧曇字覺原天台楊氏子母夢明月自天而墮取吞之遂有娠及生容貌嶷如長不與群童狎每入塔廟輙對法王瞻禮父母察其志俾出家受具已而學律習教忽拋髀嘆曰毗尼之嚴科目之煩固我佛祖方便示人若欲截斷衆流一超直入非禪波羅蜜曷能致之時大訢住中天竺曇往謁楮陳求道之切訢斥曰從

外入者卽非家珍道在自己奚向人求耶曇退凝神獨坐一室久未有所入訢一日擧百丈野狐話曇大悟曰佛法落我手矣只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訢曰見何道理敢爾大言耶曇展兩手曰不直一文錢訢頷之乃命侍香龍翔時掌藏鑰庚午訢如燕都見文宗於奎章閣同行者皆股栗不能前曇獨神氣恬然訢嘆曰眞吾家師子兒也及歸適寺新鑄銅鐘成訢曰非福慧雙全者莫先鳴鐘卽令曇擊之

辛未 世愚禪師住烏石

世愚號傑峯西安余氏子母夢觀世音送青衣童子覺而生愚自幼好禮佛塔出家受具晝夜奉香燈惟謹用鍼出指端血書金剛經忽抵几嘆曰縱能盡書一大藏教亦屬有爲絕如夢幻不可控摶盍學無爲以明心宗乎於是出謁古崖純石門剛涕淚悲泣祈以求端用力之要二師欣然語之愚佩受其言兀坐如枯株復嘆曰年日以增而學日以退豈非聞見未充無以啓發知解乎渡江而西見諸善知識下語不契遂止南屏三年不踰戶限閱止巖成倡道大慈函往謁焉成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何物愚聞而愈疑仍還南屏諸緣盡捨惟一念歷然一日坐至夜分聞鄰僧詠證道歌云不除妄想不求眞豁然如釋重負喜曰佛法元在目前祇爲太近故人自遠之耳卽操觚成偈有夜半忽然忘月指虛空迸出日輪紅之句走見成備陳悟繇成喝曰何處見神見鬼曰今日捉了賊也曰贓在何處愚便喝成曰開口合口都不是向上擧將一句來曰徧界明明不覆藏成竪起竹篦愚便掀倒禪床成曰你欲來捋虎鬚耶愚作禮成連打三下囑曰善自護持遂執侍三年又還南屏尋入大慈爲首座至順辛未還西安時烏石山有福慧古刹愚獨結廬以居蛇虎縱橫了無怖意影不出山者一十六載○淸珙卓菴霞霧山自謂終隱計至順辛未當湖新創福源寺廣教聞珙名敦請爲第二代住持珙堅臥不起或勸之曰夫沙門者當以弘法爲重任閑居獨善何足言哉於是幡然而起

壬申 紹大禪師出世烏龍山

紹大吳氏子世居桐江故因以爲號自幼不樂處塵

埃中稍長祝髮受具私自計曰化龍之魚肯於蹄涔求生乎即日杖策上雙徑謁大辨陵陵一見便大喜授以單傳心印祖與詰難者久之大退復自計曰如來大法天地所不能覆載其止如斯而已乎遂辭去徧參諸尊宿諸尊宿告之者不異徑山時大復慨然曰吾今而後知法之無異味也乃歸見陵陵俾給侍左右大登奮勵脇不沾席者數載遂得自在無畏法未幾掌藏鑰於淨慈尋以心法既明而世出世智不可不竟手羅貝葉寒暑俱忘每夜敷席於地洟像前長明燈讀之三閱大藏教又旁及儒家言及老氏諸書至順壬申出世嚴州烏龍山景德禪寺

癸酉 可傳參元長禪師

可傳舊名孛羅帖木兒後攺今名字無授高昌人生有異徵年十五薙染杖錫南游徧參閩浙諸尊宿得法於元長長示偈曰祖道昭昭在目前絲毫已隔路三千自家桶底一翻脫肯信西來別有傳

甲戌 斷崖了義禪師入寂 高峰妙法嗣 臨濟十九世

了義住正宗禪寺元統元年歲除日忽謂從者曰有一件事天來大你還委悉麼良久云明朝是年朝至正月六日詣法雲塔西指空地曰更好立箇無縫塔其晚與禪者談笑至夜分乃曰老僧明日天台去也禪者曰某甲隨師去義曰你走馬也趂我不及翼午跏趺而化壽七十二臘四十九藏全身於師子巖之後送者數千人初明本示寂會蓬齋文義笑謂衆曰後十二年更爲老僧一會至是果十二年○永寧住龍池庚午出世李山禪寺甫三年退歸龍池甲戌總管府請主常之天寧萬壽寧漠若無聞或激曰大法火冷灰寒師乃欲自暇自逸耶寧爲之蹶然而起

○無見先覩禪師入寂 斷橋倫法嗣 臨濟十八世

先覩字無見仙居葉氏子住華頂峯四十年聞其風者不遠數千里參問元統二年五月望日遺書謝朋舊作偈趺坐入滅火焚舍利成五采白乳如注

乙亥 梵琦禪師主杭州報國

初梵琦出世海鹽福臻戊辰遷本縣天寧乙亥主杭州報國示衆曰既稱長老出世爲人喻如金錍刮眼膜非是小事若傷鋒犯手未免破睛危乎險哉間不

容髮豈可忞瞞袋掉三寸舌脫空謾人你看他夾山初住京口寺已有發明到垂手處不無滲漏後往華亭見船子始大徹所以道參禪須是悟始得悟了須是見人始得若不見人只成得箇杜撰禪和說拍盲禪到處教壞人家男女去也第一本領要端正履踐要明白院子大小正當置之度外臨濟下風穴首山又何嘗聚三百五百衆來至今道行天下所謂山不在高有仙則名也又曰如今兄弟喫著佛祖飯不去理會本分事爭持文言俗句高聲大語略無忌憚全不識羞有般底不去蒲團上究明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冷地裏學客春指望求福懺除業障與道太遠在又曰凝心斂念攝事歸空念想纔生卽便遏捺如此見解卽是落空亾底外道魂不散底死人又有的忘認能嚬能喜能見能聞認得明白了便是一生參學事畢且問你無常到時燒作一堆灰這能嚬能喜能見能聞的什麼處去也恁麼參的是棗汞銀禪此銀非眞一煆便流因問你尋常參箇什麼答云有教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又教我只如此會今日方知不是就和尙請箇話頭我道古人公案有什麼不是汝眼本正因師故邪累請不已向道去參狗子無佛性話忽然打破漆桶却來山僧手裏喫棒

丙子 元長禪師傳法德然

德然字唯菴松江人初參清珙中謁元長遂傳其道長示法語曰德然上人你參我老石屋和尙指示道但於十二時中放下全身坐斷主人公不起第二念可謂的的從祖佛相傳不可傳不可授不可說底意旨矣只如你全身放得下麼一箇臭皮袋子飢時要粥飯喫不喫則肚飢過不得如何全身放下一法如是萬法亦然自己如是衆人亦然佛祖聖賢如是凡夫亦然一切衆生亦然正放下時身在甚麼處放不下時你又在甚麼處放得下不曾放下放不下何用放下人境俱空凡聖俱泯又何處現釋迦老子與石屋和尙又向何處參父母未生前面目又向何處求無明法語又向何處入彌勒樓閣會得赤肉團上有箇無位眞人能分許多位次眼須觀色不爲色所迷耳須聽聲不爲聲所惑世間色見聲求是行邪道若

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求底是心見聞覺知是心佛是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一拳打碎虛空骨森羅萬象眼睛開鼻孔何妨高突兀

丁丑 大訢禪師傳法懷渭

懷渭字淸遠號竹菴南陽魏氏子生時有靈芝產於庭槐占者云是子將以文顯乎已而果英發誦書攻文不待師授知解日勝時渭舅氏大訢住持龍翔集慶聞之喜曰此吾宗千里駒也亟挽致座下集慶爲東南都會四方名縉紳無不翕聚與訢游渭因得與聞反覆叅求其學於是大進形諸篇翰精明自然老於文學者爭歆慕曰此文中虎也渭恚曰公等謂吾專攻是業耶佛法與世法不相違背故以餘力及之將光潤其宗教爾苟用此相夸豈知我哉一日訢警勵諸徒衆未有對渭直前肆言訢振威叱之渭氣不少沮如是詰難至於再三訢笑曰汝可入吾室矣

己卯 曇噩禪師住瑞龍

至元乙卯曇噩出世慶元保聖遷國淸己卯瑞龍院欲易住持爲禪刹請噩開山噩每戒諸徒曰吾與爾儕研究空宗當外形骸忘寢食以消累刼宿習然後心地光明耳自是日惟一食終夜凝坐以達於旦

庚辰 可授禪師出世大雄山

可授字無旨號休菴臨海李氏子自幼處童子中屹然如稚松超乎蒿葭年十二出家十九得度受具已而嘆曰所貴爲比丘者務欲究明心宗爾苟纒蔽文字相中何時能脫離耶徧參諸尊宿不契久之叅普覺明於靈隱明松源五葉孫其門庭嚴峻未易叩擊授直入無畏問答之頃疑情盡釋明欣然印可之尋還石門至元六年出世大雄山安聖寺一香供明云

辛巳 紹大禪師主金華廣福

紹大住烏龍山至正元年遷主金華山廣福禪寺四方學子翕集座下一時法會號爲極盛

○元叟行端禪師入寂 藏叟珍法嗣 臨濟十六世

行端住徑山至正元年八月四日端坐而逝年八十八塔全身於寂照塔院端平頂古貌眼光爍人頷下數髯磔立凜然如雪後孤松坐則挺峙行不旋顧英風逼人賓友相從未嘗與談人間細故舍大法不發

一言自爲僧至化滅無一夕脫衣而寢其從南屏歸化城受經夏夕啓窗而臥忽一梵僧飛錫而來與談般若樞要亹亹不絕未幾騰空而去及將示滅所剪爪髮留塵化城菴逮啓視之舍利纍纍然生矣

壬午惟則禪師住菩提正宗寺

明本示寂諸名山屢請惟則主席則堅却不赴隱居華亭城北距城二里許至元辛巳客吳門幻住至正壬午門人相與築室於姑蘇城中師子林號菩提正宗寺奉則居焉示衆曰山僧從幼聞有宗門下事也學坐禪惜乎不遇惡辣鉗鎚未免也被一知半解所障又被一種速求開悟底心梗礙胸次自不知是病及到天目依附幻住老和尚每每見他道老幻一生參禪不曾開悟心中竊有所疑後來方知老和尚具大人相不險不怪不矜不誇他平生不肯自說悟絲得處而又嚴約參徒潛行密用者意在使今時未得謂得未證謂證妄稱知識誑謼閭閻之徒知所羞愧知所畏懼此政是切救今時墮邪之病以爲後學掠虛之戒者也宗師爲人處局面時時新至此老又是一番變局豈常情所能測哉山僧雖是依附多年要且一法無所得非但一法無所得更且和我從前所學所解底一時打失了以是之故自知恩大難酬因而索性放下山邊水邊做一箇萎萎隨隨無出豁漢但是此老平生諱忌底約束底不敢輕易動著如是者二十三年矣今此現前一會禪德但當信取自家有箇活脫無依底活潑潑地無所滯礙雖無形狀無處所而能通貫十方徧入諸法一切神通三昧變現自在不少一絲毫六道神光晝夜未嘗間歇不用安排不用揀擇直下體取便是一念相應便是要得一念相應但放下世間出世間事休歇世間出世間心不得嫌事礙心不得將心避事你但一切時一切處於心無心於事無事自然左右逢原所以道直下便是天寬地平要用便用一切現成豈不省力豈不慶快平生○松隱名茂子實菴奉化鄭氏子幼常中夜趺坐母惡之推其使仆輒違且不瞑年十六剃染受具主僧使司米鹽細務茂嘆曰離家爲求道耳苟羈紲於此何異狗苟蠅營者耶乃潛行至江西見南澗

泉泉命入室一夕聞巖泉泠泠微有覺觸遽往白泉
泉曰此間不足發子大機大用古林茂乃橫川嫡嗣
子當往依之茂卽發謁古林林曰爾來欲何爲茂曰
生死事大特來求出離耳林曰子明知四大五蘊是
生死本何緣入此革囊耶茂擬對林以杖擊之茂遂
悟自是機辨峻絕至正壬午出世明州瑞雲山○智
及字以中吳縣人俗姓顧初生時靈夢發祥祝髮受
具往聽賢首家講法界觀未及終章莞爾而笑曰一
眞法界圓同太虛但涉言辭卽成賸法縱獲天雨寶
華於我奚益哉遂走建業見大訢訢以文章道德傾
動一世見及文彩彰露文相延譽及有同袍訶曰子
才俊爽若此不思負荷正法甘作詩騷奴僕乎無盡
燈偈所謂黃葉飄飄者不知作何見解及舌噤不能
答卽歸海雲胸中如礙巨石目不交睫者踰月忽見
秋葉吹墜於庭豁然有省於是登雙徑謁行端自列
其所證甚悉端勘辯之及隨機參會不間一髮未幾
命侍左右俄遷藏室及取教與益溫繹之宗通說貫
若決江河壬午出世昌國隆教○輔良字用貞號介

菴范文正公十世孫誕鍾粹氣聰悟夙發見佛書輙
躍然朗誦若所素習有相士謂父母曰是兒骨骼淸
聳聚峭恐非世間法可縛若使學佛必能弘大宗乘
矣里多阿蘭若良日與群童遨遊其間徘徊愛慕終
日不忍去父察其志與相者言合乃曰昔范蜀公好
與名僧交嘗勉圓悟勤公參叩道要卒爲天下禪宗
吾能惜爾而不使遂其志乎遂俾薙落受具卽慨然
曰學佛將以明心心非師無以示肯綮終日墻面可
乎去習天台教白雲寺杓公諭之曰教乘固當學若
沉溺不返如入海算沙徒自困耳何不更衣以事禪
寂乎笑隱訢公見主龍翔其道大被東南盍往依焉
良卽往參訢問答之際棒喝交馳一刹那間凡情頓
喪久之遂契心法至正壬午出世嘉興聖壽

癸未　永寧禪師退歸龍池

永寧住天寧癸未退歸龍池○慧日號東溟天台賈
氏子出家依子庭訓習天台教觀訓嘆曰投丸下峻
坂不足踰其迅疾也北峰之道其藉以大昌乎日一
旦假寐有上下兩天竺之夢未幾出世吳山遷住下

天竺至正三年又遷上天竺

甲申　智度禪師還福林

智度號白雲處州吳氏子年十五慨然有出塵之趣欲就浮屠學父母不許度不火食者累日乃使出家薙髮受具深習禪定每趺坐達旦不寐如是者四三春秋已而嘆曰六合之大如此顧然滯一室可乎遂出游七閩偏歷諸山不契復還郡之白雲山築福林院以爲憩息之所日取楞嚴圓覺二經疏鈔而熟讀之已復嘆曰拘泥文字中如油入麵了無出期德山所謂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者信不誣也盍去之乎又出遊浙西見靈石芝上天目參斷崖義時無見先覩說法華頂峰度復往拜之問西來密意未審何如覩曰待娑羅峰點頭却與汝言度以手搖曳欲答覩遽喝度曰娑羅峰頂白浪滔天花開芒種後葉落立秋前覩曰我家無殘羹剩飯也度曰此非殘羹剩飯而何覩頷之服勤數載將辭還覩囑曰昔南嶽十五歲出家受大鑒記莂後得馬祖授以心法鍼芥相投豈在多言耶勿掉三寸舌誑人須眞正見解著於行履方爲報佛深恩耳度佩服弗敢忘至正四年還福林與毒種曇成山欽互相策勵如恐失之○大訢住龍翔凡十有四年至正四年五月日遷寂

乙酉　懷信禪師主天童

懷信住補陀壬午升主中天竺乙酉遷天童

丙戌　世愚禪師主石溪

世愚住烏石聲名籍甚至正六年遷主廣德石溪爽龍禪寺嚮化之盛不下烏石時

丁亥　竺源水盛禪師入寂（無能教法嗣　臨濟十□世）

水盛住西湖妙果未幾返南巢故隱嚮慕者愈衆至正丁亥夏四月日黎明召四衆戒飭之且云世尊有言我今背痛將入涅槃吾其時矣侍僧捧紙求偈盛訶曰何以偈爲强之乃引紙膝上書已端坐而逝初盛預建塋塔於諸峰之下是夜有光如匹練自天際下燭交相通貫未幾散布五峰之頂復合於塔中彌三夕乃止居民凡數十里聚觀駭異之○祖銘字古鼎四明應氏子幼不茹葷稍長通左氏書尤嗜釋典剃染受具出游諸方莫有契者時行端在靈隱銘往

從爲一日入室叩黃龍見慈明因緣端詰曰只如趙州云臺山婆子被我勘破慈明笑曰是罵耶你且道二老漢用處是同是別曰一對無孔鐵鎚曰黃龍直下悟去又且如何曰也是病眼見空花曰不是不是銘擬進語端便喝銘當下廓然出世隆教遷寶陀遷中天竺至正七年遷徑山上堂舉大愚芝示衆大家相聚喫莖虀若喚作一莖虀入地獄如箭乃云宗師爲人如蠱毒家置毒飲食之中飲人未嘗不欲斷其命根雖然是寃對者能有幾人〇可授初住大雄山遷隆恩又遷白巖丁亥遷主龍華一座十三春秋凡四坐道場皆不出乎台境諸方爭欲聘致授皆不從作休菴於西塢日修念佛三昧法門且曰此正禪定之功也惡可強分同異哉〇元長住伏龍宋濂每寄書論道至正七年長復答書曰士林中來者無不盛談左右乃間氣所生文章學問絕出爲浙東群儒之冠且尤深於內典欣羡無已承叙自幼讀佛書頗其要旨出入有無空假中中至於中且不有有無何在三復斯言此今之士夫執有執無離邊離中分彼此儒釋之異如左右儒釋一貫者能有幾人人言爲不虛矣張無盡云余因學佛然後知儒古德云居無爲界中而不斷滅有爲之法居有爲界中而不分別無爲之相暗合道妙不易不易審如是則有爲底便是無爲底左右已百了千當何處更有身心之慮未祛事物之來未息又何處更有眞實工夫可做而後出離有爲了生死大事耶左右與山野交二十年會或劇談別或寄語未有如此書之至誠也人天之際唯誠朋友之道亦誠而已只如左右未動念未操觚拂紙未陳一言及寫在紙上了是有爲是無爲是生是死是生死法是出生死法這些子直是諦訛故孔子謂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孔子底說話莫道子路不知落處盡大地人都不知落處豈不見黃山谷訪死心死心云聞公會禪諸方皆印可是否答云不敢死心云我有一問問公公試答看彼此燒作一堆灰在甚處相見山谷茫然後參晦堂示吾無隱乎爾一言聞桂花香打破漆桶鼻孔撩天大丈夫欲成辦箇事自有箇般時節山谷雖是一塊精金須入死心晦堂

作家爐鞴惡辣鉗鎚始得這一隊漢若到無明門下更須一一勘過何也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裏山野如是杜撰左右以爲如何

戊子　寶金禪師至燕京

寶金號璧峯姓石氏生於乾州永壽縣之名胄父通甫人號爲長者母張亦嗜善弗倦有桑門持鉢乞食以觀音像授張且囑曰汝謹事之當生智慧之男未幾生金白光照室幼恒多疾纏綿衾枕間父母疑之曰此兒感祥徵而生其宜歸之釋氏乎六歲出家薙落受具徧詣講肆窮性相之學已而撫髀嘆曰三藏之文皆標月之指爾昔者祖師說法天花繽紛金蓮湧現尚未能出離生死況區區者耶卽更衣入禪林時如海眞樹正法幢於晉雲山中亟往見之眞示以道要金大起疑情二三年間寢食爲廢偶携筐隨眞揷蔬於園忽凝坐不動歷三時方寤眞曰爾入定耶金曰然曰汝何所見金曰有所悟爾曰汝第言之金舉筐示眞眞非之金寘筐於地拱手而立眞又非之金厲聲一喝眞奮前揕其胸使速言金築眞胸仆之眞猶未之許笑曰塵勞暫息定力未能深也必使心路絕祖關透然後大法可明耳金聞之愈精進不懈遂出參諸方憩蛾眉山誓不復粒食日採松栢啖之脇不沾席者又三年一念不生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自是入定或累日不起嘗趺坐大樹下溪水橫逸人意金已溺死越七日水退競往視之金燕坐如平時惟衣濕耳一日聽伐木聲通身汗下如雨嘆曰妙喜大悟十有八小悟無算豈欺我哉未生前事吾今日方知其眞耳急往求證於眞反覆相辨詰甚力至於拽傾禪榻而出眞曰是則是矣翼日重勘之至期眞於地上畫一圓相金以袖拂去眞復畫一圓相金於中增一畫又拂去之眞再畫如前金又增一畫成十字又拂去之眞視之不語復畫如前金於十字加四隅成卍文又拂去之眞乃總畫三十圓相金一一具答眞曰汝今方知佛法宏勝如此也百餘年間參學有悟者世豈無之能明大機用者寧復幾人無用和尙有云座下當出三虎一彪一彪者豈非爾耶爾宜往朔方其道當大行也無用盡眞之師云

先是金在定中見一山甚秀麗重樓傑閣金碧絢爛諸佛五十二菩薩行道其中有招金謂曰此五臺山秘魔巖也爾前身修道其中靈骨猶在何乃忘之既寤遂遊五臺道逢蓬首女子身被五綵弊衣赤足徐行一黑犬隨其後金問何之曰入山中爾曰將何爲曰一切不爲良久乃沒叩之同行者皆不見或謂文殊化身云金乃就山建靈鷲菴四方聞之不遠千里日負餱糧來獻金悉儲之以食游學之僧多至千餘人至正戊子冬元順帝召至燕都慰勞甚至天竺僧指空久留燕相傳能前知號爲三百歲金往與叩擊空瞪眎不答及出空嘆曰此眞有道者也冬夕大雪有紅光自金室中起上接霄漢帝驚嘆

己丑 世愚禪師還烏石山

世愚住廣德凡三年烏石之衆念愚久去鄉里力迎其還愚嘗示五臺善講主曰假饒文殊放金色光與汝摩頂師子被你騎來觀音現千手眼鷂哥被你捉得皆是逐色隨聲於你自己有何利益要明己躬大事透脫生死牢關先須截斷一切聖凡虛妄見解十二時中廻光返照但看不是心不是物不是佛是箇甚麼切莫向外邊尋討設有一毫佛法神通聖解如粟米粒大皆爲自欺總是謗佛謗法直須參到脫體無依纖毫不立處著得隻眼便見靑州布衫鎭州蘿蔔皆是自家所用之物更不必別求神通聖解也○懷信住天童己丑冬十月遷住金陵龍翔或謂龍翔刹政稍示威嚴以懲驕慢之習信笑而不答

庚寅 守貴禪師住天龍

守貴字無用號水菴浦江甄氏子其家業耕樵每使之行饁田間貴志弗樂乃同鄉童子從師傳讀書年十八剃染二十游方至龍華參元長長授以向上一著貴冥參默究恍若有契隣院天龍有大道平者挽長主之丁卯春正月笑隱言長行業於行宣政院將俾出世住大禪坊長竟遁逃不見使者夜渡濤江走伏龍山貴與之俱山有廢刹曰聖壽長爲一新之命貴領其徒貴嘗往參斷崖義梁山寬反覆叩答不異見長時乃太息曰千江雖殊而明月則一吾今而後無疑矣戊子夏退居嘉興建菴爲佚老計庚寅秋七

月十日夢大道平來別曰吾已棄人間世矣賁大驚急拏舟往視之平果已告寂自是復住天龍○守賁住天龍通嗣書於元長長答書略曰無用既爲一方主人便與前來獨居時不同何以故古之參禪辦道之士或獨居或處衆單單以生死兩箇事爲急務如救頭然打破漆桶之後日夕磨礪身心一如蕩然無纖毫過患久久不可掩其光明自然敗露不得已被人攛在座子上坐地以其得處穩密用處諦當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皆可與人作箇樣子故有住持之說夫住持者住於不可住之地持其不可持之法利濟一切傳之無窮豈小根劣器之所能眞世出世間大力量大丈夫大善知識所以有眼者見有耳者聞猶國之有君家之有父君聖而臣賢父慈而子孝衆人以一人爲之主一人以衆人爲之賓賓主歷然風行草偃不言而治蓋本於斯況頂𩕳具大眼目辨龍蛇別虎兕啓大爐鞴運大鉗鎚鎔凡聖烹佛祖向千箇萬箇中點一箇出來作靈山正傳爲少林種草如燈照燈如水與水故有法嗣之說豈有今之紛紛者以勢利相傾人我相勝詐僞相欺狠戾相奪甚至詞訟相加毒害相殺往往白衣面前搖尾乞憐銕面活閻羅王手中乞命如斯之輩似粟如麻作地獄業名地獄查喚作住持得麼喚作法嗣得麼苦哉屈哉百丈臨濟一宗掃地盡矣

辛卯　明德禪師住松江東禪

明德號孤峰明州朱氏子父與補陀僧玠公交玠聞雞聲入道凡說法必鼓翅爲雞號玠亡已久母夢玠來託宿覺而有娠歷十四月而生童幼不好嬉弄每結跏端坐不動藏主慧明訶曰童子不知誦詩讀書癡坐將焉求德曰欲學坐禪求作佛爾明奇之挾至鄞縣金鷲院俾給洒掃之役時年十二越五載得度受具慨然有求道之志杖錫而出首謁竺西坦於天童坦曰汝從何方來曰金鷲來曰金鷲山高多少曰不見其頂坦斥之德益自策勵以必證爲期坦一日升座舉世尊拈花公案德於衆中聞之忽若有解遽造偈呈坦坦頷之德猶弗自是也復如淨慈見晦機熙熙見德至問曰什麼人恁麼來德曰胡張三黑李

四又問從朝至暮著衣喫飯還認自己否德又曰胡張三黑李四熙拈棒欲打德拂袖竟出抵雙林見明極俊會日本迎俊爲國師德送至海濱而竺田霖亦自雪竇至見德氣貌不凡延歸山中居第一座霖上堂舉隱山泥牛入海公案諄諄誘掖德不覺慶快群疑頓釋因以偈呈霖霖嘆曰人天眼目儼然猶在自是邀仲方倫結菴桃花塢相與激揚暇則翻閱華嚴足不踰戶限名稱日聞行宣政院請住松江東禪寺○明叟昌至伏龍參元長長憫其求道懇切示偈曰峰頂高寒雪未開上人忍凍爲何來齊腰不用庭前立待得天晴煖自回昌遂行忽然有省長印可之

壬辰　蘭室馨禪師住淸隱

蘭室馨得法元長至正壬辰與同袍古道猷遊方至金華淸隱初城西三里所有郡人劉士簿嶠隱居於此嶠字子淵尊親極孝家雖貧力學聚徒以養非道義錙銖不取風節行義爲邦人所稱後一百七十年而馨猷至遂於此地建立叢林卽名之曰淸隱○德然嘗謁淸珙珙告之曰子去我而求憩息之所其必松江之華亭乎華亭民富而趨善富則樂於施與趨善則可化以吾佛之道其必有以處子矣書松隱二字授之以行至華亭郭滙之陽忽憶懸記遂結茅而居其中創建功成取石屋所書名之曰松隱○淸珙隱居天湖至正壬辰七月日示微疾越二日中夜與衆訣其徒請曰和尙後事如何遂索筆書偈曰青山不著臭尸骸死了何須掘土埋顧我也無三昧火光前絕後一堆柴擲筆而逝荼毗舍利五色粲然不知其數壽八十一臘五十四○時蔚字萬峰樂淸金氏子母夢沙門入其寢覺而生適有光燭室母懼欲弗舉其姑育之襁褓中見僧輒笑作合掌態出家受具參止巖成成曰因甚參禪人不悟眞性逐日區區打鬨過了或三五成群說長老如何或三五成群說叢林好醜一向不在已躬下做工夫若要了悟上乘切要眞參實學就示以南泉三不是公案令參蔚乃別入明州達蓬山究竟成語至忘寢食一日寺主舉似潙山踢倒淨瓶話觸發疑情不覺囫地一聲卽說偈曰顚顚倒倒老南泉累我工夫却半年當下若能親

驀得如何不進劈胸拳遂往華頂訪無見覩覩問從何處來曰杭州來曰曾見何人曰止巖和尚曰有何指示曰南泉三不是曰我這裏南泉三不是卽不問如何是萬法歸一曰從生至死皆無一曰如何是一歸何處蔚近前叉手曰不審又問如何是道曰道無可道曰不道有不道箇甚麼曰正要和尚雖著曰疑著卽錯曰不疑亦錯覩便喝蔚亦喝覩又喝蔚亦喝拂袖而行覩曰你雖悟得眞性年紀小在未可印證你且居山十年二十年我自令人來取你時年二十六復返達蓬獨處者十年忽聞止巖圓寂遂往掃塔偶宿雲隱一僧學元長頌有兩輪日月如梳過一合乾坤似磨忙寄語諸方參學者莫教蹉過好時光之句蔚聞便同本僧直造伏龍見長長問將甚麼與老僧相見蔚竪拳頭曰這裏與和尚相見曰死了燒了向何處安身立命曰漚生漚滅水還在風息波平月映潭曰莫要請益受戒麼蔚卽掩耳而出一日佛誕長上堂今日有三種好事一者世尊降誕二者天道晴明三者有人施主設齋若向此三種好事上識得老僧舌頭落處曰滑萬兩黃金蔚從西過東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中天天中天釋迦彌勒誰後先長曰大師子吼過了也還有小師子麼又一日上堂舉無風荷葉動必定有魚行蔚出衆震聲一喝拂袖而行長示偈曰鬱鬱黃花滿目秋白雲端坐碧峯頭無賓主句輕拈出一喝千江水逆流未幾蔚還達蓬復移嵩山閱九載長手書招致分座尋返嵩山壬辰阜錫蘇州鄧蔚山創建道場號曰聖恩參學者雲集上堂大丈夫漢向威音王以前空劫那畔擔負得行何處有許多周折豈不見臨濟在黃檗會下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問話三遭痛棒後至大愚被他一攖豁然大悟便道黃檗元來佛法無多子大愚云你適問有過無過便道佛法無多子畢竟有多少速道濟於大愚肋下築三拳到這裏一點子也瞞他不得自後顯大機發大用開鑿人天眼目發揚佛祖宗猷機鋒如石火電光相似實難近傍凡見學人入門便喝大衆如臨濟會下兩堂首座齊下一喝且道那喝是主那喝是賓這裏見得徹去便見臨濟老人立地處便

見自已及大地衆生立地處懷藏智鑑鑑在機先顯發大用用超格外以至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無不知之如今叢林參學高士至死不明此事病在何爲堪嗟學人妄自執法爲病以病攻病致使佛性愈求愈遠轉急轉遲伶俐漢廻光返照直下知非藥病兩忘眼睛突出爍破山河大地耀開百億須彌全卷全舒全殺全活捉敗德山門戸看破臨濟家風是則是要見德山郎易要見嵩山郎難何故須知死句中有活句活句中有死句死句中有死句活句中有活句會麼善財到此無行路有在渠儂彈指間

癸巳

## 自緣禪師結菴古寺

自緣號會堂臨海陳氏子母感奇夢而生緣氣骨不凡翛然有出塵之趣每入寺見像變梵筴必胡跪合爪父謂母曰是子如青蓮花水不能沾豈俗能淹耶乃命出家薙髮受具趺坐一室上以縛禪爲事已而還台參日溪泳泳一見輒喜命侍左右泳遷淨慈緣從其行咨决心要豁然契悟久之復還台省父道經寧海日已暮悲風號林莽間緣皇皇急走夜行三里許乃逢逆旅主人破屋一間不能蔽風雨緣竟夕不寐明發指天自誓曰所不能建菴廬以延旦過者有如日里中有妙相古寺兩廡蕭然緣往還視喜曰是足以遂吾志矣白於主僧假其西偏糞除蕪穢具床几設衾褥罔不整潔縣東桃源橋上故有圓通閣緣遷至其處建華嚴閣橋之南復築彌陀閣像淨土十六觀相令覽者觀相興行啓發極樂正因

甲午

## 輔良禪師住天童

輔良出世嘉興聖壽凡十三年至正甲午遷天童

乙未

## 慧照禪師住寶陀

至正乙未慧照遷住寶陀先是寺以搆訟而廢照謂訟興在辨難太迫一處之以寬慈絕無與較且曰我佛得無諍三昧所以超出群品我爲佛子可不遵其教耶衆服其化〇普仁字德隱蘭溪趙氏子祝髮受具有慨然求道之志危坐達旦期息妄緣了然義以大辨之子丕振臨濟宗風仁往造焉入室問答機鋒奮觸電掣霆奔義命侍香久之出游閩浙江湘凡名刹所在必求諸尊宿以證其所悟無不敀容禮之雙

徑南楚說請陞座說法說化古鼎來補其處益推敬仁且謂相見之晚仁猶不敢自足亟走四明見月江印雲外岫相與辨詰無虛日徵以宗門機緣大而沙界小而毫芒無不收攝乙未出世金華淨土寺

丙申 慧照禪師住阿育

慧照住寶陀一日僧夢一神人衣冠甚偉飛空而來僧作禮問之神曰我從阿育王山來欲請大千師赴供耳未幾行宣政院署照住是山照憫大法陵夷孳孳誘掖不遺餘力嘗垂三關語以驗來學一曰山中猛虎以肉爲命何故不食其子二曰虛空無向背何緣有南北東西三曰飲乳等四大海水積骨如毗富羅山何者是汝最初父母時未有契其機者○慧曇初出世牛頭山遷廣慧又遷保寧丙申 王師定建業曇謁 上於轅門 上見曇氣貌異常嘆曰此福德僧也命主蔣山太平興國禪寺時當儉歲曇化食以給其衆無闕乏者山下田人多欲隷軍籍曇懼寺田蕪廢請於 上而歸之山之林木爲樵者所剪伐曇又陳奏 上封一劍授曇曰敢有伐木者斬至今蓋鬱然云○元瀞字天鏡號樸隱會稽倪氏子容貌魁偉襟懷煦然如春世間機穽押闔之術不識爲何物祝髮受具嶷然有遠志從天岸講天台止觀復往雙徑參行端瀞入門端厲聲一喝瀞若聞雷霆聲黏縛盡脫遽稽首作禮端曰汝見何所見耶復問答四三轉皆愜端意端顧左右曰是般若位中人也遂命歸侍司尋掌書記時年二十七丙申出世會稽長慶陞天衣萬壽四方問道者聞風來歸

丁酉 力金禪師住瑞光

力金號白菴吳郡姚氏子母夢一厖眉僧直趨房闥麾斥弗退因驚呼而覺遂懷娠既生芬香滿庭年臨五六方額圓額白晳如玉琢見者無不憐愛七歲讀書過目成誦或見佛像輒五體投地一日請於母曰兒患世相起滅不常將求出世間法可乎母曰出家甚苦爾年幼豈能堪乎曰兒心自樂之想無苦也累請不已遂令出家祝髮受具精研教乘忽喟然嘆曰名相之學略諳之矣盍棄諸緣而往躋覺路乎遂更衣入虎林謁古鼎銘於雙徑銘示以德山見龍潭語

金奮迅踴躍直觸其機從而有契銘偉掌記室未幾
分座說法至正丁酉出世蘇州瑞光寺
○千巖元長禪師入寂（中峯本法嗣 臨濟二十世）
至正丁酉六月日元長示微疾索浴更衣會衆書偈
云平生饒舌今日敗闕一句轟天正法眼滅遂投筆
而逝○元亮遍參諸方久未能證入往參元長長見
亮誠慤可與進修時加警策之已而命司藏鑰使日
閱三藏玄文久之陞居第一座嘗示偈曰無明佛法
無多子一味砒霜藥殺人待汝棺材瞠得眼却教劍
刃上翻身一日謂亮曰如如眞性迥出根塵祥光發
現照燭乾坤非有絕念之深功不能超出生死而入
常寂之場子盍縛茅於重山密林而究明之乎亮躍
然即日下山丁酉春行至龍游縣北有山曰寶蓋遂
駐錫焉三四年便成伽藍名曰實際禪居○善繼字
絕宗諸暨樓氏子母夢神人授白芙蕖而生始能言
見母舉佛號合爪和之稍長讀春秋喟然嘆曰春秋
乃世間法欲求出世間非釋氏將疇依此身不實有
如芭蕉縱因書而致高官峻爵寧得幾何時耶遂祝

髮受具習天台教觀復往天竺從湛堂澄澄曰法輪
之轉他日將有望於斯子乎出世三主伽藍俄謝事
東歸嚴修淨業丁酉七月日集衆曰佛祖弘化貴乎
時節因緣緣與時違化焉托乎吾將歸矣遂索筆書
偈而化荼毗齒舌不壞舍利纍纍然滿地○懷信住
龍翔當　大明兵下金陵僧徒俱散去信獨結跏宴
坐執兵者滿前無不擲杖而拜　上嘗幸寺聽信說
法嘉信純慤特改龍翔爲大天界寺寺之逋糧在民
間者遣官爲徵之丁酉八月日晨興索蘭湯沐浴更
衣趺坐謂左右曰吾將歸矣汝等當以荷法自期勵
精進行可也言畢而瞑侍者撼且呼求偈不已信握
筆書曰平生爲人戾氣七十八年漏洩今朝撒手便
行萬里晴空片雪書畢復瞑荼毗舍利如菽如麻五
色燦爛雖烟所及處亦纍纍然生貯以寶瓶光發瓶
外信生平進修極勤自壯至耄默誦法華經一部無
一日闕屢感蓮花香滿院芬郁異常將終前一日
上統兵駐江陰當晝而寢夢信服褐色禪袍來見
上問曰師何爲乎來也對曰將西歸故告別耳　上

還聞信遷化衣與夢中正同大悅　詔出內府幣帛助其喪事學龕之夕　上親致奠送出都門外

（戊戌）古鼎祖銘禪師往生淨土（元叟端法嗣臨濟十七世）

祖銘住徑山元日祝釐江浙省垣境白光三道丞相康里見之加敬又康里奉銘所贊觀音像於紫薇閣是夕瑞光煜然延至鄰城雲居時詣銘叩宗門玄旨一日看經次問長老何不看經銘曰尋行數墨爲看經耶里無語銘翻經曰老僧看經去也里以手掩經曰請爲說破銘曰伊尹周公是阿誰做至正戊戌將遷寂致書囑里外護正月日語門人曰觀世音蓮臺至矣遂索筆書偈曰生死純眞太虛純滿七十九年搖籃繩斷擲筆而逝○補頁主天童閱四春秋移中天竺時海內大亂兵燹相仍南北兩山諸剎皆化於烈焰靈隱古稱絕勝覺場凉烟白草淒迷於夕照之間過者爲之慨嘆丞相康里選頁居之既至葺茅爲廬以棲四方學者雖當凋零之秋開示徒衆語尤激切嘗曰達磨一宗陵夷殆盡汝等用力如救頭然可也然百千法門無量妙義於一毫端可以周知如知之變大地爲黃金受之當無所讓否則貽素飡之愧歲月流逝向上之事汝等急自進修參學之士多有因其言而悟入者○紹大住金華山凡十有八年戊戌移住義烏雲黃山寶林禪寺○楊允眞字無識金華人縣東五十五里許有一土阜延袤數里餘曰羅漢山先是宋元豐間里之善士鄭克允與其弟克明於其地冶鐵鑄阿羅漢像五百十八尊山因是得名二百餘年後允眞居於山側與其室人王氏本淨同往伏龍山謁蘭室馨受大乘三聚淨戒以縛禪爲事一夕夢有異僧若來自西域者告曰汝宜於羅漢山建永寧菴以修學禪定覺而異之乃卽其地搆佛廬眞手植青松蔚乎成林而門樓亦具

（己亥）必才法師往生淨土

必才字大用臨海屈氏子年十二習天台教觀祝髮受具游虎林謁湛堂澄時玉岡潤來居第一座才執經入室足不踰戶限者十年潤嘆曰是子非靈山會上業已習之烏能致此哉出世海鹽當湖至正癸未陞演福己亥三月日召弟子曰我生緣將盡卽焚香

向西而坐厲聲稱西方佛號晝夜六時聲無暫輟翼日又曰爾等勿謂修持無驗吾淨土緣稔三昧現前吾其行矣卽具浴更衣遺書以別相知者復作辭世偈一首及舁龕就火五色神光自龕中發火已舌如紅蓮齒牙如珂貝舍利如菽者滿地萬衆競取灰燼一時俱盡後至者穴地尺餘亦得之○梵琦主嘉興本覺丁酉遷本郡天寧己亥築室海鹽天寧西偏以居自號西齋老人一意淨業嘗見大蓮花充滿世界彌陀在中衆聖圍繞作懷淨土詩勸同袍之士及同社之人凡有心者悉令念佛○允若字季蘅姓相里氏出家受具從佛海澄與天岸濟我菴無玉庭罕皆有重望人稱爲佛海會中四天王住天竺退居雲門會天下大亂干戈紛擾若與之遇脇以白刃若不爲屈因遇害白乳溢出兵退閣維獲舍利無算

庚子　崇裕禪師住圓通

崇裕受大訢心印留侍左右十餘年中丞張起巖問訢曰選佛場中僧伽如此衆多其有弗悖般若者乎曰戒律精嚴言行不相背馳惟崇裕一人自受度以來脇不沾席者三十載矣巖深加獎歎未幾出世太平光孝一日令圬人墁壁壁中隆然如有物函抉之獲悉達多太子像乃佛牙所刻成裕召工傅以黃金金迸裂舍利從中涌出離小香殿奉之遐邇施者日新月盛尋遷九江圓通宋初有神僧緣德將示寂累靑石爲塔語其徒曰此塔若紅卽吾再來暨圓機旻來鎭法席塔果紅色旻臨終復懸記有三百年後大興佛事之讖裕入院時衆僧夢旻至其塔煒然有光者彌月識者謂自旻至裕正逾三百之數○善學號古庭生馬氏出家受具投華嚴諸師而窮其說久未有所入時寶覺簡講經曹溪學從之簡謂門人曰學上人可謂名實相副矣爾曹能如其賢吾宗庶幾復振乎自是名稱勃然出世崑山薦福越二年棄去還東林專修白業謂同志曰吾觀慈雲淨土懺儀明白簡要五悔諸文皆出華嚴吾欲藉是生安養耳

辛丑　竺遠正源禪師入寂　盧谷陵法嗣　臨濟□□世

正源字竺遠歐陽修之後裔居南康母夢梵僧入室而生受具行脚見虛谷陵以龍潭滅紙炬語問之

源曰焦石可破層氷曰破後如何曰探索乃知曰所知者何事源擬對陵舉杖擊之悚然默喻出世住觀音輿聖道場靈隱徑山五巨刹嘗勸人念佛曰石鞏張弓三平駕箭遠公徑捷勸修行一句彌陀無別念至正辛丑預告日期六月日書偈而化塔全身於徑山弟子分瘞爪髮舍利叢叢然生○守貴住天龍辛丑八月日作偈一首寄別丞相達識帖穆爾明日趣浴索筆書頌曰一蝸臭殼內外穢惡撒手便行虛空振鐸天龍一指今猶昨擲筆而化貴平生戒行甚峻背落一齒其左右積藏之中生舍利五色燁然日見增長○智及自隆教轉普慈又遷淨慈辛丑秋遷徑山風動四方考德者愈

癸卯 永寧禪師住慈慧

庚子永寧領善權募萬人爲萬善同歸會二晝夜及遠兵後枯骨至無萬數壬寅復退歸龍池癸卯廣德大旱寧爲結壇誦呪梵唄未終大雨如瀉衆於是强寧住麻蹊山慈慧禪菴

甲辰 松隱茂禪師入寂

茂住淸凉十五年退隱東堂影不出山甲辰八月日示微疾左右請偈茂指心曰我此中廓然也何偈之爲明日召諸比丘言別即端坐憑几握右手爲拳以額枕之而逝經七日容顏明潤捫其頂猶溫火化獲舍利如珠璣者頗衆壽八十五臘七十○初智度隱楞伽甲辰移住龍泉普慈

乙巳 明德禪師住淨慈

明德住松江東禪再遷集慶保寧一住十五夏三遷湖之道場乙巳丞相康里請居淨慈

丁未 允淸禪師建法海精舍

允淸字有源金華王氏子出家參元長脇不沾席者十年一日入室機鋒相撑觸莫窮涯際長欣然頷之乃囑其出游閩浙淮間以求印可淸見諸師了不異長時退隱故山文彩自露尋出世于湖還玉山丁未飛錫蘭溪龍巖樂其風氣襲藏乃嘆曰如此靈壤[illegible]不開般若之場乎遂即南洲建法海精舍○懷渭得法大訢訢瀕沒呼渭曰吾據師位者四十餘年接人非不夥能弘大慧之道使不墜者惟汝與宗泐爾汝

其懲哉訴殁渭出世賫相遷報國又遷道場雖當兵燹相仍之際為法求人無少退轉元至正末避地匡廬悍兵來索金帛渭瞋目訶曰浮屠烏有是物耶兵怒拔劍欲殺之渭引頸就劍兵嘆息而去○慧曇住蔣山丁酉遷天界吳元年　大內新成　詔曇引千二百衆披閱大藏曇陞座說法　上親帥群臣幸臨瞻聽曇法音洪暢妙契　皇情出內帑帛以施遠邇學徒聞風奔赴堂筵至無所容凡祖庭規矩曇備行之觀者嘖嘖曰三代禮樂無以加焉初僧堂寮庫有司權以貯戎器久而不歸　上命相國李善長出之且　御書天下第一禪林六大字懸於三門○智度住普慈乙巳移茅山遷武峰丁未復隱岑樓

戊申洪武元年開善世院

慧曇住天界戊申春三月開善世院特授曇演梵善世利國崇教大禪師住持大天界寺統諸山釋教寺當是時宗社有志之流山林抱道之士聯鑣而迭出咸居名山大剎焉自古崇尚法門於斯為盛章縫之士以釋氏為世蠹請滅除之　上以其章示曇曇曰孔子以佛為西方聖人以此知眞儒必不非釋非釋必非眞儒矣　上亦以佛之教陰翊王度却不聽

上聞寺僧多行非法命嚴馭之曇但誘以善言諸群沙門汙染習俗實悖教範或勸當痛治曇曰諺有云大林有不材之木能盡去乎祇益釋門之累耳事呈露者勿恕可也示衆春風浩浩春日遲遲黃鸝啼在百花枝箇中無限意消息許誰知語未旣遽有僧問曰心意識遏捺不住時如何曇厲聲曰是誰遏捺曇室中謂僧曰二六時無你啗啄分無你趣向分會麼僧罔措曇曰未明三八九難免自沉吟○自緣住報恩禪院元季政亂海上兵動烽火漲天三閣與寺皆鞠為茂草之場緣盡然傷心又以興復為己任持鉢行化聚落中隨其地建華嚴傳經之會演說因果屠沽為之易業於是施者四集緣乃於桃源夾河兩堤甃石建閣畢工未久而緣厭世矣洪武戊申三月一日早作無疾如平時索浴更衣屬諸弟子以見性為急且曰吾明日將逝至期呼筆書偈怡然委順龕留七日顏貌如生茶毗得舍利無算○惟則字天眞俗

姓費吳興人母夢異僧覺而有娠及誕異香襲人因名僧寶髫年出家受具遊方謁楚石琦千巖長無見覩無用寬等一十八人皆不契後聞匡廬無極源爲雪巖欽法嗣欽嘗命源曰子福薄不宜出世度人年已百歲獨坐茅菴終日不語則徑造之源亦無警發後値源在厠上乃趨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源擒住曰道道則於言下大悟但搖手而已源曰子有所得耶則遽答曰何得之有源曰子作道理耶則拂袖而出自此機鋒不可犯服勤月餘日益玄奧諸方畏服久之掌藏鑰於靈隱後聞受業師老病遂歸侍爲有誓不涉世之語四方學者日闐其門衆請開法海門千指圍繞道價日振洪武初徵天下高僧赴京則當首選俄以足疾賜還海上癸酉春示微疾一日侵晨告衆曰吾去矣侍者乞偈則厲聲曰平常說底不是耶遂瞑目而逝茶毗獲舍利無數頂骨牙齒舌根不壞○崇裕住圓通洪武元年移主阿育寺居五山之一領寺事者俱一時名德繼者頗難其人聞裕之臨少長咸悅香花遠迎者接踵於道時當仲冬風恬日姸天樂四聞萬口稱頌爭言見未曾有及其接引未悟專指單提向上之功棒喝縱橫逢者膽落

己酉　無盡祖燈禪師入寂（日溪泳法嗣）

祖燈住天台上雲峰日與其徒修苦行以自給冬一褒夏一葛朝夕飯一盂影不出山者踰五十春秋人多化之以勤勞修持爲急有以土田布施者則辭曰先佛以乞食爲事吾焉用此爲己酉春正月忽示微疾召弟子普饒繼其席二月八日復作書與同袍道別夜將半顧左右曰天向明乎曰未也曰和尚正當此際何如燈破顏微笑曰昔古德坐疾有問云還有不病者乎曰有曰何物是不病者曰阿爺阿爺燈旣學此語良久又曰如此喚做病得否衆皆無言燈說曰色身無常早求證悟時至吾將行矣侍者執紙求偈燈曰終不無偈便未可死耶侍者請益堅乃書曰生滅與去來本是如來藏拶倒五須彌廓然無背向投筆端坐而逝火化異香襲人舍利不可勝計○永寧住龐蘇山戊申又退歸龍池己酉夏六月示微疾囑弟子裁紙製內外衣且曰吾將逝矣十七日昧爽

起沐浴服紙衣書偈曰七十八年守拙明明一場敗
闕泥牛海底翻身六月炎炎飛雪書畢側臥而化停
龕七日容貌如生荼毗五色光現齒牙舌輪及數珠
皆不壞舍利無算烟到千林亦纍纍然生人競折枝
取之至灰土掬取淘汰獲者亦衆門人各分餘骨與
不壞者就龍池寺五所建塔藏焉○慧曇主天界遭
際昌辰寵賚便蕃凡位居臣列被　召必以名惟曇
詣勅咸以大禪師稱前所未有洪武二年冬曇忽得
瘖疾遂罷院事○洪武改元首開善世院俾擢有道
浮屠涖天下名山杭之淨慈虛席僉欲起嘉興天寧
力金主之金力辭退居同歸菴迎母以養已而有
旨起金住大天界寺金至闕見　上於外朝慰勞優
渥即令內官送入院金精通西竺典及東魯諸書與
縉紳談論霏霏如吐玉屑至於勘驗學子務直指心
源宗說兼行機用迭發尤使聽者敬仰不置

庚戌 白雲智度禪師入寂 無見頂法嗣 臨濟□□世

智度居華頂庚戌春二月示微疾浩然有歸志四衆
堅留度曰葉落歸根吾所願也遂回處州福林編五
日三月日忽沐浴易衣索筆書偈曰無世可辭有衆
可別太虛空中何必釘橛遂擲筆而逝闍維得五色
舍利及齒牙數珠等瘞於院西○善學住湝溪光福
庚戌院僧以官賦違期當徙廣州有司知學專任講
道欲與辨析學曰吾爲主僧法當坐敢累他人耶遂
毅然請行或問故學曰宿業已定不可逭也庚戌四
月行抵池陽馬當山示疾而化○寶金居五臺己酉
燕都平寅戌　詔金至南京見　上於奉天殿且曰
朕聞師名久以中州苦寒特延師居南方耳遂留於
大天界寺時　召入問佛法及鬼神情狀○世愚住
烏石洪武三年冬十二月略示微疾召門弟子勉以
精進入道索筆書偈曰生本不生滅本不滅撒手便
行一天明月擲筆而逝

辛亥 介菴輔良禪師入寂 廣智訢法嗣 臨濟十八世

輔良住靈隱化緣既周洪武四年正月日手疏衣貲
入公帑散交游及治喪斂之事顧謂左右曰翼日巳
時吾將逝矣及期澡浴端坐書偈而化闍維齒牙堅
潔舌根紅潤皆無壞者火滅諸舍利珠圓玉皦將至

盈升四衆爭取灰燼爲盡瘞骨歸雲塔中初良未告
寂時以書屬後事於同門宗泐曰吾大期已至子宜
速還若稍遲遲不復相見矣時泐留姑蘇謂良精神
尙彊豈遽如其所言及治任來歸良火化已數日矣
良性簡直舉揚大法不務緣飾而西來之旨自明復
以淨土觀門苦海舟航時衆修之未嘗少怠

○楚石梵琦禪師入寂 元叟端法嗣 臨濟十七世

洪武四年秋　上以鬼神之理甚幽意先佛必有成
說妙選僧中通三藏之說者問焉琦與夢堂噩等應
召而至館於天界援據經論成書將入奏七月二
十二日琦忽示微疾二十六日索浴更衣跏趺書偈
曰眞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置筆謂
噩曰師兄我去也噩曰何處去曰西方去曰西方有
佛東方無佛耶琦震威一喝泊然而逝　上聞嗟悼
時禁火葬以琦故特命開之火餘齒舌數珠不壞舍
利五色粘綴遺骨纍纍然如珠弟子奉骨及諸不壞
者歸海鹽建塔天寧瘞焉壽七十五臘六十三○宗
泐住徑山洪武四年春　詔集三宗名僧十人及其
徒二千建廣薦法會於鍾山命天界寺力金總持齋
事金對以母老舉泐自代復還菴居泐遂住天界○
初慧曇主天界以病謝院事庚戌春二月病良已夏
六月廷義西域未臣伏　上以彼域敦尙佛乘特命
曇往曇承命卽日登途自浙閩之洋凡歷國邑布宣
天子威德莫不聞而來歸辛亥秋七月道憩僧伽
羅國其國王喜甚館於佛山精舍寅夜參承令闔國
臣民悉得瞻禮曇隨機開導咸蒙法益九月示微疾
未幾沐浴更衣呼左右謂曰予不能復命矣跏趺端
坐夜參半問曰日將出否曰未也已而復問至於四
三日日出矣怡然而逝踰五日顏貌如生王大驚嘆
築壇茶毗王與百僚送至壇下命比丘千餘旋繞誦
諸陀羅尼時有白烟一道上燭於天薪盡火滅舍利
無算舌根齒牙不壞乃收靈骨祔瘞其國辟支佛塔
先是彼佛會亦懸記今之開祔適符其言

壬子洪武五年建廣薦法會

太祖卽位之四年重念元季兵興六合雄爭有生之
類不得正命而終動億萬計靈氣糾蟠充塞下上弔

莫廓至学然無依天陰雨濕之夜其聲或啾啾有聞
宸衷若疚且謂洗滌陰鬱升涉陽明惟大雄氏之
教爲然乃於冬十二月　詔徵江南有道浮屠十人
詣南京就蔣山太平興國禪寺丕建廣薦法會　上
宿齋室却葷肉弗御者一月五年壬子春正月十三
日昧爽　上服皮弁服臨奉天殿啓　御撰章疏授
禮部尙書陶凱凱捧出午門寘龍輿中導至蔣山俄
法駕臨幸雲中雨五色子如豆十五日將旻　上
服皮弁服搢玉珪上殿面大雄氏北向立自迎佛以
至望燎無不極其誠敬樂凡八奏首曰善世曲二曰
昭信曲三曰延慈曲四曰法喜曲五曰禪悅曲六曰
遍應曲七曰妙濟曲八曰善成曲解嚴群臣趨出還
宮時隨有佛光五道從東北貫月燭天良久乃沒○
明德主淨慈時當元季戎馬紛紜逮入　聖朝德以
耄年謝歸道場竹林菴壬子二月日示微疾戒其徒
曰吾身雖微一眞圓性與如來等世相起滅無異石
火電光晝夜勤行毋生退轉吾歿後當遵佛制付之
荼毗勿令四衆衣麻而哭也言畢索筆寫頌一首泊

然入滅壽七十九臘六十二火餘頂骨不壞舍利纍
纍出灰燼中○智順字逆川瑞安陳氏子大父母精
修白業既沒蓮花現門屏間父娶婁氏屢至哭子情
不勝哀乃塑智者大師像事之一夕夢像頂有圓光
逆江流而上招婁氏謂曰吾當爲汝子及寤有娠既
生美質夙成然自少不喜畜髮翛然有塵外趣七歲
出家稍長受具讀法華經歷三月通誦其文游方習
天台教觀久之嘆曰義學雖益多聞難禦生死卽禦
生死舍自性將奚明哉遂更衣入禪走天寶山參鐵
關樞樞授以心要順欲依樞而住樞叱曰丈夫不於
大叢林與人相頡頏局此蠡殼中耶拂袖而入顧下
且過寮潸然而泣或慰曰善知識門庭高峻拒之卽
進之也樞聞笑曰吾知其爲法器姑相試耳乃延入
室踰月因如廁便旋覩中園瓠瓜觸發妙機四體輕
淸目前大地倏爾平沉亟上方丈求證適樞入府城
順不往見水濵林下放曠自如已而歷抵諸師皆不
合復自念非樞不足依洊走閩中見焉樞遙見喜曰
我子今來也順學所悟求證樞曰此第入門耳最上

一乘則邈在萬里之外也乃囑曰汝可悉棄前解專於參提上致力則將自入閫奧矣順從樞言踰五閱月一日將晚參擬離禪榻忽豁然有省厲聲告樞曰南泉敗闕今已見矣樞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何物順曰地上磚鋪屋上瓦覆樞曰即今南泉在何處順曰鷂子過新羅樞曰錯順亦曰錯樞曰錯錯順禮拜而退樞曰未然也乃披大衣鳴鐘集四衆再行勘驗順笑曰未吐辭前已不相涉和尚眼目何在又爲此一場戲劇耶樞曰要使衆皆知之遂將宗門諸語一一詢順順一一具答樞囑曰善自護持勿輕泄也久之分座說法樞歿順嗣住院事已而回浙尋返永嘉住報恩復入閩住東禪遷雪峰還溫潛居林泉壬子懷渭主淨慈舉順以爲代順初不從繼而嘆曰所貴沙門行者隨緣應世何所容心哉乃振錫而往○寶金留天界壬子春正月既望　上親行獻佛之禮夜將半　勑金施摩陀伽解法食竣事寵賚優渥夏五月悉鬻衣盂之資作佛事七日乃示微疾　上知之親御翰墨賜詩十二韻有玄關盡悟已成正覺之言時疾革不能詣闕謝至六月四日沐浴更衣與四衆言別正襟危坐目將瞑弟子請曰和尚逝則逝矣不留一言何以暴白於後世耶金曰三藏法寶尚爲故紙吾言欲何爲夷然而逝後三日荼毘獲五色舍利齒舌數珠不壞紛然爭取灰土爲盡

癸丑　無夢曇噩禪師入寂

曇噩隱居象山瑞龍別室洪武三年　詔徵江南有道僧而噩與焉館於天界寺既奏對　上憫其年耄放令還山六年二月時噩年八十有九一旦無疾忽戒浴易衣出器物分遺叢林諸友命弟子曰三界空華如風捲烟六塵幻影如湯澆雪亘古亘今惟一性獨存吾之幻軀今將入滅滅後闍維煆骨爲塵不可建塔以累後世聽吾偈曰吾有一物無頭無面要得分明涅槃後看言訖斂目危坐而逝○可授住龍華一坐十三春洪武六年遷中天竺行至錢塘江濱淨慈諸勸舊謀曰此大善知識胡可失也天竺尚可致吾屬獨不能耶帥衆邀居其位○智順赴淨慈欲大有設施而諸僧負官逋者係累滿庭順爲出涕悉代

償之洪武六年至南京僅四閱月沐浴書偈而逝闍維獲舍利無算〇慧照住阿育九年退於妙喜泉上築室曰夢菴掩關獨處凝塵滿席不顧也洪武癸丑十月朔召門弟子曰吾將西歸汝輩有在外者宜趣其還越七日屬後事於住持崇裕沐浴更衣索紙書偈書已恬然化滅壽八十五夏七十茶毗牙齒眼睛及數珠不壞餘成舍利五色爛然〇力金退居同歸菴洪武五年冬復建法會　大駕臨幸詔金闡揚第一義諦自公侯以至庶僚環而聽之靡不悅服六年十二月日忽示門弟子曰吾有夙因未了必當酬之汝等勿以世相逼我未幾示微疾謝去醫藥飲食手書一偈委順而化停龕六旬始行茶毗視其貌如生數珠齒牙不壞設利羅無算觀者競取之而去

甲寅　印原禪師入寂（中峰本法嗣　臨濟二十世）

印原自明本記莂所至皆以叢林師子兒稱之會清拙澄將入日本建立法幢原送至四明澄曰子能同歸以輔成我乎原曰雲水之蹤無住無心何不可之有即攝衣升舟其後澄能化行遐邇者皆原力也原還日本歷主名剎洪武甲寅春正月日夜參半召門人謂曰吾今日逝矣爾等即龕瘞之毋狥世俗行祭奠禮更可偏語諸剎舊弟子恪守吾平日所訓使法輪永轉可也黎明賓朋候問起居應接如平常及午呼侍者曰時至矣可持瓶鉢來及至復曰吾塔已成惟未書額耳大書心印二字入室端坐泊然入滅〇李願證字大猷姑熟人母陶無嗣晝夜禱於觀自在佛夜夢一比丘尼乘白鹿車抱嬰兒授曰此福慧兒也善視之既而有娠生未逾月兒忽身熱如火不進抱母復夢前比丘尼持粟數顆嚼食之夢覺兒汗下如雨遂瘳年四歲嬉戲父膝下因授以記姓書兒曰此有何義讀之將奚為父大驚更以孝經一誦即能闇記稍長益駿發異常父嘗手書楞嚴圓覺二經遂卷取讀之力白父母出家祝髮受具久之杖錫來南京謁慧曇於天界曇命為侍者謂曰子才銳甚宜留意文學他日期子弘宗持教也於是獨坐一室竺墳魯典無不研窮壽命掌記戊申出世嘉興水西寺庚戌遷吳興道場未幾退居武康山中著觀幻子內外

篇以合儒釋一貫之妙癸丑冬還天界時宋濂侍
上升武樓遙望禪林顧濂曰中有良僧乎對曰近有
二僧從吳越中來皆能文辭　上曰其名謂何曰一
則願證一則證傳　上曰試取觀之濂因進證傳文
一編　上親覽終卷曰是或儒者之所不及復問願
證所著曰太常丞張丁家有往復論性書遂遣中官
召丁携證書至　上復覽如前喜曰論議甚高其鐵
中錚錚者乎明日乃　召見謹身殿慰勞備至　敕
吏部二僧皆除應奉翰林文字賜第太平門及妻妾
各二令中秘給書籍閉門習讀三月俟髮長勝冠然
後涖職後三月證有疾中使問疾者絡繹於道竟不
起病將革時惟仰首言曰死則死所可憾者受　上
深恩不能報爾遂口授其友章謝表表未終而逝
上夜夢證來謝服大布寬衣巾稍欹叩其家人服色
正同因移棺摵巾不正　上尤為嗟異時甲寅春二
月也壽三十七證傳郎郭傳字文遠會稽人與證同
召後陞修起居注遷考功監令一日　上謂濂曰卿
言楞伽為達摩氏印心之經　朕閱之信然人至難

持者心也觸物而動淵淪天飛隨念而遷凝冰焦火
經言操存制伏之道實與儒家言不異使諸侯卿大
夫人咸知此縱未能上齊佛智其禁邪思絕貪欲其
不胥為賢人君子之歸濂對曰誠如　聖諭第其文
學簡古義趣淵微宋臣蘇軾頗嘗患其難讀耳　上
曰此書生纏蔽文義之過也朕於宮中略覽數過已
悉領其大旨郎　勅奉御取經示濂且點誦曰如佛
語心品第一卷所言諸識有二種生謂流注生及相
生有二種住謂流注住及相住有二種滅謂流注滅
及相滅此三相者最為微隱惟佛能究言之第四卷
所言自心妄想非性智慧觀察不墮二邊先身轉勝
而不可壞得自覺聖趣是般若波羅蜜此言六度萬
行互相融攝成菩提分皆繇般若成立尤為深切般
若心經金剛般若經皆心學所繫不可不講習也○
可傳自得法於元長去棲范蠡巖巖有虎一夕避去
杭之仁和去城東五里所其地當元季為戰鬪之區
莽無居人及歸我明遺民稍集往往好勇嗜利屠羊
豕以成肆傳憫之托鉢行化有稽道員與金藏者首

爲迎禮先是眞夢異僧至其廬倡偈爲贈及見傳儼然與夢不殊眞遂與藕日乞食饋傳且請右族共建精舍一區甲寅七月訖功名其菴曰圓應○普仁住智者禪寺一坐十五夏別築燕居於西麓曰潛菴將有終焉之志洪武戊申抗之中竺請仁住持仁欲往郡守從容問曰佛法有重輕耶曰否曰佛法既無重輕師位寧有崇卑耶仁一笑而止甲寅淨慈虛席使者自武林凡三至仁乃起而應之開法日黑白環聽者千人各挹深飲醲嘆咏而去○初無慍參竺元道公請問狗子無佛性話纔開口被道一喝慍大悟通身汗下因呈頌云狗子無佛性春色滿皇都趙州東院裏壁上掛葫蘆道乃發笑曰恁麼會又爭得慍拂袖便出嘗謂同參曰此事如魚飲水冷煖自知決不在語言文字上我輩若不遇這箇老和尚幾被知解埋沒一世公等設有把茆蓋頭當不忘所自出世住明州靈巖遷台之瑞巖示衆穩坐家堂因甚主人翁不識掀翻大海擲碎須彌平地上因甚蹉脚不起眼光爍破四天下自家眉毛落盡因甚不見前後下語者多不契學者方畏從竟謝事入松巖松巖在萬山之巔人跡罕到慍至悉謝遣徒御但緘一書寄寺衆衆發緘乃退院上堂語也遂抵巖泣請還寺慍堅拒不允甲寅東夷聞慍名使者入貢中國彙奏請住持慍至南京以老病力辭　上憫而不遣留處天界時學士宋濂遇休沐必訪慍劇談道妙是年冬歸隱鄞江丙寅七月日忽示微疾僧問疾者至慍惟力談禪病勉以祖道自重無一語及世間相索筆書偈云七十八年無法可說末後一句露柱饒舌咄端坐而逝

乙卯 德隱普仁禪師入寂

普仁住淨慈乙卯春秘書事起有誣智者寺僧購名畫以歸者事下刑曹刑曹以仁舊主寺者當知其是非逮而質焉事將白仁忽示微疾於京師寓舍屈指計曰今夏五月矣左右曰然曰此八月八日最良吾將逝矣至期整衣端坐而逝雖當溽暑容色不變○可授居淨慈二載洪武八年八月日擊鍵椎集衆再三申精進之戒手撾鼓而退歸臥竹院忽示微疾端坐西向召左右謂曰吾將逝矣左右進觚翰請書偈

授魔去之曰吾宗本無言說乃合爪連稱佛號至聲漸微而寂荼毗齒牙貫珠不壞舍利光色晶瑩如金銀水精者徧滿於地○懷渭自淨慈退居錢塘梁渚問道者接踵而至乙卯十二月日忽示微疾召門弟子屬以後事怡然而逝火化得不壞者三曰牙齒曰鉢塞莫曰室利羅渭軀分短小神宇超朗終身持誦金剛經未嘗虛日報國入院季秋而山丹發花一枝五萼如佛手然淨慈行化有陳氏婦預夢神僧臨其門及渭至稽首作禮願爲尼以相依渭舉大法開導之其婦恍若有所悟入渭行未百步而婦竟與家人別坐脫而去○初晉義熙中有西域僧法愷至廬山與慧遠結社已而來蘇以念佛三昧化導有情蘇人翕然歸之爲建淨壽院後改名萬壽元末天下大亂寺爲兵所焚洪武癸丑浦圻魏觀來爲郡周視廢基蹙額言曰是刹之廢不得名浮屠不足以起之行中仁公乃寂照和尚世適今住虎丘德涵道融堪爲人天師中興之責庶其在是乎遣使致書幣凡三往而後應之仁泊然獨居未幾遠近淸修士魚貫而來仁曰可矣於是重興殿宇百廢具擧乙卯冬十月告成仁太息曰吾耄矣宜選春秋强盛者繼之乃退居松林蘭若勤舊合興議延景瓛繼其席瓛字瑩中

丙辰 明叟昌禪師入寂 千巖長法嗣 臨濟廿一世

明叟昌得法元長元至正己亥與弟子無聞聰結菴浦江縣東十五里其地曰花山菴名棲靜精舍晝夜以禪寂爲務洪武丙辰十月日一旦無疾辭衆說偈曰生本非生滅亦無滅撒手便行虛空片月說巳端坐而逝昌歿聰繼之弗懈益虔

戊午 樸隱元瀞禪師入寂 元叟端法嗣 臨濟十七世

元瀞住靈隱入院甫浹日左右請曰寺政實繁乞都寺僧司之有德現者稱多才嘗掌崇德莊田能闢其萊蕪以食四衆儻以功擧其誰曰不然瀞諾之先是勤舊有聞歆現之獲田利率無賴比丘請前主僧代之及現被選大懼發其奸私走崇德縣列現過失縣令丞實不問未幾有健令至上其事刑部刑部訊鞫既得實以瀞爲寺長法當緣坐移符逮瀞或謂瀞曰此三年前事爾況師實不知且不識聞宜自辨訴可

也。瀞笑曰。定業其可逃乎。至部。部主吏問曰。現之犯禁。爾知之乎。曰知之。曰既知。當書責欵。以上。瀞卽操觚如吏言。尚書暨侍郎覽之。大驚曰。師當今名德也。寧宜有是。溶審之。瀞了無異辭。於是皆謫陝西爲民。聞亦大慟。且泣曰。聞草芥耳。豈意上累師德。丞知至此。雖萬死不爲也。瀞弗顧。行至寶應。謂從者曰。吾四體稍異常時。報身殆將盡乎。夜宿寧國禪寺。瀞女弟之夫陳義安。時爲青州衛知事。移戍鳳陽。以道經寺中。瀞悅曰。吾遺骸有所托矣。是夕共飯。猶備言遷謫之故。不見有戚色。明旦忽端坐合爪。連稱無量壽佛名。泊然而逝。龕斂火焚。骨間舍利叢布如珠。〇智及居胥[illegible]。戊午八月示微疾。九月四日索筆書偈而逝。荼毗火餤。化成五色。有氣襲人。如沉水香。齒牙數珠不壞。遺骨紺澤。類青琉璃色。舍利交綴於上。〇慧朗別號幻隱。台州項氏子。七歲患疽。置床上。忽不見。巳而求得之。問其故。曰頃睡中有四童子舁至此。無他也。翼日疽愈。既長出家。參行端。端問東嶺來。西嶺來。朗指草鞋曰。此是三文錢買得。端曰。未在更道。朗曰。某甲只如此。和尚作麼生。端曰。念汝遠來。放汝三十棒。朗乃悟旨。久之遂罄底蘊。曰纔涉思惟。皆爲剩法。出世五峯。戊午住靈隱。

己未 東溟慧日法師往生淨土 天台宗

慧日住天竺前後二十五年。洪武改元。始養謝事。時有學僧伽峯 詔入京。魚貫而見。日年最高。白眉朱顏。其班前列。 上親問以升濟沉溟之道。日備述其故。 上悅顧衆謂曰。還來學佛者。惟飽食優游。沉貍歲月而已。如金剛楞伽諸經。皆識心之要典。何不研窮其義。苟有不通。資諸白眉法師可也。自後數 召見。字而不名。及建鍾山法會。請日說毗尼淨戒。辭歸上天竺。日修西土安養之學。十二年秋七月朔日。夢青蓮華生方池中。華色敷䑋。清芬襲人。既寤召弟子曰。此生淨土之祥也。吾去人間世殆不遠乎。至四日趺坐書頌。合爪而寂。壽八十九。臘七十三。藏全身於山之西峯。日軀幹修偉。眉長一寸餘。其白勝雪。目睛閃閃射人。道德餘光所照。不問耄倪。見日經行。輙曰。我白眉和尚來也。爭持香華。以爲供養。居嘗頹面戲

冷片言不妄發即發雖對王公大臣未嘗出一軟媚語至於誘掖後進色溫如春陽

辛酉 萬峯時蔚禪師入寂 千巖長法嗣 臨濟廿一世

時蔚住鄧蔚山三十餘年學徒奔湊示衆大凡參學做工夫者先將平日所知所見人我利名盡情掃却然後將本參話頭頓在目前行住坐臥時也參著衣喫飯時也參屙屎送尿時也參靜鬧閑忙時也參喜怒哀樂時也參但於十二時中心心無間念念相續不忘這箇話頭須是大起疑情大疑即大悟不疑即不悟悟即自本心明即明自本性古人云佛見法見是二種鐵圍山若有所見盡成其障所以證道歌云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除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即眞此事不論根性利鈍即要信得及行得切時節到來忽然觸著磕著洞明大事祖師云我本求心不求佛法界元來無一物佛者覺也如何是覺因呵呵方知此語實無妄也且道笑箇什麼經云心生大歡喜自知當作佛然須如是須經大善知識爐鞴煅煉將來方可續佛慧命謹參洪武辛酉正月十五日告衆曰吾今時節至矣大衆切莫遠去二十九日忽沐浴更衣付囑曰如今已得須向山間林下钁頭邊接引一箇半箇闡揚吾道報佛恩德不可攀高接貴輕慢下流逐利追名送眞惑道如今末法將沉汝等切須仔細復書偈曰七十九年一味杜田懸崖撒手杲日當天遂趺坐而逝塔全身於院西蔚一生淸苦衲衣蒲履之外錙銖不蓄至於室中舉古驗今直截根源竝無剩語所有示衆法語等不肯留傳但曰從上佛祖言說句句朝宗言言見諦後學初機略不聽從況吾區區杜田話柄乎悉付火爐門人記錄略成文卷仍行於世得法弟子甚衆而無念勝學者獨號能紹其傳云

佛祖綱目卷第四十一終

余編次佛祖綱目四十一卷甫竣崇禎壬申春黃濬志王心岫諸君子倡導勸緣謀付剞劂是年七月余忽恩脾疾老年精血乾枯似無生理余於生死業已

坦然獨是書佛祖命脉所關按勘刊刻刷印流通須一一躬親非歲月了局可柰何是夜夢人持書一封像一幅啓視書云知汝欲開坦然書院像則夢中竊計此丁南羽所畫觀音大士像也明旦脾疾遂愈因追憶萬曆丁巳元旦五更夢入一殿宇莊嚴高聳金碧輝煌大士身長丈餘南面而立余方拜起大士手抱一嬰兒授余曰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豈所爲坦然者即無所得之眞種子令余小子普覺大千盡未來際而共證無生乎阿那含拘尼佛偈曰佛不見身知是佛若實有知別無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於生死實有知則無所得無所得則坦然此正先佛後佛互證教外別傳之秘旨而余小子編次四十一卷綱目之微意也學者其無忽諸

壬申臘月三十日五更夢一縉紳相貌非常揖余而謝曰拙稿蒙老先生訂贋余曰老先生眞稿未知的有幾篇曰四十一篇是日偶人持嘉興新進談生考卷來揭視首題下註云宗師考取第幾十名首卷次題云太尊考取第幾十名首卷既云幾十名又云首卷余怪問故則曰卷者篇也始悟夢中四十一篇者乃綱目四十一卷云事關佛祖冥證不得不附跋於此佛弟子朱時恩謹識

佛祖綱目迥異他書上續慧命下度群品眞心樂助者固已旋趨於覺路見聞隨喜者亦且共脫夫迷途本願大法流通統祈自他兼利眞如福德各各無邊至於王心岫居士捐貲助刻首末二本外復助刊刻刷印銀貳拾兩特願過去先祖王朝松先祖母毛氏先父王孫熙先母張氏等盡獲超昇現在側室顧氏長男王鈺生母劉氏次男王鉉生母盧氏等均蒙保祐本邑道人彈指無非佛事云

皇明崇禎癸酉孟冬日心空居士朱時恩敬書

# 皇明名僧輯略

明・雲棲袾宏 編



## 皇明名僧輯略凡例

一生於元示寂於本朝者錄示寂於元者不錄

一楚石以下十家各有語錄不能悉具全書其上堂示衆普說拈頌題咏諸雜著等皆錄少分

一附錄者宋景濂學士集中所載諸善知識序文誌銘亦以曾與本朝者錄其少分

一又附者以失記普濟師朝代故

## 目錄



# 皇明名僧輯略

明雲棲寺比丘　袾宏　輯

## 楚石琦禪師

### 行實

師諱梵琦楚石其字也寧波府象山縣人姓朱氏年九歲授經於訥翁謨公十六剃染閱楞嚴經有省隨元叟端公入京聞西樓鼓聲汗如雨下因偈曰捉得紅爐一點雪却是黃河六月冰見元叟元叟許可會報恩虛席以待師勉赴而築室西齋為終焉之計師形軀短小而神觀精朗舉揚正法無愧妙喜世壽七十五僧臘六十三有六會語錄行世

### 上堂

除夜小參善哉三下板知識盡來參既善知時節吾今不再三諸仁者一舉更不再舉今已再舉一聞更不再聞今已再聞頭頭上明物物上了如理如事亘古亘今不是涅槃心亦非正法眼恁麼恁麼三世諸佛祇言自知不恁麼不恁麼六代祖師無啓口處設使言前薦得猶爲滯殼迷封假饒句下精通未免觸

迷狂見今紅爐上拾得一點雪枯木上糝些子花與你諸人赴箇時節殘燈隨臘盡爆竹送春來復舉盤山云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慈明云向上一路千聖不然妙喜云向上一路熱盌鳴聲師云三大老盡力道只發明得向下一路若是向上一路驢年未夢見在

普說

上堂舉僧問乾峯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峯以拄杖畫一畫云在這裏師云白雲萬里僧舉前話問雲門門云扇子踍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師云白雲萬里忽有人出來問天寧與麼批判還愜得二大老意麼向他道白雲萬里呵呵囉囉哩囉囉哩囉囉哩刹刹塵塵知幾幾十字街頭石敢當忽然吸竭滄溟水你輩茄子瓠子那裏知得拍禪牀便起

當晚小參僧問諸佛不出世祖師不西來佛法徧天下談玄口不開既是佛法徧天下爲什麼談玄口不開師云南斗七北斗八進云未審此理如何師云去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乃云人天衆前激揚此事也須是本分衲僧始得若非本分衲僧未免遭人怪笑只如適來禪客立箇問頭恁麼答他却理會不得再舉一徧既是佛法徧天下爲什麼談玄口不開瞥聲未斷前宵雨電影還連後夜雷

結夏小參僧問如何是山裏禪師云胡孫上樹尾連顛進云如何是城裏禪師云十字街頭一片甎進云如何是村裏禪師云扶桑人種陝西田進云謝師答話師云蒼天蒼天乃云衣食養壽命一日不可無冀埽敵寒暑羸瘵療形枯昨日三春今朝九夏何不趁色身强健時擬教生死路頭明白要去便去要住便住誰障得你誰礙得你豈不俊哉豈不快哉且道生死路頭作麼生撥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若不會與你下箇註脚空手把鋤頭騣馬上高樓步行騎水牛鬧處冷湫湫人從橋上過飯蘿頭受餓橋流水不流撥火覓浮漚時不待人參復舉圓覺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眞實師云若然道有也得道無也得向上也得向下也得得

也得不得也得。數片白雲籠古寺。一條綠水遶青山

示衆

師云。一朝村院。七萬劫出頭難。大難大難。若是箇漢佛語祖語不教蘊在胸襟。掉向他方世界。何況世間淺近之學。便誦得四韋陀典。但增妄想。堪作甚麼。食人涎吐沫。有了日。不如無事好。見我道無事。便作無事會。又爭得。若要眞箇無事。須下死工夫。大死一回死中得活。便能超毗盧。越釋迦。百帀千重。七通八達祖師巴鼻。向上宗乘。盡與埽除。不勞拈出。雲門云。我今日共你說葛藤。屎灰屎火。泥豬疥狗。不識好惡。屎坑裏作活計。汝若跳出屎坑。却來山僧手裏喫棒

示衆。看這般時節。有志學道兄弟。那裏放包。從上來建立門庭。爲什麼事。可但爲你幾鄉親法眷。圖口腹恣無明。成羣作隊。造地獄業。佛法禪道推向一邊。爭知業報卒難避。不得刀山劍樹。鑊湯爐炭。無人替代渠。如今大方叢林。兵變以來。南北東西。萬中無一。因什麼如此。蓋是惡貫滿業果熟。自作自受。更教誰承當。祖師勸你出家。終不但爲衣食名利。拋鄉別井也。只爲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尋師訪友。切切究明。噴地一發。成佛作祖。去報父母深恩。去度脫天下人。去既不如此。因何出家。冷地思量。古風大好。饑則乞食。寒則補衣。日中一餐。樹下一宿。旅泊三界。示一往還。永斷無明。方成佛道。豈不見無業國師示衆云。古人得意之後。茅茨石室。折脚鐺裏煮飯喫。過三二十年。名利不干懷。財寶不爲念。大忘人世。隱跡巖叢。君王命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吾輩貪名愛利。汨沒世塗。如短販人。有少希求。而忘大果。與麼指示。可煞分明。作福不如避罪。多虛不如少實。在此衣線下。一道圓光。阿誰無分。莫教失却人身。只要你直下構取。便與佛祖齊肩。若道山僧妄語。甘入拔舌地獄

示衆。教中有六念。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天念施。衲僧門下念箇什麼。若道念佛。念著佛字。漱口三日。不可是念佛也。若道念法。法尚應捨。何況非法。不可是念法也。淸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不可是念僧也。持犯但束身。非身無所束。不可是念戒也。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不可是念天也。施者受者併

所施物三輪空寂俱不可得不可是念施也莫是無念麼纔無念便是有念避溺投火轉見病深直饒獨脫無依要作山僧奴子未可在欲得會麼千年無影樹今時沒底靴

舉雲門一日拈拄杖云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衲僧見拄杖但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總不得動著妙喜云我不似雲門老人將虛空剜窟籠驀拈拄杖云拄杖子不屬有不屬無不屬幻有不屬即空卓一下云凡夫二乘緣覺菩薩盡向這裏各隨根性悉受用惟於衲僧分上為害為冤要行不得行要坐不得坐進一步則被拄杖子迷却路頭退一步則被拄杖子穿却鼻孔只今莫有不甘底麼試出來與拄杖子相見如無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凡夫不合起有見二乘不合起無見緣覺不合起幻有見菩薩不合起當體即空見不可放過雲門老漢貪觀白浪失却手橈累天下衲僧總落拄杖圈䙡放過不可好與一坑埋却

舉昔有一婆子施財請趙州和尚轉大藏經趙州下禪牀遶一帀云轉藏已畢人回似婆子婆子云比來請轉一藏如何和尚只轉半藏妙喜云衆中商量道如何是那半藏或云再遶一帀或彈指一下或咳嗽一聲或喝一喝或拍一拍恁麼見解只是不識羞若是那半藏莫道趙州更遶一帀直饒百千萬億帀於婆子分上只得半藏設使更遶須彌山百千萬億帀於婆子分上亦只得半藏假饒天下老和尚亦如是遶百千萬億帀於婆子分上也只得半藏設使山河大地森羅萬象若草若木各具廣長舌相異口同音從今日轉到盡未來際於婆子分上亦只得半藏諸人要識婆子麼良久云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師云這婆子謂趙州只轉半藏弄假像眞當時只消道何不向未遶禪牀時會取

舉德山小參示衆云老僧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德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為什麼打某甲山云你是甚處人僧云新羅人山云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法眼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圓

明云大小德山龍頭蛇尾雪竇云德山握閫外之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劍要識新羅僧只是撞著露柱底瞎漢

塗毒鼓未擊早是鴨聞雷漫天網未收躍鱗衝浪來德山老德山老正令當行非草草法眼重加矢上尖圓明更向鋒前掃千古流芳雪竇師長劍在手親提持

學德山挾複子到潙山上法堂從東過西從西過東潙山默坐不顧德山云無無便下去復云也不得草草遂具威儀見潙山提起坐具云和尙潙山擬取拂子德山便喝當時背法堂著草鞋便去潙山至晚問首座適來新到在什麼處首座云當時背法堂著草鞋便去潙山云還識此子麼已後向孤峯頂上蟠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

作家相見無背無面眼似流星機如閃電提起坐具略露鋒鋩擬取拂子聊乘快便已後孤峯結草庵牛頭向北馬頭南

複疑復　項疑頂

開示

既稱長老出世爲人喩如金鎞刮眼膜非是小事若傷鋒犯手未免破睛危乎險哉間不容髮豈可恣曚袋掉三寸舌說空瞞人你看他挾山初住京口寺已有發明到盡手處不無滲漏後往華亭見船子及船子向他道離鉤三寸子何不道道不得劈口一橈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淸波意自殊始大徹所以道參禪須是悟始得悟了須是見人始得若不見人只成杜撰禪和說拍盲禪到處教壞人家兒女去也第一本領要端正履踐須明白院子大小正當蒞之度外臨濟下風穴首山何嘗聚三百五百衆來至今道行天下所謂山不在高有仙則名也

又云兄弟開口便道我是禪和及問他如何是禪更東覷西覷口如扁担相似苦哉屈哉喫著佛祖飯不去理會本分事爭持文書俗句高聲大語略無忌憚全不識羞有般底不去蒲團上究明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冷地裏學客春指望求福懺除業障與道太遠在○凝心歛念攝事歸空念想纔生卽便遏捺如此見解卽是落空亡的外道魂不返的死人又有妄

挾疑夾　返疑收

認能瞋能喜能見能聞認得明白了便是一生參學事畢我且問你無常到時燒作一堆灰這能瞋能喜能見能聞的什麼處去也恁麼參的是藥汞銀禪此銀非眞一煅便流因問你尋常參箇什麼答道有教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又教我只如此會今日方知不是就和尙請箇話頭我道古人公案有什麼不是汝眼本正因師故邪累請不已

淨土詩略舉十首

有箇彌陀在自心纔生一念隔千岑於中豈待囘光照直下翻爲向外尋綠水青山皆妙體黃鶯紫燕總玄音凡夫只爲貪瞋重不覺身棲寶樹林

遙指家鄉落日邊一條歸路直如弦空中韻奏般般樂水上花開朵朵蓮雜樹枝莖成百寶羣居服食勝諸天吾師有願當垂接不枉翹勤五十年

一朵蓮含一聖胎一生功就一花開稱身瓔珞隨心現盈器酥酡逐念來金殿有光吞日月玉樓無地著塵埃法王爲我談眞諦直得虛空笑滿顋

將參法會禮金仙漸逐香風出寶蓮紅肉髻光流不



特疑待

盡紫金身相照無邊重重樹網垂平地一一華臺接遠天諸佛界中希有事了如明鏡現吾前

一寸光陰一寸金勸君念佛早囘心直饒鳳閣龍樓貴難免雞皮鶴髮侵鼎內香煙初未散空中法駕已遙臨塵塵剎剎雖淸淨獨有彌陀願力深

金作層樓玉作臺瑠璃田地絕纖埃惟心淨土無高下自性彌陀不去來紅日初非天外沒白蓮只在意根栽衆生障重須存想想極情亡眼豁開

莫將胎獄比華池早向池中占一枝却坐寶華成佛子何煩慈母浴嬰兒口餐法喜眞饈饌心得明門妙總特般若臺前定囘日令人長憶雁門師

多言極樂向西尋究竟不離淸淨心空影入池皆碧玉日光穿樹盡黃金事如夢幻雖非實理到圓常却甚深八萬四千眞相好請君危坐扣靈襟

須摩提國讚何窮不與他方佛境同百味酸甜長滿鉢一身輕健任游空初心便獲無生忍具縛能教宿命通今古往生留傳記盡塵沙界扇慈風

念極心開見佛時自然身到碧蓮池火輪非淨千千

劫琪樹光分萬萬枝善友深談終不厭囊禽妙語實難思功成果滿須臾事尙謂奔流閃電遲

袾宏曰本朝第一流宗師無尙於楚石矣築石室扁曰西齋有西齋淨土詩一卷行世今止錄十首以見大意彼自號禪人而淺視淨土者可以深長思矣

## 毒峯善禪師

### 上堂

諸大德旣來這裏相從貧道參禪究明生死須依貧道家風行持他後決不相賺各各俱要屛息身心諸緣一心向道追復百丈以前釋迦老子所行頭陀之行是謂家風此之苦行頭陀經中具載請自檢看然雖今人難比古人且請於中行得一半庶亦得瞻頭陀苦行之少分矣不可似今時學者全不問著甘作無慚愧人佛法驢年會得只如世尊當時饑則領衆持鉢入城乞食歸則各處岩穴之間後來趙州諗和尙三十年不開口告人不雜用心匾担山和尙唯餐象栗過日丹霞然和尙一生只箇布裘更看芙蓉楷和尙不發疏簿不請化主一生唯事淡泊此諸尊宿俱是行頭陀苦行家風所以一箇箇魁壘秀出於當時而千古之下爲世所尊上諸大德若依此苦行而行持久之不移不易則僧問如何是佛雲門道乾屎橛管取呵呵大笑嘗有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答曰前江潮急魚行澀後嶺松高鳥泊難下座

上堂僧問昔高峯和尙示衆云海底泥牛銜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此四句內有一句能殺能活能縱能奪若人點檢得出許你一生參學事畢不知是那一句師云待你悟卽向你道會麼僧云不會師云不見道你有主杖子我與你主杖子你無主杖子我奪却你主杖子下座

### 開示五羊深禪人

若了自心本來是佛者一切惟假名況復諸三有儻爾於斯直下不能領略別無方便但將吾所付之念佛公案用心提撕單單參究以期徹悟精進不懈勇猛無怯務要討箇明白而後已欲上參時先須拌捨世間恩愛利名等事使身心灑落虛融淡泊切切以

了生死大事爲己重任抖擻精神看這念佛底是誰要在這誰字上著到深下疑情疑這念佛底是誰故謂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豈戲言也你若纔有切切之心疑情重也話頭自然現前緜緜密密淨念相繼凝定身心回光返照執而持之勿令間斷一念不生前後際斷目前空牢牢地胸中虛碧碧地澄澄湛湛卓卓巍巍到此喚作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正好再見眞善知識掃除悟跡別立生涯不受天下老和尙舌頭籠然後水邊林下保養聖胎待時龍天推出方可爲人也

囑大川關主

欲作吾家眞種草要須直下坐斷聖凡情量不守靈鑑虛明廓亡自他當體不顧亦不作無已知解自然本體露現如大日輪昇於虛空無處不照正恁麼時若有箇承當底人則不能於那事相應此是佛祖自證三昧比比不相知各各不相到喚作大事因緣空生身子睥睨不著三賢十聖只爲聖心未忘見性如隔羅縠饒你才並馬鳴解齊龍樹亦只得一生兩生



不失人身此是根思夙淨聞之即解去道逾遠況小智薄德浮淺之學者乎又如慧可大師無書不解無經不通到初祖面前一詞不措方覓安心從斯一切放下心如牆壁立於立雪斷臂猶不肯可及乎瞥地一下則禮三拜依位而立始曰汝得吾髓此豈造次近世學者心麤認指爲月天地懸殊自旣錯解將此印證後昆一盲引衆盲爲害非細或者謂我已坐禪得箇安樂處身心輕安更無異念直是靈靈不昧了了常知於生死岸頭已得不疑只未會古今差別公案是何言歟蓋因邪師法眼未明妄據師位以方便爲眞實是非不辨認箇湛不搖處作空劫那邊事豈非認奴作郎殊不知湛入合湛是識邊際永嘉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識古德云諸佛說心爲破心相令知心相元是虛妄今人認心是道深違佛意又增戲論殊乖大體或者云一切皆空有甚正悟處此是斷見外道或者云一切無著自然無礙此是掩耳偷鈴自屎不覺臭或者云齋戒明白清淨無染自然不墮惡趣此是住相布施三途業因或者云大

悟不拘於小節任意浮沈隨處騰騰便是快活道人此是常見外道闡提癡漢或者云但一切人如死人去更有甚事此是白日寐語誇談馬角豈不見道那伽嘗在定無有不定時或者云某人雖不會道奈何死得好有堅固子此是夢中說夢僧問古德云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答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且無你用心處你若古今見盡迷悟情消則常轉法輪一切時出生一切時滅度貧道痛以慧命危甚若一絲九鼎之懸觀今玄紹之徒槩似兒戲之所為耳但要証得入手則已豈知吾祖有行解相應名之曰祖之誡乎亦是為師者不審學者之才器堪否而苟圖收拾門人之私致招法門之辱累也如子順大川禪人自捨緣入道於真定金臺二處掩關下得定力之功而本地光明未發故南詢師匠決擇燒香禮余呈似工夫次第余知做到湛不搖處猶未出他識陰區宇此是靜想不脫所以已見不明殊知勞慮永斷得法界靜卽彼靜解為自障礙要知得在神靜失在物虛錯認定盤星且喜沒交涉此是大解脫門自在三昧須是塵勞不染靜妙不收步步活鱍鱍地宛轉無窮闊浩浩處識得方始八面玲瓏七穿八穴子更下那一步工夫一日如桶底脫則知如上葛藤盡是為蛇畫足雖然要作大法器建立門庭直須久依吾住再向那邊更那邊打數百箇懸空筋斗歸來始得智過於師方堪傳受豈不見道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行實撮略

季善祖貫鳳陽人隨任生於廣東之雷陽父吳姓母鍾氏十七歲出家初遇源明和尚請益蒙受無字公案囑云須發大願以自護持我便發願若生死不了大事未明遺棄修行貪著名利死墮阿鼻地獄受苦無量云云蒙念長老送入關關中不設臥牀安一凳誓不倒身以悟為則睡魔沈重垂頭眠著不覺半夜因去坐凳立誓不坐晝夜行立忽靠屋柱睡著又立願不近牆壁遶空經行云云一朝聞鐘聲忽說偈云沈沈寂寂絕施為觸著無端吼似雷動地一聲消息盡髑髏粉碎夢初回云云汝等果能依我修行須要

具我如是誠信決烈。如是守戒行持。如是勇猛精進。如是打七煉磨。如是剋期取證。如是禪定解脫。如是次第覺觸。如是信解悟入。如是尋師印可。如是涵養淘汰。如是待時爲人。還有一重。如是直待案山點頭。即向汝道

示徒悟玄

誠哉此事。見則便見。擬思則白雲萬里。況如之若何。汝欲決要明此一件大事。須著做直捷工夫。能向一毫頭上安身立命。做教久久。則便得一念不生。前後際斷矣。若得眞到此地。則曠劫不明之事。當下分明。猶如啞子夢見親娘。與人說不得。亦復如人飲水。冷煖自知。方可水邊林下。保養聖胎。待時龍天推出。扶持末運。接續祖燈。廣化衆生。同成正覺。其或未然。只須將我所付念佛公案。貼在鼻端上。不許執在一邊。須向一切處。常目在之。勿使須臾失其照顧。疑箇念佛底是誰。於這一句。緜緜密密。直教首尾一貫。逼拶將去。如不得力。再加箇畢竟念佛底是誰。儻被散亂昏沈之魔攪擾。或有間斷。莫容滯久。如雞抱卵。若冷却其窠子。無出頭期矣。工夫緜密之喩。無如此也。儻宿有靈骨。得箇覺觸處。切不可自許。須見本色宗匠。入他爐鞴。受他煆煉。出來眞僞淺深。一一得知。更不存其悟跡。做箇無事無爲底自在道人。所以道。金屑眼中翳。衣珠法上塵。已靈猶不重。佛祖是何人。到這裏。但有纖毫悟理未忘。佛法玄微。去之未盡。皆墮法塵見刺之圈䙡。誠哉此事。乃無大極大底大事。眞能欺賢歷聖。豈可輙作容易想而不愼乎。至囑

袾宏曰。關內行持。可謂大強勇猛精進矣。樂閒逸而坐關者惕諸

空谷隆禪師

示眞性源

參禪須要信得徹。有主宰。提撕話頭。默默參究。於一切處無著無依。逆順境界到手。便爲驀直行去。不起分別。不見有逆順。不見有境界。蓋爲大解脫中不存一法也。洞然了悟。直下承當。更進一步。了却向上一著。虛徹靈明。如金剛王寶劍。萬物曷敢嬰其鋒。更說甚麼世法佛法。煩惱菩提。透頂透底。舉體全眞。是爲

逸格之人也

示圓鑑堂

念佛一門捷徑修行之要也識破此身不實世間虛妄是生死根惟淨土可歸念佛可恃緊念慢念高聲低聲總無拘礙但令身心閑淡默念不忘靜鬧閑忙一而無二忽然觸境遇緣打著轉身一句始知寂光淨土不離此處阿彌陀佛不越自心雖然如是若乃將心求悟反成障礙佛性是自然之物不屬心思意解若見恁麼說你便執箇無心又成大病但以信心爲本一切雜念都不隨之如是行去總然不悟沒後亦生淨土階級進修無有退轉優曇和尙令提云念佛者是誰或云那箇是我本性阿彌陀謂是攝心念佛參究念佛汝今不必用此等法只用平常念去

示肆南宗

趙州無字未悟之時如銀山鐵壁今日也無無明日也無無一朝水到渠成始知鐵壁銀山元非別物只貴退步休心切切要明生死大事不可呆蠢蠢念箇無字虛延歲月亦不可推詳計較義理曲會但於時中憤憤然要明這箇無字忽爾一朝懸崖撒手打箇翻身方見孤明歷歷如是現成到此不可耽著味著還有腦後一槌極是難透你但恁麼參去

舉世尊初生

朕兆纔彰成露布復指乾坤行七步只要㲯生正眼開落盡眉毛渾不顧

舉如人上樹

百醜千拙齊露出明眼衲僧見不得斷人命脈只斯須香嚴老子賊賊賊

答誠敬堂

向上一著者悟徹之後結角羅紋殺著一鎚所謂末後一句也言語說不到只用活機手段調治而至百丈再參馬祖馬祖正用此機臨濟再參黃檗黃檗亦用此機臨濟打洛浦亦此機也後於夾山棒下方始瞥地興化打克賓亦此機也眞淨和尙頌曰丈夫當斷不自斷興化爲人徹底漢日後從他眼自開棒了罰錢趕出院此頌甚對機汝今公案未明如何明得此一著子夙有靈根者公案亦甚易明不見臨濟凡

問佛法便被黃檗毆打十分切當後得大愚一句打發洞明黃檗機用假如今日汝問我向上一著我亦不用搖脣動舌只用毆打再問再打汝被我打得究了無計可施無理可說不得意中忽然猛省亦未可知我雖不施棒喝汝但恁麼承當去看

示道禪人

參禪一著是超生死脫輪迴之關棙子豈可小識小見而能擬議耶此是三世諸佛捷徑度人之大法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也自從世尊於靈山會上拈花示衆迦葉尊者獨悟深旨次第傳來度人無限非語言文字而能教誨惟在具大手段大善知識生機活法點悟而已昔因風吹旛動一僧言風動一僧言旛動六祖云非風旛動是汝心動二僧皆得省悟嗚呼二僧言是風動是旛動皆是凡心六祖言非風動非旛動便悟佛心汝今且去窮究非風旛動是汝心動如是參去忽然省悟自知果然非風旛動是我心動也那時却來回報然後爲汝敲磕末後一句

自製塔銘

生事死葬祭之以禮孔子之教也死而火化安葬骨塔釋迦之教也古今依教莫不皆然余生姑蘇洞庭黿山陳氏父字顯宗號月潭處士母金氏余諱景隆字祖庭號空谷生於洪武癸酉七月十二日永樂壬辰從弁山白蓮懶雲和尚受學參禪湖海禪伯古拙和尚輩莫不參扣雖以家居參究不替庚子歲許令出家從虎丘先師石菴和尚收爲行童洪熙乙巳給牒爲僧宣德二年從杭昭慶守宗師得具戒六年先師膺薦住持杭之靈隱遂同至矣七年往天目山禮高峯塔憩錫一載剋苦參究忽有省會懶雲和尚時在海昌淨妙遂造之剖露心法懶雲大喜九年靈隱先師圓寂矣闍維斂骨瘞於本山造骨塔幷塔院奉祀有年今老且病死日在邇思無餘地以葬遺骨遂承佃錢塘縣尉司上扇第二圖修吉山下沈敬元佃官地一段爲墳地葬骨塔盖墳屋居之待盡餘年名其屋曰正傳塔院嗚呼生死一夢骨塔奚爲盖表佛法流芳靈踪不斷卽幻明眞以致佛祖命脈源遠流長矣幻身雖滅佛性不遷後之來者見窣堵崚嶒峯

巒蒼翠鳥鳴喬木泉瀉幽巖不馳外境不執內心盡忘愛惡陶然泰和始知法界爲身虛空爲口萬象爲舌晝夜說禪未常間歇於此見得明透得徹如醉復醒廓然領悟便見佛祖不會涅槃老僧不會圓寂大圓鏡中覿面相見西來祖意兩手分付如古師嗣雲門靑師嗣太陽無前後無去來大千沙界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懶雲和尚是景隆受業師之受業師景隆心法受印可於懶雲卽南極安禪師也得臨濟正傳二十世師上泝天眞則無極源雪巖欽前後嗣法亦無定規前嗣後者阿難嗣迦葉後嗣前者興化嗣臨濟理貫古今詣實爲至銘曰

廓尙法界空蕩無涯羣靈昇墜恒無已時佛祖垂應爲導爲師夙膺微幸直斯化儀不善弘道隨力所宜卒於武林骨窆山崖窣堵莫安山同壽期以幻歸幻有爲無爲成住壞空斯道恒夷正統九年春景隆五十二歲著

示徒參禪

禪宗厥旨是轉迷成悟之要道也是明心見性之妙訣也是超凡入聖之關棙也自宋末至於今日師法不逮參徒根器亦爲下劣變壞妙訣死法傳流無繩自縛本是活人縛作死漢做作規矩提死話頭執倚偏邪無由開悟嗟夫靈山會上別傳心法超出功用大解脫法門也要在妙悟豈局規模老僧今日不用提話頭不用參公案先要識破此身空花幻影不越百年安可溺於世情埋沒靈明覺性隨逐妄緣汨沒生死六道循環不能超出既知此患盡情放下更不留心惟令默自思惟我今思善思惡怕熱怕寒知饑知渴者心也因有幻身此心存活死了燒了何處安身只思此二句其餘言語知得便了不須記憶但於行住坐臥靜鬧閒忙苦樂逆順一切時中唯自思惟死了燒了何處安身忽然識得自會做人自知入道至於此時方參公案切須穩重窮究末後一句方到牢關始爲了事人也涵養此道如百煉精金更無變色遂垂方便接引後人是爲報佛恩德

答問

明本源曰永明大師道有禪有淨土猶如帶角虎是則二法兼行耶兼行則古人謂之脚踏兩邊船必陷中間也湖海弟兄浩浩商量是非蜂起乞師指決去我疑膺答曰永明大師出此言時無人反覆扣問歷代祖師在世亦無人反覆扣問故無辨明也學人疑似之心蘊之於懷未常發問懵懂含糊迨今五百年矣子發此問大哉問也惜乎景隆虛度光陰七十四年道德智眼皆所不逮安能答此言乎强答之恐不契佛祖之心反罹罪咎然有問無答亦非道也勉赴來意隨力言之子當裁擇執守參禪提箇話頭自謂守靜工夫更無別事念佛往生寅夕禮誦皆所不行此謂有禪無淨土也此等參禪亦非正氣是爲守死話頭不異土木瓦石坐此病者十有八九莫之能救禪是活意如水上葫蘆捺著便轉活潑潑地故云參祖師活意不參死句如此參禪不輕念佛往生之道寅夕禮誦亦所遵行左之右之無不是道雪峯作典座楊岐作監寺籍身勞動內力參禪永明參韶國師之禪大弘念佛之道所謂內圓而外方內祕菩薩行外現是聲聞此謂有禪有淨土也輒以俚言免塞子問別訪高明以求的意

示坐關安清二上人

大藏經中傳燈錄裏教人修行者皆言親近明師時時聞法或念佛或數息或屍獄或居阿蘭若閑淡性情剋求妙悟自從拈花示衆迦葉妙悟教外別傳禪學厥旨二祖覔心不得而得安心南嶽禪師參六祖祖曰什麼物與麼來嶽大悟乃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疏山聞潙山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疏山賣布單作路費三千里外直造潙山扣問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潙山大笑而已疏山不契發憤而去行到明招言及於此明招曰却使潙山笑轉新疏山大悟大慧亦問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圓悟答云相隨來也大慧亦悟有僧問一老宿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宿云噁其僧大悟雪峯三登投子九到洞山古人坐立不安切切求悟豈肯死坐關房守株度日唐有大梅宋有和菴主閑靜餘情養道而已唐宋之時皆無坐關之說元時生出計較設箇關房安坐待悟至今倣傚也汝既如

是精進用心切切求悟聊爲庶幾豈可安坐關房現成衣食自在過時而況張道伴李道伴張施主李施主常來相望各入關房閑話半日豈是眞正修行純淨工夫尅時求悟也靈源居昭默堂高峯坐死關皆悟道之後養道者也不似今人茫然而坐古人不捨分寸光陰不廢繭爪之工捨身命而求妙悟也今恐虛消信施空喪光陰帶果招因難以逃避由是老僧如是苦口若契汝心留爲警覺或不契心付之水火

又

來書說許多言語皆欲辨明且夫義學中人讀書經教文義玄義豈不過汝百倍尚不能一一辨明不能窺測禪宗公案汝欲辯明何異入海算沙禪宗厥旨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昔有僧問石頭和尚曰如何是禪答云碌甎如何是道答云木頭禪是如是之處悟將出來思惟之心安在何處一悟之後萬法皆明何待辨論大慧和尚頌十智同眞公案云兎角龜毛眼裏栽鐵山當面勢崔嵬東西南北無門入曠劫無明當下灰禪宗悟境界如是而已通此消息令汝會

意前者見汝多於人事故寫書來令汝自省又恐汝獨執於坐困在昏鈍故寫幾段古人用心切近悟處令汝學他用心昔晦堂和尚參雲峯悅禪師日日挨拶日日不悟峯曰你且去參黃龍南禪師到彼挨拶數日亦不悟復回雲峯峯已遷化復回黃龍途中遇雪阻於一寺無師參扣便看傳燈錄偶然揭開看見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云一莖兩莖斜僧云不會福云三莖四莖曲晦堂大悟覺華嚴參圓悟日日挨拶日日不悟圓悟令看雜山語錄亦不悟發憤出門行到一寺忽然大悟古人如是坐立不安磨心擦腹挨拶出來豈是安然自在守待自悟觀汝來書知汝不會參禪不聞眞正開發只是江湖中碌碌然之開發也良可惜哉老僧寄書令汝師於古人莫師今人老僧於永樂年間十九歲時遇見信心銘證道歌一看之後超然省會從此發心力求出家參見南極老和尚古拙老和尚金陵湖廣兩浙之間做知識者一一往見所有開發皆不中意我自主張只用傳燈中上古祖師機用開發用心參究所以今日得

這些小見識皃也忝與上古相合不與今時雷同我期望汝成箇法器不可平常過了汝今抖擻精神自著精彩參箇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返究自己力要省會是歸何處拌捨此身默做遲鈍工夫一生用心去終有悟日此是沒奈何處用此痛切之心也古人則不然有云我坐在這裏等你悟去我立在這裏等你悟去如是容易豈不快哉古人用心苦切一團精彩悟將出來不是拘縛身體呆呆兀坐昏茫過日此上所言多說禪病脫得禪病庶可悟道古云千魔萬難轉惺惺直須精進切心庶有悟日

袾宏曰諸師多教人參念佛是誰惟師云不必用此等法隨病製方逗機施教二各有旨不可是此非彼

天琦瑞禪師

普說

汝等諸人既知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何得依稀過日浪蕩度時三箇攢攢四箇簇簇只圖熱閙那有直前做去底人縱有悔懊又不肯行更道今年這裏不好等待明年別尋去處及到明年依舊如此似此之流盡空盡界誰肯發丈夫之志立決定之心直至老死永無那移又有無知之輩纔然行持便去訪問諸尊宿悟門面前聽得隨後便講誰深誰淺誰悟誰學一向誹謗他人德行不知轉增自己貢高苦哉苦哉有何利益今此大衆莫學斯等之流除去心中諂曲截斷人我貪瞋直教一念不生萬緣頓息然後向此乾乾淨淨處提箇話頭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一歸何處畢竟一歸何處或前後考究或上下通參或單追何處畢定不令浮沈字字明白句句皆參其目如視其耳如聽審定詳參念念相續心心無間綿綿不絕密密常然若有一句不參只這一句便是妄念惟其不參所以為妄亦名狂念今時學者一味去念齊聲囉喊只圖其熟故不肯參若然不參直饒念到彌勒下生也只討得一場口滑又不識羞更道我不提自提不舉自舉如何不得開悟大衆決不是教你念話頭決不是教你煉昏沈縱然不睡又中何用也只是箇精魂這段生涯決不是這箇道理你莫錯用其心吾

今告汝。莫生疑謗。我終不以狂言詐語圖名愛利誤賺諸人。不是教你不念話頭。不是教你不煉昏沈。你若不參。話頭煉到盡未來際。又且如何。終是蒸砂作飯。從經塵劫。只名熱砂。決不成就。欲求開悟。須是大起參情。參究一歸何處。念中起參。參中起念。一挨一拶。一拶一挨。無縫無罅。無空無缺。因其參情綿密。日用之中。自然行不知行。住不知住。坐不知坐。臥不知臥。東西不辨。南北不分。不知有六根六塵。大忘人世。晝夜一如。若不參情結秀。憑何得箇廢寢忘餐。至此境界。儻到這地面。不可便為工夫猛著精彩。更加一拶。直得虛空粉碎。萬象平沈。又如雲消日出。世間出世間。獨露無私。信手拈來。無有不是。千聖萬賢。籠罩不住。復看生死涅槃。果如昨夢。到這裏方信從前說話。苦口相窮。元來的實不虛。大衆但辦肯心。必不相賺。

又

大道普乎天下。無一人而不具。蓋因迷不自覺。所以沈埋。縱顧其念。念不著實。亦不返顧。汪汪洋洋。終日竟夜。雖不放逸。亦不成就。更不知過在於何。皆為不參。只去狂念。儻有參者。又不實參。有時而緊。有時而慢。髣髴依稀。空延歲月。如此行持。寧能得悟。汝等諸人。從今以往。更莫蹉跎。發箇決定信心。晝三夜三。永無忞縱。直盡今生。以悟為則。舉定本參。看他是箇什麼境界。是箇什麼道理。務要討箇分曉。以句挨句。以意拶意。意句相連。參情自然綿密。左之右之。無間無斷。若依山僧之語。世情自然生疏。道念自然濃厚。日久歲深。自然廢寢忘餐。不煉昏沈。昏沈自退。不除散亂。散亂自絕。行住坐臥。自然不知有身。自然不知有世間境界。何故。純一無雜。心念不二。放之不去。收之不來。無彼無此。無是無非。物我混然。晝夜一如。忽然會得。如夢而醒。復看從前。皆是虛幻。了知當體本來現成。萬象森羅。全機獨露。天上人間。悉無別法。蕩蕩然無拘無束。坦坦地自由自在。於這大明國裏。也不枉為人。向此法門。也不枉為僧。然後却來隨緣度日。豈不暢哉。古云。隨緣消舊業。更莫造新殃。

開示

都是年尊老宿。何以返近於吾。吾將何法開示於汝。擎拳云。會麼。衆曰不會。示曰。諸佛諸祖皆無言說言說轉遠。故我直示汝。又不識。只這不會底是諸法王。是諸佛母。三世十方一切聖凡盡從這不會底生出。所以喚作摩耶夫人。如來號正徧知。海汝等返爲無明。復擎拳云。會麼。衆曰不會。追曰。是誰不會。今言不會。必有一箇不會底。若識得這箇不會底。便見世尊拈花。俱胝豎指。秘摩擎權。靈雲豎拂。德山棒。臨濟喝。一一盡通。更無隔越。故云參須實參。悟須實悟

示衆

大衆。切莫分別。若不分別。更無異路。南北縱橫。東西自在。只爲分別。所以不如。各生異見。妄立階級。故有三賢十地。等妙二覺。成分段修。而分段證。所以有諍說生死。於一性中。分爲五性。於一乘中。分爲三乘。不知聖凡。假立。誤認成實。良由取捨。有此不如。於妄功用便顯差別。似此等流。入海算沙。何時休歇。盡是背父逃逝。縱得迴心。不免從邑至邑。從國至國。備賞展轉。次第而進。庠序而昇。歷盡階級。又未盡善。儻到本國。不識本國。偶遇本父。不識本父。喚作當面蹉過。當機不識。將謂別有。不肯承認。屈作方便。始能附近。不免脫珍御之服。著弊垢之衣。與他同途。方使心安。日久月深。故令出內。以內偏外。名之曰出。以外歸內。名之曰內。內外無疑。方堪付業。吾觀此輩不識常住妙心。妄生功用。沈淪多劫。不悟玄源。縱經塵劫。只名造作。於理轉喪。有何益哉。若肯直下承當。似臨濟受三頓痛棒。便解肋下還拳。俱胝見豎一指。當時冰消瓦解。阿難能記三藏。又滯補特伽羅外道。纔見默然。便道。開我迷雲。師良久云。東方衲子。不如西方外道。復噓一聲

示無畏居士

學道之法。誠無善巧。只要辨其背心。更無別說。舉起話頭。字字著力。莫管純熟不純熟。只故參將去。參來參去。參得擬情頓發。直教應用無斷。周旋無隔。盡古盡今。盡空盡界。無斷無續。通然只是一箇參情。收之不來。放之不去。行住坐臥。悉無有別。忽然爆地一聲虛空粉碎。大地平沈。獨露一箇本來面目。偶爾迴途。

頤同大千沙界到此之地正好諸方決擇更書一偈以爲資助偈曰

晝夜身心莫放閒務教參透這重關忽然撲落乾坤境露出眞常佛祖顏明月掌中隨應用淸風袖裏絕追攀那時寶劍當堂坐方見山僧句外玄

拈古

四祖問三祖云願和尙慈悲乞求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四祖云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脫法門四祖大悟拈曰

只知請問解脫不知剌頭入膠盆當時不遇作家焉得以楔出楔忽然夢醒方見無端劈面云貓

僧參馬祖地上畫四畫上一長下三短云不得道一長三短離此四字外請和尙答師畫一畫曰不得道長短答汝了也忠國師別云何不問老僧拈曰

這僧却是夢裏渡河不知渾身泥水馬祖就樹採花未覺還飛他圇山僧待忠國師道何不問老僧當時只對他道自屎不覺臭大衆三人且止卽今不道長不道短又作麼生會

惟政禪師問南泉諸方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泉云有師曰作麼生是不說似人底法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恁麼則說似人也泉云某只恁麼和尙又作麼生師曰我又不是大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底法泉云某不會却請和尙說師曰我太煞與汝說了也拈曰

天下衲子負鉢挑囊入一叢林出一保社還知有不說底法麼若知得何必去江南海北鼓扇是非你看這兩箇老漢拈頭失尾拈尾失頭若惹諸方笑怪旣有不說底法且道還許賓主問答否點檢得出進退無門更誇精細轉見不堪大衆到此如何卽是各請歸珍重

有講僧參馬祖師曰莫是獅子兒否僧云不敢師噓兩聲僧云此是法師曰此是什麼法僧云獅子出窟法師乃默然僧云此亦是法師曰是什麼法僧云獅子在窟法師曰不出不入是什麼法僧無對百丈云見麼拈曰

在窟出窟空擔獅子之名噓噓默然枉費兩頭奔

競若是山僧待馬祖道莫是獅子兒否便道這畜生非但把住百丈亦使馬祖有口無言何故殺斬不由獻帝存留盡在曹公

歸宗智常禪師問新到僧什麼處來僧云鳳翔來師曰還將得那箇來否僧云將來師曰在什麼處僧以手從頂擎捧呈之師作接勢拋向背後僧無對師曰這野狐精拈曰

平常無生之句與世間語言杳無蹤跡這僧卻也善辨爭奈只是箇知解之徒師言不是壓良為賤本乃據款結案若是箇漢道箇賀喜何事而不了畢

鄧隱峯推車馬祖路上展脚坐峯云請師收足祖曰已展不收峯云已進不退推車碾足便行祖歸法堂上執斧曰適來碾損老僧足者出來峯引頸近前祖乃置斧拈曰

師勝資强人間少有切不可流俗見解雖然蓋世禪和能有幾箇作家何故未到盡驚山嶮峻曾來方識路高低

陸亘大夫問南泉云弟子家中一片石有時坐有時臥於今鐫作佛得否師曰得陸云莫不得否師曰不得雲巖云坐則佛不坐非佛洞山云不坐卽佛坐則非佛拈曰

陸亘大夫向這石頭上坐臥不安仔細檢點將來皆是自不守分不是南泉爭得風光徧界恁麼便恁麼不恁麼便不恁麼若不具眼總是泥裏洗土塊雲巖證據洞山交互方見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

行實

師自云吾江西南昌府鍾陵人也父江臺母徐氏幼隨父商年將二十至荊門聞無說能和尚乃有道之士拜為師剃落教看一歸何處後得昱首座苦口提攜晝夜逼拶不許說話不許眨眼一日聽廊下有人說話昱便打曰又不瞌睡如何也打昱云你不瞌睡聽那裏又二僧裁裙度量不已我不覺眼看昱兄又打云你眼也不曾停住話頭豈能著實我因此驚覺平日只說有念便罷那曉得如此用心自此其目如

覩其耳如聽字字明白句句歷然後因看古語沈吟是阿誰擧處是何人只管疑是誰晝夜如一忽不見山河大地及與自身後患痢疾甚重有山東靜東暉示我大慧杲患背疽因緣我卽豁然又見寶峯云云乃得印證

袾宏曰不枉爲人不枉爲僧數語直是警策百倍讀之踴躍歡喜增長志氣

傑峯英禪師

送黃龍明知客

拈起玻璃一輪明月撲碎玻璃紅爐片雪因思呂洞賓黃龍納敗鬪牛升鐺裏羮山川不識斧頭元是鐵莫若龐公見馬師心空及第眞英傑一口西江吸盡時化現三千廣長舌

送歸德演禪師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青州布衫當陽顯露因甚持往南方覓取長篇偈句山僧無法可傳畢竟有何分付一碗淡醋齏湯一鉢香油荳腐喫得一飽齁齁世事總皆不顧演禪人悟不悟於斯直下便承當何待更回歸德府

送天台洪禪人

天台石橋五百牛趙州石橋度驢馬越聖超凡古至今赫赫聲名洞天下一脚當頭踏斷來寛洪志氣眞瀟灑勘破諸方老古錐瀾翻辯舌如泉瀉切莫騎牛更覓牛笑殺賓頭盧尊者

送伏龍益南海維那

九月秋高暮山紫道人何事來於此黃花白露染畢衣擇友尋師問生死生死由來卽自心一心起滅任漂沈塵勞寞寞如山積業識茫茫似海深拈起金鎚俱擊碎雙溪落落無人會驚動千年老古錐三十烏藤雨霶霈

示道信侍者

大信大疑大悟提起話頭一切不顧行參坐究口念心思密密推窮時時覷捕忽然拶破疑團覿面更無回互布毛吹起塞虛空利剎塵塵皆顯露果能直下便承當何異靈山親囑付

頌古

世尊初降王宮

瞿曇生下便驚羣爭似雲門一棒親隷道五更侵早起誰知更有夜行人

勘辯

大都安講主來參師問講主講甚麽經答云金剛經僧於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處得箇省處師曰既是無來無去因甚得到這裏答云便是無來無去底師云即今在甚麽處答一喝師云下喝行拳都且止四大分散時向何處安身立命答云盡大地那裏不是自已師云忽遇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時如何答云我到這裏却不會師云六祖不會破柴踏碓達摩不識九年面壁你不會見箇甚麽答云我只是不會師云瞎漢請坐喫茶

跋虛谷和尚法語

徑山虛谷和尚示慶禪人法語舉趙州訪一庵主入門便問有麽有麽庵主豎起拳州云水淺不是泊船處又訪一庵主問有麽有麽庵主亦豎起拳州云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禮拜庵主既然一般豎拳因甚麽肯一不肯一若從這裏分辯得出許你具衲僧正眼師云山僧有六十棒前庵主豎起拳有殺人刀無活人劍好與二十棒後庵主豎起拳有活人劍無殺人刀也好與二十棒趙州因甚不肯前庵主肯後庵主也好與二十棒虛谷和尚教他自領出去

楚山琦禪師

解期

選佛場開定祖機辨明邪正在鉗鎚禹門浪暖風雷動正是魚龍變化時即今衆中莫有衝波激浪者麽問答不錄師以拂子打一圓相云機前一著覿面全提復擊禪牀一下云句外一言和聲揭露箇裏不許停思顧慮豈容開口分疏只饒眨得眼來劍去久矣縱是佛祖到此也只得攢眉有分何也蓋非言路所通亦非心識所測若是箇英俊衲僧向未學以前自當點首一笑是故祖師門下法應如是嗟觀近世以來人心不古禪學之者不務眞參實悟惟是接響承虛以覺識依通爲悟明穿鑿機緣爲參究破壞律儀爲解脫貪緣據位爲出世以致祖風彫弊魔說熾然

塞佛法之坦途。瞽人天之正眼。使吾祖教外別傳之道。於斯而委地矣。故我大覺釋尊。於二千年外。已識盡衆生心病。預設多種奇方。於無漸次法中。曲垂修證規則。不過只要誘引當人一箇入路。故經云。末世衆生。希望成道。無令求悟。惟益多聞。增長我見。又云衆生未悟。作何方便。普令開悟。佛令結制安居。剋期取證。過三期日。隨往無礙。故知結解之有時也。且如卽今諸大德。於九十日中。還曾證悟也無。已悟之者置之勿論。如其未悟之者。則此一冬。不免又是虛喪了也。若是箇本色道流。以十方法界。爲箇圓覺期堂也。莫論長期短期。百日千日。結制解制。但以舉起話頭爲始。若一年不悟參一年。十年不悟參十年。二十年不悟參二十年。盡平生不悟。決定不移此志。直須要見箇眞實究竟處。方是放參之日也。故先哲所謂一念萬年。豈虛語哉。遂舉起拂子召衆云。還知這九十日內參究的消息落處麼。不見世尊道。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眞實。箇裏明辨得老瞿曇得失。請試處。要證圓覺不爲難矣。設或未能見徹。切忌依語生解。幻叟今日不辭饒舌。試爲諸人。頭出猛火。鑄成金彈子。當機捏碎。又渾崙等閒失得。俱拈過。風送潮音出海門

## 示秀峯居士

夫念佛者。當知佛卽是心。未審心是何物。須要看這一念佛心。從何處念起。復又要看破這看的人。畢竟是誰。這裏有箇入處。便知圓悟禪師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故祖師云。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所言心者。非妄想緣慮之心。乃虛明圓湛廣大無相之心也。三世諸佛之所證。證此心也。六道衆生之所昧。昧此心也。諸佛由悟而證。號曰菩提。衆生因迷而昧。故曰煩惱。在聖不增。在凡不減。得之不有。失之不無。迷則業緣。悟名佛性。蓋知迷悟在己。得失非他。當知此心。曠劫至今。本無生滅。原非染淨。孤光皎皎。脫體無依。妙用眞常。廓周沙界。無形狀可見。無聲響可聞。雖然無相。無相不宗。雖曰無聲。無聲不聽。是一切色相之根。乃一切聲

響之谷色空不二動靜一如法法虛融塵塵解脫是知心有則法有心空則法空心邪則一切邪心正則一切正若了此心法亦不有心法既無則一切是非名相皆空是非名相既空則山河大地色空明暗直下與當人自性心佛觀體混融了無隔礙居士於此果能信入則與從上佛祖所證所得更無差別復何凡聖迷悟得失之可論哉設或未然亦不用別求玄妙厭喧取寂但將平日所蘊一切智見掃蕩乾淨單單提起一句阿彌陀佛置之懷抱默然體究常時鞭起疑情這箇念佛的畢竟是誰返復參究不可作有無卜度又不得將心待悟但有微塵許妄念存心皆為障礙直須打併教胷中空蕩蕩無一物而於行住坐臥之中乃至靜鬧閑忙之處都不用分別計較但要念念相續心心無間久久工夫純一自然寂靜輕安便有禪定現前儻正念不得謂一昏散起時亦不用將心排遣但將話頭輕輕放下迴光返照看這妄想昏沈從甚麼處起只此一照則妄想昏沈當下自然頓息日久堅持此念果無退失驀忽工夫入妙不覺不知一拶疑團粉碎歷劫塵勞當下冰消瓦解只箇身心二字亦不可得矣於這不可得處豁開頂門正眼洞徹性空源底自當點首一笑始知涅槃生死穢土淨邦俱為寱語到此始信山僧未嘗有所說也更須向眞正鉗鎚下撲空悟迹掀翻窠臼然後證入廣大甚深無礙自在不思議解脫三昧境中同佛受用以斯治國澤民則可以垂拱無為而坐致太平者矣以此超脫死生則應用施為而無可無不可也居士其尚勉之

示月庭居士

夫格外眞機難容湊泊初參之士必假筌蹄所謂梵語阿彌陀佛此云無量壽佛者覺也覺即當人之自心心即本來之佛性是故念佛者乃念自心之佛不假外面馳求馬大師所云即心即佛是也或謂即心是佛何勞更念佛乎只為當人不了自心是佛是以執指循名妄生倒惑橫見生死枉入迷流故勞先聖曲垂方便教令注想觀心要信自心是佛則知念佛念心念心念佛念念不忘心心無間忽爾念到心思

路絶處當下根塵穎脫當體空寂始知無念無心無心無念心念旣無佛亦不可得矣故云從有念而至無念因無念而證無心無心之心始是眞心無念之念方名正念無佛之佛可謂無量壽佛者矣到此覓一毫自他之相了不可得何聖凡迷悟之有哉只這不可得處卽識心達本之要門乃超生脫死之捷徑居士果能於此洞徹自心源底始信火宅凡居卽爲西方安養擧足動足無非古佛道場溪光山色頭頭章紫磨金容谷韻風聲歷歷展紅蓮舌相塵塵契妙法法該宗不卽不離心心解脫於斯領旨管取一笑而無疑矣居士其尙勉乎哉

## 機緣法語

次日性空首座入室參扣曰昨蒙和尙開示濟川首座蒙山三關話弟子雖獲與聞心猶未了幸望和尙別垂方便師云照前問將來空云蟭螟蟲吸乾滄海魚龍蝦蟹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長安路上金毛臥曰木母飛上色究竟天入摩醯眼裏作舞因甚不見師云五鳳樓前鐵馬嘶曰蓮湖橋爲一切人直指明眼人因甚落井師云明月照見夜行人曰請師一頌以爲究竟師云好與痛棒曰棒則弟子甘領領則望和尙垂慈師乃呵呵一笑而爲頌曰當機把斷聖凡津擬議知伊屈未伸欲識蒙山端的旨垂鉤意在釣金鱗師云會麽空遂作禮而退

僧實金山者入室參禮次師乃問云面南觀北斗低首看青天此語明甚麽邊事曰和尙合却口好師云未在曰瞞別人卽得師云差別用處非智眼不能無惑子欲洞明佛祖眞宗須具透關正眼未審如何是透關正眼山振聲一喝師云具得正眼當明向上一機如何是向上一機曰青天日當午師云猶未夢見在曰木人拈玉線石女度金鍼師云從上佛祖不傳之妙子作麽生領會山近前禮一拜師云轉身一句速道將來曰雨添山色秀風來竹影移師擬拈拄杖山乃一喝拂袖而去師云放子二十棒山復回身近前合掌曰謝和尙垂慈深錐痛劄師云子雖有衝天之浪且無湛水之波山又叉手默然師云如是如是山遂作禮

僧問有佛處不得住時如何師擧起手中拂子僧云無佛處急走過又作麼生師放下手中拂子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兩頭不著千聖難窺這箇且置只如古人道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意旨如何僧云不即不離師云不即不即箇甚麼不離不離箇甚麼僧擬對師打一拂子云這虛頭漢僧無語

師宴坐室中有勝上座者從外入來師云是誰勝云某甲師云作麼勝云佛殿裏拜佛來師云佛向你道甚麼勝云不曾道師云你頭不曾點地那勝云下下點地師云又謂不曾道勝云某甲會也師云你會箇甚麼勝云吐露太分明師便喝勝擬對師云拄杖不在手放汝二十棒出去

天溪凝上座來參師云不用之乎也者父母未生前親切道一句看凝云千聖覷不著師云覷不著的是甚麼凝云父母未生前師云爲甚麼覷不著凝云爲無蹤跡師云既謂無蹤跡說甚麼覷不著你在無蹤跡處窠臼這箇且置只如燒了撒了你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凝云青山重疊疊澗水響潺潺師云我不問你青山疊疊澗水潺潺畢竟燒了撒了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凝云日用分明常顯露師云這虛頭漢脚跟尚未點地在說甚麼顯露不顯露凝乃觸禮一拜師云亦未在凝又擬開口師咄云你再亂道闢破你口門凝禮謝而退

有僧扣師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畢竟是箇甚麼師與僧一掌云你道是箇甚麼僧擬開口師以手掩其口僧於言下悟旨

師因消遣至韶古音關房以拄杖扣門三下曰關主在麼韶曰他不曾有出入誰云在不在即開門見師乃觸禮一拜師曰此猶是奴兒婢子之事請關中主相見韶乃叉手默然師曰此則沈寂默去也韶曰師適來問甚麼師曰問汝關中主韶曰喚作寂默得麼韶遂呈偈曰只此寂默非寂默非寂默中弗亦絕渠儂目面已呈師動靜何曾有區別師曰恁麼則子不在關內耶韶曰弟子見師亦不在關外師以手拍關門一下曰怎奈這箇何韶擬對師叱曰汝但於心不生分別只箇門戶亦無所有門戶既非則誰在關內

誰在關外耶。雖然理則如是。亦不可越他世諦規矩。尤不可違其自己志願。正好向這無分別無內外處。豎立脊梁。全機坐斷。徹底掀翻。囫圇嚼破。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可也。曰言曰行。可以模範後學。抑不負其己靈也。子其勉而進之。三載出關之日。拄杖子再爲汝勘過。詔遂作禮

行實

師諱紹琦。楚山其字也。姓雷。唐安人。九歲出家。初從玄極和尚。最後謁東普無際和尚。得法。正統六年。再見東普。普問子數年來住在何處。曰我所住廓然無定。在普曰。汝有何所得。曰本自無失。何得之有。普曰莫不是學得來者。曰一法不有。學自何來。普曰汝落空耶。曰我尚非我。誰落誰空。普曰畢竟事若何。曰水淺石出。雨霽雲收。普曰莫亂道。只如佛祖來也不許。縱爾橫呑藏教。現百千神通。到這裏更是不許。曰和尚雖是把斷要津。其奈旁神不易。普曰克家須是破家兒。恁麼幹蠱也。省力。既退至晚。復召入詰之曰。汝將平昔次第發明處。告我。楚山悉具以對。普曰違我無字意來。曰這僧問處偏多事。趙老何曾涉所思。信口一言都吐露。翻成特地使人疑。普曰如何是汝不疑處。曰青山綠水。燕語鶯啼。歷歷分明。更疑何事。普曰未在更道。曰頭頂虛空。脚踏實地。普召弟子鳴鐘集衆。取袈裟拂子以授楚山

袾宏曰。所云以提起話頭之日爲始。事一年不悟參一年。乃至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盡平生不移此志。直至大悟方名罷參。至哉言也

## 性原明禪師

### 小參

靈隱入院至晚小參。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是故達摩大師十萬里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謂之教外別傳。於是二祖求箇安心法門。師云將心來與汝安。祖云覓心了不可得。師云與汝安心竟。冬瓜印子一印印定了也。然師資契會千載難逢。山僧今夜小參。禪客問話現前一衆。坐立儼然。豈不是時節因緣。時節因緣既爾。畢竟佛性義在什麼處。莫是在覓心了不可得處麼。莫

是在與汝安心竟處麼。若道在覓心了不可得處。是埋沒二祖。若道與汝安心竟處。是辜負大師。到這裏不可容易。直須明自本心。見自本性。未明明取。未見見取。若也明見不了。緇素不分。一生只成得箇顢頇佛性。儱侗眞如。這般漢。臘月三十日到來。手忙脚亂如箇落湯螃蟹相似。無人替汝。光陰迅速。各自勉旃復說偈曰。年登六十一春秋。只合投閒待死休。不料業風吹到此。又同衲子結冤讐

浴佛上堂。舉藥山儼禪師因遵布衲作殿主浴佛。次山問。汝祇浴得這箇。還浴得那箇麼。遵云。把將那箇來。山休去。師云。者一箇那一箇。一一從頭都浴過。藥山布衲謾商量。仔細看來成話墮。成話墮。轉誵訛。拍禪牀云。武林春已老。臺榭綠陰多

佛誕上堂。舉世尊纔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眞成大人相不是小兒嬉。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死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要作老胡種族。直須恁麼始得。法昌云。好一棒。太遲生。未離兜率。脚根下便與一鎚。豈到今日。雖然如是。大似賊過後張弓。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黃面老子。故是末上賣俏。似乎旁若無人雲門法昌。雖則見義勇爲。爭奈劒去久矣。爾方刻舟以主杖畫一畫。召衆云。還會麼。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欄杆

碧峯和尚闍維。奠茶。五臺山拾得來。誠非凡種。關西子沒頭腦。却是靈根。惟玆一味淸茶。蕩滌衆生熱惱只如　川拋下茶籃。仰山撼動茶樹。畢竟明甚麼邊事。度盞云。踏翻生死海。靠倒涅槃城

龍山次韻

龍山吾兄瘦無肉。度量汪汪幾千斛。看他小小現神通。彈指徧遊諸佛國。枯禪久甘藜藿腸。節身不在鬖楓香項類。一著超言義。二三四七空搏量。從古風顚稱普化。格外玄機未爲蹉。等閒打出觔斗來。傳得師眞能幾箇。而今痛自韜其光。臥雲深處開巖房。是非榮辱我何有。二時粥飯還如常

乳虎已有食牛氣。況是親從道場至。入門未辨主與賓。輙問西來祖師意。水之冰也藍之靑。當陽哮吼人

皆驚豁開自己神通藏剖破微塵出大經永嘉作歌
唯證道凡聖兩途俱淨掃曹溪一宿歸去來珊瑚枝
上日暠暠

淨慈次韻

十里平湖一鏡開六橋險峻滑如苔直饒不滯程途
者到此依然喫跌迴

行實

師諱慧明字性原別號幻隱生於元父項母陳氏七
歲發疽忽失所在求得之則曰四童子舁我至此識
者知師爲天神所祐矣未幾出家後謁竺元道公於
仙居紫籜山又謁徑山元叟端公端問東嶺來西嶺
來師指草鞋曰此是三文錢買得端曰未在更道師
曰某甲只如此和尚作麼生端云念汝遠來放汝三
十棒師乃悟其旨久之遂罄底蘊曰纔涉思惟皆爲
賸法洪武十九年示寂壽六十九夏五十八

## 雪庭　禪師

請益

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幸遇
此僧當機不薦蹉過雲門直至於今攔街塞巷無存
放處此僧若也下得一語道某甲這裏安放不得且
請和尚撥過一邊非唯自己千古之下作箇自在快
活閒人抑且撈得雲門忙手忙脚撤了收不得收了
撤不得豈不丈夫然雖幻寄與麼也是勞神不少且
道還有安放處也無自代云看取雲門道底古潭清
典座等各爲曠大劫來一段眞光埋沒於業識茫茫
念起念滅黑闇深坑欲求提挈且此事如人淩萬仞
懸崖須要親能撒手始得又不見道不是一番寒徹
骨爭得梅花噴鼻香其或不然又勞幻寄將冰消玉
潤白藕池中拖泥帶水栽箇業種子去也履今向去
但只時中一貧如洗赤灑灑看箇父母未生以前那
箇是我本來面目吽及盡今時一念從始至終務要
歷然討箇分曉不可向輕安省力處純熟現前以當
消遣時光決定向這父母未生已前那箇是我本來
面目話頭上不管得力不得力昏散不昏散密密提
撕去看他疑情頓發如烈燄光中忽擲莖茅片雪欲
覓來去之蹤了不可得正當恁麼時設起一念覺照

之心亦復如是那時摸著娘生鼻孔始信雲門道不起一念須彌山磕破虛空腦蓋築折混沌眉毛爭怪得幻寄道某甲這裏無安放處珍重勉之

拈古

溈山靈祐禪師侍立百丈次丈問誰師云某甲丈云汝撥爐中有火否師撥之曰無火丈躬起深撥得少火舉以示之曰汝道無這箇聻師由是發悟禮謝陳其所解

師拈云家貧家富父子方知花落花開春風不顧應時應節則是未免傍觀者哂呵呵老不歇心少不奴力

行實

師自謂吾生幻寄浙省仁和桂姓父諱徵母徐氏兄弟三人吾最後以景泰丙子年生毀齒喪父患痘風雙目短視羞明抱疾弗瘳夢中感金神教使出家母兄不允姑隨善友逐邪師苟延歲月至年十五雖克勤晝夜體究孜孜唯益邪解成化癸巳間聞四川休休翁寓郡城仙林寺以禮參請一見契合始得出家



受持無字公案十七剃染隨侍黃梅心切太過滯沈寂之境座元勉以看教因閱楞嚴於一毛端現寶王剎有疑成化乙巳寓常州江陰乾明寺忽覩萬佛國金碧崢嶸於眉宇間會得毛端現剎之句始知幻寄兩間如夢如旅又明年因詠黃鸝忽逢作者云此句法未得意在言外之趣由此茅塞泮然信口道云多情自信惜春光飛入園林錦繡鄉記得小窗驚我夢滿庭紅杏帶斜陽遂和永明山居律詩弘治戊申除夕忽聞鐘聲數年行履處於此活脫信口道圓響心非聞大千同一照抹過上頭關更不存玄妙乙卯休休翁應湖南淨寺請予復依附日逐詢究乃蒙印可夫幻即寄之蹤寄乃幻之跡幻起寄亡全寄是幻幻逐寄生全幻是寄翳目生華山河大地華翳不生空真實際幻之寄之誠哉兒戲

古音琴禪師

開示

縱遇開示一時難悟要做話頭逼開心慧工夫日久日磨千煉如雞抱卵煖氣久蒸忽然一日時節到來

或遇因緣觸發心目方得開悟古云是花各有開時節春蘭秋菊不同途凡作工夫當離喧鬧截斷衆緣屏息雜念單提本參話頭至於行住坐臥苦樂逆順一切時中不得忘失念茲在茲專心正意切切思思念念自究返觀自已這箇能追能問底是箇什麼人若能如是下疑疑來疑去疑到水窮山盡處樹倒藤枯處擬議不到處心忘境絕處忽然疑團迸散心花頓發大悟現前頓見自已本來佛性一段風光非從外得若得眞有此見處更要求覓高見宗匠決擇邪正不可以此便休如此纔名入門纔名得地

坐中所見善惡皆由坐時不起觀察不正思惟但只瞑目靜坐心不精采意順境流半夢半醒或貪著靜境爲樂致見種種境界夫正因做工夫者當睡便睡一覺一醒便起抖擻精神挪抄眼目齩住牙根捏緊拳頭直看話頭落在何處切莫骳昏隨沈絲毫外境不可采著

念佛警策

一句阿彌陀佛宗門頭則公案譬如騎馬拄杖把穩生涯一段不拘四衆人等持之悉有應驗行住坐臥之中一句彌陀莫斷須信因深果深直教不念自念若能念念不空管取念成一片當念認得念人彌陀與我同現便入念佛三昧親證極樂內院蓮胎標的姓名極功之者自見親見彌陀授記便同菩薩作伴自此出離娑婆一路了無憂患直至無上菩提永劫隨心散誕依得此道歸來決定成佛不欠

開示

夫眞參實悟者非在念得一句佛熟而致非在持一萬法無字公案日久自然而致非在長坐不臥苦礙睡魔而致何故在人正念正氣而感致也大抵要具觀察慧力念念自疑自攻直至攻化日久學勞屏息淨體現前忽然隨機激發大悟本來通身是佛更不許你分心分性自然得箇安樂田地如若一法不明亦用辯明一理不通亦用參通無惡不去無善不修無功不完無理不辯方成聖道假使悟明本體之後便休歇去不能通達化門文物者古人謂之墮在百尺竿頭落於二乘小果終不能至一切智海故大覺

云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豈虛言哉

又

未審作工夫從甚處起甚處得半甚處了畢有此喻者我方信之晃兄曰正如此問方可與汝說之大抵人之佛性各各皆有只因無佛智慧破除煩惱所以不得機緣相合見在情塵所縛譬如世間造酒雖有米水大用麴力多若無麴力攻化終不成酒人之佛性喻米福緣喻水然雖有性有福有緣若無大智大慧內攻內化終不成佛只名凡夫大凡作工夫之人務將平生是與不是悉皆丟在一邊只持一句本參話頭自疑自問自問自疑自逼自追自攻自究不許求人說破不許依義解明務要句下精通命根頓斷如此晝三夜三逼將去年久月深忽日心不思量口中自然流出一句二句或四句八句應機合格語此名聰明境界大凡悟道之人皆從聰明境過不可便認依前逼將去忽日信口道出百千偈頌却如通身是口切莫放下正好用工著力如造酒相似大沸後直倒澄方止人作工夫直至聰明境過大悟現前頻將古人一千七百則公案無一不勘明無一不了當直至無禪可參無佛可修無法可疑乃至頭頭上達物物上通信口道來皆合古格那時不了自了不休自休不待放下而自休歇如人到家不愁路也方名工夫到家之人也

行實

師閩興賢人父蔡姓母黃氏二十七出家餘不載

袾宏曰勸念佛偈甚好冗句裁出

笑巖寶禪師

上堂

舉世尊陞座文殊白槌話師乃曰不憶黃面老子當時也知有這箇時節爭柰未遇知音往往義學云世尊陞座文殊白槌乃是作家相見師資倡和蓋不知文殊多口相席打令贓誣一上大煞放過山僧今日也不敎伊做處亦不獨爲賓欲求箇知音出來與伊把臂共行寧不爲之好事遂拈拄杖云有麼有麼時有僧出作禮劈脊便打云多口作麼僧云某甲一言

也未發何爲多口師復打云再犯不容

翌日上堂云昨舉世尊陞座公案未圓未能解得諸人惑未能令諸人與世尊把臂共行何謂若是知音作者纔恁麼便解不恁麼然後沒交涉直教兩頭撒開中間放下自然活卓卓底隨處作主如水投水似空合空佛祖不能知鬼神莫能測說到此地要與世尊握腕個間一線道在如欲豁通這一線道須是更聽山僧重宣一偈云佛身等空座稱身何曾陞也何曾下文殊覰影生狂華引得兒孫成話欄下座

拈古

舉佛果勤佛鑒懃佛眼遠同侍五祖室夜深祖云各下一轉語看佛鑒云彩鳳舞丹霄佛眼云鐵蛇橫古路佛果云看脚下祖云滅吾宗者克勤是也徵云三人之語還有優劣也無若道無優劣五祖何以恁麼道若道有優劣什麼處是優劣處

開示

諸佛與衆生唯是一心更無別法悟者心能轉物物物皆歸自心即是諸佛迷者背心向物妄隨物轉即是衆生是故諸佛與衆生唯是一心更無別法且我釋迦文佛未成正覺時於雪山六年苦行靜慮功極至午夜舉頭見明星出豁然大悟彼當時悟箇甚麼悟者惺也只是惺得自已本有之心不從人得本來現成本來常住隨即普觀大地一切衆生箇箇具有如來常住眞心成佛種性只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遂運慈悲普度一切便有四十九年所說言教非眞實也皆不得已見諸衆生疑多信少不能直下大信自心生起萬差不免應病與藥引衆權而歸一實又恐一切衆生隨語生解認著言說墮於教網後復陞座不發一言唯拈起青蓮花一枝默顧四衆欲人人當下直明本心覿面親會不意大衆依然蹉過獨有迦葉動容微笑會合本機便付法立爲第一祖展轉相傳至於第二十八祖達磨尊者觀見此土衆生有大乘根器遂航海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不用能巧唯一直心當下自契大衆即此便是從上以來佛佛祖祖共一切衆生直悟一心見性成佛底樣子也

行實

師云予金臺世族也父吳門母丁氏弱冠出家禮大寂能和尚爲師後徧參知識修進開悟行道因緣備載全集恐繁不錄

袾宏曰予遊京師參徧融笑巖二師次年二師俱示寂融師一味實心實行無著述傳世巖師隱柳巷罕接見人有笑巖集四卷今撮其少分云

附錄

宋景濂學士集中諸師碑銘袾宏採其少分以紀
聖朝盛事不致淹沒故

古鼎銘禪師

師諱銘臨濟十五世孫四坐道場將示寂謂其徒曰觀世音持蓮華至矣安坐而逝火化舌根齒牙數珠不壞五色舍利無數國史危先生爲之碑有四會語錄行世

雪窗光禪師

師名悟光字公實姓楊氏號雪窗成都之新都人以三昧力入智慧海初說法於白馬寺已而住育王天童四會說法虞文淸公贊謂佛果一枝鳳毛麟角洪武十四年記

南堂欲禪師

師諱淸欲字了菴南堂其號也姓朱氏台之臨海人住開福本覺靈巖三刹有三會語錄也

徑山悅空禪師

悅空顗公以東嶼正嫡住崑山東禪轉吳門萬壽升虎林南屛遂陟徑有四會語錄先師王文獻公現宰官身敷宣般若與禪師爲方外交松月印公稱師之道高於圓照佛照云

袾宏曰四會語錄今無存松月亦未知何許而曰道高於圓照佛照夫二公豈易及哉而曰過之更俟賢者考正

佛光照禪師

師幼齡中夜坐禪母推使仆輒達旦不寐後出家參雲居泉公晝夜繫念一夕松月下聞流泉聲有省往白泉公泉公俾詣古林古林問子明知四大五蘊是生死根本爲何入此革囊師擬議林以錫杖擊之豁

然悟入住清涼十九年退隱東堂影不出山壽八十五僧臘七十逝七日顏貌明潤頂猶暖舍利如珠璣云

璧峯金禪師

師諱寶金姓石氏號碧峯生杭之永壽縣六歲出家偏參講肆參如海眞公寢食爲廢隨公摘蔬忽凝坐不動後入定累日不起常坐樹下溪水橫至人意師溺死越七日燕坐如平時一日聽伐木聲汗如雨下求證於公公印可之洪武二年召至京極蒙恩賜師示疾上親灑宸翰賜詩十二韻六月四日沐浴更衣正襟危坐而逝世壽六十五僧臘五十火化五色舍利汾然齒舌數珠不壞

東溟日禪師

師諱慧日號東溟天台赤城人洪武初年召入京奏對稱旨後辭歸杭之天竺修西方淨業洪武十二年七月朔日謂弟子言吾夢靑蓮華池中淸芬襲人吾殆將去乎四日坐逝世壽八十九僧臘七十師對王公大臣未常出一輭媚語至於誘進後學溫然如春陽云

孤峯德禪師

師諱明德號孤峯十五爲僧謁竺西坦公公問何來曰金鵝來又問金鵝山高多少師曰無見其頂竺西斥之一日舉世尊拈花因緣師聞之忽有省又謁淨慈晦機熙公公問什麼人恁麼來師云胡張三黑李四又謁雙林明極俊公竺田霖公羣疑冰釋洪武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坐逝世壽七十九僧臘六十二火之頂骨不壞舍利累累出灰燼中有四會語錄行世

又附

高麗普濟禪師答李相國書

旣曾於無字話提撕不必改參也曾參無字必於無字有小因地切莫移動切莫改參但於二六時中四威儀內舉起話頭莫待幾時悟不悟亦莫管有滋味無滋味亦莫管得力不得力捞到心思不及意慮不行即是諸佛諸祖放身命處

袾宏曰此語錄萬歷丁酉福建許元眞都閫東征得之朝鮮者中國未有也元眞攜原本還閩僅錄

其一篇云

皇明名僧輯略終





0438

# 正宗心印後續聯芳

明・善燦 編





# 正宗心印後續聯芳

僧果增法號秀岡是閩中方氏子也髫年出家性有聰慧學不加思待衆以恭事師有禮一日師見問曰前日你病大衆說將死你意下如何答曰本來無生豈有死耶師曰既知無生從何處來果增揚聲念佛師曰從何處而去增叉手當胷默然良久師曰其中事若何即答偈曰本來清淨體如然隨機應現善方圓回光返照超今古眞妙融通離語言師曰如是如是宜自至淳遂囑一偈當機直指示秀岡體露眞常不覆藏吾今囑汝宜珍重時至須當效祖傳

僧德圓法號明鏡是福清縣石氏子也預誠往參求乞眞要師曰我佛大慈平等敷演三乘五教隨機濟度末後拈花示衆教外別傳涅槃妙心實相無相付典摩訶迦葉遞代相傳至達磨大師而來東土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汝自回光返照明自本心見自本性非色非空非中非外洞徹十方融通三際百千三昧恒沙妙用不離當處德圓有省即說偈本來清淨不思議隨方就圓在當機三昧現前通大道放光現瑞妙希奇師曰自當護持圓明種智付囑一偈單傳直指心印心眞如無相現精明叮囑東君宜保守時當悲運接後人

僧果淵法號天洞是三山潘氏子也求師究竟眞常之道師竪起一指示之曰會麼果淵禮一拜師曰吾無法與人汝若併息諸緣莫著空見回光返照見自心性的要明白果淵忽然有省即說偈曰本來無罣礙清淨常自在如如不動尊光眼現沙界師曰如然保守至淳眞妙復囑一偈默默全持正令親一枝五葉付知音聯芳紹至賢才處囑汝時當耀祖庭

僧德法法號月江是閩縣陳氏之子求示法報化三身佛事師曰莫向外尋汝自具足覺性圓明妙用現前體用不偏花果同彰三觀融通十方廓徹亘古亘今無欠無餘德洪忽然有省即說偈曰本來湛寂體如如妙用縱橫任卷舒覺性虛玄元無相權實雙融應無窮師即印可善自扶持復囑一偈一枝拈起現堂堂夙緣會遇付月江囑汝賢才宜珍重時至紹隆

報祖恩
茲者圓暕號洞庵是浙江紹興府諸暨縣琴川屠氏子也往求直指無上菩提師曰日用事是如何圓暕答曰淸風應在手師曰如何是理性無碍圓暕扠手當胸默然良久師曰如何是理事無碍答曰處處透長安師卽印可善自保重重復囑一偈事理分明號洞庵融通無碍體量寬吾今付汝無餘事時當續焰

報靈山
僧果延號壽岳是邵武府光澤縣危氏子也乞示大事因緣師曰門前榕樹常如春果延擬議師卽喝延禮拜師曰汝還會否延曰未解其意望師開示師曰大事不從外得汝宜向一切時中念念不迷眞心常存通融無滯覺性週遍無欠無餘果延有省卽說偈曰湛寂如然應大千當機獨露妙中玄圓明無碍超今古洞兮照徹不夜天師曰汝旣達之可宜珍重復囑一偈少林一花五葉蓮紹至如今示果延英靈忽省承斯旨不離當處見祇園
僧果䑛法號碧雲是福州閩縣彭氏子也見師問曰

材疑村

如何是佛師曰會麽果䑛曰望乞慈悲師曰頓悟自性卽是天眞之佛不然徒勞工力汝若是箇眞參實悟禪和言前薦得本分家風不屬有無非關聲色物物全彰頭頭顯現信手拈來無有不是佛與衆生本來平等果䑛有省卽曰元來自家的師曰如何是自家的䑛念佛一聲師曰如何是佛䑛歛手默然師卽印可宜至眞淳復囑二偈碧祖岩前安心旨傳至曹溪普開示相承續焰至如今付囑時當紹祖理
僧明直號大乘是浙江紹興府諸暨縣石海材周氏子也往求師證師曰汝師誰耶答曰寶峰師曰教汝何爲答曰看心念佛師曰如何是心明直持起數珠師曰如何是佛直扠手而立師印可也善自保重復囑一偈權實雙彰號大乘體悟無生耀古今付囑英靈宜珍重時至須教覺後人
僧德宗號古心是閩南鄭氏子也求師眞要師曰吾宗本無言說亦無有法與人汝但二六時中四威儀內回光返照攝妄歸眞明自本心見自本性絲毫勿令有昧歷歷的要分明德宗忽省卽說偈曰本性湛

◆措疑指

如然妙用豈能量无滿大千界隨處現眞常師卽印可宜自保重復囑一偈佛祖心印古至今當機直示甚分明叮囑賢才善守護時續祖焰接後人

僧德光號徹空是蘇州府常熟縣楊氏子也往求印證師曰諸師有何指示答曰都教我念佛師曰如何是佛德光合掌當胷詰曰如何是當機發現事光念佛一聲師卽印可宜自保持復囑一偈念佛忽悟本來因時時不離這當人叮寧涵養淳眞處續焰時當紹祖庭

僧果通法號大乘是福州長樂縣王氏子也求師直指西來意師措山曰是什麽果通曰不解乞垂開示師曰且去通曰望惠我窮師曰莫隨聲轉勿被色謾莫論有無勿分西東但自惺悟當處眞如寂然廓徹妙明自在汝還會否通忽於言下有省卽說偈曰如如不動若虛空應現無拘遍處通有無不立能所畢色空無二總圓融師允印可善自保持復囑一偈南華法雨普沾恩心印相承紹祖燈宿緣幸會宜尊重時當續焰耀層層

茲者普遇法號正宗是山西太原府大谷縣李氏子也往參求示師曰時中生涯事如何答曰常念佛師曰如何是佛答曰心卽是師曰如何是心答曰佛卽心師卽說偈曰一眞獨露不二門卽心卽佛理事融體用雙彰今幸會本來淸淨至無餘師卽印可宜常如然復囑一偈大事因緣體用彰動靜工純般若香融通法界恒無礙圓明種智證眞常

僧果淸法號大海是三山陳氏子也恭誠參禮求師開示師曰本來具足非從人得汝宜回光返照明自本心見自本性非色非聲不空不有彌滿十方融通三際本來具足汝會知否果淸卽說偈妙明顯露印眞宗體用不偏具圓融密密無間觀自在如如不動現靈通師曰如是善爲復囑一偈劫外靈枝絕點塵信手拈來示諸人英才頓悟承斯旨囑汝時當播祖庭

僧果逵法號大洲乃三山鄭氏子也求示大事因緣師曰進前來果逵進前師曰是大是小答曰未審斯意師曰若乃上根利智者見聞開示便能悟入若未

然者自當勉勵專誠研究忽然迷雲頓散心月圓明方知自己有一大事與佛平等無別果遠即曰元來具足師曰元來何爲答曰元無動靜來應十方師曰久默斯要直至眞純復囑一偈末後一著付飮光西天東土遍相傳英靈衲子須悟入機緣相契可聯芳

僧德鑑法號大融是閩縣王氏子也求師印證師曰曾見何人來答曰天眞和尙師曰教汝何爲答曰教我追究念佛師曰是誰追究鑑竪起一指師曰如何是佛鑑扠手良久而說偈曰無去無來妙中玄單持一念密綿綿忽然頓覺無生旨打破虛空不用拳師曰將什麼打破虛空鑑高聲念佛師即印可善自保重復屬一偈明鏡非臺耀古今宗風遍布遍相承從玆付囑無餘事晦迹眞淳接後人

僧果聰法號天章是三山韓氏子也求師究竟佛祖都只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師曰汝即今問的是什麼因緣聰忽於言下有省即曰元來與佛祖不別乎哉即說偈曰法性元無相如然契眞宗妙用週沙界無處不圓遍師即印可保持眞淨復囑一偈單傳

求疑永

休疑体

直指示本元歷代相承不二門囑汝英才宜尊重時當耀祖繼聯芳

僧圓壽法號樂堂是河南歸德府鹿邑縣蘇氏子也欽風往參求師法印師曰法印不無非從外得但莫隨於聲色滯於名言了了分明人人本具威靈廓徹求劫不壞相將非離爲何不會圓壽忽於言下有省達本即說偈曰本來如如性非色亦非聲三玄同一休湛湛自天眞師曰如是保任淘汰磨光復囑一偈曹溪普示天下知正宗心印接上機相承斯旨宜尊重時至須當接後奇

僧果清號天鑑是閩縣徐氏子也求師正眞之要師良久曰會麼答曰不會師曰正者不偏眞者不僞要者以信解悟入法界門以戒定慧趣樂土玄猷宜向一切時中放捨諸緣明自心性絲毫不昧體用圓融方知大道本來具足清言下契本即說偈曰如如法中王光明照十方圓融妙無比眞空沒斷常師即印可善自保任云云復囑一偈法王正令古至今英靈頓悟遍相承吾今印汝聯芳繼時至須教覺後人僧

明玉號無瑕是北京河澗府交河縣陳氏子也往參於師志求法要師據座而視問曰會麼答曰未達斯意師曰至道普乎天下非一人而不具但自時時省悟刻刻提撕爾之心性與古聖何殊從茲悟入恢弘自在明玉忽爾豁然即說偈曰眞如本安然應現遍大千湛寂常淸淨權實體中立師印如然至淨精妙復囑一偈正宗心印不二門直指當機達本元囑付英才宜保重時至須教效祖傳

僧果澄法號天濟是聞縣阮氏子也請益於大庵禪師恭誠入室求師眞要師據座遲然示之問曰會否答曰乞垂慈誨師曰汝若是眞修行人宜放諸緣單持一念念茲在茲念的性如虛空心猶大地智日慧月洞徹圓明方知大道本來具足亘古亘今何增何減澄言下有省即說偈曰本體元無相如如常現前古今恒不滅普應妙無邊師印符衷善自保任復囑一偈大道堂堂亘古今悟來顯現在當人付囑英賢宜珍重時至聯芳耀祖庭

士果融法號晶齊是延平府南平縣陳氏子也求師垂示法要師曰以心爲宗以悟爲則眞空妙體本自天然不屬有無元非動靜洞千古之淵源造萬象之模則劫火壞時常安然法欲泯時全體露一道靈光本來具足在凡不減在聖不增但莫憎愛洞然明白融忽然有省即呈偈曰本自如如皎然淸無形無名洞圓明遍周沙界融無碍不汚不淨覺虛靈師印如然善保精純復囑一偈當機一札契眞如始信無生道不虛圓融三諦無滯碍囑汝時當紹祖衢

僧果滿法號天資是閩縣葉氏子也請益於大庵禪師禮師問曰如何是一大因緣出現於世師曰進前來滿進一步師曰會麼答曰不知請垂慈誨師曰本來非二三當機一任看諸佛之儀式列祖正法眼緣過直開示悟入性海寬圓融無滯碍淸淨絕彼瀾滿言下性天廓豁心地開明即說偈曰獨露堂堂亘古今無相寂滅覺圓明彌滿十方通三諦實際理地絕纖塵師即印可善自護持復囑一偈佛祖親傳心印心燈燈續焰至于今付囑英靈宜尊重因緣時至覺後人

僧果現法號本應是閩中祖武侯千兵韓氏次子也請益於眞空禪師參師乞示法要師據直視良久問曰會麼現忽然有省卽說偈曰如如不動本虛靈應現融通遍剎塵頓悟無生超法界隨方就圓了眞明師印如然善保精純復囑一偈教外別傳古來心祖祖聯芳遞相承吾今囑汝宜珍重燈燈續焰耀祖庭

僧果潤法號天津是閩縣江氏子也請益於大庵禪師叩師而問如何是正眞之道師竪指示之問曰會麼答曰不知師曰汝實向道宜於時中勿住功位莫逐聲色本來心性的要明白念茲在茲廓然通徹方知大道無雍無塞坦蕩從容優游彌勒潤忽於言下有省卽說偈曰古今常現妙虛靈方便圓融在當人全體眞如生慧日返本還源徹底清師曰如然善任涵養精純復囑一偈眞空無去亦無來揑不成團撥不開宿緣會遇承斯旨囑汝時當接後才

僧果明法號慧庵是福清縣薛氏子也禮師乞示無上菩提師曰無上妙道本非言說亦無名相靈明無住迥脫根塵清淨無餘融通自在汝之本具非從外

◆於下疑脫言下二字

得果明忽於有省卽說偈曰菩提元來本虛靈時時顯現大光明眞如廓徹於法界清淨融通耀古今師卽印可善自扶持復囑一偈佛祖法印直指心悟徹相承至果明珍重涵養淳眞華時至邁悲繼祖庭

僧圓淨法號悟空是長樂縣陳氏子也受業於悟達禪師請益於眞空禪師一日來參卽呈偈曰本元無去亦無來放光現瑞秘密開湛然清淨無可比照徹乾坤絕點埃師曰是箇什麼照徹淨伸起一手師曰如何是清淨處淨斂手當胸默然良久師曰如是如是涵養眞純復囑一偈拈花示衆劫外春悟明心性本來同祖裔聯芳承斯旨囑汝時當振古風

僧正圓號中天是泉州府惠安縣陳氏子也請益於大庵禪師一日見師拜問如何是佛師曰會麼答曰未達仰乞垂示師曰佛卽汝心不須外尋心性冥符無我無人當機獨露本自圓成圓忽於言下有省卽說偈曰曠劫流落到如今蒙師直指本來因忽達眞常無間斷隨方就圓在當人師曰如是宜向雲巒深處古跡清虛涵養眞純復囑一偈燈燈續焰至正圓忽

來靈示

悟體用本雙全付囑賢才宜保守時當悲覺效祖傳
僧圓金號無壞是福清縣薛氏子也受業於徹空禪
師請益於眞空禪師乞惠大事因緣師曰看看看會
者見不難非從外邊得亦非在中間但自回光照了
妄絕波瀾本來惟一實無二亦無三全言下忽省即
說偈曰眞如本無形清淨絕纖塵回向無爲藏放出
大光明師印如然涵養淳淳復囑一偈忽悟非染淨
動靜恒相應遞代繼聯芳囑汝紹祖印
居士正瀚法號凰岐是閩縣葉氏子也禀性仁慈立
心正直邁年八十之餘精神怡暢力行信道誓期安
養勤念彌陀請益於大庵禪師忽憶單傳恭來法要
啓師而曰我今老矣惟冀直指師曰本來無生豈有
老病覺性堅剛知音可證單傳妙旨圓機普應全彰
體用融通慧定直趣菩提指歸中正瀚踴躍拜曰承
斯玄旨深契愚衷本無老少道豈西東師曰既無老
少西東是箇什麼道理瀚合掌念佛師曰宜自珍重
復囑一偈克念彌陀正修持忽悟最上妙玄機宿緣
慶會聯芳繼囑汝時當覺後奇

行者果提法號大用是閩南福湖林氏子也一日師
見問曰汝於時中作麼生理答曰常念佛師曰佛在
什麼處提合掌當胸默然而立師曰是何光瑞提進
前作禮即說偈曰無形無跡妙無邊包遍三千及大
千當機應現眞端的般若常存不夜天師印如是善
任眞純復囑一偈鷲嶺拈來一枝春吾今授汝亦皆
同惟囑賢才宜尊重時至聯芳報祖風
僧如果法號三祇是江西人氏也懷香往參志求眞
印師即叩齒三下問曰會麼答曰不識乞垂示諭師
曰眞者法身清淨等若虛空印者智行圓妙融通無
滯時中受用不涉僧祇汝自本有莫妄生疑果忽然
有省即曰元來具足再不外馳當處頓呈眞不思議
師見印可如是如是復囑一偈少室岩前安心旨續
焰聯芳至三祇吾今囑汝宜珍重時當耀祖覺後奇
僧正瀛法號性海是閩南董氏子也請益於大庵禪
師受業於眞空禪師一日求祖正法眼藏祖云待西
山月上向汝道回舉子師師曰祖傳心印非慧莫續
疑議一年一日疑團頓破即自慶曰非他之事即呈

偈曰本來無上下圓光應虛空融通遍法界寂照合正宗祖徵詰印可宜自保重復囑一偈佛祖心印至于今妙圓淨耀繼上乘囑付賢才宜尊重因緣時至接後人

僧圓滔法號大潮乃閩邑林氏子也請益於圓海禪師受業於眞空禪師一日求示一隻眼之法祖曰待南江水乾向汝道回舉於師師默然示之良久曰會麼答曰未曉斯意師曰安心歇處即菩提疑議一年忽朝疑團頓破即曰一口吞盡也不難即呈偈曰寂寂寥寥本如然隨機應感露全彰宇宙寬弘包不住返照回光入覺庭祖徵詰之即印於心宜自涵養復囑一偈曹溪祖印印心源頓入法海息妄奔從茲直指宜珍重時至須當效祖傳

僧眞智號法無壞是福清縣陳氏子也受業於圓慶禪師請益於東暉禪師往參師前乞示大道眞要師竪起拂子良久問曰會麼答曰不會師曰離文字語言非我人能所無大無小不樂不苦頭頭顯現物物全露咦緣何不達宜速省悟眞智言下忽省即說偈

時疑特

曰體本無罣碍普現遍沙界古今常如然無損亦無壞師即徵詰體用動靜眞妙符契師即印可宜自涵養復囑一偈碓嘴花開至今鮮紹繼聯芳宿有緣囑付賢才宜架守六度三身一性圓

茲者果濂法號映橋是閩縣傀氏子也齋戒有年專精法華經一日求師指示一大因緣出現於世師即直視良久曰會麼答曰不達師曰二三則非眞惟此一事實果濂言下有省即呈偈曰無去無來古至今本來清淨合天眞妙應圓通由自在堂堂獨露現光明師徵詰之印可囑偈一首鷲嶺傳來一枝春宿緣有分今相逢慶幸聯芳宜珍重時至須當播祖風

茲者正泌號鳳崗是閩縣葉氏子也齋戒有年行德精純請益於大庵禪師一日乞示法要師撫案一聲即曰會麼答曰未諳大意師曰圓通無滯碍薦取未聞前正泌忽然有省即自而曰這箇奇特非從外得師印如然宜深涵養復囑一偈本來元具足忽悟非他物善保至眞純祖焰聯芳續

茲者果鍩法號銘齋是閩縣阮氏子也孝義仁慧志

誠剛毅齋戒十有餘年精通大乘一日師見問曰宿緣幸會敢問銘齋何處人果誌答曰當體舒張顯現彌陀皆實相師又問曰道學齋修是何因答曰悟來全不由他人師曰時常門外施能所答曰頓入三摩極樂親又呈偈曰幻攺眞難攺舟移岸不移如如無極妙頓徹大虛義師徵詰印可宜精純粹復囑一偈磨磚作鏡啓眞明續焰聯輝至如今付囑東君宜尊重時當覺後耀祖庭

僧正亨號和剛是江西廣州府貴溪縣胡氏之子也請益於寶峰禪師受業眞空禪師因師開示大衆法華經云諸佛爲一大事出現於世亨迷不悟又聞大潮求一隻眼之法祖云南江水乾向汝道亨疑議轉添寢食不安忽然頓悟自曰識河枯竭正亨湛寂四流旋返百川浪息直上祖室而呈偈曰淸淨體如如隨機任卷舒本來無一物瞬目露全軀祖徵詰印可宜深淘汰復囑一偈單傳直指心印心從茲涵養至精純定惠惟均勿偏執時至須當播祖風

茲者圓澄法號暎空是閩縣鳳山鄭氏子也齋戒有年孝行仁慈精研大乘志求大道請益於眞空禪師求示一大因緣師直指示之問曰是一是大澄忽省卽曰本來元具非欠非餘頓入三摩光充太虛師印如是宜善扶持復囑一偈正宗印心元直指教外傳幸遇聯芳繼保守至眞純

僧圓應法號遥泉是侯官縣刘氏子也受業於眞空禪師依戒定慧修豁悲智行願一日思惟法要求師開示師俯首曰見麼答曰見師曰見性分明非色非聲不從外得悟者可證應忽省卽曰道本無形亘古亘今親面無隱幸遇知音師印可宜深涵養眞純至淨復囑一偈一喝如雷震聯芳至圓應英靈宜尊重時當耀祖庭

親疑覩下同

僧圓現法號慧泉是侯官縣卓氏子也受業於眞空禪師一日入室乞求法要祖喝一聲曰是何法要未達再求至道祖揚眉示之曰會麼答曰不解祖曰非外而得自己本具現忽省卽說偈曰寂寂本如如妙用豈能拘恰恰眞慈滿玄玄榮有餘祖徵詰印可宜深養眞純復囑一偈西來大意心印心燈燈續焰至

如今從茲指徹全彰事時至須當紹祖庭

茲者果惠號大千是懷安縣陳氏子也齋戒念佛研究眞理忽有省處卽呈偈曰一法通來萬法通承茲示誨不二門當機應現無偏向返照回光合本源師徵詰印可宜自涵養復囑一偈無盡燈傳遍大千寂照常明不夜天吾今囑汝惟心證時至須當接後賢

僧正志法號曉天是泉州府晋江縣施氏子也受業於天鑑禪師一日祖見問曰正志何所爲答曰時中不相違祖曰恁麼請相見答曰當處現巍巍卽說偈曰湛寂虛靈古至今堂堂顯現太分明淸淨圓滿超空相大地山河卽佛心祖徵詰印可宜深淘汰復囑一偈黃梅衣法嫡南傳祖印相承不二門囑付英才宜尊守時至耀祖繼聯芳

茲者正渠號堤泉是閩縣林氏子也請益於大庵禪師受持齋戒精進於道一日入室乞求大道師默然良久曰會麼答曰未惺師曰大者彌綸宇宙道者遍遍法界汝之本有非二非別若達斯旨不從外得渠忽於言下有省卽說偈曰當機獨露不覆藏大道無偏體用全光明廓徹遍沙界本來淸淨永常存師卽徵詰印可宜深涵養淘汰眞純囑偈一首少林一花五葉聯優曇茂盛遍大千吾今示汝宜尊重時至須當接後賢

僧明桂號弘惠是閩南鳳山鄭氏子也受業於大潮禪師請益於大智禪師一日入叩眞空禪翁丈室乞求法要祖指蓮花示之花開見佛與汝道桂未達斯旨擧上智師師念佛一聲亦未通曉願師開示師曰觸物顯現眞般若亦未悟入疑議一年之餘忽然有省卽呈偈曰本是淸淨物豈拘淤泥出在水不涉水花開卽見佛祖曰如何是淸淨的桂歛手當胷默然良久祖曰如何卽見佛桂進前禮拜祖曰如是如是善自扶持宜嗣大智後囑一偈本脉無去來應感遍沙界吾今付汝守時至接後才

茲者果鈞法號大運是三山洪氏子也齋戒精修研究上乘忽有省處卽呈偈曰指念彌陀悟本來非聲非色現靈臺湛然寂靜通今古體用圓融絕點埃師詰印可可以深淘宜純淨妙復囑一偈理事雙彰無

住心圓機普應通刹塵本來淸淨非汚染時當續焰耀祖庭

玆者果晍號誠庵是閩縣高氏之子齋戒有年一日思惟世尊拈花達磨安心祖祖相傳以心印心我心未達將何可印虛生至老迷心失性於是切心恭入師室稽首座前師見問曰日用作什麼答曰常念阿彌陀師曰卽今在何處答曰合掌唉呵呵師曰果晍耀法界宜自回光入三摩答曰因慈惠宗旨方悟見性證一乘卽說偈曰如如不動體安然眞性融通離文言彌陀實相將出現悲智圓明遍大千師曰出現時如何果晍念佛一聲師曰是什麼眞彌陀果晍進前合掌默然良久師印如然善自保任涵養眞純云云復囑一偈曹溪法印古今傳宿緣慶遇繼聯芳付囑知音宜寳守涵養眞純體用全

玆者果洣號睚海是建陽縣江氏之子齋戒有年念佛參禪以期安養聞師直指見性明心若不如是非爲究竟嗣是懷香敬入師室稽首座前師曰汝是何處人答曰覩面現全身時中說何法答曰彌陀不染塵卽說偈曰念佛追究心始悟是當人摩尼親捧獻淸淨自圓明師曰摩尼今何在果洣念佛一聲師曰寳卽不問何如彌陀果洣進前合掌默然良久師印如然宜善保任眞至眞純復囑一偈靈山法會獻摩尼頓悟圓明證菩提祖道聯芳燈續焰涵養眞純覺後奇

玆者果浩號玉波是閩縣高氏之子齋戒有年一日思惟六祖普說開示摩訶般若融通眞諦法印相承單傳直指由是特發虔誠躬入師室叩座請益師曰汝是何人耶答曰是果浩師曰果浩遍法界宜自回源入三摩答曰本性啓妙玄忽達眞覺卽無生而說偈曰承師示彌陀頓悟在刹那本來眞覺妙面光薩婆訶師曰彌陀卽今在何處果浩進前一步雙手捧上師曰回光時如何果浩斂手當胷默然良久師印印可善自護念涵養眞純云云復囑偈曰黃梅衣法付南能悟入圓宗繼聯芳付囑知音宜尊重涵養眞純耀祖庭

玆者果恩號大慧是三山李千兵次子齋戒有年虔

誠參請躬入師室稽首座前師見問曰汝是什麼人答曰持齋爲佛子師曰佛今在何處答曰威光徹太虛師說一偈古道實坦平清淨絕纖塵往來由自在悟者見眞明師曰是何威光果恩大吽青天師曰如何是眞明果恩進前問訊卽歸本位師曰如然宜善扶持涵養純粹云云復囑一偈雪嶺木毬至今存圓機活潑繼聯芳英靈頓悟承斯旨囑汝時當效祖傳

茲者正慥號清泉是福清縣林氏之子齋戒有年一日聞諸法友得須正宗懸記直指明心見性大事因緣正慥慚愧不已彼卽通達吾何室塞今若不悟後悔徒然奮發虔誠躬叩祖室稽首座前祖見問曰汝從何所來答曰乞慈傳正法祖曰直示豈隱乎答曰始悟從心發祖曰你知從心發宜自回光入三摩答曰緣逢承妙旨當處還源證一乘卽說偈曰清淨本虛靈如如妙圓明廓徹恒沙界獨露這眞人祖曰妙旨意如何正慥叩頭三下祖曰還源作麼生正慥合掌默然歸於本位祖印如然宜善保任直至眞純復囑一偈拈花示衆小知音飲光微笑密相承宿緣有分續燈焰囑汝時當耀祖庭

僧眞智法號無壞是閩縣陳氏子也受業於圓慶禪師請益於東輝禪師時詣予前乞示大道眞要師竪起拂子示之問曰會麼答曰不會師曰離文字語言非我人能所何緣不悟耳聞目覩智忽省卽說偈曰體本無罣礙普現遍沙界古今常如然無損亦無壞師徵詰體用符契宜自深汰直至純妙復囑一偈碓嘴花開至今鮮紹繼聯芳宿有緣囑付賢才宜尊重大度精明一性圓

茲者果元法號慶堂是閩中楊氏子也齋戒行願欲繼眞乘研究玄微精通妙理一日忽省卽呈偈曰本來無小欠十方通顯現時時無間斷體用常自見師詰眞徵符合非外宜當淘汰涵養純然復囑一偈金剛般若波羅密忽悟元來不外覓囑汝時當圓明處大千照徹威神力

茲者正淑法號珺泉是閩縣阮氏子也孝慈齋戒慧解佛乘請益於大庵禪師參玄常親於祖庭一日忽有省處卽呈偈曰體藏珍寶自主張啓開朗耀妙全

彰放下一毫元不立融通淨土遍十方師詰眞微符合至理宜深涵養直至圓明復囑一偈高峰正宗顯大機覿面承當不思議囑汝恒常宜保守時至須當續後奇

茲者杲元法號靜庵是閩縣林氏之子也齋戒有年念佛無間靜定之中忽見勝境觀音菩薩示教念佛心口相應特詣丈室求師指明至道師曰至道妙理離諸虛望夢幻不實非爲究竟但自回光頓悟眞常圓明具足本來平等非從外得元忽省卽說偈曰本體元淸淨光明應大千眞常無增減妙用普遍前師徵詰印可宜善眞純復囑一偈祖來直指教外傳聯芳相承至杲元囑付賢士宜保守涵養眞純體用全

茲者果澮法號太泉是三山蕭氏之子也禀性仁慈立心中正齋戒有年志慕菩提一日師見問曰汝號什麼答曰太泉師曰太泉涵法界十方圓滿一眞明答曰本佛在靈山一法通明萬法通師曰一法是如何澮高聲念佛師曰靈山卽今在何處澮合掌當胷默然良久師說偈曰諸相非相不染塵遍週沙界一眞明出入步步非他物充滿虛空古佛身師曰如然宜深淘汰直至眞純復囑一偈靈山一枝遠遞來始如優鉢火中開吾今付囑宜珍重智行融通上品臺

僧仁槐法號仰石是福淸縣翁氏子也受業於少石闍黎一日思惟禪宗法要懷香入室乞求直指大道師曰直指卽不無大道豈壅塞迷雲若頓開當處見明白槐忽然有省卽說偈曰元來非他物不悟而自屈頓覺承恩力了然無拘束師印如然宜善保持至純眞妙悉由於汝復囑一偈一棒體用彰至道離文言幸嗣宜尊重時當覺有緣

茲者正明法號大暲是平江蘇氏子也醫慈濟衆齋戒精修志慕菩提欲速成就請益於大庵禪師虔誠參叩進問之曰以何法修速至菩提師曰法卽本無菩提非速見色聞聲自當旋復無長無短非紅非綠淸淨洞然本來面目明忽省卽說偈曰廣大涵法界全彰遍十方本來淸淨體處處現祥光祖徵詰印可宜深涵養眞純復囑一偈西來法旨心印心續焰聯芳至正明宿緣得遇宜尊重時當耀祖覺後人

玆者果沼法號是江是建陽縣雙井社王氏子也齋戒有年修諸福行師教念佛福慧雙修追究心惟悉是其誰莫住空有勿論東西直要明白本分家風承玆指示念念不離沼忽然有省卽說偈曰念佛悟眞性不離本來心時時常不昧融通極樂城師曰不昧時如何沼進前問訊師曰卽今心性要分明沼合掌念佛就歸本位師曰如然善自保任直至精純復囑一偈福慧双修不落偏進趣菩提紹祖聯惟囑善扶宜珍重嚴土時開七寶蓮

玆者果文法號紹仁是三山楊氏子也禀性仁慈立行孝義齋戒有年信解精進家親男女同志精修研究眞乘通明妙道一日思惟正宗直指恭誠入室師見回顧振聲問曰是誰答曰是果文師曰果文超法海妙圓淸淨證菩提文答曰般若契大千行願双彰成正覺就呈偈曰本來淸淨耀光明權實双彰貫古今奧理三空眞妙用大千沙界現全身師曰宿緣幸會敢問上座何處人文進前答曰累劫植因豈擬慈尊尋劣子師曰慈劣卽不問尊子是何如文合掌念佛師印如是宜善扶持直至眞純圓明自在復囑一偈碧祖直指可安心續焰聯芳至紹仁囑付賢才宜保守緣會酧恩接後人

玆者正植法號龍泉是閩縣林氏子也禀性慈仁立心恬澹双親早喪志出塵勞受業於天洞禪師一日祖見問曰時常拳拳爲何因正植答曰朝夕務誦進功提祖曰放蕩勿著人和我答曰頓脫收藏這卷經又呈偈曰本來無罣礙淸淨常自在如如不動尊頓然超物外祖曰什麼超物外植拍掌念佛祖曰淸淨是如何植斂手當胷祖卽印可宜深淘汰直至純粹復囑一偈少室花開至今芳綿綿相繼續龍泉付囑知音宜尊守時當悲智效祖傳

玆者正檀法號香林是閩縣張氏子也禀性溫柔仁慈孝義精修齋戒志尙高賢頓捨家緣出塵學道受業於天鑑禪師慇懃僧務事師敬順待衆謙和一日思惟無上妙道特發虔誠恭詣祖室稽首座前祖見問曰汝堪樑棟否檀答曰當承古規模祖曰卽今揮一斧答曰直下薩婆訶卽說偈曰一道靈光遍太虛

十方普照盡無餘現前拍掌其中妙古月清泉應本如祖詰曰是什麼妙正檀進前拈香云恭惟普同供養祖曰是什麼應本如檀問訊却歸元位祖即印可宜深涵養淘汰精純嗣於天鑑復囑一偈佛祖心印至如今燈燈續焰的相承慶汝宿緣皆有分紹隆末運播中興

茲者正恕法號晧泉是福清縣鄭氏子也稟性仁慈立心孝行精修齋戒志出塵勞受業於天洞禪師精通教理研究玄微祖一日見之問曰時中生涯事如何恕答曰事師奉衆漏泄多祖曰休隨聲色外邊走恕答曰忽悟回光入三摩即呈偈曰本來妙虛靈清淨自圓明處處無貪染逈脫六根塵祖曰常當如然宜善保任涵養純粹可嗣天洞復囑一偈曹溪源演紹如今密密綿綿至英靈囑汝恒常宜保守時當續焰耀祖庭

茲者正鍉法號琦泉是福清縣夏氏之子也稟性仁慧立心公行小惡葷鮮長好文言因親早喪欲報無由洗心齋戒投誠聖眞願父母以超昇捨功名而學道脫塵出家於双隆受業天洞禪師處祖命盡餘妙空宗教一日思惟前聖後賢皆悉爲法忘軀燈燈續焰耀古亘今吾何人哉自屈已靈如今不達徒勞後悔虔誠入室祖見問曰汝名什麼答曰正鍉祖曰正鍉耀光明宜且修藏待時用正鍉答曰般若本靈通從此眞參而頓現即呈偈曰體本無生空寂寂圓明普應妙無極昭然頓脫塵根境自在混融樂聖眞祖曰普應什麼正鍉高聲叫師尊祖曰如何是自在處正鍉合掌當胸默然良久祖即印可宜善保任直至眞純當嗣天洞復囑一偈臨濟宗風格外高聯芳衍慶繼英豪囑汝拳拳宜珍重時當覺後唱祖歌

茲者正膛號敬泉是福清縣張氏子也稟性溫良立心正直崇仁履義忠信力行双親早喪一心慕道脫塵出家擇賢訪友受業於天洞禪師勤務於脩行德首晝夜辛勤自他不二一日見衆遍相究竟欲求菩提明心爲本自愧思惟人人有志廓徹玄微我慧何遲今尤未解於是切心恭入祖室叩拜祖前惟希開示祖曰日用事如何答曰討柴充典座祖曰諦省是

◎筵鑿延

誰力。答曰。達心皆是我。即說偈曰。本來無形迹。包遍及大千。處處無遮礙。常放白光明。祖曰。如何無遮礙正膛高聲念佛。祖曰。大千將甚包。正膛默然良久。祖印如然。淘汰磨光。宜嗣天洞。復囑一偈。栽松負春祖家風。正宗心印理。皆同宿緣慶。會承斯旨。囑汝時當紹祖隆

玆者正鋮。號珍泉。是三山林氏子也。禀性仁慈。宿植德本。幼志清修。長近賢良。思親恩之罔極。念光陰之迅速。洗心滌慮。齋戒虔誠。願双親獲福。善立一志學菩提。塵出於天資。和尚法習於大乘要妙。一日往來祖室。見於法筵。龍象言言超格。句句合宗。聯芳祖道。紹隆佛種。正鋮慚愧不已。彼是大夫。吾何人哉。髣髴不達。空筵●歲月。於是志誠稽首座前。祖見問曰。出家為何因。答曰。脫塵要明心。祖曰。汝心在何處。答曰。見聞。即當人說偈呈曰。本來無塵礙。清淨由自在。般若常現前。光明週沙界。祖曰。什麼的週沙界。正鋮拜一拜。念佛一聲。祖曰。如何由自在。正鋮合掌歸本位。祖即印可。善自扶持。宜嗣天資。復囑一偈。靈山慈指古佛心。歷代相承至如今。囑付英才宜尊重。時當續焰耀祖庭

僧正泰。法號弘隱。迺閩縣龍臺張氏之子也。禀性仁慈。宿慧敷榮。早喪双親。髫年有志。孝思嚴慈。恩大罔極。立心齋戒。仰叩聖眞。願親脫苦。速超天界。奮心出塵。頓往高觀。投誠天章禪和尚。教授戒法。學菩提。精研大乘。通明悲智。藥傳神劾。威靈法要。圓頓了義。一日思惟世尊拈花。碧祖直指。正泰切窮斯旨。愧未悟入。特發虔誠。往入祖室。稽首座前。乞求垂示。祖見問曰。是何人。答曰。是正泰。祖曰。正泰陽春。令萬物增輝由本眞。答曰。靈明顯化機。二諦融通成等覺。即說偈曰。清淨本來春。普現昭萬物。一理悉融通。廓達無為佛。祖曰。春到來。正泰慈容喜色。進前問訊。祖曰。如何是無為佛。泰合掌當胸。復還本位。祖印如然。宜善保任。直至眞純。當嗣天章。復囑一偈。少室一花五葉開。聯芳不替至賢才。囑汝涵養純眞妙。時當接續耀祖臺

玆者果騰。號紹泉。是福州萬安所千兵黃氏之子也。

稟性仁賢立心耿直思親罔極之恩愧子無心之報沈心滌慮齋戒虔誠歸依能仁信奉法僧仰三寶以慈悲願雙親而超證見浮世之匪堅出塵勞而學道看誦大乘研究五妙六度圓脩四流頓棄欲冀無上家風奈然未達妙指一日虔誠敬入師室趨拜座前師見問曰是誰答曰是果騰師曰果騰遊法界飄沉由己當自觀答曰智度入覺海圓修在我顯眞明卽說偈曰本來眞平等光明應十方頓悟回光照淸淨體用全師印如然宜深涵養直至眞純復囑一偈少室岩前一枝春聯芳紹繼至東君付囑知音宜珍重時當覺後闡宗風

茲者正恭號月泉是福淸縣率氏之子也稟性仁慈立心孝義見浮世之匪堅恩無常之迅速洗心滌慮投誠於三尊決志修行研究於一乘請益於天洞禪師恭受於菩薩尊戒一日往參祖室見聞龍象勝衆遍相詰言修行不明心性非爲究竟正恭恩惟愧今不悟後追何及虔誠直入祖室叩拜座前祖曰曾作什麼來答曰持齋念彌陀祖曰志願何究竟答曰從聞入三摩祖曰是誰持齋答曰從吾發達祖曰從聞入三摩是什麼道理正恭拜一拜起身合掌當胷默然良久卽呈偈曰菩提從心發明鏡光皎潔本來妙圓成處處皆道徹祖印如然宜善扶持深淘涵養直至眞純復囑一偈從聞入三摩親覲古彌陀囑汝宜尊重時當覺後豪

茲者正愈號期泉是福淸縣魏氏子也稟性仁慧立心正直孝行虔誠修持齋戒願雙親以超天界決一志而趣立猷請益月潭禪師敬奉菩薩戒法一日往參祖室見諸僧善遞相究竟言辭美妙解悟眞明正愈慚惶未達大意一日專誠入室祖見問曰汝是什麽人答曰爲佛眞的子祖曰曾用誰家風答曰邪外亦不學祖曰眞佛卽不問如何是的子正愈叩頭一下祖曰如何是眞佛正愈問訊斂手歸位卽呈偈曰般若常不滅如如觀自在本來妙圓通遍處無遮礙祖印如然宜善保持淘汰深隱直至眞純粹妙嗣於天洞復囑一偈祖燈聯續焰綿綿古至今紹繼宜珍重囑汝第相承

玆者果暘號大昇是侯官縣林氏之子也宿植德本稟性慈良立心孝義決志堅剛思親恩德至大莫及無常迅速生死事大若不修心將何可托於是洗心齋戒信念虔誠仗三寶大慈悲願雙親獲福善進趣玄猷洞徹妙道參師訪友決擇身心息妄歸眞須憑法則一日特誠往求師指師見問曰汝名什麼答曰是果暘師曰果暘耀法界頓悟圓明入聖眞答曰眞心應塵剎廓徹虛靈證菩提卽說偈曰心性本虛靈淸淨自圓明了了無罣礙頓入極樂城師印如然宜善保養直至眞純復囑一偈靈山一枝遠遍來始知優鉢火中開吾今付囑宜尊重時當耀祖覺後才

玆者果津號大勝是長樂縣卓氏之子也稟性慈柔孝義恬思親恩難以報答樂榮會忽以無常愛惱相榮得失無定於是發心齋戒決志修持望三寶垂弘慈願雙親昇天界暫學般若進趣菩提參通眞妙研究玄微一日善友遍相旁究聖祖直指格外玄猷若不明心見性豈達宗風的旨因預虔誠敬入師室稽首叩座師見問曰是誰答曰是果津師曰果津千派潤還源一点是如何答曰慧燈十方照回光頃刻入眞明卽說偈曰因緣從本來顯現大千界寂寂體如如返照大自在師印如然宜善扶持深淘明妙復囑一偈靈山一枝遠遍來始知優鉢火中開吾今付囑宜尊重時當耀祖覺後才

玆者正鏡號琁泉是建寧府建陽縣余氏之子也稟性正直仁慈孝義思雙親恩廣大信三尊道玄微齋戒虔誠篤存聖道親賢擇友所冀菩提請益月潭禪師求受教法一日往參祖室慇懃叩拜切求慈訓祖垂問曰汝是何方人答曰與師同姓名祖曰生涯共有異答曰惟心慕大乘祖曰大乘卽不問如何是汝心正鏡拈起一莖草祖曰是何與吾同正鏡開眼直視卽呈偈曰湛寂本虛靈淸淨自圓明當機收眞養發出顯光明祖印如然宜善調牧直至眞純復囑一偈祖印遍相傳有緣繼聯芳囑汝宜尊重時當播祖光



# 先覺宗乘


明·圓信　校定

郭凝之　彙編




〇改修先覺集者則先覺宗乘也於今存原序三章而刪除本文

## 先覺集序

學佛然後知儒此碩儒之論也古人與麼道卽便與麼讚是誠先覺之公心今人不知佛之所以爲佛儒之所以爲儒不過分門別戶逐影循聲爲爾世尊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且道如何是我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且道如何是一打頭一著不能明了祇從形迹中論枝葉上觀豈非門外歟哲人達士學有本據道有實悟世出世間初無二致自覺覺他罔有差殊或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或現宰官長者婆羅門居士隨其緣會所至卽導利乎羣品克垂範於後昆夫是之謂先覺一機一境一話一言可以開闢人天正眼顯揚儒佛心宗先覺集之所由著也明潛陶公輯先覺集而祇存居士者何蓋緣建立維摩之院供其位卽考其入道之由所以與雲居和尙暨同道諸君參詳訂證而成此言雖未咸備已露一斑厥功懋哉其中大意詎宜之於中山碑記矣欲以是集編登藏乘問叙於余更爲申明其說

旹

康熙十八年歲在己未夏六月傳臨濟正宗三十二世道安靜和尙撰

## 先覺集序

從上以來佛祖聖賢諸位菩薩說種種法演種種教皆是鏡中煙塵夢裏幻事本無實法繫綴于人所以大覺世尊道吾四十九年未曾說著一字是眞實語又古人道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者裏何曾有佛有法有僧有俗有覺未覺不見道未離兜率巳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巳畢斯乃先覺誌蹟陶明潛解得此義纂先覺集欲行於世乞序于予予以從上古錐掀翻一上會得者作如是觀不會者切忌向先覺集中絆倒

旹

康熙丙寅佛成道日盤山靑溝拙菴智朴撰

## 先覺集序

夫繼天立極之道不異乎禪垂世立教之書統歸乎

0453

理道非言而不著理非事而不明所以儒有墳典經史諸子百家以至稗官小說各各有宗趣焉惟吾釋門因西天東土之文北教南宗之旨旁流正出散聖異人分支別派授受淵源幸存爾牘考實之徵不致紊亂傳燈請訛繼席益信一切語言三昧內外典集皆爲載道之器傳遠之用也有惠後昆功不細矣茲明潛陶居士從學多年執勞甚久苦參實究歷徧辛酸涉水登山悉知冷暖于壬子冬忽然有省于海會室中未幾辭往中山寺薙草耕雲跏趺閉影不聞塵事復檢殘編遂纂先覺集二卷編叙優婆塞夷從上諸公乞余弁言爲怨不覺喟然而嘆居士身說法仍以居士身供養未審鼻祖西來供養有幾始知彰顯正教全在乎人非其人而不能弘其道非其道而不能知其人而名實全備于天下者匪至人而誰能之但緝書紀事之任若不洞究先覺佛理之精芟補切難要免闕遺恐二乘見地翻以庭前瑞草之誚凡吾同儕必攝無礙觀觀之便知十世古今不離當念塵影起滅何足記哉自然擧目視而有欲皆先信手拈而有疾者愈同瞻緇素廣播名藍先哲不孤晚參可托眞勝事也故敢引紙運墨聊爲碧眼鉄漢一助云爾

旹

康熙丁卯春王吉日圓教解三洪撰

# 先覺宗乘目錄

先覺宗乘目錄終

# 先覺宗乘卷一

徑山語風老人　圓信　較定

無地地主人　郭凝之　彙編

## 維摩大士

維摩會上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文殊曰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爲菩薩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又問維摩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文殊讚曰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菩薩眞入不二法門 雪竇擧此至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不擧維摩默然便云維摩道甚麼又云勘破了也復頌云咄這維摩老悲生空懊惱臥疾毘耶離全身太枯槁七佛祖師來一室且頻掃請問不二門當時便靠倒不靠倒金毛獅子無處討圜悟勤云如今禪和子便道無語是靠倒且莫錯認定盤星 白雲端頌云一箇兩箇百千萬屈指尋文數不辨暫時放在腳跟前明日與君重計筭

## 梁雙林善慧大士傳翕

善慧大士者婺州義烏縣人也齊明帝建武四年丁丑五月八日降於雙林鄉傅宣慈家本名翕年十六納劉氏女名妙光生普建普成二子梁普通元年年二十四與里人稽亭浦漉魚獲已沉籠水中祝曰去者適止者留人或謂之愚會有天竺僧嵩頭陀引之臨水觀影見圓光寶蓋法從甚盛翕笑而悟乃至松山頂結庵雙檮樹間自號雙林善慧大士種植蔬果爲人傭作晝作夜歸與妻敷演佛法苦行七年大士欲導羣品令弟子奉書詣闕稱武帝爲國主救世菩薩帝預勅鎖門以觀其意大士袖出木槌一扣諸門盡開直入見帝於善言殿上御榻對語帝問師事從誰答曰從無所從師無所師事無所事大士三至京師以度道俗不可數計帝召見壽光殿共論眞諦大士曰息而不滅帝請講金剛經大士纔陞座以尺揮案一下便下座帝愕然聖師曰陛下還會麼帝曰不會聖師曰大士講經竟又一日講經次帝至衆皆起大士端坐不動衆報聖駕臨此何不起大士曰法地若動一切不安大士一日披衲頂冠靸履朝見帝問是僧耶大士以手指冠是道耶大士以手指履是俗耶大士以手指衲衣陳宣帝大建元年入涅槃壽七十三嘗著心王銘曰觀心空王玄妙難測無形無相有大神力能滅千災成就萬德體性雖空能施法則

觀之無形呼之有聲爲大法將心戒傳經水中鹽味
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爾身內居停
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礙所作皆成了本識心
識心見佛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念念佛心佛心念佛
欲得早成戒心自律淨律淨心心卽是佛除此心王
更無別佛欲求成佛莫染一物心性雖空貪嗔體實
入此法門端坐成佛到彼岸已得波羅蜜慕道眞士
自觀自心知佛在內不向外尋卽心卽佛卽佛卽心
心明識佛曉了識心離心非佛離佛非心非佛莫測
無所堪任執空滯寂於此漂沉諸佛菩薩非此安心
明心大士悟此玄音身心性妙用無更改是故智者
放心自在莫言心王空無體性能使色身作邪作正
非有非無隱顯不定心性離空能凡能聖是故相勸
好生防愼剎那造作還復漂沉淸淨心智如世黃金
般若法藏並在身心無爲法寶非淺非深諸佛菩薩
了此本心有緣遇者非去來今有偈曰夜夜抱佛眠
朝朝還共起起坐鎭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
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保寧勇云大衆傅大士此頌古今不墜一切人知向此蹔地者固多錯會者不少玄沙云大小傅大士只認得箇昭昭靈靈洞山聰云且道衲僧家日裏還曾睡也無此兩轉語誰言世上無仙客須信壺中別有天保寧亦有一頌要眠時卽眠要起時卽起水洗面皮光啜茶濕却嘴大海紅塵處平地波濤起呵阿呵呵囉哩囉囉哩 又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斷橋倫頌云狗走抖擻口猴愁樓搜頭瑞巖門外水自古向西流」張無盡見皓布裩擧大士此頌皓曰此頌得法身邊事頌不得法身向上事無盡曰請和尙頌皓遂應聲頌曰昨夜雨滂亨打倒葡萄棚知事普請行者人力拄底拄撑底撑撑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 又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

## 唐龐蘊居士 嗣法馬祖一

襄州居士龐蘊衡州衡陽縣人也字道玄世本儒業少悟塵勞志求眞諦唐貞元初謁石頭遷禪師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石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與丹霞爲友一日石頭問曰子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居士曰若問日用事卽無開口處乃呈偈曰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幷妙用運水及搬柴石頭然之曰子以緇邪素邪居士曰願從所慕遂不剃染後參馬祖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

馬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居士於言下頓領玄旨東林珪老頌云大海波濤淺小人方寸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雲門杲頌云一口吸盡西江水甲乙丙丁庚戊巳咄咄咄囉囉哩白雲端頌云一口吸盡西江水萬古千今無一滴要須黨理不黨親馬祖可惜口門窄乃留駐參承二載居士一日問馬祖曰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此理如何馬祖曰遮裏無水亦無舟說甚麼筋骨居士又問馬祖曰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祖直下覷居士曰一種沒絃琴惟師彈得妙祖直上覷居士乃作禮馬祖歸方丈居士隨後入曰弄巧成拙妙喜曰馬師覷上覷下卽不無爭奈昧却本來人居士雖然禮拜渾崙吞箇棗馬祖歸方丈居士隨後入云弄巧成拙救得一半居士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欒頭共說無生話徑山杲示羅快然云

普龐居士有言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欒頭共說無生話後來元豐間有箇士人謂之無爲居士姓楊名傑字次公嘗參前輩於宗門中有眞實得力處嘗和龐公此偈云男大須婚女大須嫁討甚閑工夫更說無生話這兩箇俗漢子將他十方常住一片田地不向官中印契各自分疆列界道我知有而時時向無佛處稱尊當時亦有箇不平底謂之海印信禪師時住蘇州定慧因見無爲此偈亦有一偈曰我無男婚我無女嫁困來便打眠誰管無生話這三箇老漢說此三偈快然居士開眼也著合眼也著不開不合也著妙喜只得冷地看看卽不無畢竟快然居士向開眼處著到耶合眼處著到耶不開不合處著到耶若向開眼處著到則落在龐公圈䙡裏在合眼處著到則落在楊無爲圈䙡裏在不開不合處著到則落在海印禪師圈䙡裏快然見恁麼說定道總不恁麼若總不恁麼又落在妙喜圈䙡裏要出三老圈䙡則易要出妙喜圈䙡則難快然擧覓如何出得待歸延平緣了女却鍛鍛地來爲你說破自爾機辯迅捷諸方嚮之因至藥山藥山和尚石頭法嗣藥山問曰一乘中還著得這箇事麼居士曰某甲祇管日求升合不知還著得麼藥山曰道居士不見石頭得麼居士曰拈一放一未爲好手藥山曰老僧住持事繁居士珍重便出藥山曰拈一放一的是好手居士曰好箇一乘問宗今日失却也藥山曰是是因辭藥山藥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居士乃指空中雪曰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有全禪客曰落在甚處居士遂與一掌全曰也不得草草居士曰恁麼稱禪客閻羅老子未放你在全曰居士作麼生居士又掌曰眼見如盲口說如啞丹霞和尚石頭法嗣一日來訪居士見女子靈照洗菜次霞問居士在否靈照放下菜籃斂手而立霞又問居士在否靈照提籃便行歸擧似居士居士曰赤土搽牛嬭丹霞乃隨後入見居士居士見來不起亦不言霞乃竪起拂子居士竪起槌子霞曰祇恁麼更別有居士曰這回見師不似於前霞曰不妨減人聲價居士曰比來折

你一下霞曰恁麼則瘂却天然口也居士曰你瘂由本分累我亦瘂霞便擲下拂子而去居士召曰然闍黎然闍黎霞不顧居士曰不惟患瘂兼更患聾丹霞一日訪居士曰昨日相見何似今日居士曰如法舉昨日事來作箇宗眼霞曰祇如宗眼還著得龐公麼居士曰我在你眼裏霞曰某甲眼窄何處安身居士曰是眼何窄是身何安霞休去居士曰更道取一句便得此話圓霞亦不對居士曰就中這一句無人道得一日居士向丹霞前叉手立少時卽出去霞不顧居士却來坐霞却向居士前叉手立少時便入方丈居士曰汝入我出未有事在霞曰這老翁出出入入有甚了期居士曰却無些子慈悲心霞曰引得這漢到這田地居士曰把甚麼引霞乃拈起居士幞頭曰却似一箇老師僧居士却將幞頭安霞頭上曰一似箇少年俗人霞應喏三聲居士曰猶有昔時氣息在霞乃拋下幞頭曰大似一箇烏紗巾居士乃應喏三聲霞曰昔時氣息爭忘得居士彈指三下曰動天動地一日丹霞見居士來便作走勢居士曰猶是攬身勢怎生是嚬呻勢霞便坐居士乃向前以拄杖畫地作七字霞於下面書箇一字居士曰因七見一見一忘七霞曰這裏著語居士乃哭三聲而去一日居士與丹霞出行見江水澄碧居士指水曰得恁麼也還辨不出霞曰的箇辨不出居士以手戽水潑霞三遍霞曰莫恁麼莫恁麼却以水潑居士居士曰當恁麼時堪作箇甚麼霞曰無物外居士曰得便宜人少得便宜人少霞無對居士曰誰不落便宜又一日訪居士至門首相見乃問居士在不居士曰饑不擇食丹霞曰龐老在否居士曰蒼天蒼天便入宅去丹霞曰蒼天蒼天便回居士一日訪長髭和尚（法嗣石頭）師陞衆集定居士出曰各請自撿好却於禪牀右立時有僧問不觸主人翁請師答話長髭曰識龐公麼曰不識居士便擒住曰苦哉苦哉僧無對居士便拓開師少間却問適來這僧還喫棒否居士曰待伊甘始得長髭曰居士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居士曰恁麼說話某甲卽得外人聞之要且不好長髭曰不好箇甚麼居士曰阿師祇見錐頭尖不見鑿頭利（慶壽寧云鳳行）

草偃水到渠成觀面提持斬釘截鐵龐居士打開無盡寶藏運出自己家珍要且只解自家富貴安能富貴別人長髭久經陣敵慣戴作家至險至危處愈見八面玲瓏歸宗大衆集定其間設有一個半個善能自撿便與趕出何故家無白澤之圖豈有如是妖恠

大同普濟和尚法嗣石頭 一日問居士曰是箇言語今古少人避得脣舌只如翁避得麼居士應喏普濟再舉前話居士曰甚麼處去來普濟又舉前話居士曰什麼處去來普濟曰非但如今古人亦有此語句居士作舞而去普濟曰這風顛漢自過教誰點撿一日普濟訪居士居士曰憶在母胎時有一則語舉似阿師不得作道理主持普濟曰猶是隔生也居士曰向道不得作道理普濟曰驚人之句爭得不怕居士曰如師見解可謂驚人普濟曰不作道理却成道理居士曰不但隔一生兩生普濟曰粥飯底僧一任撿責居士鳴指三下普濟一日見居士來便掩却門曰多知老翁莫與相見居士曰獨坐獨語過在阿誰普濟乃開門居士把住曰是師多知是我多知普濟曰多知且置閉門與開門卷舒爭幾許居士曰祇此一問氣急殺人普濟默然居士曰弄巧成拙一日見普濟居士拈起手中笊籬曰大同師大同師普濟不應居士曰石頭一宗到師處氷消瓦解普濟曰不得龐翁擧灼然如此居士拋下笊籬曰寧知不直一文錢普濟曰雖不直一文錢欠他又爭得居士作舞而去普濟提起笊籬曰居士居士回首普濟作舞而去居士撫掌曰歸去來歸去來

大梅和尚法嗣馬祖 居士聞之欲驗師實特去相訪纔相見居士便問久嚮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大梅曰熟也你向甚麼處下口居士曰百雜碎大梅伸手曰還我核子來

居士便去訪芙蓉太毓法嗣馬祖 因行食到居士前居士擬接毓乃縮手曰生心受施淨名蚤訶去此一機居士還甘否居士曰當時善現豈不作家毓曰非關他事居士曰食到口邊被他奪却毓乃下食居士曰不消一句子 圓悟勤云善現作家芙蓉奇特盡被龐居士一時領過了也只如龐居士道不消一句子且道是那一句端坐受供養施主蒙安樂頌云淨明呵善現芙蓉勘龐老彼此不相饒峻機無處討雲行雨施雷奔電掃殺虎陷虎出草入草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又問馬大師著實爲人處還分付吾師否毓曰某甲尚未見他作麼生知他著實處居士曰祇此見知也無討處毓曰居士也不得一向言說居士曰一向言說師又失宗若

作兩向三向師還開得口否毓曰直是開口不得可謂實也居士撫掌而出本谿和尚（法嗣馬祖）因居士問丹霞打侍者意在何所本谿曰大老翁見人長短在居士曰為我與師同參方敢借問本谿曰若恁麼從頭舉來共你商量居士曰老大翁不可共你說人是非本谿曰念翁年老居士曰罪過罪過一日本谿見居士來乃目示多時居士廼將杖子畫一圓相本谿便近前以脚踏居士曰是甚麼是甚麼却於居士前畫一圓相居士亦以脚踏却本谿曰來時有去時無居士抱杖子而立本谿曰來時有去時無居士曰幸自圓成徒勞目視本谿拍手曰奇時一無所得居士拈杖子點點而去本谿曰看路看路居士曰是甚麼是甚麼石林和尚（法嗣馬祖）見居士來乃竪起拂子曰不落丹霞機試道一句子居士奪却拂子却自竪起拳石林曰正是丹霞機居士曰與我不落看石林曰丹霞患瘂龐公患聾居士曰恰是石林無語居士曰向道偶爾又一日問居士某甲有箇借問居士莫惜言語居士曰便請舉來石林曰元來惜言語居士曰這箇

問訊不覺落他便宜石林乃掩耳居士曰作家作家石林一日自下茶與居士居士纔接茶石林乃抽身退後曰何似生居士曰有口道不得石林曰須是恁麼始得居士拂袖而去曰也大無端石林曰識得龐翁也居士却回石林曰也大無端居士無語石林曰也解無語去又訪齊峯和尚（法嗣馬祖）齊峯曰俗人頻頻入僧院討箇甚麼居士廻顧兩邊曰誰恁麼道齊峯乃咄之居士曰在這裏齊峯曰莫是當陽道麼居士曰背後底聻齊峯回首曰看看居士曰草賊大敗齊峯無語一日齊峯與居士並行居士廼前行一步曰我强如師一步齊峯曰無背向老翁要爭先在居士曰苦中苦未是此一句齊峯曰怕翁不甘居士曰老翁若不堪齊峰堪作箇甚麼齊峯曰若有棒在手打不解倦居士便行一摑曰不多好齊峯始拈棒被居士把住曰這賊今日一場敗闕齊峯笑曰是我拙是公巧居士乃撫掌出曰平交平交居士又問此去峯頂有幾里齊峯曰甚麼處去來居士曰可謂峻硬不得問著齊峯曰是多少居士曰一二三齊峯曰四五

六居士曰何不道七齊峯曰纔道七便有八居士曰住得也齊峯曰一任添取居士喝便出去齊峯隨後亦喝居士曰不得堂堂道齊峯曰還我恁麼時龐公主人翁來居士曰少神作麼齊峯曰好箇問訊問不著人居士曰好來好來 應菴華云發大機顯大用且非電光石火疾燄過風要須平地上驗崖孤峻處平坦看他二老深入虎穴透徹淵源至於結角羅紋游刃磅礴得大自在因甚麼峰頂未曾到只如齊峰云還我恁麼時龐老主人公來士云少神作麼歸宗向這裏擬着箇眼也要諸人瞥地更入云竹影掃堦塵不動 月穿潭底水無痕 又訪百靈和尚 馬祖法嗣 路次相逢百靈便問南嶽得力句還曾舉向人也無居士曰曾舉來百靈曰舉向甚麼人居士以手自指曰龐公百靈曰直是妙德空生也讚歎不及居士却問阿師得力句是誰得知百靈戴笠子便行居士曰善爲道路百靈更不回首 徑山杲云這箇話端若不是龐公幾乎錯舉似人雖然如是百靈輸他龐老一着何故當時不得箇破笠頭遮却髑髏有甚面目見他龐公楚石琦云百靈戴笠便去得力句分明舉似來因甚麼妙喜老人道百靈有甚面目見他龐公也是扶強不扶弱有人與妙喜作主要問作麼生是得力句速道速道擬議不來劈脊便棒 一日百靈問曰道得道不得俱未免汝且道未免箇甚麼居士以目瞬之百靈曰奇特更無此也居士曰師錯許人百靈曰誰不恁麼誰不恁麼

居士珍重而去一日百靈在方丈內坐居士入來百靈把住曰今人道古人道居士作麼生道居士打百靈一摑百靈曰不得不道居士曰道卽有過百靈曰還我一摑來居士近前曰試下手看百靈便珍重一日居士問百靈曰是這箇眼目免得人口麼百靈曰作麼免得居士曰情知情知百靈曰棒不打無事人居士轉身曰打打百靈方拈棒起被居士把住曰與我免看百靈無語又訪松山和尚 馬祖法嗣 同居士喫茶居士舉起橐子曰人人盡有分爲甚麼道不得松山曰祗爲人人盡有所以道不得居士曰阿兄爲甚麼却道得松山曰不可無言也居士曰灼然灼然松山便喫茶居士曰阿兄喫茶爲甚麼不揖客松山曰誰居士曰龐公松山曰何須更揖後丹霞聞乃曰若不是松山幾被箇老翁惑亂一上居士聞之乃令人傳語丹霞曰何不會取未擧橐子時一日松山與居士看耕牛居士指牛曰是伊時中更安樂只是未知有松山曰若非龐公又爭識伊居士曰阿師道渠未知有箇甚麼松山曰未見石頭不妨道不得居士曰見

後作麼生松山撫掌三下一日居士訪松山見松山携箇杖子便曰手中是箇甚麼松山曰老僧年邁闕伊一步不得居士曰雖然如是壯力猶存松山便打居士曰放却手中杖子致將一問來松山抛下杖子居士曰這老漢前言不付後語松山便喝居士曰蒼天中更有怨苦一日松山與居士行次見僧擇菜松山曰黃葉卽去靑葉卽留居士曰不落黃葉又怎生松山曰道取居士曰不爲賓主大難松山曰只爲强作主宰居士曰誰不恁麼松山曰不是不是居士曰靑黃不留處就中難道松山曰也解恁麼去居士珍重大衆松山曰大衆放你落機處居士便行一日松山與居士話次倏拈起案上尺子曰還見這箇麼居士曰見松山曰見箇甚麼居士曰松山松山松山曰不得不道居士曰爭得松山乃抛下尺子居士曰有頭無尾得人憎松山曰不是公今日還道不及居士曰不及箇甚麼松山曰有頭無尾居士曰强中得弱卽有弱中得强卽無松山抱住居士曰這箇老子就中無話處又訪則川和尙（法嗣馬祖）則川曰還記得見石頭時道理否居士曰猶得阿師重擧在則川曰情知久參事慢居士曰阿師老耄不啻龐公則川曰二彼同時又爭幾許居士曰龐公鮮健且勝阿師則川曰不是勝我祇欠汝箇幞頭居士拈卜幞頭曰恰與師相似川大笑而已川摘茶次居士曰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否則川曰不是老僧洎答公話居士曰有問有答蓋是尋常則川乃摘茶不聽居士曰莫怪適來容易借問川亦不顧居士喝曰這無禮儀老漢待我一一擧向明眼人則川乃抛却茶籃便歸方丈（雪竇云則川只解把定封疆不能同生同死當時好與將下幞頭誰敢喚作龐居士）一日則川在方丈內坐居士見曰只知端坐方丈不覺僧到參時則川垂下一足居士便出三兩步却回則川却收足居士曰可謂自由自在則川曰爭柰主人何居士曰阿師只知有主不知有客則川喚侍者點茶居士乃作舞而出居士到仰山（法嗣潙山）問久嚮仰山到來爲甚麼却覆仰山竪起拂子居士曰恰是仰山曰是仰是覆居士乃打露柱曰雖然無人也要露柱證明仰山擲下拂子曰若到諸方一任擧似（白雲端頌云兩箇八文爲十六從頭數過

猶不足拿來亂撒向堦前滿地團團春蘚綠　又訪洛浦和尚夾山法嗣居士拜起曰仲夏毒熱孟冬薄寒洛浦曰莫錯居士曰龐翁年老洛浦曰何不寒時道寒熱時道熱居士曰患聾作麼洛浦曰放你二十棒居士曰瘂却我口塞却你眼應菴華云龐居士雖是煅了底金要且未經本分鉗鎚洛浦雖輕放過歸宗不免賊過後張弓當時待他道仲夏毒熱孟冬薄寒便與趯出何故事不橫推理無曲斷　居士一日訪谷隱道者谷隱問曰誰居士竪起杖子谷隱曰莫是上上機麼居士拋下杖子谷隱無語居士曰只知上上機不覺上上事谷隱曰作麼生是上上事居士拈起杖子谷隱曰不得草草居士曰可憐强作主宰谷隱曰有一機人不要拈搥竪拂亦不用對答言辭居士若逢如何則是居士曰何處逢谷隱把住居士乃曰莫這便是否居士驀面便唾谷隱無語居士與一頌曰焰水無魚下底鈎覓魚無處笑君愁可憐谷隱孜禪伯被唾如今見亦羞居士嘗遊講肆隨喜金剛經至無我無人處致問曰座主既無我無人是誰講誰聽座主無對居士曰某甲雖是俗人粗知信向座主曰祇如居士意作麼生居士以偈答曰無我復無人作麼有疎親勸君休歷座不似直求眞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我聞幷信受總是假名陳座主聞偈欣然仰歎居士因在床上臥看經有僧見云居士看經須具威儀居士翹起一足僧無語居士一日在洪州市內賣笊籬見一僧緣化乃將一文錢問曰不辜負信施道理還道得麼若道得卽捨僧無語居士曰你問我與你道便問不辜負信施道理作麼生居士曰少人聽又曰會麼僧曰不會居士曰是誰不會居士一日見牧童乃問路從甚麼處去童曰路也不識居士曰這看牛兒童曰這畜生居士曰今日甚麼時也童曰插田時也居士大笑居士所至之處老宿多往復問醻皆隨機應響非格量軌轍之可拘也元和中北遊襄漢隨處而居有女名靈照常鬻竹漉籬以供朝夕居士嘗有偈曰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又曰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聖賢了事凡夫妙喜拈云白的的濟楚楚水不能濡火不能燒是箇甚麼切不得問着問著則瞎却你眼以拄杖擊香臺一下」　楚石琦拈云要作了事凡夫更須進前三步　易復易卽此五蘊有眞智十方世界一乘同

無相法身豈有二。若捨煩惱入菩提。不知何方有佛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浮。圜悟勤擧此偈云。且道殺箇甚麼。殺衆生物命。凡夫見解。殺六賊煩惱。座主見解。殺佛殺祖。大爾提人見解。衲僧分上。畢竟殺箇甚麼。試定當看。僧問。未審殺箇甚麼。師曰。大有人疑着。曰。學人到這裡。直得步步絕行蹤時如何。悟曰。未有金剛王寶劍在。圜悟又云。只如護生須用殺。且道殺箇甚麼。便有禪和子道。不是殺物命。只是殺無明賊。殺煩惱賊。殺六根六塵賊。殺爭人爭我賊。雖然一期也似。要且未夢見衲僧脚跟頭。既是護生。須是明殺意。如何是殺意。檢若向箇裏辨得出。便可放一線道。浩浩之中。管取坐斷天下人舌頭。然後始殺得盡。然雖如是。釋迦老子也殺不盡。迦葉也殺不盡。西天二十八祖也殺不盡。唐土六祖也殺不盡。要明不盡底。須是放却從前已後見解。明暗玄妙理性。殊勝奇特。潔淨剗除。不留毫末。也不到極盡處。只如正盡處。合作麼生。還委悉麼。深山大澤無人到。聚頭正好共商量。」中峰本云。莫是殺生與護生。一念平等麼。恁麼商量。瞎人眼目

居士與行婆靈照坐次。居士曰。難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婆曰。易易易。百草頭上祖師意。靈照曰。也不難也不易。饑來喫飯困來睡。妙喜云。此三人同行不同步。同得不同失。若以心意識。博量卜度。非獨不見三人落著處。十二時中亦自昧却本地風光。不見本來面目。未免被難易不難易一牽挽。不得自在。欲得自在。將此三人道底作一句看。妙喜已是拖泥帶水。下注脚了也　居士曰。祇如道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如何會。靈照曰。老老大大作這箇語話。居士曰。你作麼生。靈照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居士乃大笑。徑山杲云。龐居士先行不到。靈照女末後太過。直饒齊行齊到。若到雲門。一坑埋却。且道過在甚麼處。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楚石琦云。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龐公只解拋磚。靈照何曾瞥地。從敎千古萬古黑漫漫。塡溝塞壑沒人會　偈同

賣漉籬。下橋喫撲。靈照見亦倒地。居士曰。你作甚麼。靈照曰。見爺倒地。某甲相扶。居士將入滅。謂靈照曰。視日早晚及午以報。照遽報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居士出戶觀次。靈照即登父座。合掌坐亡。居士笑曰。我女鋒捷矣。於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頔問疾次。居士謂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于公膝而化。遺命焚棄江湖。緇白傷悼。謂禪門龐居士。即毗耶淨名。有詩偈三百餘篇傳於世　瑩暎氏云。余覽居士臨終偈。有空華落影。陽焰翻波等語。大都居士一門。皆再來人也。特以慈悲示現。爲在家標榜。故嘗抵襄過罐子灘。問狀。聞居士有感。驢自言償商債事。便謂布施本欲集福。翻以貽禍。因棄家財。云則已入不住法門矣。乃居士遷化去。長子適往田間。婆急以告其子。應聲未了。忽倚钁頭而逝。豈惟女提于機哉。及婆收諸靈骨。已直向鹿門絕壁。巖威一喝。翛然中開。遂投壁。與身俱隱。畢竟是所有空。爲復是所無空。若也緇素得出。許伊把手龐公。其或不爾。且莫囉語

先覺宗乘卷一

雙髻釋頓讓訂閱

先覺宗乘卷二

徑山語風老人　圓信　較定

無地地主人　郭凝之　彙編

唐甘贄行者 嗣法南泉願

池州甘贄行者。一日入南泉設齋。黃檗為首座。行者請施財。黃檗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曰。恁麼道。爭消得某甲䞋。便將出去。須臾復入曰。請施財。黃檗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乃行䞋。翠巖眞云。甘贄行者。點兒落節。黃檗施財。何曾夢見。妙喜云。學翠巖語云。一等是隨邪逐惡。這雲居羅漢。却較些子。楚石琦云。恁麼恁麼。扶起甘贄。推倒黃檗。不恁麼不恁麼。扶起黃檗。推倒甘贄。只如恁麼中不恁麼。不恁麼中却恁麼。又作麼生。師子咬人。韓獹逐塊。

又一日入寺設粥。仍請南泉念誦。南泉乃白椎曰。請大衆為貍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甘拂袖便出。南泉粥後問典座。行者在甚處。典座曰。當時便去也。南泉便打破鍋子。妙喜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甘常接待往來。有僧問曰。行者接待不易。甘曰。譬如餧驢餧馬。僧休去。有住庵僧緣化什物。甘曰。有一問。若道得即施。乃書心字。問是甚麼字。曰。心字。又問妻。甚麼字。妻曰。心字。甘曰。某甲山妻亦合住庵。其僧無語。甘亦無施。又問一僧。甚處來。曰。溈山來。甘曰。曾有僧問溈山。如何是西來意。溈山舉起拂子。上座作麼生會溈山意。曰。借事明心。附物顯理。甘曰。且歸溈山去好。保福聞之。乃仰手覆手。

藥山令供養主抄化。甘行者問。甚處來。曰。藥山來。甘曰。來作麼。曰。教化。甘曰。將得藥來麼。曰。行者有甚麼病。甘便捨銀兩鋌。意山中有人。此物却回。無人即休。主便歸納疏。藥山問曰。子歸何速。主曰。問佛法相當。得銀兩鋌。藥山令舉其語。主舉已。藥山曰。速送還他。子著賊了也。主便送還。甘曰。繇來有人。遂添銀施之。同安顯云。早知行者恁麼問。終不道藥山來。

唐刺史陸亘 嗣法南泉願

陸亘字景山。蘇州吳人。觀察池州時。請南泉普願禪師入郡。伸弟子禮。公問曰。古人瓶中養一鵝。鵝漸長大。出瓶不得。如今不得毀瓶。不得損鵝。和尚作麼生出得。南泉召大夫。公應諾。南泉曰。出也。高峰妙云。南泉潦倒。手脚不親。縱饒出得。也是死貨。高峰只向他道。大夫還曾示人麼。纔擬祗對。便與亂棒打出。非特為遮漢脫却鶻臭布衫。要使天下衲僧。箇箇解粘去縛。慶快平生。公從此開解。即禮謝。問弟子從六合來。彼中還更有身否。南泉曰。分明記取。舉似

作家曰和尚不可思議到處世界成就南泉曰適來總是大夫分上事公異日謂南泉曰弟子亦薄會佛法南泉便問大夫十二時中作麼生曰寸絲不掛南泉曰猶是堦下漢又曰不見道有道君王不納有智之臣南泉一日上堂公曰請和尚為衆說法南泉曰教老僧作麼生說曰和尚豈無方便南泉曰道他欠少甚麼曰為甚麼有六道四生南泉曰老僧不教他公與南泉見人雙陸指骰子曰恁麼不恁麼正恁麼信彩去時如何南泉拈起骰子曰臭骨頭十八公問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或時坐或時臥如今擬鐫作佛還得否南泉曰得公曰莫不得否南泉曰不得（雲巖云坐即佛不坐即非佛洞山云不坐即佛坐即非佛」天奇拈云陸亘大夫向這石頭上坐臥不安仔細撿點將來皆是自不守分不是南泉爭得風光遍界恁麼便恁麼不恁麼便不恁麼若不具眼總是泥裏洗土塊靈岩澄據洞山交互方見得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公向南泉道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南泉指庭前牡丹花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圓悟勤云陸亘手攀金鎖南泉八字打開直得七珍八寶羅列目前乃竪起拂子云天地一指萬物一馬通身是眼分疎不下」妙喜杲云若向理上看非但南泉謾他陸亘大夫一點不得亦未摸着他脚跟下一莖毛在若向事上看非但陸亘大夫謾他南泉一點不得亦未夢見他汗臭氣在或有出來道大小徑山說理說事只向他道但向理事上會取」楚石琦云大衆還會麼你若向天地同根萬物一體上會落在肇法師圈繢裏若向理事上會又落在妙喜葛藤中總無自由分只如南泉指牡丹向陸亘道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你畢竟如何會天寧不惜眉毛為你諸人下個註脚平蕪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妙喜頌云天地同根佛一問未曾遙步已亡家無陰陽處華重發玉本無瑕却有瑕）公又問天王居何地位曰若是天王即非地位曰弟子聞說天王是居初地曰應以天王身得度者即現天王身而為說法公辭歸宣城治所南泉問大夫去彼將何治民公曰以智慧治民南泉曰恁麼則彼處生靈盡遭塗炭去也南泉入宣州公出迎接指城門曰人人盡喚作甕門未審和尚喚作甚麼門曰老僧若道恐辱大夫風化曰忽然賊來時作麼生南泉曰王老師罪過公又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甚麼南泉曰祇如國家又用大夫作甚麼（楚石琦代云隨家豐儉）暨南泉圓寂院主問大夫何不哭先師公曰院主道得即哭院主無對（長慶代云合哭不合哭」密雲悟代云蒼天蒼天雖似將哭代哭也可救一半）

唐相國裴休（嗣法黃蘖運）

相國裴休居士字公美河東聞喜人也家世奉佛兒

時與兄弟偕隱晝講經夜著書經年不出戶中年後不食葷血常齋戒屛嗜慾香爐貝典不離左右詠歌贊唄以爲法樂刺洪州時入龍興寺觀畫壁乃問是何圖相主事對曰高僧眞儀公曰眞儀可觀高僧何在主事無對公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僧卽黃檗運也公延至曰適有一問諸德吝辭今請上人代酬一語黃檗曰第言之公擧前問黃檗朗聲曰裴休公應諾黃檗曰在甚麼處

徑山杲禪師因李參政到山擧此公案拈云裴公將錯就錯脫盡根塵黃檗信口垂慈不費心力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雖然如是黃檗只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今日大資相公或問雲門眞儀可觀高僧在甚麼處雲門亦召云相公相公若應諾雲門卽向道今日堂中特謝供養楚石琦云裴相國道高僧在甚麼處分明換却眼睛黃檗更召相公劚把鉢盂安柄老妙喜與人錯下注脚便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過了也天寧卽不然亦召相公相公應諾劈脊便棒免致這漢向死水裏淹殺

公當下知旨如獲髻珠曰吾師眞善知識也遂延入府署篤志內典深入法會旣通徹祖意復博綜教相諸方禪學咸謂裴相不浪出黃檗之門也一日公以所解一編示黃檗黃檗接置于座略不披閱良久曰會麼公未測黃檗曰若便恁麼會得猶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有吾宗公一日拓一尊佛於黃檗前跪曰請師安名黃檗召曰裴休公應諾黃檗曰與汝安名竟公禮拜

妙喜云裴公黃檗可謂如水入水似金博金雖然如是撿點將來不無滲漏今日或有捧一尊像請雲門安名卽向道淸淨法身毗盧遮那佛若云謝師安名卽向道下坡不走快便難逢楚石琦云裴公捧像黃檗安名冷地看來如大家敎新婦相似直是好笑笑須三十年妙喜旣不能坐斷未免隨例顚倒喚作淸淨法身毗盧遮那佛周人以栢殷人以栗

公謁石霜諸禪師石霜拈起笏問在天子手中爲珪在官人手中爲笏在老僧手中且道喚作甚麼公無對石霜乃留下笏

密雲悟代云和尚不打自招

公啓建法會問僧看什麼經曰無言童子經曰有幾卷曰兩卷曰旣是無言爲甚麼却有兩卷僧無對

後龜山代云若論無言非惟兩卷

公爲觀察入山訪華林覺禪師問曰還有侍者否曰有一兩箇祇是不可見客公曰在甚麼處華林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菴後出華林語二虎曰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公問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華林良久曰會麼曰不會華林曰山僧常念觀音

空音湛頌云僧來展具已輸籌常念觀音獨不休羅虎風生君未會可憐空磕破鐘樓

公嘗與圭峰密禪師遊入其閫域休居嘗不御酒肉著釋氏文數萬言如作勸發菩提心

文圓覺經敘法界觀敘禪源詮敘原人論敘世皆服
其精要

唐常侍王敬初（嗣法溈山祐）

王敬初襄州人爲常侍視事次米和尚至公乃舉筆
示之米曰還判得虛空否公擲筆入宅更不復出米
致疑明日憑鼓山供養主入探其意米亦隨至潛在
屏蔽間偵伺供養主纔坐問曰昨日米和尚有甚麼
言句便不相見公曰獅子齩人韓盧逐塊米聞此語
卽省前謬遽出朗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公曰會卽不
無你試道看米曰請常侍舉公乃竪起一隻筯米曰
這野狐精公曰這漢徹也（大溈喆云米胡雖然如是且只得一橛常侍云這漢徹去大似看樓打樓大溈卽不然常侍雖是箇俗漢筆下有生殺之權米胡是一方善知識要且出他圈繢不得當時待他擲下筆但向道我從來疑著這漢）問僧一切衆生還有佛性也
無僧曰有公指壁上畫狗子曰這箇還有也無僧無
對公自代曰看齩著汝鄂州無等禪師謁公辭退將
出門公召曰和尚無等回顧公敲柱三下無等以手
作圓相復三撥之便行公初見睦州睦州問曰今日
何故入院遲公曰看打毬來睦州曰人打毬馬打毬
公曰人打毬睦州曰人困麼曰困睦州曰馬困麼曰
困睦州曰露柱困麼公惘然不對歸至私第中夜忽
然有省明日見睦州曰某甲會得昨日事也睦州曰
露柱困麼曰困睦州許之臨濟與公到僧堂公問這
一堂僧還看經麼臨濟曰不看經曰還習禪麼臨濟
曰不習禪曰既不看經又不習禪畢竟作箇甚麼臨
濟曰總教伊成佛作祖去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臨
濟曰我將謂你是箇俗漢（楚石琦云臨濟吹毛劍什麼處去也若也拈出有什麼王常侍在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唐尚書陳操（嗣法陳睦州）

睦州刺史陳操位至尚書參睦州陳尊宿一日睦州
看經次公問和尚看什麼經睦州曰金剛經公曰六
朝翻譯此當第幾譯睦州舉起經曰一切有爲法如
夢幻泡影公與僧齋次拈起餬餅問僧江西湖南還
有這箇麼僧曰尙書適來喫箇甚麼公曰敲鐘謝響
又齋僧次躬自行餅一僧展手擬接公却縮手僧無
語公曰果然果然（楚石琦代云久知尚書不吝）問僧有箇事與上
座商量得麼曰合取狗口公自摑口曰某甲罪過曰

知過必改。公曰。恁麼則借上座口喫飯得麼。又齋僧自行食次。至首座前曰。請施食。首座曰。三德六味。公曰。錯。首座無對。（楚石琦代首座。敲鉢作聲。）又與僚屬登樓次。見數僧行來。有一官人曰。來者總是行脚僧。公曰。不是。曰。焉知不是。公曰。待來勘過。須臾僧至樓前。公驀喚上座。僧皆擧首。公謂諸官曰。不信道。公看資福禪師。資福見來。便畫一圓相。公曰。弟子與麼來。早是不著便。更畫圓相。資福於中著一點。公曰。將謂是南番舶主。資福便歸方丈閉却門。（雪竇云。陳操止具一隻眼。復頌云。團團珠遶玉珊珊。馬載驢馱上鐵船。分付海山無事客。釣鰲時下一圈欒。復云。天下衲僧跳不出。千巖頌云。吾家密事俗人知。月蝕盧仝便有詩。只爲從初兼護末。不知失却兩莖眉。）又與禪者頌曰。禪者有玄機。機玄是復非。欲了機前旨。咸於句下違。

宋駙馬李遵勗（嗣法谷隱聰）

李遵勗。存公武。擧進士。大中祥符間。眞宗召對便殿。尚萬壽公主。後拜寧國軍節度使。公探索宗要。無間寒暑。謁谷隱。問出家事。谷隱以崔趙公問徑山公案答之。公于言下大悟。作偈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趨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宗門武庫云。李公得心要。）於石門聰禪師。嘗作二句偈。寄發運朱正辭。時許式爲淮南漕。朱以李頌示許。請賡之。朱曰。兩催樵子還家。許曰。風送漁舟到岸。又請浮山遠禪師和之。浮山偈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通身雖是眼睛。也待紅爐再煆。鉏麑觸樹迷封。豫讓藏身吞炭。鷺飛影落秋江。風送蘆花兩岸。諸公見大敬之。李後復續末二句。今所傳惟李一頌而已。公一日與堅上座送別。公問。近離上黨。得屆中都。方接塵談。遽回虎錫。指雲屏之翠嶠。訪雪嶺之清流。未審此處彼處的的事作麼生。上座曰。利劒拂開天地靜。霜刀纔擧斗牛寒。公曰。恰直今日耳聵。上座曰。一箭落雙鵰。公曰。上座爲甚麼著草鞋睡。座以衣袖一拂。公低頭曰。今日可謂降伏也。上座曰。普化出僧堂。慈明在楊大年所。大年朝中見公曰。近得一道人。眞西河師子。公曰。我以拘文不能就謁。奈何。大年歸語慈明曰。李公佛法中人。聞道風遠至。有願見之心。政以法不得與侍從過從。慈明於是黎明謁李公。公閱謁。使童子問曰。道得卽與上座相見。慈明曰。今日特來相看。又令童子曰。碑文刻白字。當這種靑松。慈明曰。不因今日節。餘日定難逢。童又出曰。都尉言與麼則與上座相見去也。慈明曰。脚頭脚底。公乃出坐。定問曰。我聞西河有金毛師子是否。慈明曰。甚

麼處得者消息公便喝慈明曰野干鳴公又喝慈明曰恰是公大笑慈明辭公問如何是上座臨行一句慈明曰好將息公曰何異諸方慈明曰都尉又作麼生公曰放上座二十棒慈明曰專為流遜公又喝慈明曰瞎公曰好去慈明應喏喏及還唐明公遣兩僧訊之慈明於書尾畫雙足寫來僧名寄之公作偈曰黑毫千里餘金鞢示雙趺人天渾莫測珍重赤鬚胡寶元戊寅公遣使邀慈明曰海內法友惟師與楊大年耳大年棄我而先僕年來頓覺衰落忍死以一見公乃以書抵潭帥敦遣之慈明惻然與侍者舟而東下舟中作偈曰長江行不盡帝里到何時既得涼風便休將觽棹施至京師與公相會月餘而公果沒公臨終時膈胃躁熱有尼道堅謂曰眾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都尉切宜照管主人公公曰大師與我煎一服藥來堅無語公曰這師姑藥也不會煎得時慈明來視公畫一圓相又作偈獻師曰世界無依山河匪礙大海微塵須彌納芥拈起幞頭解下腰帶若覓死生問取皮袋慈明曰如何是本來佛性公曰今日熱如昨日隨聲便問臨行一句作麼生慈明曰本來無罣礙隨處任方圓公曰晚來困倦更不答話慈明曰無佛處作佛公於是泊然而逝二廟尤留神空宗聞公化與慈明問答嘉嘆久之慈明哭之慟臨壙乃別

宋侍郎文公楊億 (嗣法廣慧璉)

侍郎文公楊億居士字大年幼學神嬰壯負才名未知有佛一日過同僚見讀金剛經者且笑之彼誦自若公竊疑曰是豈出孔孟之右乎何佞甚因閱數板懵然始少敬信後會翰林李維勉令參問迨三十時由秘書監出守汝州首謁廣慧公便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廣慧曰來風深辯公曰恁麼則禪客相逢祇彈指也廣慧曰君子可入公應喏喏廣慧曰草賊大敗夜語次廣慧曰秘監曾與甚人道話來公曰曾問雲巖諒監寺兩箇大虫相咬時如何諒曰一合相某曰我祇管看未審恁麼道還得麼廣慧曰這裏即不然公曰請和尚別一轉語廣慧以手作拽鼻勢曰這畜生更踍跳在公於言下脫然無疑有偈曰八角磨盤空裡走金毛獅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

應須合掌南辰後公又問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在甚麼處廣慧曰敲磚打瓦又問風穴道金沙灘頭馬郞婦意旨如何廣慧曰更道也不及又問承和尙有言一切罪業皆因財寶所生勸人踈於財利然南閻浮提衆生以財爲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二施何得勸人踈財乎廣慧曰幡竿尖上鐵籠頭公曰海壇馬子似驢大廣慧曰楚鷄不是丹山鳳公曰佛滅二千歲比丘少慚愧公置一百問請答廣慧一一答回詳在洞山聰禪師語要中慈明依唐明嵩禪師嵩謂慈明曰楊大年內翰知見高入道穩實子不可不見慈明乃往見大年公問曰對面不相識千里却同風慈明曰近奉山門請公曰眞箇脫空慈明曰前月離唐明公曰適來悔相問慈明曰作家公便喝慈明曰却是公復喝慈明以手劃一劃公吐舌曰眞是龍象慈明曰是何言歟公喚客司點茶元來是屋裡人慈明曰也不消得茶罷又問如何是上座爲人一句慈明曰切公曰與麼則長裙新婦拖泥走慈明曰誰得似內翰公曰作家作家慈明曰放你二十棒公拊膝曰這裡是甚麼所在慈明拍掌曰也不得放過又問記得唐明當時悟底因緣麼慈明曰唐明問首山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首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公曰祇如此語意旨如何慈明曰水上挂燈毬公曰與麼則孤負古人去也慈明曰內翰疑則別參公曰三脚蝦蟆跳上天慈明曰一任踍跳公乃館于齋中日夕質疑恨見之晚久之慈明辭還河東公曰有一語寄與唐明得麼慈明曰明月照見夜行人公曰却不相當慈明曰更深猶自可午後更愁人公曰開寶寺前金剛近日因甚麼汗出慈明曰知公曰上座臨行豈無爲人底句慈明曰重疊關山路公曰與麼則隨上座去也慈明噓一聲公曰眞師子兒大師子吼慈明曰放去又收來公曰適來失脚踏倒又得家童扶起慈明曰有甚麼了期公笑嘗問鹿門昭山主曰入山不畏虎當路却防人時如何昭曰君子坦蕩蕩又問李都尉曰釋迦六年苦行成得甚麼事都尉曰擔折知柴重又與都尉唐明廣慧汾陽問答次都尉曰彌陀演化於西方達磨傳心於東土胡

來漢現水到渠成五嶽鎮靜以崢嶸百谷朝宗而浩渺一靈之性託境現形三有之中憑何立命慈明曰仙人無婦玉女無夫公曰尼剃頭不復生子慈明曰陝府鐵牛能哮吼嘉州大象念摩訶都尉曰側跳上山巔慈明曰騎牛不著靴元叟端云大小唐明猶墮不堅扃鑰不固致令他俗人有入室操戈之擧是你諸人且作麼生會拏拂子云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廣慧曰進象倒戈汾陽曰端身裂面破問玄沙不出嶺保福不渡河善財參知識五十三員慧遠結黑白一十八士雪峰三度上投子智者九旬講法華這六箇漢爲復野干鳴爲復師子吼速道速道慈明曰水急魚行澁峰高鳥不棲公曰泗州大聖慈明曰土上加泥更一重都尉曰舌上覆金錢明曰半夜款欒動誰人得知音慧曰歌謠滿路人皆望汾陽曰看壁畫人咲問風穴提印南院傳衣昭公演化於西河嵩師領徒於弁壘南宗之旨北土大興且道二師承誰恩力慈明曰不入蓮池浴懶向雪山遊公曰淸涼山裡萬菩薩慈明曰維摩會中諸聖集都尉曰背負乾薪遭野火慈明曰口是禍門廣慧曰藏頭白海頭黑汾陽曰

◈光一作通

◈喙一作嘴

告天手捺地噓噓問切利透日月之上四禪無風火之災三交駕鐵牛之車臨汝握全提之印獼猴有一面古鏡狸奴有萬里神光直下承當是何人也慈明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公曰狸奴白牯却知有慈明曰淹殺家頭蒿都尉曰月裡炙油鐺慈明曰石人腰帶廣慧曰陳蒲鞋周金剛汾陽曰直裰叉縫胡釘鉸問一切諸佛盡在裡許動即喪身失命覷著兩頭俱瞎擬議之時千山萬水直下會得也是炭庫裡坐地有不惜眉毛者通箇消息來慈明曰百雜碎公曰平生不妄語慈明曰也要道過都尉曰出穴兎遭罝慈明曰東西無滯礙南北得自由廣慧曰振錫下犂泥汾陽曰穿山透石壁鼻孔血淋淋慈明復有頌曰一言纔出徹龍庭攪動須彌帝釋驚三世諸佛齊坐了杖頭傀儡弄雙睛公答曰今年桃李味甘香一顆千金買得嘗貯藥胡盧拖鼠味穴門小窄轉難藏五臺山裡有文殊羅漢天台洞內居爲問子湖一隻狗何如普化一頭驢再答曰蜘蛛網中坐虫兒不敢過昨夜三尺雪百鳥盡遭饑果熟樹低垂鶖肥甑箄破借

問末山尼何如劉鐵磨慈明又作宗本頌左顧右覷黃昏葬鹵展手回來早是彰露且道作麼生是彰露底句公曰正殺人時瞥出頭慈明曰兩脚捎空手叉胷都尉曰左鬢右髮隱文章慈明曰維摩一默文殊贊善若遇老僧在彼各與三十棒且道這二老漢過在甚麼處公曰頭破作七分如阿梨樹枝慈明曰迦葉不擎拳阿難不合掌都尉曰似犢牛兒未用角時慈明曰忙屈拳打令又曰教有明文佛身无滿于法界老僧今日无滿于法界侍郎即今在甚麼處公曰布裙一截泥努出膝蓋子慈明曰寬口布袴三尺械都尉曰河水一擔直三文慈明曰只見鼻頭寬不見項後濕蓋庶幾龍象蹴踏信非驢所堪矣公因微恙問環大師曰某今日忽違和大師慈悲如何醫療環曰丁香湯一盌公便作吐勢環曰恩愛成煩惱環爲煎藥次公叫曰有賊環下藥於公前叉手側立公瞠目眎之曰少叢林漢環拂袖而出又一日問曰某四大將欲離散大師如何相救環乃搥胷三下公曰賴遇作家環曰幾年學佛法俗氣猶未除公曰禍不單行環作噓噓聲公書偈遺李都尉曰漚生與漚滅二法本來齊欲識眞歸處趙州東院西都尉見遂曰泰山廟裡賣紙錢都尉即至公已逝矣公修景德傳燈錄入大藏流通於世

宋侍郎楊傑 嗣法天衣懷

楊傑字次公無爲人也宋元祐中爲侍郎自號無爲子公歷參諸名宿晚從天衣游天衣每引龐居士機語令研究深造後奉祠泰山一日聞鷄鳴睹日如盤湧忽大悟遂別有男不婚有女不嫁之偈曰男大須婚女大須嫁討甚閒工夫更說無生話書以寄天衣天衣稱善時海印信禪師見之亦有偈曰我無男婚亦無女嫁困來便打眠誰管無生話其互相提唱爾耳公又問本嵩律師以宣律師所講毗尼性體本嵩以偈答曰情智何嘗異犬吠蛐自行終南的的意日午打三更公肯之比提刑日與果昌覺禪師同遊山次公拈起大士飯石問旣是飯石爲甚麼咬不碎果昌曰祇爲太硬公曰猶涉繁詞果昌曰未審提刑作麼生公曰硬果昌曰也是第二月公爲寫七佛殿額

乃問七佛重出世時如何杲昌曰一回相見一回新公領之而已投子聰禪師嘗被人殺監寺更押聰繫獄時公按行入州界夢神人云州有肉身菩薩枉坐縲紲公即訪吏以聰事告公遽立釋之其贊投子青像曰一隻履兩牛皮金烏啼處木鷄飛半夜賣油翁發笑白頭生得黑頭兒復贊五祖曰人孰無父祖獨有母其母爲誰周氏季女獨港滔滔入大江門前依舊長安路及會芙蓉楷禪師公曰與師相別幾年芙蓉曰七年公曰學道來參禪來芙蓉曰不打這鼓笛公曰恁麼則空遊山水百無所能也芙蓉曰別來未久善能高鑒公大笑公有辭世偈曰生無可戀死無可捨太虛空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便奄然而終公有輔道集蘇軾爲序傳於代

宋簽判劉經臣 嗣法智海逸

劉經臣字興朝爲簽判少以逸才登仕版於佛法未之信年三十二會東林照覺總禪師始醉心祖道後抵京師謁慧林沖禪師於僧問雪竇如何是諸佛本源答曰千峰寒色語下有省歲餘官雒幕就參韶山杲禪師將去官辭韶山韶山囑曰公如此用心何愁不悟向後或有非常境界無量歡喜宜急收拾若收拾得去便成法器若收拾不得則成失心之患未幾復至京師謁智海依正覺逸禪師請問因緣智海曰古人道平常心是道爾十二時中放光動地不自覺知向外馳求轉疎轉遠公益疑不解一夕入室智海舉傳燈所載香至國王問波羅提尊者何者是佛尊者曰見性是佛意旨如何公不能對疑甚歸就寢熟睡至五更覺來方追念間見種種異相表裏洞徹六根震動天地回旋如雲開月現喜不自勝忽憶韶山臨別所囑之言姑抑之逗明悉以所得告智海爲證據智海曰更須用得始得公曰莫要踐履否智海厲聲曰這箇是甚麼事却說踐履公默契 幻寄云簽判不能于千峰寒色暫地遂帶累波羅提尊者入無尾巴猢猻隊中輪轉流淚悲夫 乃作發明心地頌八首及著明道諭儒篇以警世 詞曰明道在乎見性余之所悟者見性而已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楊子曰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有見於此則能明乎道矣當知道不遠人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未嘗須臾離也唯其迷已逐物故終身由之而不知佛曰大覺儒曰先覺蓋覺此耳昔人有言曰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又曰大道祇在目前要

於一作學

逗一作及

且目前雖睹欲識大道眞體不離聲色言語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鎭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此佛者之語道爲最親者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也取之左右逢其源也此儒者之語道爲最邇者奈何此道唯可心傳不立文字故世尊拈花而妙心傳於迦葉達磨面壁而宗旨付於神光六葉既敷千花競秀分宗列派各有門庭故或瞬目揚眉擎拳舉指或行棒行喝豎拂拈槌或持叉張弓輥毬舞笏或拽石搬土打鼓吹毛或一默一言一吁一笑乃至種種方便皆是親切爲人然祇爲太親故人多罔措瞥然見者不隔絲毫其或沉吟迢迢萬里欲明道者宜無忽焉祖祖相傳至今不絕眞得吾儒所謂忿而不發開而弗達者矣余之有得實在此門反思吾儒自有其道眞哉孔子之言默而識之一以貫之故目擊而道存指掌而意喩凡若此者皆合宗門之妙旨得敎外之眞機然而孔子之道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既沒不得其傳而所以傳于世者特文字耳故余之學必求自得而後已幸余一夕開悟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口之所談手足之所運動無非妙者得之既久日益見前每以與人人不能受然後知妙道果不可以文字傳也嗚呼是道也有其人則傳無其人則絕余既得之矣誰其似之乎終余之身而有其人邪無其人邪所不可得而知也故爲記頌歌語以流播其事而又著此篇以諭吾徒云

宋淸獻公趙抃 嗣法蔣山泉

趙抃字悅道衢州西安人號知非子官至參政年四十餘擯去聲色系心宗教初從蔣山法泉禪師游微有省又從大名天鉢寺重元禪師問心要師曰公立朝論政崇化明倫奚暇刻意於此公曰聞別傳之旨人人本有之事豈抃不能願究明之師乃令看狗子無佛性話會佛慧居衢之南禪公日親之慧未嘗容措一辭後典靑州政事之餘多宴坐忽大雷震驚即契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舉頭蒼蒼喜復喜刹刹塵塵無不是中下之人不得聞妙用神通而已矣佛慧聞笑曰趙悅道撞彩耳元豐初年七十二以太子少保告老退居三衢與山僧野老往來無間名所居爲高齋以詩自見曰軒外長溪溪外山捲簾空曠雲水間高齋有問如何答淸夜安眠白晝閑又題偈見意曰腰佩黃金已退藏箇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祇是柯村趙四郎復曰切忌錯認公一日偏辭親友其子屼問後事公厲聲叱之遺佛慧書曰非師平日警誨至此必不得力矣少頃語如平時忽趺坐而化年七十七佛慧以偈贊曰仕也邦爲瑞歸歟世作程人間金粟去天上玉樓成慧劍無纖缺氷壺徹底淸春風溺水路孤月照雲明

宋丞相張商英 嗣法兜率悅

丞相張商英居士字天覺號無盡蜀人也年十九應

舉入京。道由向氏家。向預夢神人報曰。明日接相公。凌晨公至。向異之。勞問勤腆。乃曰。秀才未娶。當以女奉洒掃。後果及第。乃娶之。初任主簿。因入僧寺。觀梵夾莊嚴。甚乃怫然曰。吾孔聖書不及胡人教耶。夜坐書室。馮紙長吟。中夜不眠。向曰。官人夜深何不睡去。公以前意白之。正此著無佛論。向應聲曰。既是無佛。何論之有。當須著有佛論始得。公疑其言。遂止。後訪一同列。見佛龕前經卷。乃問何書。云維摩詰所說經。公信手開閱至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處。歎曰。胡語亦能爾乎。問此經幾卷。曰三卷。乃借歸閱。次向氏問看何書。公曰。維摩詰所說經。向曰。可熟讀此經。然後著無佛論。公竦是深信佛乘。留心祖道。因提刑至汾謁大達國師。塔及夢國師接引。覺而閱其語。至國師問馬祖西來心印。祖曰。大德正鬧在。且去。國師去祖喚曰。大德。國師回首。祖曰。是甚麼。公乃有省。作偈曰。是甚麼是甚麼羅睺殿前燈。是火不是阿祖喚回洎被善財覷破。毗嵐風急九天高。白鷺眼盲魚走過。元祐六年。為江西漕。首謁東林照覺總禪師。覺詰其所見與已合。乃印可曰。吾有得法弟子。住玉谿。乃慈古鏡也。亦可與語。公復因按部。過分寧。諸禪迓之。公到先致敬玉谿慈。次及諸山。最後問兜率悅禪師。悅為人短小。公曾見龔德莊說其聰明可人。乃曰。聞公善文章。悅大笑曰。運使失却一隻眼了也。從悅臨濟九世孫。對運使論文章。政如運使對從悅論禪也。公不然其語。乃強屈指曰。是九世也。問玉谿去此多少曰三十里。曰兜率。曰五里。公是夜乃至兜率。悅先一夜夢日輪昇天。被悅以手搏取。乃說與首座曰。日輪運轉之義。聞張運使非久過此。吾當深錐痛劄。若肯回頭。則吾門幸事。首座曰。今士大夫受人取奉慣。恐其惡發別生事也。悅曰。正使煩惱。祇退得我院也。別無事。公與悅語次。稱賞東林。悅未肯其說。公乃題寺後擬瀑軒詩。曰不向廬山尋落處。象王鼻孔謾遼天。意譏其不肯東林也。公與悅語。至更深論及宗門事。悅曰。東林既印可運使。運使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公曰。有。悅曰。疑何等語。公曰。疑香嚴獨腳頌。德山拓鉢話。悅曰。既於此有疑。其餘安得無耶。祇如巖頭

言末後句是有耶是無耶公曰有悅大笑便歸方丈閑却門公十夜睡不穩至五更下牀觸飜溺器乃大徹猛省前話遂有頌曰鼓寂鐘沉拓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祇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遂叩方丈門曰某已捉得賊了悅曰贓在甚處公無語悅曰都運且去來日相見翌日公遂舉前頌悅乃謂曰參禪祇爲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宇乃作頌證之曰等閑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麤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親何疎拈頭作尾指實爲虛飜身魔界轉脚邪塗了無逆順不犯工夫公邀悅至建昌途中一一伺察有十頌敘其事悅亦有十頌酬之時元祐八年八月也悅又設三問問學者一曰撥草參玄只圖見性卽今性在什麼處公頌曰陰森夏木杜鵑鳴日破浮雲宇宙淸莫對曾參問曾晳從來孝子諱爺名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公頌曰人間鬼使符來取天

下花冠色正萎好箇轉身時節子莫教閻老等閑知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什麼處去公頌曰鼓合東村李大妻西風曠野淚沾衣碧蘆紅蓼江南岸却作張三坐釣磯盎得悅爐韛爲多公嘗問覺範洪禪師汾陽臨濟五世嫡孫也今其法派皆謂三玄三要一期建立語但於諸法不生異見一切平常卽是祖意是否慈明接人亦多學汾陽十智同眞話頭遂聞其說覺範曰十智同眞與三玄三要同一關棙諸方祇愛平實見解不信有悟門使汾陽再生親爲剖析亦以爲非矣公嗟咨久之曰然乃其旨趣豈無方便覺範答偈曰十智同眞面目全於中一智是根源若人欲見汾陽老劈破三玄作兩邊公又問臨濟四種賓主法門覺範答文長不載公尤喜接引尊宿曾薦浩布視知大陽院事未幾復請浩住玉泉開堂日衆官畢集浩顧視大衆曰君不見又曰君不見公操蜀音曰和尚見浩應聲曰但得相公見便了卽下座公又訪璣道者於洪之翠巖璣門迎公問如何是翠巖境璣答曰門近洪崖千尺井石橋分水遶

松杉公握璣手曰聞道者名素矣何能作此祗對璣曰適然耳公微笑仍戲曰野僧迎客下烟嵐試問如何是翠巖後便以前二句足之林下相傳為盛事先是公在慧林一僧談禪不肯諸方公問蜆子答祖師西來意乃曰神前酒臺槃意旨如何其僧張目直視曰神前酒臺槃公戲之曰廟中是夕有燈則已不然蜆子佛法遂為虛施其入游戲三昧又皆此類政和間公被謫渚宮會峨眉中峰民師特過訪之議論教乘公極嘆賞聞民充夾山座元公致書佛果勤禪師曰民座主捨義學開宗眼如波斯珍寶滿船遇風到岸矣勤亦喜出峽南游順流下荊門當是時公以道學自居少見推許勤艤舟謁之劇談華嚴旨要曰華嚴現量境界理事全真初無假法所以即一而萬了萬為一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帀帀之波公於是不覺促榻勤遂問曰到此與祖師西來意為同為別公曰同矣勤曰且得沒交涉公色為之慍勤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

直得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彼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公乃首肯翌日復舉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勤又問此可說禪乎公曰正好說禪也勤笑曰不然正是法界量裏在蓋法界量未滅若到事事無礙法界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真淨偈曰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猪頭口誦淨戒趂出淫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公曰美哉斯論夫豈易聞乎於是以師禮留居碧巖初潙潭準禪師示滅也大慧求塔銘于公相見次公問上人祗麼著草鞵遠來曰某數千里行乞來見相公公曰年多少曰二十八公曰水牯牛年多少曰兩箇公曰什麼處學得遮虛頭來曰今日親見相公公笑曰且坐喫茶纔坐復問遠來有何事大慧趨前曰準和尚示寂荼毗日睛牙齒數珠不壞舍利無數山中耆舊皆欲相公大手筆作塔銘激勵後學特特遠來公曰有一問上人若道得即做若道不得與錢五貫裹足歸兜率參禪去曰請相公問公曰聞準老眼睛不壞是否曰是公

曰我不問者箇眼睛曰問什麼眼睛公曰問金剛眼睛曰若是金剛眼睛在相公筆頭上公曰老夫爲他點出光明令照天照地去也公又問爾師準吾知之久矣爾不遠辛苦而來於準亦有得乎大慧曰若有得則不來見大丞相也公曰咄者掠虛漢異日語大慧曰余閱雪竇拈古至百丈再參馬祖因緣曰大冶精金應無變色投卷嘆曰審如是豈得有臨濟今日耶遂作頌曰馬師一喝大雄峰深入髑髏三日聾黃檗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立宗風後平禪師遣書求頌本余作頌寄之曰吐舌耳聾師已曉捶胸祇得哭蒼天盤山會裏翻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顛諸方往往以余聰明博記少知余者師自江西法窟來必辨優劣試爲老夫言之大慧曰居士見處與眞淨死心合眞淨頌曰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聾那吒眼開黃檗面死心拈曰雲巖要問雪竇既是大冶精金應無變色爲甚麼却三日耳聾諸人要知麼從前汗馬無人識祇要重論蓋代功公拊几曰不因公語爭見眞淨死心用處若非二大老難顯雪竇馬師爾且述偈曰馬師喝下立宗風嗟我三人見處同海上六鰲吞餌去棲蘆誰更問漁翁公於宣和四年十一月黎明口占遺表命子弟書之更作偈曰幻質朝章八十一漚生漚滅無人識撞破虛空歸去來鐵牛入海無消息言訖俄取枕擲門窓上聲如雷震衆視之已薨矣公有頌古護法論行於世

公見雲巖和忠道者牧牛頌曰兩角指天四足踏地拽斷鼻繩牧甚屎屁甚爲擊節公一日問大慧佛具正徧知亦有漏處吾儒尚云西方有聖人堯舜禹湯皆聖人也佛何故略不及之大慧曰佛且以梵王帝釋爲凡夫即餘可知矣公曰何以知之大慧曰吾教佛言佛出世時則梵王前引帝釋後隨公大擊節以爲高論張文定謂王荊公曰孔孟後豈無人惟儒門淡薄收拾不住故獨鍾于馬祖諸老耳公曰達者之言也公注海眼經其說八成就如是我聞一時云事無不是之謂如理無不如之謂是三界獨尊之謂我心洞十方之謂聞多之所宗之謂一一之所起之謂時大慧云自來無人如此說

◈遂一作逢

## 宋侍郎李彌遜嗣法圓悟勤

李彌遜號普現居士少時讀書五行俱下年十八中鄉舉登第京師旋歷華要二十八歲爲中書舍人常入圓悟室一日早朝回至天津橋馬躍忽有省通身汗流直造天寧適悟出門遙見便喚曰居士且喜大事了畢公厲聲曰和尚眼花作甚麼悟便喝公亦喝

◉途與途通

於是機鋒迅捷凡與悟問答當機不讓公後遷吏部乞祠祿歸閩建江築菴自娛忽一日示微恙遽索湯沐浴畢遂趺坐作偈曰謾說從來牧護今日分明呈露虎空拶倒須彌說甚向上一路擲筆而逝

宋給事馮楫 嗣法龍門遠

馮楫字濟川蜀遂寧人官給事號不動居士自壯扣諸名宿雖在仕途不忘學佛最後居龍門從佛眼遠禪師再歲一日同遠經行法堂偶童子趨庭吟曰萬象之中獨露身遠拊公背曰好聻公於是契入紹興丁巳除給事會大慧禪師就明慶開堂大慧下座公挽之曰和尚每言於士大夫曰此生決不作這蟲豸今日因甚却納敗闕大慧曰盡大地是個杲上座你向甚處見他公擬對大慧掌之公曰是我招得（後白楊順和尚聞之代公擊起掌云念你作新長老又代大慧提起袈裟云幾多人要不能得在）越月特丐祠坐夏徑山榜其室曰不動軒一日大慧陞座舉藥山問石頭曰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承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慈悲示誨石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你作麼生藥山罔措石頭曰子緣不在此可往江西見馬大師去藥山至馬祖處亦如前問馬祖曰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者不是藥山大悟大慧拈罷公隨至方丈曰適來和尚所舉底因緣某理會得了大慧曰你如何會公曰恁麼也不得囌嚧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唵唎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囌嚧唵唎娑婆訶大慧印之以偈曰梵語唐言打成一塊士哉俗人得此三昧大慧又舉似尼妙總妙總曰曾見郭象註莊子識者曰却是莊子註郭象大慧見其語異復舉巖頭婆子話問之妙總答偈曰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橈舞棹別宮商雲山海月都拋却贏得莊周蝶夢長大慧休去以語公公疑其所悟不根後過無錫招至舟中問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棄水中大慧老師言道人會得且如何會妙總曰已上供通並是詣實公大驚鳥龍長老訪公說話次公問昔有官人問泗州大聖曰師何姓大聖曰姓何曰住何國大聖曰住何國

此意如何烏龍曰大聖本不姓何亦不是何國人乃隨緣化度耳公咲曰大聖決定姓何住何國如是往返數次後致書於大慧乞斷此公案大慧曰有六十棒將三十棒打大聖不合道姓何三十棒打濟川不合道大聖決定姓何若是烏龍長老教自領出去其論遂定大慧一日過明月庵見壁間畫髑髏公因有頌曰屍在這裡其人何在乃知一靈不居皮袋大慧不肯別作頌曰即此形骸便是其人一靈皮袋皮袋一靈公益歎服公後知邛州所至宴晦無倦嘗自詠曰公事之餘喜坐禪少曾將脇到牀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紹興二十三年秋乞休致預報親知期以十月三日告終至日令後廳置高座見客如平時至辰巳間具衣冠降堦望闕肅拜請漕使攝邛事著僧衣履陞高座囑諸官吏及道俗各宜向道扶持教門建立法幢遂拈拄杖按膝蛻然而化漕使請曰安撫去住如此自由何不留一頌公張目索筆書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老人言盡龜哥眼赤書畢竟爾長往建炎後名山巨刹教藏多不存公屢以巳俸印施凡一百二十八藏門人蒲大聘嘗誌其事有語錄頌古行於世

宋侍郎張九成 嗣法徑山杲

張九成字子韶杭州鹽官人號無垢居士歷官禮部侍郎未第時因客談楊文公呂微仲諸儒皆由禪學而至心慕之聞寶印楚明禪師道傳大通居淨慈請問入道之要楚明曰此事唯念念不捨久久純熟時節到來自然證入復舉趙州栢樹之話令時時提撕久之無省辭謁善權清禪師問此事人人有分箇箇圓成是否清曰然曰爲甚某無入處清於袖中出數珠曰此是誰底公俛仰無對清復袖之曰是汝底則拈取去纔涉思惟即不是汝底公悚然未幾留蘇氏館一夕如厠以栢樹子話究之聞蛙鳴釋然契入有偈曰春天月夜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恁麼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屆明謁法印一禪師機語頗契適私忌就明靜庵供雲水主僧惟尙纔見乃展手公便喝惟尙批公頰公趨前惟尙曰張學錄何得謗大般若公曰某見處祇如此和尙又作麼生惟尙

學馬祖陞堂百丈卷席話詰之（馬祖陞堂衆纔集百丈出卷席祖便下座）叙語未終公推倒卓子惟尙大呼張學錄殺人公躍起問傍僧曰汝又作麼生僧罔措公毆之顧惟尙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惟尙大笑公獻偈曰卷席因緣也大奇諸方聞擧盡攢眉臺盤趯倒人星散直漢從來不受欺惟尙答曰從來高價不饒伊百戰場中奮兩眉奪角衝關君會也叢林誰敢更相欺紹興癸丑魁多士復謁惟尙於東庵惟尙曰浮山圓鑑曰饒你入得汾陽室始到浮山門亦未見老僧在公作麼生公叱侍僧曰何不祇對僧罔措公打僧一掌曰蝦蟆窟裏果沒蛟龍丁巳秋大慧董徑山學者仰如星斗公閱其語要歎曰是知宗門有人持以語惟尙恨未一見及爲禮部侍郎偶參政劉公請大慧說法于天竺公三往不値暨大慧報謁公見但寒暄而已大慧亦默識之尋奉祠還里至徑山與馮給事諸公議格物大慧曰公祇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公茫然大慧大笑公曰師能開諭乎大慧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與安祿山謀叛者其人先爲閬守有畫像在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劍擊其像首時閬守居陝西首忽墮地公聞頓領深旨題不動軒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百大慧始許可後守邵陽丁父艱過徑山飯僧秉鈞者誣大慧議及朝政遂竄大慧於衡陽令公居家守服服除安置南安丙子春蒙恩北還道次新淦而大慧適至與聯舟劇談宗要未嘗語往事于氏心傳錄曰憲隨舅氏自嶺下歸新淦因會大慧舅氏令拜之憲曰素不拜僧舅氏曰汝姑叩之憲知其嘗執卷遂擧中庸天命之謂性三句以問大慧曰凡人既不知本命元辰下落處又要牽好人入火坑如何聖賢於打頭一著不鑿破憲曰吾師能爲聖賢鑿破否大慧曰天命之謂性便是淸淨法身率性之謂道便是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教便是千百億化身憲以告舅氏曰子拜何辭繼鎭永嘉丁丑秋丐祠枉道訪大慧於育王越明年大慧得旨復領徑山謁公於慶善院公曰某每於夢中必誦語孟何如大慧擧圓覺曰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公曰非師莫聞此論也其

頌黃龍三關 黃龍嘗問僧曰。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正當問答。却復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又問諸方參請所得。却復垂脚曰。我脚何似驢脚。示此三問。莫有契旨。叢林謂之黃龍三關

我手何似佛手天下衲僧無口縱饒撩起便行也是鬼窟裏走不得諱我脚何似驢脚又被黐膠粘著翻身直上兜率天已是遭他老鼠藥吐不出人人有箇生緣處鐵圍山下幾千年三災直到四禪天這驢猶自在旁邊工夫煞得

公設心六度不爲子孫計因取華嚴善知識日供其二回食以飯緇流嘗供十六大天而諸位茶杯悉變爲乳書偈曰稽首十方佛法僧稽首一切護法天我今供養三寶天如海一滴牛一毛有何妙術能感格試借意識爲汝說我心與佛天無異一塵纔起大地隔儻或塵銷覺圓淨是故佛天來降臨我欲供佛佛即現我欲供天天亦現佛子若或生狐疑試問此乳何處來狐疑即塵塵即疑終與佛天不相似我今爲汝掃狐疑如湯沃雪火銷氷汝今微有疑與惑鷂子便到新羅國

宋知府葛郯 嗣法靈隱遠

葛郯字謙問官知府少擢上第玩意禪悅首謁無菴全禪師問道無菴令究即心即佛久無所契請曰有何方便使郯得入無菴曰居士太無厭生已而佛海來居劒池公因從游乃舉無菴所示語請爲衆普說佛海發揮之曰即心即佛眉拖地非心非佛雙眼橫蝴蝶夢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留旬日而後返一日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爐然頓悟頌曰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豔陽影裏倒翻身野狐跳入金毛窟無菴肯之即遣書呈佛海佛海報曰此事非紙筆可既居士能過我當有所聞遂復至虎丘佛海迎之曰居士見處止可入佛境界入魔境界猶未得在公加禮不已佛海正容曰何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公乃痛領公嘗問諸禪曰夫婦二人相打通兒子作證且道證父即是證母即是或菴禮禪師著語曰小出大遇淳熙六年守臨川八月感微疾索筆大書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鐘業鏡忽然撲破翻身透出虛空召僚屬示之曰生死如晝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生死會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化

令爐疑豁

宋放牛居士余公 嗣法無門開

放牛居士余公。杭州人。自幼遍參諸方。宋淳祐間參無門開公。佛眼禪師。凡開口被無門劈面截住。連道不是不是。居士退而思曰。許多年下工夫。豈無權喜處也。曾零零碎碎悟來。終不伏無門道不是不是。及見臭菴。遂扣之曰。吾師得無門甚麼見解。敢對人天顛倒是非。臭菴曰。我在無門座下。無法可得。無道可傳。祇得兩箇字。居士問曰。兩字如何說。臭菴曰。不是不是。居士遂徹悟。乃曰。今日始知無門老人為人處。一點惡水。不曾輕洒著人。因述是非關行於世。嘗曰。大聰明人。纔聞此事。便將心意識領解。所以認影為真。執空求實。無有悟處。臘月三十日。眼光欲落時。向閻羅老子道。待我澄心攝念。劫來與你去。斷不可也。須是急參急悟始得。又曰。應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現居士身而為說法。是法平等。不離本心。十方三界。六道四生。萬別千差。皆歸當念。看經。食素。布施。消災。不隔纖毫。臨官治政。事主奉親。有何不可。若乃妄談般若。說法安身。誑惑人天。隨業受報。色身與法身無異。我性與佛性一同。但要識得本心。便可出離生死。把攬放船。不是不是。臭菴讚曰。放牛居士述是非關。大似醉漢罵街。孰敢嬰其銳。惟眼裏聞聲者。識是醒時語。

先覺宗乘卷二　　雙髻釋頓讓訂閱

先覺宗乘卷三

徑山語風老人　圓信　較定
無地地主人　郭凝之　彙編

唐侍郎白居易 嗣法佛光滿

白居易。字樂天。久參佛光。得心法。兼稟大乘金剛寶戒。元和四年。因與善寬禪師至闕下。公問曰。禪師何以說法。寬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為律。說於口為法。行於心為禪。應用者三。其致一也。譬如江湖淮漢。在處立名。名雖不一。水性無二。律即是法。法不離禪。云何於中妄起分別。公曰。既無分別。何以修心。寬曰。心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念起。公

曰垢即不可念淨無念可乎寬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爲病公曰無修無念又何異凡夫耶寬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二病是曰眞修眞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即近執著忘即落無明此爲心要云爾十五年公牧杭州入秦望山訪鳥窠和尙問曰禪師住處甚危險鳥窠曰太守危險尤甚公曰弟子位鎭江山何險之有鳥窠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鳥窠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公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麽道鳥窠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公作禮而退甞致書于濟法師以佛無上大慧演出教理安有狗機高下應病不同與平等一味之說相反援引維摩及金剛三昧等六經闢二義而難之又以五蘊十二緣說名色前後不類立理而徵之並鈎深索隱通幽洞微復受東都凝禪師八漸之目各廣一言而爲一偈釋其旨趣自淺之深猶貫珠焉凡守任處多訪祖道學無常師後爲賓客分司東都罄已俸修龍門香山寺寺成自撰記凡爲文動關教化無不贊美佛乘見于本集其歷官次第歸全代祀即史傳存焉

唐刺史李翺 嗣法藥山儼

李翺字習之趙郡人刺史鼎州時慕藥山惟儼禪師道風屢請不赴乃躬謁之藥山執經不顧公遂拂袖行曰見面不如聞名藥山却呼太守公應諾藥山曰何得貴耳賤目公謝之乃問如何是道藥山以手指上下曰會麽公曰不會藥山曰雲在青天水在瓶公欣然乃呈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 玄覺云且道李太守是讚他語明他語須是行脚眼始得 又問如何是戒定慧藥山曰貧道這裏無此閑家具公莫測玄旨藥山曰太守欲得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閨閤中物捨不得便爲滲漏 張無盡頌云雲在青天水在瓶眼光隨指落深坑溪花不耐風霜苦說甚深深海底行 公見老宿獨坐問曰端居丈室當何所務宿曰法身凝寂無去無來 法眼別云汝作甚麽來法燈別云非公境界 公問藥山何姓曰正是時公不悉却問院主某甲適來問和尙姓曰正是時未審姓甚麽院主曰恁麽則姓韓也藥山聞乃曰得恁麽不識好惡若是夏時對他便是

姓熱一夕師登山忽雲開見月大嘯一聲聲落澧陽九十里許公聞之復贈詩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峰頂月下披雲嘯一聲公嘗問龍潭信禪師曰如何是眞如般若龍潭曰我無眞如般若公曰幸遇和尙龍潭曰此猶是分外之言公一日問僧馬大師有甚麼言教僧曰大師或說卽心卽佛或說非心非佛公曰總過這邊公却問西堂藏馬大師有甚麼言教藏呼李翺公應喏藏曰鼓角動也有一僧乞置塔公問曰教中不許將屍塔下過又作麼生僧無對僧却問鷲湖義禪師義曰他得大闡提

### 唐張拙（嗣法石霜諸）

張拙秀才因禪月大師指參石霜石霜問秀才何姓曰姓張名拙石霜曰覓巧尙不可得拙自何來張忽有省乃呈偈曰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趨向眞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花（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雲門云墮話也妙喜云驢揀濕處尿）

### 唐相國陸希聲（謁仰山寂）

陸希聲蘇州吳人昭宗朝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嘗欲謁仰山慧寂禪師先作此〇相封呈仰山開封於相下書曰不思而得落第二頭思而得之落第三首遂封回公見遂入山仰山乃門迎公纔入門便問三門俱開從何門入仰山曰從信門入公至法堂又問不出魔界便入佛界時如何仰山以拂子倒點三下公便設禮又問和尙還持戒否仰山曰不持戒還坐禪否仰山曰不坐禪公良久仰山曰會麼曰不會仰山曰聽老僧一頌滔滔不持戒兀兀不坐禪釅茶三兩碗意在钁頭邊仰山却問承聞相公看經得悟是否曰弟子因看涅槃經有云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得箇安樂處仰山豎起拂子曰祇如這箇作麼生入曰入之一字也不消得仰山曰入之一字不爲相公公便起去（法燈云上座且道入之一字爲甚麼人又云相公且莫煩惱）

### 唐太傅王延彬（嗣法長慶稜）

太傅王延彬居士請長慶住招慶開堂日公朝服趨隅曰請師說法長慶曰還聞麼公設拜長慶曰雖然

如此恐有人不肯。一日入招慶佛殿。指鉢盂問殿主。這箇是甚麼。鉢殿主曰。藥師鉢。公曰。祇聞有降龍鉢。殿主曰。待有龍卽降。公曰。忽遇拏雲攫浪來時作麼生。殿主曰。他亦不顧。公曰。話墮也。（玄沙云。盡你神力走向甚麼處去。保福云。歸依佛法僧。百丈恒作覆鉢勢。雲門云。他日生天。莫孤負老僧）一日公入院。見方丈門閉。問演侍者曰。有人敢道太師在否。演曰。有人敢道太師不在否。長慶謂太傅曰。雪峰竪拂子示僧。其僧便出去。若據此僧合喚轉痛與一頓。公曰。是甚麼心行。長慶曰。洎合放過。公到招慶煎茶。朗上座與明招把銚。忽翻茶銚。公問。茶爐下是甚麼。朗曰。捧爐神。公曰。既是捧爐神。爲甚麼翻却茶。朗曰。事官千日。失在一朝。公拂袖便出。明招曰。朗上座喫却招慶飯了。却向外邊打野榸。朗曰。上座作麼生。明招曰。非人得其便。（雪竇頌云。當時但踏倒茶爐。復頌云。來問若成風。應機非善巧。堪悲獨眼龍。曾未呈牙爪。牙爪開。生雲雷。逆水之波經幾回）

唐眞人呂巖（嗣法黃龍機）

呂巖眞人。字洞賓。京兆人也。唐末三舉不第。偶於長安酒肆遇鍾離權。授以延命術。自爾人莫之究。嘗遊廬山歸宗。書鐘樓壁曰。一日清閑自在身。六神和合報平安。丹田有寶休尋道。對境無心莫問禪。未幾。道經黃龍山。覩紫雲成蓋。疑有異人。乃入謁。値黃龍擊鼓陞堂。黃龍見知是呂公也。欲誘而進。厲聲曰。座傍有竊法者。呂毅然出問。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煑山川。且道此意如何。黃龍指曰。這守屍鬼。呂曰。爭奈囊有長生不死藥。黃龍曰。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呂飛劒脅之。劒不能入。遂再拜求指歸。黃龍詰曰。半升鐺內煑山川卽不問。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呂於言下頓契。作偈曰。棄却瓢囊摵碎琴。如今不戀汞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龍囑令加護。（別紀。呂眞人遇黃龍禪師陞座。師曰。會中有竊法者。巖出曰。雲水道人。師曰。雲盡水乾時如何。巖無對。師代云。黃龍出現）後謁潭州智度覺禪師。有曰。余遊韶郴。東下湘江。今見覺公。觀其禪學精明。性源淳潔。促膝靜坐。收光內照。一衲之外無餘衣。一鉢之外無餘食。遠生死岸。破煩惱殼。方今佛衣寂寂兮無傳。禪理懸懸兮幾絕。扶而興者。其在吾師乎。聊作一絕。奉記達者。推心方濟物。聖賢傳法不離眞。請師開說西來意

七祖如今未有人

宋丞相王隨嗣法首山念

王隨字子正河南人也居嘗慕裴休之爲人謁首山念禪師得言外之旨自爾履踐深明大法公以御史中丞出鎮錢塘往侯興教小壽禪師至湖上去騶從獨步登寢室壽方負暄衲衣自若忽見之問曰官人何姓公曰隨姓王即拜之壽推蒲團藉地而坐語笑終日而去他日公復至寺衆橫撞大鐘萬指出迎而壽前趨立於松下公望見出輿握其手曰何不如前日相見而遽爲此禮數耶壽顧左右且行且言曰中丞即得奈知事瞋何公與楊大年皆號參禪有得者大年編次傳燈錄三十卷公刪去其繁爲十五卷曰玉英集公臨終書偈曰畫堂燈已滅彈指向誰說去住本尋常春風掃殘雪

宋夏竦嗣法谷隱聰

夏竦字子喬德安人皇祐中參知政事公於谷隱聰禪師因語契機曰與老衲遊偶上藍溥禪師至公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長老自家底溥曰前月二十離蘄陽公休去溥却問百骸潰散時那個是相公自家底公便喝溥曰喝則不無畢竟那箇是相公自家底公答偈曰休認風前第一機太空何處著思惟山僧若要通消息萬里無雲月上時溥曰也是弄精魂

宋節使李端愿嗣法金山穎

節使李端愿居士兒時在館舍常閱禪書長雖婚宦然篤志祖道遂於後圃築室類蘭若邀達觀處之朝夕咨參至忘寢食達觀一日視公曰非示現力豈致爾哉奈無箇所入何公問曰天堂地獄畢竟是有是無請師明說達觀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花太尉就有裏尋無手撼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聞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公曰心如何了達觀曰善惡都莫思量公曰不思量後心歸何所達觀曰且請太尉歸宅公曰祇如人死後心歸何所達觀曰未知生焉知死公曰生則某已知之達觀曰生從何來公罔措達觀起揕其胸曰祇在這裡更擬思量個甚麼公曰會得也達觀曰作麼生會公曰祇知貪程不覺蹉路達

觀拓開曰百年一夢今朝方省既而說偈曰三十八歲懵然無知及其有知何異無知滔滔汴水隱隱隋堤師其歸矣箭淚東馳

宋太傅高世則 嗣法芙蓉楷

太傅高世則字仲貽號無功初參芙蓉楷禪師求指心要芙蓉令去其所重扣已而參一日忽造微密呈偈曰懸崖撒手任縱橫大地虛空自坦平照壑輝巖不借月菴頭別有一簾明

宋太守許式 嗣法洞山聰

許式洪州太守參洞山聰禪師得正法眼一日與泐潭澄上藍溥坐次泐潭問曰聞郎中道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當時答洞山甚麼話公曰今日放衙蚤泐潭曰聞答泗州大聖在揚州出現底是否公曰別點茶來泐潭曰名不虛傳公曰和尚蚤晚回山泐潭曰今日被上藍覷破上藍便喝泐潭曰須是你始得公曰不奈船何打破戽斗公入上藍僧堂問首座年多少曰六十八公曰僧臘多少曰四十七夏公曰聖僧得幾夏曰與虛空齊受戒公拍板頭曰下官喫飯不似首座喫鹽多 附記許式漕西蜀時謁廣慧璉道者見於佛前公曰先拜佛先拜長老廣慧曰蝦蟇呑大蟲公曰恁麼則總不拜去也廣慧曰運使話墮公曰許長老具一隻眼廣慧以衣袖便拂許曰今日看破便禮拜

宋修撰曾會 嗣法雪竇顯

曾會字宗元官翰林學士公幼與明覺顯禪師同舍及冠異途天禧間公守池州一旦會于景德寺公遂引中庸大學參以楞嚴符宗門語句質明覺明覺曰這箇尚不與教乘合況中庸大學耶學士要徑捷理會此事乃彈指一下曰但恁麼薦取公於言下領旨天聖初公守四明以書幣迎師補雪竇既至公曰某近與清長老商量勘婆子話未審端的有勘破處也無明覺曰清長老道箇甚麼公曰又恁麼去也明覺曰清長老放過一著學士還知天下衲僧出這婆子圈圚不得麼公曰這裏別有箇道處趙州若不勘破婆子一生受屈明覺曰勘破了也公大笑

宋丞相富弼 嗣法投子顒

丞相富弼居士字彥國初於宗門未有所趣趙清獻公抃勉之曰伏惟執事富貴如是之極道德如是之

盛福壽康寧如是之備退休閑逸如是之高其所未甚留意者如來一大事因緣而已能專誠求所證悟則他日為門下賀也公自清獻警勵之後不舍晝夜力進此道聞顒禪師主投子法席冠淮甸往質所疑會顒為衆登座見其顧視如象王回旋公微有得因執弟子禮趨函丈命侍者請為入室顒見即曰相公已入來富㢸猶在外公聞汗流浹背即大悟尋以偈寄圓照本曰一見顒公悟入深負緣傳得老師心東南謾說江山遠目對靈光與妙音後奏署顒師號顒上堂謝語有曰彼一期之悞我亦將錯而就錯公作偈贊曰萬木千花欲向榮臥龍猶未出滄溟彤雲彩霧呈嘉瑞依舊南山一色青

宋衛州王大夫 嗣法元豐滿

衛州王大夫逸其名以喪偶厭世相遂參元豐於言下知歸元豐一日謂曰子乃今之陸亘也公便掩耳既而回壇山之陽縛茆自處者三載偶歌曰壇山裏日何長青松嶺白雲鄉吟鳥啼猿作道場散髮採薇歌又笑從教人道野夫狂

宋太史黃庭堅 嗣法黃龍心

太史山谷居士黃庭堅字魯直以般若夙習雖膴仕澹如也出入宗門未有所向好作豔詞嘗謁圓通秀禪師秀呵曰大丈夫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秀方戒李伯時畫馬事公誚之曰無乃復置我馬腹中耶秀曰汝以豔語動天下人婬心不止馬腹中正恐生泥犂耳公悚然悔謝由是絕筆惟孳孳於道著發願文痛戒酒色但朝粥午飯而已往依晦堂乞指徑捷處晦堂曰祇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太史居常如何理論公擬對晦堂曰不是不是公迷悶不已一日山行次時巖桂盛放晦堂曰聞木樨花香麼公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公釋然即拜之曰和尚得恁麼老婆心切晦堂笑曰祇要公到家耳時公初有所入問晦堂此中誰可與語晦堂曰漳州權遂同晦堂往見權方督役開田公曰直歲還知露柱生兒麼權曰是男是女公擬議權揮之晦堂謂曰不得無禮權曰這木頭不打更待何時公大笑久之謁雲巖死心新禪師隨衆入室死心見張目問曰新

長老死學士死纔作兩堆灰向甚麼處相見公無語死心約出曰晦堂處參得底使未著在後左官縣南道力愈勝于無思念中頓明死心所問報以書曰往年常蒙苦苦提撕長如醉夢依稀在光影中葢疑情不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耳謫官在縣南道中晝臥覺來忽爾尋思被天下老和尚謾却多少唯有死心道人不肯乃是第一相爲也後作晦堂塔銘曰某夙承記莂堪任大法道眼未圓而來瞻窣堵實深宗仰之歎乃勒堅珉敬頌遺美公復設蘋蘩之供祭之以文弔之以偈曰海風吹落楞伽山四海禪徒著眼看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欄干

宋觀文王韶 嗣法黃龍心

觀文王韶居士字子淳出刺洪州乃延晦堂禪師問道默有所契因述投機頌曰晝曾忘食夜忘眠捧得驪珠欲上天却向自身都放下四稜塌地恰團圓晦堂深肯之

宋秘書吳恂 嗣法黃龍心

吳恂字德夫官至秘書居晦堂入室次晦堂謂曰平生學解記憶多聞即不問你父母未生已前道將一句來公擬議晦堂以拂子擊之即領深旨呈以偈曰咄這多知俗漢斂盡古今公案忽於狼籍堆頭拾得蜣螂糞彈明明不值分文萬兩黃金不換等閑拈出示人秪爲走盤難看噫晦堂答曰水中得火世還稀看著令人特地疑自古不存師弟子如今却許老胡知

覺範林間錄云有居士吳教夫才敏銳意學道自以多見知識心地明淨偶閱鄧隱峰傳見其倒卓化去而衣亦順身不褪竊疑之曰彼化之異固莫測而衣亦順之何也以問晦堂老人晦堂曰汝今衣順垂于地復疑之乎曰無所疑也晦堂笑曰此既無疑則彼倒化衣亦順體何疑之有哉教夫言下了解故其一時應機之辯如雷如霆開警昏蟄者多矣

宋內翰蘇軾 嗣法東林總

蘇軾字子瞻因宿東林與照覺論無情話有省黎明獻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示人

天竺悟法師謂此庵元禪師夜語次師舉東坡宿東林偈曰也不易到此田地此庵曰尚未見路逕何言到耶曰秪如他道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若不到此田地如何有這箇消息此庵曰是門外漢耳曰和尚不吝可爲說破此庵曰却秪從這裡猛著精彩覷捕看若覷捕得他破則亦知本命元辰落著處師通夕不寐及曉鐘鳴去其秘畜以前偈別曰東坡居士太饒舌聲色關中欲透身溪若是聲山是色無山無水好愁人特以告此庵此庵曰向汝道是門外漢又

曰橫看成嶺側成峰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未幾抵荊南聞玉泉皓禪師機鋒不可觸公擬抑之卽微服求見玉泉問尊官高姓公曰姓秤乃秤天下長老底秤玉泉喝曰且道這一喝重多少公無對於是尊禮之（楚石琦云玉泉是作家宗匠東坡是當世大儒驀劄相逢發揮此道盡罷東坡休去秤尾無星殊不知八兩半斤總在自家手裏雖然如是也扶起玉泉只如他道這一喝重多少多少人道不得直饒道得更與一喝）公謫黃州佛印住廬山歸宗爲方外交及佛印移住金山公獲釋知杭州過金山値佛印入室公竟造之佛印曰此無坐處公曰暫借和尙四大作禪床佛印曰有一轉語若答得當如所請若擬議卽留所繫玉帶公卽置帶几上佛印曰山僧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公擬議佛印呼侍者曰收取玉帶永鎭山門公過金山時有寫公照容者公戲題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瓊州

宋參政蘇轍（嗣法上藍順）

參政蘇轍居士字子由元豐三年以睢陽從事左遷瑞州榷筦之任是時洪州上藍順禪師與其父文安先生有契因往訪焉相得歡甚公咨以心法順示以搐鼻因緣已而有省作偈呈曰中年聞道覺前非邂逅相逢老順師搐鼻徑參眞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鎚枯藤破衲公何事白酒靑鹽我是誰慚愧東軒殘月上一杯甘露滑如飴

宋寺丞戴道純（嗣法黃龍淸）

戴道純字孚中官寺丞咨扣靈源一日有省乃呈偈曰杳冥源底全機處一片心花露印紋知是幾生曾供養時時微笑動香雲

宋文定胡安國（嗣法上封秀）

文定公胡安國字康侯別號草庵居士久依上封秀禪師得言外之旨崇寧中過藥山有禪人舉南泉斬貓話問公公以偈答云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玉堂兎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不知又寄上封有曰祝融峰似杜城天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元不死夜來秋月又同圓

宋左丞范沖（嗣法圓通旻）

范沖字謙叔一字致虛由翰苑守豫章謁圓通旻禪

師曰某行將老矣宿世作何行業今生墮在金紫囊中去此事稍遠圓通呼內翰公應諾圓通曰何遠之有公躍然曰乞師再垂指誨圓通曰此去洪都有四程公佇思圓通曰見即便見擬思即差公乃豁然有省

宋樞密吳居厚 嗣法圓通旻

吳居厚官樞密擁節歸鍾陵謁圓通旻禪師曰某頃赴省試到此過趙州關因問前住訥老透關底事如何訥曰且去做官今不覺五十餘年圓通曰曾明得透關底事麼公曰八次經過常存此念然未甚脫灑在圓通度扇與之曰請使扇公即揮扇圓通曰有甚不脫灑處公忽有省曰便請末後句圓通乃揮扇兩下公曰親切親切圓通曰吉獠舌頭三千里

宋諫議彭汝霖 嗣法圓通旻

彭汝霖官諫議手寫觀音經施圓通圓通拈起曰這個是觀音經那個是諫議經公曰此是某親寫圓通曰寫底是字那箇是經公笑曰却了不得也圓通曰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公曰人人有分圓通曰莫謗經好公曰如何即是圓通舉經示之公拊掌大笑曰嗄圓通曰又道了不得公禮拜

宋中丞盧航 嗣法圓通旻

盧航官至中丞與圓通擁爐次公問諸家因緣不勞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圓通厲聲指曰看火公急撥衣忽大悟謝曰灼然佛法無多子圓通喝曰放下著公應喏喏

宋左司都貺 嗣法圓通旻

都貺官左司問圓通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當如何湊泊圓通曰全身入火聚公曰畢竟如何曉會圓通曰驀直去公沈吟圓通曰可更喫茶麼公曰不必圓通曰何不恁麼會公契旨曰元來太近圓通曰十萬八千公占偈曰不可思議是大火聚便恁麼去不離當處圓通曰噫猶有這箇在公曰乞師再垂指示圓通曰便恁麼去鐺是鐵鑄公頓首謝之

宋比部孫居士 嗣法楊岐會

比部孫居士因楊岐會禪師來謁值視斷次公曰某為王事所牽何由免離楊岐指曰委悉得麼公曰望

師點破楊岐。曰此是比部弘願深廣。利濟羣生。公曰。未審如何楊岐。示以偈曰。應現宰官身。廣弘悲願深。爲人重指處。棒下血淋淋。公於此有省

宋提刑郭祥正 嗣法白雲端

郭祥正。字功甫。當塗人。號淨空居士。官至殿中丞。棄去。隱於青山。嘗絕江謁舒州白雲端禪師。師上堂曰。夜來枕上作得個山頌。謝功甫大儒。廬山二十年之舊。今日遠訪白雲之勤。當須舉與大衆。請已後分明舉似諸方。此頌豈唯謝功甫。大儒直要與天下有鼻孔衲僧脫卻著肉汗衫。莫言不道。乃曰。上大人丘乙已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公切疑後聞小兒頌之。忽有省。以書報白雲。白雲以偈答曰。藏身不用縮頭。斂跡何須收脚。金烏半夜遼天。玉兎趕他不著。一日白雲問曰。牛淳乎。公曰。淳矣。白雲叱之。公拱手而立。白雲曰。淳乎淳乎。南泉大溈無異此也。乃贈偈曰。牛來山中。水足草足。牛出山去。東觸西觸。元祐中。往衢之南禪。謁泉萬卷。請陞座。公趨前拈香曰。海邊枯木。入手成香。爇向爐中。橫穿香積如來鼻孔。作此大事。須是對衆白過。始得雲居老人有箇無縫布衫。分付南禪禪師。著得不長不短。進前則諸佛讓位。退步則海水澄波。今日嚬呻。六種震動。遂召曰。大衆還委悉麼。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泉曰。遮相鈍置。公曰。因誰致得。崇寧初到黃梅東山。請演禪師說法。公趨前拈香曰。此一瓣香。爇向爐中。供養我堂頭法兄禪師。伏願於方廣座上。擘開面門。放出先師頂相。與諸人描邈。何以如此。白雲巖畔舊相逢。往日今朝事不同。夜靜水寒魚不食。一爐香散白蓮峰。祖遂云。囊謨薩怛哆缽囉野。恁麼恁麼。幾度白雲谿上望。黃梅華向雪中開。不恁麼不恁麼。嫩柳垂金線。且要應時來。不見龐居士問馬大師曰。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大衆一口吸盡西江水。萬丈深潭窮到底。掠彴不是趙州橋。明月淸風安可比。後又到保寧。亦請陞座。公拈香曰。法鼓既鳴。寶香初爇。楊岐頂𩕳。門請師重著楔。保寧卓拄杖一下曰。著楔已竟。大衆證明。又卓一下。便下座。又到雲居。請佛印

旱一作早

摺疑窘

陞座公拈香曰覺地相逢一何蚤鶻臭布衫今脫了要識雲居一句亞珍重後園驢喫草召大衆曰此一瓣香薰天炙地去也佛印曰今日不著便被這漢當面塗糊便打乃曰謝公千里來相訪共話東山竹徑深借與一龍騎出洞若逢天旱便爲霖擲拄杖下座公拜起佛印曰收得龍麼公曰已在這裏佛印曰作麼生騎公攊手作舞便行佛印拊掌曰祇有這漢猶較些子

江州歸宗可宣禪師與郭功甫善及師領歸宗時功甫任南昌尉俄郡守恚師不爲禮[摺]甚遂作書寄功甫曰某世緣尚有六年奈州主抑逼當棄餘喘託生公家願無見阻功甫閱書驚喜且頌之中夜其妻夢聞見師入其寢失聲曰此不是和尚來處功甫撼而問之妻詳以告呼燈取書示之相笑不已遂孕及生乃名宣老期年記問如昔至三歲白雲端抵其家始見之曰吾姪來也白雲曰與和尚相別幾年宣倒指曰四年矣白雲曰甚處相別曰白蓮莊上白雲曰以何爲驗曰爹爹媽媽明日請和尚齋忽聞推車聲白雲問門外是甚麼聲宣以手作推車勢白雲曰過後如何曰平地兩條溝果六周無疾而逝

宋郡王趙令衿嗣法昭覺勤

郡王趙令衿字表之號超然居士太祖五世孫任南康政成事簡多與禪衲游公堂間爲摩詰丈室適圓悟禪師奉旨來居歐阜公欣然就其鑪鞴圓悟不少假公固請圓悟曰此事要得相應直須是死一回始得公默契嘗自疏之其略曰家貧遭劫誰知盡底不存空室無人幾度賊來亦打圓悟見屬令加護紹興庚申冬公與汪內翰藻李參政邴曾侍郎開詣徑山謁大慧大慧聞至囗令擊鼓入室公欣然袖香趨之大慧曰趙州洗鉢盂話居士作麼生會公曰討甚麼碗拂袖便出大慧起搊住曰古人向這裏悟去你因甚麼却不悟公擬對大慧於之曰討甚麼碗公曰還這老漢始得

宋樞密徐俯嗣法昭覺勤

徐俯字師川分寧人號東湖居士建炎中累官僉書樞密院事每侍先龍圖謁法昌靈源二禪師語論終日公聞之藐如也及法昌歸寂在笑談間公異之始篤信此道後丁父憂念無以報罔極命靈源至孝址說法靈源登座問答已乃曰諸仁者祇如龍圖平日讀萬卷書如水傳器涓滴不遺且道尋常著在甚麼處而今捨識之後這著萬卷書底又却向甚麼處去也公聞灑然有得遂曰吾無憾矣靈源下座問曰學士適來見箇甚麼便恁麼道公曰若有所見則鈍置

和尙去也靈源曰恁麼則老僧不如公曰和尙是何心行靈源大笑靖康初爲尙書外郎與朝士同志者挂鉢於天寧寺之擇木堂力參圓悟圓悟亦喜其見地超邁一日至書記寮指圓悟頂相曰這老漢脚跟猶未點地在圓悟頰面曰甕裏何曾走却鼈公曰且喜老漢脚跟點地圓悟曰莫謗他好公休去

宋尙書莫將 嗣法大隨靜

莫將字少虡豫章人官至尙書因官西蜀謁南堂靜禪師咨決心要南堂令向好處提撕適如厠俄聞穢氣急以手掩鼻遂有省即呈以偈曰從來姿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頭南堂答曰一法纔通法法周縱橫妙用更何求靑蛇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兒笑點頭 語風信頌云摸得黃金特地愁支離縱好漫風流當時若作今時用截斷尙書臭鼻頭

宋龍圖王蕭 嗣法大隨靜

王蕭字觀復官爲龍圖留昭覺日聞開靜板聲有省問南堂曰某有箇見處纔被人問却開口不得未審過在甚處南堂曰過在有箇見處南堂却問朝旆幾時到任公曰去年八月四日南堂曰自按察幾時離衙公曰前月二十南堂曰爲甚麼道開口不得公乃契悟

宋參政李邴 嗣法徑山杲

李邴字漢老濟州任城人拜參知政事公醉心祖道有年聞大慧排默照爲邪禪疑怒相半及見大慧示衆舉趙州庭柏垂語曰庭前柏樹子今日重新舉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敢問大衆既是打破趙州關爲甚麼却特地尋言語良久曰當初祇道茆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公領悟謂天慧曰無老師後語幾蹉過後以書咨決曰邴近扣籌室伏蒙激發蒙滯忽有省入顧惟根識暗鈍平生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捨如衣壞絮行草棘中適自纏繞今一笑頓釋所疑欣幸可量非大宗匠委曲垂慈何以致此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仍舊既無拘執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其餘宿習舊障亦稍輕微臨行叮嚀之語不敢忘也重念始得入門而大法未明應機接物觸事未能無礙更望有以提誨使卒有所至庶無玷於

法席矣又書曰比蒙誨答備悉深旨邨自驗者三一事無逆順隨緣卽應不留胸中二宿習濃厚不加排遣自爾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茫然時復瞥地此非自昧者前書大法未明之語蓋恐得少爲足當擴而充之豈別求勝解耶淨勝現流理則不無敢不銘佩

宋寶學劉彥修 嗣法徑山杲

劉彥修字子羽官爲寶學出知永嘉問道於大慧禪師大慧曰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但恁麼看公後乃於柏樹子上發明有頌曰趙州柏樹太無端境上追尋也大難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底透長安

宋提刑吳偉明 嗣法徑山杲

吳偉明字元昭官提刑久參眞歇了禪師得自受用三昧爲極致後訪大慧於洋嶼庵隨衆入室大慧擧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公擬答大慧以竹篦便打公無對遂留咨參一日大慧謂曰不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嚗地斷方敵得生死若祇呈伎倆有甚了期卽辭去道次延平倏然契悟連書數頌寄大慧皆室中所問者有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具金鎖骨趙州親見老南泉解道鎭州出蘿蔔大慧卽說偈證之曰通身一具金鎖骨堪與人天爲軌則要識臨濟小廝兒便是當年白拈賊

宋門司黃彥節 嗣法徑山杲

門司黃彥節字節夫號妙德於大慧一喝下疑情頓脫大慧以衣付之嘗擧首山竹篦話至葉縣近前奪得拗折擲向堦下曰是甚麼首山曰瞎公曰妙德到這裏百色無能但記得曾作臘梅絕句曰擬嚼枝頭蠟馨香却肖蘭前村深雪裏莫作嶺梅看

宋參政錢端禮 嗣法護國元

錢端禮字處和號松窻任至參政參護國元禪師發明己事後於宗門旨趣一一極之淳熙丙申冬簡堂歸住平田遂與往來丁酉秋示微疾請簡堂機詣榻次公起趺坐言笑移時卽書曰浮世虛幻本無去來四大五蘊必歸終盡蓋爲地水風火暫時湊泊不可錯認爲自己從上諸聖去住自由今吾如是豈不快哉置筆顧簡堂曰坐去好臥去好簡堂曰相公去便

了理會甚坐與臥耶公笑曰法兄當爲祖道自愛遂斂目而逝

宋內翰曾開 嗣法靈隱遠

曾開字天游官至禮部侍郎久參圓悟暨往來大慧之門有年矣紹聖辛未佛海遠禪師住三衢公與超然居士趙公訪之問曰如何是善知識佛海曰燈籠露柱貓兒狗子公曰爲甚麼贊即歡喜毀即煩惱佛海曰侍郎曾見善知識否公曰某三十年參問何言不見佛海曰向歡喜處見煩惱處見公擬議佛海震聲便喝公擬對佛海曰開口底不是公惘然佛海召曰侍郎向甚麼處去也公猛省遂點頭說偈曰咄這瞎驢叢林妖孽震地一聲天機漏洩有人更問道如何拈起拂子驀口截佛海曰也祇得一橛（公又致書大慧曰某自幼年發心參禮知識扣問此事弱冠之後即爲婚宦所役用工夫不純因循至今老矣未有所聞常自愧歎今幸私家塵緣都畢閑居無事正在痛自鞭策以償初志第恨未得親炙教誨耳一生敗闕已一一呈似必能洞照此心望委曲提警日用當如何做工夫庶幾不涉他途徑與本地相契也如此說話敗闕不少但方投誠自難隱逃良可愍也至扣大慧答書曰既爲士人科舉婚宦聖賢亦不能免但時時於靜勝中切不得忘了須彌山放下着兩則語但從脚下着實做將去已過者不須怖畏亦不必思量思量怖畏即障道矣）

宋待制潘良貴 嗣法佛燈珣

待制潘良貴居士字義榮金華人年四十回心祖闡所至挂鉢隨衆參扣後依佛燈久之不契因訴曰良貴祇欲死去時如何佛燈曰好箇封皮且留著使用而今不了不當忽被他換却封皮卒無整理處公又以南泉斬貓兒話問曰某看此甚久終未透徹告和尚慈悲佛燈曰你祇管理會別人家貓兒不知走却自家狗子公於言下如醉醒

宋侍郎李浩 嗣法天童華

侍郎李浩字德遠號正信幼閱首楞嚴經如遊舊國志而不忘持槖後造明果投誠入室應庵揕其胸曰侍郎死後向甚麼處去公駭然汗下應庵喝出公退參不旬日竟躋堂奧以偈寄同參嚴康朝曰門有孫臏鋪家存甘贄妻夜眠還蚤起誰悟復誰迷應庵見稱善有鬻胭脂者亦久參應庵頗自負公贈之偈曰不塗紅粉自風流往往禪徒到此休透過古今圈襀後却來這裏喫拳頭

宋吳十三道人 嗣法開善謙

建寧府仙州山吳十三道人每以已事扣諸禪及開善歸結茅於其左遂往給侍紹興庚申三月八日夜適然啓悟占偈呈開善曰元來無縫罅觸著便光輝旣是千金寶何須彈雀兒開善答曰啐地折時眞慶快死生凡聖盡平沉仙州山下呵呵笑不負相期宿昔心

先覺宗乘卷三　　　雙髻釋頌讓訂閱

先覺宗乘卷四

徑山語風老人　圓　信　較定

無地地主人　　郭凝之　彙編

楊衒之

北魏楊衒之爲期城太守早慕佛乘達磨至魏仕禹門千聖寺衒之問曰弟子歸心三寶亦有年矣而智慧昏蒙尙迷眞理願師慈悲開示宗旨達磨說偈曰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抛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衒之悲喜交幷曰惟願久住世間化導羣有

宋雲

宋雲北魏使者胡太后使同比丘慧生如西域求佛經行四千里至赤嶺始出魏境又西行再期至乾羅國得佛書百七十部而還過葱嶺見達磨隻履翩翩獨逝雲問師何往曰西天去雲歸具說其事時達磨先已死門徒發其墓但有隻履而已

向居士

向居士幽棲林野木食澗飲北齊天保初聞二祖盛化乃致書曰影由形起響逐聲來弄影勞形不識形爲影本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除煩惱而趣涅槃喻去形而覓影離衆生而求佛果喻默聲而求響故知迷悟一途愚智非別無名作名因其名則是非生矣無理作理因其理則爭論起矣幻化非眞誰是誰非虛妄無實何空何有將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未及造謁聊申此意伏望答之二祖回示曰備觀來意皆如實眞幽之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謂瓦礫豁然自

覺是眞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卽皆如慇此二見之徒輩申辭措筆作斯書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便無餘居士捧披祖偈乃申禮覲密承印記

## 崔趙公

崔趙公遇其名問國一欽禪師曰弟子今欲出家得否國一曰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爲公於是有省

## 楊光庭

唐天寶三年玄宗遣中使楊光庭入司空山採常春藤因造本淨禪師丈室禮問曰弟子慕道斯久願和尙慈悲略垂開示淨曰天下禪宗碩學咸會京師天使歸朝足可咨決貧道隈山傍水無所用心光庭泣拜淨曰休禮貧道天使爲求佛邪問道邪曰弟子智識昏昧未審佛之與道其義云何淨曰若欲求佛卽心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曰云何卽心是佛淨曰佛因心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亦不有曰云何無心是道淨曰道本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無心卽道光庭作禮信受

## 杜鴻漸

杜鴻漸字子巽濮州濮陽人家世奉佛爲靈武定策功臣後以宰相鎭撫益州遣使詣白崖山請無住禪師入城問法曰弟子聞和尙說無憶無念無妄三句法門未審是一是三無住曰無憶名戒無念名定無妄名慧一心不生卽具戒定慧非一非三也公曰後句妄字莫是從心之忘乎曰從女者是公曰有據否曰法句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公又問師還以三句示人否無住曰初心學人還令息念澄停識浪水淸影現悟無念體寂滅現前無念亦不立也於時庭樹鵶鳴無住問相公聞否曰聞鵶去又問今聞否曰鵶去無聲云何言聞無住曰聞與不聞非關聞性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卽免聲塵之所流轉乃至色香味觸亦復如之公喜躍稱善又問何名第一義第一義者從何次第得入無住曰第一義無有次第亦無出入世諦一切有第一義卽無諸法無性性說名第一義佛

言有法名俗諦無性第一義公曰如師開示實不可思議公又曰弟子性識微淺昔因公暇撰得起信論章疏兩卷可得稱佛法否無住曰一切法從本以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唯有一心故名眞如今相公著言說相著名字相著心緣相旣著種種相云何是佛法公又問云何不生云何不滅如何得解脫無住曰見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卽不滅旣無生滅卽不被前塵所縛當處解脫不生名無念無念卽無滅無念卽無縛無念卽無脫擧要而言識心卽離念見性卽解脫離識心見性外更有法門證無上菩提者無有是處公曰何名識心見性無住曰一切學道人隨念流浪蓋爲不識眞心眞心者念生亦不順生念滅亦不依寂不來不去不定不亂不取不捨無爲無相活潑潑平常自在此心體畢竟不可得無可知覺觸目皆如無非見性也公繇是益樓心禪悅自蜀還食千僧大曆四年辭宰相臨終沐浴命朝服加僧伽梨剃鬚髮別衆而逝遺命依浮屠法焚軀爲墖以墊不爲封樹

鄴侯李泌

鄴侯李泌微時在衡岳寺中讀書聞懶殘禪師中宵梵唱響徹山林一夕公潛往道名瞻拜殘大詬曰是將賊我公拜益恭殘撥牛糞火中出一芋以半授公啗之公捧食再拜謝殘曰愼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

張濆行者

南陽張濆行者問於忠國師曰承和尚說無情說法某甲未體其事乞和尚垂示國師曰汝若問無情說法解他無情方得聞我說法汝但聞取無情說法去

魚軍容

魚軍容問於忠國師曰師住白崖山十二時中如何修道國師喚童子來摩頂曰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已後莫受人謾軍容無語密雲悟代云不問那知

李渤

李渤字濬之爲江州刺史日嘗問歸宗常禪師曰須彌納芥子卽不問如何是芥子納須彌歸宗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是否公曰然歸宗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公有省異日又問一大藏教

明得箇甚麼邊事歸宗擧拳示之曰還會麼曰不會歸宗曰這箇措大拳頭也不識曰請師指示歸宗曰遇人即途中授與不遇即世諦流布

崔羣

相國崔羣字敦詩貝州武城人被讒出爲湖南觀察使至任即訪東寺如會禪師問曰師以何得東寺曰見性得東寺方病眼公曰旣云見性其奈眼何東寺曰見性非眼病眼何害公稽首謝之（法眼別云是相公眼）公見鳥雀於佛頭上放糞乃問鳥雀還有佛性也無東寺曰有公曰爲甚麼向佛頭上放糞東寺曰是伊爲甚麼不向鷂子頭上放

于頔

于頔字允元代人憲宗朝拜司空同平章事初爲襄州刺史與居士龐道玄相得甚驩一日詣居士問疾居士謂曰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諸所無公嘗問紫玉道通禪師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紫玉曰于頔這客作漢問恁麼事作麼公失色紫玉乃指曰祇這便是漂墮羅刹鬼國也公又問如何是佛紫玉喚相公公應諾紫玉曰更莫別求（天奇云一呼一諾賓主分明因甚麼卻墮羅刹鬼國皆因逐語隨言拋眞棄覺被這黑風扇鼓萬劫漂沈爲得不爲客作賤人豎起拂子云若向這裏會得頓出無明業海免宿門前草菴）藥山聞之曰噫可惜于家漢生埋向紫玉山中公聞乃謁見藥山藥山曰聞相公在紫玉山中大作佛事是否公曰不敢承聞有語相救今日特來藥山曰有疑但問公曰如何是佛藥山召于頔公應諾藥山曰是甚麼公於此有省（招慶共羅山擧次招慶云一等是道甚是奇特雲泥有隔羅山云大師也不得草草當時賴遇于相公可中草窠裏若撥着箇焦尾大蟲何處有藥山也招慶云作麼生羅山云還知于相是鍛了金麼）

韓愈

韓愈字退之貶潮州後訪靈山大顚寶通禪師問曰師春秋多少大顚提起數珠曰會麼公曰不會大顚曰晝夜一百八公不曉遂回次日再來至門前見首座擧前話問意旨如何首座扣齒三下及見大顚理前問大顚亦扣齒三下公曰原來佛法無兩般大顚曰是何道理公曰適來問首座亦如是大顚乃召首座是汝如此對否首座曰是大顚便打趁出院（語風信拈云大顚和尙賊過後張弓活埋他俗人雖然如是祇救得一半頌云夜深賊被狗子咬牆洞慌忙補得好補不

好長安幾個知天曉公一日又問曰弟子軍州事繁佛法省要處乞師一語大顚良久公罔措時三平爲侍者乃敲禪牀三下大顚曰作麼三平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公乃曰和尚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邊得個入處

燕王

燕王至觀音院訪趙州從諗禪師師乃端坐不起燕王問曰人王尊耶法王尊耶師曰若在人王人王中尊若在法王法王中尊燕王唯然

王鎔

王鎔師眞定自稱趙王嘗入東院訪趙州諗禪師趙州不起以手拍膝曰會麼鎔曰不會趙州曰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牀鎔尤加禮重翌日令客將傳語趙州下禪牀受之侍者曰和尚見大王來不下禪牀今日軍將來爲甚麼却下禪牀趙州曰非汝所知第一等人來禪牀上接中等人來下禪牀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因侍者報大王來也趙州曰萬福大王侍者曰未到在趙州曰又道來也鎔問曰和尚尊年有幾箇齒在趙州曰祇有一箇鎔曰爭喫得物



趙州曰雖然一箇下下齩著時鎔奏到命服趙州堅讓不受左右曰大王爲禪師佛法故堅請師著此衣趙州曰老僧爲佛法故所以不著此衣後寄拂子與鎔曰若問何處得來便說老僧平生用不盡者鎔讚師像曰碧溪之月淸鏡中頭我師我化天下趙州

馬大夫

馬大夫問趙州曰和尚還修行也無趙州曰老僧若修行卽禍事大夫曰和尚卽不修行教甚麼人修行趙州曰大夫是修行底人曰某甲何名修行趙州曰若不修行爭得撲在人王位中餧得來赤凍紅地無有解出期大夫乃下淚拜謝

周員外

趙州問周員外你還夢見臨濟也無員外竪起拳趙州曰那邊見員外曰這邊見趙州曰什麼處見臨濟員外無對趙州又問員外什麼處來曰非來非去趙州曰不是老鵶飛來飛去

劉相公

劉相公入東院見趙州掃地問曰大善知識爲甚麼

却掃塵。趙州曰。從外來。

竺尙書

竺尙書。問於長沙岑曰。蚯蚓斬爲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長沙曰。莫妄想。曰爭奈動何。長沙曰。會卽風火未散。尙書無對。又皓月供奉問師。蚯蚓斷爲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師曰。動與不動。是何境界。曰。言不干典。非智者之所談。祇如和尙言。動與不動是何境界。出自何經。師曰。灼然言不干典。非智者之所談。大德豈不見首楞嚴云。當知十方無邊。不動虛空。幷其動搖地水火風。均名六大。性眞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復示偈曰。最甚深最甚深。法界人身便是心。迷者迷心爲衆色。悟時刹境是眞。心法界二塵爲實相。分明達此是知音　又謁長沙。長沙召尙書。尙書應諾。長沙曰。不是尙書本命。曰不可離却卽今祇對。別有第二主人。長沙曰。喚尙書作至尊得麼。曰恁麼總不祇對時。莫是弟子主人否。曰非但祇對與不祇對時。無始劫來。是箇生死根本。有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眞。祇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　妙喜曰。卽今祇對者。既不是本來人。却喚甚麼作本來人。良久曰。我恁麼道。且作死馬醫

李軍容

李軍容。具公裳入潙山。參靈祐禪師。値師泥壁。次李直至師背後。端笏而立。潙山回首見。便側泥盤作接泥勢。李便轉笏作進泥勢。潙山便拋下泥盤。同歸方丈　又別記。白侍郞至廬山。謁歸宗常禪師。値歸宗泥壁。次歸宗問云。君子儒小人儒。白云。君子儒。歸宗打泥柺一下。白遂過泥。歸宗接得便用。良久云。莫便是快俊底白侍郞麼。白云不敢。歸宗云。祇有過泥分

劉侍御

劉侍御。問仰山禪師。了心之旨可得聞乎。仰山曰。若要了心。無心可了。無了之心。是名眞了

朱行軍

朱行軍。於洛京南禪設齋。入僧堂顧視。曰。直下是。遂行香。口不住道。至際上座面前。上座便問。直下是箇甚麼。行軍便喝。上座曰。行軍幸是會佛法底人。又惡發作甚麼。行軍曰。喚作惡發卽不得。上座便喝。行軍曰。鉤在不疑之地。上座又喝。行軍便休。齋退入客司。請適來下喝僧。來上座至。便共行軍言論。竝不顧諸人。僧錄曰。行軍適來爭容得這僧無禮。行軍曰。若是你諸人喝。平官有劒。僧錄曰。某等固是不會。須是他暉長老始得。行軍曰。若是南禪長老。也未夢見在

溫造

溫造字簡輿幷州祈人官禮部尙書嘗問於圭峰密禪師曰悟理息妄之人不結業一期壽終之後靈性何依圭峰曰一切衆生無不具有覺性靈明空寂與佛無殊但以無始劫來未曾了悟妄執身爲我相故生愛惡等情隨情造業隨業受報生老病死長劫輪迴然身中覺性未嘗生死如夢被驅役而身本安閒如水作氷而濕性不易若能悟此性卽是法身本自無生何有依託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無所從來亦無所去但多生妄執習以性成喜怒哀樂微細流注難以卒除須常覺察但以空寂爲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爲自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臨命終時自然業不能繫雖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寄託愛惡之念旣泯卽不受分段之身圓覺大智朗然獨存名爲佛矣圭峰先有八句偈顯示此意偈曰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隨情念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圭峰向公誦之公奉命解釋

史山人

史山人者逸其名爲十問問圭峰禪師一問如何是道何以修之爲復必須修成爲復不假功用答無礙是道覺妄是修道雖本圓妄起爲累妄念都盡卽是修成二問道若因修而成卽是造作便同世間法虛僞不實成而復壞何名出世答造作是結業名虛僞世間無作是修行卽眞實出世三問其所修者爲頓爲漸漸則忘前失後何以集合而成頓則萬行多方豈得一時圓滿答眞理卽悟而頓圓妄情息之而漸盡頓圓如初生孩子一日而肢體已全漸修如長養成人多年而志氣方立四問凡修心地之法爲當悟心卽了爲當別有行門若別有行門何名南宗頓旨若悟卽同諸佛何不發神通光明答識氷池而全水藉陽氣而鎔消悟凡夫而卽眞資法力而修習氷消則水流潤方呈溉滌之功妄盡則心靈通始發通光之應修心之外無別行門五問若但修心而得佛者何故諸經復說必須莊嚴佛土教化衆生方名成道答鏡明而影像千差心淨而神通萬應影像類莊嚴佛國神通則教化衆生莊嚴而卽非莊嚴影像而亦

色非色。六問諸經皆說度脫衆生。且衆生卽非衆生。何故更勞度脫。答衆生若是實度之則爲勞。旣自云卽非衆生。何不例度而無度。七問諸經說佛常住。或卽說佛滅度。常卽不滅。滅卽非常。豈不相違。答離一切相。卽名諸佛。何有出世入滅之實乎。見出沒者在乎機緣。機緣應則菩提樹下而出現。機緣盡則娑羅林間而涅槃。其猶淨水無心。無像不現。像非我有。蓋外質之去來。相非佛身。豈如來之出沒。八問云何佛化所生。吾如彼生。佛旣無生。生是何義。若言心生法生。心滅法滅。何以得無生法忍耶。答旣云如化。化卽是空。空卽無生。何詰生義。生滅滅已。寂滅爲眞。忍可此法無生。名曰無生法忍。九問諸佛成道說法。祇爲度脫衆生。衆生旣有六道。佛何但住在人中現化。又佛滅後付法於迦葉。以心傳心。乃至此方六祖。每代祇傳一人。旣云於一切衆生皆得一子之地。何以傳授不普。答日月麗天。六合俱照。而盲者不見。盆下不知。非日月不普。是障隔之咎也。度與不度。義類如斯。非局人天。掠於鬼畜。但人道能結集傳授不絕。故祇知佛現人中也。滅度後委付迦葉。展轉相承一人者。此亦槩論當代爲宗教主。如土無二王。非得度者唯爾數也。十問和尙因何發心。慕何法而出家。今如何修行。得何法味。所行得至何處地位。今住心耶。修心耶。若住心。妨修心。若修心。則動念不安。云何名爲學道。若安心一定。則何異定性之徒。伏願次第爲說。答覺四大如坏。幻達六塵如空華。悟自心爲佛心。見本性爲法性。是發心也。知心無住。卽是修行。無住而知。卽爲法味。住著於法。斯爲動念。故如人入闇。則無所見。今無所住。不染不著。故如人有目。及日光明。見種種法。豈爲定性之徒。旣無所住著。何論處所。

宋齊丘

慧覺禪師問相國宋齊丘曰。還會道麼。宋曰。若是道也。著不得。慧覺曰。是有著不得。是無著不得。宋曰。總不恁麼。慧覺曰。著不得底。聻。宋無對

王審知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人。梁封閩王。王嘗延雪峰存玄沙備二禪師入府。求示心法。乃曰。大王志心聽取。幻

化空身是大王法身知見覺了是大王自性觀心無心從妄想起我心自空卽悟實相巳知本性則一時放下不得別生絲毫許也王禮二師曰吉生慶幸得逢指示王問玄沙曰此一眞心本無生滅今此一身從何而有玄沙曰此本源眞性徧周法界爲妄想故而一點識性從父母妄緣而生受千般苦身有輪迴大王旣知覺了不落惡趣但請大王頻省妄想歸眞合道王作禮喜受

## 王延鈞

王延鈞審知次子素奉佛法度僧一萬人由是閩中多僧嘗請羅山和尚開堂說法陞座斂衣左右顧視便下座王近前執羅山手曰靈山一會何異今日羅山曰將謂你是個俗漢又請夢筆和尚齋問曰和尚還將得筆來也無夢筆曰不是稽山繡管慙非月裏兎毫大王旣垂顧問山僧敢不通呈又問如何是法王曰不是夢筆家風

## 陳尙書

雲門到江州有陳尙書者請齋纔見便問儒書中卽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僧行脚事雲門曰曾問幾人來尙書曰卽今問上座雲門曰卽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尙書曰黃卷赤軸雲門曰這箇是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意尙書曰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忘雲門曰口欲談而辭喪爲對有言心欲緣而慮忘爲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尙書無語雲門曰見說尙書看法華經是否尙書曰是雲門曰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幾人退位尙書無語雲門曰尙書且莫草草三經五論師僧拋却特入叢林十年二十年尙不奈何尙書又爭得會尙書禮拜曰某甲罪過

## 韋監軍

韋監軍來謁玄沙乃曰曹山和尙甚奇怪玄沙曰撫州取曹山幾里韋指傍僧曰上座曾到曹山否曰曾到韋曰撫州取曹山幾里曰百二十里韋曰恁麼則上座不到曹山韋却起禮拜玄沙曰監軍却須禮此僧此僧却具慚愧（雲居錫云甚麼處是此僧具慚愧若撿得出許上座有行脚眼）玄沙一日與韋監軍喫菓子韋問如何是日用而不知

玄沙拈起菓子曰喫菓子了再問玄沙曰祇這是日用而不知

陳尙書

陳尙書問洞山价五十二位菩薩中爲甚麼不見妙覺洞山曰尙書親見妙覺

節度使成汭

荊南節度使成汭入山設供問雲居膺禪師曰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如何是世尊密語雲居召尙書尙書應諾雲居曰會麼尙書曰不會雲居曰汝若不會世尊有密語汝若會迦葉不覆藏

劉禹端

劉禹端問雲居膺禪師曰雨從何來雲居曰從端公問處來公歡喜讚歎雲居却問公雨從何來公無語有老宿代云適來道甚麼歸宗柔別云謝和尙再三

張覇遷

信士張覇遷問疎山匡仁禪師曰和尙有何言句疎山示偈曰吾有一寶琴寄之在曠野不是不解彈未遇知音者

劉翁

靑林師虔禪師在洞山栽松次有劉翁求偈師作偈曰長長三尺餘鬱鬱覆靑草不知何代人得見此松老劉得偈呈洞山洞山謂曰此是第三代洞山主人

鍾司徒

潁橋安鐵胡一日在風穴圍爐內坐有鍾司徒來見便問三界焚燒如何出得安將火匙撥開火鍾擬議安曰司徒司徒鍾忽有省

陶穀

給事中陶穀入東京普淨院致禮常覺禪師問曰經云離一切相則名諸佛今目前諸相紛然如何離得覺曰給事見箇甚麼陶欣然仰重

李相公

李相公至南嶽問福嚴審承禪師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指庭前柏樹公如是三問師如是三答公欣然乃有頌曰出沒雲閑滿太虛元來眞相一塵無重重請問西來意唯指庭前柏一株

李王

清涼文益禪師一日與李王論道罷同觀牡丹花王命作偈清涼即賦曰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豔冶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王頓悟其意

宋令公

宋令公為洪州太守一日大寧寺僧陳乞請第二座開堂公曰何不請第一座衆無語（法眼代云不勞如此）

馮延巳

馮延巳為江南相與數僧遊鍾山至一人泉問一人泉許多人爭得足一僧對曰不教欠少延巳不肯乃別曰誰人欠少（法眼別云誰是不足者）

李崇矩

開寶中樞密使李崇矩巡護南方因入院覩地藏菩薩像問僧地藏何以展手僧曰手中珠被賊偷却也李却問圓明禪師既是地藏為甚麼遭賊明曰今日捉下也李禮謝之

歐陽修

歐陽修謚文忠聞浮山遠禪師奇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碁浮山坐其旁文忠遽收局請因碁說法浮山即令撾鼓陞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碁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祇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勞綽斡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粗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贏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甚麼處良久曰從來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文忠嘉歎從容謂同僚曰修初疑禪語為虛誕今日見此老機緣所得所造非悟明於心地安能有此妙旨哉後官洛中一日遊嵩山却去僕吏放意而往至一山寺入門修竹滿軒霜清鳥啼風物鮮明文忠休於殿陛旁有老僧閱經自若與語不甚顧答文忠異之曰道人住山久如對曰甚久也又問誦何經對曰法華經文忠曰古之高僧臨生死之際類皆談笑脫去何道致之耶對曰定慧力耳又問今乃寂寥無有何哉老僧笑曰古之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亂今之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定文忠大驚不自知膝

0512

之屈也謝希深嘗作文記其事

呂許公

丞相呂許公謁法華志言大士問佛法大意法華曰本來無一物一味却成眞

王質

集僊王質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法華曰靑山影裡潑藍起寶塔高吟撼曉風又曰請法華燒香法華曰未從齋戒覓不向佛邊求

徐岳

國子助教徐岳問祖師西來意法華曰街頭東畔底徐曰某甲未會法華曰三般人會不得

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相仁宗封荊國公時吳山端禪師在京師公請講禪就大相國寺設齋公入院焚香畢問諸方云佛未出世時看甚麼經衆無語端曰相公周孔未出世時讀甚麼書公曰伶俐衲僧端又偈曰南無觀世音說出種種法衆生業海深所以難救拔古今沉沒者聲聲怨菩薩時公在朝更新庶務故作偈云云公平時見端偈語稱賞之曰有本者如是（洪覺範曰王文公方大拜賀客塞門公默坐甚久忽題於壁間曰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又元宵賜宴於相國寺觀俳優坐客懽甚公作偈曰諸優戲場中一貴復一賤心知本是同所以無欣怨予嘗謂同學曰此老人通身是眼瞞渠一點也不得）

武昌劉居士

雲居舜老夫初參洞山一日如武昌行乞首謁劉居士居士曰老漢有一問若相契即請開疏若不相契即請還山遂問古鏡未磨時如何舜曰黑似漆磨後如何舜曰照天照地居士長揖曰且請上人還山舜懡㦬而歸洞山問其故舜述前語洞山曰汝問我舜理前問洞山曰此去漢陽不遠進後語洞山曰黃鶴樓前鸚鵡洲舜於言下大悟

李端愿

李端愿居士世以佛學名慧林宗本禪師問曰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既曰無爲作麼生學李無對

葉清臣蔣侍郎

內翰葉清臣牧金陵迎惟正禪師語道一日葉曰明日府有燕飮師固奉律能爲我少留一日款請話否

正諸之翌日遣使邀正留一偈而返曰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惟爲僧祗合居嚴谷國士筵中甚不宜坐客皆仰其標致杭守蔣侍郎亦與正爲方外交每往謁至郡庭下情譚笑終日而去蔣有詩曰禪客尋常入舊都黃牛角上挂缾盂有時帶雪穿雲去便好和雲畫作圖

陳瓘

陳瓘字退夫初赴省闈問於宗道者曰瓘此行欲作狀元得否宗熟視曰無時即得退夫竟以第三名上第而時彦者作魁

宋太尉陳良弼

陳良弼官太尉請淨因圓悟法眞慈受并十大法師禪講千僧赴府齋會時徽宗皇帝私幸觀之太史魯國公亦與焉有善華嚴者乃賢首宗之義虎也對衆問諸禪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於圓頓掃除空有獨證眞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爲佛嘗聞禪宗一喝能轉凡成聖則與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吾宗五教是爲正說若不能入是爲邪說諸禪視淨因



淨因曰如法師所問不足諸大禪師之酬淨因小長老可以使法師無惑也淨因召善善應諾淨因曰法師所謂愚法小乘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乃空義也大乘終教者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者乃即有即空義也一乘圓教者乃不有而有不空而空義也如我一喝非唯能入五教至於工巧技藝諸子百家悉皆能入淨因乃震聲一喝曰聞麼善曰聞淨因曰汝既聞則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須臾又問善曰聞麼曰不聞淨因曰汝既不聞適來一喝是無能入始教遂顧善曰我初一喝汝既道有喝久聲銷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有則而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教我有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即有即無能入頓教須知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横徧虛空即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故能入圓教善乃起再拜淨因復謂曰非唯一喝爲然乃至一語一默一動一靜從古至今十方虛空萬象森羅六道四

生三世諸佛一切聖賢八萬四千法門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契理契機與天地萬物一體謂之法身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四時八節陰陽一致謂之法性是故華嚴經云法性徧在一切處有相無相一聲一色全在一塵中含四義事理無邊周遍無餘參而不雜混而不一於此一喝中皆悉具足猶是建化門庭隨機方便謂之小歇場未至寶所殊不知吾祖師門下以心傳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見性成佛有千聖不傳底向上一路在善又問曰如何是向上一路淨因曰汝且向下會取善曰如何是寶所淨因曰非汝境界善曰望禪師慈悲淨因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為君通善膠口而退聞者靡不歎仰皇帝顧謂近臣曰禪宗玄妙深極如此淨因才辯亦罕有也近臣奏曰此宗師之緒餘

## 李朝請

李朝請與甥薌林居士向子諲謁道場琳禪師遂問家賊惱人時如何琳曰誰是家賊李豎起拳琳曰賊身已露李曰莫荼糊人好琳曰贓證見在李無語

## 錢象祖

錢象祖字公相錢塘人相寧宗守金陵日嘗問道於保寧無用禪師又問道於護國此庵元禪師此庵曰欲究此事須得心法兩忘乃可法執未忘契理亦非悟也公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如何此庵曰本自無瘡勿傷之也公渙然有得公嘗於鄉州建接待十所皆以淨土極樂名之創上菴高僧寮為談道處自左相辭歸益修淨業偶得微疾僧有問起居者公曰不貪生不怖死不生天不生人惟當往生淨土耳言訖趺坐而化

先覺宗乘卷四　　雙髻釋頤讓訂閱

# 先覺宗乘卷五

徑山語風老人　圓　信　較定

無地地主人　郭凝之　彙編

## 洪州廉使

洪州廉使逸其名問馬祖曰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馬祖曰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廉使有省

## 俗士問天堂地獄

有一俗士問西堂智藏禪師有天堂地獄否師曰有曰有佛法僧寶否師曰有更有多問盡答言有曰和尚恁麼道莫錯否師曰汝曾見尊宿來耶曰某甲曾參徑山和尚來師曰徑山向汝作麼生道曰他道一切總無師曰汝有妻否曰有師曰徑山和尚有妻否曰無師曰徑山和尚道無即得

## 歸宗因官人來問

廬山歸宗智常禪師因官人來乃拈起帽子兩帶曰還會麼曰不會歸宗曰莫怪老僧頭風不卸帽子

## 儒者問三教

有儒者忘其名問大珠海禪師儒釋道三教同異如何師曰大量者用之則同小機者執之即異總從一性起用機見差別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異也

## 行者問即心即佛

有行者問大珠曰即心即佛那個是佛大珠曰汝疑那個不是佛指出看行者無對大珠曰達即徧境是不悟永乖疎

## 丹霞逢老人與童子

丹霞因去馬祖處路逢一老人與一童子丹霞問公住何處老人曰上是天下是地丹霞曰忽遇天崩地陷又作麼生老人曰蒼天蒼天童子噓一聲丹霞曰非父不生其子老人便與童子入山去

## 丹霞會留守

丹霞於天津橋橫臥會留守鄭公出呵之不起吏問其故丹霞徐曰無事僧留守異之

## 百丈政路逢官人

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因入京路逢官人喫飯忽見驢鳴官人召曰頭陀師舉頭官人却指驢師却指官人（法眼別云但作驢鳴　天奇拈云混俗和光何妨異類横身絲毫不掛那容竪拂敲床大丈夫漢莫覷東

魯西晉休談北狄南蠻方見得出岫靉雲然後却來嘲三嚼四又且何如

### 趙州與官人遊園

趙州與官人遊園次兎見乃驚走遂問和尚是大善知識兎見爲甚麼走趙州曰老僧好殺

### 官人問趙州

官人問趙州和尚還入地獄否趙州曰老僧末上入曰大善知識爲甚麼入地獄趙州曰老僧若不入阿誰教化汝

### 官人問趙州燒木佛

官人問趙州曰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麼眉鬚墮落趙州曰官人宅內變生作熟是甚麼人官人曰所使趙州曰却是他好手

### 俗官問趙州

有俗官問趙州佛在日一切衆生歸依佛佛滅度後一切衆生歸依什麼處趙州曰未有衆生曰現問次趙州曰更覓什麼佛

### 秀才乞拄杖

有秀才見趙州手中拄杖乃曰佛不奪衆生願是否趙州曰是秀才曰某甲就和尚乞取手中拄杖得否趙州曰君子不奪人所好秀才曰某甲不是君子趙州曰老僧亦不是佛

### 秀才問趙州

有秀才辭趙州曰某甲在此括撓和尚多時無可報答待他日作一頭驢來報答和尚趙州曰教老僧爭得報又秀才見趙州乃讚歎曰和尚是古佛趙州曰秀才是新如來

### 俗士獻袈裟

有俗士獻袈裟問曰披與麼衣服莫辜負古人也無趙州拋下拂子曰是古是今

### 趙州勘行者

趙州聞行者勘僧曰我有十貫錢若有人下得一轉語即捨此錢有人下語並不契趙州遂往行者家行者曰若下得一轉語即捨此錢趙州戴笠子便行 瑯琊覺云武帝求仙不得仙王喬端坐却昇天

### 秀才問長沙岑

有秀才看千佛名經問長沙岑禪師曰百千諸佛但

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長沙曰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也未曰未曾長沙曰得閑題取一篇好

黃龍新頌云黃鶴樓前法戰時百千諸佛竪降旗問渠國土歸何處贏得多才一首詩

圜悟勤拈云蕎刀劈面解辨者何人劈箭當胸承當者有幾若能向奔流度刀疾燄過風處見長沙橫身爲物去不消一担其或聽言詮入露布便謂問東答西裂轉話頭且作麼生是長沙端的處還委悉麼殺人刀活人劍

語風信拈云可惜一座黃鶴樓被長沙和尚埋沒殺千佛名經裏許喚作甚解得麼凝人面前勿得說夢頌云塞雁一聲喉舌冷樓樓蘆苗月明中荒塘蹤跡無漁火徒有秋烟拂暗風

普化見步使

鎭州普化和尙見馬步使出喝道普化亦喝道作相撲勢步使令人打五棒普化曰似即似是即不是

天使問睦州

有天使問睦州三門俱開從那門入睦州喚尙書天使應諾睦州曰從信門入天使又見畫壁問曰二尊者對譚何事睦州摑露柱曰三身中那箇不說法

秀才訪睦州

一秀才訪睦州稱會二十四家書睦州以拄杖空中點一點曰會麼秀才罔措睦州曰又道會二十四家書永字八法也不識

睦州問秀才

睦州問秀才治甚經曰治易睦州曰易中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且道不知箇甚麼曰不知其道睦州曰作麼生是道秀才無對睦州曰果然不知

妙喜云秀才雖然無語默契睦州只是少末後一着徑山當時若見睦州道果然不知但撫掌呵呵大笑管取睦州不措詞

閩帥問壽山年多少

閩帥問壽山年多少師曰與虛空齊年曰虛空年多少師曰與壽山齊年

有俗士擧手

益州西睦和尙上堂有俗士擧手曰和尙便是一頭驢師曰老僧被汝騎士無語去後三日再來白言某甲三日前著賊師拈杖趂出

俗士問殺牛

有俗士問慧覺某甲平生殺牛還有罪否慧覺曰無罪曰爲甚麼無罪慧覺曰殺一個還一個

仰山問推官

有官人訪仰山仰山問官居何位曰推官仰山竪起拂子曰還推得這箇麼官人無對仰山令衆下語皆

不契時三聖不安在涅槃堂內將息仰山令侍者去請下語三聖曰但道和尚今日有事仰山又令侍者問未審有甚麼事三聖曰再犯不容

行者問霍山

有行者問霍山景通禪師曰如何是佛法大意霍山乃禮拜行者曰和尚為甚麼禮俗人霍山曰汝不見道尊重弟子

洞山行脚遇官人

洞山行脚次有官人問曰我要註三祖信心銘得否洞山曰只如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作麼生註（楚石琦代云裝香著）

官人問洞山

官人問洞山有人修行否洞山曰待公作男子即修行

投子赴檀越齋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在京赴一檀越齋檀越將一盤草來師拳兩手安頭上檀越便將齋來後有僧問和尚在京投齋意旨何如師曰觀世音菩薩

有官人問壽州

壽州紹宗禪師有官人謂師曰見說江西不立宗師、曰遇緣即立曰遇緣立箇甚麼師曰江西不立宗

閩王問雪峰存

閩王問雪峰義存禪師曰擬欲蓋一所佛殿去時如何師曰何不蓋取一所空王殿曰請師樣子雪峰展兩手（雲門云一舉四十九）

閩王封柑橘至雪峰

雪峰因閩王封柑橘各一顆遣使送至東問既是一般顏色為甚麼名字不同雪峰遂依舊封回王復馳問玄沙玄沙將一張紙蓋却

廣主請雲門開堂

廣主請雲門出世靈樹開堂日廣主親臨曰弟子請益雲門曰目前無異路（法眼別云不可無益于人）

常侍問雲門

雲門在文德殿赴齋有常侍問靈樹菓子熟也未雲門曰甚麼年中得信道生

官人問雲門

雲門行脚時有官人問還有定乾坤底句麼雲門曰蘇嚕蘇嚕悉哩薩訶

閩王送玄沙上船

閩王送玄沙備禪師上船師扣船召曰大王爭能出得這裏去王曰在裏許得多少時也 歸宗柔別云不因和尚不得到這裏

泉守請玄沙登樓

泉守王公請玄沙登樓先語客司曰待我引大師到樓前便昇却梯客司稟旨公曰請大師登樓玄沙視樓復視其人乃曰佛法不是此道理 法眼云未昇梯時日幾度登樓

玄沙與泉守在室中說話有一沙彌揭簾入見却退步而出玄沙曰那沙彌好與二十拄杖守曰恁麼即某甲罪過 同安顯別云祖師來也 玄沙曰佛法不是恁麼 鏡清云不為打水有僧問不為打水意作麼生 鏡清云青山碾為塵敢保沒閑人

閩帥請辨驗聲明三藏

西天有聲明三藏至閩帥請玄沙辨驗玄沙以鐵火筯敲銅爐問是甚麼聲三藏曰銅鐵聲 法眼別云請大師為大王聽 法燈別云和尚問 玄沙曰大王莫受外國人謾三藏無對 法眼代云大師久受大王供養 法燈代云却是和尚謾大王

閩帥問鼓山晏

閩帥入萬歲寺瞻仰佛像指問鼓山曰是甚麼佛鼓山曰請大王鑒帥曰鑒即不是佛鼓山曰是甚麼帥無對 長慶代云久承大師在衆何得造次

行者至菴

鏡清怤禪師住菴時有行者至徐徐近牀取拂子提起問某甲喚這箇作拂子庵主喚作甚麼鏡清曰不可更安名立字也行者乃擲却拂子曰著甚死急

童子見鏡清

有僧引一童子到鏡清曰此童子常愛問人佛法請和尚驗看鏡清乃令點茶童子點茶來師啜了過盞橐與童子童子近前接鏡清却縮手曰還道得麼童子曰問將來 法眼別云和尚更喫茶否 僧曰此童子見解如何鏡清曰也秖一兩生持戒僧

俗士問靜上座

有俗士失其名問靜上座曰弟子每當夜坐心念紛飛未明攝伏之方願垂示誨上座曰如或夜間安坐

心念紛飛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反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照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不尋枝內不住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

俗士獻畫障子

俗士獻畫障子法眼看了問曰汝是心巧手巧士曰心巧法眼曰那個是汝心士無對 歸宗柔代云某甲今日却成容易

老人參桐峰

有老人入山參桐峰菴主桐峰問曰住在甚處老人不語桐峰曰善能對機老人地上拈一枝草示之桐峰便喝老人禮拜桐峰便歸菴老人曰與麼疑殺一切人在

儒者謁南院

有儒者博覽古今時呼為張百會來謁南院南院問莫是張百會麼曰不敢南院以手於空畫一畫曰會麼曰不會南院曰一尙不會甚麼處得百會來

牧主請風穴陞座

風穴沼禪師於牧主衙內度夏請陞座時有盧陂長老出問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風穴曰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驟泥沙陂佇思風穴喝曰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風穴便打一拂子曰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陂擬開口風穴又打一拂子牧主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風穴曰見甚麼道理牧主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風穴便下座

提刑問璉三生

有提刑問璉三生曰某甲四十年為官作麼脫得此塵去璉無對 道吾眞代曰一任跨跳 又看上峰路璉曰這箇是上峰路提刑曰寺在上頭那璉曰是提刑曰恁麼則不去也璉無語 道吾代曰今日勘破

工部問三交嵩

有工部問三交智嵩禪師曰百尺竿頭獨打毬萬丈懸崖絲繫腰時如何三交曰幽州著脚廣南廝撲工部無語三交曰勘破這胡漢工部曰二十年江南界裏這回却見禪師三交曰瞎老婆吹火

提刑問楊岐會

有提刑問楊岐會曰和尙法嗣何人曰慈明提刑曰見箇什麼道理便嗣他楊岐曰共鉢盂喫飯提刑曰與麼則不見也楊岐拊膝曰什麼處是不見提刑大笑楊岐曰須是提刑始得又請入院燒香提刑曰却待回來楊岐乃獻茶信提刑曰這箇却不消得有甚乾曝曝底禪希見示些子楊岐指茶信曰這箇尙不要豈況乾曝曝底禪提刑擬議楊岐乃有頌示作王臣佛祖罔措爲指迷源殺人無數提刑曰和尙爲什麼就身打劫楊岐曰元來却是我家裡人提刑大笑

俗士投五祖出家

有俗士投五祖演出家自曰捨緣五祖曰何謂捨緣士曰有妻子捨之謂之捨緣五祖曰我也有個老婆還信否士默然五祖乃頌曰我有個老婆出世無人見晝夜共一處自然有方便

居士往五祖齋僧

舒州有一居士常往五祖齋僧一日問首座曰某俗人參得禪麼首座云你是俗人如何參得禪居士不會舉似五祖五祖云首座却有本分手段爲人居士方信遂篤志參究後見佛眼佛眼展手曰因甚喚作手居士忽大悟

俗士問雲峰悅

有俗士問雲峰文悅禪師曰如何是佛雲峰曰著衣喫飯量家道曰恁麼則退身三步叉手當胷去也雲峰曰醉後添杯不若無

太守問九頂

太守呂公瞻大像問九頂淸素禪師曰既是大像爲甚麼肩負兩楹九頂曰船上無散工至閣下覩觀音像又問彌勒化境觀音何來九頂曰家富小兒嬌太守乃禮敬

侍郞問九僊

侍郞曾公問九僊法淸禪師曰上座山鄉甚處曰嚴州曰與此間是同是別九仙拽伽梨下地揖曰官人曾到嚴州否曾罔措九仙曰待官人到嚴州時却向官人道

益州辭知府

益州澄遠禪師將示寂辭知府曰老僧行脚去通判曰這僧風狂八十歲行脚那裏去知府曰大善知識去住自由

巡檢問黃龍明

黃龍同胡巡檢到公安二聖巡檢問曰達磨對梁武帝云廓然無聖公安爲甚麼却有二聖黃龍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

俗士問歸仁

有俗士問歸仁禪師俗人還許會佛法否歸仁曰那箇臺無月誰家樹不春

有官人問興陽

有官人問興陽清剖禪師曰和尚甚麼時開堂師曰不歷僧祇數日月未生前

居士官人問天平

有居士問天平契愚禪師曰法無動搖時如何天平曰你從潞府來居士曰一步也不曾離天平曰因甚得到這裏居士曰和尚睡語作麼天平曰放你二十棒又官人問無鄰可隔爲甚麼不相見天平曰怨阿誰

居士問東山雲頂

福州東山雲頂禪師有居士問曰洞山道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未審是甚麼物師曰擔鐵枷喫鐵棒曰天地黑山河走師曰閻老殿前添一鬼北邙山下臥千年土叫快活快活師曰也是野狐吞老鼠

童子上經

有童子上經次僧令持經著函內童子曰某甲念底著向那裏 法眼代云汝念甚麼經

洪塘橋官人問僧

福州洪塘橋上有僧列坐官人問此中還有佛麼僧無對 法眼代云汝是甚麼人

賣鹽翁

昔有一僧去覆船路逢一賣鹽翁僧問覆船路向甚麼處去翁良久僧再問翁曰你患聾那僧曰你向我道甚麼翁曰向你道覆船路僧曰翁莫會禪麼翁曰莫道會禪佛法也會盡僧曰你試說看翁挑起鹽籃僧曰難翁曰你喚這個作甚麼僧曰鹽翁曰有甚麼

交涉。僧曰你喚作甚麼。曰不可更向你道是甚

騎牛公子

公期和尚因往羅漢路。逢一騎牛公子。師問羅漢路向甚麼處去。公拍牛曰道。道師喝曰這畜生。公曰羅漢路向甚麼處去。師却拍牛。曰道道。公曰直饒恁麼。猶少蹄角在。師便打。公拍牛便走

跨驢人

昔有跨驢人問衆僧。何往。僧曰道場去。其人曰何處不是道場。僧毆之曰這漢沒道理。向道場裡跨驢不下

道流背佛而坐

昔有道流在佛殿前。背佛而坐。僧曰道士莫背佛。道流曰大德本教中道。佛身充滿於法界。向甚麼處坐得。僧無對 法眼代云識得汝

行者向佛而唾

有一行者隨法師入佛殿。行者向佛而唾。法師曰行者少去就。何以唾佛。行者曰將無佛處來與某甲唾。法師無對 潙山云仁者却不仁者不仁者却仁者。仰山代法師云但唾行者。又云行者若有語。即向伊道還我無行者處來

魚浮水上

死魚浮於水上。有人問僧。魚豈不是以水爲命。僧曰是。曰爲甚麼却向水中死。僧無對 杭州天龍和尚代云是伊爲甚麼不去岸上死

佛殿鴿子

鴿子趁鴿子飛向佛殿欄干上顫。有人問僧。一切衆生在佛影中常安常樂。鴿子見佛爲甚麼却顫。僧無對 法燈代云怕佛

廣南國主出獵

廣南有僧住庵。國主出獵。左右報庵主大王來請起。庵主曰非但大王來。佛來亦不起。王問佛豈不是汝師。庵主曰是。王曰見師爲甚麼不起 法眼代云未足酬恩

官人入鎮州天王院

昔有官人入鎮州天王院。覩神像。因問院主曰此是甚麼功德。曰護國天王。曰祇護此國。徧護餘國。曰在秦爲秦。在楚爲楚。曰臘月二十九日打破鎮州城。天王向甚處去。院主無對 密雲嵒云官人切莫遞反。復云今日得官人作證

官人作無鬼論

昔有官人作無鬼論。中夜揮毫次。忽見一鬼出云。汝道無我。澂五祖演云。老僧當時若見。便以手作鵓鴣觜。向伊道。谷谷呱

官人問無揀僧

官人問僧名甚麽。曰無揀。官人曰。忽然將一碗沙與上座。又作麽生。曰謝官人供養。法眼別云。此猶是揀底

先覺宗乘卷五終

雙髻釋頓讓訂閱